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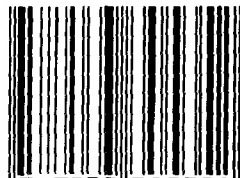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六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16/1/9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六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六二冊目次

史部·載記類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目錄二卷(四)

〔朝鮮〕鄭麟趾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

唐餘紀傳十八卷

〔明〕陳寔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馮煥刻本

吳越紀餘五卷附襍詠一卷

〔明〕錢貴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花橋水閣鈔本

陳張事略一卷附方國珍本末略一卷

〔明〕吳國倫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越嶠書二十卷(卷一卷二配清鈔本)(一)

〔明〕李文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五〇一

六二〇

六五五

六六三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二卷(四)

〔朝鮮〕鄭麟趾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朝鮮

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高麗史二

卷》提要

列傳卷第二十六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

元龜六元曹判書集賢殿大樞學知 經筵奉教館學成均大司成

敬修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

安祐小字拔都耽津縣人金得培尚州人李芳實咸安縣人祐恭愍元年拜軍簿判書薦揚軍上護軍累歷知樞密院事叅知中書政事得培父祿仕至判典醬初州吏金祚有女曰萬官生七歲祚避丹賊趣曰華城追兵近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

蒼黃棄萬官于道既三日得之林下萬官言夜有物來抱晝則去人皆驚異跡之乃虎也及長適州吏金鎰生祿得培登第補藝文檢閱累遷典客副令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授右副代言六年為西北面紅頭倭賊防禦都指揮使尋拜樞密院直學士仍為西北面都巡問使兼西京尹上萬戶芳實從忠穆入元侍從有勞及即位補中郎將遷護軍賜由百結恭愍三年轉大護軍宣城達魯花赤

魯連祥叛芳實以龍州兵潛渡江直入連祥家刺殺父子傳首于京七年祐爲安州軍民萬戶府萬戶金元鳳副之慶千興爲西京軍民萬戶府萬戶得培副之芳實以偏裨行宰樞設祖都門外祐醉卧日午不起麾下缺望明年紅頭賊移文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踰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今今諸將戒嚴士卒毋得擾

高麗書卷十三

二

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賊魁偽平章毛居敬等衆號四萬冰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又陷靜麟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據麟州祐率兵進擊賊奔潰追斬三十餘級賊入鐵州祐將七十餘騎行戰地登山息馬猝值賊帥毛貴揚兵大出將士皆懼失色祐談笑自若便旋盤漱從容跨馬引兵直前阻清江而陣賊數騎登橋麾稍賈勇兵馬判官丁贊奮劍大呼先

登橋斬賊將一人賊稍却祐與芳實將軍李蔭李仁祐等奮擊大破之賊退屯麟靜等州事聞王遣使賜祐金帶宣州支縣民聞賊近皆潰賊遣兵千餘取其穀祐得培領步騎一千逐之賊擔負不能走追至賊屯賊盡銳迎擊之祐等敗千戶吳仲興將軍李仁祐死士馬物故者多退屯定州賊遂陷西京又明年芳實遇賊于鐵化斬百餘級諸軍次生陽驛摠二萬時天寒士卒手足凍皸顛仆甚衆賊

高麗書卷十三

三

知我軍將戰殺所虜人以萬計積尸如丘我軍進攻西京步兵先入躡死者千餘賊兵死者無慮數千人賊退屯龍岡咸從王以祐爲安州軍民萬戶府都萬戶芳實爲上萬戶金於珍爲副萬戶祐等進軍咸從賊乘我軍未陣突擊之我軍敗走賊以精騎躡之祐芳實於珍大將軍李珣等殿以拒之賊不得逼會東北面千戶丁臣桂引兵一千而至與賊殊死戰斬數十級賊追至五十里而止我步兵

登山以免其被殺掠者千餘賊四百餘人屯
蒲州山谷間聞其黨敗於西京還趣義州中
郎將柳塘郎將金景在義州修城門聞之召
州千戶張倫發龍州等處兵擊之賊入保靜
州城塘等進攻殲之我軍又戰于咸從判開
城府事辛富將軍李堅死諸軍力戰賊勢窮
入柵自保我步兵入柵擊之騎兵環柵亂射
殺二萬級擒偽元帥沈刺黃志善賊退保
山縣芳寶以精騎一千追至延州江祐得培

卷之三

忠

於珍亦率精騎繼至賊窘渡江冰陷死者殆
數千賊登岸作隊為抗拒狀我軍疑窮寇死
戰歛兵不追是夜賊遁芳寶蓐食追之賊徒
飢困安鈇數州之閒死者相枕芳寶追至古
宣州以輕騎蹙之殺數百賊死戰芳寶以人
馬困憊歛兵而止餘賊三百餘一日一夜至
義州渡鴨江而走芳寶祐等追不及而還祐
等初從鴨綠抵西京又自咸從還至鴨綠凡
九戰祐得培與慶千興遣李珣金仁彦告捷

王勞諭召還命泥城萬戶金璉守鴨綠夏防
祐等上牋賀曰紅衣之為寇驚悍狼貪雖白
額當前狐綏兔狡所欲必得險阻所遇莫不
屠殘虐焰俱焚望之膽破臭風如遡動則心
悲以吾久玩太平之民當彼敢行死拒之賊
誠亦難哉清江安州之役不利雖臣輩之無
良西京咸從之戰見功是社稷之有德原野
積屍之累萬闕津突騎則逾千所欠漏厥兇
魁而以為遺恨然繩木自盡者多則其窘勿

卷之三

忠

問抑夫妻相刎者半則所計已窮度彼中心
無復東意雖然在賊中便弓馬稍多本朝之
人比年間作罪辜儻是宣城之孽如不艾舊
惡當更虞將來殿下念臣等久於水草之勞
敝於死亡之辱允納凱歸之報明垂召入之
言不覺皎泣之沾膺欣瞻龍顏則肘脾所有
邊事悉歸夏防然而顧一方之形容假數年
則蘇息糟糠得接於口亦尚幸焉酒肉將求
於民不可忍也使華往返宴飲賞需除朝夕

粥飯外宜一切禁之驛館緣于道塗驛吏出於州縣州驛相去更日而行供給次番盡月而代除安州以南外嘉定隨郭宣鐵龍麟之人宜不出本州以待賓客姑寢其驛館人民不得已而奴辱於虜軍官無乃何而逃竄於山勢非苟然力不贍爾除謀故外宜先數其愆而第宥之使恩威並行而不悖平民奴婢良家子孫將士自為功或有在於俘獲主帥雖出令安能究於倉皇除漢兒男女外亦宜

今所司體察督還本元臣等昨者在行陣間住往事有可訊殫以今月初吉離軍上赴天朝謹奉牋陳進以聞王批荅云窮寇之來肆毒有如蜂蟻我兵所至定威奚啻雷霆當其奏凱而還嘉乃馳牋而賀師旣旋大饗將士拜祐推忠節義定亂功臣中書平章政事得培輸忠保節定遠功臣政堂文學芳實推誠協輔功臣樞密院副使紅賊七十艘又寇西海道違方實擊于豐州斬三十餘級賊乘

舟遁去王宴群臣賜芳實玉帶玉纓公主曰何不愛至寶輕以與人王曰使我宗社不為兵墟百姓不為魚肉皆芳實功也子雖割肌膚以與之尚不能報況此物乎十年紅賊偽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以龍鳳紀元率衆二十萬渡鴨綠江寇朔州泥城祐為上元帥得培為都兵馬使芳實為都指揮使知肅州康呂火民戶而逃賊屯撫州芳實以彼衆我寡按兵不進請移殷順成三州陽岩樹

德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粟于岳嶺柵從之芳實遣判司農事趙天柱左丞柳繼祖大將軍崔準等擊賊于博州敗之禮部尚書李珣邀擊于泰州斬七級芳實與指揮使金景礪至份州擊斬百五十餘級祐遣趙天柱鄭履張臣補李元桂洪瑄鄭詵等以步騎四百至博州擊斬百餘級芳實又以百騎擊斬二十級于延州祐領諸軍進屯安州獻捷曰丁贊王安德金仁彥許子麟朴壽年金琦鄭元

甫俞之拒邊安烈權長壽趙麟趙仁璧等皆力戰有功乞加賞以作士氣王命祐爲都元帥曰聞外之事將軍制之爾其賞罰用命不用命賊襲安州我軍敗上將軍李蔭趙天柱死賊獲景礪爲其元帥移文曰將兵百十萬而東其速迎降王遣密直提學鄭思道金玗守岳嶺柵賊夜伏兵萬餘於柵旁鷄鳴以鐵騎五千攻破柵門我軍大潰祐得培等單騎奔還祐行收兵與樞密官金鏞等屯金郊驛

高麗書卷十三

八

鏞遣左常侍崔瑩請遣京兵王知事急遂謀避亂使京城婦女老弱先出城人心洶洶賊先鋒至與義驛王及公主將南行鏞祐芳實等馳至以爲京城不可不守瑩尤痛憤大叫曰願上小留募丁壯守宗社宰臣相顧默然駕幸安天寺遣近臣往通衢大呼招集義兵都人皆散應者纔數人祐等無如之何白王曰臣等留此禦賊請王行王遂南幸出崇仁門老幼顛仆子母相奔躡籍滿野哭聲動天

地後數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爲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緣上又屠多男女或燔孕婦乳食之怒其殘虐王在福州以鄭世雲爲樞密官督諸軍十一年祐芳實得培黃裳韓少信李餘慶安遇慶李龜壽崔瑩率兵二十萬屯東郊天壽寺前世雲督令進軍諸將圍京城世雲退屯兜率院時方雨雪賊弛備餘慶當崇仁門麾下護軍權僖謂知之曰賊之精銳皆聚於此出其不意攻之可克翌

高麗書卷十三

九

日昧爽僖率數十騎突入鼓譟奮擊賊衆驚駭諸將乘之四面急擊我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千人先登大敗之日脯時斬賊魁沙劉闢先生等賊徒自相蹈藉僵屍滿城斬首凡一十餘萬獲元帝玉璽二金寶一玉印三金銀銅印金銀器牌面等物諸將咸曰窮寇不可盡也乃開崇仁炭峴二門餘黨破頭潘等十餘萬奔渡鴨綠江而走賊遂平攻城之日賊雖窮蹙築壘固守諸軍進

同通之

太祖止路旁家夜半賊闖圍而走

太祖馳至東門賊及我軍爭門雜還不可出有後至賊以槍刺

太祖右耳後勢急

太祖拔劍所前七八人躍馬踰城馬不跌人皆神之鏞素與世雲爭寵又恐祐得培芳實等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爲罪而盡殺之乃矯旨爲書使其姪前工部

高麗書卷十三

十一

尚書金琳密諭祐等令曷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破賊之後必不免禍盍先畱之祐芳實就得培牙帳曰今世雲畏賊不進鏞書如此不可不從得培曰今甫平賊豈宜自相剪威昔攘苴擅誅莊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慎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不亦可乎祐芳實乃退及夜復來言曰誅世雲君命也我輩成功而不奉命其如後患何得培堅執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使人邀

世雲既至祐等目壯士於坐擊殺之王聞變遣直門下金瑱頒赦令諸將赴行在以安其心既而福州守朴之英言于宰相曰芳實獨殺世雲祐等亦遇害王恐生他變即召瑱還將調兵討之判事金賢土將軍洪師禹來獻諸將論世雲書王大悅賜賢金銀布帛復遣瑱頒赦召之英責曰汝何妄言予念其老不置於法止令罷歸鄉里又遣知秦事元松壽賜諸將衣酒祐至咸昌縣王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以備非常乃遣侍中柳濯濯至蹕進酒請元帥立飲祐不敢濯曰今公收復三韓僕敢以爵位爲心一極之後豈復請立飲耶因泣下明日祐凱還詣行宮上謁鏞令睦仁吉引至中門使門者撻其首祐辭色不變王叩所佩囊大呼曰幸小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王未及聞撻者更擊殺之曳下庭王不知其死傳旨曰汝等擅殺鄭世雲身首異處今不斬汝以有大功也囊書即鏞給祐等

高麗書卷十三

十一

殺世雲書也。鏞恐琳洩其謀，先斬之。遂白王曰：「祐等擅殺主將，是不有殿下也，罪不可赦。」王聞祐死，其幼子裸立道旁，哀之，召留禁中，問其所歸。遣之麾下，士驚潰。王召賜酒，食勞之。鏞與洪彥博、柳濯、廉悌臣、李岩、尹桓、黃裳、李春、富金、希祖、稟旨，揭榜云：「祐等不忠，擅殺世雲。祐已伏辜，有能捕得培芳實者，超三級錄用，分遣大將軍吳仁澤、御史中丞鄧之祥、萬戶朴椿、金庾等捕之。」是日，芳實赴行在，至

高麗書卷十三

十二

龍宮縣王命芳實、舅右散騎辛珣按廉成元，揆往迎椿，至稱有旨。芳實下庭跪，仁澤拔劍擊之，即仆絕。良久，復蘇，踰垣走椿，追執之。芳實欲拔椿劍之祥等，從後擊殺之。得至基州，聞變，率數騎逃匿山陽縣。先瑩側流其弟得齊于花山，因得培妻孥，鞠之。其婿直講趙云，佗謂妻母曰：「直言之，母受苦楚，妻母隱忍，久之乃告庾椿之祥元，揆等捕斬之，梟首尚州。年五十一，觀者莫不嗟悼。」得培門生直翰

林鄭夢周請王收屍爲文以祭，曰：「嗚呼皇天，我罪伊何？嗚呼皇天，此何人哉？蓋聞福善禍淫者，天也。賞善罰惡者，人也。天人雖殊，其理則一。古人有言曰：『天定勝人，人衆勝天。』天定勝人，果何理也？人衆勝天，亦何理也？往者紅寇，闖入乘輿，播越國家之命危如懸綫。惟公首倡大義，遠近響應，身出萬死之計，克復三韓之業。凡今之人，會於斯，寢於斯，伊誰之功？歟！雖有其罪，以功掩之，可也。罪重於功，必使

高麗書卷十三

十三

歸服其罪，然後誅之，可也。奈何汗馬未乾，凱歌未罷，遂使泰山之功轉爲鋒刃之血歟！此吾所以泣血而問於天者也。吾知其忠魂壯魄千秋萬歲，必飲泣於九泉之下，嗚呼命也。如之何？如之何？芳實子中文，祐子年甫十餘，遊市街人爭以物饋之。曰：「今我輩獲安寢食，三元帥之功也，至有垂涕者。」

鄭世雲

鄭世雲，光州長澤縣人。從恭愍入元，宿衛累

官大護軍王即位錄其功爲一等與金鏞有寵於王楊廣道按廣金南得咎辱忽赤中郎將鄭谷谷同僚攢石和等訴於王世雲鏞與南得善請王杖流石和等于海島又與鏞忌密直副使任君輔有寵譖以詐傳王旨流濟州歷軍簿判書知門下省事錄誅奇轍功爲一等八年紅賊陷西京以世雲爲西北面都巡察使自黃州還言賊入西京積柴修城無進逼計願勿驚擾以安衆心轉參知政事倭

寇楊廣遣京城戒嚴令百官從軍諫官請王官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如國體何命免之十年紅賊陷京城王幸福州世雲以樞密兼虜揚軍上將軍從行性忠清日夜憂憤以捕賊恢復自任王亦倚信世雲屢請亟下哀痛之教以慰民心遣使督諸道兵討賊王遂以世雲爲總兵官教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惟時與勢輕重在人可不慎哉恭惟太祖肇創鴻業列聖相承休養生民

逮于寡人狃于宴安軍旅之事廢而不講以致紅賊侵犯播越而南每念宗社痛楚何堪今分遣諸將合兵攻賊乃授鄭世雲節鉞往董厥師賞罰用命不用命其各處軍官軍人敢有故違節制及隔越馳聞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戲師出以律有國之所當先國耳忘家爲臣之所當急惟爾士衆體予至懷世雲諸都堂憤然揚言曰吾甚寒微如吾爲相國家宜亂竹嶺以南居人尾駕者不給糧并從軍

此議已定今何不然紀綱乃爾安能制難謂柳淑曰吾明日出師公其往發軍淑曰諸軍已到竹嶺大院矣世雲曰軍若後期公亦不得免責淑即往督之又謂鏞曰今兩相玩寇如此孰不効耶若不殲賊縱竄歷山谷可得而生可得而國乎守侍中李岳曰今寇賊闖入君臣播遷爲天下之笑三韓之恥而公首倡大義仗鉞行師社稷之再安王業之中興在此一舉惟公勉之吾君臣日夜望公之凱

還也世雲行擢授中書平章事位二相三宰
之聞王遣弓達赤權天祐賜衣酒世雲附奏
曰諸將有報獲賊者勿先論賞臣雖捕獲不
敢數馳報以煩驛騎大戰之後具狀上聞西
京人高敬至軍前言府民脫賊者無慮萬人
請遣將鎮撫世雲大悅遣禮部尚書李珣往
撫之督赴京城十一年世雲督諸將圍京城
自退屯堯率院賊平遣大將軍金漢賁中郎
將金景奉露布詣行在曰嘗軫濟世之心旁

求俊彥敬承分間之命恐累聖明竊聞興衰
有數理亂無窮安民之要禦寇爲難大王去
邠未能防狄人之逼明皇幸蜀不得制獨狗
之侵掃赤眉而劉漢重興破黃巾而曹魏繼
統悉惟時運匪獨人爲當去歲之仲冬值陰
天之勅敵論其肆毒雖豺虎之莫如觀其行
兵亦孫吳之難抗日將自恣世無誰何乘勝
長驅旣橫行於天下遠引直入遂大振於海
東怒鋒不可當龍風皆自讀百萬精甲奄屯

住於都城億兆斯民蕩流離於道路嗟哉黎
烝甚於塗炭况乘輿之遠狩實將相之深憂
肆舉雲合之兵遂攻蟻聚之虜士卒得建瓴
之勢赴敵何難頑囂爲破竹之魂迎刃輒解
制天下所不能制誅一世所不能誅魚可息
於鼎中兔難脫於網外四單一奇何足法焉
亮八陣可爲師凌雪入城李愬取蔡州之地
背水爲陣韓信拔趙壁之旗事雖不同義則
允合昔蒐兵於已亥曾掃賊於朝鮮再克寇

侵之強皆非臣等之績茲蓋伏遇殿下勇智
天錫聖敬日躋遠播休風遵禮樂於三代誕
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梟獍之所以馴犬羊
之所以伏無不關於聖化亦皆囿於至仁理
之自然否則復泰斯乃重興之際實是更始
之初臣等敢不競奮鷹揚之勇致清明於會
朝載伸鰲朴之誠佇瞻望於行在王喜賜漢
貴黃金二十五兩帛二匹景帛二匹即遣內
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緞太后公主亦賜

衣酒尋爲安祐等所害洪彦博聞其死曰摠
兵之出師也言貌甚傲其及宜矣贈僉議政
丞葬以禮又追錄扈從及收復之功俱爲一
等

安遇慶

安遇慶世系履歷未詳恭愍八年從安祐等
擊走紅賊後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俱一等
又討興王賊錄功亦一等元以平紅賊功遣
使授奉訓大夫廣文監丞元立德興君爲王

納之遇慶以贊成事爲都指揮使屯義州移
書婆娑府脫脫禾孫曰本國自太祖神聖大
王創業垂統正嫡承襲四百餘年元王始事
朝廷世祖皇帝命不改土風元王嫡子忠烈
王尚公主生忠宣王忠宣王亦尚公主生忠
肅王義爲君臣親爲甥舅今我國王忠肅王
之嫡子入侍天庭十有餘年頗著功績尚公
主爲駙馬承正統蒞下國事大之禮恪謹一
心不幸紅賊橫行天下剝殘天民而指火烈

天威難制越己亥冬僞名毛平章黃院判等
賊十餘萬闖入東國至于西京我軍大發一
掃無餘又於辛丑年沙劉潘平章關先生等
賊三十餘萬深入王京吾王赫怒諸將奮勇
盡殲其衆杜稷獲安人民受賜兩度破賊之
事既以具呈中書省矣東民以謂上國必當
厚賞引頸北望豈慮本國人崔濡等挾其仇
怨貝錦誣詞簧惑天聽使我主上至于失職
以忠宣棄妾孽子搭思帖木兒爲王三千里

外遠勞天民夫崔濡等事我先王阿諛逢迎
陷於不義癸未年間南行不返崔濡惡輩實
使之也本國人言及於此未嘗不痛哭流涕
今濡等又以笙簧之口掩我大功廢吾王而
使本土無辜之民不遑寧居此本國之罪人
也吾王使宰相李公遂柳仁兩許綱洪淳等
賀正矣謝恩矣賀聖節矣又賀千秋矣且磨
粟矣濡等互相壅蔽奪其方物表箋使不得
達拘留使价唯已之從且世祖皇帝命不改

土風正嫡承襲其來遠矣濡等冒弄朝廷立孽庶爲王改易上風而使世祖皇帝詔旨墜於空虛此天下之罪人也本國人捶膺切齒曰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古有常憲如濡之輩罪不容誅雖剜心腹必無朝廷之議大小奮愠雷然一辭必舉大兵往討濡等惡革食肉寢皮然後已物議汹涌不可止遏今以精兵百萬往討局麗逆黨約已定矣師之所過荆棘生焉大軍一舉馬首指北雖加禁厲人

心憤怒氣炎如火所觸必焚天下無辜忍受其禍本職所管各部人物即宜收帶家口早入山寨遠避軍鋒又區別崔濡等高麗逆黨毋使諸色軍馬濫及於禍有能捕濡等惡革傳首納款不唯本國釋怒上國亦知濡等欺天亂法正伏其辜將有厚賞本職叅詳即便施行又當飛報行樞密院同知施行初過慶令兵馬使金之瑞王天桂分守要害宋芬碩時義州弓庫門護軍金得和將十餘騎候騰

綠江邊夜半報賊到嫩島過慶邊人告急於都巡察使李龜壽都兵馬使洪瑄巡撫使池龍壽時士卒凍餒不能興黎明賊渡江過慶將官屬七十餘騎登城望之賊圍弓庫門遇慶引軍趣之賊已踰城入殺守門卒芬碩尚未知也遇慶身先士卒與邦天奉咸石柱金得和玄奴价崔黑驢羅成等七戰却之賊登山覘我軍寡且無援分步騎爲七隊鼓噪齊進我軍不能支奔還入門黑驢下馬執梨立

門外賊不得逼遲我軍畢入上馬徐驅而入龜壽瑄龍壽等不意賊奄至各將十餘騎至我軍屢與戰不利瑄馬蹶爲賊所擒我軍大敗走保安州賊入據宣州王命贊成事崔瑩爲都巡慰使又命我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泥城都體察使李珣都兵馬使禹礪朴椿等引軍來會我軍復振賊候騎至定州遇慶將精騎三百掩擊敗之虜其將宋臣吉剌以徇賊奪氣於

是遇慶龜壽龍壽都兵馬使羅世為左翼珣
碑椿我

太祖為右翼瑩為中軍行至定州

太祖見諸將退北言其劫懦不力戰諸將忌

之時賊已屯隨州之獺川諸將謂

太祖曰明日之戰君獨當之

太祖知諸將忌之稍有憂色明日賊分為三

隊

太祖居中手下老將二人為左右各當其一

卷之十三 二十三

隊奮擊之

太祖所乘馬陷泥潭甚危馬奮躍而出衆皆

驚異

太祖射賊將數人賊乃潰去二人拔劍亂擊

之賊已奔崩唯塵埃蔽空而已倭屠喬桐京

城大震王命遇慶與龍壽珣領三十三兵馬

使分屯東西江界天府以補之未幾賜推誠

亮節宣力翊贊功臣號與吳仁澤等謀除奉

朶事滅杖流南原殺為奴藉其家朶誅復召

為贊成事出為西京都萬戶與珣往擊五老
山城克之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刺不花還

崔瑩

崔瑩平章事惟清五世孫也父元直仕至司
憲糾正瑩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初隸楊廣道
都巡問使麾下屢擒倭賊以武勇聞補弓達
赤恭愍元年趙日新作亂瑩與安祐崔源等
協力盡誅授護軍三年拜大護軍與柳濯從
元丞相脫脫等征高郵前後二十七戰城將

卷之十三 二十三

陷脫脫被譖師罷明年禦賊淮安路累戰于
八里莊又泗和等州賊八千餘艘圍淮安城
晝夜力戰却之賊復至瑩身被數槍奮擊殺
獲殆盡既還國與印璫攻破鴨綠江以西八
站六年出為西海平壤泥城江界體覆使明
年倭四百餘艘寇吾義浦瑩設伏與戰克之
又明年為西北面兵馬使紅賊入西京瑩與
諸將戰于生陽鐵和西京咸從之頗頗有功
又明年拜平壤尹兼西北面巡問使時磨廣

未復餓李相繼瑩廣置賑濟場給糧種勸耕
稼瘞戰死者骸轉左散騎常侍十一年與安
祐李芳實等收復京都錄勲為一等圖形壁
上賜上田賦獲爵其父母妻除典理判書十
二年金鋪謀亂遣其黨犯興王行宮瑩聞變
與禹禪安遇慶金長壽等率兵馳赴擊賊盡
殺之褒勲一等又賜土田賦獲進判密直司
事賜書忠奮義佐命功臣號轉評理有人得
鋪時畜貓兒眼精珠獻都堂一座傳玩瑩獨
不顧曰鋪之志此等物喪之諸公何玩耶尋
陞成事十三年賊臣崔濡奉德興君渡鴨
綠江我師與戰敗績賊乘勝長驅入據宣州
中外汹懼命瑩為都巡慰使將精卒急趨安
州節度諸軍瑩聞命即行率厲將卒誓必滅
敵朝野恃以無恐瑩道遇亡卒輒斬以徇宣
令始肅與諸將分軍擊賊于獺川大敗之遣
兵馬副使安柱報捷王喜賜柱馬一匹銀二
錠東寧路萬戶朴伯也大入寇延州瑩遣其

將擊却之後王命豐儲倉使丁得年賜閤入
米得年以命不由兩府不奉旨王怒欲杖流
之瑩曰責在臣等非得年之罪也乃擇之十
四年倭寇喬桐江華瑩以東西江都指揮使
率兵鎮東江瑩嘗責密直金蘭以女與辛耽
耽疾之至是瑩獵高峯縣耽譖于王王遣李
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眞卿為東西江
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
其兵田獵無時何也予雖不言臺諫其不論
乎今以卿尹鷄林可亟之任瑩聞命向闕歎
曰今之得罪者鮮克保全吾得尹鷄林聖恩
厚矣遂行耽復誣以瑩與李龜壽等交結內
宦離間上下遣其黨李得林鞠訊瑩誣服曰
請速即刑乃削三品以土爵籍其曰民流之
得林之鞠瑩也必欲殺之鄭思道時鎮合浦
死執以為不可得林訐耽并罷之二十年召
還復拜贊成事二十二年為六道都巡察使
籍軍戶造戰艦黠陟將帥守令有罪者專斷

人謂瑩素不識朝士賢否故黜陟未精又今年七十以上者似未有去補軍需民多亡命怨譟大興二十三年為慶尚全羅揚廣都巡問使憲司官瑩嘗為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為巡問瑩泣訴曰臣赤心徇國今乃致謗如此請罷臣職去雖直瑩猶今臺諫都堂薦可代者尋以論瑩罷大司憲金續命耿持平崔元濡為延安府使賜瑩盡忠奮義宣戚佐命定亂功臣號

太祖高皇帝遣林寶等今我取濟州馬二千匹以進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只送三百匹密等怒王遂議伐濟州七月以瑩為揚廣全羅慶尚道都統使康輿邦為都兵馬使李希必邊安烈為揚廣道元帥睦仁吉林堅味為金羅道元帥池爾羅世為慶尚道元帥金廣為三道助戰元帥兼西海交州道都統門使領戰艦三百十四艘士卒二萬五千六百人討之敕曰耽羅元屬本朝

世修職貢垂五百載近牧胡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殺我使臣奴我百姓罪惡貫盈今授瑩節鉞往征其督諸軍剋期殄殲賞罰用命不用命無憚大吏宰樞會餞諸帥皆泣下瑩與安烈獨自若八月師至羅州瑩閱兵于榮山與諸將條約曰諸道船不可相混宜各樹幟檣止以識之船置頭目官勿亂行船既發各整伍趨汲以時若遇倭寇左右夾擊能擒獲者大加爵賞既至濟州各率戰艦同時俱進毋或失次軍士各占信地通烟相報諸軍動靜聽都統使角聲毋或有違攻城之日民有黨哈赤不順命者縱兵悉誅降者勿逐賊寇家產悉輸官且得公私契券金銀牌印信馬籍亦皆輸官得者有賞守佛宇道殿神祠者勿擾貪貨寶不力戰者罰得貨寶先回船逃者論以軍法又曰王命臣伐叛吾言即王言從吾命則事可濟諸將皆免冠謝行至黔山串諸將曰發船既久風又漸

高宜速行師瑩曰今日風不利西海戰艦以百計亦未至豈可先去諸將憤鬱至晉吉泊瑩又以無風欲留諸將曰兵機貴速淹留不進後如有議咎將誰執瑩不應興邦曰諸將之言不可不聽瑩從之曰已午尚猶豫未發安烈麾下士先發船瑩大怒懸播竿以徇俄而諸道船揚帆齊發瑩不得已令舉碇放船西海船亦至中途遇大風諸船四散日晚將抵揪子島忽風雨大作船觸崖石多絕纜失

高麗書卷十三

二十人

擢翼日至濟州瑩部署諸將四面分攻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以三千餘騎拒於明月浦瑩遣前濟州牧使朴允清以書諭之曰今興兵問罪勢不得已除賊魁外星主王子土官軍民宜悉按堵如故雖黨賊者降附則亦從寬典如或違逆大兵一臨玉石俱焚悔無及矣與諸將下岸師遂巡不進乃斬一裨將以徇於是大軍齊進左右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至三十里暮還明月浦沿涯

爲營賊殺安撫使李下生諸將屯漢拏山下休兵時我師多獲賊馬悉爲騎兵矣賊魁三人來挑戰陽敗而走將誘致曉星五音之野以騎兵踣之瑩知其謀命銳卒急逐賊魁遁走入山南虎島瑩遣前副令鄭龍領輕艦四十艘圍之自率精兵繼進石迭里必思率妻子與其黨數十人乃出於是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知不免投崖而死瑩腰斬石迭里必思并其三子又斬肖古禿不花觀音保首遣知

高麗書卷十三

二十七

兵馬使安柱以獻東道哈赤石多時萬趙莊忽古孫等猶率數百人據城不下瑩率諸將攻之賊潰走追獲之搜捕餘黨盡殺之死者相枕得金牌九銀牌十印信三十馬一千匹印信付萬戶安撫使星主王子馬分養于諸州卒有殺馬牛食者或斬首或斷臂以徇士卒股慄秋毫無敢犯者十月瑩與諸將班師王已薨復命于梓宮痛哭失聲辛禡元年判三司事二年都堂以禍命欲有在故

鄭恩道廉興邦成大庸鄭寓尹虎鄭夢周等
議已定瑩出獵不與其議及還錄事請署其
案瑩怒曰國家大事必大臣合議然後行何
不預告遽取署耶遂不署瑩姪女壻判事安
德麟擅殺人楊廣道按廉楊以時械送憲司
時瑩判巡衛府事都堂以瑩故欲輕德麟罪
移繫巡衛府瑩怒曰德麟殺無罪人憲司可
斷決况我在巡衛豈宜推鞠遂還憲司倭屠
連山開泰寺元帥朴仁桂敗死瑩聞之自請

高麗書卷十三

三十一

擊之禍以老止之瑩曰最爾倭寇肆暴如此
今不制後必難圖若遣他將未必制勝兵不
素鍊亦不可用臣雖老志則不衰但欲安宗
社衛王室耳願亟率麾下往擊請之再三禍
許之瑩不宿而行時賊使老弱乘舟示若將
還潛遣勇銳數百深入寇掠所過望風無敢
當者至鴻山大肆殺虜勢甚盛瑩與楊廣道
都巡問使崔公祐助戰元帥康永兵馬使朴
龜年等趨鴻山將戰瑩先據險隘三面皆絕

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
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薄射瑩中脣
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倒乃拔所中
矢瑩益力遂大破之傳斬殆盡遣判事朴承
吉獻捷禍大喜賜承吉白金五十兩遣三司
右使石文成賜瑩衣酒鞍馬又遣醫魚伯許
費藥治創瑩凱還禍命宰樞郊迎具雜戲儀
衛如迎詔禮及入見禍賜酒問曰賊衆幾何
對曰未能的知其數然不多諸相又問曰賊

高麗書卷十三

三十一

若多此老幾不生矣論功擬拜侍中瑩固辭
曰爲侍中則不可輕出於外侍倭寇平然後
可乃封鉄原府院君論賞將士有差柳榮瑩
妻之姪瑩愛榮朝廷欲悅其意超拜榮密直
副使商議榮即遂也後瑩麾下進鴻山破陣
圖禍命李穡製贊三年瑩與李仁任誅池齋
判書文天式將聘于元丞相納哈出瑩謂天
式曰丞相若問齋死宜以病歿對天式曰願
諸公勿使復有如此之亂瑩漸服壽以老病

麟禍不聽倭乘夜入寇窄梁焚戰艦五十餘
緘海明如晝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
矢乘舳舻僅免瑩嘗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
口慎勿出海是日光裕纔出窄梁大醉熟眠
賊突至遂見敗賊又寇江華府萬戶金之瑞
府使郭彥龍遁入摩利山賊大掠虜之瑞妻
而去禍遣羅世李元桂康永朴壽年趙恩敏
等擊賊于江華瑩爲都統使次昇天府以備
之賊奔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

高麗書三十三

三十三

一空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瑩與
慶復興仁任等次敬天議備禦之策瑩歎曰
倭寇肆虐如此元帥舉何顏乎遂泣然泣下
元帥石文成但問歌妓來否觀者歎崔石憂
樂不同瑩又曰光裕違吾節度使賊跳梁至
此賊初寇江華阻江安集使妄報賊退使我
緩不及擊若官軍早報則賊如檻中虎耳乃
囚安集于巡衛府之瑞遣人告瑩曰賊已載
婦女主帛置德積島復以三十七艘來寇請

遣援兵瑩不聽曰汝府有騎兵千餘何所用
哉賊取汝妻曾不奮擊坐視江華陸沈今又
請兵欲以與賊乎又謂諸相曰遠道元帥提
不腆之兵暫失期會尚置軍法況在畿甸領
巨艦五十戰士千餘不戰而敗走者乎賊入
江華遽奔兵渡江使一府肅然赤地者乎釋
此不誅何以號令吾欲斷罪第嫌專殺耳遂
請禍治之乃下光裕之瑞彥龍于獄以李希
椿爲江華萬戶金仁貴爲府使時有童子自

高麗書三十三

三十三

賊中逃還諸將召問賊狀曰賊常言所可畏
者唯白首崔萬戶耳鴻山之戰崔萬戶至則
士卒爭先躍馬蹴踏之甚可畏也瑩言喬桐
江華實要害之地豪強爭占土田軍資不繼
請罷私田充軍食隅然之乃徙喬桐老幼於
內地留壯者治農桑又令諸元帥出麾下士
各十人又發愛馬宮司倉庫人爲兵使戍江
華瑩點閱怒部伍不整遣人請曰臣願斬隊
伍長禍曰都統使無乃已殺乎重罰教之輕

則原之一日禍教巡衛府曰孫光裕金之瑞郭彥龍之罪當以軍法論然方大旱其並滅死籍其家流遷先是金縝爲慶尚道元帥大集一道名妓與麾下士晝夜酣飲縝嗜燒酒軍中號曰燒酒徒卒伍偏裨少忤其意輒鞭辱衆忿怨及倭焚掠合浦營衆曰可使燒酒徒擊賊我輩焉能戰却立不進縝單騎遁走遂大敗於是廢縝爲民流昌寧縣尋徙嘉德島斬合浦都千戶李東棹金元穀至是縝見

下教歎曰金縝孫光裕等皆敗軍宜殺以徇向曲法原縝今又釋光裕等政刑如此何以爲國縝又賜縝衣馬召還縝不可曰縝不撫士立見賊逗遛以至敗軍得保首領幸矣今返厚賜召還後有樹功者何以待之賞罰人主大柄不可顛倒縝乃止時以旱雪且過禱諸寺縝言於都堂曰今政刑紊亂有功不賞有罪不刑天豈雨哉又僧使以端午施食通衢士女爭集縝見之詰僧曰若施食鬼神

當依山野淨處今方夏月設食輿械衢路是汝欲聚美婦誨淫耳將繫獄僧徒懼四散以京都濱海聚倭寇欲遷內地議可否衆慮後禍皆欲遷縝獨陳徵師固守之策縝不聽命築宮城于鐵原縝曰今遷都非特防農擾民且啓海寇覬覦之心國將日蹙非計也請奉太后徙居鐵原殿下留此鎮之縝曰太后徙居子豈可獨留縝曰太后年齒已暮脫有不虞起居尤難縝然之事遂寢縝又曰京城大

廣雖有十萬兵未易守也請築內城備不虞睦仁吉曰不可動土縝曰以拘忌廢築城可乎捨此欲都何處宜及農隙興工役四年倭船大集窄梁入昇天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戒嚴縝分命諸軍屯東西江兵衛列於宮門以待賊至發坊里兵登城候望縝督諸軍軍于海豐贊成事楊伯淵副之賊覘知之以爲得破縝軍則京城可窺乃經諸屯捨不與角趣海豐直向中軍縝曰杜稷存亡決此

一戰遂與伯淵進擊之賊遂瑩瑩奔我

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合擊大破之瑩見賊披靡率麾下從旁擊之賊殆盡餘黨夜遁夜城中聞瑩奔益洶洶莫知所之禍欲出避百官裝束累重會宮門以待之及諸元帥使人來獻捷京城解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爲瑩功賜安社功臣號五年新定君馬垆秀與其子占匿良民事覺繫獄會因災變慮囚諸相欲釋之瑩曰垆秀奴使良人至三十廣占土

高麗史卷五十三 三十六

田過百頃鄉愿莫甚豈宜得生仁任使堂吏成牒曰凡匿民役使及犯死罪者其田並屬軍須吏以告瑩瑩厲聲叱之曰此事已有定法而不能違必欲曲法宥匿民者又爭占犯罪者土田何用牒爲仁任慚瑩坐司平鞠垆秀罪報都堂都堂稽留不決瑩怒不出者數日竟杖垆秀一百七并杖其子致遠希遠皆流之垆秀道死慶復與黃裳禹仁烈詣瑩第時鄭地與倭戰于順天兆陽敗績瑩謂復

興等曰諸相何不憂國倭寇陸梁至此一鄭地雖勇其如衆寇何諸相有慙色禍遣諸將擊倭瑩曰臣無家累關心雖死於賊無所悔恨但臣之名稍聞他邦若死於賊恐傷國體然倭寇侵暴如此臣不忍坐視生靈之魚肉國之安危在臣一舉請率麾下士出征都堂饒諸帥瑩獨不赴曰近門下府請禁迎饒豈可以宰相先犯今乎俄而烽火再舉禍曰不可重外而輕內命瑩勿往瑩麾下士李仁茂

高麗史卷五十三 三十六

朴衛等三十餘人訴云昇天府西海道之職有功未受爵賞瑩以爲溫悉因司平府稱命原之瑩執不可禍曰吾欲原之卿何強耶瑩不獲已釋之政堂文學許完同知密直尹邦晏使其妻依禍乳媼張氏譖內宰樞林堅味都吉敦請去之禍命堅味等歸私第禁出入堅味等奔告瑩及復與仁任曰完等欲殺吾二人以及諸公禍將作矣夜完等矯旨召瑩者再三瑩恐禍及已率麾下兵與復與仁任

等會興國寺大陳甲兵集兩府百官耆老議請鞠張氏禍趣召瑩瑩辭曰今有舉國缺望事上若從衆意臣將入見禍曰卿被疾累日不朝思一見之且欲問缺望事瑩欲入諸相止之曰奸宄在內不可輕進公去則此軍必亂軍亂國不靜矣瑩從之兩府臺諫詣闕請下張氏按治禍不聽瑩等因張氏族黨康侑擁元順元甫等鞠之禍怒以爲宮中事非兩府臺諫所知必因宦寺而洩下宦者鄭鵬鳳獄李得芬金寶勒歸私第令瑩罷兵曰卿欲禦何賊擁兵不來耶卿嘗自謂累代忠臣忠心安在瑩曰臣若赴召兵士必從引兵詣闕則臣罪當誅且臣豈不欲進死闕下恐非上意故不敢爾臣身雖微所繫甚大若死於姦人之手國家危矣禍默然有問召復興仁吉入禍泣曰此女養我即吾母也子之於親豈不欲其生也卿等既以我爲君我獨不能救一乳媪乎其釋勿治復興亦垂淚無如之何

禍使人問太后曰古亦有黜乳母者乎太后曰豈可論古今有無當因時制宜耳復興仁吉對亦如太后言禍不聽臺省百官請鞠張氏又不聽密使人語大司憲禹玄寶曰可率百官以退玄寶曰臣雖退百官必不從請速下張氏百官具張氏罪奏太后太后曰豈可以一女之故令舉國缺望乎趣張氏出張氏入禍前不出禍亦不忍太后謂禍曰我欲徙別宮不聞此事遂命輦將出禍意解乃送張氏于仁任家諭令不殺削國大夫人爵瑩詣闕謝曰殿下去邪不疑臣敢不喜獨責臣爲不忠臣實缺望禍曰事急不覺失言深悔之門下評理金庚謂瑩曰以臣抗君無乃不可乎瑩怒白禍下庾獄流合浦臺諫重房上疏力爭乃流張氏斬完邦晏侑權順甫及張氏養女壻上護軍孫元美杖流元美兄知春州事元迪尋斬張氏六年瑩兼海道都統使白禍曰臣任事既密今又都統海道恐不能堪

且戰艦纔百艘成卒僅三千臣若行師當用
兵萬餘倉廩匱竭何以供億禍曰備禦事劇
不獲已以卿兼之其無固辭且以今日軍需
餉萬餘兵誠難矣請卿用三千使一當百瑩
曰臣已老不得以時上勅今幸進見請陳一
言願殿下操心惕厲無或豫怠百姓安危皆
繫上心如何瑩與諸將出屯東西江以備倭
瑩得疾諸將曰公之疾劇矣瑩曰將軍將兵
出外豈可以疾爲念醫進藥却之曰吾既老
死生有命何必服藥求生禍欲以陪僕賤者
爲近臣以問瑩瑩曰小人得官必縱恣不可
授乃止時大明督進歲貢金銀馬匹細布
侍中尹桓等議自宰相至庶人出布有差以
辦瑩曰今士民多故生業不遂又令出布其
弊不貲且徵求無厭豈能盡從宜先遣使請
減貢額不得已然後爲之禍錄瑩功賜鐵券
教曰蓋聞武王即位肇頒報功之典太公受
封即有賞功之語矧又功疑惟重堯舜之理

所以爲後世之不可及歟惟卿實我世臣卿
之祖先事我先王文章政事咸有可觀卿高
爽之資剛毅之氣車冠一時有光俞烈故其
武功無與爲比庚寅以來水陸禦賊始以智
勇聞于中外我先考選充侍衛日見親信超
授護軍逆賊趙日新作亂卿扞禦有功及天
子詔先考募勇士卿上體先考之心血戰江
淮之間名聞中國顯揚國美紅賊闖入西鄙
卿爲先鋒克捷有功又與諸將收復京都復
安社稷先考以興王寺爲行宮逆賊金鋪潛
令金守夜半入宮殺害臣僚卿忘身奮忠悉
除兇黨逆賊崔濡誣奏天子奉德興君廢先
考領兵入界卿承命往督諸將克成大功耽
羅哈赤殺官吏以叛卿奉命徂征殲厥巨魁
秋毫不犯民獲按堵及予即位以來倭賊益
張民之多難甚於前日卿躬先赴敵破賊鴻
山燒船西海挫敵立威所向無前昇天府之
戰密聞京邑宗社安危在於呼吸卿節度諸

軍賊雖下岸跬步即潰城中安焉不知有賊
楊伯淵洪仲元潛謀結黨欲危杜稷卿奮義
一掃逆類其功之重可勝言哉觀今將帥之
中戰多而功大惟卿一人而已又況盡忠奮
義尊主庇民宰相中真宰相矣田民賞賜通
例也然卿之清白出於天性必固辭不受故
但賜鐵券以玉爲軸表異數也嗚呼功大而
賞微予實歉焉卿或有犯難至於九終不之
罪至於十犯亦當末減子孫亦如之後之君

臣尚體予意七年拜守侍中贈其父純忠雅

亮廉儉輔世翊贊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
判門下事領藝文春秋館事上護軍東原府
院君母智氏爲三韓國大夫人禍欲出遊瑩
諫曰今饑饉荐臻民不聊生農務方興不可
盤遊無度以病民也禍曰先祖忠肅王亦好
遊豫予之出遊獨不可乎瑩曰先王之時民
安歲登猶可遊豫今日則臣知其不可禍遊
龍香山乘醉馳馬而墜瑩泣諫曰忠惠王好

色然必以夜不令人見忠肅王好遊然必以
時不令民怨今殿下遊戲無度墜馬傷體臣
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目見人禍曰自今
改之京城物價踴貴商賈爭錐刀利瑩疾之
凡市物先令京市署定其價識以稅印始許
買賣無印識者將鈎脊筋殺之於是懸大鈎
於市以示之市人震慄事竟不行時議遷都
漢陽瑩曰讖書所載往事皆驗不可不信當
速移都人皆重遷議遂寢城門都監發五部

丁夫修都城未幾頽壞瑩怒曰都監貪多不

能監檢若此耶遂劾尹順等罷遣丁夫禍賜
瑩曰教曰往歲倭賊深寇楊廣全羅卿能指
揮諸將焚賊艇於鎮浦復有雲峯之捷功大
如山帶礪難忘嘗屢賜土田卿皆弃不收稅
今賜父墓傍近高陽縣田二百三十結長源
亭田五十餘結八年有投匿名書於李仁任
壻姜筮家云王之即位不無嫌疑且甚無道
曹敏修林堅味廉與邦都吉敷文達漢等謀

去李仁任崔瑩立定昌君瑤為王前判事金克恭聞以語人其人以告堅味堅味意克恭所為執而鞠之克恭不勝挫楚誣服獄官令克恭寫字與匿名書筆畫頓殊仁任頗疑之堅味必欲罪克恭獄官不敢辨白瑩曰克恭造虛事驚惑國家謀害大臣罪不容誅判事張子忠聞克恭言不告於國私告定昌君與校副令鄭矩為克恭壻亦知而不告克恭則宜戮及妻孥矩子忠可杖流使宦者金實白

高麗書卷之五

卷之五

禰曰今欲族克恭願上勿禁定昌君亦不宜在朝請并流之於是輟克恭以徇籍其家沒妻子為奴婢流矩子忠于遠地慶尚江陵全羅三道因倭寇失業民多餓死瑩令諸道置施與場擇慈良者主之出官米作糜粥賑之麥熟然後已瑩欲造戰艦發諸道軍又募僧徒召語僧錄曰僧亦欲禦侮乎曰僧所以安以國家無虞也國有變僧何獨安瑩曰吾昔為六道都統使太作戰艦八百餘艘欲掃清

海寇不圖李海等冒請先王分領其船卒以敗功孫光裕領江口船艦一遇倭賊燒毀殆盡今欲改造然方農月不可使民欲役以僧徒唐太宗征本國本國發僧軍三萬擊破之今若造戰艦禦寇功豈細哉使司宰令李光甫造戰艦督役甚急人多怨咨不踰年造巨艦百三十餘艘分守要害自後倭寇稍息民反喜之瑩辭職尋領三司事禍移都漢陽瑩曰遷都欲以安國願殿下母輕忽夙夜恐懼

高麗書卷之五

卷之五

不墜先業十年判門下府事禰嘗賜田墜碎以倉廩虛竭不受乃自出米二百碩補軍餉至是復出穀八十碩以補之乞退乃拜門下侍中謝病不起上都統使印乞釋兵柄禰遣知中事廉廷秀慰諭勉令視事瑩赴都堂極言諸相侵奪兼并之害還具禁約其害之目諸相曰後復有如此者乎又曰予既老矣昧於事理再行有不合義者請勿舍默以警老人禰敗遶夜深乃還瑩聞之淚盈睫瑩嘗

與李成林等子松慶興邦等爲造成都監判
事營壽昌宮及官成瑩等賀禍使宦者李匡
言曰大廈五年而成何以報卿等瑩因告曰
今倭寇蠶食田制日素民生困弊喪邦無日
不與大臣圖議國政昵比群小遊田無度臣
將安仰以盡臣職乎匡入告禍報然曰謹聞
教矣復判門下府事十一年禍與瑩敗于魏
外賜鞍馬又敗于海州瑩從之自京城至海
上轉輸供頓絡繹百里寺人內堅恃寵暴

折辱按廉守令西海吏民皆不堪苦散走按
廉李須喪馬後行泥淖中一道嗟怨禍樂而
忘返瑩面爭極言其弊禍然之還至白州欲
觀魚于延安府大池瑩立馬前諫曰臣麾下
士數千餘人馬斃者多况供頓未辦遽事欲
隘之邑民害可勝言耶禍乃止一日禍至鄭
夢周第夢周方宴耆老瑩奉觴以進稱曰予
非爲飲酒來聞父王時老相皆會如見父王
來又曰木從繩則直君聽諫則明卿何不陳

利害也飲酒誠非好事瑩免冠謝曰殿下此
言國家之福也願殿下念而不忘且臣昨所
獻書在乞賜舉行禍曰夢與卿對敵戰勝視
吾所乘馬乃驢也此何祥耶尹桓李仁任洪
永通曹敏修李成林李穡等稽首曰昔元世
祖以夢驢爲吉常繫殿庭欲夢而不得今殿
下夢之何吉如之大平之業可立待也但臣
等老恐不及見禍大悅痛飲賜瑩弓曰欲與
卿平定四方耳時瑩及我

太祖威名聞于

上國朝廷使臣張溥周倬等至境問我
太祖及李穡禍令瑩出屯于郊以我
太祖爲東北而都元帥不令溥等見之瑩尋
復領三司事十二年禍敗于西海道知鳳州
事柳蟠因供頓多歛民財瑩惡其害民杖之
十三年張方平等至遼東不得入而還左侍
中潘益淳謂瑩曰公先王所倚重三韓所屬
望今國家危矣盡力圖之瑩嘆曰執政嗜利

積惡自速禍敗老夫將若之何時有人自遼
東逃來告都堂曰

帝將求處女秀才及宦者各一千牛馬各一
千都堂憂之瑩曰如此則與兵擊之可也十
四年耦與瑩密議誅林堅味廉與邦復拜瑩
侍中瑩與我

太祖入政房欲盡黜林廉所用

太祖曰林廉執政日久凡士大夫皆其所舉
今但問才之賢否耳惡咎其既往瑩不聽

卷之八

十八

太祖又遣人謂瑩曰罪魁已族兒使已除自
今宜止刑殺布德惠瑩又不聽楊廣道安撫
使崔有慶捕誅林廉家奴八人遣人報都堂
瑩以獄辭不明且誅殺不盡大怒欲斬其使
太祖固止之耦欲納瑩女使人諭之瑩不可
曰臣女鄙陋且非醮婦所生常置側室不可
配至尊殿下必欲納之老臣刺髮入山矣泣
且固拒瑩下鄭承可安沼等逢迎耦意遂納
之翼日至瑩第賜馬瑩獻鞍馬衣謝封其女

為寧妃耦嘗憚瑩正直不往其第自此寵愛
寧妃屢往焉先是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趾
報云遼東都司遣承差李思敬等到鴨綠江
張榜曰戶部承

聖旨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原所管軍
人漢人女真達達高麗仍屬遼東瑩與諸相
議攻定遼衛及請和諸相皆欲請和趙琳又
至遼東不得入而還瑩集百官議獻鐵嶺也
北可否百官皆曰不可耦獨與瑩密議攻遼

卷之八

十九

瑩勸之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詣瑩第力言不
可瑩托以黨附堅味杖流尋殺之元趾又報
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
將立鐵嶺衛

帝已設官置站耦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
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兵瑩閱兵于東郊俄
而後軍都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
鐵嶺衛瑩告耦令殺遼東旗軍持榜文至兩
界者二十一人只留思敬等五人今所在羈

管禍托以西獵遂與寧妃及瑩往西海過次鳳州召瑩及我

太祖曰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反覆極陳其不可禍頗然之夜瑩復入曰願毋納他言禍次平壤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裴矩督之船運林廩等家財于西京以備軍賞又發中外僧徒為兵於是加瑩八道都統使敏修為左軍都統使

太祖右軍都統使與諸將發平壤瑩曰今大軍在途若淹旬月大事不成臣請往督禍曰卿行則誰與為政瑩固請禍曰卿往寡人亦往矣有人自泥城來告遼東兵悉赴征胡城中但有一指揮耳若大軍至不戰而下瑩大喜厚賜其人有僧稱道說識曰設文殊會則敵兵自屈瑩信之乃設會于穴洞瑩再三請曰殿下還京老臣在此指揮諸將禍曰先王遇害以御南征也予何敢一日不與卿共處

乎師次威化島左右軍都統使上書請班師瑩曰二都統使在可自來奏退師之語我不敢出諸口禍亦不聽督令進兵時亡元餘孽遁逃沙漠徒立虛號瑩遣裴厚約與為援夾攻遼東其慮事粗略舉措狂妄類此左右軍都統使復遣人請瑩請速許班師瑩不以為意我

太祖舉大義諭諸將回軍禍與瑩奔還京諸軍進屯近郊上書請去瑩禍不聽削敏修等

爵以瑩為左侍中諸軍遂入城瑩拒戰今安沼等率精兵禦之瑩風即潰瑩勢窮走花園不勝憤怒以藥洞刺守門者乃入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禍出瑩瑩在八角殿不肯出諸軍一時毀垣闌入于庭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殿中索瑩禍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攻遼之舉非唯逆大義國家危殆人民勞苦冤怨至

天故不得已為好去好去相對而泣遂流于
高峯初瑩欲因赴征諸將妻子事迫竟不行
贊成事宋光美密直副使趙珪安沼鄭承可
等逃匿沼承可被執因巡軍諸將會議移配
瑩合浦并流光美于原州沼于安邊承可于
寧海判密直印原寶于咸昌同知密直安桂
于鳳州知密直鄭熙啓于陰竹皆瑩所親信
皆也中昌立復執瑩因巡軍今王安德鄭地
柳曼殊鄭夢周成石璘趙浚勒瑩及內願堂

高麗書卷五十五

五十三

僧玄麟等玄麟始與瑩謀發僧兵及回軍又
與瑩拒戰者遂流瑩于忠州杖流趙珪于角
山密直使趙琳于豐州斬承可沼光美原寶
于流所後復執瑩因巡軍典法判書趙仁沃
李濟等上疏曰崔瑩事我玄陵定亂興王驅
僧比鄙逮奉上王却倭寇於昇天以存社稷
盡群兇於今春以濟生民功則大矣然聞於
大體不顧群議決策攻遼獲罪

天子幾至覆國所謂功不掩罪者也願殿下

念事大畏天之憲明正其罪以告祖宗之靈
以解

天子之怒以開三韓萬世之大平門下府郎
舍許應等上疏曰崔瑩以開國功臣之後遇
知玄陵奮其忠義歲癸卯德興將以孽代宗
瑩出為死以正國統至王上王朝海寇猝犯畿
甸瑩督諸軍力戰却之以安社稷林堅味等
濁亂朝政斷喪王室天怒於上民怨於下瑩
奮忠義而廓清之誠社稷之臣也然不學無

高麗書卷五十五

五十三

術加以老耄昧於事大之禮勸上西幸玄威
費衆獨斷自用遂發攻遼之師得罪天子流
毒生民幾覆社稷前功盡弃以瑩之功不幸
有此叛逆之罪誠一國所不忍然在天下之
議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願殿下斷以大義
亟命決罪以謝

天子昌從之遂斬瑩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
變死之日都人罷市遠近聞之街童巷婦皆
為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擗堂時以米豆

布紙瑩剛直忠清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左右略無懼色征軍嚴峻期以必勝戰士却一步便斬之以故大小百戰所向有功未嘗一敗初瑩年十六父臨終戒之曰汝當見金如石瑩佩服不事產業居第甚隘陋處之怡然服食儉素屢至空匱見乘肥衣輕者不啻如犬豕雖身都將相久典兵權關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體不究細理終身將兵麾下士卒所識面者不過數十在鞍馬間往

往賦詠爲樂一夕與諸相飲聯句慶復興唱云天是古天人不古瑩對云月爲明月相無明見人不義必深惡痛斥仁任堅味提調政房專權自恣安烈等同心用事有人求官瑩曰汝學工商自可得官蓋譏棄政者用行賄輩也入政房必擇有功能者用之如無可舉者輒退不與諸相或有謀產業爭田民徇私隳紀綱者瑩皆欲矯之嘗謂仁任曰國家多難公爲首相何不憂慮但以家產爲念仁任

默然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左右無應者獨自獻欬而已嘗語人曰吾於國事中夜思之詰朝語同列則諸相無與我同心者不如致仕閑居性少靜且無學術事皆斷以己意喜殺立威罪不至死亦多不免諫大夫尹紹宗論瑩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爲名言謚武愍子潭大護軍

鄭地

鄭地初名淮提羅州人形貌魁偉性寬厚幼

有大志好讀書通大義與人解說豁如也出入常以書籍自隨恭愍二十三年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請習水戰王慨然曰禧草野之臣尚獻策如此百官衛士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爰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寇策第未獻耳地以速古亦通侍殿陞王顧問地即取諸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地爲全羅道安撫使禧爲楊廣道安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戶崔臣吉村總茂等亦上書如

李鄭求以德茂爲京畿倭人追捕副使謂宰相曰今爵禧等卿等勿以爲異冀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又按地麾下士八十五人禧麾下士六十七人添設職令密直司給地禧千戶空名牒二十百戶牒二百時地與禧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深陸之民不開舟楫難以禦倭但發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

高麗書卷之十

五十六

之王召巡察使崔瑩議之瑩初巡察六道造戰艦二千艘欲令諸道軍捕倭民皆厭苦破家逃散者十之五六至是以地等建白事遂寢辛禍三年夏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地以禮儀判書爲順天道兵馬使擊之斬十八級擒三人遣判事鄭良奇獻捷稱喜賜良奇白金五十兩其母米十碩地鞍馬羅網各又擊倭斬四十餘級擒二人遣判事鄭龍獻捷稱賜龍布二百五十匹馬一匹四年倭寇靈光光

州同福等處地與都巡問使池湧奇助戰元帥李琳韓邦彥等追及王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而火之遂縱擊賊自焚死殆盡獲馬百餘匹是戰地之功居多捷至賜地及湧奇銀各五十兩倭又寇潭陽縣地與湧奇擊之斬十七級尋爲全羅道巡問使八年爲海道元帥倭船五十艘入鎮浦地擊走之追至群山島獲四艘九年又與倭戰大破之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時方春疾疫大興舟師

高麗書卷之十

五十七

物故大半有死海上者輒出陸以葬士卒無不感咽地有疾禍遣散騎河忠國賁酒問慰地帥戰艦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以大船百二十艘來慶尚道汾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殊告急地日夜督行或自擣擣卒益盡力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賊已至南海之觀音浦使覘之以爲我軍恟懼適有兩地遣人禱智異山神祠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其相予無作神羞南果止賊旗幟蔽空船戰獲

海四圍而前地叩頭拜天俄而風利中流舉帆船疾如飛至朴頭洋賊以大船二十艘爲先鋒艘置勁卒百四十人地進攻先敗之浮屍蔽海又射餘賊應弦輒倒遂大敗之發火炮焚賊船十七艘兵馬使尹松中箭死地謂將佐曰吾嘗汗馬破賊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也捷音至禍大喜遣李克明安沼連賜宮醪以勞之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被獲鎖頸置船底及是戰賊曰若不勝

高麗書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殲而之用乃免地以病辭未幾知門下府事請造戰艦于諸道以備倭從之尋爲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尙江陵道都指揮使十年拜門下評理禍遣宦者金實責地曰都統使崔瑩造戰艦備水戰加以火炮其慮周矣卿爲海道元帥比來倭寇侵擾州郡未能掃平罪實在卿地頓首謝十三年地上書自請東征曰近中國聲言征倭若並我境分泊戰艦則非惟支持爲

艱亦恐覘我虛實倭非舉國爲盜其叛民據對馬一歧諸島近我東鄙入寇無時若聲罪大舉先攻諸島覆其巢穴又移書日本盡刷漏賊使之歸順則倭患可以永除中國之兵亦無因而至矣今之水軍皆善水戰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若順時候風而動則易以成功但船久則朽師老則疲耳今船卒困於倭賊日思逃散宜乘此機決策蕩平不可遲疑十四年禍遣我

高麗書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太祖攻遼地以安州道都元帥隸焉遂從太祖回軍時倭寇三道自夏至秋屠燒州郡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警倭寇命爲楊廣全羅慶尙道都指揮使與諸將往擊之倭自咸陽踰雲峯八羅岬至南原地帥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興陳元瑞全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

不能追時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禍
賜官醢段絹恭讓元年為揚廣全羅慶尚道
御制體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城事金佇與
邊安烈等謀迎辛禍事覺地以辭連流于外
二年遣左獻納咸傳霖鞠地于雞林臺諫抗
疏請論以法乃徙橫川臺諫復論駁不已又
徙遠地事具安烈傳尹彞李初之獄起地遠
繫清州拷訊不服曰
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

侍中深有意爾復何黨彞初歎言必誓天辭
旨感慨有足動人者彞官不能取辭地還謂
人曰人生會有一死生何足惜但王氏復國
而死非其罪是可痛也明日將峻刑鞠之以
水災免三年錄回軍功為二等賜錄券及田
五十結臺省刑曹議奏曰地以黨安烈坐罪
實為誣枉遂釋之退居光州別業召判開城
未赴病卒年四十五謚景烈子耕

尹可觀

尹可觀海平府院君碩之曾孫有武略善騎
射老嫻晚年令韓安洪倫等強辱諸妃嬪可
觀亦昵侍左右王令通益妃可觀以死固拒
王大怒捧之廢為庶人尋釋之辛禍時拜密
直副使出為慶尚道副元帥倭寇比屋義城
等縣賊眾我寡屢戰不利可觀與戰于安東
禮安等處敗績矢集右臂仍為本道都巡問
使鎮合浦倭賊百餘寇咸陽郡可觀與晉州
牧使朴子安擊之斬十八級奪本國被虜二

十餘人并獲器仗初倭賊皆由丑山島入寇
可觀聞于朝為置船卒自後倭患稍息銷兵
器弊弃者為農器開屯田以贍軍食性清儉
秋毫不取不近聲妓及還鞍勒破缺以麻繩
補之後以判密直事卒

金長壽

金長壽益州人紅賊陷京城所在充斥長壽
以檢校中郎將家居自稱萬戶率州人殺遊
弈百四十四人奪其榜文遣州人崔英起兵

列傳卷第二十六
賜紫金魚袋英起西海道安撫使永卿郎將
賊犯興王行宮長壽從崔瑩自城中率兵馳
詣行宮將入門諸相曰當審視賊所在乃入
長壽厲聲曰賊在內何謂審視毀門拔劍而
入斬一人賊以劍斫其額血流被面冒刃又
殺二人衆從而入長壽爲賊所害亂定論功
爲一等

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高麗史一百一十四

尹桓

尹桓

尹桓字薄判書秀之孫也忠肅時拜護軍忠
惠王授代言忠肅在元復位黨獄起囚桓于
巡軍奪告身杖流海島遇亡入元桓嘗與曹
益清執忠惠帝押宋八郎洪莊等囚巡軍莊
挾前憾譖之放桓于濠原忠惠復位授同知

密直元授行省貧外郎曹頤之亂侍從有勞
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除贊成事元授行
省郎中王起新宮子三峴欲以奴婢實之命
近臣各獻有姿色一兩婢桓與康允忠孫守
卿等不得已皆曰唯命蔡河中適至王顧桓
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不能言王促之
再桓具以告河中曰王雖不命臣等議已有
日况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婢
於臣庶古所未聞王嘗通桓妻柳氏出桓爲

江陵交州道都巡問使忠定初封漆原府院
君賜輸誠亮節宣力保理功臣號王嘗宴群
臣桓詰政房提調郭珣以受賂事珣不應桓
攘臂毆珣左右止之不得恭愍朝復為贊成
事尋判三司事賜輸忠協義同德翊贊功臣
號拜左政丞改門下侍中尋以罪流後召還
封漆原侯改封漆原伯復拜侍中賜推誠秉
義同德變理翊贊功臣號桓本武人王命監
春秋館事賜王頂兒王樓笠未幾罷辛禍三

年北元遣使授立章事六年復為門下侍中
尋以病辭不允十二年卒年八十餘桓美鬚
長大風儀秀偉歷事五朝三為首相家鉅富
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相食散家財以賑
之取貧民稱貸契卷悉燒之時方久旱水湧
桓田浸及人田大熟慶尚之民稱之不已謚
忠孝無子以孽女嫁南佐時佐時封宜城君
辛禍十三年卒

李成瑞

李成瑞雞林府人忠定朝拜密直副使恭愍
即位陞同知司事改尚書右僕射王避紅賊
肅遷命為楊廣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發兵有
功興王之變從崔瑩擊賊又有功俱策為一
等又錄已交擊走紅賊功為一等陞贊成事
尋以罪流于外明年召還後如元賀正元授
大尉監大卿王起正陵以雲菴寺為願刹給
寺僧米月三十石凡所供給無不至寺僧又
請都堂請給餉客之需宰樞重違其請議給

轉輸都監米五十石成瑞在告吏奉牒請署
之成瑞嘆曰我年七十三始仕二十九入宰府
今五十一年歷已亥之早辛丑之賊凶荒亂
離其變極矣未聞有倉庫罄竭而俸祿不給
也今頒祿不給而於雲菴僧惟其所欲請養
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之又給餉客之
費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國焉得不匱予
備貧宰相不可不言遂不署初成瑞竊元翰
林學士承旨寄田龍妾為憲同勅免王召憲

官還其効狀封月城君辛禩五年卒謚恭簡
妻朴氏初與辛毗通配使役及成瑞卒又奔
于鄭天鳳憲司鞠而竄之竟不悛愆行無忌

李壽山

李壽山遂安郡人忠惠時拜密直副使賜推
誠翊戴佐命功臣號封春城君恭愍元年薨
日新將作亂忌壽山遣其黨欲害之壽山匿
免後與蔡河中比拜僉議評理尋陞贊成事
又為行省郎中諸奇敗以黨疏于外召封壽

春君出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真疆域再
遷三司右使判三司事加推忠保節翊戴佐
理功臣號蒙古伶人梁濟率其徒詣都堂奏
樂壽山曰有樂不可無歌乃呼漢女唱歌與
諸相極歡判事許佺竊檜山府院君黃裳嬖
妾感之所為錯亂壽山與諸宰相會殿庭言
其狀相與笑噱聲徹御座王聞之曰李三司
老矣評論女色今可休矣都元帥慶千興却
德興兵凱還寧樞置酒慰之壽山被酒自擊

相板以板拍諸相以為戲拍右侍中柳濯濯
正色不言其輕率無儀類此為辛毗所譴罷
尋復職朝廷使臣林密察斌謁文廟諸生揖
林密答禮察斌不答斌更揖諸生皆入舍斌
怒壽山即譏曰我國之禮於尊長不敢一時
並揖斌悅壽山密令人促諸生更揖王見斌
太后及慶復興欲立宗親李仁任欲立辛禩
猶豫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壽山曰今日
之計當在宗室仁任竟立禩禩二年卒謚恭

良恭讓立左常侍尹紹宗等上疏曰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堯舜所以致治也玄陵無嗣晏
駕李仁任欲立辛禩大臣無敢有異議故判
三司事壽山獨請立宗室身雖已沒忠義感
人乞追加褒謚弔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
魂從之子恬

恬恭愍朝登第累遷判典儀寺事辛禩時歷
禮儀典工判書陞密直副使改簽書密直司
事恭讓時遷知司事八關會重房不禮於密

直司遂構隙交章相訟王皆留中不下恬心
嫌之一日王宴群臣夜分乃罷將入內恬
引王裕曰殿下不念定昌君時歟國事將日
非矣何信豎兒而輕大臣乎遂脫帽投地
願還王此帽以手壞之王怒蹴其帽厲聲曰
恬使酒乃爾耶宦官姜仁富大護軍金鼎卿
執退之命下巡軍鞠之恬謂萬戶柳曼殊曰
爾爲宰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汝矣
何鞠我歟敢諫非罪亦非使酒旣而萬戶裴
克廉等至恬迎謂曰曼殊幾殺我今見公草
吾得生矣克廉等鞠問恬尚以謂諫君當如
是克廉等白王曰恬實使酒王怒囚千戶金
龜聯提控鄭之度罷克廉曼殊等萬戶以趙
浚安翊柳珣金士衡代之召散騎金震陽執
義鄭熙曰恬予之潛邸交遊也雖自擬於朱
雲子陵固不如恬之頑率也命震陽熙同巡
軍鞠之恬曰密直十三人上章請罪重房而
左右皆重房故不聽信豎兒輕大臣圖將不

國討此也震陽等言李恬之發狂也備身扶
策之人不能捍禦請今有司明斷其罪王下
上護軍權維盧弼大護軍洪恕洪原誠等子
巡軍諫官又上疏請置於法我
太祖白王曰恬實有罪然其言出於狂直請
貸其死王杖恬一百流合浦答維等九人尋
以恬爲慶尚道都節制使自此以後入
本朝

李承老 云我

李承老陝州人忠穆朝以密直掌銓注坐受
賄貶守寧海恭愍時知密直司事遷政堂文
學以事貶于泰安王遣中使餞之未幾召還
封江陽伯弟云牧與辛曉比隣其女有姿色
已適高漢兩云牧邀曉于家使女行酒曉悅
而淫焉遂以云牧爲陽上護軍漢兩大護
軍承老復爲政堂文學承老嘗私妻弟生子
詐稱遺棄兒養之承老妻恐事覺汚家聲不
形言色者二十餘年雖親近未之知也監察

大夫金漢貴執承老妻及弟訐之皆服流承
老子中年籍其家以妻弟為承老所辱免之
倭寇喬桐云牧與將軍李蒙古大追捕坐怯
懦不戰繫巡軍云牧詭曰若不殲賊請受顯
戮乃遣之齋糧四千餘石以行議者料其
無虞果獲一級有妖巫自提州來自稱天
寶財山積至天壽寺曰吾入京年豐兵息國
家太平若上不出迎我必昇天都人皆感歸
之如市云牧率騎卒與臺吏親巫斷其髮囚
街衛獄杖而逐之官至典理判書以曉黨伏
誅

黃裳

黃裳義昌縣人父石奇嶺山君裳忠惠時鞍
護軍恭愍初拜密直副使賜推忠翊贊功臣
號陞知樞密院事王嘗召兩府曰聞卿等皆
畜鷹犬然乎侍中康懷臣對曰臣素不孺且
未聞兩府有畜之者王怒曰今四方兵起民

生甚艱卿等何不憂國而縱犬鷹蹂禾穀乎
裳慶千興元顓皆好鷹犬故慚報再轉判樞
密院事錄誅奇轍功為一等御史臺劾裳通
判密直辛貴妻康氏敗亂風俗請鞠之王愛
裳驍勇且有功只免官王避紅賊南幸裳
從之為交州江陵道都萬戶與安祐等收復
京都策扈從收復功俱為一等拜叅知門下
政事賜推忠奮義翊贊功臣號尋陞贊成事
罷封檜城府院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

池龍壽

夫經正監丞復拜贊成事加賜推忠奮義輔
理翊贊功臣號辛禡時與諸將屢禦倭有勞
裳於父忌日娶元氏元氏亦以世家女夫死
未期無媒嫁裳憲司劾之請杖流遠州禡不
許止流元氏裳以善射聞於天下元順帝嘗
親引其臂觀之卒謚恭靖子允瑞

功俱一等授判典客寺事轉典工判書賜揆
義宣力功臣號與安過慶等却德興兵加賜
推誠揆義宣力功臣號拜同知密直司事累
遷僉議評理改知門下省事尋出為西北面
上元帥兼平壤尹初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為
平章元亡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等據東
寧府憾其父轍誅將欲寇邊王遣龍壽及西
比面副元帥楊伯顏安州上萬戶林堅味與
我

太祖往擊之以侍中李仁仕為都統使屯安
州師至義州今萬戶鄭元庇崔奕成金用珍
等造浮橋於鴨綠江可並三四馬我
太祖與堅味先渡諸軍以次渡士卒爭橋有
溺死者凡三日畢濟是夕雷雨暴作衆皆疑
懼兵馬使李致曰吉兆何疑諸將問故致
曰龍之動必有雷雨今土元帥龍其名而渡
江之日有雷雨戰勝之兆也衆心稍安師至
螺匠塔去遼城二日程留輜重費七日糧以

行告諭遼瀋人曰遼瀋是吾國界民是吾民
今舉義兵撫安之如有逃隱山寨者恐為各
枝軍馬所害即詣軍前告情使裨將洪仁桂
崔公招等領輕騎三千進襲彼見我師少易
之與戰大軍繼至城中望見落膽其將處明
時驍勇猶拒戰

太祖使李原景喻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
收用其速降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
汝若不降一矢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拂其兇牟又使原景諭之不從
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既而復來欲
戰又使原景諭之曰汝若不降則射汝面處
明遂下馬叩頭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輩
聞大軍來皆欲降守將勒令拒戰若力攻城
可取也城甚高峻矢下如雨又雜以木石我
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遂拔之賽因帖木兒
遁虜金伯顏是夕退師成東張榜諭納哈出
也先不花等曰奇賽因帖木兒本國微臣昵

近天庭過蒙殊恩位至一品義同休戚天子
恩忘義竄身東寧府以其父轍伏誅挾讎本
國潛圖不軌年前國家遣兵追襲逃不血刃
又不赴行在退保東寧城與平章金伯顏等
結為心腹松甫里法克河阿南介等處團結
軍馬又欲侵害本國罪在不原今舉義兵以
問又與金伯顏等誘脅小民堅壁拒命哨馬
前鋒生獲金伯顏外哈刺波豆德左不脫高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達魯花赤搥管頭目盡行勦捕賽因帖木兒
又逃不肯罪其所投各寨即捕獲飛報如有
隱匿者鑑在東京又榜金復州等處曰本國
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賜之履
西至于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肇降公主
遼瀋地面以為湯沐因置分省叔季失德天
子蒙塵于外遼瀋頭目官等罔聞不赴又不
修禮於本國即與本國罪人奇賽因帖木兒
結為腹心嘯聚虐民不忠之罪不可逭也今

舉義兵以問賽因帖木兒等據東寧城恃強
方命大軍所至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凡遼河
以東本國疆內之民大小頭目等遠自來朝
共享爵祿如有不庭鑑在東京翼日師次城
西十里是夜有赤氣射營熾如火日官盧乙
俊曰異氣臨營移屯大吉時萬戶裴彥等擊
高家奴于石城未還欲留待以乙俊言班師
初城陷我軍火倉廩殆盡由是軍中之食諸
將請由直路龍壽不從欲觀兵徧海邊還師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士卒大飢殺牛馬而食軍不得成列眾皆尤
之遂取徑而還恐有追兵野宿必令士卒各
作溷廁馬廐納哈出果驪後行二日曰作廁
與廐師行整齊不可襲也乃還三日師至松
站鎮撫羅天瑞得穀數百石以餉之師遂以
濟是役也風雪沍寒道途冰滑士馬多物故
者金伯顏者其父本國僧也茲通濟院釋生
伯顏仕本國為郎將入元歷臺省至平章師
還至安州伯顏有不遜言斬之

羅世

羅世本元人也燕愍朝與諸將擊走紅賊錄
功爲二華縣版圖判書爲喬桐萬戶倭入
寇世逃還王怒命囚巡衛府事禍初爲全羅
道元帥兼都安撫使倭五十餘艘來泊熊
淵踰狄峴寇扶寧縣毀東津橋使我兵不得
進世與邊安烈趙思敏等夜築橋分兵擊之
賊步騎千餘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賊徒
奔潰遂大破之尋判開城府事時倭寇江華

世上書曰臣非有文章可以華國又非衣冠
之優得處肉食之列常思効死以報萬一請
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禍壯其志賜內廐馬
二匹又賜十匹分與麾下世與恩敏李元桂
康永朴壽年等擊却之倭五十艘復寇江華
殺府使金仁貴虜千餘人又寇永原世與元
帥楊伯淵率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
境有一婦匿水澗指示一家曰賊謀入彼世
疾趨圍而失之殺賊二十九人倭四十五艘

信州瓮津文化等縣世與元帥趙仁德等
德符等擊之斬數級不克而退報于朝曰賊
勢甚強我師疲弱難以制勝請遣軍助之倭
又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世與德符梁伯益
朴普老擊之敗績封延安君爲海道元帥倭
寇延安府世與金海君金庚以戰艦五十餘
艘往擊之又與庚擊倭于龍岡縣亦串浦獲
二艘盡殺之又與德符崔茂宣等領戰艦百
艘追捕倭賊時賊五百艘入鎮浦口維船分

兵守之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
轉穀于其舶米弃地厚尺世等至鎮浦用茂
宣所製火炮焚其船烟焰漲天賊守船者燒
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世等遣鎮撫獻捷禍
喜賜鎮撫銀各五十兩百官陳賀及還大設
雜戲迎之賜世等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
松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後拜門下評理倭
寇五山島禍命世往擊之世不即行禍怒繫
廣州獄尋釋之

八二致

金先致得培之弟以郎將從全羅道都使門使柳濯擊倭手殺數十人累轉戶部郎中恭愍時從都元帥李崱禦紅賊至西京賊勢甚盛崱欲令賊無資糧使先致焚府庫先致曰若焚府庫賊乏資猝入國中非計也崱怒責之安祐在傍徐曰先致言是崱從之賊平錄功為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臧獲選吏部侍郎出按楊廣道宰相欲壞南京宮室移營白

岳先致將行奏曰前營南京人畜疲弊今復壞之恐百姓缺望王驚曰予實不知乃宰相自為耳即命勿壞紅賊陷京從諸將收復官累密直副使出為雞林府尹時強盜繫獄連坐者百餘人久未決先致辦理全活甚衆封尚城君賜推誠翊衛功臣號陞同知密直為全羅道都巡問使卒禍初倭藤經光率其徒來聲言將入寇恐喝之因索糧朝議分處順天無岐等處官給資糧尋遣密直副使金世

祐諭先致誘殺先致大具酒食欲因餽殺之謀洩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僅捕殺三人先致懼罪詐報斬七十餘人事覺編配戍卒前此倭寇州郡不殺人畜自是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蔚然一空由先致激怒之也後封洛城君加賜推忠保節贊化功臣號退居尚州卒年八十一子鍾鉉鉉

全以道

全以道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東還授郎將錄侍從功為一等除義成倉使王幸廣朋寺飯僧以不能供億杖罷尋復職後以禮部侍郎為慶高道廉濟使還奏曰守今職在牧民苟非其人民必受病先王知其然守今必用登科士流今監務縣今皆出胥徒侵漁百端剝割生民敢堅勸農桑修政教乎臣巡視義城縣有舊堤若加堰築雖曠旱可灌漑縣令不修義臣奉旨已杖之願自今凡守令

專用上流王然之卒不能用累轉判典農事王之南一福州也以道扈從王命以道募兵于洪州道又從諸將收復京城策扈從收復功皆賜錄券三善三介寇東北面以道爲知兵馬道從都指揮使韓方信禦之以道將兵六千守忽面忽面山谿險阻糧運不繼數請退守三關方信恐違朝旨不從三善三介逼忽面以道壁風走時德興兵已據宣州與東北界隔一嶺若踰嶺則忽面已在賊後故方

信不責奔敗使守三關三善三介又逼三關以道不能守和州以北皆沒及三善三介退方信復使以道守忽面以道銜之以道性褊急每語人曰三善三介之深入主將退次故也吾欲爲國家死守忽面重違主將節度退守三關爲賊所乘監察司聞之欲按方信罪王召監察大夫崔宰諭方信無罪事寢

具榮儉

具榮儉初名貞陵城人居汴州性強狠喜殖

貨官累典理判書嘗以私忿壞人廬舍肆侵暴繫行省獄對省官言又倨傲省官杖之恭愍朝封汴城君初康允忠訪宰臣趙碩堅與語碩堅妻張氏窺而美之及碩堅卒使婢請允忠允忠不應婢三反乃往通焉後復有醜聲允忠弃之榮儉初娶安珪之女生二子又娶金子章之女生二子五女會金氏亡張固邀榮儉私之因以爲夫榮儉與柳濯等征高郵張又多穢行榮儉還而絕之張怨之及奇

轍等伏誅元顯譖榮儉與左使韓可貴不捕轍等支黨王命下二人巡軍張舅判事金成與安祐申青等又訴于王矯命斬之王知之遣人止之使者到巡軍已梟首于市矣遂籍其家尋許收二人屍還其財產張又通大護軍李仇祝爲御史臺所鞠榮儉子偉與信義

具仁澤

具仁澤恭愍朝從安祐等擊走紅賊錄功爲二等累遷上將軍又從祐等收復京城又與

崔瑩討興王賊錄功俱一等賜端誠亮節功
臣號後判密直司事與密直副使金達祥有
寵於王擅機密號為內相時國家連年興師
帑藏匱竭德興共又至有功者皆賞以官仁
澤達祥首建議添設文武官遂典銓注赴征
將士皆得超遷人樂從軍然請謁大盛賄賂
公行工匠賤隸無不除授官爵大濫宰相有
勸王南巡避難者王頗然之仁澤田紅賊之
難南幸而能收復者以其被實賄賂故人人

二十

懷憤雲合致死而殲之德興非紅賊比所過
皆為其民大駕一南都城以北誰從殿下者
今日之策觀枉為上議遂寢王召瑩柳瑩慶
千興曰吳仁澤金達祥邀典銓注遺棄賢良
進用親姻不記功勞惟視賄賂工匠之賤布
列中外傷和召災罔不由此予甚悼之當屏
諸遠方以荅天意時仁澤達祥方在都堂達
中使宣旨流仁澤于清風達祥于沃州國人
大悅仁澤子前軍簿判書英柱三司判官英

佐與其母卜於商人石天祿曰崔瑩李龜壽
何時見斥天祿曰不父矣言洩乃流英柱于
杞溪英佐子川寧奔投流夫陳奉曉當國召
拜知都金議仁澤與千興等謀去曉事漲繫
巡軍杖流尚州又杖流英佐子水原皆沒為
奴後仁澤聞曉必欲殺已與英柱英佐逃曉
遣使楊廣全羅慶尚道搜捕又繫仁澤妻子
判事王天桂養仁澤少子曉疑與仁澤同謀
繫巡軍拷掠殺之尋獲仁澤杖配恩利城降

卒

金普

金普金海府人忠定朝拜知密直恭愍初轉
僉議諡理錄無錄侍從功為一等賜忠勤亮
節匡輔功臣號提調義成德泉倉有倉奴附
倉官欲納布受信州租稅普許之吏具牒詣
糾正鄭暉請審暉問之吏曰欲省陸運價錢
耳暉問信州去京遠近吏給曰七八日程也
暉乃署之後知為吏欺敗其牒倉官共疾之

他日暉又見庫外別置米五碩計之吏以羨
餘爲解暉意倉官竊用告于臺普由是積不
平訴暉於王繫巡軍尋釋之王遂罷義成德
泉官及監檢糾正稱內房庫別設提舉以掌
之未幾召臺官諭曰聞卿等以革倉官欲勦
金普子將復置勿彈諸道按廉期滿皆迺有
李資者曾附普按楊廣道至是又附普請勿
迺普白王下旨曰今農月不可煩驛騎但迺
江陵道存撫普妻兄金隨新除江陵存撫故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資

也資仍按楊廣普適居母憂時人語曰李資
此行爲金相賻喪也金鏞等忌普擅權謀斥
之察訪崔淵希鏞意又惡資廉問賄賂普物
多少遣人勾取文書繫從吏逼令解去鏞恐
普復職誘人上書請行三年養矯旨下都評
議司普因此久不復職既而封金寧府院君
奇轍等伏誅普以黨與逮捕杖流加羅山奉
睦用事引爲都僉議贊成事尋拜左侍中賜
忠勤亮節同德輔理功臣號普屢毀肫於王

晚唐書卷之

邊光秀 李資

邊光秀恭愍時爲兵馬使國家以全羅軍須
漕運阻倭不得通選東北界武士刷喬桐江
華東西江戰艦八十餘艘命光秀及兵馬使
李善分將往護之至代島有內浦民被虜者
逃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
鼓譟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伴退光秀等追之
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資

郎將李和尚等先與戰盡爲賊所殺諸船兵
望見喪魄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
不戰而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弃士卒而
退耶願小駐爲國破賊光秀等終不救士卒
無所恃氣益沮喪由是大敗唯副使朴成龍
力戰身中數矢所乘船僅全兵馬判官全承
遠與判官金鉉散負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
不敢近賊船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
皆投水獨承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擊溺

或得不死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援舫不能上承遠引登船晝夜手擢三日得到南陽府戰艦還者唯光秀善等船二十艘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哭聲相聞光秀等竟不坐國

鄭之祥

鄭之祥河東郡人因其妹往來于元值恭愍入侍隨從有勞及王即位驟遷至監察持平不諳事理為全羅道按廉入境過勢家所使

高麗書十四

二十一

輒撈掠伺示諸郡一遭寒心楚思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於順帝其兄徐臣桂為六宰弟應呂為上護軍依勢作威福國人畏之不花降香至本國所至縱暴存撫按廉多被辱罵莫敢違忤至全州之祥迎候饌謹不花待遇甚倨接伴使洪元祐有款於之祥之祥不聽元祐激怒不花曰之祥慢夫使不花繫縛辱之之祥忿恚大叫給州吏曰國家已誅諸奇不復事元命宰相金敏道為元帥守鴨江

此使者易制耳若等何長而不我救將見州降為小縣也邑吏呼噪而入解縛扶出之祥遂率眾執不花元祐等囚之奪不花所佩金牌馳還京過公州執應呂以鐵椎槓之數日而死之祥來白王王驚愕下巡軍命行省賁外鄭暉逮捕全州牧使崔英起及邑吏等又遣車蒲溫賁內醢慰不花還其牌元遣斷事官買住來鞠之祥王誅諸奇釋之祥為巡軍提控再轉戶部侍郎御史中丞官至判事

高麗書十四

二十五

任君輔

任君輔豐州人恭愍初拜密直知申事與大護軍卓五十四爭寵罷尋復職進密直副使宦者金伯顏帖木兒詐傳王旨以君輔為內乘提調事覺杖伯顏帖木兒流君輔于泰安

潞又以君輔遲留移配濟州牧子既而召還
奇轍等伏誅追捕其黨君輔祝髮匿三角山
捕獲杖于市幸眈始用事引君輔復拜密直
副使遂與金蘭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寵幸
無比陞知司事賜誠勤翊贊功臣號又陞判
司事君輔雖因眈復相內懷慚愧嘗白王曰
崔瑩李龜壽等皆癸卯定亂功臣將宥十世
何罪貶黜且師傳本僧也雖國朝之人豈可
使贖僧爲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人
曰予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承乏政府使無
識僧得肆其姦後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
於王眈讒普罷相欲并斥君輔王曰普與君
輔同時復進今復無故盡逐人謂我與卿進
退太輕不如緩之自是君輔雖在政府不復
與聞國事及鄭樞奪存吾以論眈見逐君輔
營救眈益嫉之會眈譖睦仁吉竄全州君輔
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小失去眈因譖曰奇田
龍之還燕君輔有密言王信之遂竄于驪興

子巨微

羅興儒

羅興儒羅州人骨貌輕儇善談諧頗涉書史
屢舉不第開塾舍以訓童蒙恭愍朝補中郎
將爲影殿都監判官須臾皓白督丁夫運石
手執旗竿登石上麾而呼之王悅累遷禮儀
提郎以主命監造木蟠龍爲殿門飾遂以技
巧稱陞司宰令遷司農少卿撰中原及本國
地圖敘開闢以來帝王興廢疆理離合之迹
曰好古博雅君子覽之宵旰閒一天地也遂
進于王王見而嘉之興儒能言前代故事王
愛幸常目爲老生朝夕在左右或命賦詩或
戲語時賜御膳至手調羹予之興儒輒夸語
於人寫所賦命題詩送史館曰老臣獲紆上
知類太公之遇文王賜膳給札賦詩同太白
之遇玄宗豈無秉周柱董狐之筆者乎其自
飾要名類此憲司劾興儒盜用影殿之材色
其官辛禡初判典客寺事上書請行成日本

以通信使遣之自辛巳東征之後日本與我絕交好興儒初至疑謀者因之有良言者本我國僧也見興儒遂請釋之時興儒年僅六旬給曰吾今百有五十矣倭人駢闐聚觀至有畫像作讚而贈之者

睦仁吉

睦仁吉泗州人恭愍入元宿衛仁吉以中郎將侍從及王即位錄功爲一等又錄誅奇轍功爲一等累遷兵部尚書王避紅賊南幸仁

吉從行

吉從行轉知密直司事仁吉素與典法判書

李子松有憾于松奉使如元都堂餞之仁吉使酒扼子松吭而罵之監察司劾之仁吉訴臺官于王典法司再劾之主不聽諫官田祿生等上疏曰仁吉暗險羸羸起自微賤位至宰輔挾功驕恣肆其狂暴陵辱子松憲司劾之曾不知愧欲蓋其愆反訴臺臣是恃殿下之恩而蔽殿下之耳目也殿下豈可以負纖微勞輕左右耳目之司乎非所以示公道也

王不得已罷封泗城君僉議監察典法復請乃罷歸田里王遣人賜彩段二匹興王之變衛士皆散無一人侍衛者難定主謂左右曰入皆謂睦仁吉禹碑爲愚癡然二人在必不逃難遂召仁吉還故事爲商議者雖與議國政不得署文移一日會議諸相曰商議亦相也同議而不署可乎商議金貴位在仁吉下先署之既而仁吉至嫌其先已乃不署評理崔瑩怒曰王今署之仁吉竟不從其恃寵倨傲如此策已交平賊辛丑扈從功俱爲一等拜僉議評理仁吉嘗夜微巡有人走入魯國公主從兄哈刺不花第索之甚急哈刺不花訴于王王怒辛耽恐仁吉白其兇詐乘王怒譖之竄全州後與吳仁澤謀除耽事洩杖流清州爲官奴籍其家起拜贊成事幸禍時仁吉與李璉李璉爭田有隙欲中傷之及池爾伏誅仁吉誣構爲衛黨繫巡軍獄尋釋之仁吉嘗在都堂揚言曰倭賊肆掠吾輩在此

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過已乃遣仁吉繫倭于金羅道六年大司憲禹玄寶等誣劾仁吉陰蓄異志削職遶流籍其家尋卒于貶所

金庾

金庾金海人恭愍朝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都錄功爲二等又策興王定亂功爲一等元之立德興也庾奉使在元國人在元者皆從之庾執節不貳及還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

功臣號

三十

祚功臣號以旌之累遷知門下事辛禡時授判開城封金海君韓門下評理乳媪張氏之獄起庾責崔瑩抗君瑩怒白禡杖流合浦未幾釋之久之陞贊成事與李子庸洪尚載等奉使如

京師先是我使入朝由遼東輒不達故令庾等航海而往海道險惡不及期

帝責庾等稽緩且曰向者汝國殺朕使臣又弑汝君其權臣爲誰嚴加拷問庾以李仁任

對

帝引庾于內談之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今王誰之子庾不之辨明日本國宦者崔安至興聖寺給庾從者段得春曰汝主所出庾昨已奏汝何諱耶得春曰庾言妄矣得春還至鍾山寧國寺以語譯者鄭連仁任家奴亦在行中聞之

帝流庾等于大理距天竺二千餘里明年放還且許通朝聘庾等至禡賜酒勞之曰卿等

三十

三十

奉使天朝竄于絕域跋涉二萬八千餘里三年乃得生還予甚憫焉各賜鞍馬仁任家奴以所聞得春語告仁任仁任白禡今贊成事禹玄寶密直姜淮伯鞠之流庾于清州連于漢陽時人以爲庾之還多費錦綺紗羅不賂仁任故獲罪尚載在海被倭寇襲囊一空故免於禍尋詳庾從使十二年復下庾獄杖流順天府籍其家仁任戒押行吏往還限五日庾遂死

楊伯淵

楊伯淵性使捷喜容飾貪財好色恭愍朝累轉判閩門事奸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康氏贊成允成女也憲司劾之罷職禁錮後為上護軍從崔瑩定興王之亂策功一等驟遷密直副使陞判司事出為西北面元帥擊倭于宣州斬五十餘級又從我

太祖擊東寧府事耦初拜門下評理時有邊報藩王率叛賊金義來伯淵為安州上元帥

三十三

與諸將往備之遼藩革賊兵運奉英寶崔奴介等聞我國兵悉赴禦倭北境單虛遂率百餘人渡江入寇伯淵捕斬連等四十餘人擒奴介以獻時鴨綠江北屢有賊變國家疑金義引胡兵來至是始知非藩王兵乃革賊也尋進贊成事提調政房時倭寇充斥以韓邦彥金用輝慶儀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使伯淵督戰知密直洪仁桂副之民聞關伯淵等來語曰寧遠倭寇勿違元帥倭賊騎

七百步二千寇晉州伯淵與慶尚道上元帥禹仁烈都巡問使裴克廉邦彥用輝儀仁桂等戰于班城縣大破之斬十三級餘黨悉寃山谷遣判事金南貴中郎將全五惇獻捷禍喜賜南貴等白金各五十兩五惇辭以無功不受都堂曰君賜不可辭五惇曰然則既為吾物請納都堂時議多之賜伯淵金五十兩羅絹鞍馬宮醢仁烈等六人銀各五十兩紗絹宮醢及還命兩府迎于天壽寺伯淵以功

三十三

微賞重辟所賜金耦不聽曰賞猶未稱其功更命都堂宴慰之伯淵恃功頗驕矜李仁任林堅味等惡之嫉憲司劾伯淵潛通妻弟又奪前判事李仁壽妾又夜遣數十騎圍故密直成大庸母家強奸大庸側室為尼守節者遂削職流陝州是夕官者林甫韓軫矯旨召還使者為巡綽官所捕瑩白耦曰上護軍全天吉嘗語臣云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為首相請按治黨與耦命瑩朴耆老李元絃張夏

梁伯益都興等與臺省典法會巡軍雜治乃
囚天吉軫甫前提學金濤等于獄訊之天吉
軫甫皆服曰伯淵欲自為左侍中以瑩守侍
中成石璘兼大司憲甫為班主唯濤不服被
拷掠絕復蘇者三至更拷問乃曰辭與天吉
等同復鞫天吉辟連石璘及知門下尹承順
判密直金用輝同知密直柳曼殊等即下囚
人獄禍謂瑩曰毋以賢人妄語枉害諸相因
伯淵第三司左尹仲淵上護軍李淵密直副

使子淵及其親舊密直副使任毅辛廉典法
判書安得禧判事金南貴曹淑卿李貴前直
門下洪琳前少府尹趙希甫等鞫之辭連洪
仲宣遣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蕃殺
伯淵仲宣于流所又殺濤李淵軫南貴璘甫
淑卿梟首于市并籍伯淵仲宣濤軫家沒子
女為奴婢杖石璘承順曼殊殺貴希甫有差
配戍卒子淵仲淵廉得禧放歸田里天吉斃
獄中用輝伯淵之妻兄也嘗與伯淵爭田民

有隙瑩等以為必不與謀釋不問瑩之斷此
獄刑戮過重時人寃之

池湧奇

池湧奇忠州人恭愍朝累除三司右尹辛禰
初轉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賜
輸誠奮義功臣號出為全羅道都巡問使倭
寇長興府湧奇遣卓思清與戰于會寧縣擒
斬九人遷知密直司事又為全羅道元帥禰
責湧奇不能禦倭杖其都鎮撫尋進密直使

罷起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倭寇潘
南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
焚之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後以門下評
理為全羅道都元帥尋改本道都巡問使擊
倭斬八級以獻又與倭戰于應嶺驛力戰中
矢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擢門下贊成事賜中興功
臣錄券封忠義君教曰卿以英邁之資雄偉
之器常懷郭李之忠實兼關張之勇撫軍則

有拊循之效臨陣則有敵愾之功自玄陵賓
天茲猶用事耦昌父子實錄竊位濁亂紀綱
傷敗彝倫九廟震驚卿與侍中

李

太相

奮不顧身決義定策以子於王氏最

親俾承正統既墜之緒得以復續已絕之祀
得以血食其視平勃之安劉漢狄張之復李
唐爲有光焉嘗命有司崇爵以封祖考立閭
以圖形像嫡長襲忠義之號支庶蒙永世之
宥錫之土田兼及城獲尚慮功鉅賞微不足

勸後今賜卿銀錠馬匹絹帛俄判三司事

勸後今賜卿銀錠馬匹絹帛俄判三司事

初之獄起憲司以湧奇爲金宗衍黨効流三
陟井邑民王仲明子益富湧奇妻族也出入
湧奇家自謂忠宣王孽曾孫定陽君瑒知之
以告逮捕之大司憲金士衡等言地湧奇與
於功臣之列誠宜盡忠輔佐反以妻之將從
兄弟王益富爲忠宣王曾孫陰養於家不忠
其甚願殿下換益富收湧奇告身及功臣錄
其明其罪於是下司平府鞠之較益富與

言及及其族十三人幸僧神照素善湧奇
王曰援立之功專在湧奇王信之右湧
奇方只收告身功券郎舍陳義貴等又言
湧奇本系庸人寵遇既極顧乃懷莠挾詐
潛通宗衍反逆之謀以忠烈王賤妾之後王
益富謂之宗孫將欲倚賴顛覆非分情見事
白今只收職牒願斷以大義明正典刑王曰
湧奇雖莠詐不忠然已於祖真前盟以宥及
永世不忍加誅義貴等復上疏極論憲司又

言湧奇以王氏餘孽潛匿家中愛養尊奉中

言湧奇以王氏餘孽潛匿家中愛養尊奉中

興之初稍有有道之言俄下即位之後又不
首告安知乘時竊發哉以爲君而逞其不軌
之謀也王召鄭夢周趙浚議命杖百遠流籍
家產四年許外方從便尋卒于貶所子有容

河乙沚

河乙沚晉州人忠惠朝擢第一人及第恭愍
時爲江華萬戶倭舶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
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王責乙沚及漢陽

元帥不能禦並杖配烽卒幸禍初爲全羅
道元帥兼都安撫使乙沚無才行又有蓋蓋
之請賂權貴得仕閭寄士林鄙之乙沚捕倭
一艘賜賜衣酒時乙沚募軍於定額外又募
煙戶軍及別軍民頗失業體覆使郭璣運奏
之即罷新募二軍柳濤代乙沚爲元帥未至
乙沚輒歸晉州田莊倭賊二十餘艘乘間來
寇羅州焚其船又燒營舍民戶大肆剽掠
燬命繫致乙沚于巡衛府杖百流河東縣尋
釋之起爲雞林元帥初日本大內義弘謂其
先出於百濟以我爲宗國嘗欲禁諸島倭侵
擾我疆會本國使韓國柱如九州請禁賊義
弘遣麾下朴居士以其兵一百八十六人與
之偕謂國柱曰以我軍爲先鋒貴國師繼之
海賊不足平也至是倭寇羅林居士率兵與
戰乙沚逗遛不戰居士軍大敗得脫者僅五
十餘人

禹仁烈

禹仁烈丹陽人恭愍朝累遷判繕工寺事
禍時拜鷹揚軍上護軍出爲慶尚道元帥兼
合浦都巡問使倭入寇仁烈飛報偵卒言賊
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
要害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兵分軍
而戍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時江華之賊
逼近京都備禦不暇雖得此報罔知所爲倭
寇蔚州仁烈擊之斬九級又寇密陽仁烈與
戰敗績典客副令崔方雨等數人死賊至靈
山據險自固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進擊不
利又戰于栗浦斬賊將又斬十餘級獲馬六
餘匹我軍死傷亦多仁烈每戰獲賊馬兵
仗輒分與有功士卒爭死戰然賊倍於我故
不能敵請濟師禍遣我
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直
副使柳曼殊爲助戰元帥仁烈與賊戰于太
山新驛賊退仁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
弗郎松旨賊潰舟艦水中死者亦多我

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故州郡望若雲霓奉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我

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

太祖并日而行遇賊于智異山下相距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負身手叩其聲示無畏以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

集如媚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

太祖叱之又使

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

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我馬先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至馳觀其地勢即投劍用刃背打馬時日方中劍光

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擊餘賊殲焉未幾仁烈以病辭又出爲慶尚揚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與倭戰中矢力戰破之遣人獻捷稱賜酒及鞍馬尋知門下出爲慶尚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倭寇合浦仁烈與戰却之斬四級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禍又賜衣酒倭寇蕭州潰遁密陽慈仁彦陽等處仁烈與克廉河乙壯吳彦戰于蔚州斬

十級獲船七艘賊入蔚州刈禾爲糧侵及機張仁烈募兵夜戰于東萊斬七級又與克廉朴修敬彦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殺獲百四十餘人禍遣典理判書鄭南晉賜仁烈等諸將綢是戰也有韓加勿者力戰斬五級遂殺賊陣鄒堂賻其妻子米十五碩布百五十匹倭又寇班城縣登雄山頂樹柵自據仁烈與修敬彦合圍攻之斬三十四級進擊虜軍勸議恭讓即位金竹嶽起辭連仁烈臺諫疏論請

置極刑王不允但免官尋以仁烈為雞林府尹命趣之官仁烈曰臺諫交章劾臣請竄臣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自求貶黜是實其罪也臺諫交章論劾不已乃流清風郡又辭連罪初繫獄竟釋之自此以後入本朝

文達漢

文達漢平章事克謙六世孫也辛禍時授大護軍累遷同知密直司事賜推誠翊祚功臣號進知門下事轉評理出為楊廣慶尚道都

高麗書卷十四

中十三

體察使禍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士卒強弱其有逗遛不進者元帥則因以待命餘皆直斷時倭賊千餘人陷沃州保寧等縣遂入開泰寺據雞龍山達漢與王安德都興進攻之賊奔馬登山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仇站子浩敗死達漢又與安德興金斯革安慶朴壽年等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八級後禍如元中浦至一水渚水方漲莫測淺深禍躍馬欲濟達漢曰水之淺深未可知也

豈宜遽入俄有一人渡而射獸禍望見大怒曰若果水深彼人飛渡耶文評理其誑我乎即令達漢歸第禁其出入尋削職久之崔瑩使密直副使崔鄆白禍曰達漢以愚直忤旨在家鬱悵乞許出入禍許之瑩在政房復達漢職禍見達漢名曰曩者鄆使金實請宥達漢今已得免乎取筆勾去又削鄆實職遂下鄆實巡軍尋起達漢拜評理加賜推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陞贊成事憲司勅達漢憑籍外

高麗書卷十四

四十三

戚縱肆貪婪流合浦都堂乞置近地移鐵原尋拜三司右使恭讓即位臺諫交章以為達漢以李琳妹壻居中用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皆已流竄而達漢獨在輦下請收告身片黜乃流于外四年封順平君卒子繼宗孝宗

金湊

金湊樂安郡人登第恭愍朝累遷成均直講諫官鄭樞等上書論辛旽王怒下獄鞫之辭連湊杖流于鄉尋宥許從便拜祕書監丞辛

禍時除司憲執義累轉知申事遷密直提學
恭讓初進門下評理兼大司憲與同僚上書
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彼衆我寡戰於平原
曠野則勝敗存亡在於呼吸若堅壁固守則
雖四面圍之曠日持久而不能下庚寅以來
倭奴肆虐侵陵郡邑剽掠人民郡縣無城堡
難以固守望風奔潰使賊如入無人之境以

高麗書卷十四

四十四

致四十年生民之患自修築城堡之後倭寇
不能侵掠生民免於俘獲此目前之明效也
夫人之一身腹心爲重而肢體次之以一國
言之則都城腹心也郡縣肢體也肢體雖完
而腹心苟虛則受病無日矣今郡縣雖有城
郭而都城頽圯非所以爲社稷長遠之計也
乞於農隙集諸道丁夫更廣內城舊基修築
之王納之復上疏曰頃陳修城之策即賜俞
允然只仍羅城舊基陝隘太甚徒勞無益萬

有一朝不虞之變則王畿之民不知所止流
移四散必矣願命攸司因舊基廣之今者諸
郡民間殿下修城之令受國庫至京都者亦
多竊聞有遷放之議是則失信於民也乞督
攸司及期修築且停中外土木之役以專其
事王以役巨命待後年又言世子朝見之時
侍御僕從當用正人司僕副正邊伐介在僞
朝多行不義再被竄逐中興之後全軀足矣
又求爲內乘官從世子入朝請奪告身明正

高麗書卷十四

四十五

其罪命削內乘職又論漢陽府尹柳爰廷媒
子自娶以亂風俗之罪流之然湊亦不能齊
家妻女皆有醜聲自此以後入本朝

崔雲海

崔雲海字浩甫通川郡人父祿護軍有功於
高郵之戰恭愍王追念其功授雲海忠勇衛
散負累轉典工掄郎辛禡時出爲忠州兵馬
使斬倭六級獲兵仗以獻又爲順興榮州等
處助戰兵馬使兼慶尚道兵船都管領事屢

擊倭必捷遂除順興府使賜馬絲帛兵器遺之時倭賊據客館侵掠無虛日雲海日與戰獲牛馬財貨輒與士卒及州民又於一處聚境內人民作粥賑恤民不餓死咸稱慕之賊退超授典法判書倭寇原忠丹陽提川雲海為助戰都兵馬使屢戰獲首級以獻賜馬絲帛授忠州牧使倭寇全羅道移全州牧使尋拜密直副使賜忠勤佐命功臣號又為楊廣道廣州等處節制使兼判廣州牧事擊倭下

新昌走之雲海妻權氏性妬悍在廣州妬傷雲海面裂其衣折良弓拔劍刺馬擊犬斃又追雲海欲擊之雲海走免即去之然猶未嫁永興君環門下府牒憲司鞠之自此以後

入 本朝

祭

祭

李穡字穎叔贊成事穀之子生而聰慧異常讀書輒誦年十四中成均試已有聲穀仕元為中瑞司典簿瑞以朝官子輔國子監生寶在學三年穀在本國卒自元奔喪恭愍元年穡服中上葛曰草土臣穡言臣聞當國家無事之時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及國家有事之後匹夫之言重於太山臣以匹夫之賤冒進敢言狂妄之罪宜在不宥然涓埃之微高深所資芻蕘之言聖人所取儻蒙殿下曲賜採擇宗廟幸甚杜援幸甚臣聞經界之正井地之均治人之先務也洪惟我祖宗創垂之制持守之規無所不至四百餘年末流之弊豈盡無有而田制尤甚經界不正豪強兼井鵠之巢而鳩之居者皆是也有司雖以公文朱

筆先後定其貧主甲者有力乙便無理而况
公文朱筆又多魚目混珠者乎然此受田之
家皆王之臣陳力之餘所以代耕彼雖失之
此乃得之是猶楚人失弓楚人得弓猶之可
也至於民之所天者唯在於田數畝之田終
歲勤動父母妻子之養猶且未贍而收租者
已至若其田之主一則幸矣或有三四家者
或有七八家者苟力焉而相牟勢焉而相
孰肯讓哉以是供其租而不足則又稱貸而

卷之五十五

五

益之於何而養其父母於何而育其妻子民
之窮困職此之由詩不云乎哥矣富人哀此
惻獨屬下即位之初首以田制為務繼降宥
旨恭奉於此深謀遠慮出自聖心猗歟偉哉
愚以為羨魚不如結網膠柱何能調瑟不更
其法難去其弊乞以甲寅柱案為主參以公
文朱筆事奪者因而正之新墾者從而量之
稅新墾之地減濫賜之田則國入增正事奪
之田安耕種之民則人心悅人心之悅國入

之增為理之君而大欲也殿下何憚而不為
或曰富人之田難以亟奪積年之弊難以遽
革此則庸君所行非而望於殿下也若其施
為之方潤色之事輔相大臣必有運籌者矣
豈新進小生所能安議然其行與不行唯在
殿下誠與不誠耳近年倭寇侵疆至貽聖上
宵旰之憂世臣老德相與謀猷其所以處之
之方俱得其要然臣以父憂居濱海之地謀
於野者熟矣今之為計不過有二曰陸守曰

卷之五十五

五

海戰車不可濟川舟不可行陸人性亦猶是
也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
今夫平居之民不習水故足未蹈艖而精神
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相與枕藉乎舟
中之不暇欲其坐作進退以與敵人鬪勇難
矣臣以為陸守則發平居之民利其器械屯
其要害盛軍容謹烽火以眩倭人之目此則
按廉郡守足任之都巡問使何所用之折辱
守今糜費供億如是而已海戰之術則臣以

爲本國三邊控海島居之民無慮百萬方之
練之是其長技其人又不以耕桑爲事兩以
漁鹽爲利比因此賊離其居失其利怨之之
心比之陸居豈止十倍馳一騎奉條畫沿江
召募必其賞賚數千之衆一朝可得以其兩
長之技敵其所怨之人其有不勝者乎況殺
敵得賞不猶愈於魚鹽之利乎又以追捕使
領之常在船上則州郡得便盜賊可敗矣二
者禦寇之要道也蓋陸守而不海戰則彼以

我爲憫其來未可量也海戰而不陸守則彼
或出其不意而有害有不小矣故陸守所以
固我也海戰所以威彼也如此則不兩得乎
文武不可偏廢文經武緯天地之道也唐虞
三代遐哉邈乎且以兩漢言之高祖之興楚
角也有如蕭何者運籌而無汗馬之功此文
也有如韓信者分兵而有攻戰之勞此武也
先武中興之時投戈講藝思馬論道則其文
武並用經緯俱張而爲後世之不可及也由

是觀之雖當戰鬪之時不廢講論之道况當
昇平之時可忘戰守之備乎是以先王知其
然立官設職崇文重武未嘗舉此而遺彼焉
我國家熙洽漸磨加以東漸昇平百年民不
知兵萬戶之府係皇朝所立既是虛額諸衛
之職爲膏粱所占又且無軍以今准古雖曰
重武而無用武之實矣近以倭賊中外騷然
幾不上著又聞中原之民頗染賊腥尚賴皇
天眷顧我元之深意吾皇涵養生民之洪恩

今且宴安不至顛沛然居安思危則雖滿不
隘思慮預防何後難焉苟或因循一朝有緩
急將何以備之乎楚國失猿禍延林木城門
朱火焚及池魚其可安然坐視乎况我國東
有則本北有女真南通江浙之船止有朝天
之路西走燕山倭賊之來既已倉皇失措至
請甲兵仁新之賊萬一帆船而來女真之人
萬一南渡其騎則荷耒之民其遽爲干城之
卒歟若變起倉卒人皆踣躓無以衛社稷扶

君王矣每慮及此竊自寒心臣願設武舉之科令充諸衛之士試以武勇而習其藝賜以爵祿而作其氣國足精兵人樂爲用庶幾無他日噬臍之患矣昔賈誼當文帝無事之時大息痛哭况今薪火已然猶寢其上乎寧使微臣獲戾言之罪不使聖朝有無備之譏臣之願也孔子之道大以遠非臣所能贊揚古今崇奉廟學規模亦非臣之所能悉論國家內立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外薄州郡亦各有學規模宏遠節目綴密觀祖宗之意所以崇重儒道者深且切矣蓋國學乃風化之源人材是政教之本不有以培之其本未必固不有以濬之其源未必清古之帝王有令名於天下者亦致意於斯耳殿下以生知之資夙慕聖人之道痛學校之廢遂下修葺之令非惟吾儒之幸實生民之福也然其朋徒解散書舍傾頽有由然矣臣請言之古之學者將以作聖今之學者將以干祿誦詩讀書嗜

過深而繁華之戰已勝彫章琢句用心大過而誠正之功安在或變而之他誇其投筆或老而無成嘆其誤身其中英邁傑出爲儒之宗匠爲國之柱石者幾何人哉詩云愷悌君子何不作人作人之妙實在王化士流之樂如此則在上之人庸得辭其責乎又况登仕者不必及第及第者不必由國學孰肯棄捷徑而趨歧途哉朋徒解散書舍傾頽良以此夫臣伏乞明降條制外而鄉校內而學堂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摠而考之陞之成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者依例與官不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而求舉者其餘非國學生不得與試則肯之招不來者今則麾不去矣臣將見人才輩出殿下用之不竭矣佛氏入中國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漢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爲國佛利民庶參伍錯綜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兩宗爲利之窟川傍山曲無處非寺

不惟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
於遊食者每痛心焉佛大聖人也好惡必
與人同安知已逝之靈不恥其徒之如此也
哉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爲僧者亦與度牒而
無度牒者即充軍伍新創之寺並令撤去而
不撤者即罪守令廢使良民不盡見緇臣聞
殿下奉事之誠尤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
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竊惟佛者至聖
至公奉之極美不以爲喜待之甚薄不以爲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怒况其經中分明有說布施功德不及持經
聽政之餘怡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頓法無
而不可但爲上者人所則效虛費財所耗
竭防微杜漸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遠
之臣願於佛亦宜如此臣亦知逆鱗必至於
辟首但恐濫觴或至於滔天故冒萬死不惜
一言臣又復思惟盛衰相因理之必然我國
祚世幼冲陪臣執權紀綱失墜人思其治
殿下以聰明寬毅可以有爲之贊當亂撥已

於可以有爲之時宜渴於用賢矣求見京帛
交交宜急於聽政矣而未見庭燎斯斯賢能
豈盡登庸茲邪豈盡屏退未聞一政之行使
缺百姓之望如此而望其治成是猶却步而
圖前南轅而適燕臣甚爲殿下恥之易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修心之要出治之方
無過於此惟殿下留心焉二年擢魁科授肅
雍府丞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充書狀官如
元應舉明年赴廷試讀卷官叅知政事杜康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擢翰林承旨歐陽玄見穡對策大加稱賞遷
擢第二甲第二名勅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
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還國玉授
典理正郎藝文應教四年陞內書舍人又兼
元禮任翰林院權經歷五年以母老奔官奉
歸上書言時政八事其一罷政房復吏兵部
也王嘉納遂以穡爲吏部侍郎兼兵部郎
中以掌文武之選六年試國子祭酒遷右諫
大夫請行三年從之七年以言事忤

貴一時諫官皆左遷擬檣尚州其夜命以
爲樞密院右副承宣翰林學士請宰相曰李
穡才德出衆非他人比用舍不如此無以伏
人心自是參掌機密凡七年十年紅賊陷京
王南幸扈從錄功爲一等十一年王聽備護
寺僧言賜田會穡奉御寶印監試穡王遣宦
官命并印賜僧牌穡白曰此事宜議諸大臣
不可輕易王怒甚穡恐即印牌王怒穡未詳
命傳印榜知都僉議柳淑諫曰僧以非埋干

高麗卷之七

上

黷聖政穡爭之誠是殿下聽非理而罪爭臣
於理何王怒稍霽乃印榜穡上箋辭職曰臨
事徑情反激怒雷霆之下撫躬對影若難容
天地之間主不允十二年元授征東行中書
省儒學提舉本國授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
事賜端誠保理功臣號自是與國政雖在罷
閑有大政則必就問焉十四年穡書密直司
事十六年重營成均館以穡判開城府事穡
成均大同成增置上有擇經術之士金九容

鄭夢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
教官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
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相與論難忘倦於
是學者企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
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七年侍
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岩影殿之役王大怒下
濯等獄使穡鞠之王欲以事誅濯命穡制諭
衆文穡請濯罪名王曰久爲首相多行不義
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田二也公主之慶

高麗卷之七

下

三日闕祭三也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之例四
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穡曰此皆既往事也
近日濯等請寢影殿之役雖以四事歸罪國
人皆以爲止書之故且此四事皆非可殺之
罪願更思之王益怒趣益急穡伏俯曰臣寧
得罪安敢爲文以成其罪且上書之事非獨
濯領都僉議亦知之矣時宰耽爲領都僉議
方在王側不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以上
怒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李春富封御寶春富

僂伏不敢違詔曰宜令言者封之乃命穉孫
恐王益怒乃封之書曰臣穉謹封王曰以予
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求有德者事之我太
祖初豈王孫哉予避位矣乃移御定妃宮不
許進膳翼日曉欲解王怒啓王下穉獄使贊
成事李仁任知都僉議柳淵訊之坐以不從
王命穉曰臣自布衣謬蒙上知不有戰功不
經吏職但以文墨小才驟至宰相上恩深重
圖報無由嘗謂苟可以有益上德者不惜身

高麗書十五

十二

命力言之以報萬一今柳侍中在縷穉爲
問事官而敢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不濫殺
大臣也因泣曰穉之泣非爲見恤於獄官非
最望達於上聰又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
至上之名不美於天下後世也仁任等以聞
王遂感悟放濯等命穉曰沐浴而朝予將與
之言明日穉進謝王曰母嫌前怒宜更盡心
十八年改三司右使二十年拜政堂文學加
文忠保節贊化功臣號我

太祖爲知門下府事王謂近臣曰近日物議
何如對曰皆言國家得人王笑曰文武皆用
第一流以爲宰相誰敢議之王每召見穉及
李仁復必令左右洒掃焚香幸僧神照白王
曰君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爾何知此二
公道德非庸儒且穉學問舍肌膚而得骨髓
雖中國亦罕比焉敢慢哉尋丁母憂起復仍
舊職二十二年辭免封韓山君辛禡三年加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號穉以穉爲師傅

高麗書十五

十三

穉追父數志成大藏經禍聞之命知申事盧
嵩降者八年判三司事稱病不視事明年復
封韓山君尋復判三司事十年以病辭進封
韓山府院君

帝遣張溥周倬等來溥等至境問穉安否穉
以穉稱爲判三司事出迎誥命十一年上書
乞退禍不聽尋檢校門下侍中十二年知貢
舉以舊例享禍于花園禍以師傅敬重之親
執手引入欲對榻坐穉因辭禍親牽內廐馬

賜之命作詩稽書云聖主開興運恩惠荷異
恩科場命分桂甲食特羅尊當面山光滴臨
身日色溫經筵參小枝茂渥似乾坤是試稽
嚴立禁防舉子年未滿二十不許赴試判門
下府事曹敏修子赴試不中同知貢舉廉興
邦欲取之力請於稽稽不聽十三年禡修西
晉道塔命稽作記其略曰我太祖創業垂統
弘揚佛法以保子孫者非前世帝王之所能
及先王能體太祖之心歸崇三寶今殿下修
塔如此殿下之心上合於太祖又可知矣嗚
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將不在於今日乎識
者議其諂主佞佛一日稽稱病不出曰侍中
李成林生長矮屋及為宰相廣占田民一時
並起三第左使廢與邦亦以取歛為事誤國
家者必此二人也十四年我
太祖回軍欲擇立宗室曹敏修謀立昌以稽
為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稽稽亦欲立昌
乃曰當立肅王之子遂立昌昌起稽拜門下

侍中賜推忠保節同德贊化輔理號賜馬一
匹王太妃亦遣宦官饋酒果自恭慰薨
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稽
為相曰今國家有釁非王及執政親朝無以
辦之王勿不能行是老臣之責也即自請入
朝
太祖稱之曰慷慨哉是翁昌及國人皆以稽
老且病固止之稽曰臣以布衣位至極品常
欲以死報之今得死所矣設死道路以屍將
命焉得達國命哉
天子雖死猶生遂與李崇仁金士安如京師
賀正且請王官監國稽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乃有變
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我
太宗為書狀官及入朝道有一官人語稽曰
汝國崔營將精兵十萬
太宗語之易如捕蠅汝國之民

同極之德何以報之

帝素聞穡名引見數四禮待甚厚從容賜語曰汝在元朝為翰林應解漢語穡乃以漢語

遽對曰請親朝

帝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穡久不入朝語頗艱澁

帝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回至渤海與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颶風大作二客船皆沒我

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八皆驚懼

太宗神色自若穡還語人曰今

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我意

帝必問此事則

帝不之問

帝之府問官非我意也時論議之曰

大聖人度量俗儒可得而議乎時田制大壞

太祖與大司憲趙浚欲革私田都議議便司

議田制穡以為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

穡謁禍于黃驪府未幾乞解職舉李琳自代

昌以穡為判門下府事穡嘗與洪永通李茂

方等設白蓮會於南神寺佛者以穡藉口益

肆其說又久典文衡以其子種學再掌試種

學素不能文士林頗譏穡私其子昌將親朝

穡曰遼野寒甚宜早行既而昌母李氏憫昌

年幼言於都堂寢其行昌命穡琳及我

太祖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

段十匹馬一匹下教獎諭初崇仁副穡赴京

至是崇仁以買賣事被劾流竄穡不自安上

殿乞退昌不聽命中官賜酒慰諭穡不出昌

趣令視事又命贊成事禹仁烈賜酒于第穡

又上殿辭昌不聽蓋穡嘗愛崇仁文章其得

上殿意欲激之也穡遂歸長湍別業昌遣中

使李匡存問又遣知申事李行賜酒敦諭請

還穡不起恭讓即位穡自長湍還詣闕賀王

召入內下床而待乃曰平生閑遊不意今日

得此也願卿補之復以爲判門下府事王親
禪大廟告即位將事之夕有司請撤禍母神
主禱曰此事未保其終姑徐之左司議吳思
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判門下李穡事
我玄陵以儒宗位輔相及玄陵薨無嗣權臣
李仁任自欲擅權貪立幼主而穡助議立穡
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大將曹敏修以仁
任姻親欲立子昌以繼其邪謀問計於穡穡
亦嘗以昌爲心遂定議立之其子種學宣言
於外戚曰群臣議立宗室卒立世子吾父之
力也穡之回自京師也與李崇仁金士安等
相期謁穡於驪興而穡先期獨見其獨見之
際所言公歟私歟是未可知也及
天子有命曰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非三韓
世守之良謀忠臣義士識復立王氏以達
天子之命而賊臣逆安烈欲立奇功以要宣
賞與穡及穡舅李琳及金行鄭得厚等謀逆
卒禍以沮復立王氏之議若以爲既已十五

年委質爲臣而不可復有他心則何負於五
百年之王氏而忠於十五年之辛氏哉穡世
仕王氏受恭愍罔極之恩附仁任則立辛穡
而絕王氏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敏修黜穡而
立昌忠臣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
迎穡其在穡昌亦爲反側之臣矣然此不足
論也世爲王氏之臣諂附賊臣使王氏之宗
祀永絕其爲罪惡天地宗社之所不容也嗚
呼王莽篡漢成於張禹者非禹與其謀而効
其力也但以禹爲儒宗素有重望者而附於
莽則莽無所忌憚國人亦且信從而附於
莽者反爲罪人然不能自解於朱雲之請斬
不能自逃於後世之公論穡附穡昌爲國人
倡罪反有重於禹也且穡爲仁任所重保其
富貴而仁任與其黨堅味與非恣行貪欲鬻
官賣獄賄賂公行奪占田民怨積罪盈卒致
敗亡而穡不言其非爲穡帥傳屢受賞賜乳
與子弟成擢高科布列要職見穡肆其暴虐

殺戮無辜而穢不正其過見禍妄興師旅將犯上國之境以基東方無窮之禍而穢又不言之國家以私田瘠公家而害民生興辭訟而毀風俗議欲革之以正田法而穢為上相固執不可使其子種學揚言於人以倡巨室怨謗之端李琳貪墨辱劣國人所知穢又欲納交外戚以圖保全薦琳自代又以儒宗佞佛印成藏經舉國爭効惟恐不及以誤風俗使子弟言於人曰非吾父意追祖穀之志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是則陷父於異端而不之恤也又以奉昌朝見迎立辛禍之計未遂托李崇仁被劾歸于長湍觀望事變及殿下即位公然而來受判門下之職立於百官之上了無忤色曲學阿世飾詐釣名請下攸司輪穢父子及敏修之罪以戒後世為人臣而不忠者王命寵穢種學敏修告身患憂等復上疏論劾流穢于長湍種學于順天違糾正兩時勸敏修于昌寧時欲以敏修立昌之謀出於穢取辭敏修

不服曰立昌之罪予固獨當穢實無與焉累日逼之乃服二年憲司上疏請治穢敏修立昌又欲迎禍之罪諫官又上疏請下穢敏修于憲司嚴加鞫問置之極刑命削穢職與敏修徙遠地左常侍尹紹宗以穢門生不署名臺諫復請穢罪王遣思忠時及執義李臬鞫穢于長湍命之曰毋令穢驚動若不服當更稟旨穢果不服曰倡立辛昌非穢所知穢若妄言上天監臨請與敏修對辨思忠遣時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聞王命加拷訊時還宣旨使獄卒執杖立左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敏修昌寧獄辭穢曰回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穢宗親與子昌孰當時敏修以主將領兵還且與昌外祖李琳為族同心穢不敢違以禍立已父當立子昌為對無首穢擅立之語去年朝

京師到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國逐父立子天下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耶予應之曰崔瑩教王謀犯遼陽將軍曹敏

李

太祖

以為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趣之

不獲已回兵繫瑩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故

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里舊都

勝地怡養性情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仗

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昔何放之有及還謂

侍中

李

太祖

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

興遠地迎置近地可免放活之名但此語而

高麗史卷十五

二十二

已固無迎立之議恩忠等取辭乃還稽嘗語

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以為元

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

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

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造難易絕矣此

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稽按立率

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臺諫再論稽致

修罪不報交章復論遷移稽于咸昌臺諫又

稽琳王欲與宰相議知申事李行曰臺諫

之論安知非功臣意耶寺書疏尾曰依中以

稽為座主今右代言趙仁沃代署名臺諫劾

行黨附座主專事蒙蔽又劾仁沃侵官王不

得已皆罷之我

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為臺諫論列非臣

等所知人以此歸咎臣等禍昌之黨疾臣等

造言與謗臣等請避位弭謗以保性命遂皆

杜門大司憲成石璘聞之亦上書辭職臺諫

論執愈堅王素未信李稽謀亂且禹洪壽謝

高麗史卷十五

二十三

馬成範之父故怒臺諫彈劾不已不進膳臺

諫伏閣請命王曰職事皆已流竄勿更論

請王以功臣等不視事命諱理裴克廉署事

都堂大提學安宗源在使權仲和等由王曰

都堂庶事至繁如兩侍中未可一日無也速

令九功臣就職王曰卿等其圖之對曰古者

一相辟職都堂皆改批今亦宜改九功臣批

令出視事王從之九功臣詣闕拜謝王召入

內殿賜酒慰之乃出視事臺諫以言不聽辭

皆左遷爲守令流行于清州王昉趙胖逃自京師白王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君尹彞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

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王瑤爲主瑤非宗室乃

李侍中姻親也瑤與

爲不可即將李穡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

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殺害

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

桂陳之瑞慶補李仁敏等遠流其在貶宰相

等潛遣我等來告

天子仍請親王動天下兵來討乃出彞初所

記穡敏修等姓名以示之胖與彞等對辨曰

本國事大以誠安有是乎因問彞曰爾以至

封君頗知我乎彞愕然失色禮部官曰

天子聖明亦知其趣矣爾速還國語王及宰

相將彞書內人等鞠問來報於是臺諫相繼

上疏請鞠彞初之黨留中不下會宗衍逃還

下玄寶仲和補夏仁桂有麟于巡軍大獄逮

起今臺省刑曹雜治之先鞠有麟峻急辭連

崔公祐崔七夕曹彥趙瓊公義韓成金忠安

桂郭璇鄭丹鳳朴義龍等并下獄初有麟從

第思康素無行嘗爲僞犯賊亡入

高麗書卷十五 二十四

高麗書卷十五 二十五

上國改名彞有麟家臣丁夫介從胖赴

京師知而不言及還先往有麟家言其狀有

麟在獄憂憤不食而死梟首于市籍其家因

夫介逮繫穡琳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

生等子清州獄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

朴經右司議李穡等佐郎申孝昌田時與

楊廣道都觀察使柳珣鞠之虎等在清州鞠

諸囚皆不服忽雷兩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

門直街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

殆盡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故老謂自有州

以來未有水灾如此其甚者王以水灾下教

釋之仍安置咸昌尋宥穡許從便三年宥府

後治穠種學不從憲府復論穠罪王勉從之流于咸昌諫官又論種學流遠地俄許京外從便穠上書謝曰臣以不才幸遇殿下入繼正統即於初政叨受判門下事滿溢是懼愈增兢惕未浹旬日遽被彈劾連章累牘請置穠刑闕歲三改益峻不衰臣之性命在於朝夕苟非殿下好生之德與天同功臣豈能得至今日以沐聖上作解之澤哉臣聞命之日急於謝恩即離貶所踰嶺而北蒙犯風雪

高麗史卷十五 二十

忠驥之閒宿疾發動難於跋涉致此淹留未得遲造闕庭伏望憐臣哀憊求示好生之德王覽書即命驛召穠及崇仁種學穠還京謁我

太祖于私第

太祖驚喜迎之上座跪進酒請穠立飲穠不讓入皆非之穠歎而罷主問之曰此二公曠昔之情好也王嘗謂左右曰向者省憲數上疏請誅穠子以爲穠嘗事玄陵言事忤旨雖

怒甚猶待以禮又爲僞朝奉使 大明帝寵待優渥召侍便殿屢賜宴慰天下想望其爲人以玄陵之睿鑑

皇帝之威靈禮貌如彼况如寡人其敢害之居數日穠與崇仁種學詣闕謝恩召入內殿賜酒慰之命還告身復封韓山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四年宴群臣于壽昌宮穠醉發聲大笑侍近大護軍金鼎卿止之穠惶恐趨出鄭夢周柳曼殊等醉輒喧呼是日稍戢蓋

高麗史卷十五 二十七

懲於李恬使酒得罪也誅夢周鞠諫官金震陽等辭連穠種學種善流種學種善于外王使謂穠曰卿之二子得罪於朝卿其去矣兩江之外惟卿所適穠慨然曰臣顧無田宅果安歸乎遂貶衿川尋徙驪興入

本朝封韓山伯卒年六十九賜祭賻禮葬之謚文靖穠天資明敏博覽群書爲詩文操筆即書略無凝滯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學者皆仰慕穠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

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角不治生產雖至屢空不以爲意然志節不固無大建白學問不純崇信佛法爲世所譏有牧隱集五十卷行于世子種德種學種善種德官至同知密直司事種學發書密直司事

禹玄寶

禹玄寶字原功丹陽郡人父吉生赤城君玄寶恭愍朝登第補春秋檢閱累遷執義拜左司議大夫時正言尹紹宗草疏將請去金與

高麗書十五 二十八

慶斬金師素罷影殿役玄寶知之託以紹宗曠職劾去之與同僚金允升徐鉤衡崔積善盧嵩等上疏曰事貴變通言要切時不通乎變事難有成不切於時多言何補臣等承乏言責未有一言能副聖慮敢不罄竭衷懷思有以補聖德之萬一國家自庚寅年以來倭賊爲寇連兵追捕未能擒制近年以來狂暴尤甚殺害將帥擄掠人民沿海州郡遠近騷然至於再犯京畿無所畏忌將來之患固難

測量將相大臣恬不爲意制禦之方未有成算如或群賊乘間突至將何以處之凡事預定則有備無患倉卒則智者難謀願殿下謀及宰相謀及將帥謀及朝臣問以計策豈無方略可施者乎早定規畫毋失事機議者以謂賊善舟楫不可以水戰若造船艦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以陸攻其勢明甚且攘賊禁暴本欲爲民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贖大患於國乎今東西江並置防守賊泛海

高麗書十五 二十九

揚而來我軍臨岸拱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如水何哉宜作舟艦嚴備器仗順流長驅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倘得勢便擒捷掃蕩亦可必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况戰者危事一勝一負存亡關焉不可不慎國家素無預備民不知戰一旦有變搶攘顛倒方始驅衆以充卒伍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戰烏乎有成雖孫吳爲將亦無能爲矣宜預先將帥蒐卒鍊兵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能

鼓目慣旌旗皆以戰爭不爲驚駭之事則
遇勦敵皆能敢鬪豈有狼狽失次者乎用兵
之道專在於將良將之才自古爲難宜擇子
弟有器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常加教閱
訓練精銳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何難得而
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古有兵書取人之科
即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
言足食食如不足兵雖衆將焉用哉國家用
兵已多年矣未有蓄積以備不虞况今兩澤

高麗書百十五

三十一

愆期豐歉難知宜廣儲侍以瞻軍食人事動
於下天變應於上天人相與之際休咎之微
不可誣矣邇來乾文示警地道興悵非一而
再安得不謂之異乎古者有以祥而致災以
災而反祥者在人主戒謹與否耳願殿下益
加修省以弭天變殿下臨御以來勵精圖理
屢下德音頒示條令其於愛國愛民慮甚遠
也法悉備也然而理効無著教化未孚其故
無他但有司者以爲文具備舊弊耳願取丙

申以後累降條畫申勅有司舉行無遺便民
之道不出乎此王下都評議使司然竟不行
辛禍初授密直代言陞提學轉同知司事兼
大司憲禍乳媼張氏將祭松岳禍使宦者鄭
儒鳳言於玄寶曰今禁酒令嚴乳媼欲祭松
岳何如玄寶曰酒祀神之物若受司醢帖則
可矣進政堂文學仍兼大司憲久之拜門下
贊成事提調政房改三司左使尋復爲贊成
事賜純忠翊戴佐理功臣號我

高麗書百十五

三十一

太祖回軍禍削諸將職以玄寶爲右侍中纔
數日而罷封丹陽府院君恭讓即位金竹獄
起辭連玄寶郎舍上疏請置極刑不報復上
疏請正典刑籍沒家產又不允郎舍伏閣待
命王以玄寶於侍辭證不相干只免官郎舍
更疏請不聽尋判三司事達繫繫初獄以定
異得免憲府言不可輕赦又不聽大司憲金
士衡等上疏言罪涉葬初者已皆違竄而唯
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慶楠等留在京城不宜

罪同罰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允翼日又請皆不報於是士衡與執義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以言不聽辭職不允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王下都堂都堂請從刑憲之請王不得已流于遠地尋有許從便憲司上書請李穡罪而不及玄寶糾正朴子良等相與譏議時玄寶子洪得為執義赴衙子良等不庭迎大司憲金湊言子良等不迎

高麗書十五

三十三

執義又譏憲官為曠職以下陵長請罪之下子良等于巡軍鞠之子良曰沮王氏議立昌者穡也謀迎禍欲使王氏不立者玄寶也二人之罪同一律也本府論穡而不論玄寶其以子洪得為執義也洪得論穡罪是即論其父也與同列論父之黨而不即辭去是不宥其父也其父謀絕王氏知而不諫是不有五氏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也何以迎為頃者命省憲刑曹議玄寶等罪乃以罪疑惟輕論然

謀迎禍以絕王氏巡舉初於上圖將害本國罪之大者省憲刑曹不能糾治反從輕論故曰曠職為尸柳曼殊曰兩司論玄寶等罪密封以聞若等何由知之子良曰聞諸糾正安升慶乃曰升慶鞠之升慶曰前此詣鄭道傳第問曰聞公上書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具言書中之事子聞之遂不迎洪得又見道傳問曰近者省憲刑曹論禍昌彛初之黨具密封以聞見乎道傳曰若等以禍昌彛初之

高麗書十五

三十三

黨為大惡然其事已矣吾所聞止此爾於是執子良升慶配水軍改洪得為典校令省憲刑曹上疏劾流道傳于奉化縣臺省交章論玄寶罪請削職遠流疏再上王以其孫成範為駙馬故皆留中召臺諫曰玄寶罪狀雖或明白子必赦之况罪狀未明會被流放又在赦前其勿復論臺諫退上疏又請不允知中事成石瑤代言柳廷顯等曰事關大體不可不聽王仰而思之臺諫復面請王勉從之命

去書田今有司強請卿罪卿宜歸罪案處乃
沈鐵原尋甯之封丹山府院君鄭夢周誅鞠
諫官金震陽等辭連玄寶王以成範故釋不
問都評議司執玄寶與其子知密直洪壽典
醫副今洪審判事洪康上護軍洪得禮曹正
郎洪命及宗室南平君和壽廷君珪寧原君
琦益山君敘福原君詔順寧君聯保寧君福
門下贊成事安翊判開城府事金南得密直
使崔乙義前清州節制使王承貴前密直副
使韓興知由事安瑗左代言卿廷顯右代言
評應判事朴興澤前延安府使安俊內府令
申元弼兵曹掾郎崔咸宦官姜仁富流遠地
使經歷張至和白王曰玄寶等屬干罪犯過
蒙寬宥猶不改心乃更謀亂禍繼起迫未及
上聞將玄寶等分曉于外臣等聞亂臣賊子
人得而誅之數兩先發後聞反上疏曰賞罰
人主建大綱也賞罰不明則善惡混淆紀綱
紊亂而危亡隨之伏見高宗寶洪壽父子本

以邪媚之行依阿取容竊位苟祿但知其家
不知有國無一念及於生民無一言及於公
道頃在偽朝黨於林康廣行賄賂占奪民田
免於戊辰之誅幸也而玄寶則參於金行得
厚之謀洪壽則與於近立辛禍之議屢被彈
劾窺免已罪陰遣孀初造飾大言訴於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謀害本國此實萬世
不赦之罪近年以來臺省抗疏論罪者數矣
但賴殿下寬慈幸蒙原免誠宜改行易慮以
報聖恩顧乃深銜向之論已者擬欲報仇朋
比夢周援引私昵諂佞之徒布列攸司又與
宗親等無時聚謀誣陷忠良擾亂國家罪不
容誅臣等備貲相府以社稷大計不可坐視
而不言故於前月特罪魁玄寶及其子洪壽
等五人黨與南平君和壽二十人已嘗逆斥
于外而罪惡實盈未厭衆心伏望明正其罪
籍沒家產以明國家罰惡之典王命流玄寶
于維林皆削職遠流憲府上疏曰殿下即位

以來變故相仍朝廷不睦此無他賞罰不明
恩義不分之致然也禹玄寶素無節義阿世
取容位至宰相洪壽姦回諂媚一無可稱實
緣戚里寵待優渥並宜恭謹守職以補王室
也既與安烈逆謀又與夢周陰謀構亂所犯
屢著罪在難宥恃殿下數宥之恩忽社稷安
危之計曾無戒懼日益驕矜謀去忠臣惟事
報復遂使中外相疑臣隣不輯竊為殿下痛
甚法者國家之大柄不可以私撓也今都評
議使司上疏論列而殿下屈法寬貸以缺衆
心伏望殿下計以社稷斷以大義明正其罪
垂戒萬世郎舍亦上疏請一依都堂所請皆
不報憲府復上疏曰天祐聖神以復王宣而
殿下勵精圖理幾至昇平實三韓萬世之幸
也而禹玄寶父子前日所犯皆圖國體法不
當宥賴上寬仁懷金恤命而乃懷報復之心
目肆姦邪之計朋比夢周連結宗親陰圖構
亂貽患國家是誠宗社之罪人恐殿下不得

而私之姦愈殿下即位以來禍亂相繼迄今
不解無非此人之為也雖昭文帝之親舅也
一犯法而文帝不小服貸以存漢法楊妃玄
宗之寵姬也一有變而玄宗割愛正法以安
衆心豈不得已也願殿下深思熟慮斷以大
義求絕禍階郎舍金子粹等言禹玄寶構變
生事之罪在而不赦輔臣憲臣上章請罪而
殿下不以大義處之務從寬典是愛克厥威
流於姑息而大有乖於從諫之美意也願明
示威斷一依前日所奏以快衆心王命永不
敘臺諫復交章請罪留中不下伏閣力爭王
曰玄寶父子罪雖重予本惡殺不忍加誅且
予既從臺諫之言已遠流矣臺諫宜亦從予
言毋強言也臺諫又言廢陽等獄辭云洪壽
洪富指喉上疏請明正其罪於是更流洪壽
洪富遠地永不敘玄寶入本朝封丹陽伯
卒年六十八賴朝三日賜賻致祭官庀葬事
忠靖

李崇仁

李崇仁字子安京山府人恭愍朝登第授肅
雍府丞累遷長興庫使兼進德博士本國選
文士應舉

京師崇仁爲首選以年未二十五不遣歷禮
儀散郎藝文應教門下舍人辛禡時除典理
摠郎與金九容鄭道傳等請却北元使坐流
削職尋釋之起拜成均司成轉右司議大夫
與同僚上疏曰從諫人君之美德故書曰惟

高麗書十五

三十人

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殿下春秋鼎盛國
家多故正當勵精求理之時也近日憲司請
開書筵即賜俞允群臣喜慶以爲聖學日進
當日與老成大臣講論治道終始惟一不可
怠忽先王克謹天戒不敢違寧故詩曰敬天
之德無敢戲豫敬天之濟無敢馳驅又曰無
曰萬萬在上目監在茲竊聞近日書筵上
言乾文有變是夫仁愛殿下而謹告也宜
膳徹樂恐懼修實上以奉上天仁愛之心下

以慰群臣願望之情守今民之司命苟非其

人民受其害民之憔悴莫甚此時乞令兩府
臺諫六曹各舉所知舉非其人罪及舉主近
來遷代大速雖得其人未見其效頃做三載
考績之法備三年方許迺代今按廉殿最以
聞如有政績尤著者不次擢用與師勳衆必
有其弊故遣將帥宜有節制國家已於各道
置三元帥一道之任宜專委三元帥近來一
有小寇三元帥外別遣諸元帥諸兵馬使非

高麗書十五

三十九

應委任不專率無成功往返之聞民受其苦
乞自今本道之任專委三元帥聽其成敗以
明賞罰仍乞各道元帥休六道都巡察使軍
目統率本道軍官毋得奪占以毀紛擾設官
分職各有攸當故先王置內侍府以待中官
是爲今典不可改也乞復置此官將中官之
小心謹慎者隨品轉用毋與朝官設險守國
先主之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近來海
寇大熾侵至畿甸中外城郭頽圯不修民無

所據沅移莫禁盜益深入乞內自都城外至
沿邊州郡各令有司以時修築務要堅固使
民安業且有功而賞人必相勸無功而賞人
必不服國家土田之賜本以待有功近來冒
受賜牌占田太多者有之乞令有司根究推
刷其不盡與南幸興王癸卯三等功者收其
田雖在三等之例其所占過其數者收其贏
數以充軍須功臣之號除有功外亦宜重惜
近因倭寇諸道貢賦大半未納百官之俸歲

高皇帝十五年

四十一

減一歲崇敬府尚瑞寺及興福崇福典寶三
都監已無所職但聚庫祿乞皆革罷近來官
將真添相雜其謝牒但有堂後署而無印信
恐後日必有假濫乞東班則典理司西班則
軍簿司印信署給尋拜密直提學與政堂文
學鄭夢周纂寶錄崇仁夢周會權門燕飲不
勤編摩時議識之轉同知司事以李仁任姻
族杖流通州召還簽書密直司事與李穡金
士安如京師賀正還拜藝文館提學辛昌

時與朴天祥河崙等辨求與君環真偽坐誣
憲司請置極刑崇仁逃獄卒反接崇仁子次
若索之鞭背流血過梨峴適遇我
太祖獄卒匿次若路傍家次若大呼曰願
今公活我

太祖驚問之謂獄卒曰豈可責子索父耶即
命釋之今從者一人歸次若于家乃與侍中
李琳白昌曰即位之初宣布寬仁請宥天祥
等且崇仁侍講書筵啓沃有日乞今供職於

高皇帝十五年

四十二

是流天祥等子遠地崇仁乃出赴書通應司
劾之崇仁辭不允諫官具成伍吳思惠南在
沈仁鳳李堂等上疏劾崇仁曰傳曰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此天下古今之常典
也苟為臣子而不孝不敬罪莫大焉臣等竊
惟崇仁性稟姦貪言行邪僻才無經國慮不
及遠但以文墨求藝出身監名久居樞要往
者仁任用事既為黨比堅味盜國又為腹心
頃張威福恣行不法父母之喪未滿三年不

得掌試國家之制也而崇仁為散常侍嘗
母憂求為監試試官而不可以朝服試之故
以常侍高官降求上獲軍以掌其試且母死
纔踰百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是不孝也比
來上國以群兒貪饕絕我國矣而群兒伏誅
聖上中興侍中李穡以天下名望力疾入朝
而崇仁從行不改本心身親買賣有同商賈
以視我侍中之行而使中國之人唾我三韓
士大夫之面雖詩成七步口誦堯舜之言會

大家之不若真所謂小人儒也豈可以為侍
讀而置諸左右乎至于近日肆其姦謀誣陷
宗親欲敗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而情見辭
窮違命隱匿殿下以待讀之故命敵勿問又
降宣麻優禮侍之而崇仁不知天地包容之
恩遲留旬月不即進謝其無上毀禮之意甚
矣其為不敬孰大於此敗常亂俗帝王所不
有願今憲司案罪痛理遠竄四裔以懲不孝
不敬與夫辱國之罪以正人倫以勵士節昌

下其疏于憲司今究問是夜憲司使臺卒守
崇仁家崇仁穴牆逃獲之上疏劾流京山府
又劾前秘書監朴敦之嘗蒸妻母今又從李
穡入朝親自買賣并流遠州敦之即啓陽也
與崇仁素善故及簽書密直司事權近上疏
論救崇仁曰近日臺省論執崇仁罪狀殿下
優容復其爵位而論者愈堅指為不忠不孝
殿下重違諫憲擯黜崇仁以示至公然有君
如殿下之明有臣如崇仁之賢而反以大惡

得罪以累聖明甚可惜也不得不辨夫謂崇
仁為不孝者以其母歿三年之內為試官也
然當是時其父元具既老且病命在朝夕恤
恤然欲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
重崇仁之才憫元具之志俾掌監試若崇仁
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欲免
其身後之謗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故雖
內不自安而黽勉就職是雖有過孔子所謂
觀過知仁者也誠是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

不孝也今之仕者或有父母俱歿三年之內
冒干口傳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
刑人殺人不以爲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歿
爲誰榮乎爲自己也爲父忍母猶爲不孝爲
自己忘父母得爲真孝乎況我國人能行三
年喪者萬或有一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奪
其情若罪崇仁必求能行三年喪者用之則
是奔爲得一臣恐殿下不能得人而用之也
不察崇仁愛父之情累以不孝之名豈不甚

高麗書卷十五 四十五

可惜乎夫謂崇仁爲不忠者以其推辨求興
真偽之事既稟上命宜即自詣遷延不進以
至隱避也然崇仁大臣永興真偽之辨言語
之小失也以國家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誠
問之而已又况前日憲司上書以爲大臣犯
法不使就吏戮辱殿下然之定爲判格故崇
仁恃國家之舊法信殿下之判旨不即就辨
及至憲司發怒推致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
判旨之不足信勢窮事迫至於隱避是雖怯

弱亦由處之失道使之驚懼非是崇仁心懷
不忠敢拒上命也其涉求興真偽之事蓋其
天性慈祥篤愛朋友適與可興輩比隣相從
得聞其言非是崇仁誕妄偏爲此言也及復
爵位不即進謝者誠畏憲司亦非不敬上命
也若夫奉使中國身親買賣之事其致謗有
由焉指揮姓陳者其妻即崇仁妻之宗族也
因往其家經過市巷又欲遊觀行于道上有
與崇仁不協者因爲此言以誣毀之聽者不

高麗書卷十五 四十五

察以爲實然若果買賣以辱國家則臣之泰
便適在崇仁使還之後當得聞之臣在中國
未嘗一聞崇仁買賣辱命之事不審議者其
足未嘗躡中國之境其耳何得聞此事乎謗
者果能賢於崇仁者乎徒信謗者之言而不
信崇仁之行又何偏也惟我國家臣事
大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仁之手恭愍得
證上王襲嗣皆崇仁文章之力也得免歲貢
金銀馬布亦崇仁之力也

皇帝屢稱文章之美謂我國有人物者亦是崇仁之功也崇仁文章簡潔高古閱世誕生中國罕有國家詞命不可不使此人掌之也議者不此之察反信小人陰毀之言敢以太惡加之豈不甚可惜乎親親尊賢二者爲天下國家之大經也殿下親重宗室欲雪其恥特命所司以明末興真偽之由親親之道可謂得矣崇仁久爲侍講之官殿下所受教之臣也縱有疑謗不爲辦理即命放黜尊賢之

高麗書卷十五 四十六

道有未至焉臣竊爲殿下惜之也亦宜爲之特命所司推明其謗自出之由謗者果能不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崇仁行貨必不能神轉而鬼輸用車幾兩數匹其車果皆崇仁之貨乎其馬果倍他人之例乎一一推明謗者真無一毫之買車馬崇仁之貨焉倍他人之例然復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萬世稱殿下之公矣若謗者亦有販買之物其車非盡崇仁之貨其馬非倍他人之例則

謗者真誣陷君子之小人宜正謗者誣陷之罪以雪賢臣受屈之辱則尊賢之道亦得而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議者又以爲崇仁讀書通理素有重名難同其他無知之人所犯雖小宜置極刑又何不思之甚也不識義理無補國家者有所犯則以爲不足數恒容而保之能通文章有益邦家者小有疑則以爲不可赦必推而陷之則是後進之士皆欲爲苟免無恥之人誰肯苦心極力窮經通理得

高麗書卷十五 四十七

虛名而取實禍乎其毀人心術墮士風而誤後學也甚矣自古有議賢議能議功之法賢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後以末減所以使人人皆勉於賢能也今之議者反重賢能之罪是沮後人爲善之志也假使崇仁誠爲有罪若議文章之功特加赦宥後進之士皆勉於爲學矣况今崇仁之罪如臣所陳皆有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都評議使門下府司憲司推諉謗者明其曲直以雪其

取以爲其賢以尊師儒以勸後學公道幸甚
孔子皆大聖也周公未免於有過孔
子不免於被毀微孟子之辨則匡章未免爲
不孝無同舍之歸則不疑未免爲盜金古之
賢臣不幸被謗亦多有之願殿下不以被謗
而輕崇仁也殿下若以臣言爲可舉而施之
以爲不可宜付有司以正臣朋比罔上之罪
臣等欲與崇仁同被重責雖死無恨不欲坐
見崇仁以誣得罪而貪位畏威苟容緘默也

高麗書卷十五 四十九

大司憲趙浚時起復故以父母俱歿三年內
踐華要坐府司等語爲已發也深銜之崇仁
雖有才然行已則所失固多近之論救亦不
可謂至公近嘗言穡之入朝也士安僉從商
人白巨麻多費金銀以行崇仁令減其數巨
麻恨之構虛事昌下近書于都評議使司令
議使司移門下府門下府牒憲府問崇仁伴
行通事宋希正希正云崇仁賁白金守麻布
入市買彩段十六匹絹二十餘匹永祿五

色絲五六斤又鞠私隸白仁者亦如希正言
諫官上疏論近曰臣等上疏論崇仁罪殿下
命憲司鞠之崇仁逃匿簽書密直權近上疏
極言崇仁無罪且揚其賢請鞠論崇仁者臣
等不得不辦乞賜垂察惟我先王上法三代
以立喪制及國家多故權從唐宋之制奪情
起復然其起之也甚謹必使體部奉旨牒中
書中書牒諫院諫院牒憲司憲司復牒體部
督起視事故名卿大儒固有不得已而起復

高麗書卷十五 四十九

者蓋急於用人才非所以榮其人也以宗
廟大事正至設御與夫八關燃燈凡諸朝會
則不與焉此國家成法也雖頑愚之人至於
吉禮皆曰吾父母三年之內不敢與焉况冠
帶而掌國試乎崇仁讀書登第盜名一世斬
焉在衰絰之中諂附林廉求爲常侍而處華
省又掌國試夫常侍諫官也不可以公然毀
禮故降求上護軍爲監試試官以吉服入文
宣王廟坐明倫堂啗肉自若揚揚然榮耀於

人以禽獸之行導三韓後學之輩臣等誠恐以不正之學累殿下惟新之理故不得不追論之也權近反以其掌試爲孝父是欺殿下而毀人倫也近非不知崇仁之犯法毀禮爲有罪而臣等之論劾爲有理也但阿私所好飾詐文非蒙蔽上聰欲害所司耳且崇仁誣陷宗親詐窮獄成乃逃殿下以侍讀之故命赦之臣等再論其罪而又逃其爲不敬孰大於此而近反謂之賢以臣等爲誣陷君子請

高麗書十五

五十一

加推鞠是欲使諫官杜口而闕殿下拒諫之漸也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其賈貴之事一行宋希正及白仁等明白納辭而近黨比崇仁欲害所司敢以妄言欺圖上聰其罪莫甚乞下憲司收其職牒與希正白仁等對鞠以正其罪下都評議使司議之鄭舍復上疏曰崇仁誣陷宗親欲毀人之大倫其罪一也母喪三年之內吉服掌試啗肉自若以毀風俗其罪二也奉使上國身親買賣與市人爭利失

使臣之節其罪三也所司法官奉王命辨宗親真偽而逆命逃匿其罪四也所司劾奏殿下赦勿問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不即進謝其罪四也崇仁之罪如此而權近朋比飾詐欲以掩庇謀害所司其罪有甚於崇仁罔不在赦不宜付相府而更議也且案罪定法非宰相之事也乞下憲司收其職牒明正其罪昌命勿鞠奪告身流牛峯縣起居舍人孟思誠以嘗受業於近不署名於疏恭讓時諫官

高麗書十五

五十一

論崇仁與河嶠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穢姦計以督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禍以絕王氏之血食從流他郡尋初獄起逮繫清州以水災免未幾許從便召還給告身除知密直司事同知春秋館事又以鄭夢周黨削職還流尋卒崇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猶每欺貴曰此乎文章求之中國世不多得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辭誠切中原士大夫觀其書述亦莫不歎服有陶隱

集行于世子次點次若次驚次參

列傳卷第二十八

沈德符字得之

五十一

一

列傳卷第二十九

高麗史一百一十

卷

沈德符

沈德符字得之寧海府青島縣人父龍吏曹正郎德符忠肅末蔭補司醢直長同正恭愍朝累遷判衛尉寺事辛禍初除右常侍陞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商議會議都監事出為西海道元帥進知密直司事賜推職賜贊功

沈德符字得之

一

臣號尋判司事轉知門下事復為西海道元帥與羅世等擊倭于鎮浦獻捷禍厚加賞賜久之拜贊成事時遣使如京師獻歲貢命德符檢方物于平壤府禁私挾金銀者押物禹堅犯令斬以徇又出為東北面上元帥遇倭賊于北青咸州之境要外平斬先鋒五十級倭又寇咸州德符與戰敗績倭百五十艘又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殺虜人民始盡德符與知密直吳徵密

直副使安柱青州上萬戶黃希碩大護軍鄭承可等與戰于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先遁唯德符突陳獨入中槊而墮賊欲復刺麾下劉訶郎哈馳入射之遂連斃三人奪賊馬以授德符轉戰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賊勢益熾我

太祖詣往擊之至咸州部署諸將營中有松在七十步許

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

汝等觀之即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日直指賊所屯鬼兒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隅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

李太祖碑礮螺也

太祖率上護軍李豆蘭散貧高呂判衛尉事趙英珪安宗儉韓那海金天崔景李玄景河石柱李柔全世韓恩友李都景等百餘騎按轡徐行過其間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爲

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爲一屯

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馬久之將上馬百步許有枯槎

太祖連射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服

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即

李太祖萬戶也汝其速降否則悔無及矣賊

曾對曰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

太祖曰當因其怠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英珪等引致之賊先鋒數百追來

太祖陽北自爲殿退入伏中遂回兵親射賊

二十餘人皆應弦而斃與豆蘭宗儉等馳擊之伏兵又起於是

太祖身先士卒單騎衝突賊後所向披靡出

而復入者數四手斃賊無算所射洞徹重甲

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賊徒奔潰官軍乘之呼聲動天地僵尸蔽野塞川無一人得脫

者是戰也女真軍乘勝縱殺太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入千

佛山亦盡擒之禍攻遼德符以西京都元帥行從我

太祖回軍辛昌立拜判三司事我

太祖與德符池湧奇鄭夢周傑長壽成石璠

趙俊朴歲鄭道傳議曰禍昌本非王氏不可

奉宗祀又有

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真奉定妃教放昌于江

華迎立定昌府院君瑤是為恭讓王即位之

父王壻姜淮李父普入謂王曰諸將相立殿

下者兵欲圖免已禍非為王氏也殿下慎勿

親信愚所以自保王壻成範侍側聞之告

其母尹氏尹氏從兄紹宗聞之以告九功臣

九功臣言於王曰殿下即位讒言遽入臣

等惶懼無已殿下若信讒言即罪臣等若以

臣等黜偽姓復立王氏為有功於宗社請罪

護人使上下無間焉王顧左右默然九功臣

俯伏良久而退尋賜忠勤亮節翊贊佐命功

臣號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判

評議使司事吏曹尚瑞司事領孝思觀事

八衛上護軍領經筵事封青城郡忠義伯賜

中興功臣錄券教曰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

者勸之以賞若稽古典自有成規卿秉心忠

勤飭躬廣簡用舍隨時安危注意適時通變

善應兵機人用樂從惟其所令乃能諭群帥

於危疑之際回大軍於險阻之中而使權姦

摧沮狂謀

中國復修舊好尹承順回自

京師

帝責本國以君位絕祀雖假王氏以異姓為

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守門下侍中

李太師與卿共謀相與徇義忘身坐定大議

天命所在人心亦隨朝市不驚兵革不用異

姓之禍不日而除邦國之基既傾而再平王

氏之祀已絕而復續在肯平勃之安劉漢狄

張之復李唐雖時異而勢殊諒忠貞而氣合

功在社稷澤及生民余惟仰成嘉乃丕績

上卿而極備恩數告祖廟而指誓山河立閣
圖形鑄碑頌德宗加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
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銀一錠馬一匹
卿其求肩乃心以輔予德王將幸長湍觀戰
艦臺諫上疏諫止之王遣人問德符曰今日
之舉將如何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止
也王決意將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奏
曰臺諫之言不可拒王勉從之又下教錄回
軍功賜田西京千戶尹龜澤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與侍中沈德符判三司池湧
奇等謀將害

侍中判繕工事趙裕又謂子曰沈侍中令其
鎮撫前密直副使曹彥郭璇前判書金兆府
前判事魏種張翼與裕等勒麾下兵將害

侍中我

太祖以其言密告德符裕德符族姪且麾下
鎮無也德符怒下裕獄語在宗衍傳
太祖曰王曰臣與德符同心奉國本無猜貳

趙裕之事必虛妄請勿勒令我二臣終始保
金玉將釋之德符聞之大驚泣請曰裕辭遽
於屈今若不問則臣之不與謀何以辭之請
與裕對鞠王召德符入德符不顧而出步至
巡軍自請繫獄王命知申事閔開召之德符
乃進謝王命釋裕憲府上疏請將裕龜澤對
置王命評理朴歲同臺諫鞠治裕初不服歲
欲先拷訊龜澤執義柳廷顯曰先鞠告者何
義也歲變色默然乃拷訊裕裕服絞殺籍其

家憲府又劾德符遂囚彥璇兆府種翼于獄
皆杖百逮流罷德符又流湧奇等臺諫交章
曰德符爲國首相乃今趙裕金兆府等姦兇
之輩掌其兵權以致禍萌欲掩裕罪輕自就
獄取笑於人又不從判旨累日擁兵不放無
人相疑忌禍不可測願殿下寬之遠方以絕
國人之疑以杜禍亂之萌連日伏閣固請乃
沈德符子兔山明年起封青城郡忠義伯復

拜侍中從世子如京師諫官以德符獲罪未
上疏止之不聽加賜安杜功臣號後與守
侍中裴克廉等上疏請罷諸道觀察使復按
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罷新
定監務諸驛丞諸道儒學教授官資贍楮貨
庫人物推辦都監東西運所水站及戶口
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鄉社里長等法又諸司
有受票事皆直報都堂勿隸六曹尋辭職改
判門下府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李琳

李琳固城縣人父嶠監察大夫琳恭愍朝累
官密直副使辛禍時陞判司事禍納琳女冊
爲謹妃封琳爲鐵城府院君琳母李氏爲三
韓國大夫人妻洪氏爲卞韓國大夫人琳好
佛嘗欲往慶尚道四佛山寺禍以國舅不可
輕出止之華藏寺僧覺然自稱得道雖達官
亦惑之婦女全集醜聲流聞憲司鞠之素敬
信者皆惜之琳尤痛立門外大叫曰此僧有

何罪耶辛昌時拜門下侍中命劔履上殿特
拜不名琳乞解職不聽恭讓即位金佇邊安
烈之獄起辭連琳及子貴生流遠地遣執義
南在等鞠之諫官尹紹宗等上疏曰今見慶
尚道都觀察使金湊執義南在判事孫興宗
獻納咸傳霖等同鞠李貴生獄詞云去歲十
月禹仁烈先到邊安烈家貴生隨父琳繼至
安烈謂琳曰令李乙珍李庚道郭忠輔等害
侍中

李琳然後仁烈與王安德禹洪壽等往驪
興迎辛禍計已定矣仁烈不言微笑其情固
當鞠問貴生之言明白與臣等前所論奏金
佇之言如出一口仁烈安德洪壽等黨於安
烈欲立下禍絕我王氏之罪天地所不容祖
宗所不宥而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殿
下既不私安烈而誅之仁烈等三人尚未就
誅反側之禍甚可畏也請將仁烈安德洪壽
明正典刑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懲萬世亂

觀之黨疏上留中不下臺諫交章上疏曰伏

宣諭聖旨高麗國中為陪臣者忠逆混淆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二韓世守之良謀此則

皇帝以剛明果斷之資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明睿所照知我外國之事如見肺腑肝其天下之人稱明見萬里者信矣其懷諸侯繼絕世之義亦至矣今侍中

李舊諱素蘊忠義常腐心於偽朝而不敢發及辛禍狂妄日甚遂有攻遼之舉崔瑩主之侍中

李舊諱力沮不得行至鴨江舉義回軍退禍

黜瑩而議立宗親主將曹敏修以李仁任李

琳之親謀於李穡立嗣子昌則

李舊諱之忠憤益切矣及見

宣諭之語慨然有反正之志出萬死計倡大義定大策奉殿下而復正統宗廟得以血食

等以為此

天子所謂忠也仁任欲專政固寵詐以辛曉之子禍為玄陵所御宮人所出而立之以其族弟李琳之女妻之其後曹敏修李穡共立子昌遷安烈李琳李貴生鄭地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又謀害侍中

李舊諱欲絕我王氏之祀幸賴宗社之靈兇謀不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豈惟侍中

李舊諱不得免禍王氏宗親亦無遺類而殿

下之大事去矣臣等以為此

天子所謂逆也安烈雖伏誅而其餘逆黨未正鉄鑕故臣等上疏請罪殿下不唯不允反

加褒獎書再上而又不下忠逆混淆大為中興初政之累也古今人主優柔不斷以致禍

亂者甚多臣等大為殿下惜之臣等所言此為社稷殿下所重未知何事殿下儻宥此輩

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私窺殿下也又恐天子謂忠逆混淆亦如前日也伏望殿下斷

以公義將李琳貴生鄭地仁烈安德洪壽元
庠乙珍庾道等明正其罪則忠逆分辨朝廷
清明亂臣賊子知所戒矣不報臺諫復疏曰
法者天下古今所公共非一人所得而私也
是故顧理之君有罪者雖至親必罰有功者
雖仇怨必賞周之管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
周公而見誅漢之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
謀霍光而赤族是皆以公滅私為國不顧家
者也假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王昭帝則周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漢歷年之久亦未可期唐之張柬之等五人
忠義社稷之臣也中宗以其推戴之力入紹
正統灼知武三思之罪逆而牽於私意優柔
不斷卒使忠義功臣束之等五王皆不得保
其首領尋亦不自免此以私滅公知有家而
不知有國者也千載之下惜中宗之不斷恨
五王之失計也我玄陵初政之羨殿下所親
見也及其末年遠忠直近儉邪而賞罰失當
遂使功臣無一得全卒致十六年異姓之禍

今

天子剛明果斷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以一
驛示之故後輩親王之疑以謝天下
天子之尊而不得赦其子者誠以法者非一
人之所得私也戊辰回軍之後諸將議立王
氏尊敏修以主將沮眾議謀於李璡李琳而
立昌李璡既與敏修李琳共謀立昌又謀迎
禍此二人者世為王氏之臣而又為大將大
儒宜其首倡大義以圖興復顧乃沮眾議而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立異姓則其為祖宗之罪人三韓之世讎而
謀逆之罪明甚矣權近費
天子復立王氏洛中路私拆預知密旨不付
都堂先示李琳則其欺
天子負王氏黨附異姓陰謀不軌得罪於祖
宗亦大矣李琳李貴生李乙珍鄭地禹仁烈
李庾道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與逆賊邊安
烈謀害社稷大臣以迎辛禍凡謀殺大臣者
尚且不宥况擁立異姓使我列聖之靈永不

血食者乎倘使逆謀得遂則殿下何以成中興之業祖宗何以享孝孫之祀然則此逆黨者非列聖子孫所共戴天非王氏臣子所共立於三韓之地土者也願殿下為三韓社稷慮為萬世子孫計斷以大義明正其罪王召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臺諫所論敏修權近既已罪之卿等宜諭臺諫更不論執遂徙琳于鐵原橋于咸昌地于橫川貴生于固城流仁烈

于清風杖乙珍庚道謂安德洪壽有功率但聞安烈言皆原之臺諫復請曰罪莫大於反逆天下萬世所不可赦者也遂安烈潛圖不軌欲殺大臣迎辛禡以逞其欲臣等上疏請鞠其黨殿下命申孝昌朴為生鞠李乙珍乙珍云李琳李貴生鄭地李庚道元庠實與其謀又命臺省巡軍鞠之貴生明言謀逆之狀問李琳則亦與貴生同而殿下皆有之或反殺之或止救之速竄者或徙近邑或有削爵

而置近境者或有不削爵者等為逆黨而之不同有如是夫大失刑政之公矣將見紀綱不振讒佞日盛先逆得志爭臣杜口忠良觖望而危亂將至中興之大業瓦解矣琳貴生與逆魁安烈潛圖不軌其狀已著禹仁烈與琳貴生往安烈第其同謀之狀明矣安烈欲使仁烈王安德禹洪壽迎辛禡人固多矣而必使三人迎禡則其與謀也必矣仁烈素無節行阿附仁任安德黃緣軍功並至將相殿

元庠與謀之狀乙珍已明言之亦豈可不辨而遽捨之乎願殿下深慮萬世子孫之計明正其罪以副三韓臣庶之望命配琳貴生敏修穉仁烈地近乙珍庠道安德洪壽庠等于外諫官再上疏力爭不聽臺諫復交章曰向者邊安烈畜憤於革私田及至禮部咨文之來欲盡滅王氏以固辛氏乃與李琳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李貴生等潛謀不執以李乙珍李庠道為刺客欲害忠良以謀亂國家

若其計得行則王氏之中興其可望乎今反加逆黨以官職而寵異之是勸萬世大逆不軌之黨也侍中

李太祖才兼將相心在社稷隣敵畏其威中原慕其名國之存亡實繫是人若非是入殿下何以成中興之大業太祖列聖三十一代在天之靈何以享殿下之孝祀乎今若不去逆黨漸使得志則臣等恐社稷之忠臣必為唐室之五王未免逆黨之中傷矣奈何殿下

以姻婭之故曲法赦之乎乞明正典刑以戒後來不聽臺諫復上疏曰大逆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不赦故仲尼作春秋而誅亂討賊必先誅未發之禍心况其已著之大逆乎殿下既為太祖之神孫則安烈之黨殿下之世讎也國人明知其罪而殿下宥之則殿下亦祖宗之罪人矣奈何以姻婭之故聽信讒言宥此逆黨遂使檢邪之輩得志於內忠義之臣解體於外乎凡謀逆者先植黨與而後

敢於為惡未知殿下以謂安烈無黨與而獨謀乎伏願殿下割恩正法明置琳等典刑又不允驛初獄起繫琳清州尋以水灾免應司又言不可輕赦不聽尋宥琳及貴生郎舍許應等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以李琳華仁裕王興申雅等常在偽朝憑恃女寵毀法亂紀悉皆流竄尋蒙恩宥完聚京都無所懲戒請下憲司屏諸遠方王從之流琳于忠州仁裕豐州興清州雅全州琳病死貶丙子貴生茂

生

王康

王康宗室疏屬恭應二十年應舉中會試康於儕輩年最少王召見謂曰判官曹崇禮進士閔安仁老成儒者尚未中第況此少者乎必假手也使寫會試策題不克王怒停殿試命自今年未十五歲者毋得赴試踰數月覆試賜同進士第補成均直學累遷江寧府丞辛禍立授典理惣郎遷成均祭酒尋為西北

面安撫使安集郡縣流離人物恭讓朝拜判典農寺事出為楊廣全羅慶尚道水軍體察使兼防禦鹽鐵使尋轉禮曹判書陞密直副使兼楊廣全羅慶尚道水軍都體察使鹽鐵漕轉招討營田繕城事教曰國家中遭否運偽主昏淫權臣貪暴紀綱大壞加以倭寇陸梁州郡凋瘵漕轉不通倉庾虛竭撥亂之後思得才能以革舊弊堂臣薦卿以任海道不數年間果有成效簡鍊戎兵而島吏遠遁

糧餉而國用不竭予嘉乃功今委以三道都體察使以摠水陸之事其軍吏有功者具名以聞予將擢用奉朔以上申請科罪三品以下聽卿專斷康屢運三道軍須稅貢都堂必設宴勞之康以利國為己任務盡魚鹽之利錢貨之入鉅萬計國家賴之康侵牟海道民多怨咨時謂康為聚斂之臣康獻議曰楊廣道泰安瑞州之境有炭浦從南流至興仁橋百八十餘里倉浦自北流至尊堤城下七

十里二浦閒古有浚渠處深鑿者十餘里其未鑿者不過七里若畢鑿使海水流通則每歲漕運不涉安興梁四百餘里之險請始役於七月終於八月於是發丁夫浚之石在水底且海潮往來隨鑿隨塞未易施功事竟無成康嘗舉前牧使呂稱為副使將代已任人以劉晏之徒目之

朴歲

朴歲密陽人初補弓達亦辛禡時為金海府

仁擊倭于黃山江斬二十九級賊投江死者亦衆又倭賊五十艘至金海南浦榜示後來賊曰吾輩乘風利汧黃山江直衝密城歲偵知之設伏兩岸將舟師三十艘以待之賊見榜一艘先入江口伏發歲亦突至逆擊賊狼狽自刃投水死殆盡時江州元帥裴克廉又與倭戰賊魁霸家臺萬戶著大鐵兜鍪至手足皆甲今步卒翼左右躍馬而前馬旋潭而止我軍迎擊斬之報至褒賞歲克廉甚厚後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為慶尚道都巡問使斬倭十四級禍攻遼東以元帥行從伐

太祖二年復為慶尚道都巡問使與安東元帥崔鄴擊倭于尚州中牟縣破之賜弓矢絲段又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又以戰艦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及傍岸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父朴子安等繼至搜本國被虜男女百餘人以還辛昌下教獎諭曰我朝昇平日久武備稍弛肆致島倭恣為

寇掠迄今四紀擾我三陸國家唯務守禦將帥尚稽徂征而卿發憤于懷仗義而往凌不測之鯨波覆積年之蟻穴室廬船艦盡為燬燼俘虜人民得還鄉閭足以雪國家之恥足以復臣民之讎捷報初來予心寔喜今遣門下評理徐鈞衡賜卿衣領鞍馬銀錠等物歲上箋謝時人以為歲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尋改都節制使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後以判慈惠府事從我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知門下府事封忠義君賜功臣錄券及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五端敕曰卿以寬弘之度豁達之資逢時展才委身軼掌其處事之敏衛上之忠玄陵稱之四為守令三鎮南服寇戢民安蔚有聲績才超耿賈之儔勇在關張之右城于州而金湯之利始驗劍其船而海道之警悉除載惟對馬之役有光辛巳之征

天子貴立異姓為王卿與守門下侍中

宋大引首倡大義推戴寡躬以安邦家之
以定君臣之分肅乃丕續曰篤不忘追崇祖
考之號仍加世宥之恩錫之土田副以臧獲
卿其膺此異數益勵忠誠金宗行之獄起辭
連歲流豐州尋錄回軍功賜錄券及田自此
以後入本朝

李豆蘭

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女直金牌千戶阿
羅不花之子襲世職為千戶恭愍時豆蘭遣

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州事

我

太祖屬麾下幸禍時遼瀋草賊四十餘騎侵
掠端州豆蘭與端州上萬戶陸麗青州上萬
戶黃希碩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
六人餘皆遁胡拔都來寇端州副萬戶金同
不花內應盡以貨財故後陽被執麗希碩等
累戰皆敗時豆蘭以母喪在青州
太祖使人召謂之曰國家事急子不可持服

在家其脫衰從我豆蘭乃脫衰拜哭告天佩
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平豆蘭為前
鋒先與戰大敗而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者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
黑牝馬橫陣待之意輕

太祖留其士卒拔劍挺身馳出

太祖亦單騎拔劍馳進揮劍相擊兩皆閃過
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馬

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即

又射其馬洞貫馬倒而墜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之我軍亦
至

太祖縱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時判書
金世德妻尹氏寡居數年有穢行其母以嫁
前洪州牧使徐義纔數日尹氏惡義而出之
憲司劾之遣卒守其家李仁任等受尹氏厚
賂謀欲寢之謂豆蘭屢立邊功以尹氏妻之
拜禮儀判書又從

太祖大敗倭賊于咸州免兒洞賜宣力伊命功臣號拜密直副使攻遼之舉從

太祖回軍尋商議同知密直司事會議都監事辛昌立授知司事恭讓即位錄回軍功賜錄券上田進密直使與張思吉擊倭于西海道進知門下府事判都評議使同事自此以後入本朝

南閩江寧縣人性豪邁無檢束自幼好奇計

辛禍時補社稷壇直時倭寇大熾三陟郡城小且危國家難其守閭自薦知郡事既到郡賊猝至閭率十餘騎開門突擊之賊敗走召授司僕正禍攻遼從我

太祖至威化島與趙仁沃等獻回軍之議且密謀拒戴以

太祖嚴謹不敢發言既還密白

太宗太宗戒以勿言轉三司右尹監門衛上護軍恭讓朝拜鷹揚軍上護軍兼軍判書

錄回軍功賜上田錄券陞開城尹遷密直副使上書曰從諫如流入君之德責難於君臣子之恭昔高宗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之君臣更相勉勵如此後之人君可不鑑哉近殿下坐正殿進百官以天之譴告與夫八事之弊自責下教求言然其直言極諫者非一而優游不斷臣恐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昔賈誼上書以爲有痛哭者一流涕者二

長不患者三夫以文帝之時內外晏然紀綱備舉誼之言尚爾矧當今日可言者多矣臣以庸劣荷殿下之重恩受殿下之厚祿凡所見聞不以上達是不忠也故以數語不避群邪切齒陰中之禍敢冒聽聽自甲寅以來忠臣義士常腐心於僞姓而不敢發辛禍之狂妄日熾遂有戊辰政遼之舉諸將仗義回軍退辛禍而黜崔瑩議立宗室之賢主將曹敏修不顧萬世之法力沮衆議謀於一大儒立

耦子昌則忠臣義士之憤益深切矣及見尹承順擁近黃米

聖旨曰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雖假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計也廷九功臣慨然有拔亂反正之志出有死無生之計倡大義定大策而推戴殿下為恭愍王後以奉王氏之祀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啓迪之也逆臣邊安烈因權近之私并預知密旨黨附外戚反欲迎耦永絕王氏幾使

高麗書卷之六 二十七

聖天子存亡繼絕之恩不得行其為逆謀實金仲鄭得厚所明言官吏國人所共聞故臺諫文章論劾而安烈伏辜餘黨免於鈇鑕國人靡不缺望向使安烈之計得行則殿下之大事去矣金宗衍潛結奸黨同惡相濟以圖不軌令尹彛李初流言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之兵遂啓

聖天子疑我之心罪莫大於此者而使臣王昉趙胖之還辭證明白何置而不問乎使臣

鄭道傳韓尚質等欽奉

宣諭聖旨曰高麗有多小地方也有賢的也有愚的自要小見識使那小人來則其為不軌之迹明矣始謀之黨見矣誠宜命有司推鞫其狀明示重典問于

天子可也而罪同罰異或誅或免何哉向使宗衍之黨之計得行而

天子不得明見萬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趙裕之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有杖之者

高麗書卷之六 二十七

或有誅之者或有召還京師慰而安之者是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黨之計遂行則忠義社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軍之際池湧奇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於王益富之事也然則湧奇之扶擁益富而潛圖之迹甚明矣殿下殺益富而赤其族活湧奇而全其首領則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死也為有罪則湧奇之生也何幸歟湧奇之生也為無罪則益富之族奚罪歟向使湧奇

之計得行則殿下之享國未必保也大逆不忠之黨皇天后土之所不容三韓臣子所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烏得而私之管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假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昭則周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殿下不以王法爲念牽於姑息之仁臺諫論劾而反見斥逐群邪保全而反見任用是勸不忠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也然

則其於皇天眷命殿下之意何其於

天子復立王氏之意何其於祖宗扶佑殿下之念何其於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臣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故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臣之所言公則請將安烈宗衍趙裕之黨與夫湧奇等即下憲司明正其罪布告中外以快人神之憤以懲亂賊之徒可也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公於萬世臣何惜一朝之命不顧萬世之法乎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寧得罪

於殿下冀不獲罪於祖宗也又念君子陽類磊磊落落無所回互用之則升其國於明昌而衆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小人陰類唯唯諾諾變亂是非用之則降其國於昏暗而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不節此必然之理也伏惟殿下親君子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亂理從容談笑涵養德性無言不聽靡事不舉非法不道非禮勿行絕宦官遠小人斥異端存天理而

滅人欲則可以共新於理化可以仰答於天心天災消地道寧貴窮明禮樂興陰陽和而風雨時天命益新人心益附隣國益慕之矣願殿下深思之熟慮之遺傳以罪配羅州閹力不能救且自上書後怨譴旁興王亦忌之故稱疾自免諫官金震陽等劾論削職流遠地尋召拜同知密道司事時右侍中裴克廉等奉王大妃教將廢王事既定乃白我太祖太祖怒曰廢之而將立誰耶閹對曰我

等必得明主願勿憂王王將出閭曉曰
禹玄寶父子謀迎辛禍又黨於金宗衍欲危
杜稷於是大臣省憲以宗杜大計請罪玄寶
父子以烟煙之故優游不問會未知五百
年三韓之業在禹氏之生也昔商王太甲
欲敗度縱敗禮伊尹放之桐宮既而太甲處
仁遷義伊尹迎太甲復紹成湯之業今上若
能遷善改過則不待朝夕而復矣王曰予本
不欲君爾等也而群臣強立之且予不敏未
諳事機豈無忤群下之情乎因泣下曰禹氏
於我爲仇讎矣遂行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二十九

列傳卷第三十

高麗史一百十七

著

鄭夢周

鄭夢周字達可知奏事顯明之後母李氏有
娠夢抱蘭盆忽墮驚寤而生因名夢蘭生而
秀異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年至九歲母
夢黑龍升園中梨樹驚覺出視乃夢蘭也
因改夢龍既冠改今名恭愍九年應舉連魁
三場遂擢第一人十一年選補義文檢閱十
三年從我
太祖擊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農寺丞時
喪制素弛士大夫皆百日即吉夢周於父母
喪獨廬墓哀禮俱盡命旌表其間十六年以
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時經書至東方者唯
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
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昭合諸儒尤
加嘆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豎說

無非當理推為東方理學之祖十七年轉成
均司藝三十年改大常少卿俄遷成均司成
二十一年以書狀從洪師範如京師買平蜀
還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溺死乃生割轄
溺死其子有纓什二夢周演死乃生割轄
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與冊取還厚加恩恤遣還卒禍元年拜
右尚書大夫移成均大司成初

皇明肇興夢周力請于朝首先歸附至是恭

愍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恟不敢通使

朝廷夢周又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辭
奏使

上國釋然無憾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
是始遣使告哀且辨釋金義時北元遣使
賜詔權臣李仁任池爾欲復事元議迎其使
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曰為天下國家者
必先定大計大計未定則人心疑貳人心之
疑百事之禍也愈番東方僻在海外自我太

祀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
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遷

大明龍興奄有四海我上昇王灼知天命奉
表稱臣

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貢相望者六年于茲
矣今上即位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
路擅殺叛入北元與元氏遺孽謀納降三既
殺天使又背其君惡逆甚矣誠宜正名其罪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之然後已也

國家不睦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湑奉
貢北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遠衛三
人張子溫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遠衛
公然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
臣禮接境上乃曰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
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冀得一飽以延須臾
之命名為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
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
其詔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

又何赦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與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方爲臣子者其可忍乎又況

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若與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乎其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廟堂之上若不能言者其故不難知也蓋以前日群小之

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責詰實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絕上國安師琦情見自刎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快衆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變伏惟殿下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吳季南張子溫并金義帶行之人送至京師則曖昧之罪不難自明乃約與完遼衛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遣種欽迹遠遁而國家之福無窮期矣池李深忌之貶流彥

二年許任便居住時倭寇充斥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國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霸家臺說和親其主將拘囚興儒幾餓死僅得生還三年權臣曠前事舉務局報聘于霸家臺請禁賊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繼使坐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與九州御度使所遣周孟仁偕來且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

掠倭人久稱慕不已後聞夢周卒莫不嗟惋至有齋僧薦福者夢周憫倭賊奴我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力勸諸相各出私貲若干且爲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得俘歸四年拜右散騎常侍歷典工禮儀典法版圖判書六年從我太祖擊倭雲峯還拜密直提學明年簽書司事十年拜政堂文學本國與朝廷多灑

帝怒將加罪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示
如約杖流使臣法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
遠地至是常遣使賀

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及乃擬遣密直副使
陳平仲平仲以職事十口賂林堅味遂辭
疾堅味即舉慶周福召面諭曰邇來我國見
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
平仲疾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父之命水火尚不避况朝天乎然我國去南
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
聖節纔六旬脫候風旬決則餘日僅五十此
臣恨也禍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
晨夜倍道及節日進表

帝覽表畫日曰爾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
日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
乎夢周悉陳其時舩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勅禮部優禮

以送遂放還尚載等十一年同知貢舉取士
故事每試一場輒考較出榜初場不合格者
不得入中場終場亦如之懿妃弟盧龜山童
騃無學中場不入格禍大怒欲罷試李成林
廉興邦等詣龜山父英壽第請使龜山赴終
場英壽辭以不可獨入於是并試不合格者
十數人竟取龜山德昌府行首文允慶本宦
官李匡從者竊書其友策慶周黜之知貢舉
廉國寶乃取之崔瑩戲語人曰前月監試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士尹就奔寒士取昏童致天大電盡殺我
今東堂學士復致何等天變耶十二年如
京師請冠服又請蠲免歲貢慶周奉對詳明
得除五年貢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選
禍喜甚賜衣帶鞍馬拜門下評理明年請解
職封永原君與河嶺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
建議革胡服襲華制十四年拜三司左使率
昌元年改為藝文館大提學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門下贊成事周則都

議使司事戶曹尚瑞司事進賢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領書雲觀事
封益陽郡忠義君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號
教曰撥亂反正誠社稷之忠臣崇德報功實
國家之令典惟卿天人之學王佐之才射策
而連捷魁科廬墓而克伸孝志惟根本培植
於內者確乎不拔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
有文先王任用而俾掌絲綸後生景慕而如
仰山斗倡鳴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講論
惟精深得聖賢之奧教誨不倦蔚有人材之
興德望由是而益崇聲名以之而大振
聖明勃興之伊始國家歸附之最先慎簡臣
僚舉充書狀航滄海而乃往因颶風之所飄
僅脫萬死以旋歸優荷九重之眷顧迨玄陵
賓天之後當金義奔胡之初有權臣執狐疑
之心謂庶官憚駿奔之役莫肯遣使於上國
將欲嫁禍於生靈卿與鄭道傳等力言以為
邇來變故之相仍盡具事情而申達苟獲罪

於天子難延祚於邦家故有使介之行以明臣
子之分顧東方之寧謐繇卿革之謨猷厥後
胡使之來書辭不順當時郊廷之議大小皆
然率李膺伯英之議而許仁任池齋
之革未得見公之南有數年往還日本
者經歲由小邦之緩致
天朝詰責之公步危疑人心洶懼跋履山
川親瞻天日始通王觀之途終減歲貢之額
惟自昔周愆事大之禮肆至今克有保民之
休粵自甲寅以至己巳不幸有禍昌僭竊之
禍居常懷狄張興復之忠天實臨於爾心事
竟成於有志洪武二十二年十月門下評理
尹承順等回自
京師欽奉
聖旨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
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十五日
卿等定策

天子之命稟太妃之言推戴寡躬俾承正統
續十六年既絕之祀延千萬世無疆之休於
是盤頓紀綱修明禮樂正田法而息半訟太
冗官而舉賢良廊廟施為實堯君舜民之志
經筵啓沃皆伊訓說命之言奇材允協於股
肱盛烈難忘於帶礪苟無褒崇之異數何以
勸勵於將來是用立閣圖形勒碑紀績追贈
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以祿
獲仍賜白金五十兩廐馬一匹於戲予惟襲

艱大之業思免厥愆益輸弼亮之誠以求
終譽王御經筵夢周廷言曰儒者之道皆日
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
泰之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
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
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
空寂滅為崇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聚
英為師故夢周講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為
初獄起臺諫論其黨甚力夢周請因封

代大赦臺諫猶論執不已王下都察院夢周
以為罪狀不白今又經赦不宜復論刑曹劾
夢周右彛初黨夢周再上牋辭皆不允召夢
周宴慰之尋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
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
殿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
陽郡忠義伯三年王謂經筵官曰今人知中
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可乎夢周對曰近
代史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

官依通鑑綱目舊撰以備實覽王納之即命
李穡李崇仁等修實錄不果行成均博士金
貂上書毀佛王怒欲極以死罪兵曹注鄧鄧
擢上疏曰竊聞金貂排斥異端極言不諱上
以其破毀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竊為殿下
惜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所願先
王成憲者不過三綱五常而佛氏皆背之非
貂毀先王成典乃殿下自毀之也願赦貂任
直之罪代言等畏王怒不敢啟夢周與同列

上疏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
於信近日殿下教求言曰言之者無罪於
是人皆抗疏極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
真所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貢等亦
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謹觸犯天威
在朝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為斥誅佛氏儒
者之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况以殿下寬
大之量叢爾狂生在所優容乞霽寬恩一覽
原宥示信國人王從之報等得免又疏曰貴

十二

罰國之大典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
千萬人懼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得其中而服
一國之人心也自殿下踐祚以來省憲法司
交章舉劾以為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
子昌者某人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議於行在
所為內應者某人於諸將承
天子之命以辛禍父子為非王氏議復王氏
之時謀迎辛禍永絕王氏者某人送葬初於
上國請親王勳天下兵者某人陰養先王孽

不諱不執者章疏屢上雖勞聖慮之勤
今未見明旨必於其間有罪者尚蒙矜宥
素者未能昭雪其於公道似乎兩失是以言
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以謂宜令省憲法司
共議其罪將連涉人等撤詞文案更加詳覆
其人罪在不宥宜置之法某人情在可赦宜
從輕其某人無罪被誣宜令解擢獄章既上
殿下聖明門召宰輔臣僚親臨案牘復無完
物悉從加以罪黜施以肆筵則人心服而公

十三

道行矣從之於是省憲刑曹論列五罪司
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曾敏修等猶也與
於金宗衍之議為內應者朴可興池湧奇等
茂寧縣丞李彬尹師德陳乙瑞等送下沃李
仲益陳元瑞金執李龜植也但湧奇嚴茂熙
啓彬師德乙瑞元瑞沃仲益等皆不問流貶
又無供辭情在可疑然湧奇嚴名在功臣之
列位至將相宜盡心輔佐而多罪正自使宗
衍有所依賴欲遂其謀其情難測較龜

雖有供辭辭不分明情亦可疑謀迎幸禍永
絕王氏有違安烈李乙珍李庚道元庠李貴
生鄭地再言實再洪壽王安德為仁烈及繼
烈也大違安烈雖無供辭既已伏誅然不
難產與國賊望乙珍與安烈同謀擾亂國家
供辭明白今據乙珍之辭則庚道之與謀亦
無疑矣且以安烈腹心為其都鑑撫豈有安
烈語事而庚道不知者乎宜與乙珍同處
門庠貴生知情不首且據李琳父子供辭則
洪壽等涉禍而無供辭其情可疑以難
供辭觀之地之無事誠証明矣以計義龍供
辭觀之則難之謀迎幸禍固可罪也玄寶安
德仁烈無罪等已皆免職分配于外皆無供
辭故問其時問事巡軍官帝云玄寶等之與
謀金竹已明言矣然不以其時與侍對辨又
無供辭情在可疑而仁烈則以套官坐巡軍
不明取竹之供辭安德則都屯中敗軍後
見稱於麗興溪日之程其間難測又觀李

父子供辭則安烈之欲使仁烈安德迎禍明
矣其見於彛初書者違安烈金宗衍已伏誅
李琳曹敏修病死為仁烈鄭地李崇仁權近
李貴生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李種學慶補已
承服李穡陳乙瑞李仁敏韓俊鄭龍仇天富
李大卿皆無供辭其不在彛初書中而見於
洪仁桂供辭者崔公招已杖死崔七夕安柱
公義郭宣鄭丹鳳曹彥王承貴張忠立已承
服趙卿病死陰養先王孽孫者亦池湧奇也
湧奇陰養益富事狀明白其罪不可赦也王
御正殿召夢周及判三司事裴克廉兼大司
憲金湊門下評理柳曼殊左常侍許應右常
侍全五倫諫議朴子文全伯英獻納權軫正
官柳沂金汝寧今崔成金叔持平李元緝
李作刑曹判書具成祐摠郎成溥正郎河係
索佐郎朴猗筆議定五罪王曰自寡人即位
以來臺諫每以五罪交章上疏然罪狀不自
難可罪之不唯予之軫念臺諫因此或落職

武左遷紛紛不已即今宜以明辨其有罪者不可以私赦被誣者亦不可不赦卿等母面從退有後言乃問立昌迎禍之事欲寬李穡曰戊辰年諸將回軍議立王氏問計於穡而曹敏修以辛昌外戚爲時大將穡實怯懦故曰父廢子立有國之常乃立昌襲位罪可恕也夢周對曰然但穡無節操耳何有罪乎湊駁曰當殿下龍潛之日僞辛稱玄陵之後穡知其非王氏而倡立子昌曰父廢子立是成辛氏爲君也成辛氏爲君則殿下以辛氏之臣而篡辛氏之位矣穡爲世大儒就斷國論貪生忘義罪可恕乎當時大將如諸軍事可不恃賴而固畏敏修乎諸郎舍但唯唯汝知獨希旨曰臣亦以謂穡等無罪也王又欲原禹玄寶朴可興湊又曰殿下似有私意王勃然變色曰卿以予私耶遂釋穡玄寶等以無供辭而但有金佇鄭得厚之言也王命敏修安烈繕其家湯奇可與依舊付處

仁烈安德歲外方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初安烈亦在京外從便中漢曰安德監浦之役專軍覆沒其還也必道驪興而謁辛穡議迎立謂之罪狀未白可乎外方從便其賜亦大矣王從之夢周啓王著今日今後如有論上項人等罪者以誣告論尋賜夢周安社功臣號四年夢周取大明律至正條格本朝法令參酌刪定撰新律以進夢周忌我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又知趙浚南閭鄭道傳等有推戴之謀嘗欲乘機圖之及世子爽朝見而還太祖出迎黃州遂改于海州墜馬體甚不平夢周聞之有喜色遣人候臺諫曰李太監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羽翼趙浚等然後可圖也遂勅浚道傳聞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太祖太祖還至鵲欄殿將宿

太宗馳至告曰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答又告曰可留宿於此

太祖不許問請然後力疾遂以肩輿夜還于

邸夢周愛不濟事不食已三日

太宗又自曰夢周急延將待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何當顧及而已

太宗與

太祖弟和靖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

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為夢周所陷加以惡

名後世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婿卜仲良減其謀於夢周夢

周諱

太祖欲觀變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

四五人要於路鑿殺之年五十六

太宗入告

太祖震怒力疾而興謂

太宗曰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為不知乎

吾素以忠孝聞汝等敢為不孝乃爾

太宗對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可坐而待亡

此乃所以為孝也宜召麾下士備不虞

太祖不得已使黃希碩白玉曰夢周等黨庇

罪人誣誘臺諫誣陷忠良公已伏罪請召浚

閻等與臺諫辨明於是勸臺諫流之并流其

黨巢夢周首于市揭榜曰飾虛事誘臺諫謀

害大臣擾亂國家

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夢周天分至高

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研窮性

理深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每分間必引與之偕屢加薦

同升為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

事決大疑不動聲色左副右答咸適其宜時

俗喪祭專尚宋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宋子

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

吏執卑入劣始選用參官有清望者嚴其黜

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訴機司錄事白牒施
事多猥濫始置經歷都事稽其出納又內
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其他如立
倉賑窮之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所著詩
文豪放峻潔有周隱集行于世

本朝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
文殿大提學兼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
謚文忠子宗誠宗木

金震陽

金震陽字子靜難林府人性慷慨不群少孤
力學恭愍朝登第調藝文檢閱不十年數歷
華要出爲西海道按廉有聲績由門下舍人
陞左司諫恭讓時昇初獄起震陽語同僚曰
昇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憲司勿以輕
論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流不敘三止罷
其職起爲右政騎常侍尋轉左常侍與右常
侍李穡右司議李來左獻納李敢右獻納權
弘左正言柳沂等論三司左使趙浚前政掌

文學鄭道傳前密直副使南閭前判書尹紹
宗前判事南在清州牧使趙璞等曰鄭道傳
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主無
由獨舉織成篡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趙浚
於一二卿相間偶起讎嫌與道傳同心相扇
變亂責弄權勢誘有諸人於是患失乾沒之
輩希旨生事之徒響應而作其中南閭南在
等爲扇亂之羽翼尹紹宗趙璞等爲造言之
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刑之

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咨嘆
一以傷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
德歲庚午清州大水卒未城市乘桴天災將
至年穀不登豈非所召也殿下若曰浚爲功
臣雖有罪當恕臣等又竊聞去年戊辰
開國伯立殿下之心已發於回軍之日而浚
不在軍中其不察其議明矣正己已
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定矣浚則却之而言
他賴

開國伯不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之
浚前不參謀於始議之日後欲沮其既定之
策謂之殿下之功臣可乎浚若曰吾嘗無此
言不唯左右諸相聞之天高聽卑昭然可畏
焉能庾歲至哉

開國伯之忠也過偽朝猾夏之舉而活斯民
也如彼拒趙浚立他之謀而立殿下也如此
其忠之至可謂貫乎日月矣向若行兵萬里
挑戰上國則斯民之衣食於斯舍飽鼓腹於

壽域之中其可得乎况

天子特遣使介錫以內帑之珍寵遇世子序
於諸侯之上又可得乎若浚也者其言如彼
其心可知然則不惟不得爲功臣實爲大不
忠之臣也廣緣僥倖及得功臣之名齒於功
臣之列寫容垂耀與大功臣無異超資受職
與真功臣十倍而榮莫大焉曾不思遷善掩
罪猶復陰與羽翼候舌之輩無時聚謀豈徒
然哉臣等竊長必有不遂其所圖而又有不

高麗書卷之七

二十二

高麗書卷之七

二十三

之論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也又臣等
聞浚於上前作泣作哀外示遷善之狀內要
寬罪之計此乃僞悔也殿下天性正直以爲
實然臣切恨之浚當茲計方肆之初夫誘其
哀遂悟昨非而悔之如是則其悔也真矣厥
今其同惡唱亂之輩幾乎垂翅而衆怒群猜
極矣安得不如是而免其罪乎此實不得已
而然也非僞悔而何哉若他日幸復乘勢其
生變有甚於前必矣伏望殿下母恃而早圖
之可也又臣等聞閭閻謠言曰殿下內多慈
而外施仁義此言何謂也且聞於國家謂無
殊功驟登台府殿下之賜大矣乃希合浚與
道傳之意曾無感恩知足之心敢發輕辱不
敬之言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也其用意森
惡如此誠可畏哉蓋此人輩厥罪惟均殿下
若因循不斷不唯天怒人怨恐有不可及之
後悔也臣等本非故欲害人者也安敢效彼
輩私讎未報勞心切切者爲哉但以公義如

此事實如此故不敢不請也此言如酬皇天上帝實先誅臣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伏望殿下收浚閹在紹宗璞等職勝功券鞠問其罪明正典刑道傳仍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疏上留中不下震陽之疏雖尊

太祖其實將欲危之也震陽等膝寇司發更卒守浚閹于家浚讀書不輟曰吾為社稷耳又何憂乎明日震陽等伏閣更請王召侍中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申流浚遠地削閹紹

宗在璞職亦流遠地道傳亦在流中而知申事李詹遺忘不錄震陽等據依申遣人于奉化執道傳因于甫州司憲府大司憲姜淮伯執義鄭熙掌今金叔徐甄持平李作李申又上疏請浚等罪并劾判典校寺事吳恩恩罪與紹宗同乞并究理命削職連流震陽等又言古人曰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惡不去根其惡長浚道傳惡之根也閹紹宗在璞養其根而滋蔓者也昨臣等上章請誅而惟道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傳特蒙允許餘止此後雖同官異請將浚等並置極刑王愕然曰我初無誅道傳之語命移流道傳于光州浚于泥山閹在璞紹宗恩忠皆聚水原遣巡衛府千戶金龜聯刑曹正郎李蟠與楊廣道觀察使等同鞠未行我太祖自海州與疾夜還于邸鄭夢周李穡禹玄寶等以謂若劾浚閹置極刑則璞紹宗恩忠之章不足制也陰誘臺諫連日交章伏閣廷諍請誅浚道傳等王命先鞠閹等諸人辟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連浚道傳然後可並鞠之及夢周誅我

太宗與

太祖弟和議令

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不得已下臺諫于巡軍且曰流之於外可矣不必問也翌日兩府詣闕請鞠命判三司官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金士衡等治之臺官曰據門下府移牒為之非吾等不意也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寶使李崇

仁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判門下

李種學功專擅今墜馬病篤宜先翦羽翼

趙浚等然後可圖也於是因崇仁瑚種學與

其弟種善夢周第禮曹判書過司宰令臨及

其黨鄭寓李堂鞠之皆服乃召浚還恩忠在

璞流道職有道傳聞紹宗流震陽擴來敢弘

熙畝甄作中崇仁瑚種學種善寓過踏堂于

遠地按律者言震陽等罪當斬

太祖曰予不好殺久矣震陽等承夢周指嗾

耳豈可監刑曰然則宜痛杖之

太祖曰既已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

免玄寶孫成範准伯弟准季皆王愛壻故玄

寶之黨及准伯皆不坐沂亦以病免又流詹

及代言李士穎等

太祖麾下柳曼殊尹虎黃希碩等上書請籍

夢周家并治其黨王從之奪震陽擴崇仁瑚

種學種善告身臺諫交章曰金震陽輩搆豐

生事以致禍亂者其謀非一日其黨非一人

人又因仍姑息置而不問則臣等恐邪氣

自而釋衆心無自而安變故之生茲邪之作

將不弭矣願殿下今巡軍萬戶府將震陽等

究問情狀隨其輕重以明其罪以斷厲階王

命更勿鞠訊但據前目獄辭分其輕重以聞

於是杖震陽一百徙流遠地尋卒

姜淮伯

姜淮伯晉州人父著門下贊成事淮伯事禍

初登第累遷成均祭酒歷密直提學副使簽

書司事賜推忠協輔功臣號恭讓即位以淮

伯趙浚徐鉞衡李至爲世子師淮伯以年少

無學固辭陞判密直司事兼吏部判書上疏

曰吉凶非自外至禍福惟人所召安有憑佛

教信術數以冀福利之理乎佛氏之道清淨

寡欲爲第一義若窮竭民力造佛造塔則反

得罪於佛氏而殃禍隨至矣近日演福之役

民有破產失業是乃傷仁政之大端也天時

地利不如人和一治一亂自然之理要有地

氣衰王而國祚有感衰乎開國以來四百餘
年何嘗延住三京而朝三十六國乎幸禍信
圖識而移都南京矣未知何國朝於漢江乎
災異之出實惟上天仁愛人君正當恐懼修
省日慎一日檢身節用時使薄斂則上答天
譴下慰民心何必還都漢陽盡驅民以供
營繕之役科歛數發使失耕種之時以搖邦
本而傷和氣乎要邪侈斷喪良心之片芥
也今殿下於宮中構新亭植花卉以為宴安
之所臣恐修心有此而生矣又御衣囑令倉
庫買賣供進一匹之絹價或倍蓰謀利之徒
坐取重利乞令倉庫奴隸習織綾絹以供內
用王納之出為交州江陵道都觀察黜陟使
召還拜政堂文學兼大司憲與同列言人事
乖於下天變應於上今星失其躔月有食既
又當農月耕播之時寒冰未解候如隆冬必
有召致不可不應願殿下恐懼修省明其政
刑恪勤天戒以答天心仍勅京外不急土木

之後一皆停罷以弭怨氣王從之諫官金震
陽等承鄭夢周指喉劾趙浚鄭道傳等罪准
伯亦率臺官上疏論劾浚等及夢周誅震陽
等皆杖流淮伯以王壻淮季兄得不坐遂稱
疾辭職左常侍金子粹等上疏曰姜淮伯等
羅織無辜欺罔震聰而殿下命一二大臣窮
問得情震陽鄭熙等十人皆服厥辜遠竄于
外獨淮伯與柳沂苟免在家若不與於其議
者罪同罰異願殿下斷以大義削淮伯沂職
流遠地以正邦憲王不得已從之流淮伯于
晉陽入本朝為東北面都巡問使辛年四
十六子宗德友德進德碩德順德
李詹
李詹洪州人恭愍王幸九齋試經義賜詹
七人及第授詹藝文檢閱三轉為正言上疏
曰史典之法尚矣古者諸侯無私史邦國之
憲藏於王室而已及其三史繼作列國皆有
史官掌記時事本朝自統三以來褒貶可記

之事當多史官筆不待書易也而後乃
然其所載只陰晴日歷耳若其先王行事之
跡與夫國家黜陟之典官或失之其故何歟
大抵事之形迹雖已著明已之耳目皆不可
信史臣非不欲見聞於闕下書生辭色拙訥
人亦不以情狀告之故退而瞞不知何事嘉
言善行至於再傳而狃於私見然後撥拾以
爲實錄是非混淆世莫能矯是豈獨天地之
罪人抑殿下之罪人也然亦非史臣之罪遠

古書卷之七

五十一

史臣之過也傳曰君舉必書此言君之言動
左右史皆得以書之也伏望殿下親近史臣
言動施爲今悉書之又今諸司具事以報而
錄之則紀載必不差謬此乃殿下觀感修省
之機也臣又聞古之帝王未有宴安而能致
治者文王不遑暇食宣王常設庭燎二君用
心於民如此其勤故垂統之功莫不綿遠中
興之業益有光明終始成周而爲有道之長
後世人主之所當取法也殿下即位之初勵

精圖理御殿聽政自宰相至于群有司咸得
進言各以其職聞奏故民情上達事無壅塞
幾致昇平及其涉歷萬機自有私見以謂臣
下之言莫能予智賞罰廢置斷自宸衷無所
咨諏故國之理亂政之得失庶官無敢言者
誠可嘆也願殿下親臨庶政自宰相至于大
司憲六部尚書諫議大夫皆得以言事之得
失則昇平之理庶幾可復若計較小功糾摘
細過有司之任非殿下所當爲也殿下近值

古書卷之七

五十二

冬雷之變以爲此百職懈位政刑不明之應
乃今諸司日書坐目具劄子以聞此誠殿下
畏天勤民之衷意也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
者訟若殿下味爽夙興平坦視朝以示百官
誰敢曠官尸祿以自安乎苟不然則必將托
以疾病事故誣殿下者多矣焉能人人而誅
之臣計以爲使考功考各司勤怠凡在官者
日出而聚日午而散其有不如法者憲司糾
理伏惟殿下法文宣之威憲無安於位無倦

政以達輿情王從之令每月六衙司六部
臺省官親奏事又令史官近侍全羅道都巡
問使李金剛貪財喜酒色奪羅州牧使河乙
沚玉頂兒又漕運後期致漂沒憲府將劾之
知申事廉興邦聞之曰金剛賄賂絡繹憲府
何能爲金剛果以賄免罪後拜四宰諫官不
署告身辛昫謂帝曰何不署金剛告身詹曰
何可署也吾父若祖俱令同正吾得爲正言
足矣昫默然後貶知通州事召復爲正言辛

高麗書一 五十二

禍初陞獻納與正言金伯英上疏請誅李仁
任池齋貶知春州事伯英榮州事尋牧流河
東蒙宥從便累歷問下舍人典理樞郎辛昌
立拜司憲執義書唐太宗帝範以進曰王者
高居深宮虧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有闕而
莫補所以設鞫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
守忠正之說故忠者瀝其心知者盡其策臣
無隔情君無偏私昏主則不然自聖而拒諫
故大臣階級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肆其

荒暴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至於身亡
國滅豈不悲哉臣嘗得是書而讀之人主鈔
躬闡化之道求賢納諫之方去邪誠盈之訓
備載其中臣今承乏言責雖使臣觸冒天威
抗辭極諫豈出於是書之外哉伏惟萬機之
暇幸垂睿覽恭讓卽位韓成均大司成改右
常侍經筵講讀官歷工禮二曹判書尋拜密
直代言時成均博士金貂上書曰人事動於
下則天變應於上災異固不虛生德必未孚

高麗書一 五十三

於帝心政必未協於輿望刑賞必戾於正任
用必失其宜冤抑必有所未伸財用必有所
妄費此無他以好恠也好恠則失中失中則
不和此天地之氣所以未順也所謂恠者釋
氏也釋氏潔身亂倫逃入山林此亦一道也
然其禍福之說妖妄尤甚其曰張皇梵采能
厭妖異而降香絡繹供億浩廣未見天灾地
恠之消弭也其曰我以祈福能使人壽而不
惜萬錢俾之祝壽未見百齡之驗也其曰願

我接引破地獄生樂土然死無復生者其見
樂土與地獄者誰歟其曰地鉗之應道金剝
寶塔以鎮之然三代以上未有釋氏不知何
物以鎮之而致雍熙之治歟且其法曰禁而
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然其徒
寄食吾民無所愧恥可笑之甚也嗚呼為此
道者閉口居山與禽獸同群然後可也雜處
民間毀傷風俗亦獨何哉殿下中興雖在先
王之法猶有所損益之者況此誤世之大惟
尤好而不黜之可乎奈何造塔之役農民勞
應禪僧之養錢穀虛耗上所好者下必有甚
焉恐斯民騷然入于釋氏奔恒產而背君
父矣昔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寺殫府庫以
事浮屠卒之淨居呵呵之聲為千古所笑也
我玄陵師懶翁感辛昫深尚是教終未獲福
此則殿下之所親見也淫祀又恠之甚者也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謫也三代以後正道
不行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妖邪為正

清子祀亦父母之神於卑莽而謫下
如是而欲合帝心弭天災其可得歟故
邪氣凝而陰陽失道夏霜百草日食星變風
雹水旱無歲無之天之示警至矣此皆人心
風俗不正而好恠之所致也臣願同天聽驅
出家之輩還歸本業破五穀兩宗以補軍營
中外寺社悉為所在官司奴婢財用亦皆分
屬於至覲於遠地不令在京都使人人設家
廟以安父母之神絕淫祀以塞無名之費而
嚴禁今剃髮者殺無赦淫祀者殺無赦議
者而此二弊振深蒂固不可遽革然殿下中
興一新法制豈可因循若能革之堯舜之治
可及也若委任微臣不聽讒言聽以便宜痛
禁則不出數年庶乎其盡革也王覽疏不悅
會紹以陵辱長官下巡軍罪當笞王指紹名
曰此人嘗上書詆毀佛法者也欲殺之而不
殺罪之庸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

今貂弁之是破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思
無繇王然之命刑曹按律制曹以貂罪輕
留不決王益怒制事官只坐陵辱長
官罪一日王御經筵貞觀政要至唐太宗
欲得伐高麗房玄齡上表諫之之語詹曰我
國自古能守臣節背梁武帝為侯景所逼而
我遣使往朝至則朝市詢問使者見而
泣侯景執之以問答曰不知言盛時是以
泣侯景我而釋之唐太宗避禪山之禍西幸

蜀我使至玄宗喜親製詩十韻賜之此皆
在簡編昭然可觀至若元末北遷上郡而奔
問猶謹此臣等所親見也故固守臣節他國
莫及況今堂堂

天朝安敢稍違臣節知門下金士衡亦曰我
國僻在遐陬山川險阻若能謹守侯慶誰敢
侮之王深納其言詹進九規一曰養德三代
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導之教訓傳
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故書曰立大師大傅

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易曰
行育德又曰慎言語節飲食蓋事之至近而
所係至重者莫過於飲食言語而已在身為
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今政教出於身者皆是
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
凡貨財費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
無傷推養身之道而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後世作事無本知求理而不知正君知規過
而不知養德殿下既以經筵官為師當委以

傳保之任凡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
之戲言過舉應時諫止隨事箴規則可以
養氣質薰陶德性矣二曰慮事臣聞幾者動
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
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動乎其間矣書
曰惟幾惟康又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易曰
作事謀始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夫
事有先後而慮者處事精詳之謂也事物之
來有以應接而於獨知之地尤加審察然後

然則反是矣嗚呼不慮胡獲伊尹告大甲慮善以勤傳說戒高宗今茲小臣所陳亦不爲無據伏惟陛下裁之三曰改過易卦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昔成湯改過不吝孔子曰過則勿憚改人主居萬民之上享一國之榮驕奢逸至濫佚易來此或不察必至於過差矣出一言而大臣不可則當察之委身而順

之若龜勉順之而曰姑且如是事終不爾則是吝之也行一事而省憲不可則當察之捨已而從之若隱忍從之而曰業已爲之不宜中止則是憚之也人莫難於知過莫甚難於改過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乎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若有一毫吝憚之心必至父過遂非之地矣伏惟殿下慎其所存而已曰敷本天爲萬物之本而物亦各有本

論一己則身爲理天下之本論五常則孝悌爲行仁之本論爲天下國家則誠爲九經之本且民爲邦本農爲養民之本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正謂此耳夫禮失之奢喪失之易而其本則儉戚而已仁流於姑息孝敗於裨褻而其本則愛敬而已是誠人君必敦本抑末而後民不偷薄矣恭惟殿下立法祛弊以布初政而有司以省徭役禁濫祀獻議且請行三年之喪以敦慎終之義而其

儉戚之風則殊未之見也頃者殿下憫因循之寬滯敷布寬恩且令中外始置家廟以勸追遠之道而其愛敬之實則抑未可知也法制之類此者率多臣竊思之夫上所使下者信也故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今茲國大妃尚康強無恙殿下誠能夙夜問安以行文王之孝則民化而敬矣常時供御務令裁損遂罷無名之費仍停不急之務則寧儉之風興矣竊惟孝悌之殿遺像儼然陟降左右顧

瞻而興哀則寧戚之化行矣儉威變敬乃喪
禮仁孝之本信之一字所以行儉威變敬之
本也其法制之末盡行者當躬行以率之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務敦本之教行抑末之令
則浮靡之俗可變而滄詭之風可弭也伏惟
殿下留意焉五日謙已天道虧盈而益謙入
道惡盈而好謙故聖人序卦大有之後受之
以謙古之明君卑以自牧虛以受物故高而
不危滿而不溢以致國祚之繇長也不然則

卷之十七

四

反是矣今殿下每出言必先曰予不敏且不
讀書不更事何足以知之臣愚以為是乃自
知明而無矜已誇人之失也人亦孰不樂告
以善哉一言可以興邦是心足以王矣臣猶
記在玄陵朝為正言以臨報平近吏官耳疏
以聞時方興土木役民於影殿故疏未拆而
臆以為必是事也怒氣甚盛及拆而視之乃
他事也則反曰吾固知堅儒淺近言耳當時
雖勉強從之逆料物情而不中不嗜善言而

自足是乃驕吝之心也臣願殿下秉心無驕
行已謙抑終始不渝則謙而又謙自不知其
入於道矣六曰施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所得以生者也論其體則五常之一論其
用則愛之理論其施之方則自親親而仁
民而愛物自有等殺不可混施也殿下常自
謂予之過固在於仁慈臣愚以為此誠天地
生物之心生民永賴之本非過失也但有優
游與果斷之異耳譬之仁慈路頭也優游果

卷之十七

四

斷二歧也從仁慈而出於果斷則應機酬酢
事無執迷之惑矣入於優游則臨事罔知所
措終為倒行逆施之舉矣殿下既有仁慈之
美意當兼行制事之義節文之禮是非之智
一日萬幾惟斷乃成則民安物阜開壽域於
四方矣背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
姓以致時雍是乃施仁之序也齊宣王功不
至於百姓而不忍過堂之一牛是乃仁之失
序也大本已失豈可謂之仁哉伏惟殿下法

帝亮而戒齊宣捨優游而取果斷施仁之
不索慈仁之路不差可以入德矣七曰比類
臣竊見殿下嘗有意於貞觀之理讀政要者
于今二年矣凡物必有其類比而同之則未
有大相遠者竊惟太宗之爲燬煌公即殿下
之爲定昌君時也貞觀元年即殿下即位之
始年也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即殿下之仁慈
也上畏皇天下憚群臣即殿下之謙已也引
諸學士講論文籍即殿下之經筵也吞蝗數

古書卷之十七

四十二

校即殿下之憂旱也樂聞諫諍即殿下之求
言也群臣之罄竭心力知無不爲如玄齡者
有之轉籌帷幄坐安社稷如如晦者有之處
繁理劇如戴胄者有之以諫諍爲已任如魏
徵者有之激濁揚清嫉惡如讎如王珪者有
之矣然太宗自武德以前經略四方戰勝攻
取則與殿下潛邸時異矣除隋之亂草創唐
室則與殿下姓再興異矣貞觀中終歲斷
死刑纔二十九人則今日之罹刑者多矣弘

文之講論或至夜分而今日之經筵或作或
徹矣殿下之謙已果以未副天意人望爲念
乎殿下之憂旱果能如忘物之成疾乎太宗
末年諫者頗有忤旨殿下之求言果不如是
乎群臣之陳事千里如對面語果如玄齡乎
勸行仁義綽有成效果如魏徵乎犯顏執諫
果如戴胄乎一言而感人主果如王珪乎今
既比類而同之而其異者不可不慮也太宗
末年魏徵上疏論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

古書卷之十七

四十三

十條今日即貞觀之初也今日以後即不克
終之幾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殿
下自謂與太宗孰愈以太宗之英明而魏徵
之說如是之切也臣竊比焉伏惟殿下聽之
八曰明政賞罰國之大柄也賞當功罰千萬
人勸罰當罪則千萬人懼苟或僭濫民無所
措乎足矣古先哲王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皆
與衆共之故賞者不德君罰者不怨上以其
功罪之攸當也後世公道日昧爲善者不必

賈爲惡者不必獲戾混於所施變亂是非
良可嘆已伏惟殿下鑑古今之得失乘心平
直如持權衡無有此伍彼昂之殊則賞之者
如庶草之過春陽自生自長而造化自若也
罰之者如衆卉之值秋霜自凋自瘁而玄天
幽嘿也故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罰
之柄付之人君爲人君者代天而行耳今殿
下之賞善罰惡盡出於天道之無爲抑有
說乎今人謂事之無大得失者曰可東可西
臣竊以爲甚無謂也此必求售其所欲者說
闊大以瞞人耳夫天下之理公私而已耳天
下之道善惡而已耳其兩立而不相容如薰
蕕冰炭之相反也泛指而通稱之可乎有議
人者曰某人雖有某功可賞然有某罪可罰
也則人主罔知所施若其功輕罪重罰之可
也罪輕功重賞之可也功罪相等較其銖銖
斷之可也殿下當於賞善罰惡之時心無二
致務要果斷則可東可西之說自不行矣伏

惟殿下防其害源開其利本顯罰以戒之明
賞以化之則威立而惡者懼化行而善者勸
矣九曰保業國家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
艱要在夙夜兢兢修德行仁以保先王之業
而已夫保業之術無他如守巨室今人有巨
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固
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樑厚其茨蓋高其
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
守之日省而月視欽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
雖千百年無頽毀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
法者柱石也大匠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
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
不朝念而夕思也夫人君謹守祖宗之成法
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
無有窮期若逸豫以墮之讒諂以敗之則神
怒民怨遂至顛沛而不振矣臣不敢遽引古
昔請以僞朝之事言之僞李以猜忌狂暴之
資當王氏不用之時竊我重器恣行無度又

不量力師出無名至使生變於大國罪盈惡積以底滅亡向使僞幸小心恭已謹守法度而不借大臣回軍之力定策之功則天命未可知也殿下之今日亦未可期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伏惟殿下遵聖祖之成憲戒偽朝之覆轍以保中興之業以固後世之基則人道順於下而天變弭於上矣陞知申事以事流于桂城未幾釋之任便居住自此以後入本朝

成石璘

成石璘字自修昌寧縣人父汝完昌寧府院君石璘恭愍朝登第選補史館累遷典醫注簿王見而器之命爲節度房必闇赤歷典理佐郎典校副今王曰石璘善書且諳鍊陞爲知印遷典理總郎不阿附卒耽耽惡之譖于王出爲海州牧使召還爲成均司成擢密直代言陞知申事辛禔初拜密直提學倭賊大至入昇天府石璘爲助戰元帥諱元帥楊伯

卷之七 四十六

淵將戰諸將欲退度橋石璘曰若慶橋人心貳矣安能力戰不若背橋而戰諸將從之人皆殊死戰賊果敗賜輸誠佐理功臣號進同知司事伯淵之獄起薛連石璘杖百七配咸安成率蒙宥從便司昌原君賜端誠翊祚佐理功臣號拜政堂文學出爲楊廣道都觀察使時適饑荒石璘請置州郡義倉從之仍令諸道皆置義倉召拜門下評理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俄兼司憲府大司憲與同僚上疏曰僞主所除官爵不可混於聖朝請

卷之七 四十七

皆收奪其以軍功都目除拜者吏兵曹覈其真僞移牒尚瑞司俟其改授方許帶銜雖素負名望衆所信服者亦令臺省具聞改授其有冒妄者痛行糾理並以詐僞論王難之下都堂議又上疏曰臺諫職專諫爭宜近禁中今在疏外事無大小必具疏聞不唯煩冗下情亦不能盡達殿下即位之初尤宜開廣聰明豈可深居安逸以虧中興之業願自今事

有可言者使得面啓其大者只今疏聞從之
 賜中興功臣錄券封昌城郡忠義君下教褒
 獎曰卿端慤之資慷慨之志早通鄒魯之書
 遠繼鍾王之筆荷玄陵簡注之深將爲大用
 以逆眈忌憚之甚遂致左遷不阿世而取容
 唯樂天而知命嘗被憲司之薦乃有觀察之
 行予在潛邸悉聞高風幸禍盜據王位既
 毒于生靈又得罪於上國守門下侍中
 李^勣首倡大義卿贊佐決策推戴寡弱
 勳功烈增光簡冊若不褒嘉何以勸勵史命
 勒碑紀德立閣圖形錫之土田副以^勳褒復
 昆襲忠義之號永世蒙赦宥之恩仍賜白金
 五十兩廐馬一匹卿其膺此異數諒益至懷
 賜端誠保節贊化功臣號遷三司左僕讀職
 宦官祿王止罷月俸尋以疾辭不允加賜定
 祥功臣號轉藝文館大提學拜門下贊成事
 以李^璣禹玄寶之黨與弟石琬流于外自此
 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

列傳卷第三十一 高麗史一百十八

正統六年判書集賢殿直學士知經筵兼教諭事兼殿均大司成
教習

趙浚

趙浚字明仲侍中仁規之曾孫自幼備儒有大志恭愍王在壽德宮望見浚挾書過宮前召見奇之問其家世即命屬實馬陪指諭王使洪倫輩強辱諸妃浚嘆曰人道滅矣復奚言哉且王以威福與奪常與群小謀而不及

君子今日之勢岌岌乎殆哉母吳氏嘗見新及第綴行呵喝嘆曰吾子雖多未有登第者何用哉浚聞之跪泣指天誓曰予所不第者有如天自是勤學遂登第辛禍初以通禮門副使出按江原道威惠並行至旌善郡有詩云滌蕩東溟當有日居民洗眼待澄清識者知其有大志召拜司憲掌今轉監門衛大護軍知製教撰祈禳疏云疎正直忠信之人狎諂佞讒邪之使知申事金濤代言朴晉祿金

湊曰王若問正直忠信而疎者何人諂佞讒邪而狎者何人則何以對今浚改撰遂白禍誥院所撰宜令書題宰臣監申然後判可禍從之累遷典法判書時倭奴充斥慶尚道陷爲賊數州郡騷然民皆奔竄山谷國無紀綱將帥玩寇環視不戰賊勢日盛都統使崔瑩舉浚爲體覆使浚至召都巡問使李居仁數其逗遛之罪斬兵馬使俞益桓居仁及諸將股慄曰寧死敵莫犯趙公威威力戰告捷一

道賴安浚又上書都堂旌表孝子烈女之死賊者擢密直提學商議會議都監事禍召浚曰楊廣慶尚道倭賊大熾元帥都巡問使悞怯不戰卿其往察軍機浚曰臣母年踰八十又罹沉痾乞遣他人禍曰卿正直無私且有威望無以易卿浚曰殿下若命臣全制兩道其將帥逗遛敗績者聽臣區處則臣謹奉命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在臣上豈畏臣就死地乎將帥族黨忌之白禍止之倭寇江陵交

州道以浚爲都檢察使賜宣威佐命功臣號
耦荒滌無度權姦當國忌浚亢直不阿浚杜
門不出以經史自娛者四年瑩誅林廩浚方
居毋憂起爲簽書密直司事浚辭不起浚嘗
憤王氏絕嗣與尹紹宗許錦趙仁沃柳爰廷
鄭地白君寧結爲友密誓有興復之志我
太祖見浚器宇不凡與論事大悅待之如舊
識及回軍舉爲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事無
大小悉咨之浚亦以經濟爲已任知無不言

先是田制大壞兼并之家奪占土田毒殍日
深民皆怨咨我

太祖與浚鄭道傳議革私田浚與同列上疏
卒昌極論之語在食貨志舊家世族交相謗
毀執之愈固都堂議利害侍中李穡以爲不
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李琳禹玄寶邊安
烈及權近柳伯濡附穡議道傳紹宗附浚議
鄭夢周依違兩間又令百官議議者五十三
人欲革者十八九其不欲者皆巨室子弟也

太祖卒用浚議革之未幾世臣巨室動浮言
欲復之浚又上疏論之諫官具思忠李舒李
璉等亦以爲不可復上書固事從之浚又率
同列條陳時務曰謹按周禮天官冢宰以卿
一人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其司徒以
下各以其職聽屬焉而六卿之屬又有三百
六十是則三百六十之屬統於六卿而六卿
又統於冢宰也官職之增損名義之沿革代
有不同大義不出乎此六部也洪惟我太祖

開國之初設官分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
寺倉庫以承六部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爲典
理者不知選舉而流品濫爲軍簿者不典兵
額而武備弛至於戶口之盈縮錢穀之多寡
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爲版圖典法者漫
不知爲何事禮儀之禮典工之工果能各舉
其職乎蓋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之所出也
本亂而未治者未之有也於是百僚庶司渙
散無統不務庶績名存而實亡雖君相憂勤

而政事之修舉其亦難矣臣等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臣自侍中已下以次判司事密直又以次兼判書提綱於上以奉勅爲六部判書領諸郎及所屬假司各以其職聽命於下大事則六部郎小事則六色掌以時奉承行移如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小相統如網舉而目張領挈而裘順君相優游於上而百職奔競於下教令易行政事易舉也入主之職論

百官志卷十八

五

相而已宰相之職連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而已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况一國之政乎周召太公文武成康之相也蕭曹房杜漢祖唐宗之相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曰今日侍中曰平章曰叅政曰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宰臣樞密之合坐始於事元之初至于近代坐都堂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官職之濫古未有也願自今非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

清白忠直疾惡好賢國爾忘家者非戰勝攻取勇寇三軍威加殊俗者不許兩府漢之光武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減損吏貲十置其一以致中興之理凡不愈之官雜冗之吏一皆汰去以復祖宗代天設官之成憲以示盛朝惟新之化六寺七監本無判事近來又階通憲奉翊不親視事曠官廢職坐費天祿願自今陞通憲奉翊之階者如有材幹者降其階使親其職新授者不許階奉翊通憲春秋

百官志卷十八

六

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夫子蓋傷夫周家以父兄之故官其幼弱之子第尸天祿而曠天工也我文廟三十有八年之理爵有太平之盛者以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子弟不許拜秉珪九品以上官其有冒受者罪其父兄糾正職察百官爲人主之耳目凡祭祀朝會以至錢穀出納悉皆監檢秩卑而責重願自今今臺諫薦舉以授其職陞其秩於正言之次以振紀綱守今

近民之職不可不重近日所除守令頗有士林所不知者願自今非經顯秩有名望者非歷試中外有聲績者不許除授其田獵宴飲之事一皆痛禁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世仕出多門人恥爲之乃以府史胥吏不學墻面之輩以毒于民願自今以臺諫六曹所舉有才幹者遣之陞階叅官以重其任諸安集一切罷之其府史胥吏之徒只除權務之職其公私奴隸州驛吏工商雜類冒受官職者請

高麗書卷八

七

許憲司不論官品皆奪其職供驛署專掌入道之驛近年不坐公廳而在私家行移文牒凡以權勢豪強之托親戚朋友之請乘駟騎而率郵吏者絡繹不絕驛卒凋殘職此之由願自今以供驛署屬軍簿司凡馬匹驛卒據都堂文字方許發遣司僕掌乘輿之馬政周之伯冏之任也親近左右其選最重近代別立內乘內豎之徒專擅其職日者縱暴尤甚其收芻藁也劫奪萬端輸轉入城也農牛瘡

什殘破畿縣毒流諸郡一州之內穀草之價布幾至九百匹州郡皆是而又驅其貢戶名爲驅史至千百人不付公籍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隸然害民病國甚可哀痛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寺不許內豎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吏目入直凡其芻豆身親量給畿內芻藁計馬定數分月而供日使糾正監檢每一番置獸醫五人驅史三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凡都監有事則置無事則罷例也

高麗書卷八

八

造成都監初因宮闕之作而置後以繕工之職歸之使管一國材鐵之用遣官吏而煩驛騎竭民財而盡其力一木之曳至斃十牛一爐之冶至廢十農一束之麻一把之葛至費十布取之於民也剝膚槌髓用之於私也如泥如沙願罷都監屬繕工寺并罷防禦火桶都監屬之軍器寺慎揀廉正者官之且使糾正監檢以盡串宮闕之材凡被罪籍沒之居室兩江之材諸窰之凡供諸營造凡所木陶

瓦之役且停三年以休民力都城根本之地風化之所先其民衛王室而已近來教養無法奸詐相習力役煩重日就凋弊願罷都巡都監將五部屬之開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學者為社長依黨序之法教養子弟其賤人及工商子弟各事所業毋使群戲街巷以長浮薄之風違者罪社長及父兄其都官官司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入祖業新得奴婢令辦正都監皆計口成籍毋使遺漏每有土木

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坊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衛王室李仁任專擅威福踰二十年罪盈惡積幸天殛之願削官爵不賜諡誅以懲為惡之人貞烈公慶復興清白自守為仁任等所逐卒於貶所願賜教書弔祭其墓侍中李予松廉謹守節死非其罪國人惜之願賜諡誥厚恤其家祖宗衣冠禮樂悉遵唐制迨至元朝歷於時王之制變華從戎上下不辨民志下定我玄陵

橫上下之無等赫然有志於用夏變夷追復祖宗之盛上表天朝請革胡服未幾上賓上主繼志得請中為執政所改殿下即位親服華制與一國臣民渙然更始而尚猶不順其品制以梗惟新之政願令憲司定日立法其不從令者一皆糾理近年奸凶相次執政賄厚薄高下其官視其從違殺活其人士風一變朝夕奔走於權門虛曠天工願令攸司各以斷獄決訟之事當兩衙日上之各司日

坐本司視事其有奔走權門不供其職者停職徵祿刑無定法內外官司出入由已今與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刪定刑書以惠萬世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書相通之格亦使刪定頒行古者風淳俗厚詐僞不生百官謝牒堂後官署之世道日降奸詐日滋近來上將軍已下今軍薄司印之奉翊已下典理司印之防詐冒也今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

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
變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
牒必令印之舊制下正牌於諸倉庫宮司必
印以行信實今內豎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
奸也願凡所內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毋下三
牌以塞內豎盜竊之源士大夫於聽訟決事
之官出納錢穀之司交通私書顛倒是非耗
竊官物其弊彌甚願一切禁止如有違者其
請與聽者以不廉論各司各成衆愛馬之求

索外官之贈遺一切禁止如有違者亦以不
廉論古者民年十六爲丁始服國役六十爲
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貢于按廉按
廉貢于戶部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諸掌近
來此法一毀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
知一遣之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
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
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
而逃矣其件徵發者憤鄉吏之欺蔽痛加酷

刑割耳剝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
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
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
以田多寡籍其戶爲上中下又戶分良賤守
令貢于按廉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
役有所憑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
者輒繩以理諸道魚鹽畜牧之蕃國家之不
可無者也我神聖之未平新羅百濟也先治
水軍親駕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

屬國家資其財力遂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
抵皆山肥膏之田在於濱海沃野數千里陷
于倭奴蕪葭際天國家既失魚鹽畜牧之利
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願用漢氏募民實塞下
防凶奴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限二十
年不稅其田不役其民專屬水軍萬戶府修
立城堡屯聚老弱遠斥候謹烽火居無事時
耕耘魚鹽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寇至清野入
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則

不出數年流亡盡還鄉邑而邊境州郡既實
諸島漸次而充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寇遁而
邊郡寧漕轉易而倉庫實矣水軍萬戶諸道
元帥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滅賊
安邊者賜之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
一城堡亡一州郡者處以軍法毋得輕宥以
示勸懲全羅慶尚楊廣三道貢賦之所出國
家之腹心也今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蹂踐
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旌節
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大舉
及時掃清西北一面國之藩屏頃者奸兇擅
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戶加於舊額州郡供額
不貲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
備威望夙著者每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戶
各二人餘皆罷之商賈之徒競托權門以干
千戶之任侵漁倍克靡所不至願自今令其
道元帥擇威惠為民服信者除授之母數易
置權勢之家釐為互市貂皮松子人參蜂蜜

黃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歛民甚苦之挾老携
幼渡江而西可為痛哭願自今抑買者一切
禁止如有違者痛繩以法前此被罪奸兇之
徒抑買之貨其在民間未畢收者宜令刷括
以充官用其鷹鷄貂皮之曲獻乞皆痛禁未
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無恒
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不可不早
圖之願自今所居州郡課其生口以成其籍
使不得流移授以曠地俾勤耕種與平民同
其有違者所在官司繩之以法昌下其書都
堂又上書陳時務曰古之為國者必先立紀
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脉也身無血脉
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今有所不行法令不
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言路相臣憲
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不行怨譴方
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脉達于膏肓雖有扁鵲
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刊板施行堅如
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禁者一委憲司

治之謹按寢園禮文凡與祭者不飲酒不茹葷凡四日是謂散齋或在於本司或在於尚書省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日是謂致齋今則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于致齋之日各於其家或與婦女狎處且不習禮文故其裸獻登陟贊謁奠徹皆不合度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爲如何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在於其家則令糾正監之正順已下令錄事寮之致齋三日則集於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不敬論本朝樂節凡宴饗賓客必用唐樂繼以舞樂今娼妓歌舞聲音之節終不合於中和殊失禮樂之本謹按朝廷儀注其視朝宴饗只使伶人按樂而娼妓不與焉願遵此法宮中宴饗只奏唐樂毋令娼妓近前南州之民近因燕亂板蕩失業又因水灾禾穀耗損咸不聊生誠宜培養邦本俾不搖動各道既有節制使又有觀察使徵兵調役紛擾如雲民不堪苦

其節制觀察使外諸奉使者一皆召還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既已委質從仕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託以親親上冢冒干口傳便歸鄉曲淹延歲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州縣之吏在京都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隸各處役之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京邸主人日徵贖布人一匹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直趨州縣倍數督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此頃者繕工寺日徵其人贖布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人之力以供國役徒剝民膏而用如泥沙斷喪邦本殊失殿下憂民之心也願自今一切罷去使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近日革罷倉庫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辨正都監所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

之屬亦皆革罷以安民生尋知門下府事仍兼大司憲賜推忠勳節佐命功臣號從我太祖定策立恭讓與同列上疏曰賞罰國之大柄也有功而不賞則人無以勸有罪而不罰則人無以懲守文之主猶然况殿下中與之初政乎我國家自太祖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至于玄陵不幸絕嗣祖宗艱大之業歸于辛氏國統中絕王氏之廟不得血食者十有六年民怨於下神怒於上守侍中李獻相出萬死之計奮其忠義與一一大臣定大策戴殿下入承大統克紹前烈三綱九疇既敷而復敘天命人心既去而復留雖平勃之安劉氏張狄之復唐室豈能加於此乎誠宜特加殊禮賜劔履上殿贊拜不名錫之茅土宥及十世立閭圖形以報大功則後之爲善者知所勸矣魯國大長公主玄陵之配也而以僞后韓氏爲配以忝宗廟宜亟撤之且韓氏之懿陵禍昌之胎藏亦宜掘破以雪

神人之憤其勢是憑濫加官號若汚城黃驪固城禮安諸郡一皆降從本號其妃曰謹曰懿曰淑曰憲曰安曰寧曰靖曰賢曰善諸妃及諸翁主無論貴賤以一時之寵愛皆封爵賜印內帑珍寶錫與無算願今攸司收印章徵其珍寶以還內府其有係公私之賤者各還本役諸妃翁主之父母兄弟濫入樞省或至府院君封國大夫人翁主宅主者亦當收其爵牒其中憑勢逞惡者流竄遠方則後之爲惡者知所懲矣苟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而無以興善理矣王皆允之又上疏曰東方自朝鮮之李離爲七十合爲三韓干戈爛熳而相尋生民之肝腦塗地者歷兩漢三國六朝隋唐迄于五代而未息我太祖受命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南征北施始成一統垂五百年于茲矣間者僞辛盜國宗廟絕祀殿下新紹三十一代中絕之統三韓億兆之民懽欣拭目以望殿下中興之理殿下一

身皇天上帝之所眷命太祖列聖之所付托山川鬼神之所依歸百萬生靈之所寄命崇高之極有甚於萬仞負荷之艱有萬於泰山一言之出如雷霆之動於天而三韓莫不聞一事之行如日月之出於天而三韓莫不觀敬之一字帝王所以作聖之基公之一字帝王所以致治之本願殿下畏皇天之鑑臨下畏億兆之瞻仰賞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福善之心罰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淫之

鑒衆悅而後賞衆弃而後刑弊痔必藏一笑必惜命一官則曰斯人也果君子而可以理天工可以養天民而天不罪我乎潛邸之舊畏上帝而不敢私以賞戚里之親畏上帝而不敢私以爵勤咨訪以廣其聰明好學問以崇其德業接群下以禮奉母后以孝去邪勿疑令出必行處九重則念吾民之不庇於風雨御八珍則念吾民之不足於糟糠服輕煖則念蠶婦之赤立而法大禹之惡衣臨宴享

則念農夫之餓殍而體隋文之一肉崇儉戒奢節用愛民樂直言而惡阿諛從親君子而遠小人夫極言不諱面折廷爭無小回互知有社稷不知有其家者君子也殿下親之信之則堯舜之理可坐而致太祖之業可繼而興矣姻亞必欲進恩怨必欲報聞百姓之疾苦則泰然曰何與於吾身見人主之過失則默然曰口是禍門也唯行諂佞以盜富貴知其家而不知有社稷者小人也殿下悅而庸

之則桀紂之亡可立待而太祖之烈不旋踵而敗矣二帝三王莫不由學精一執中堯舜之學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願殿下擇鴻儒之通經史正心術者更日入直討論經史商榷治道以成緝熙光明之學且今史官更迭侍側左言右事無不悉書以詔萬世又爲世子開書筵以當世大儒爲師傅經明行脩之士爲僚佐朝夕與居講明經籍以明端本澄源之學且府典賴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

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
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
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禁衛無人
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
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為虛
設徒費天祿而其巧達赤速古赤別保等各
變馬寒暑夙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
祿而食四十二都府五貢十將尉正之祿者
非幼弱子弟即工商賤隸或食其祿而曠其

職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豈祖宗忠信重祿
之意哉伏願殿下併近侍於左右衛併司門
於監門衛併司楮於備巡衛併忠勇於神虎
衛其餘各變馬以類併於諸衛使之輪日入
直考其勤怠各以其衛內護軍以下至於尉
正之職隨品錄用使食其祿而勤其職則人
樂仕而國祿省禁衛嚴而武備張矣司幕古
之尚舍而今之司設也司饗古之尚食而今
之司膳也今則司設食其祿而廢其職司幕

勤其事而不食祿司饗以下之職亦然願以
司幕司饗等變馬併於六局以復先王之舊
以革近代之弊則名實相稱而職事立矣非
有功不侯我朝之法也金侍中富弼削除僭
亂平定西都進封樂浪侯金政丞方慶伐叛
耽羅問罪東倭得封上洛公願自今宰相非
安社定遠功臣毋得封君宦官自國初至慶
陵朝不得參官近來以宮中傳命之任得與
論道經邦之列非所以尊朝廷也願自今宦

官除授遵慶陵之制不許拜朝官又軍器繕
工務劇負少請以上大將軍郎別將為兼判
事注簿等官如此則祿不費而事功舉矣其
務煩寺監倣此兼攝庶便於公學校風化之
源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兵興
學校廢弛鞠為茂草鄉愿之托儒名避軍役
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唐宋人絕句至五
十日乃罷謂之夏課為守今者視之泛然會
不介意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補國家

之盛理其可得乎願自今以勸敏博學者爲
禁授官分遣五道各一人周行郡縣其馬匹
供億並委鄉校主之又以州郡閑居業儒者
爲本官教導而今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
讀詞章而教授官巡視一道嚴立課程身自
論難考其通否登名書籍誘掖獎勵以成實
材其人材衆多有成效者擢以不次若不能
教誨而無成效者亦將論罰孟子曰不孝有三
無後爲大以其絕祀也故古者父母終既

二十三

葬於野虞而安神廟而祀之此事亡如事存
之道也吾東方家廟之法久而廢弛今也國
都至于郡縣凡有家者必立神祠謂之衛護
是家廟之遺法也嗚呼委父母之屍於地下
不爲家廟而祀之不知父母之靈何所依乎
甚非人子之心也但習以爲常未嘗致思耳
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大夫已上祭三世六
品已上祭二世七品已下至於庶人止祭其
父母擇淨室一間各爲一龕以藏其神主以

西爲上朔望必奠出入必告食新必薦忌日
必祭當忌日不許騎馬出行對賓客如居喪
禮每歲三令節寒食上墳之禮許從俗禮以
厚追遠之風違者以不孝論傳曰忠信重祿
所以勸士也是以古者上自公卿下至胥徒
莫不重祿凡仕於朝者未嘗涉意於營私專
心乎公務自豪強兼併以來租稅日減祿秩
歲縮先王制祿之數徒爲文具宜今有司祿
酌古制豐其祿秩則士有恒心而廉恥可興

二十四

英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官之所統觀
察之所理又無守令之宣化故科歛不均賦
役無藝民不聊生無所控告願自今依各道
例縣置五六品官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
近年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
率命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以致侵掠郡
縣蕭然古人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
知兵以其主與敵擇將制倭誠今日之急務
也願今都評議使臺諫各舉威德夙著者命

爲將帥以申軍政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
今一道三節制殊非古制願自今東西北面
外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罷去兵者民之
司命國之大政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本
朝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制比乎唐之府
衛兵也遼金代按懷兩界立符帝而子之虎
視天下求好於我而我太祖絕之虜遼宋三
帝威振四海而莫敢旁窺式至于今者以祖
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近世兵制大毀用兵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三十餘年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
民墜風奔潰千里暴骨蔽爾倭奴爲國之病
可不爲痛心哉願自今閑散四品以上屬之
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統于
軍薄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出于一衆
心統于一然後申明軍令訓練士卒則百萬
之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守不固何攻
不取哉近世奸臣亂政材非將帥者布列重
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

體所至無功願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斬
將率之勇百戰勤勞之效者大則上護軍
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別將散負皆受真差
以獎破賊之功則人皆親其上而死其長矣
且近日舉義拔亂之時從事于軍者亦加官
賞以勸後人國家選觀察使擇任守令撫綏
五道獨東西北面尚循舊習未露王化願自
今依諸道例置觀察使巡行郡縣黜陟軍民
之官近來驛戶凋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之役州郡代受其苦以至流亡欲使州郡復
業當先恤驛戶國家雖置程驛別監安集諸
驛而一人不能獨理每驛置私屬以爲耳目
然非都堂所遣人人得以侵侮不能安集願
自今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薦舉如守令
例且給半印而遣其有能致驛戶殷富駟騎
蕃盛者觀察使報都堂以補守令之闕且授
京官以示褒賞邊遠驛丞令觀察使舉補常
平義倉之法救荒之長策耿壽昌義倉之奏

長孫平社倉之議其法蓋出於周官委人之職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加以倭寇耕種愆期收穫失候今年又被水災東南州郡蕭然赤立救荒之策不可不慮也國家既革私田所至皆有蓄積願自今郡縣皆置常平倉其豐凶歛散之法一依近日都評議使所奏竊聞楊廣道已置常平倉宜令諸道依此施行守令有不如法者罰之食爲民天穀由牛出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所以

重農事厚民生也

二十

重農事厚民生也韃韃耒尺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州郡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宜今禁殺都監及州郡守令中行禁令其有捕獲告官者以本人家產充賞犯者以殺人論州郡因朔膳使客供支等事雖當盛農驅集農民馳騁荊棘旬月弋獵喪失其時民不足食職此之由若夫鷄豚之畜則取之牢中不擾於民願自今京畿築鷄豚場二所一令典廩署主之以奉宗廟祭祀之用一令司

宰寺主之以供御庖賓客之須至於州郡各驛皆令畜之撙節愛養不害胎卵則不出數年而供上祭祀賓客之奉充吾民養生之用足而無弋獵廢農之患矣司饗每歲遣人於諸道監造內用斃器一年爲次憑公營私侵漁萬端而一道馱載至八九十牛所過騷然及至京都進獻者皆百分之一餘皆私之弊莫甚焉又有羽筋箭竹等差遣擾民非一願自今各司愛民差遣外方者一切禁之凡係

此等事皆令呈都堂都堂下觀察使觀察使

二十

分布所在州縣據案直納則庶便於民士卒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軍民官傳牒境內鞠如盜賊悉輸京都以希重賞罔上毒民莫甚於此故士卒解體賊勢益張甚非計也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者獻誠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鞠著爲令典則人樂其利而勇於戰矣犯者內而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論宰相人君

之貳也所與共天位代天工者也其尊莫有
倫比不幸有罪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
亦可也乃令下吏縲絏枷鎖梟首露體弃而
不葬甚矣漢文帝時賈誼上疏謂刑不上大
夫帝深納之自是大臣有罪皆賜死無加戮
辱以禮遇下故當時士大夫恥言人之過失
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願自今兩府大臣
雖有死罪其大逆不道外法文帝故事無加
顯戮以成國家重大臣之盛典書曰罰不及

嗣傳曰罪人不孥故舜殛鯀而相禹武王誅
紂而封武庚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至於近世
殺人如飲食滅人之族猶恐其有後不仁甚
矣願自今凡有罪者法三代盛王之制妻子
無隨坐以示盛朝不忍之政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茲此成周之致理陳平不知錢穀
之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其不侵官也本朝
之制都堂摠百揆頒號今憲司察百官糾風
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訟其職也近者僥

事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弄都堂訟牒雲集
行移之間因循苟且不勝其煩非設官分職
之本意也願自今今訟者各訟攸司其直達
大內都堂者一切禁之以尊大內以嚴都堂
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比來貨殖之徒惟
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十倍貸假之徒鬻妻
賣子終不能償故國家已有禁令今供辦都
監寶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失業非國
家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剽取

三司及六部官以時親到所屬諸司將其所
報勾校文書會計點考毋致陵夷如有不奉
法者使憲司糾理大罪降等別敘除名不敘
隨罪論之小罪下牒巡軍笞杖還職凡京外
大小官吏除目既下累日不即上官赴任以
致公務稽遲其文書錢穀皆爲奸吏所容匿
此則弊之大者而又非臣子誠心事君之道
也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官外其京官大小員
吏自下批之後京官限三日内外官限十日進

闕謝恩即行上官赴任稱權知行事新舊相對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憑考課謝後即真有不如下法者京中憲司外方觀察使痛繩以法比年以來紀綱陵夷州縣之吏或稱軍功冒受官職或憑雜科謀避本役或托權勢濫陞官秩者不可勝記州郡一空八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子三四代免鄉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鄉而無特立奇功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與校典法典醫出身者自添設奉翊真差三品以下勒令從本以實州郡自今以後州郡吏不許明經雜科出身免役以爲恒式王在潛邸廣植田園嘗惡革私田至是欲復之浚又上書爭之語在食貨志浚在憲司前後論列累數萬言皆砭切時病弊政一革進評理兼判尚瑞寺事掌銓選賜中興功臣錄券封朝鮮郡忠義君敎曰卿曾祖貞肅公從我忠烈王入覲元朝誅權姦以正名復都邑以定國本深末茂爲奕蕃

行以至于卿卿幼有大志克肖前人玄陵念卿世勲知卿偉器引置扈從尤加眷顧及玄陵薨無嗣李仁任立辛禡卿傷祖宗之絕嗣誓天日以興復及禡得罪於天子李^{太祖諱}議立王氏曹敏修以仁任之黨立禡子昌而自爲冢宰李^{太祖諱}以絳侯梁公之忠始與國政寄卿憲綱卿方在母憂不少辭而就職是卿誠以爲非李^{太祖諱}無可與圖興復之功於是彈敏修以貪婪撓法而逐之請追停仁任賜謚弔祭之典益痛仁任之立異姓而絕宗祀也卿爲億兆而忘一身忤巨室而任衆怒革私田而復三韓建議遣使黜陟將帥守令而民安寇戢今百官陳得失臺吏禁奔競省冗官興學校置家廟禁火葬厚官祿給圭田兩府非登三科者不除百司皆屬六曹大夫無加刑工商

收告身陞御史階置館驛丞宦者不與朝官
非有功不封君弱子弟不授官諸道省元帥
八縣置守今覆試定律籍丁口置常平軍吏
受真職水軍食島田私膳私書雜使別遣俱
有常刑罪不及孥訟毋直達監務皆遣參官
守今亭理本郡凡所陳列益時救弊之術頓
綱振紀之法化民成俗之方豐財足兵之政
結人心而收人望者至矣及昌請入朝而禮
部責以異姓為王時昌舅李琳為家宰秘不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發兇謀不測王氏之孤危甚於累卵卿冒萬
死與夢周道傳贊

李

太祖

而定大策以寡人承玄陵之正統不

刑一人不動聲色而除十有六年南面之辛

氏太祖列聖絕祀而復享使天下知三韓之

有人卿有力焉今錫之土田臧獲嫡長襲爵

誓以帶礪膏及永世卿其夾輔寡躬以永終

譽尋陞贊成事判禮曹事夢周嘗密白王曰

定策之日浚不欲立殿下且浚為大司憲論

禹玄寶禹氏之黨皆疾之王右禹氏由是惡
浚時奉使 朝廷者多不見禮故遣浚賀
聖節王聞其還曰予又見浚面尋判尚瑞蓋
疎之也加賜忠勤勵節佐命定祚功臣號移
三司左使為金震陽所劾繫水原獄召還復
為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列傳卷第三十一

列傳卷第三十二

高麗史一百十九

平美王傳列書卷三十二 經集教錄卷三十二 均成臣鄭麟趾奉
教

鄭道傳

鄭道傳字宗之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恭
愍朝登第調忠州司錄累轉通禮門祇候連
喪父母廬墓終制召授大常博士王親享宗
廟命道傳按圖製樂器歷禮儀正郎藝文應
教成均司藝以文學見稱王甚愛之辛禍初

北元使來李仁任池齋欲迎之道傳與金九
容李崇仁權近上書都堂以爲不可迎仁任
慶復興却其書不受今道傳迎元使道傳詣
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以來不爾縛送于
明復興怒曰如此則與叛臣金義何異道傳
備陳利害辭頗不遜又白太后以爲不可迎
復興益怒與仁任不視事乃流道傳會津縣
臺省侍從官送至東郊廉興邦遣裴尚度曰
吾已言於侍中怒稍解姑徐待之道傳方飲

酒奮然曰道傳之言侍中之怒各執所見皆
爲國也今王有命豈以公言止乎遂上馬去
宰相聞之以爲猶不悛欲遣人杖之會有釋
器之亂乃止尋有任便居住結廬三角山下
講學者多從之常以訓後生闢異端爲已
任同城妖民伊金自稱彌勒惑衆曰若不信
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僧粲英曰伊金所
言皆荒唐無稽其言日月無光尤爲可笑國
人何信之如此道傳曰伊金釋迦其言無異
但釋迦遠言他生事人不知其妄伊金近言
三月事虛妄立見耳僧嘿然起除典儀副今
陞成均祭酒乞郡出守南陽府我
太祖薦之召拜成均大司成屢獻計辛昌立
充書筵侍讀未幾擢密直副使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封忠義君賜推忠論道佐
命功臣號拜三司右使教曰卿學通天人識
貫古今早捷科第遂躋臚仕居父母憂克終
聖制教誨幼弟俾克樹立臧獲強壯悉與貧

妹自取老弱孝友之性然也玄陵選置胄庠仍掌制誥倡鳴濂洛之道排斥異端之說教誨不倦作成人才一洗我東方詞章之習

聖明龍興我玄陵先天下奉正朔

天子嘉之賜祭服樂器王於是躬裸大室卿爲大常協音律定制度尤爲玄陵所重玄陵贊天權臣議立辛禍卿謂許錦柳伯濡曰勢已成矣難以去之欲請王大妃臨朝計未遂與伯濡嘆曰今日之舉無一介忠臣矣先是

金義偕

西高麗書卷之九

三

帝使赴遼東聞玄陵計書遽生異圖殺使奔胡卿與鄭夢周林擴朴尚衷白執政曰先王不幸天使不返不早達朝廷社稷危矣執政藉口以爲人皆畏難莫敢欲行卿與夢周等論崔源入覲遂使東人免罪於天朝權臣以耦稱玄陵後報于胡欲固其位書成卿與尚衷據不肯署名其事遂寢卿之有執張平勳與復之案於此可見既而胡太

子遣使稱詔以來書辭甚逆權臣欲率國人以迎卿乃力言以謂苟爲玄陵臣子者不可迎此使執政颯勉從之然忤其意被斥南荒凡歷七年殊無難色非值道篤者曷克如是哉後金庚洪尚載金九容等入朝皆被拘留朝聘道絕卿與夢周入賀

聖節倍日兼行

帝乃嘉之遣還庚尚載等我國不失事大之禮宗社生靈之末賴惟卿與夢周之力也及

平東歸將欲大拜乃求外補意有以也南陽之民感卿惠政至今稱之耦昌父子將繼偕號珍絕我宗祀害虛我蒸民神人怨悵者凡十六載及

天子貴異姓爲王而卿與諸大臣定策以子於神廟正派最親且長俾承宗祀一日之內克復社稷以延萬世之洪休豐功偉勳衆之古今罕有倫比卿履兩廡行兩學革去弊政修明禮樂真所謂王佐之才也是用圖形紀

功追贈祖考宥及求世嫡長世襲仍錫土田
臧獲銀帛其服休命益勵忠誠時有獻大虎
者道傳曰諸道曲獻却之便否則請付有司
以備國用如大虎道路昇舉至數十人且其
肉不登俎豆將安用之王以爲然貢獻悉付
有司王御經筵謂道傳曰今欲罷僞朝添設
職其術何由對曰古之用人之法有四曰文
學曰武科曰吏科曰門蔭以此四科舉之當
則用之否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者處

五

之何如對曰昔宋時爲散官設大丹館福澤
宮或授提調或授提舉今亦効此別置宮城
宿衛府而位密直奉翊者爲提調宮城宿衛
事三四品提舉宮城宿衛事然則政得其宜
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在京
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爭求赴衛王靈矣
然後以秩高下或爲提調或爲提舉玉機之
置宮城宿衛府道傳又言唐用人之法條目
有五一日教養成其才德二日選舉取其秀

出三曰銓注當其職任四曰考課覈其功過
五曰黜陟示其懲勸條目中又各有條目博
學經史通曉律令諳習射御三者教養之條
自也文學才幹武藝門蔭四者選舉之條目
也有德望識量者爲相有智略威勇者爲將
敢言不諱者爲臺諫明察平恕者爲刑官通
習算數者主錢穀巧思精敏者主工匠此六
者銓注之條目也公耳忘私勤其職任爲公
齊公肥私曠官廢職爲過此二者考課之條

十九

自也進職秩加俸祿爲陟削官職寬貶爲
此二者黜陟之條目也本朝用人之法大毀
欲教養則師道不明欲選舉則以私蔽公欲
銓注則賢愚雜進欲考課則請謁煩盛欲黜
陟則賄賂公行五者皆廢何從得人乎近分
遣五道黜陟使是不揣其本而膏其末也王
深然之今經筵檢討官韓尚敬書其言以進
金星貫月王謂道傳曰將有何失道傳曰各
在上國不關我朝時議非之憲府劾檢討官

元弼矯世子旨王爲罷其職既而怒言者欲罪之道傳曰元弼乃殿下潛邸舊臣若宥其罪言者必謂殿下喜怒出於私非初政美事也王怒稍解拜政堂文學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成均大司成王命撰積慶園中興碑賜衣一襲廐馬一匹省五軍爲三軍都摠制府以道傳爲右軍摠制使道傳辭曰三軍之作臣在中朝憲司所建白臣不知也然罷元帥爲三軍以臣爲摠制使則諸帥失職者必

展禮佛飯僧道傳曰誕辰飯僧雖非古典但出於臣子則可矣未聞人君自祈福利不聽王欲營演福寺塔殿今京畿楊廣民輸木五千株牛盡斃民甚怨之道傳極言其害尋以病乞退不允王下教求言道傳上疏曰臣伏讀教書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之言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嘆殿下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己開廣言路冀聞過失雖古哲王未之或過也臣待罪宰相無所匡輔以貽君父之憂至煩教諭之丁寧臣實赧焉嘗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比之人身實一體也故君倡則臣和臣言則君聽或曰可或曰不可期於致治而已然則天之譴告由臣所致也古者有災異三公策免爲大臣者亦避位而讓之請免臣職以弭災異然念古之大臣當請退之時必有陳戒之辭況今獲奉教書安敢不効一得仰備採擇之萬一伏讀教書曰涼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歟政

今有闕而未協於輿望歟臣愚以謂德者得也
也得於心也政者正也正其身也然所謂德者
有得於稟賦之初者有得於修爲之後者
殿下大度寬洪天性慈仁得於稟賦之初者
然也殿下平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成法
未嘗處事以知當世之通務安敢保德之必
修而政之無闕歟漢成帝臨朝淵默有人君
之度無補漢室之亡梁武帝臨死刑涕泣不
食有慈仁之聞不救江南之亂徒有天質之

古事考卷十九

九

美而無德政之修故也伏望殿下毋以稟賦
之善自恃而以修爲之未至者爲戒則德修
而政舉矣伏讀教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私
歟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歟臣愚以爲任用之
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
然除目旣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也
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於私者難之
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
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爲人

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固
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來
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余佇之言
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在
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逃
肆亂一也同謀容隱之人或生或死臣愚不
知刑誅而死者爲有罪邪則擢用而生者獨
何幸歟擢用而生者爲無罪邪則刑誅而死
者獨何幸歟禍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

古事考卷十九

十

罪人而爲王氏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族姻
黨與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
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
位五王舉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母也中
宗子也以母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尚讎五王
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况禍昌之於
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及其
黨與奚啻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逐之
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小雪祖宗臣民

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召聚會京城出入
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黽勉
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舉果何義也
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禍祖宗陰相
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使王
氏不復興者有謀迎辛禡永絕王氏者其爲
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既全其生置
之遠方可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若以
其罪爲証也其沮王氏而立偽昌者諸將之
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辛禡而
絕王氏者金竹鄭得厚言之於前李琳李貴
生招承於後辭證甚明此而謂之証也天下
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大抵人之所爲
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舉以
爲合於公義則禍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
以爲合於私情則留禡昌之黨以遺後日之
患如尹彛李初之請親王勳夫下其亦何便
於人情哉若曰有罪者赦之恩莫大焉他日

必得其力人心自安而禍亂自止矣臣愚以
爲刑法所以禁亂也人君所恃以尊安者也
刑法一搖禁亂之具先毀力未得而禍先至
心未安而亂不止矣請以中宗三思之事明
之武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之親
姪誅討不加待遇甚厚自今觀之五王既立
武氏之子爲帝故三思得免其机上之肉則
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於三思亦有天地再
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疑其罪爲世
所不與日夜譖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中宗
之心中宗以三思愛已而親之以五王爲權
重而忌之五王日踈三思日密卒之五王戮
而中宗弑使中宗謬計不過曰不能保全功
臣而已豈知親見弑於三思之手乎以觀則
母之姪也以恩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而得
其禍讒人之難保也如此護人之謀其初不
過自保其身而已爲惡不止則馴致其道至
於亡人之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已如

三思者豈有古今之殊也天人之際閒不容髮吉凶灾祥各以類應今內則百官受職庶民安業外則上國和通島夷輶服亂何由生讒人交構於下則虜憂之象著於上客星墜于紫微臣恐三思之在於側也火曜入于輿鬼臣恐終有三思之禍也臣等雖遭五王之害無足恤也爲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若曰保無此事言之者妄也彼中宗之心豈不爲保也卒貽後人之笑臣恐後之笑今猶今之

笑古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灾異以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之也伏望殿下當用人刑人之際不論其親疎貴賤一視其功罪之有無處之各當其可使不相陵則任用公而賞罰正人事得而天道順矣伏讀教書曰民弊未盡除而財用妄費歟下情未盡達而冤抑未伸歟戾異之才未舉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誰歟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

自古難辨也爲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歸我者國可富也民可壽也爲人君者聞是說而樂之殫其財力諂事佛神人有言之者則以爲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惡也我道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爲壽民也非爲我也持是說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得而入也殿下即位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法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興無時巫堂之祀煩瀆此殿下以爲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

以爲富國而不知國實瘠以爲壽民而不知民實窮雖有言之者舉皆不納不自以爲佛諛是臣所謂爲善福壽之說先入之也昔梁武帝屈萬乘之尊三舍身爲寺家奴殫江南之財力大起佛塔其心豈以爲非利而苟爲之也匹夫作亂身遭戮辱子孫不保而國家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猶異代也玄陵崇尚佛教親執弟子之禮於髡髻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

無之雲卷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
干霄漢財殫力竭怨譴並興而皆不恤事佛
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明鑑乎周末神降
于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家將
亡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
利而有害可知矣伏望殿下申明有司除祀
典所載外凡淫怪諂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
用節而無所妄費矣殿下即位以來人或犯
罪有不問者有放免者疑若無冤抑之未伸

者也然赦者奸人之幸良善之賊也則其數
赦乃冤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社大計
上書論執皆遭放逐臣恐冤抑之未伸茂才
之未舉者此其時也至於讒佞之人蹤跡詭
秘言語隱密難可得而料也大抵君有過則
明爭之人有罪則面折之落落不合矯矯獨
立不畏他人之議者正士也秘其蹤迹惟懼
人知在衆不言獨對浸潤者讒佞之人也殿
下於外而士大夫內而小臣宦寺試以臣言

觀之則讒佞之情得矣人雖至愚皆知自愛
至於妻子之計孰無是心昔漢成帝時日有
食之言者皆以爲外戚用事之象成帝疑之
問於張禹禹以身老而子孫微弱恐得禍於
外戚不明言其故卒使王莽移漢鼎谷永輩
直攻成帝略無忌憚至於王氏之用事畏避
不言漢室卒以亡亦爲妻子計而不暇及漢
室也臣雖狂妄不至病風敢不自恤乎臣以
一身孤立於群怨之中非不知言出而禍至

殿下以不諱問臣敢不以切直對此臣所以
寧得禍而不恤切言而不諱者也伏望殿下
留神採擇以白臣忘身徇公之意萬死無憾
仍徵辭箋以進不允當時上書者甚衆而道
傳對爲第一王每稱之然以虛言不諱忤旨
且以武三思比禹玄寶黨玄寶孫成範爲駙
馬故王不悅道傳而玄寶及李綱之黨亦惡
道傳道傳又上書都堂請誅穢玄寶曰宰相
是職首責所率也故石介甫曰上則調和陰

陽下則撫安黎庶賞刑罰之所由關政化
教令之所自出愚以為宰相之任莫重於此
四者而尤莫重於賞刑也所謂調和陰陽者
非謂無其事而陰陽自調自和也賞而當其
功則為善者勸刑而當其罪則為惡者懲矣
竊謂刑之大者莫甚於篡逆其沮王氏而立
子昌迎幸禍而絕王氏者篡逆之尤亂賊之
魁也苟免天誅今已數年矣又飾其容色盛
其徒從出入中外略無忌憚而其子弟甥姪

布列要職莫敢誰何則今居宰相之任守實
刑之柄者無所辭其責矣宜當具論罪狀啓
于殿下與國人告于大廟數其罪而討之然
後在天之靈慰矣臣民之忿雪矣天地之經
立矣宰相之責塞矣若曰人之罪惡非我所
知也生殺廢置之權人主所司也宰相何與
焉則董狐豈以趙盾不討弑君之賊加惡名
乎春秋之時晉趙盾弑君直史筆狐書曰趙
盾弑其君盾曰弑君者非我也史曰子為正

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君者非子而何孔
子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夫盾以正卿不討弑君之賊受弑逆之名而
不辯然後討賊之義嚴而亂賊之黨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矣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必陷於篡弑之罪此之謂也愚雖
不才得從宰相之後與聞國政敢不以良史
之譏自懼乎若曰所謂罪人有儒宗焉有連

婚王室者焉其法有難議者也則昔林衍慶
元王立母弟潁衍先定其謀而後告侍中李
藏用藏用不知所為但曰唯唯而已後元王
反正以藏用位居上相不能寢其謀禁其亂
廢為庶人今李穡之為儒宗孰與藏用其首
唱邪謀沮王氏而立子昌者孰與藏用但唯
林衍之謀而已胡氏曰昔文姜與弑魯桓哀
姜與弑二君聖人例以遜書若其去而不返
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夫弑桓者

襄公也弑二君者慶父也文姜哀姜疑若無罪焉聖人以二夫人與聞乎故深絕而誅之如此夫嗣君夫人所出也不以子母之私恩廢君臣之大義況其下者乎或曰穉之言曰禍雖眈子玄陵稱為已子封江寧大君又受

天子誥命其為君成矣又既已為臣矣而逐之天下可也此其說不亦是乎則曰王位太祖之位也社稷太祖之社稷也玄陵固不得

而私之也昔燕子之與燕少子噲或曰燕可伐歟孟子曰不可子之不得與人燕子噲不得受燕於子之聖賢之心以為土地人民受之先君者也時君不得私與人也又周惠王以愛易世子齊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當是時嫡庶之分雖殊其為惠王之子一也且以天王之尊不得私與其愛子以諸侯之卑率諸侯之衆上抗天子之命聖人義之未聞世子拒父命桓公抗君命誠

以天下之義大也玄陵豈以太祖之位之民而私與逆眈之子乎又天子誥命一時權臣以為玄陵之子欺而得之也後

天子有命曰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又曰果有賢智陪臣定君臣之位則前命之誤

天子亦知而申之矣安敢以誥命藉口乎其為臣之說抑有辨焉綱目前書審食其為帝

大傳周勃陳平為丞相後書漢大臣等誅子弘迎代王恒即皇帝位其書曰帝曰丞相者非為臣之辭乎曰大臣曰誅子弘者非討賊之辭乎不獨此耳武才人稱帝已久狄仁傑薦張柬之為宰相柬之廢武才人迎立中宗其薦為宰相者豈非為臣也廢武才人者亦討其為賊也百世之下稱周陳安劉張柬之復唐之功未聞罪數公為臣而廢舊主也穉玄實雖仁義未足皆讀書通古之士豈不

因此說乎其執迷不悟偶為邪說以惑眾聽於此可見先王之法造言惑眾者在所當誅况敢倡邪說以濟亂賊之罪者乎或曰其謀迎幸禍首正子昌在位之時雖無幸禍之迎王氏安得復興乎其曰迎幸禍而絕王氏以罪加之之辭也當是時忠臣在士奉天子之命議黜異姓以復王氏為幸之黨先得禮部咨知

天子之有命忠臣之有議謂子昌幼弱謀立

其父以濟其私此非謀迎幸禍而絕王氏乎或曰播與玄寶於行為前輩有斯文之雅故舊之情子力攻之如此無乃薄乎青蘇軾於朱文公為前輩文公以軾敢為異論滅禮樂壞名教深訶力詆無少假借乃曰非敢攻訶古人成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子亦畏上帝故不敢不論夫軾之罪至於立異論滅禮法耳以朱子之仁恕攻之至以成湯誅桀之辭並稱之况黨異姓而沮王氏者祖宗之罪

人而名教之賊魁也豈以前輩之故而貸之也况彼之言曰戊辰年廢立之時斯文有異議所謂異議者議立王氏也又倡言於眾曰諸將議立王氏吾父沮之吾父之功大矣此言流聞於禍昌之耳者深矣使禍昌得志斯文與諸將果得保其首領乎其自處之薄為何如也自以立王氏為異議沮王氏為已功今以立禍首為異議沮王氏為重罪不亦可乎或曰子已上殿辭免獻書殿下論執罪人

又告廟堂無乃已甚乎必若是言肯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又告三子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弒君者在齊疑若無與於魯也孔子時已告老疑若無與於魯之政也既已請於君疑若不必告於三子也且以聖人宏大謙容入而請於君出而告於三子必欲討其罪人而後已誠以弒逆之賊人人之所得誅而天下之惡一也且在魯而不忍在齊之賊况在一國而忍一

國之賊乎從大夫之後而不忍隣國之政況在功臣之列而忍王室之賊乎春秋書衛人殺州吁胡氏曰人衆辭其殺州吁石碻謀之使右宰醜益也變文稱人是人皆有討賊之心亦人人之所得誅也故曰衆辭也且亂臣賊子人人之所得誅也而宰相不行誅討之舉可乎況石碻以州吁之故并殺其子厚君子曰石錯純臣也大義滅親以此言之亂賊之人不論親疎貴賤皆在誅絕也或曰陳恒

二十三

州吁身行弑逆者也穢與玄寶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又安知誣其罪而誤蒙也則不有胡氏之說乎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也豈不重於弑也今黨異姓而廢王氏之宗祀者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其罪亦不止於弑也又古之大臣人有告其罪者囚服請罪如漢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擁立昭帝功德至大人有上書告其罪者不敢入禁中而待

罪於外以此觀之苟有告罪者則當涕泣切請躬對有司辨明其罪然後其心安焉豈有誘妻子上書假托疾病就醫於外不與明辨乎是則自知有罪辭屈難辨必矣春秋討賊之法雖其蹤迹未著尚探其意而誅之况蹤迹已著如此者乎昔高宗封或才人為后褚遂良許敬宗同為宰相遂良力言不可卒至戮死敬宗順高宗之旨曰此陛下之家事耳非宰相所得知也高宗用敬宗之言卒立武

二十四

后敬宗終享富貴五王同議反正同受戮死無一異焉自今觀之敬宗之計得而遂良與五王為失矣然敬宗一時之富貴歟爾若風過耳泯然無迹遂良五王之英聲義烈映簡策貫宇宙而同存愚雖鄙拙取敬宗而慕遂良傳曰始與之同謀終與之同死既不以愚拙弃之得參反正之議安敢畏奸黨之禍默然無言以苟免乎伏望法春秋討賊之法以孔子石碻之心為心則宗社幸甚又上

箋辭曰臣之得謗難可悉陳請以殿下之所
明知者言之殿下以臣充三軍都摠制府右
軍摠制使臣面請曰諸將用軍士爲私屬其
來尚矣一日革之舊家世族無其役而食其
田又矣一日名屬軍籍役加於身臣恐大小
歸怨於臣也殿下曰將帥之革憲司言之三
軍之設斷自予心卿何與焉保無此謗也臣
復曰臣若得謗必達於聰聞則殿下亦知臣
無其事而得其謗皆此類也而臣之他謗亦

卷一百一十五

明豈非幸之中者乎臣受命後果有謗之者
曰道傳回自中原而三軍之府遽設此以五
軍都督之法而爲之也舊家世族自此皆服
賤役矣萬口一談牢不可破戶口成籍堂臣
言之殿下可之其事出於臣在中原之時也
刷盲人巫師之子充樂工典儀寺奉殿下之
命而行之者也無籍冒名之徒怨戶籍之不
便於已者曰道傳之所爲也盲人巫師以此
讖爲出於臣而詛之革私田之議臣初以爲

皆屬公家厚國用而足兵食祿士夫而廩軍
役俾上下無匱乏之憂臣之志也而志竟不
行尋請殿下免提調官久矣而分田不均之
怨皆歸於臣然此小事也殿下之所明知臣
不得辨焉況事之大而怨之深者雖非臣之
所知臣何自而免也臣死於崔源之遣則內
以正先君之終上以不欺於

卷一百一十六

天子矣死於不肯署名之事則足以明僞辛
卯玄陵之後矣死於胡使之却則上以脫君
父之惡名下以免一國臣民與弑之罪矣臣
身雖死有不死者存豈非榮乎若夫陷於讖
謗之口則上以遺君父不能保全功臣之累
下以招不能明招保身之議臣甚懼焉願殿
下解臣見職以保餘生諫官言道傳功在社
稷上箋辭職累日不答待功臣不可如此其
薄乃復爲政堂文學臺省交章請玄寶罪王
以成範故不聽使人於我

太祖請禁臺省論奏

太祖嘆曰王曾謂我指揮臺省乎時王忌
太祖功高得衆心又舊家世族怨革私田多
方誣毀禍昌之黨連姻王室朝夕譖訴王信
讒言日夜與左右潛圖除之

太祖困於讒說謂道傳南閭趙仁沃等曰吾
與卿等戮力王室而讒言屢騰恐吾輩不得
容吾當東歸以避之先令家人趣裝將行道
傳等曰

公之一身宗社生靈之所係豈可輕其去就

不如留相王室進賢退不肖以振紀綱如此
則王庶幾有悟而讒言自息矣今若退居一
隅彼讒者必誣以蓄異心禍且不測矣

太祖曰昔者子房從赤松子遊高祖不之罪
我心無他王豈罪我哉相與論議未決都鎮
撫黃希碩因家臣金之景白夫人康氏曰道
傳閭等勸

公東歸事將非矣不如去此數人康氏信之
告于

太宗曰道傳閭等皆不可保對曰

公困於讒說有引去之志道傳閭等力陳利
害以止其行者也乃責之景曰數人與

公同休戚者也汝勿更言王召道傳道傳辭
疾不赴遣代言安璣敦諭乃至王問穢玄寶
罪道傳對如疏意語若縣河王曰穢罪狀稍
著玄寶罪猶未白道傳曰穢罪已著宜置極
刑以示不忠若玄寶者罪狀未白故臺諫交
章請流遠地臣亦以爲宜使淑慝異處王曰

穢玄寶事寢之已久今有抗疏者必卿疏爲
之階也卿道不見寡人者亦以此也道傳曰
君臣之義情同父子譬如父責子不孝而明
日又愛之如初者天理之不掩也殿下今雖
責臣後若推誠任臣敢不奮勵今當農月天
久不雨殿下召臣面議天乃雨昔霍繇禾穀
不茂殿下召臣議政事陰雨霽殿下以爲何
如脫有奸黨矯旨罪臣臣請面啓然後伏罪
李不悅憲司劾糾正糾糾不迎執義禹

洪得下獄鞠之舜連道傳出為平壤府尹省
憲刑曹上疏劾道傳陰誘糾正非毀臺諫請
置極刑王以功臣宥之復論道傳濫居功臣
之列內懷奸惡外施忠直藥汚國政請加其
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臺省交章曰道傳家
風不正派系未明濫受大職混淆朝廷請收
告身及功臣錄劾明正其罪王只收職牒錄
券移配羅州大司憲金湊等上疏論其子典
農正津宗韓副令濬廢為庶人尋量移道傳
子奉化縣鄭學周嘆諫官金震陽等上疏曰
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視讓去
本主無由獨舉織成筆斐之罪連坐衆多之
人請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初玄寶族人金
爵嘗為僧私其奴樹伊妻生一女人皆以爲
樹伊女讎獨以爲己女密加愛護以婢士人
禹延生女女適云敬生道傳故云後學周諫
召還賜米豆百石給其子告身復封忠義君
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二

列傳卷第三十三

高麗史一百二十

尹紹宗

尹紹宗

尹紹宗字憲叔贊成事致仕澤之孫恭應朝
懼魁科選補史官累轉為正言草疏陳時事
曰皇天生民而不能使之各得其所以命聖
人為之君以代治之故位曰天位民曰天民
而故官分職則代天工也本朝之制中書則

有今侍中平章參政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
也樞密則天之北斗也至於百官莫不皆然
雖郎官之職亦皆上應列宿故名器官爵非
人君之自有乃天之所有而人君代設之者
也人君不可以名器為己之私有而妄與之
而人臣亦不可不量其才德而敢居之也自
昔帝王分天下之民為四等曰士農工商農
工商各世其業以供上惟士無所事也而入
學讀書修身正家事君治民之道皆得學焉

而後官之是以公卿大夫未有不盡其職而
人君代天之政成仲尼曰名器君之所司也
不可以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而亡蓋名器
既亡則朝廷不嚴而王室卑王室卑則小人
生陵陷之心民志不定上下不辨而社稷危
矣我祖宗非能則不使在職才賢則不使在
位有官必誅無功不賞是以愚不肖者不得
在官而百官正矣慶陵之入朝也中書李大
順有能於世祖請授其兄別將慶陵口汝兄

伍尉也越散賁授別將非祖宗法也大順言
於世祖曰願諭我王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
君朕何與焉汝其自請之則我祖宗之重名
器在未有也自辛五癸卯以來國用不足以
官爵為賞功之物於是小人濫冒軍功因緣
賄賂不次超授其源一開至于今日商賈工
匠公私奴隸皆得為官羊頭狗尾布川中外
褻慢名器污穢天工人人視朝廷官爵如土
芥皆欲俯拾至有中郎將掃牛下奉翊真一

臣之計蓋言名器之重也。由是鉅以五尉而至散貨散貨而為中郎將亦不喜也。平時如此萬有危急之難殿下復將何物以賞之而勸以立功耶。願自今非有軍功才德則雖近倖者不要授以官使工匠商賈各安其業毋使賤人汚朝廷則民志有定上下有辨朝廷有嚴而王室尊矣。臣聞諸葛孔明有言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自古及今治亂興

高麗書卷五十二

三

亡之分決於人主所親信之得失耳。殿下當天下危亂國家危急時深居九重或一月不聽政親近頑童群小而宰接宰執將德彼頑童群小唯知逢迎上意承順顏色其所事者不過鷹犬飲食男女之聞而已殿下樂其和順而目與之親豈不大為盛德之累乎。宮禁嚴肅非雜類所得而窺也今也群小出入有恣大內不嚴大內既不嚴則主上安得而獨守哉。代言金興慶不學牆面唯唯諾諾非

獻替啓沃之資也。殿下悅其敏給阿順使出納教命進退士大夫一國之事皆先關白興慶然後得達宸聰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安知他日不有李斯趙高之禍哉。伏見三月朔日有食之近年賊曉用事而七月日食七月者三陰之月也而且有不測之謀今三月五陽之月也陽甚盛而一陰獨存能勝大陽此非小變也。臣下必有蔽惑主上者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矣。願殿下畏天變而收興慶

高麗書卷五十二

四

之權不使與國政黜群小之在內者毋深居九重母日晏不起毋獨任一臣日接宰相耆德忠直之士力行祖宗之仁政則社稷之福也。臣聞養天民者興殘天民者亡是以人主受天命而立天位則必上順天心以養天民如父母之愛赤子然後民心附而天命固焉。太祖當泰封奢虐之際奉天討罪誅除群兇愛養民生衣服取其禦寒暑宮室期於庇風雨深仁厚澤涵育元元列祖相承咸以儉德

養民爲心景靈殿孝思觀顯毅二陵其制度
儉小不爲奢麗此皆子孫之所當法也殿下
即位于今二十有三年適當厄會國步多難
賊用事包藏異心蔽惑聖聰斷喪國脉遂
使殿下與仁熙殿之役耗百姓之脂腴百姓
之膏輸材鼓冶供給之費日以萬計辦事之
吏暴求猛虎督責之令疾於風雨中外之民
困於力役三農失時老弱失養而父母妻子
不相自保倉廩無半月之儲百姓無十日之

高麗書卷二十一

五

糧五道兩界積年所儲之軍須俱竭於供給
而亦不足矣三韓嗷嗷歸怨賊朶六年之間
大水大旱百萬生靈如在湯水之中而長朶
之威不敢出諸其口垂頭拱手號訴于天地
曰是役也皆賊朶及中官廣大從吏而爲之
也朶既伏誅復猶未已民又怨之曰是役也
朶雖首唱實廣大欲固富貴而力贊之三韓
之民之怨廣大也甚於賊朶矣國家自庚寅
以來東禦倭寇丙申以後北禦韃靼已亥辛

丑之戰吾民死亡者大半不三年又有癸卯
之亂死亡又倍於辛丑矣已亥以至壬子十
五年間水旱相仍餓殍相望民之存者僅十
之一羅慶二道連歲大饑而今年尤甚三月
大寒四月不雨麥不成穗而種不入土吾民
將何以生乎民者王之天食者民之天也民
無食則死矣王者無民則奚以獨守國哉今
京中倉庾空竭而兩界五道又饑饉不幸有
辛丑癸卯之變則將何以備軍餉乎百姓困

高麗書卷二十一

六

於土木困於賦歛冤怨通天不可遽解雖有
急難誰復有爲殿下効死哉嗚呼景靈殿太
祖皇考之別廟孝思觀太祖之眞之所藏顯
毅二陵太祖皇考之墓也而其制度比之仁
熙殿正陵則百分不及一矣吾東方天下號
爲禮義之邦而子孫后妃陵殿反過祖宗天
下後世以爲何如也殿下奈何以一后之故
取天下後世之笑乎且預凶事非禮也而廣
大欲興事固寵冒妄殿下預作石室聞者憤

歎以為大不祥也而不忍言之今災異荐臻
百姓饑饉又非人主玩花卉之時也而廣大
乃作花園虧損殿下之德而離散民心其罪
固可斬也願殿下正廣大之罪斬于都市罷
陵殿石室之役壞花園以解天怒以弭民怨
疏未上獻納金允升知之與司議禹玄寶托
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劾罷之辛禍初授典
校寺丞轉成均司藝改典儀副令藝文應教
紹宗不顧產業家甚貧知申事李存性自禍

賜米十碩移典校副令我

太祖回軍紹宗詰軍前因鄭地求見懷霍光
傳以獻其意欲復立王氏也辛昌立陞典校
令與同僚奏本朝舊制凡圓丘宗廟社稷山
陵真殿神祠祭享祝文道殿佛宇詞疏本寺
官一人每月輪直清齋寫進上齋沐親押天
地宗社則必親祀佛宇道殿神祠則或命大
臣攝行近以祈禳猥多或命正字小臣代押
其源一開今唯四時大享親押其餘則皆代

押甚違誠敬之義願遵祖宗舊制祝文詞疏
齋沐親押圓丘社稷宗廟藉田大事必皆親
祀朔望奠及凡祈禳擇大臣攝行御正殿親
授祝文詞疏昌從之又奏殿下既允臣等親
祀之請今大享宗廟乃以大臣充大尉是殿
下不欲親享也以謂禮文未備其物未具耶
則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神明豈
以文之未備物之未具而并棄其誠也哉以
謂權署國事不敢主祀耶則嚙之受終禹之

受命皆攝政也而率百官親格于文祖神宗
之廟舜禹天下之大聖萬世帝王之所當法
也殿下不法之臣等竊為殿下惜之今殿下
之不親享有三不可焉吾不與祭如不祭則
是不誠也無疾病大故而燕居九重使臣攝
行則是不敬也既許親祀下之兩府攝之百
姓未幾而有攝祭之命是示國人以不信也
夫誠敬信三字人君之大寶也捨是三者能
有其國者未之有也禮將祭散齋四日致齋

三日今殿下端拱日御經筵聞正道近正人
則散齋固無嫌矣願自今日致齋思誠格于
大廟躬服袞冕以告即位以申孝思昌下都
堂議俄拜右司議大夫極論李仁任罪又與
同舍許應閣開等復疏論仁任曰竊不得上
會頒發背請告應等擬其書紹宗遷大司成
赴書筵以前疏進仁任族黨非之至有欲殺
者語在仁任傳紹宗在書筵上書曰易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天命之性本善無惡人與堯
舜初無小異古之聖王周稟胎教及在襁褓
有保以保其身體而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
心有傳以傳之德義而節嗜好之過防閑見
之非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外物之誘無自入天性之真得
其養方寸之間受教之地澄淨無蔽故皆可
以爲堯舜矣臣竊見殿下之讀論語今十有
三月矣每日所新知者多不過三四字而已
尚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資得於天稟其於

受學非不能也但由殿下暫御書筵須臾入
內狃於近習心繫外物而不在於書故也至
於近日急學之端形於外師傅未退訓音未
通輒讀輒起俄稱御膳失時輒入於內聖學
何由而進聖德何由而明乎上王初立聰明
向學而蒞臣爲盜國之計即罷經筵誤我上
王幾覆宗社殿下即位之初大臣以前朝爲
戒首開經帷以勸聖學以堯舜之聖堯殿下
矣如或怠學則奈宗廟何奈生靈何今孟秋
吉傷穀風作害國家生民之大命上天之譴
莫大焉洪範云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風若殿
下怠學之端見而咎徵之風應之天之以蒙
儆戒殿下豈不明甚哉占之時八歲而入小
學十歲而出就外傳居焉昔魯襄公年纔六
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同何嘗御膳必於
深宮之中乎昔程子爲講官而上言曰人主
一日之內親寺人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殿下

每朝問安慈闈之後出使進御膳命諸
官館閣學士常侍左右從容宴語閒說道理
至於日昃至於夜分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
背家國之艱難征戍之勞苦治亂之源興亡
之迹古今禮樂人物賢否日陳於前則上聽
積久自然通達習與性成堯舜同德比之常
在深宮之中熏染婦寺之邪化聖為蒙其益
豈不甚大哉變便近習之褻慢實害聖德之
蓂莠賢士大夫之薰陶乃養聖德之雨露凡

宮人內臣亦用程子經筵之奏並選年四十
五十已上厚重之人以備左右其年少者不
使進於左右以絕其導上邪私之原凡服御
器用以紂之象著玉盃為戒以禹之惡衣服
為法侈麗之物不進於前淺俗之言不接於
聽今領書筵知書筵自古之大師大傳也侍讀
官之小師小傳也願自今正殿受經退則亦為之
高筵進則必為之起避席受經退則亦為之
起侍讀進退亦為之避席改容以致尊師重

傳之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必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必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霸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
願殿下上念太祖五百年之垂統下念三韓
億兆之向背不惟微臣懇懇之言竊納修省
以開千萬年之大平侍讀鄭道傳見之曰議
論切至深得告君之體恭讓即位以大同憲
趙浚薦為左常侍經筵講讀官浚嘗從紹宗
學故有恩憐之舊凡有章疏紹宗皆具藥初

紹宗嫉李崇仁才高又忌事穢譽崇仁而不
譽已及求興君獄起紹宗譏崇仁於浚欲殺
之紹宗與同列請誅邊安烈疏六上從之王
欲覽貞觀政要命鄭夢周講之紹宗進曰殿
下中興當以二帝三王為法唐太宗不足取
也請講大學行義以闡帝王之治王然之初
偶之移江陵也門下評理尹虎柳曼殊簽書
密直禹洪壽同知密直俞光祐等押行又廢
昌之曰商議門下府事崔元止密直副使柳

龍生守宮門判慈惠府事鄭熙府慈惠府尹
李^林直^王密直副使金仁贊知中事李行等
守傳國寶密直使姜淮伯知密直尹師德封
府庫王論其功賜虎等爲功臣紹宗言賞罰
國之大柄不可濫也我太祖征伐四十年稱
功臣者止六人金鑲金栢代太祖而死尚不
與六功臣之列今殿下既以
和寧伯等九人告廟行賞虎等之功臣所未
聞請削之不聽復上疏爭之竟不從王遣吏

曹搃郎李視迎曹溪僧粲英爲師紹宗與兼
大司憲成石璘等伏閤諫石璘曰釋氏以清
淨寂滅爲宗無補國家昔成湯師伊尹文王
師太公以致商周大平之治未聞以釋氏爲
師也紹宗曰殿下如欲求師有元老大臣在
何用僧爲遂退交章論奏曰綱常天下國家
之大本堯舜三代享國長久以臻至理由此
道也自漢明帝崇佛以來亂亡相繼至于梁
氏感佛太甚宗廟以麵爲犧牲綵帛禁織爲

獸之形卒致侯景之亂餓死臺城唐憲宗
佛^禁中刑部侍郎韓愈極言以爲自佛
氏入中國以來事之愈謹年代久促憲宗不
聽未幾暴殂我太祖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
私作佛刹是時太師崔瑗請除佛法太祖以
爲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
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
若遽去佛法必生反側乃作訓曰宜鑑新羅
多作佛事以至於亡聖祖所以拔誕妄之源

本期後王之繼述者至甚切矣臣等竊聞殿
下將迎曹溪僧粲英于太內尊爲王師臣等
爲殿下惜之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變理陰
陽者爲師故湯師伊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
祀之商武王師太公鷹揚誅紂以開八百年
之周姚泰以胡僧鳩摩羅什爲師不旋踵而
亡前元以蕃僧婆羅跋蹄爲師及其季世以
天子之尊奴事指空冀其福壽卒致應昌之
敗佛之爲教無父無君姚秦前元以五胡北

秋之俗不誦帝王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
以速亂亡今殿下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為聖
子神孫億萬世之師遵今乃復襲胡狄之失
乃以胡教為師有國家者立政立事循其名
實責其實所謂師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
背君父逃入山林寂滅為樂若師其法必見
三韓之民必絕九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
殿下勿以無君父者為師尊堯舜孔孟之道
以開三韓太平之業疏上王勉從之英至崇
仁門臺省遣吏還之不得入而還五罷臺省
面啓之法紹宗與同列上疏曰堯舜咨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嘉言罔攸伏尚慮下
情之或鬱而不達乃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又曰汝亦昌言三代聖王率由是
道咨于鵠堯工執藝事以諫有誹謗之來有
進善之旌匹夫匹婦之言皆達于上上下下
而為恭及周之衰謗者使監以止之遂失文
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為妖言而禁之至有

指鹿為馬而莫有言者故得天下二世而亡
自漢迄元言路開則治且安言路閉則亂且
亡自異姓竊國以來臺諫絀口至我戊辰攻
遼之舉而無一人言者此殿下之所親見也
殿下即位以來五日一視朝令臺諫面啓時
政得失三韓蹈舞想望太平而今者乃令臺
諫勿復面啓豈不大為中興之累乎一言喪
邦此之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其餘各
司亦令各以其職進言以廣聰明以臻至理
又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頃刻而
左右也曰者以辛禍父子事關大體殿下
臺諫往驗其狀此所以重宗社一時之權宜
也因此遂分遣臺諫於外以虧殿下耳目之
任甚非中興之英法也願自今毋令臺省出
外以委繩愆責難之任從之王將幸長湍紹
宗與石璘等上疏云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伏聞殿下將幸長湍閱戰艦此
誠安不忘危之意然自異姓竊國以觀逸遊

曰毒痛生靈惡聲聞于上國今賴天祐興復舊物宜以遊田爲戒乃何即位之初不修德政復徇僞朝之覆轍乎東作方興大駕之行千乘萬騎道路供億之費弊不可言若以緩急爲言則郊天拜陵耕藉田謁文廟在所當先願殿下姑停此舉以解國人之惑不允又上疏曰竊觀祖宗之制凡有所犯者不給田以礪士行自異姓宗國以來茲究得志賣官鬻獄盡毀祖宗之法士大夫以土田臧獲自

成契券賂姦兇受官職以敗禮義廉恥之俗殿下中興革私田以安民生給圭田以優仕者意甚盛也反正之初宜崇節義戒貪邪一新士習請令辨正都監收諸人所賂田民及所鬻告身以礪風俗疏留不下遷紹宗爲禮儀判書其餘臺諫亦遷他官以其彈劾不已也紹宗嘗謂上護軍宋文中曰今李侍中不能進君子退小人若一朝墮於小人之計悔何及哉沈德符等聞之告于王

愆欲罪紹宗我

太祖請曰廷臣直言者惟紹宗耳不可罪之代言李士渭亦曰紹宗屢上書皆不聽今遽罪之外議必謂殿下惡直臣也王曰子旣除紹宗高官人惡得而言哉

李侍中功在社稷紹宗等敢辱之其可不罪歟遂放于錦州初紹宗與友壻崔乙義爭臧獲未決托辛禍壁臣潘福海得之及爲常侍喜論駁王甚惡之每舉托潘事皆之至是見

竄後錄回軍功賜田宥其罪諫官承鄭夢周指喉上疏論劾削職遠流及夢周誅乃宥入本朝拜兵曹典書修文殿學士同知春秋館事卒子淮第會宗辛禍時登第累官至司宰副令恭讓即位上疏曰玄陵上賓之後權臣李仁任等以逆眈之子禍嗣我王氏九廟絕祀者十有六年幸賴天祐王室旣亡而復興殿下宜深思明斷以辛禍父子告于祖廟而斬于都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答臣民之

望而杜禍亂之源矣夫管叔兄也周公弟也
管叔與武庚流言倡亂周公誅而王室安焉
三王並位天下思漢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
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與
而擁帝天下響應衆至數百萬光武困於滹
池幾殲於餓虎之喙然後能克而斬之以中
興漢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當獎率三軍北定

中原攘除姦兇復興漢室其志將欲何如
至告于高祖光武之廟而斬之然後足以小
謝天下也當是時天下皆爲魏有而昭烈所
據之地唯叢爾之蜀耳作史者皆書曹丕之
年以帝魏矣獨朱文公修綱目黜曹丕之年
而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漢家之統
三王之則天后廢中宗而自立爲帝改國號曰
周祚傳天下於武氏唐已亡矣張柬之等舉
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張昌宗遷則天於

上陽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東之等不
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而討唐室之罪人乃
曰以武后至大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
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則足以慰在
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此
言深切而著明矣初二張之伏誅也洛州長
史薛季昶謂東之等曰二兇雖誅產祿猶在
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東之曰大事已定彼
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

所矣謂賊武三思尚在故也既而中宗興章
后復信用三思東之等五王果爲武三思所
殺天下悲之彼辛禍父子監據王位卜有六
年姻親豪右布列中外萬一姦兇之徒推擁
而出則臣恐噬臍無及而殿下之大事去矣
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而猶爲天下誅之則
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爲責况今賊臣
之子孫非有管叔則天之親今既反正有傳
所疑猶康養而不誅以啓群邪之心乎其於

祖宗十六年絕祀之意何如其於季昶去草
之說何如夫天下之變常起於所忽終至於
不可得而制也其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不
爲深慮乎今在廷之臣孰不欲言之其不言
者恐其言之不行而有後悔也經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願
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以禍父子告于大廟
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再毒生民
以垂萬世之統王從之會宗臣事禍昌職非

言官而上書請誅人有議者轉刑曹掾郎又
上疏曰國家運祚之長在乎人君積德累仁
培養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氣哉
盤庚之去耿以有河決之害大王之去邠以
有狄人之侵平王之東遷以有犬戎之亂今
無此數事而欲遷都漢陽物議驚駭胥動詭
言是殿下以江水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緯
不經之言欲移蹕以避之殿下如欲弭災惟
當避殿減膳兢業小心下罪已之令以求直

言明其政刑愛養黎元而已僞禍惑邪臣之
言徙居漢陽貪殘之徒恣意誅求楊廣一道
爲之騷然今若移幸則修宮室備供儲將家
抽戶歛侍從百司宿衛臣庶將傾城以赴之
朝夕餽餼之不繼風霜雨露之無庇辛勤旅
次可勝言乎況今禾穀被野萬騎所至踐蹂
且盡漢陽吏民失其家室奔竄山谷披荆棘
刈蓬蒿秋耕秋收又失其時臣恐民之受惠
甚於禍時也又惑浮屠法貌之說重修演福

寺盡壞旁近人戶臣爲殿下不取願罷移都
黜法貌以副輿望昔晉惠帝時兩血太白晝
見天子與皇后見殺自是宗室相殘天下大
亂懷愍二帝終爲劉聰所虜夷狄亂華者數
百年唐高祖時太白晝見經天秦王殺太子
及齊王元吉太宗季年太白屢晝見而則天
廢中宗自立韋唐稱周大殺唐之宗室社稷
幾亡天之垂戒豈偶然哉今春夏之交太白
屢晝見今又晝見經天者月餘天之所以戒

殿下者至矣殿下列花卉於宮中而日觀之
又欲遊幸漢陽臣恐祗懼之心有未至也願
以堯舜三王之心爲心以周公孔子之道爲
道不爲邪議之所惑務於實德則天意可回
而邦本可固矣

吳思忠

吳思忠初名思正其先迎日縣人後徙寧遠
鎮登第累遷監察糾正歷獻納執義辛昌時
爲司議大夫上疏論復私田之弊從之又與

二十

二十

同列上書曰往者群茲秉權援引朋黨用舍
顛倒骨鯁忠直之士指爲逆閹排而斥之貪
邪諂諛之徒號稱賢能崇而陟之絕塞言路
蒙蔽聰明邦家殄瘁幸賴天地宗社之靈群
兇伏誅朝野廓清殿下初即大寶旁搜賢俊
布列庶官大開言路擢義必採其體樂制度
之宜救時拯民之策臺省交章申奏殿下聽
而行之然法雖立而民未見効革私田正經
界之論巨室之所大忌有志之士勁直之言

邪黨之所深疾胥動浮言以惑衆聽中外
曉此扇亂之漸也況天變屢見星殞失度霜
降之餘迅雷不收立冬之後蒸霧發洩此二
氣有乖之驗也臣等竊謂殿下當克謹天戒
好學從諫修省於上群臣當各供其職無敢
怠荒恐懼於下然後天變可消人變不作能
保無窮之業今也大臣每用樂宴飲供費十
千實非敬天勤民憂灾恤變之道願自今迎
餞上國使臣及勞慰有功將帥外凡中外公
私宴飲用樂痛行禁斷以謹天戒以節國用
以厚民生昌納之恭讓初與舍人趙璞等上
疏極論李穡曹敏修之罪又曰李仁任擁立
辛禔之罪亦殿下之所親見也請委諸憲司
斬棺瀦宅以聲其罪又曰三司右使金續命
倡爲未辨其母之說見黜而死公山府院君
李子松諫禍興師遂爲大戮請命攸司察其
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命罷穡父子廢敏修
爲庶人又與璞等上疏曰今殿下上承

天子之命下應臣民之望援亂反正紹我祖
聖既絕之大統廢辛禍父子為庶人此則正
名分定民志以開萬世大平之時也青衛君
待孔子為政孔子欲先正名曰名不正則民
無所措手足矣漢呂后取宮妻子弘為惠帝
嗣大尉周勃以弘非惠帝子而誅之迎立代
王以定民志以開四百年之大平唐則天后
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思為太子丞相
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張易之昌宗等復立中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宗留三思以待中宗自誅之薛季昶等謂東
之曰去草不去根後必復生三凶雖誅三思
尚存公輩終無葬地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
東之等不從曰大事已定彼一三思猶机上
肉耳後三思果殺東之等而中宗亦遇弑矣
君子論之曰則天既得罪於唐之宗廟中宗
亦不得私於其母東之等既立中宗以則天
賜死而中宗以大義不與其議則可以解祖
宗之怒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亦孔子正名之

義也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以繼恭愍王後
以正辛禍非恭愍王之子布告中外三韓億
兆之民相謂曰吾生復見太祖之孫矣往者
洪倫之亂之源及禍母般若之言之死亦殿
下之所明知也聖天子之所已聞也今李穡
心亦知其非於仁任擁立辛氏之際曾無一
言敏修立昌之時首倡定策今年又欲復立
辛禍其罪前疏未盡之矣今殿下既紹正統
李穡獨倡言於人曰玄陵既以禍封江寧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君而立府矣而又

天子爵命禍矣

李太祖論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乎

今殿下不正禍父子之罪以告大廟以定民

志又不正穡父子附禍昌之罪以絕群小之

陰謀則殿下亦不得一日安天位也或曰辛

氏父子

然天子所知不可不待明降而正其罪是大不

夫子饒黃三韓陪臣以異姓爲君矣又安有
二命乎且或上國欲存辛禡則未審殿下亦
可存而不定民志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
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又何待於明降乎
仁任推戴辛氏之罪乃太祖列聖在天之靈
所共誅者也乃何不從臣等之請此而不
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宜令有司斬棺
宅籍沒家產穡種學父子止於停職屬散則
萬世奸賊何所懲乎宜下敕司明正其罪李
崇仁河嶺前勦仁任腹心復徇穡奸計以害
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禡以報絕列聖之血食
罪不容誅者也亦令敕司論罪又種學以立
昌爲父之功言於宦官李芬芬言於李琳之
父黨附李琳欲遂奸計願下芬于攸司鞠其
情狀以正其罪謹近私訴
聖旨先示李琳又示李穡其心不在王氏明
矣旣而托以崇仁事上書被劾其間亦未可
知上流遠方不正其罪則何以懲後世不忠

之臣乎前漢陽尹文達漢以琳姻戚居中用
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已皆流竄而獨在禁
下請收職牒斥去外方於是潞仁任宅流穡
父子崇仁崙芬達漢又上疏曰宦寺本以宮
內掃除爲職無與外事至秦毀古制以趙高
爲中車府令而二世死於其手西漢以弘恭
爲中書令殺戮忠良而王莽篡曹節等用事
而東漢亡唐以仇士良爲中尉廢置人主宋
以童貫爲將帥陷二帝于女真前元院使用
事遂失天下古今之明鑑也在我祖宗之制
宦寺無官文廟之世時號太平我朝賢聖之
君也而宦寺給事不過十數人亦未嘗食祿
忠烈正朝亦不許參官至于玄陵使宦寺得
與兩府入衛之列卒致萬生之變亦殿下之
所親見也殿下即位復立內侍府階三品是
殿下以中興之主復蹈亡國之轍也願自今
宮中宦官給事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不聽
遷成均大司成以其彈劾不已奪其言職也

尋判典校寺事諫官承鄭夢周指喉論趙浚
尹紹宗等請置極刑憲府乃劾思忠罪與紹
宗同生并究理命削職逮流及夢周誅召還
任轉左常侍自此以後入

金子粹

金子粹字純仲難林府人恭愍末擢魁科授
德寧府注簿辛禰初為正言時慶尚道都巡
問使曹敏修擊倭于密城斬數十級禰賜衣

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子粹製回教子粹
曰敏修搃一道兵金海大丘之戰怯懦敗沒
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衣酒廐馬賞
已過矣又何回教且回教錄功績今敏修無
功可紀不敢奉命禰怒下子粹巡衛府命池
齋及大司憲河允源鞠之齋等欲坐以違旨
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自古
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置諫
官之意齋大怒欲執禰于都堂諸相畏之

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實林曰子粹雖小儒
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東擅
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都堂是
其言只請流之禰曰巡衛府已議其罪今復
可輕耶遂不聽右使金績命入白太后曰臣
武人不曉事然文臣皆言諫官雖忤旨不罪
者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重論太
后乃謂禰曰子者經事多未聞杖辱諫官若
爾人皆杜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免杖疏于
金羅道突山成齋等意子粹必與郎舍議及
流諫議大夫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成踰年許
從便給告身久之拜典校副令累遷判司宰
寺事恭讓禰除成均大司成世子左輔德上
書曰伏觀教書以天文示異責已甚切訪求
直言謹條狂妄之言殿下潛德著聞人心推
戴廓除異姓之禍光復祖宗之業皆奉玄陰
大妃之命而行之其主監定策之功實殿下
之所由興三韓之所共賴故即位之始即

王大妃以正位號獻冊寶甚盛典也殿下事之禮當厚於所生者自去年南幸之時以至今日其於國大妃之殿親幸非一奉養亦至獨於王大妃之殿曾不一詣是狃於生育之恩忽於承祧之重其可乎傳曰爲之後者爲之子此古今之大義也王大妃萬世之後亮陰之禮固所自盡生事之禮其可不盡心乎願自今歲時伏臘必先詣王大妃殿以奉寒暄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近日設封

高麗書卷十 三十一

宗都監以冊王世子王不能無惑焉殿下未受宣命而世子先受冊寶之禮其可乎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言先後之序不可亂也待殿下親朝

帝所受命而後徐議而行未爲晚也況今朝廷使臣來徵良馬萬匹百司疲於奔命當此之時強欲行封崇之禮恐未合於輿論也唐韓愈言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自漢

永平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降事佛漸詳年代尤從此非韓子之臆說考之史冊瞭然可見殿下卽位之始修廣演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大起浮屠屢興土木之後厥今農務方劇而交州一道斫木輸材人畜盡悴曾不小恤欲以微末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實禍爲民父母豈可若是乎乞中降明勅以寢其役以寬民力或者以爲役遊手之髡徒無

高麗書卷十 三十二

害也髡徒果枵腹而趨役乎糜費國用莫甚於此斂怨于民亦莫甚於此殿下卽位以來其於大廟諸陵未聞有修葺營繕之舉而急於起塔是報本追遠之誠反不逮於求福利生之念矣豈非足爲盛德之一欠乎昔宋景有君人之言而榮感退舍成王感流言之讒而雷電以風由是觀之人君一心之得足以感天心一行之失足以召天變願殿下存心以居對越上帝雖居幽暗之中常若有臨之

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事不蔽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韓教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浮屠大起塔廟而後國祚靈長也哉況無若前雖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神聖垂訓其可違耶浮屠之說猶不可信况誕誕荒幻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既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時別祭一年糜費不可殫記當祭之時雖禁酒之令方嚴諸巫作隊托稱國行有司莫敢詰焉故崇飲自若九街之上鼓吹歌舞靡所不爲風俗不美斯爲甚矣乞明勅有司除祀典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出入宮掖以絕妖妄以正風俗近曰下教求言甚切然臣嘗見臺省有言事者遽見天威或奪其見任或黜之外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教雖切而拒諫之念猶在也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舉

用而言之舉一皆施行以勸將來則有志之士孰不爲殿下盡言乎成均生員朴礎等亦上疏曰伏惟國家自聖祖創業以來金枝玉葉繼繼承承無墜厥緒者幾五百年于茲矣中遭否運異姓之禍口不忍言惟我殿下以神聖之資應天順人掃除凶豎不勞兵刃誕受厥命克復宗社飛龍之初三韓億兆懽欣拭目想望太平此正復古中興以致雍熙之秋也臣等獲逢明時齒于冒學徒費廩祿踰

蒙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有日矣然無路而不得行無位而不得達懷憤懣抑竊議私嘆得通上聽一悟聖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今殿下發德音下明旨開廣言路求言如渴臣等安敢嘿嘿以負平生之志伏惟殿下更加優容不使盛朝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國家之幸也臣等竊聞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不可須臾離也苟或廢焉者則覆載所不容日月所不照鬼神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也彼佛何人也以世嫡而叛其父絕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之義以男女居室為非道以男耕女織為不義絕生生之道塞衣食之源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此焉則百年之後人類絕矣天子上

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惟草木禽獸魚鼈龍蛇而止爾三綱五常之道竟何寓其於間哉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感福刑德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憑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以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築之璚宮象廊紆之傾宮鹿臺楚靈之章臺以政之阿房不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嗚呼痛哉其誰正之必也上之人德修於己教成於下以明禮義使斯民知天理之所在然後可以正之矣洪惟我東方自新羅之季奉浮屠之法至於閭里比其塔廟佛氏之說洋洋乎盈耳

淪於肌膚浹於骨髓未可以義理曉也亦未可以口舌辨也惟我大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利於是大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為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為為死生禍福悉佛所為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且營菴立塔無代

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爲人心世道計
可不痛心哉傳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
不織或受之寒彼佛氏之徒不耕而飲食充
不織而衣裳具安居自養者不知其幾千百
萬向是而凍餓者不知幾何人矣彼雖飲風
吸露巢居野處爲國家者所當斥之者也况
坐華屋食精饌遊手而揖君親者其可一日
容於天地之間乎誠不共戴天者也奈何殿
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識緯之說往遷于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十七

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菴以倡無父無君之
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毀我三綱五常之
典臣等爲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且誕降之辰
殿下宜率百官上壽太妃以示殿下中興
理之盛德於三韓臣庶也此之不爲反違胡
教區區於拜僧供佛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
望可乎至者窮人之力歛人之怨演福塔廟
之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臣等未知所營之
木鬼輪神轉輿所用之財天降地湧歟欲求

福亦冥冥之中反貽患於昭昭之際臣等
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能操干戈
塔廟不能饜飢饉皆後周壞經像而修甲兵
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興齊滅然
則佛氏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亦可知矣
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
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
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鄉人其人以充兵賦
廬其居以增戶口焚其書以求絕其根本所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十八

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贖軍餽所屬奴婢使
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
軍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
以分各司各官然後教之以禮義養之以道
德不數年間民志定而教化行倉廩實而國
用周然則向之背君父毀人倫逆天理者將
去其舊染之汚以發其秉彝之良心知父子
君臣之倫知夫夫婦婦之道男耕女織以生
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敦理之豐可以肩

三代而執漢唐矣且今倭臣金璫以不肖之
資無知之見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興無父
無君之教以廢古今聖賢之道以爲太祖開
國皆蒙佛力指歸佛者爲太祖之罪人太祖
聖德神功順乎天而應乎人心同堯舜行法
湯武三韓之民其震威也如雷霆其懷德也
如父母雖盡誅境內沙門如元魏盡鑄佛像
爲錢如周世宗拔佛者安能使太祖不能成
統合三韓之功乎我國祇自庚寅癸巳而上

高麗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通儒名士多於中國故唐家以爲君子之國
宋朝以爲文物禮樂之邦題本國使臣下馬
所曰小中華之館自庚寅之後不死矣亂則
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
者始倡邪說上誣群臣下誣愚民乃作太祖
九世之像曰太祖前身某生爲某院主某生
作某塔某生造某經至曰某生太祖爲某寺
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爲某菩
薩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欺萬世玄陵見之

漢如敬信於是內佛堂之法席演福寺之文
殊會講經飯僧至屈千乘之尊拜髻爲師親
執弟子之禮至于甲寅未蒙事佛之福臣等
未知太祖九世像釋迦達摩復生於東方親
見太祖於天堂佛刹而作此像歟太祖前身
爲牛爲院主之時親見者何僧歟彼之邪說
誣上以太祖爲牛此豈聖子神孫之所可開
口者也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
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怪之欲聞豈不痛

高麗書卷三十一

拙室不惜剖白孟子闢楊墨尊孔子以來漢
之董子唐之韓子宋朝之程朱子皆扶斯道
闢異端爲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天
覺等興佛教易風俗而爲天下萬世之小人
也若董韓程朱之輩安石天覺之徒並生於
今日則殿下用董韓程朱爲天下萬世之法
歟用安石天覺倡夷狄禽獸之教歟臣等未
敢知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髡三韓
之民弄國弄家獎僉王位入山求佛則納金

璘之言可也若遵董韓程朱之學以正人心
明人倫去民之姦賊以興堯舜三代之理以
先中興與天無疆之業則彼金璘者當輟諸
都市以示三韓萬世中興大聖人之不惑於
邪說可也殿下以金璘爲忠於國家之臣則
禍昌父子絕我太祖列聖三十一代之祀之
時彼璘者能立興復王氏之策乎兼大司成
鄭道傳發揮天人性命之淵源倡鳴孔孟程
朱之道學聞浮屠百代之誑誘聞三韓千古

東坡志林卷之六

之迷惑斥異端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吾
東方眞儒一人而已是上天授殿下以皋陶
伊傅之佐以興堯舜三代之盛於中興之日
也殿下以道傳聞佛之策爲祖宗之罪人歟
金璘奉佛之說爲殿下之忠臣歟臣等亦未
敢知也殿下疑道傳之正學信金璘之邪說
則豈不取笑於天下見譏於萬世哉此臣等
所以敢言也爲理之本捨正人心何以哉蓋
人心之趨向不正則其本亡矣雖有屑屑於

事爲之末皆苟而已未有源未潔而流清者
也亦未有本未固而末茂者也故臣等獨以
闕異端爲正人心之本獻焉伏惟殿下萬機
之暇特留宸念舉而行之非特當今之事抑
亦永有辭于萬世矣若殿下以臣等之言勿
以爲迂操而納之臣等更爲殿下陳理道之
萬一疏上王大怒初司藝柳伯淳知礎等將
上疏招諸生止之曰天下旣廣雖有異端何
害吾道生員尹向曰天下安有二道伯淳曰

東坡志林卷之六

諸生之志則大矣雖上書王必不聽何補於
治向曰孟子云吾君不能謂之賊吾輩雖不
才安敢背前賢之格言受賊君之名哉伯淳
竟不能禁礎礎向及韓臯許進金縷李子樞
等十五人上書餘皆不從伯淳又言於知申
事成石瑬曰礎等疏請勿上聞礎等知之議
欲不受業子樞等惡其無禮博士金韶金租
學正鄭卮學錄黃喜等以生負徐復禮不署
名於疏鳴鼓黜之子樞等又怒韶等不告長

官擅黜生負因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
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職略曰
臣斗筭淺量樗櫟微材曾忝言官旋竄邊陲
之遠暫爲郡守遽罹縲紲之拘每因事而徑
情反招尤而速禍竄緣驟貴超升大司成榮
幸逾涯又兼左輔德既尸素而曠職宜引退
而避賢况爲下官之侵陵能不中心之羞愧
君子貴於見幾小臣安於知止伏望賜以俞
音遂其愚抱不允下貂等于巡軍尋釋之未
幾判典校寺事轉左常侍與同列上疏曰年
前
朝廷所遣宦官十人皆是本國之人乃有僥
倖冒進之徒或依倡妓或聯親戚邀請官爵
殿下一皆曲從真差添設動以百數名器之
濫廉恥之喪一至於此乞付攸司盡奪其職
以儆後來又三司官數至十五署祿牌外無
餘事自今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使
司使司移文三司使稽核會計量入爲出則

廣幾財用有所撙節且無曠官之譏矣王從
之尋拜刑曹判書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三

列傳卷第三十四 高麗史一百二十一

平靈矣。其判書集賢殿直學知經筵集賢殿直學均奇成臣鄭麟業

蔭

良吏

高麗太祖初定三韓事尚草創未遑置州縣官成宗始分十道定郡縣置守令自是厥後遷廉問黜陟之使屢下勸懲綱祖之詔宜若良吏輩出而今見於史者惟庾碩以下數人豈史逸而不傳耶此數人者或以清慎律已

或以仁厚撫民俱有遺愛可謂不愧於古之良吏矣作良吏傳

庾碩

庾碩平章事弼曾孫高宗初擢魁科籍內侍累遷閤門通事舍人歷忠清金羅二道按察東南道都指揮副使皆有聲績後爲安東都護副使時巡問使宋國瞻移牒於碩令修山城又牒與判官中著同議著繁貪汚碩恥與共事所牒事皆委著目與儒士嘯咏而已著

之許子崔怡曰修城大事也副使不謂之狀兵若來必敗怡流碩于岩曠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曰天乎我公何罪公去我何生爲攀挽使不得行押送別抄呵叱路得關妻孥子女以行私馬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邑人泣請留一日不得出騶從護送妻辭曰家公流配妻子皆罪人也何煩人馬邑人固請竟不許邑人嘆曰非夫人豈得配我公復起爲東北面兵馬使先是有一兵馬使始以江瑤柱

鮑怡遂爲常例江瑤柱海物出龍津縣捕之甚艱邑民五十餘戶因之失業逃散幾盡碩一禁絕之流亡盡還時守令爭事侵漁以權貴碩移牒禁之有忌碩者取牒示怡怡曰碩不餽我足矣何苦禁道內東北人感碩清德呼爲父母秩滿當還請備三年召拜禮賓卿爲蒙古使館伴譯者以失禮告怡乃配蓮花島崔沆襲權欲收人望召知刑部事有上將軍金寶鼎欲奪人奴婢訟之碩立辨其僞

實鼎惡之又大將軍李輔與一進士爭奴婢
誣告進士辱罵我碩訊知其妄不問輔惠曰
尚書右同風一小儒不顧重房三品官乎碩
曰若謂我護一儒士者大將軍可盡護一國
軍卒乎輔深銜之二人交訴于沅貶安北都
護副使碩季女稍解書戲詩于沅乞留父沅
慰諭之因與穀帛碩三安北數月而卒性剛
直清白不阿權貴屢以微過見斥執節不小
屈後朴惟氏守安東自謂為政不下於碩嘗
獨坐郡齋見一小吏者語曰咫尺之地
障以藩籬耳目莫得見聞况處一堂欲察四
境之內不亦難哉今得無姦吏弄法窮民飲
恨者乎小吏曰自官之來民不見吏吏之弄
法有不及知民之飲恨未之聞也惟氏又語
曰民以我何如庾使君小吏曰民稱庾使君
有聞然後語亦及之惟氏慙服碩曾祖母睿
宗後宮出也睿宗嘗幸西都平州吏女在道
左觀之姿甚艷睿宗召入生女遂嫁附以國

王諧父惟禮賓卿諧少登第累遷監察御史
守決不撓高宗朝由少府少監出按慶尚道
揚清濁一道畏服崔怡子僧萬宗萬金營天
五十餘萬石取息於民分還門徒催徵營
民盡輸所有租稅屢關關口民未敢言
督私債者罪之於是一僧徒不敢肆
得以時輸後為晉州刺史民懷及
都留守晉民渾泣願留遂懇乞于朝曰借我
王君一年乃復舊仁諧沈毅剛正清白有大
節凡所計畫無不便民三十三年卒聞者驚
歎曰國之重寶去矣
金之錫
金之錫未詳其世係高宗末為濟州副使州
民男年十五以上歲貢豆一斛衙吏數百人
歲貢馬一匹副使判官分受之以故守宰
見者皆致富有并奇李著二人嘗守是州

供坐贓免之錫到州日即蠲書豆馬選廉吏
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
慶世封者守濟州亦以清白稱州人曰甯有
世封後有之錫

崔碩

崔碩忠烈朝人登第只遷昇平府使秩滿入
為秘書郎昇平故事每太守替還必贈馬八
匹倅七匹法曹六匹惟所擇及碩替還邑人
進馬請擇良碩笑曰馬能到京足矣何擇為

至家歸其馬邑人不愛碩曰吾守汝邑有馬
坐駒帶來是我之貪也汝今不愛豈知我之
貪而為貌倅耶并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絕
邑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鄭云敬

鄭云敬奉化縣人忠肅朝登第補尚州司錄
有誣告龍官監務賊者按廉還云敬鞠之云
敬至龍官見監務不問而還曰吏之貪污雖
曰惡德非才足以弄法威足以畏人者不能

今監務老且不勝任誰肯賂乎按廉果知
誣嘆曰近官吏尚苛酷司錄誠長者也州有
宦者得幸天子奉使來欲加以非禮云敬即
奔官去宦者慚懼夜追至龍宮謝之乃還入
與校校勘累遷弘福都監判官忠惠時出
知密城時密人有貸宰相趙永暉布者永暉
記御香使安祐移牒徵之云敬寢不行祐馳
入金海府以不及郊迎答府使密之候吏奔
告邑人皆危之祐至問前有多牒何如云敬

曰密人貸布者趙自徵之非公所宜問祐
今左右辱之云敬正色曰今已郊迎天子之
命將何以罪我公不布德音遠民敢為是
耶祐屈而止遷福州判官州吏權援嘗與云
敬同遊鄉學至是持酒者求謁云敬召與飲
謂曰今與若飲不忘舊也明日犯法恐判官
不汝貸也州有僧於茆川驛路為賊所捶垂
死驛吏問其故曰予持布若干匹行見餉糞
田者又見耕田者俄有人自後厲聲曰我耘

田者呼與語汝何不應未及對即擊之奪布
去未幾僧死吏執耘田者告于州鞠之獄已
成云敬自外還曰殺僧者恐非此人牧使曰
已服矣曰愚民不識佛法之苦恐怖失辭耳
牧使令云敬更訪之曰不其田主問曰汝餉
糞田人時有言云敬隱田主曰有一人
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入置外先
鞠其妻曰吾聞某月某日而夫遺汝布若干
何處得之妻曰夫以布歸曰貸布者還之即

詰夫誰貸汝布者夫辭屈自服牧使驚問之
云敬曰凡盜賊秘其迹惟畏人知其曰我耘
田者詐也邑人皆服惡穆時以書雲副正充
書狀官賀正如元時奇后尊寵中貴多東人
來饋頗倨傲云敬正色曰今日之饋爲舊主
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教我矣歷按楊廣交州
道轉典法按郎恭隱即位以云敬與佐郎徐
浩守法不爲權貴所撓召入內殿賜酒尚書
玄慶言曰兩宮寢殿地禁甚嚴今外人出入

無制宮殿司門官寺之職今使忽赤守之視
事之時隱衛宜諡今左右如市奏事未了已
洩於外掌刑之官不可昵近今鄭云敬徐浩
賜酒寢殿皆戾古制王然之尋出牧全州有
僧娶妻家居者一日出外爲人所殺其妻訴
于官無證久不決云敬視事其妻又來訴即
問其妻有所私者妻曰無但隣有一男常戲
曰老僧死則事諧矣於是執其男置外先鞠
其母曰某月日而子在家耶出外耶母曰是

日男自外來言與友人飲酒醉因問其男
所與飲者誰即自服時有元使盧某暴橫府
至凌辱守令疾詆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
敬引禮不屈即棄去父老呼哭盧亦愧服
留之不得召兵部侍郎存撫江陵湖方入
知刑部有訟事自都堂下云敬謂宰相曰式
序百官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宰相事也至
於法守各有司存事事皆由廟堂是後官也
宋元拜刑部尚書後以撥按密直提舉

榮州卒子道傳道尊道復道傳自有傳忠義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者也夫人孰不惡死哉而忠臣義士一遇變故雖鼎鑊在前刀鉅在後而不辟者以所欲有甚於生故也高麗自仁宗以降王室多難而伏節死義之士亦不乏人今敘次其事作忠義傳

洪灌

洪灌字無黨唐城郡人登第歷御史中丞文德實文二學士肅宗嘗覽編年通載命灌撰集三韓以來事跡以進又與李執許之奇朴昇中金富脩尹諧等論陰陽書仁宗朝拜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李資謙之亂灌直宿都省聞變歎曰主辱臣死吾可自安詣西華門叩扉請入自內絕上之遂入侍王側及宮闕連燒資謙逼王出御延德宮灌老病不能步在後至西華門外寓拓俊京兩害亂定賜子

塔爵一級灌力學善書效新羅金生筆法後以死節贈推誠報國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禮部事上柱國諡忠平

高甫俊

高甫俊仁宗時人李資謙召俊京謀不軌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興上將軍兵卓甫俊兄大將軍碩等謀誅不克資謙殺卓碩甫俊與卓子子升奔匿北山資謙使其黨朴求追捕

之甫俊等登高岩罵求曰資謙俊京竊寵擅權流毒生民甚於豺狼將覆社稷汝輩皆毒諂以事之會奴隸之不若吾儕舉義以謝吾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庸奴手乎乃呼天即俱投岩下而死

鄭顥

鄭顥清州人初名俊儒高宗四年顥以臺史分司西京契丹兵入寇詔西京兵馬使上將俞泰判官禮部郎中金成等率西京兵

今援五軍擊之時俞恭好優漁士卒
卒崔光秀不肯行豎燕召集軍士還向西京
俞恭倉黃失措成醉卧不省光秀遂據城作
亂自稱勾高麗興復兵馬使金吾衛攝上將
軍署置僚佐召募精銳傳檄北界諸城將與
大事禱諸神祠顓素與光秀同里閭相善乃
憤其所為率校尉金德白濡畢玄甫申竹等
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因所殺之誅其
黨八人餘置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顓

攝中郎將仍屬內侍賜衣冠鞍馬加億儒別
將其餘賞爵有差顓累官將軍侍郎拜大將
軍二十年玄甫以西京叛大臣議招安以玄
甫嘗為顓用即舉顓馳傳宣諭既至大同江
從者請無遽入顓奮然曰受命以出敢少
乎死固分也既見玄甫玄甫喜得顓欲以
主且誘且脅顓竟不屈遇害子儼仕至監
史儼子堦自有傳

文大

大高宗十八年以郎將王瑞昌為蒙古
人所虜蒙古兵至鐵州城下令文大呼諭州
人曰真蒙古兵來矣可速出降文大乃呼曰
蒙古兵也且勿降蒙古人欲斬之使更呼
復如前遂斬之蒙古攻城甚急城中糧盡不
克守將陷判官李希績聚城中婦女小兒納
倉中火之率丁壯自刎而死

曹孝立

曹孝立高宗四十年以文學在春州蒙古兵

圍城數重樹柵二重坑塹文餘累日攻之城
中井泉皆渴刺牛馬血飲之士卒困甚尋立
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按察使朴天器計窮
力盡先燒城中錢谷率敢死卒壞柵突圍
遁不得出無一人脫者遂屠其城

鄭文鑑

鄭文鑑登第補直學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
偽行文鑑為承宣使秉政文鑑曰與其富貴
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即投水死其妻遇水

鬼文鑑死亦投于水邊氏西海按察使們之女也

孝友

孝友人之恒性也自世教衰民失其性者多矣然則有竭力於是者可不表而獎之乎高麗五百年間以孝友書於史冊見於旌表者十餘人作孝友傳

文忠

文忠未詳世系事母至孝居五冠山靈通寺

文忠未詳世系事母至孝居五冠山靈通寺

之洞去京都三十里為養祿仕朝出夕返告面定省不少衰嘆其母老作木鷄歌名曰五冠山曲傳于樂譜

釋珠

釋珠文宗時人早孤無托剃髮為僧刻木為父母形加繪飾晨昏定省奉養之禮悉如平日有司奏之王曰丁蘭之孝無以加焉命厚賞之

崔婁伯

崔婁伯永原吏尚蕭之子尚蕭獵為虎所害婁伯時年十五欲捕虎母止之婁伯曰父讎可不報乎即荷斧跡虎虎既食飽卧婁伯直前叱曰汝食吾父吾當食汝虎乃掉尾俛伏遽所而刺其腹盛虎肉於瓮埋川中取父骸肉安於器遂葬弘法山西廬墓一日假寐尚蕭來諒詩云披榛到孝子廬情多感淚無窮負土目加塚上知音明月清風生則養死則守誰謂孝無始終誠哉遂不見服闋取虎肉盡食之登第毅宗朝累遷起居舍人國子司業翰林學士

尉貂

尉貂本契丹人明宗朝為散貨同正父永成患惡疾醫云用子肉可治貂即割股肉雜置餽匙中饋之病稍閒王聞之詔曰貂之孝冠絕古今傳云孝者百行之源父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貂之孝在所必賞命宰相議加褒賞韓文俊文克謙等奏曰唐安豐縣民李

興父行慈疾興自剖股肉假他物以饋之甚不能啖而死刺史上其事旌表其門里今以契子遺種不解書乃能不愛其身殘肌備及注又廬墓三年不懈可謂能盡其孝宜表里門書諸史策垂示無窮制可

徐稜 汝南人高宗時稜母不仕母發項疽請醫之醫曰若不得生蛙難愈稜曰時方匠寒生蛙可得乎母之病必不愈號泣不已

醫曰雖無生蛙姑合藥試之乃炒藥于樹下忽有物從樹上墮鼎中乃生蛙也醫曰子之孝誠感于天乃賜之子之母必生矣合藥傳之果愈同縣人大將軍徐曦每說此事必泫然泣下

金遷

金遷 漢州吏小字海莊高宗末蒙古兵來侵母與弟德麟被虜時遷年十五晝夜號泣聞被虜者多道死服衰終制後十四年有百戶

成自元來呼漢州人於市三月適旌善人金純應之成曰有女金氏在東京云我本漢州人有子海莊托我以寄書汝識海莊否曰吾友也受書持以與漢書云子生到某州某里某家為婢飢不食寒不衣晝鋤夜舂備經辛苦誰知我死 見書痛哭每臨食嗚咽不下欲往贖家無貨貸人自金至京請往尋母朝張 帝乃還至忠烈王入朝又求往朝議如 京衣敝糧罄饑無聊

道遇鄉僧孝緩涕泣求哀孝緣曰吾兄千戶孝至今往東京汝可隨去即囑之或謂遷曰汝得母書已 知母存後且不幸中途遇賊徒喪身矣 遷曰寧往不得見豈惜軀命遂隨孝至入東京與本國譯語別將孔明歸北州天老與訪之母在至軍卒要左家有一嫗出拜衣懸鵲蓬髮垢面遷見之知其為母也明曰汝是何如人曰予本漢州長金子陵女同產進士金龍聞已登第

戶長金宗初子二曰海其德麟德隨
我到此已十九年今在四隣百戶天老家為
奴何圖今日復見本國人還聞之下拜涕泣
母握遷手泣曰汝真吾子耶吾謂汝為死矣
要左適不在還不得贖乃還東京依別將守
龍家居一月與守復往要左家請贖要左
不聽還哀乞以白金五十兩贖之騎以其
馬徒步而從德麟送至東京泣曰好歸好歸
今雖不得從如天之福必有相見之期母子

十七

相擁泣不能語一黃金方慶回自元至東
京召見還母子哭不已言於總管府給引
送將至州宗衍聞之迎于珍富驛
夫婦相見而喜還舉酒以進退而痛哭一座
莫不潸然子陵年七十九見女喜倒地後
六年天老之子勢德麟來遷以白金八十六
兩贖之末數歲盡償前後所貸白金與弟德
麟終身謹孝

黃守

黃守世居平壤府忠肅時為本府雜材署丞
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曰賢曰仲連曰季連
又有姊妹一人同爨而食日三時具甘旨先
奉父母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
怠贊成姜融判密直金資親訪其弟父母皆
皓首出迎于庭止之使坐融垂涕歎曰今世
士大夫開亦所罕聞豈意此城中有此孝子
之門今府人具狀以聞里閭皆觀

鄭愈

鄭愈晉州人知善州事任德之子恭愍二十
一年與弟慈從父成河東郡倭寇乘夜猝至
衆皆遁任德病不能騎馬愈與慈扶擁而走
賊追及之愈騎馬射殺數人賊不敢前有一
賊奮劍突進刺任德頰慈自以身蔽之且斬
四人力戰却之任德得免慈竟歿於賊事聞
授愈宗簿寺丞時又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
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
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荅曰吾平日愛兄

今而分金忽萌忘兄之心此乃不祥
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之言誠是
矣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
其姓名已里云

曹希參

曹希參守城人也累官軍少尹嘗避倭寇
扶其母前往京山府城行至加利縣東江無
船不得渡賊追及之母謂希參曰吾老且病
死無悔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

遂與母匿田間賊獲之以藥刺希參又將害
其母希參盡以弓馬貲產與賊以身蔽母云
願殺我勿害我母賊以爲然希參殺之舍其
母而去辛禍時體覆使趙浚馳書聞于朝遂
立石紀事旌表之

鄭臣祐女

鄭氏丐達赤臣祐女也父以罪謫海州疾篤
寄書其家母得書痛哭鄭時年十七在室謂
母曰父死在朝夕我欲往見母曰汝父得

於國豈許汝往見耶曰我且請諸明即馳至
京具狀告都堂不受鄭立門外候諸相出前
執侍中馬繼曰妾父臣祐罪非反逆遠竄異
鄉今又疾革請許妾往見諸相感泣即白辛
禍放臣祐歸田里

孫宥

孫宥得州吏也每因公幹出入村落一毫不
取時稱清白吏辛禍四年倭寇所居里兒女
攬衣號泣宥不顧徑走母家負而匿得免州

人敬服

權居義

盧俊恭

權居義白州人官累副令辛禍時喪母哀毀
廬墓三年又光州人盧俊恭亦廬墓三年時
喪制廢壞皆服百日而除二人獨能出於流
俗故國家嘉之並旌表門閭

辛斯厥女

辛氏靈山人郎將斯厥女也辛禍八年倭賊
五十餘騎寇靈山斯厥挈家避亂至麓南寨

其子息及悅推挽之會夏潦水映絕絕船
皆岸賊追及之殺舟中人殆盡斯嚴亦被害
有一賊執辛氏下船辛不肯賊露刃擬之辛
大罵曰賊奴殺則殺汝既殺吾父吾之讎也
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蹴而倒之賊怒遂害
之時年十六體覆使趙浚上其事遂立石以
旌

尹龜生

尹龜生贊成事澤之子累官判典農寺事建

居錦州立祠宇以朔望四仲俗節祭三代各
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一用朱文公家禮考
妣祖考妣墓立石誌其忌日又於考墓立碑
墓南作齋堂刻高曾以下忌日子石俾後世
不忘恭讓三年全羅道都觀察使盧嵩移牒
錦州曰今國家下今立家廟無一入行之者
龜生自未令前立廟修祀敬事祖考其孝實
為衆人之標準先王之政旌別淑慝樹之風
聲今宜旌表門閭立孝子碑給復其家以勸

諸人子昌宗紹宗會宗紹宗別傳

潘腴

潘腴安陰縣人以散貧居鄉里辛禡十四年
倭賊猝至執其父歸腴以銀錠銀帶赴賊中
乞其買父賊義而許之

君萬

君萬優人也恭讓元年其父夜被虎攫君萬
號天持弓矢入山虎食之盡負嵎視君萬哮
吼而前吐所食支節君萬一箭殪之遂拔劍

剖其腹盡收遺骸焚而葬之

烈女

古者女子生而有傳姆之教長有彤史之訓
故在家為賢女適人為賢婦遭變故而為烈
婦後世婦訓不及於閨房其卓然自立至臨
亂冒白刃不以死生易其操者嗚呼可謂難
矣作烈女傳

胡壽妻俞氏

胡壽妻俞氏未詳其世系高宗四十四年

出守孟州時孟避兵備寓海中蒙古兵臨
威島壽過害俞恐為賊所污投水而死

玄文奕妻

玄文奕妻史失其姓氏元宗十一年三別批
在江華叛文奕逃奔舊京賊船四五艘翼而
追之文奕獨射之矢相接妻在側抽矢授之
賊不敢近文奕船膠于淺賊追及射之中臂
仆舟中妻曰吾義不為鼠輩所辱遂薨二女
投水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既而文奕

逃還舊京

洪義妻

洪義妻史失姓氏恭愍朝義為上護軍趙日
新作亂遣人害義于其家拔劍將斬義妻遮
以身蔽之號叫攀援挺刃交加面目肢節多
折傷終至死義得不死

安天儉妻

安天儉妻史失姓氏天儉恭愍朝為郎將家
夜失火天儉適醉卧妻冒火入扶之以出力

不勝以身覆天儉遂俱焚

江華三女

三女者江華府吏之處子也辛禡三年倭寇
江華悉殺掠三女過賊義不辱相携赴江而
死

鄭滿妻崔氏

崔氏崔巖郡士人仁祐之女適晉州戶長鄭
滿生子女四人其季在顯祿辛禡五年倭寇
晉州時滿如京賊闖入所居里崔携諸子避

匿山中崔年方三十餘貌且美賊得而欲污
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
見污而生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虜二
子以去子習甫六歲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
匐就乳血淋漓入口尋死後十年都觀察使
張夏以事聞乃命旌表其閭蠲習吏役

李東郊妻裴氏

裴氏京山府八營縣人三司左尹仲善女也
適郎將李東郊辛禡六年倭賊逼京山闔境

擬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賊
騎突入裴氏所居里裴負其兒至所耶江江
水方漲度不能脫投水賊至岸持滿注矢曰
而來可免死裴頓罵賊曰何不速殺我我書
生女嘗聞烈女不更二夫我豈汚賊者耶賊
射之中其兒引滿又語如前竟不出遇害體
覆使趙浚具事以聞遂旌表里門

康好文與文氏

文氏光州甲鄉人既笄歸判典校寺事康好

文辛禍十四年倭賊突入州兵倉卒不得制
文氏有二兒負刃而前走匿忽被虜欲自
絕不肯行賊怒縛之今前行又逼弃所負
兒文氏知不免遂切兒腹樹陰謂長兒曰汝
且在此將有收訖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
極樂菴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
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
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極口殺其兒
而去崖下有龍潭清泉又密得不見新穴

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竇見而哀之饒
以養居三月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

金彦卿妻金氏

金氏壽雲正金彦卿妻也居光州辛禍十三
年倭寇剽掠至其家家人四竄金與彦卿
并匿林莽聞賊從金頸以去欲汚之金仆
地罵賊大叫曰汝即殺我義不辱賊志遂害
之

景德宜妻安氏

安氏昌平人判事邦奕之女適典醫正景德
宜居井邑縣辛禍十三年倭賊闖入安氏所
居里德宜時在京安蒼黃携二子與婢三人
匿後園土宇賊得之欲汚之安罵且拒賊擄
其髮拔劍脅之安極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
遂殺之虜其一子一婢而去

李得仁妻李氏

李氏古阜郡吏碩女也適郎將李得仁居井
邑縣辛禍十三年倭賊至執李欲汚之李以

瓦固相逐為賊所殺

權金妻

淮陽府民權金夜被虎搏家有丁壯七八人懼不敢出妻抱權金腰據門限大聲叫號虎舍之攫得牛而去明日權金死為讓二年交州道觀察使報都堂旌表其閭

列傳卷第三十四

列傳卷第三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十二

著

方技

蓋以一藝名雖君子所恥然亦有國者不可無也自遷史立目者龜策倉扁傳而後之作史者皆述方技傳豈非是憲耶作方技傳

金謂碑

金謂碑肅宗元年為衛尉丞同正新羅東

僧道說入唐學一行地理之法而還作秘記以傳謂碑學其術上書請遷都南京曰遺說記云高麗之地有三京松嶽為中京木寬壤為南京平壤為西京十一十二正二月住中京三四五六月住南京七八九十月住西京則三十六國朝天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寬壤臣謂今時正是巡駐新京之期臣又竊觀道說踏山歌曰松城落後向何處三冬日出有平壤後代賢士開大井漢江魚龍

四海通三冬日出者仲冬節日出巽方木貢
在松京東南故云然也又曰松嶽山爲辰馬
主嗚呼誰代知始終花根細劣枝繁然終百
年期何不罷爾後欲覓新花勢出渡陽江空
往還四海神魚朝漢江國秦人安致大平故
漢江之陽基業長遠四海朝來王族昌盛實
爲大明堂之地也又曰後代賢士認人壽不
越漢江萬代風若渡其江作帝京一席中裂
隔漢江又三角山明堂記曰舉目回頭審山

貌背壬向丙是仙盤陰陽花發三四重親祖
負山臨宇護案前朝山五六重姑叔父母山
衛篠內外門犬各三爾常侍龍顏勿餘心青
白相登勿是非內外商客各獻珍寶名隣客
如子來輔國匡君皆一心壬子年中若開土
丁巳之歲得聖子憑三角山作帝京第九之
年四海朝故此明王盛德之地也又神誌祕
詞曰如秤錘極器秤幹扶疎椶錘者五德地
極器百牙岡朝降七十國賴德護神精首尾

均平位興邦保大平若廢三諭地王業有衰
傾此以秤諭三京也極器者首也錘者尾也
秤幹者提綱之處也松嶽爲扶疎以諭秤幹
西京爲白牙岡以諭秤首三角山南爲五德
丘以諭秤錘五德者中有面嶽爲圓形土德
也北有紺嶽爲曲形水德也肅有冠嶽尖銳
火德也東有楊州南行山直形木德也西有
樹州北嶽方形金德也此亦合於道誥三京
之意也今國家有中京西京兩南京關焉伏

望於三角山南水寬北平建立都城以時延
駐此實關社稷興衰臣干冒忌諱謹錄中奏
於是日者文象從雨和之睿宗時殷元中來
以道誥說上書言之

李寧

李寧全州人少以畫知名仁宗朝隨樞密使
李資德入宋徽宗命翰林侍詔王可訓陳德
之田宗仁趙守宗等從寧學畫且勅寧畫本
國禮成江圖既進徽宗嗟賞曰比來高麗畫

工隨使至者多矣唯寧為妙手賜酒食錦綺綾絹寧少師內殿崇班李俊異姪後進有能畫者少推許仁宗召俊異示寧所畫山水俊愕然曰此畫如在異國臣必以千金購之又宋商獻圖畫仁宗以為中華奇品悅之召寧誇示寧曰是臣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拆粧背果有姓名王益慶幸及毅宗時內閣繪事悉主之子光弼亦以畫見寵於明宗王命文臣賦瀟湘八景仍寫為圖王精於圖畫

元工山水與光弼高惟訪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軍國事慢不加意近臣希旨凡奏事以簡為尚光弼子以西征功補隊正正言崔基厚議曰此子年甫二十在西征方十歲矣豈有十歲童子能從軍者堅執不署王召基厚責曰爾獨不念光弼榮吾國耶微光弼三韓圖畫殆絕矣基厚乃署之

李商老

李商老中書舍人仲字之字仲字坐與妙清

善流清州商老隨之及壯放浪逐酒徒有異俗以醫方商老因業醫後至京有達官患疽商老治之驗毅宗患足疾不痊聞其名召鍼之立愈賜給帛超授良醞令屬內侍眷待厚不數年遷至郎官明宗朝拜大府少卿時第業及第影之緒譜承宣宋知仁進士泰公緒陰與南賊石令史謀作亂王命內侍李存章郎將車若松等鞠之逮繫甚多更命內侍尹民瞻上將軍崔世輔按驗勿分真偽皆流

海島又閉城門大索其黨商老亦以譏連連配島百官雖知其冤然恐怖無敢言者尋召還復職籍內侍後拜吏部尚書商老無學術識者譏其不稱

伍允孚

伍允孚復興郡人世為太史局官忠烈朝累遷判觀候署事允孚精於占候竟夕不寐雖祁寒盛暑非疾病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樞曰當有飲者奉使來有星犯女林曰當有使臣

來連重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益
有名允字言國家嘗以春秋仲月遠戌日為
社按宋舊曆及元朝今曆皆以近戌日為社
自今請用近戌日從之王親裕于大廟上諡
冊於主亦與祭允字曰大廟祖宗神靈所
在可畏公主懼而止允字又言於公主曰天
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
有悔然被不言之罪故言之公主將如元臨
發召宰樞令卜日作宮室允字曰今年興土
功不利於人主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言
之柳墩諫止之宰樞遣人白公主曰寢殿材
瓦已備日官伍允字以土功不利於王公主
世子不肯卜日乞令扈從日官文昌裕卜日
降旨公主怒欲流允字王不得已免其官後
王以允字不早卜日杖之允字曰卜日者欲
避凶就吉也脅而涓之不如勿涓臣寧就戮
不敢阿旨火星食月允字與昌裕泣白王曰
火星食月非常之變豈飯僧事佛所能讓乎

願慎厥施為以消災變於是求直言罷造成
役徒允字語典法摠郎朴仁樹曰司中事何
稽滯之多也仁樹曰內教判旨如雨安得不
滯允字以告王王使語仁樹曰我非偏聽右
其人凡有告者欲令有司早剖決故命之耳
豈為私耶仁樹對曰若不下判旨內教而臣
等密私聽理則罪當死矣一日龍化院池魚
死浮出莫知其數允字言歲甲戌東池有此
怪而官車晏駕請王修省順昌宮災王召允
字昌裕曰卿等嘗言當有火災何以知其然
也對曰天譴章章此火猶為小災也允字又
言天譴可畏請設消災道場王曰天漸寒今
將往南京還當行之世祖親征乃親王率兵
助正行至平壤先遣柳庇既行使允字卜之
對曰某日庇必還而殿下亦自此返旆矣至
期登聖容殿後岡北望久之戲謂允字曰汝
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允字進曰今日尚
未皆可小待有頃驛騎揚塵而來果庇也庇

至曰帝平乃顏罷諸道兵王益信之允乎因
星變白王曰星變不利於王公主王問所以
讓之對曰百姓無怨可以讓之不若罷全羅
慶尚二道王旨別監及公主食邑王只罷公
主食邑以其布帛歸左倉充百官俸允乎性
切直母因災異言甚懇至時政有可言即入
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王憚之常告朔
于奉恩寺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
日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此為人貌

薛景成

薛景成雞林人自言弘儒侯聰之後世業醫
精其術初補尚藥醫佐累遷軍簿總郎驤陞
同知密直司事轉知都僉議司事致仕忠烈
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由是有名元世祖不

使求醫安平公主賜裝錢及衣二襲遣
之用藥有効世祖喜賜館廩勅門者時得出
入至使問恭於前親臨觀之留二年告歸世
祖實賜厚且曰得無舍室室畢汝歸挈家
以來景成還欲與妻行其不可乃止未幾世
祖召之自是數往還世祖遇之益厚前後所
賜不可勝紀成宗寢疾又召之因留元忠宣
受禪韓國公主妬趙妃誣妃父仁規罪元遣
使鞫問以景成副之景成不與用事者通特
加贊成事致仕卒年七十七景成身長美風
儀性謹厚雖見知天子蒙幸國王未嘗為子
孫求恩澤亦不治產業子文遇登第官至成
均大司成

宦者

高麗閹人其本系非賤則賤隸也高麗不用
腐刑在離祿為狗所咬者皆是然但備宮闈
永巷之位而已不得拜參官其慮深遠矣後
宗時鄭誠白善淵始用事然誠之為祗候宰

相臺諫固爭而不奉旨蓋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齊國公主嘗獻數人於元世祖頗得執侍聞出納幣藏有奉詔來使復其官其族恩寵至厚於是殘忍僥倖之徒轉相慕效父官其子兄官其弟又其強暴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下數十年間刀鋸之輩甚多而政漸紊閭閻用事此輩或官至大司徒者遙授平章政事者其次皆為院使司卿姻婭弟姪並受朝命第宅車服僭擬卿相富貴光榮漢南閭人所不及國家每有奏請必賴其力故忠烈之世已有封君者忠宣又留于元數出入三宮此輩因與相狎多有請謁王擇其尤近者皆封君賜爵餘皆拜檢校會議密直由是舊典盡壞而熏腐未燥者亦輕視本國如伯顏禿古思方臣祐李順山節李三真高龍普等皆反吠其主讒譖構禍言之可謂痛心恭愍在位日久猜忌大臣以群小為耳目倚任閹寺至列於經邦論道之位坐廟堂

議國政而麗之杜援亦不久矣可不戒哉作官者傳
鄭誠
鄭誠字宗時為內侍西頭供奉官以殿宗乳嫗為妻與宗即位賜甲第一區授內殿崇班王行與與上設曲宴右諫議王軾見誠帶犀帶李資曰此而不彈臺官無目者也御史雜端李資作色曰君安知不彈耶即令臺史李份取其帶誠以賜物不肯與份強取之誠許于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入臺門乃執他吏問李旌以來中禁抄奴等賜誠下李旌刑部獄臺官知王怒未霽還其帶于內侍院內侍執事韓儒功曰汝既取矣何用還為遂却之往來再三而後受之臺諫伏閣論成允等王不聽臺諫杜門不出王黜成允儒功等五人諫官不出臺官出視事尋以誠權知閣門祇候臺官以官者參劾官無

古制爭之不聽臺官又不出王召諭之曰已收誠祗候制矣臺官拜謝而退誠怨之密誘人誣告臺省及份等推戴大寧侯驥為王按問不驗宰相諫官伏閣奏誠以私怨謀陷臺諫罪不可赦論請不已乃罷其職黜之尋召還復充內侍郎將崔淑清密謂左僕射權正鈞曰鄭誠與承宣直門下省李元膺等乘勢弄權吾欲誅之何如正鈞即以聞流淑清于遠島未幾復誠權知閣門祗候王命右承宣

左誠識大公李公升督門下省署誠告身年臣及諫官論執不可公升往來再三王曰卿等不聽朕言朕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平章事崔允儀右諫議崔應清元膺公升等不得已署之給事中李知深司諫崔祐甫崔景義獨不署伏閣力爭左遷知深為國子司業祐甫尚舍奉御景義殿中內給事誠自是得列播紳權寵日盛多樹親黨引官奴王光就白子端為羽翼蔽王耳目交構譏訴陵轍朝臣優

漁閣巷宰相臺諫畏威脅勢舍嘿不言誠第在闕東南三十步許麻蕪凡二百餘間樓閣崢嶸金碧交輝僭擬宮禁宦寺亂法莫盛於斯王召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督署誠告身公升不奉旨知門下省事申淑率諫官上疏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獨充奴隸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授誠顯任以太祖功臣之裔反僕役於不臣之類有非太祖立法垂統之意請削誠職凡與誠

結黨者亦降為庶人王大怒還其疏諫官伏閣二日竟不得達左正言許勢修揮淚太息奔官而去復召臺諫督署之公升又不奉旨淑工疏力爭王不得已降制削誠職布告中外頃之復其職誠嘗饗王仍獻衣九儀元膺等侍宴樂聲聞外聞者莫不嘆息曰權在內豎矣

白善淵

白善淵本南京官奴毅宗嘗幸南京見而悅

之號為養子宮人無比亦官婢也嬖於王善淵狎之頗有醜聲善淵與王尤就常出入王卧內專擅威福胥吏奏得文事二人如奴隸得拜實城判官以竹造几案及篋獻之王悅召為內侍內侍金獻璜亦諂事善淵者也御史臺劾奏削其籍廣州書記金鏐欲民財買珍玩器以重賂宦者於是善淵王肅恭薦屬內侍禮成江人賂善淵肅恭榮儀請以禮成為縣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江人歛民白金三百餘斤為奇技淫巧王欲觀永徽命內侍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彩帆載樂伎絳柁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一人作鬼戲舍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噓善淵嘗唯王行年鑄銅佛四十畫觀音四十以佛生日點燈祝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又於萬春亭構延興殿靈德亭壽樂堂鮮碧齋王竿亭必澗植松竹花草王每汎舟南浦為流連之樂皆善淵懷俊劉莊等從史而成之也

崔世延

崔世延其妻悍妬自宮為閹宦者陶成器方得幸於惠烈及公主世延附之得入宮闈寵幸過成器不數年與成器俱拜將軍二人倚勢橫恣王嘗幸奉恩寺還世延馳馬出入仗前上將軍李貞止之不聽監察司畏不敢勅中軍都領乃西班要職必歷諸軍都領而後得補世延超授其兄世安諸軍都領指諭等白王爭之王亦不能改也世延買贊成婦仁規家嫌其隘陋更起樓於後洞樓近顯公主望見謂世延曰此忌方不宜犯之世延不從公主怒曰仁規宰相不以為陋汝一小豎耳不聽予言益廣其居耶命左右批其額鼻脰因巡馬所尋釋之世延擅權用事多受賄賂臣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違其意即將金弘秀與張良庇訟奴婢于典法良庇度自屈盡以其奴婢四十餘口贈世延世延遇弘秀慢罵之弘秀亦慢罵世延世延

下弘秀典法獄佐郎沈愉阿世延意盡弘秀奴婢流海島弘秀面叱愉曰爾爲法官阿附小人乃流無罪之人而奪奴婢耶愉慚屈世延又奪內侍朴樞奴婢二十餘口又誘良民康柱爲奴柱不肯世延托以盜鈔十錠徵銀瓶十口柱貸銀瓶四口納之匿上將軍車信家世延謂信曰君何匿康柱信曰柱苦爾徵督貸我銀瓶四口償之十錠鈔價已足復欲徵乎世延自王請以巡馬軍搜捕王許之遂與世安到信家捕之急信詣王宮具言其故時忠宣爲世子大怒數之曰汝奪弘秀及樞奴婢流弘秀罪一也多畜獠犬噬殺壽興宮婢宮主請汝母畜獠犬汝厲聲曰宮主餘生幾許禁我畜犬至使宮主泣下罪二也盜內府財物罪三也雜以銀銅私鑄瓶罪四也欲奴康柱侵擾車信家罪五也此持大者耳餘不勝數世延抗辯辭頗不遜世子白王曰世延多行不義流毒一國宜竄逐以懲其惡

世延常父事印侯王納侯書有難色世子泣固請侯怨世子世子叱侯曰宰相腹大如甕者世延酒肉充之耳汝與世延同惡相濟此奴輩當置一鎖世延知不免詭言曰願一言於公主而死蓋欲訴王陰事以爲免也且曰我則已有罪成器有甚於我公主大怒杖成器并世延囚巡馬所成器疑駭無知謫不如世延成器謂世延曰我嘗薦汝今反謫耶諺曰畜犬反噬汝之謂也於是籍沒成器奴婢田莊資產銀瓶至七十餘口世延以侯故不詹產唯弘秀奴婢屬妙蓮杜樞奴婢屬內房庫世延盡以財寶與侯曰願免我配島侯以爲若受賂不能救恐世延復用有異焉遂白王流世延成器于遠島未幾俱召還世延從王在元日令衛士拾馬矢以備行厨嬖衆人皆笑之宮人無比泰山郡人柴氏女選入宮王之往來都羅山必從之爲留連之樂人號爲都羅山寵幸方隆其附托者縱橫中外世

子甚瘦之自元來奔公主與白玉同殿下知
公主所以致瘦乎必內寵妬媚者所為請鞠
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使左右捕無比及其
黨世延成器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瑋指
諭承時用宋臣以內僚金仁鏡文玩張祐中
郎將金瑾閹人金淑方宗氏宮人伯也真因
之鞠無比至是事至女術僧皆服稍得呪詛
狀斬成器世延宗氏瑾無比伯也真流其
黨四十餘人國人震懾時宦者寵盛人皆歎

慕多自宮者監察司錄事崔成為官所苦辱
遂發忿自宮又昌寧縣民為造成都監役使
被徵銀不堪其苦至世延家前亦自宮

李淑

李淑小字福壽平章郡人母太白山巫女淑
有寵於忠烈封壁上三韓正匡平章君選入
元為太監王有所奏請淑有功王待甚厚嘗
奉御香來請以愛妓子鄭承桂為內乘別監
王既許猶不用以淑將往金剛山設宴邀之

淑怒不至王更許之乃至後與王惟紹謀廢
忠宣王立瑞興侯瑛事在惟紹傳

任伯顏禿古思

任伯顏禿古思尚書朱冕家奴也自宮為闈
忠宣時討元仁君愛經事元仁宗於營邱使
以多不法忠宣深惡之伯顏禿古思知之思
不以中傷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之厚不得發
嘗無禮於忠宣忠宣請皇太后杖之又以皇
太后命刷其所奪人土田賊獲歸其主怨恨

益深及仁宗崩皇太后亦退居別宮伯顏禿

益深及仁宗崩皇太后亦退居別宮伯顏禿
益深無所畏厚暗入思吉百計誣譖之英
宗遣使復給田民竄王子吐蕃伯顏禿
譏諍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
忠肅十年伏誅其兄瑞初名亨文伊以第
嘗為密直副使至是聞其誅懼而逃乃籍

家

方臣祐

方臣祐小字小公內州人忠烈時給

宮中從安平公主如元謁裕聖皇后因留之
賜名仕古台宣宗授掌謁丞加泉府大卿武
宗朝事壽元皇太后興聖宮改將作院使進
平政事忠宣時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誣
訴王不奉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辨
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臣祐自壽元皇太后
曰重喜高麗通民也其肆証妄謀覆宗國罪
已可誅顧今與王對辨耶皇太后悟言於帝
勅中書毋令對辨杖重喜長流朔州元遣臣

高麗書上

王

祐丞監書金字藏經皇太后送金簿六十餘
錠臣祐聚僧俗三百人寫之開城判官李光
時以其女妻焉臣祐轉藏經于神孝寺為皇
太后祈福令攸司放囚繫攸司知臣祐挾私
不肯放強之再三乃放初臣祐入國境郡縣
守宰皆被罵辱至有受杖者其降香諸道也
提察守令抽斂民財贈遺甚厚全羅提察使
李仲丘贈以紙臣祐不受因折辱之三封中
平君臣祐又事泰定皇后有寵除太子詹事

改徽政院使後加儲慶司使朔方藩王八驢
迷思率眾歸元元將處之鴨綠東臣祐奏高
麗地陝多山無所田牧比俗必不樂居徒令
東民驚動耳帝然其言而止又嘗欲立省于
本國臣祐自壽元皇后事遂止由是忠肅亦
厚遇之封上洛府院君賜推誠敦信亮節功
臣號其父得世本中牟縣吏也以其子故起
家為管城縣令不數年拜尚州牧使妹婿朴
侶以田夫暴貴驟陞至僉議評理侶子之貞

高麗書上

王

驥遷總郎典書貪婪不法人皆嫉之臣祐事
元七朝二太后參掌機密累賜貂裘珠衣寶
金玉七寶腰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
鈔不可勝計忠肅十七年乞退東歸修禪興
寺極其壯麗忠惠後三年召還于元明年死

李大順

李大順蘇秦縣人入元得幸用事忠宣陞蘇
秦為泰安郡封大順泰安府院君嘗娶妻得
儒女與永平宮事叔梓自于帝下制令獻部

決之時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主其案不
傳韋氏大順怒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
郎行白應立奉使全羅道奪大順所占人戶
大順又使李三真稱制問之因應立于行省
其恣橫類此其弟公世仕本國為元帥又判
三司事初忠烈如元大順請于帝詔王以公
世為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
焉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順自白于王王曰
汝兄校尉耳越散負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

順不敢復言後聞帝言乃授之公甫亦其弟
也以田其暴貴至僉議評理封泰安君方臣
祐時有帝命來與宰相會旻天寺酒酣公甫
及臣祐妹婿朴侶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
為我為若故戲乎公甫即為扶耒耕田狀一
坐大笑三真亦得幸于元迺授平章忠宣封
淮陰君恃勢縱暴其降香諸道守令微有過
輒杖之嘗謁淑妃妃宴慰甚厚賜銀瓶二十
口令買其父第

禹山節

禹山節忠肅時封豐山君忠宣除其父碩春
州府使令養賢庫資贈司及諸宮司出銀有
差以贖之山節嘗娶金牧卿女牧卿為密城
副使察訪別監朴淑貞劾牧卿貪暴罷之牧
卿憑山節勢干謁兩府復之任

高龍普

高龍普入元有寵拜資政院使忠惠封完山
君以帝命來賜王衣酒月餘元遣朵赤別失

二十王

哥等托以頒郊赦詔來王欲托疾不迎龍普
曰帝常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
百官聽詔于征東省朵赤等蹴王縛之王急
呼高院使龍普叱之朵赤等執王馳去令龍
普整理國事龍普遣人捕三之侍從群小朴
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囚
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祐姜贊等素與龍普
善故免龍普與省官奇轍等封內帑既而如
元忠穆即位賜十二字功臣號龍普在帝側

用事天下殃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煤塲人席寵怙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趨拜招納貨賄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之以快天下之心帝放于金剛山尋召還後復還國龍普嘗殺無辜典法司欲治之龍普乃幸裔妹壻佐郎崔仲淵齋之門生正郎姜君寶裔之同年友以故疎放之趙日新之亂逃匿免死遂爲僧在伽耶山海印寺恭愍遣御史中丞鄭之祥斬之世傳忠惠之執龍普爲內應故有是刑

金玄

金玄恭愍時紅賊入寇從刑部尚書金縉率數百騎自祥原郡從間道擊賊于西京粹遇賊三百餘人殊死戰斬百餘級錄功爲二等宦者數十人同署狀要賞名多僞署玄實首謀王察其姦欲杖之時宦官勢盛相與力救得免尋封延城府院君錄扈從收復興王侍

衛功俱爲一等玄貪污巧詐外飾勤恪善爲承迎辛禍立益見寵幸且爲明德太后所信任悉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每銓注玄輒至禍前子奪無忌當在禍側踞傲近臣啓事禍未及言玄先擅斷決一日禍視事玄喧闕禍滿曰汝是家奴何不敬乃爾玄默然及殷若獄起大司憲安宗源等上疏曰玄專恣內事不能防禁使殷若直入宮闈驚動太后以駭觀聽乞下敕司鞠問科罪乃流玄于懷

金玄恭愍

二

德縣

安都赤

安都赤恭愍十二年賊犯行宮興王寺斬守門者徑至寢殿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奔竄宦者李剛達負王從牖出走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王遂卧寢內賊認爲王而殺之

中小鳳

中小鳳從恭愍入元宿衛凡十一年及王即位除大護軍錄隨從功爲一等遷上護軍後

封寧原府院君魯國公主薨小鳳守陵喪畢
賞其勞賜忠勤節義翊衛功臣號拜密直使
商議會議都監使命百官迎子迎賓館是日
松楸崩時議以為祖宗之法官者不得受參
官今毀舊法置之巖廊國鎮之崩未必不由
是也轉意議評理卒官庇葬事特賜諡忠禧

李得芬

李得芬有寵於辛禍位至贊成事貪饕納賄
多行不義與同知密直睦忠譏毀李仁任崔

登寧樞臺省會議白稱曰得芬嘗提調普濟
庫收田稅入其家又奪養賢庫田使不得養
士多斂人財奪土田又嘗迎侍元子於其家
私改乳母以結私黨是非人臣所得為也階
亂之禍自此萌矣禍然之流得芬子雞林籍
其家黜假子宦者鄭鳳鳳等二十人又流忠
于安京先是睦仁吉奪養賢田庫在延安府
者百餘結仁吉死得芬又奪之至是成均館
上疏請復屬養賢庫從之

金師幸

金師幸初名廣大得幸恭愍累遷判內府直
性傾巧逢迎王意大起正陵影殿之役極其
侈麗由是財力耗竭民不聊生王薨論以媚
惑先王興工役役為益州官奴籍其家辛禍
立釋其罪給告身恭讓朝判內侍府幸王欲
御幸延師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日不講無
害於政又以佛教導王曰佛氏之教不可誣
也均是人也或為天下主或為一國主至於

庶人貴賤不同者無他前世修善有厚薄故
也憲司奏宦官金師幸金完嘗以巧修得幸
玄陵流毒生民不宜在左右請黜之諫官又
上疏論之皆不聽自此以後入本朝
酷吏

古者任人而不任法中世始專任法法今滋
章而酷吏出焉有論其害比之猛虎者豈過
論乎高麗以寬厚為治刑無慘酷及其中葉
多故以來倚用辦事之吏而殘酷之風始興

而不得今得二人作酷吏傳

宋吉儒

宋吉儒性貪酷便佞起於卒伍高宗時詣事崔德裕夜別抄指諭每鞠囚必縛兩手母指懸於梁又合繫兩足母指繼以大石去地尺餘旋其下使兩人立左右交杖腰背因不勝毒輒誣服累遷將軍尋拜御史中丞有司以系賤不署告身沆強逼乃署加大將軍為慶尚道水路防護別監率夜別抄巡州縣

民入保海島有不從令者必撲殺之或以長繩連編人頸令別抄等曳投水中幾死乃出稍蘇復如之又慮民愛財重遷火其廬舍錢穀死者十八九又奪人土田財物脔削無厭按察使宋彥庠劾報都兵馬使其黨金俊等私謂大司成柳璈待制柳能曰吉儒吾所善聞按察劾書已至都堂若遽發勢難營救吾將乘閒自今公庶可免願圖之令公指崔璠也璈等以俊兄弟昵於璠不得已陰戒堂吏

傳稟璠舅巨成元拔開之以告璠怒流吉儒于楸子島罵璈能俊等曰吾以爾輩為腹心何辜擅若是耶皆俯伏待罪及俊誅璠吉儒訴彥庠於俊謀害之王以彥庠嘗有功命赦之吉儒官至尚書右丞暴得足瘡潰爛而死

沈于慶

沈于慶宜寧縣人性深刻率禍時為雞林判官晉州人中郎將鄭覃無子養州牧事李仁敏兒為子年六歲墮井死仁敏意覃族人所

為遂訟于雞林于慶繫覃姪汝諧希範割足灌以油加炮烙極慘酷府尹尹承順謂于慶曰此輩拷訊踰年尚不承當更鞠之汝諧希範聞之曰吾輩死乎遂亡去獄吏捕之于慶曰汝若無辜何用逃為汝必殺此兒復鞠之尤慘汝諧希範証服曰從姊妻乙恭妻實知之于慶執乙恭妻訊之又酷或盛石草囊亂擊口耳牙齒皆折落于慶謂承順曰吾今得情矣乃殺乙恭妻又密直朴天常嘗過

雞林承順置酒慰之有進士李桂芬等二人見賓校環列識之曰鄉使宴也承順門士以告承順怒因桂芬等及見代以其事屬于慶于慶裂炮烙二人尋死承順聞之慘然盡逐其門士國俗結契燒香名曰香徒相與輪設宴會男女少長序坐共飲謂之香徒宴

庚秀才答院上

列傳卷第三十五
庚秀才答院上

久未相見甚同平素

庚秀才答院上

前年如有所在千里外
故居不遠故人不見

前年如有所在千里外
故居不遠故人不見

前年如有所在千里外
故居不遠故人不見

列傳卷第三十六 高麗史一百二十

高麗史一百二十

高麗史一百二十

驛幸一

自古小人個人主之所好違而長之或以諛倭或以聲色或以鷹犬或以聚飲或以土木或以技術皆有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高麗有國既久倫位驛幸之臣亦多今據舊錄作驛幸傳

南麓集卷之十

庚行簡

庚行簡父稟廉廉衛尉少卿行簡姿美麗繆宗壁愛有寵陽之寵驟遷開門舍人每宣旨必先問行簡然後行由是怙寵驕蹇輕蔑百僚頭指氣使近侍視之如王知銀臺軍左司郎中劉忠正本渤海人無他技能亦甚寵於王王嘗以水房人吏介屬二人出入驛從偕擬無極王不豫行簡忠正並直宿於內宰臣請入寢問疾行簡傳旨曰體氣漸平取別日召

見宰相再請不許王欲迎大良院若為後行
蘭不欲迎王慮事洩戒禁忠順勿令行簡
知之及康北作亂殺行簡等七人

榮儀

榮儀卜者也父司天監尚書配祭於內廷
民之後生儀形貌怪異性毒猶殺宗親充
侍便令常自言曰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
命之修短在神祇勸懲御機數王顯慶之
御史中丞高整夫侍御史韓惟靖趙均深等

高麗表章百十年

二

伏願三日請黜之不聽十一年元日風自乾
來太史占奏曰國有慶王懼儀因進禳禱之
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終歲作佛
事以禳之儀每伺王憂懼輒奏云某年某月
恐有禍灾若依某法禳之則無患矣於是置
司祈禳幸而無事儀即曰朕我力也又奏曰
如欲延壽頌事天帝釋觀音菩薩王多盡其
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號曰親聖法會
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儀乘傳巡視守僧

徒皆是其時帝遣略略入於安和寺塑置帝
釋觀音頌事提製僧晝夜連聲唱讚菩薩名
號稱高麗建法席儀賜示勸善終齊禮拜王
時帝親之快心遂有人信儀言者近神
祠使者絡繹或取問姓名第以為離宮別館
或營山齋野墅無時又於大小佛寺皆
張法會至有十日為日為限若京外府庫空
竭人皆怨之又奏願東新成盟則可以延
基王有第翼陽第令諸宮人奏來處國有災

高麗表章百十年

三

宣修古寺以禳之王率日官幸海安寺相風
水後正言文克謙數儀罪請黜之克牧子不
聽儀以迎民之後限其職王嘉祝釐之功令
有司掘遷近戶籍政案注脚改錄施行鍾仲
夫之亂與嬖宦白子端王光就倖臣劉方義
等被殺梟首于市

金存中

金存中龍宮郡人性聰慧有詩名仁宗時為
春坊侍學登第補詹事府錄事與宦官鄭誠

相善殺宗即位以春坊舊恩屬內侍特被寵
章累遷刑部郎中起居注賢文閣同提舉及
知奏事鄭龍明卒王欲得有名望者代之誠
力薦擢為右承宣自是出入禁中隨議國政
勢傾朝野存中與內侍郎中鄭敘有隙以敘
交結大寧侯張瑄與誠等交構瑄其族左練議
王軾起居注李元膺等上疏論之流敘于東
萊敘既流存中益寵幸嘗密白王曰太子幼
宗廟盛德致親觀宜選兩府宰相以為東宮

南唐史卷之五

四

師傅以封周公霍光故事王然之以庾弼為
太師崔元義為太傅居無何弼卒存中代為
少保王命宗室宰相文武百僚就賀其第守
門者皆衣紫佩劍存中與誠相結用事大張
威福附己者進異己者斥久與銓注賣官鬻
爵財累鉅萬甲第至數四兄弟親戚恃勢驕
恣十年背疽連醫罔效終繹於道及卒王悼
其贈輸忠內輔同德功臣吏部尚書政堂文
學修文殿大學士

第世臣

第世臣世系未詳高宗末為右副承宣至不
豫移御問疾第遣世臣設法療于火口寺世
臣少奏其狀王曰予夢有老比丘勸念法華
經及大目經頗令開解言實符所夢且予在
潛邸嘗遊火口開文殊菩薩聖跡亦嘗之乎世
臣對曰神醫所當謂臣也故先奏臣請法席
誠如上所夢悅有一老比丘在側誦經更視
則不見俄而復來臣請其去不敢正視又自

南唐史卷之五

五

為來鳴其聲云文殊師利摩訶薩世臣與周
僚李應韶皆輕薄人也王疾彌留國家多故
二人不以為慮有官奏啓皆抑而不納每直
宿與修脫冠帶閉門圍棋擁妓酣飲時議順
之

白勝賢

白勝賢字水高宗末補鄆州刺史在江都嘗
問延基之地勝賢曰願幸穴口寺談揚法華
經又初闕于三郎城以試其驗王命兩府合

坐令勝賢與景瑜判司天事安邦悅等論難
利害勝賢以數馬賦道錄佛書陰陽圖識左
拙石取說辨無實景瑜等不能折其說降兩
帝曰如之何景瑜等不覺已曰勝賢之言雖
不可信姑試之於是命營假關于三郡城及
神泥洞元宗五年蒙古使王入朝勝賢又因
金俊奏曰若於麻利山暫假親觀又於三郡
城神泥洞造假關親設大佛頂五星道場則
未八月必有奇而可觀親朝三韓之為震旦

高麗史卷十三

大國宋朝矣王信之命勝賢及內侍大將軍
趙文柱國子祭酒金址將軍宋松禮等相假
關禮部侍郎金軌謂石僕射朴松庇曰穴口
出山也勝賢以為火日王常住處嘗奏高宗
作穴口寺以安御衣帶未幾昇遐今又敢作
浮言奏營假關且請於穴口親設太日王道
場是不可信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俊俊深
惑勝賢之言欲斬軌乃止勝賢又奏曰圖識
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說宜以周康王諱到字

改御押從之既而忌高句麗王釗不得其死
乃復舊諱

康允紹

康允紹本新安公之家奴解蒙方語以姦黠
得幸於元宗累使于元以功許通官路累遷
將軍林衍之誅金俊也首與其謀稱一等功
臣加大將軍衍逼王遷于龍巖宮王問將軍
李沂成曰允紹何如對曰允紹已貳於王矣
及王復位朝于元衍以允紹為己腹心使危

高麗史卷十三

駕及還又加上將軍然以前事常不自安及
世子率衣冠子弟入侍于元允紹不在選中
不告于王遂行開劍而還自比客使見王不
拜王怒不能制有司莫敢詰其在元也附洪
茶丘妄言本國多畜軍糧茶丘以告中書省
於是遣使來督軍糧忠烈王元年拜軍簿判
書鷹揚軍上將軍時群臣以新官制改銜唯
允紹素賊為監察司所論未改允紹自出視
事復高麗察司所劾免其職密司副使與火

將軍金子廷詐稱賜牌多占民田事覺沒其
田于新興倉九年加判三司事致仕鄭子珙
亦譯者也本靈光郡神海人初為僧歸俗補
譯語都監錄事因習蒙古語累入元以勞轉
官至知銀議府事

廉承益

廉承益初名惟直以字文舉以字之號嘗得
惡疾金浮屠神祝寶掌貫索精勤疾愈遂以
讓入疾病為事為李之次所薦得幸忠烈王

高麗文宗二十二年

王嘗暴得疾承益侍及移御天孝寺公主以
從者少忿恚遂與王詬擊承益進曰王賴佛
力疾愈今主怒若有魔障聞之公主怒解李
摺曰廉部中無實之言時有可用元求術士
王進承益王女有疾承益曰王令僧天其治
疾天其言病不瘳常盡焚經像袈裟焚覆之
精勤終日是夕王女死拜承益律學助教全
子公嘗為東安法曹坐受賄見罷賂承益復
職邑人權文卓疏云公罪令婢塔靈商賈愈

議府起居舍人李仁挺承益籍王命因之
卑及靈商竟殺商以城口承益權傾一國臺
諫員敢問嘗殺役其人五十構第長公主譴
請獻為大藏寫經所許之王數遊回承益勸
以浮屠法由是遊日稍疎李英桂民戶告
王曰聚通民者廉承益為首將鞫之承益及
諸嬖人皆想眾請於然事遂廢時廉坊怯怯
口及內監賤者自受賜日多至數百結語
民為仙凡民田在旁近者且收租州縣賦稅

高麗文宗二十二年

無所入守令有緇以法者誣譖收罪承益及
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次鄭承伍
朴卿等尤甚典理佐郎尹敦郎將吳淑富等
相吉周事臣廉承益可斬護軍曹允通聞以
告王命流之籍曰民介賜宰樞後陞副知密
直東寧府千戶韓慎崔坦玄孝哲執千戶桂
文庇管下人等誣譖欲與宰相廉承益同謀
欲殺我輩遣人告遼東按察府元遣使與遼
東按察使來訴王遣承益及金周鼎趙仁規

柳庇偕元使往東寧府辨詰慎等伏其誣拜
僉議詳理尋知都僉議司事公去歸入朝命
承益印候等選良家女承益等使延軍忽未
搜索人家或夜突入室室或縛擄奴婢無女
者亦繫獲悉號遍問巷洪子等時為首相趙
仁規為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
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
曰國之禍由公自取也公曰為老婦謂公為
老賊我等不若與公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

高麗書卷五十一

直年承益即日解免十七年判版首事尋判
監察司事密城人趙僞與郡人謀殺掩廉事
覺獲免附承益拜典理佐郎監察侍史金有
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有成固執不
可承益怒罵曰爾豈賢於僞耶何不從吾言
且爾年老遠謫汝其安乎承益尋以病免未
幾丁母憂公主病命脫哀入內設法席穿掌
祈佛二十八年以興法佐理功臣都僉議中
贊致仕祝髮為僧被裂衣置炭火掌上焚香

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
惜是年卒諡忠靖子世忠仕至安南副使其
妻中贊趙仁規女與驅奴斐三通醜屏流播
子順臣自有傳

李汾禧

李汾禧蔚州人父大將軍松為崔治門客汾
禧與弟禧事金敏為腹心汾禧補行自指論
其心除大將軍直下俄轉上將軍忠烈

高麗書卷五十二

即位授樞密院副使國許詳知奏事陞知密
直司事韋得儒慮進義之誣告金方慶也忻
都茶丘鞠理甚劇舉國洶洶謂王曰此自
方慶事上若欲辨是非茶丘必謂以私方慶
也宜勿沮知汾禧亦夜詣茶丘議事人謂汾
禧兄弟有二三心及王如元汾禧從之會張舜
龍等還自元謂王曰帝勅方慶父子得儒進
義等從王入朝對置王駐白金難欲召方慶
父子議可否于從行宰張汾禧謂曰忻都茶

丘本不欲辦此事今雖有帝命彼必以無利
書不聽不如入朝更奏召之餘皆曰帥府豈
敢違聖旨不聽乎我則曰時矣乃遣薛龍石
方慶至是國人益信汾禧兄弟貳於茶丘金
周鼎朴疎廉承旨屢陳汾禧兄弟過惡金
證之及王還國鼎承旨因內侮諷王召方
慶宴議流汾禧于自銀島禧于祖忽島禧其
家或謂若茶丘聞之必告都省究財不如殺
之乃遣人背死于海并殺茶丘果訴帝遣速

高麗書百二十

魯哥來問速魯哥欲率方慶許珙以歸公主
曰王既入朝國方虛方慶珙非有帝命不
可以歸速魯哥欲從之金甫成不聽甫成本
北界人其父叛入遼陽為茶丘腹心與汾禧
相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來凡詰責我者皆
其謀也王謁帝帝使樞密字刺諭王曰金方
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每為汾禧兄弟所沮
諷王殺之是否對曰在江都時汾禧之父事
權臣金俊後與林衍謀殺俊衍之廢立危社

稷皆汾禧所討之及臣能從汾禧兄弟違臣
命懲其罪以戒後爾速魯哥茶丘甫成在傍
茶丘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何可殺
殺我官若妄罪當死字刺再問茶丘曰汾禧
有何二功曰歲庚午帝命復都百京林衍子
惟茂拒命汾禧與鄒子璵先入江華討之奉
王妃率國人來松京明年子璵屯田軍離京
南收軍功惟茂謀亂汾禧討其黨
一人以告王與速魯哥花赤掩捕誅戮以安

高麗書百二十

姓此二功也王曰茶丘前言吾若妄言非常
死今所言皆妄也庚午之事亮聲哥請遣使
江都諭以官軍壓境故是以汾禧與惟茂交
偕鄒子璵往說之大將軍宋松禮將軍洪文
系將誅惟茂乃汾禧計事汾禧杜門不出松
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來松京以待吾父子
汾禧踵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奏帝賜松禮
等鞬馬賞其功汾禧果有功豈不與於此賞
也功德崇謙之亂人有告者汾禧適入直故

引告者言於達魯花赤汾禧何功之有茶丘
曰然則何以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
禧兄弟倭猾多機變若黜其爵位祇速禍亂
故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既貫盈稟聖旨誅
之我國之事何與於汝茶丘無以對

相初名汾成娶高宗宮妾之女號國塔得幸
元宗累遷尚書右丞忠烈即位策知御火臺
市以國塔為憲官人皆識之遷上將軍月承
宣陞知中事應坊吳淑富等密詣金羅以察

高麗奉貢事

一四

使安哉長興副使辛佐宣罷之相言吳淑富
多行不法安哉辛佐宣不從其欲故謂之聽
其言而罪二人豈不累聖德乎王曰予固疑
之姑待哉來言耳召新按察處景綸曰毋以
安哉故懼如有籍宣旨為不法者輒以聞因
問相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曰今僧徒
僕隸亦所欲皆托左右受宣旨官吏若不聞
是非而從之民弊可勝言哉且人臣當抗
其主人生而屈於臣所以為威德王然之驚

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自即位以來宣
旨數下州郡疲於迎命摺建白小事不足煩
宣旨宣旨所至必焚香迎命請令承宣奉王
旨為書署名紙尾謂之宣傳消息於是消息
蜂午州郡若之王謂相曰予聞諸武臣言軍
旅之事則妄之我輩至如按察守令臨民之
任以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憾今欲交差何如
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
文武寬猛相濟者宜勿限東西以授王納之

高麗奉貢事

一五

相言於鮮朴卿曰養鷹者日殺人家雞犬宜
移養遠地卿語鷹坊李貞曰大家以鷹鷂故
多取魚鰾養之他所負許諾令尹養于
安南一日王與達魯花赤觀鷹相語人曰始
謂尹養鷹以鷹鷂市龍今所知王自篤好也
生拔鵲鵲腹背毛而放之鵲鵲啄食觀以為
樂此非篤好其忍視耶友散負曰裕訴王曰
臣昨相過安南司錄金琬曰鷹坊已罷何
為到此待之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鷹

為王怒謂相曰河橋於宰相而禁之乎使
按廉罷琬任對曰祿籍捕緝侵擾百姓聞殿
下解縱鷹隼自恐得罪言此以試上意耳王
然之乳媼子內侍郎將黃三吉以其科田疏
簿向王奏郎對韓貞甫科田摺言元吉雖無
此田不至食之貞甫惟恐是資宜奪彼與
此請各復其舊從之相上時錄十餘條王覽
畢按而擲之相執介時王寵任政令有不合
者必爭之多所裨益內僚讀過一皆杜絕內

南唐李重幸

僚常切齒遂誣王殺之年三十九相臨死曰

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

權宜 榮顯 李德孫

權宜忠烈時人性險倭每依內僚求使四方
酷刑厚斂民甚苦之與承旨廉承益善承益
薦為慶尚道按廉使宜依勢無所顧忌奪藉
州人鄭延煥妓延有勇力走反奔馬直入宜
寢所負妓而逃宜繫其母延自詣獄宜殺之
元使也速達因征日本往慶尚還謂宰相曰

南民糴糴皆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尚苛
暴枉刑重贖民多死者民即天子之民可令
至此耶中贊金方慶告王王曰程驛別監李
英挂嘗言朝廷以拷掠為不法又禁贖銀誰
肯從令也速達之言豈指此輩耶方慶曰按
廉權宜暴政酷刑請罪之以紓民怨內僚劉
福和素與宜結為兄弟請王傳旨曰宜遞期
已近其餘之承益伴若不與交親曰宜之橫
暴如此也誰敢為按廉宰樞皆默然不對宰

南唐李重幸

樞復以也速達言告王令監察侍史問宣代
宜郎於金義光代英柱命諸道按廉毋得酷
刑後宜拜正郎殺延事覺僉議府初流海島
罷晉州副使餘寧十三年為金羅道王昔別
監以能辦供進按版圖樞郎賜紅鞋一腰白
金十五斤米十五斛時忠宣以世子如元宜
獻銀四十斤虎皮二十張為行李之資忠宣
曰此物皆剝民歛怨非吾所欲還其主宜
又與按廉李熙有隙以熙不謹供進謂王罷

之有蔡謨者平康人累遷侍御史忠烈因東
征如合浦時慶尚道因軍旅飢饉民不聊生
謨為王耆男醫厚飲於民饋遺處從權貴又
以油蜜遺內監梁善大善大不受執其人以
徇由左承旨進知申事歷副知密直館謨不
理二十八年以僉諫侍郎預庶事致仕謨嘗
為慶尚道計農使多歛細麻布以獻又賂左
右權貴市私恩李德孫代謨補增其數後薛
仁永又倍尺歛布細密民甚苦王聞之禁

南慶史卷五十五

一八

獻細布德孫僕射淳牧之子累歷監察雜端
按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培克作威吏民畏之
忠烈朝拜東京留守王因東征道過東京以
德孫能辦供億如府尹後為慶尚道王旨使
用別監制民膏血以市寵超授衛尉尹近侍
別監金龍劍題賜壁云慶尚州道殘民血染
出德孫三品職德孫訴王流之歷官至知都
僉議司事年六十一以疾乞退拜贊成事致
仕二十六年卒謚莊淑子僉官累贊成事初

僉妹婿宋璘璘於王惟祖離間王父子僉寄
璘書曰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母怵人邪說
以自誤璘依僉言璘其書璘中其計璘直

林貞杞

林貞杞元宗朝登第昧學術有吏能為長興
副使領其父兄大祥當至京恐失職依內
僚請在任行祭尋以堅盧進義之女為貳妻
坐免忠烈時除正郎監察侍史金弘美左司

南慶史卷五十五

一九

諫李行儉等不署告身貞杞附鷹房以王命
督署弘美等不從貞杞訴王流海島未幾為
全羅道王旨使用別監務苛暴聚歛事權貴
欲悅衆誣論令新島司當使韓允宜漕運慶
家田租與內庫米並到禮成江凡八十餘艘
其奸狡如此由是譽言日至寵幸益隆時慶
尚道按廉問管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
按廉王同日賜貞杞及萱帶紅人語曰如今
邑宰紆紱盡是生靈血染成指兩人也以

王肯使用別號仍為全羅按廉時權瑞精按
慶尚黃守命忠清崔崇西海鄭良佐交州金
仁琬安集東界貞杞森瑞精暴良佐愚而貪
崇倭而恤仁琬浮虛少實守命杜直相平時
之任用如此貞杞逞權二休用十二年戕人
害中略是日而至柳葉背相貞杞亦知不
可用但欲端王獻之貞杞以白粒一舟置於
首崔守瑞不受貞杞慚怒以其米賂權貴即
仁琬瑞亦受時人皆謂當此賊臣之命

高麗史卷百三

二〇

賦題曰太宗好堯舜之道如魚依水不可暫
無以好堯舜道不可暫無為韻諸生曰韻中
六字皆則音貞杞慚改曰堯舜之道如魚依
水諸生又曰韻中五字皆平音貞杞大慚又
改曰好堯舜道如魚依水貞杞初為試官享
王珍膳花果豐饒無比酒酣貞杞起舞王歡
且故事學識者欲檢校宴賓客三日款後先
賦詩享王則之品是差以宴品先呈于王也
後遂顯例十三年并品知密直明年加監察

大夫卒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為尼喜言人短
公主欲聞外事令出入卧内公主聞貞杞死
愴然尼曰貞杞之死不足怪也以血成身其
死宜速謂制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變色當
平章事令謨四世孫思轉備尹為全羅道
指揮使承旨缺當及李德孫權宜皆所內傳
求之王難於取舍手書萬令三人探之當得
馬遂拜右承旨進副知密直司事德都命議
參理政知密直事王欲改嫁當宣如謂國

高麗史卷百三

二一

公主遣當費表如元當告中書省曰東京人
金天錫久留本國多行不義姦詐回讞離間
王父子於是中書省移咨征東省勒還東京
天錫遂與當有隙一日王坐行省天錫厲聲
曰聞當以宰相構虛事交亂彼此離間王父
子莫此為甚天錫作何等事使我殿下父子
不和耶其言辭舉止甚倨傲無復君臣之禮
當復拜參理陞咨議都僉議贊成事後忠宣
以當進改嫁表流之忠宣二年卒當起於刀

筆與世俯仰

朱印遠

朱印遠悅子也忠烈朝登第累遷慶尚道按廉使時正郎宋洪少尹辛需亦按諸道辛樞以皆非人望駁之王怒不聽印遠貢細黃麻布二籠王聞絀令左右爭取以為戲宰相言朱印遠重欽詔事左右又惡問為鵠器常令人操弓矢嚇之一陷其弊輒銜銀瓶其甚苦之宜罷其職王欲以金貂代之宰相曰貂曾

高麗書卷之三

二

為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為安東判官坐賊流海島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也今又令諸道貢二十升黃麻布紡績於女工最難村婦安能細織必求諸京價貴難買民將不堪且帝諭曰事休有未便民青有未安者其審圖之請亟罷王納之既而以貂為忠清道按廉印遠竟不罷細布貢如舊時有內僚從容白王聞諸道路曰宰相朱悅無子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

悅清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云然王大笑得為其道勸農使宰攝官印遠虐民不可用宦者李信嘗降香度而具知印遠貪淫以聞至是命信與左承旨趙誠宣官柳允孫往察堂與印遠辨詰信曰印遠嘗待我甚厚感恩則有之然供億之費皆民膏血又吾歸自嶺骨山道見民挾老攜幼往東界者紛雜聞之則皆曰避朱按廉畏虐也允孫又列印遠所賄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橫歛也印遠俯首

高麗書卷之三

三

不能對官至三司左尹子暉時有太僕少尹李桂材者暴斂類印遠以旌善別監兼東界安集便務侵漁以市私恩東界多產崖蜜桂材不時徵斂瀝取無遺蜜蜂無以自養蔽天飛去墮海而死

李英桂

李英桂父應公英桂初為僧後歸俗娶良家女生一子為管城縣令忠烈為世子聞鞋工金准提之妻美納之時有身已數月及生女

養於官中如已出英桂弄其要娶之時稱國
婿及忠烈即位以內園丞起拜郎將出入宮
禁權勢日熾多行不義流毒中外人謂之英
桂難為人物推考別監白王曰大臣及內僚
多置田莊為通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
且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侍史權宜將鞠之
英桂又言賈逵民者廉承益為首於是承益
與諸惡皆怒聚給然王由是惡英桂遂寢
其事為忠清道安集使選官婢有姿色者五

南慶泰重幸

二四

人以進又聞忠州民丁香多蓄銀醋刑督納
香惡所有不足又貸三十餘斤以充之又為
忠清道脫脫未孫侵制驛吏寧越縣令李恂
亦貪暴不法民甚怨之有民廉允明來眾怨
作亂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驛吏十餘
輩乘傳橫行殺恂及縣吏一人又將殺英桂
英桂知而掩捕之累轉軍簿判書鷹揚軍上
將軍英桂性貪污苛暴奪占民家人嘗運
米到江英桂親往載輸為路人所辱其無恥

類此金州民大文者族黨近百人英桂倚勢
欲壓而為奴都官佐郎李舜臣性諳曲阿英
桂意舞文為賊大文訴王府辦事官趙仁規
仁規考其案具陳英桂怒為王所廢英
桂職僧日英誣告英桂與韓希愈謀反鞠之
英桂服罪流海島未幾希愈語在希愈傳二
十六年拜監直副使

李之氏

高宗元

金仁

李之氏禮安縣人以內僚進忠烈嘗獵于馬

南慶泰重幸

二五

堤山樂而忘返之氏與文昌裕言獵騎蹊蹂
禾稼民多怨咨請亟還從之王又取民間家
鴿納宮中之氏與車得珪以為不可遂還之
元將征日本之氏時為將軍欲避赴征還乞
免時內僚皆受賜田之氏尤多又請加賜忠
宣為世子謂之氏曰汝雖無田亦不乏之氏
慙而退舊制受王青者必先臚厥青酌以否
泰而行之至是內僚皆先白王承旨但署押
而已尋除大將軍有金義光者亦以內僚拜

將軍銓選甚濫時議識之推同知密直元授
合浦等處鎮邊萬戶府副萬戶行中書省副
鎮撫賜虎符歷資政院使知都統事加贊
成市出鎮合浦忠宣即位拜檢校僉議政丞
王以爲式目都監掌邦國軍事以授之忠宣
商議式目都監事封禮安君改封承安君忠
肅四年卒子實時父勢狂果甚於獫狁大嘗有
國勢諸生過其門實令小奴呼之至則持挺
逐之有李悅者後實擊其額仆地從而蹴踏

高麗東華事

諸生欲告之以實當門揮劍曰當殺汝輩數
人諸生詣世子告之以之故不問公主聞
之因實地而所謂王曰小堅驕橫至此王何
不禁尋命釋之義光忠州宮奴父壯附崔怡
義光遂爲其府內堅官累密直副使高宗爲
金儒亦內僚也宗秀忠烈朝以善吹笛得幸
用事官至三司左史王表請于帝授武略將
軍巡視十戶賜金牌後如王京等處管軍萬
戶府萬戶賜三珠虎符儒性貪婪傾狡忠宣

惡之祝髮置八顯寺及忠烈復位儒髮而拜
將軍高麗尚金羅揚廣採訪使務爲漁奪逞
欲固寵民間其來莫不痛憤歷典理摠郎親
從護軍儒告護軍朴至郎將吳仁贊嘗使外
潛備船艘資糧必有異謂王命宰樞輔之具
疏謀亂狀王大怒手裂其疏既而悔之後元
使塔察兒令行省轄之圭等果伏王遣密直
高世子潘陽括人物儒時爲大護軍與護軍
高世貞潛以書達忠宣事覺王怒杖之

高麗東華事

印侯 承旦
印侯本蒙古人初名忽刺歹齊國公主怯怱
口怯怱口華言私屬人也與三哥車古歹從
公主來補中郎將忠烈欲拜將軍令易名忽
刺歹語大將軍印公秀曰吾與爾善盡借爾
姓遂改姓名爲印侯與張蔚龍車信等起第
極其奢僭王嘗如元王虎平縣縣令將宴王
侯以不先饋已恚曰爾用幾羊飲以此宴乎
又川州達魯花赤宴王王欲賜物侯曰川州

小邑可勿與王怒命李之賜之之底畏侯
竟不與後有人牽牛而過者候家奴奪而把
之牛主畏其勢不敢告又有都將核金希迪
者托候勢暴橫白晝擊殺劫掠市金頑家奴流
海島候即赦還侯之專恣如此示於金州等
處置鎮邊萬戶府以候為副將大將軍鎮邊
萬戶賜虎符及印出鎮合浦合潯慶而之民
多受其害有吳仲侯者密賊討事王肯恩
監蔡謨失守山縣古陂為口欲以賂權貴候

南慶史卷五十五

二八

如合浦仲侯威張妓樂宴舟中候與仲侯庖
酒覘頭仲侯戴覘頭起舞失脚墮水死事嘗
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災迭甚欲罷鷹坊候
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忠清道按
廉黃守命稍不廉然頗恤民候挾憾贈以盜
官米器之十二年按劄知密道賜籍昇平郡
王聞乃賴大王救遣柳克請舉兵助征宰樞
或云請待帝命候曰父母家有憂矣暇待命
王從之練兵將親征以候為中軍萬戶候白

王令赴征士卒見人家及道路有馬則取之
士卒爭劫奪十戶高宗秀請王禁之遣帝
擒乃賴王以密道進知者愈議許懺齊并
督成寧昭海王召宰樞議備禦候曰上
親出車馬王以賊路賊如深入近境上入
江華令王等以此禦之王曰民惟邦本予豈
先避以境民心賊雖長驅而至予為二軍之
殿以全社稷請王禦之遂不與候與韓希愈
金州擊破之皆捷獻傳帝以候為鎮邊萬戶

南慶史卷五十五

二九

府達魯花赤賜王帶一腰銀一錠鞭一面賞
之王嘗在元司徒撒里蠻謂世子曰帝有命
諸王駙馬各還國蓋欲鎮安軍民然後來赴
大會今世子與父王直欲赴上都父王縱未
遽還世子宜先往鎮撫之世子曰已遣忽刺
歹等矣司徒曰忽刺歹君家一老奴耳其能
鎮百姓乎世子不答二十四年改官制拜先
政使參知機務尋改重大匡會議侍郎贊成
事判兵曹監察同事初韓希愈鎮合浦候奉

高麗史卷五十五

三

使至與爭席希愈扼其項跨其腹久之乃釋
 候還自公主請加希愈罪公主曰希愈有功
 蓋且長非希愈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與金
 忻元卿謀傾軋之及公主薨王相希愈候等
 畏莫敢發會僧日英構誣語謂郎將李承祐
 曰希愈等謀不軌承祐以告候忻候忻等發
 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桂千戶石天補及
 其弟天卿將軍李茂朴松堅元冲甲韓大壯
 俞大前中郎將白瑞卿副將裴仁倫等十
 餘人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候忻
 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圖禍且不測今已被
 執左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否曰王豈不
 知哈散密令其子往候王官何謂曰王若知
 之必嚴警備汝見王曰吾父聞有變恐懼無
 兵衛放遣我偕兵其子黎明往王官宮中閱
 然衛士皆卧不起及上詣王趣召見賜弓劍
 其子還告哈散曰前言乃妄也然業已執希
 愈等詣王官請訊之王與哈散鞠之不服因

高麗史卷五十五

三一

巡馬所日英逃王與哈散又鞠希愈等于興
 國寺凡五日惟英桂仁儉誣伏又鞠希愈等
 三日竟不伏候忻卿與其黨上將軍姜桓大
 將軍金七貂將軍桓貞李瑞少尹院順等以
 日英逃希愈等不伏將如元訴帝王使承旨
 金深留之不從王謂宰樞曰候等之去西北
 面都指揮使尹珪飲食之罪一也不拘留罪
 二也給與頗驛路三也宜罪之中贊洪子
 蕭唯唯知都會議崔有滄曰殿且不得留
 候珪安得止之宰相入朝者指揮使其能不
 飲食之耶驛騎貞等擅騎非珪給之也宰相
 非人乃致此事不罪宰相而罪珪可乎議寢
 然珪竟坐罷王流希愈英桂于海島餘皆杖
 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事對曰希愈本無異謀
 但忽刺歹欲為益知禮普化王地耳王亦遣
 判三司鄭仁卿判通禮柳珣如元辦候誣妄
 元還塔海關脫不花等來執希愈英桂元卿
 及判密直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宰以歸庇

乃哈散鞠希愈時譯者之字主文案者也此
遷王殿與候同心欲罪之庇逃乃罷其職又
罷候職奪候所佩萬戶符與王惟紹希愈復
相有寵候彈之因留元不敢還及希愈死惟
紹伏誅候拜客議都金議司步平陽君復佩
萬戶符忠烈忠官品位入朝候治東遷王
命合議官出迎王殿外後加檢校政丞
賜忠勳輔佑功臣號三年卒年六十二性狂
縱貪婪以善於治而忠烈與之去數朝候

高麗史卷百三十三

未嘗不從凡有事奏聞必遣候以行辦金方
慶証得解復平壤隸本國候與有功焉賜券
一等候初甚貪窶及得幸屢被賞賜家貲鉅
萬又憑藉勢力多受賄賂奪人土田奴婢無
有紀極人多怨之及死至有相賀者謚莊惠
子承光庶子承旦候墓科第之榮令承光赴
舉張舜龍亦令其子瑄赴舉承光瑄俱不學
無才試官阿候等意取之承光仕至護軍
承旦並仕遷歷未詳元執忠惠以歸遇誕日

承旦獨與鄭天起詣德寧府賀百官無一人
至者忠穆元年拜左政丞恭愍初封延安府
院京時權廢再職縣公曰承旦正占元多鄉
整者財計其田仍徵累歲之租承旦惡之一
日入侍經筵讀罷都監王不應但曰穿窬夜
行惡月之明尋復為左政丞百官罷朝賀常
詣王后宮時大夫元顯執義慶千興以王
后戚屬故先詣宮賀承旦欲令式日初之議
於同列曰宰李公遂以為不可承旦怒不視

高麗史卷百三十三

事時監察司不署承旦政丞告身承旦嘆之
後罷封延安伯未幾以事流于保安居四年
召還卒葬不以禮有婢妾子完護軍

張舜龍

車信 盧英

張舜龍本回回人初名三哥父卿事元世祖
為必闕赤舜龍以齊國公主性伶口來授郎
將累遷將軍改令姓名忠烈獵于馬堤山時
設道場于壽康宮大集緇徒舜龍曰王奉佛
飯僧又射獵如此有何功德元授宣武將軍

鎮邊管軍提管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王遣
舜龍如元獻七求買公主真珠衣帝賜舜龍
雙珠金牌推知密直王與公主曲宴內人
迭起獻壽贊成事趙仁規伴醉不飲舜龍曰
何不飲無乃詐耶仁規怒曰汝輩詐我則否
王與公主入內二一詰不止舜龍第三哥欲
石其兄仁規欲其類三哥攘臂而進左
右解之二十三年以俞議參理卒年四十四
舜龍與印候申信爭雄競為奢廣起第宅極

高麗史卷百二十三

三四

侈麗以瓦礫築外垣狀花草以為文時稱張
家牆其第興起居郎吳良過家隣比舜龍欲
奪之不得夜率無賴人壞其垣墻子將軍芸
豪奢不檢膏於入關會直上五鳳樓手取案
上橘柚因而失儀者多王不悅乃罷車信盧
英亦性伶口也信初名車忽解本國人嘗沒
入于元居燕京其母嘗緣得乳公立及公主
暨降遂為媵王恩遷上將軍官至贊成事初
興王寺婢年未三十者托信求免役寺別墅

李源執不可信毆源源詣宮門訴之王怒召
信教之曰則監吾所命也汝何敢耶顧謂信
母及印候舜龍曰汝輩之言吾皆聽從今汝
不法何至此遂囚信于街衢所英和名之篤
兒河西國人官至將軍嘗以事如元未報而
死性溫厚聰敏頗知書非印候所龍之也

曹允通

曹允通號龍溪人以基知名又善玄觀其所
製別號行於世元世祖日與南人善其者試

高麗史卷百二十三

三五

之允通輒勝帝許乘傳隨意往來忠烈時遣
使召允通挈家入朝帝問曰世傳人參產汝
國者嘉汝能為朕致乎對曰臣若管其事歲
可得數百斤帝賜傳遣之自是允通歲巡州
郡發民採之或小有虧敗或非地產未及期
者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遣張舜
龜奏曰曹允通奉聖旨採人參人參唯產東
北界允通強令諸道民就產處採納臣請隨
所產處以時採貢帝又命允通管事忠烈坊

王亦賜紅紫官至贊成事致仕卒

列傳卷第三十六

高麗史卷第三十六

三六



列傳卷第三十七

高麗史

高麗史卷第三十七

教修

雙幸二

尹秀

吉甫

尹秀漆原縣人父養三爲無賴行弃市江都因號其地爲養三岐秀元宗朝拜親從將軍時同知樞密趙璠夜召秀謀誅林衍秀諾璠遷延不發秀懼以其謀告衍衍殺璠初

隊正宋義隨使如蒙古知蒙古將加兵于逃還以告得遷都江華以功累遷樞密副使致仕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懼迫理殺璠之故二人相與謀挈家投頭輦寄叛入蒙古忠烈之在蒙古爲禿魯花也秀以鷹犬得幸及即位秀自海陽挈家還管鷹坊恃勢縱惡人以禽獸目之嘗如元獻鵠還言帝以鷹坊子五十人處之羅州凡屬鷹坊者勿使侵擾且令朴義掌之以秀自請也未

幾帝遣鷹坊子郎哥歹等二十人往慶尚道河陽永州之地以秀及元卿伴行又以秀爲全羅道鷹坊使卿義李貞爲慶尚忠清西海道王旨使用別監初秀等分管諸道鷹坊招集浦民稱爲伊里干伊里干華言聚落也按察及州郡牧守小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罷鷹坊秀等恐王聽之諷王奏帝各受聖旨鷹坊牢不可破又假使別監之名其權益重

自後秀貞卿義每分遣其屬稱捉鷹別監不可勝數所至擊鮮飼鷹民間雞犬殆盡秀官至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一日三角山僧夢一老父邀至其家謂曰我龍也昨日吾兒化爲鵠遊大澤中尹秀射殺之僧寤而異之告南京留守王昞昞詣秀問之果其日獲鵠其大異常尋暴得疾起立奮拳撞墻壁大叫曰狐兔麋鹿胡啖我肉遂死子吉孫吉甫吉甫善擊毬元仁宗爲太子吉甫因官者

伯顏禿古思得出入東宮由是忠宣亦寵遇之授中郎將言無不從時淑妃得幸于王順妃之女伯顏忽篤入侍太子謀辱淑妃訴太子令淑妃赴都王患之吉甫白太子乃止王喜謂吉甫曰汝宜繼乃父爲班主吉甫碎曰臣年少請授臣兄乃拜吉孫鷹揚軍上護軍吉甫大護軍後吉甫忤伯顏禿古思失職東還尋敗務安監務起爲合浦鎮邊使子桓自有傳宋義子和義之叛入也和泣諫不聽

中路逃歸義告頭輦哥追還之和少習騎馬擊毬弄杖妙絕古今帝甚歎賞謂左右曰若非神助則是幻術康守衡曰致高麗入都江華抗拒王師義之所爲也今高麗出陸義懼罪來耳由是義貧困失所和益怨其父請帝挈妻東還元宗喜擢爲御牽龍行首至中禁指諭以其母賤限職三品後義亦還

李貞 金文虎 李珣

李貞本賤隸也常屠狗爲業以勇力聞見愛

於金俊子柱及柱敗逃免爲忠烈乳媼女壻
遂有寵管鷹坊多聚無賴之徒流毒郡縣國
人皆惡之累遷將軍貞自元還謂王曰帝問
國王馳馬放鷹熟乎貞欲使王數遊田故有
是言尋辟職避日本之役國制伶官限七品
貞愛伶官金大直女諷王授大直祇候賜犀
帶王幸壽康宮貞設宴迎于道先散栗林間
手自拾煨以獻王悅官至副知密直司事貞
以鷹犬得幸不數年驟登樞密賤隸之濫

大官未有如貞者子郎將琨張舜龍之壻與
宮人無比私事覺將殺之以舜龍故流海島
有金文庇者家世單微以勇力聞爲夜別抄
指諭忠烈時積官至軍簿判書初趙文柱欲
誅林衍召文庇議久未發文庇懼謀洩及禍
乃告衍衍殺文柱文庇常燎狗破竹刮毛而
食之及得疾遍體皆瘡使人以竹刮其身至
死李珣張公李平者亦忠烈時人珣好勇善
騎射官至將軍常以養鷹遊獵爲事生捕鳥

雀去其毛嚼以飼鷹或割生鷄留其半而飼
之王之好獵皆珣導之及死如鳥甯狀者遍
體公平以鷹犬得幸王使公平養鷹于宮園
日必再至公平殺民間雞狗無筭直史館秋
適嘗候平聞宮裏有聲發視之生狗割一脚
矣

元卿

元卿字子也性豪奢好射御不喜儒忠烈朝
累遷中郎將爲三道人物推考別監忤公主

旨公主怒杖之全羅道巡撫使幕僚李贊道
見驛馬馱物如京者詰之乃鷹坊人私物也
贊繫其人輸其物國庫卿譖王曰李贊見進
鷄者罵曰安用此爲撲殺其鷄王怒流贊海
島未幾尹秀白王釋之王置鷹坊都監卿與
朴義爲副使由將軍轉大將軍印侯以公主
怯伶口驟登宰輔權傾中外卿欲藉侯勢以
子善長娶侯女自是黨於侯好生事爲國害
進右副承旨陞副知密直司事時卿兄珣位

在卿下卿白王曰兄弟同爲宰相第居兄右心所未安乃改卿爲三司使羽爲副知密直後拜中京留守果毅軍都指揮使以同知密直司事卒卿幼習蒙語屢從王入朝世祖常呼之曰納麟哈刺以其應對敏舉止便捷故曰納麟鬚美黑故曰哈刺嘗受元命爲武略將軍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帶金符

朴義

朴義密陽人以鷹犬嬖於忠烈累遷將軍先

高麗書二十四

朴

是密城人趙阡殺守應賊降密城爲歸化部曲義賂左右白王曰密城大郡貢賦甚夥降爲部曲無鎮撫者恐其民流散乃置蘇復別監義常養一鷄郎哥歹曰鷄尾羽十二者宰此鷄十四者獻帝必厚賞義隨郎哥歹如元獻之及還自言帝有命以已爲大將軍王獵于安南義獲一鵠以進王大悅賜衣忠宣爲世子嘗謂義曰每以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報後忤公主旨流海島籍沒家產

未幾拜右副承旨歷左僕射副知密直同知資政院事忠宣即位加僉議贊成事封密陽君忠肅八年卒義富而吝初欲以黃金二十錠銀三十斤爲忠宣施佛寺義死子正尹惟正私用之忠宣因惟正于巡軍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銀瓶六百布千匹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

朴景亮

朴景亮初名瑄抄奴祿大之子忠宣薨妃姊

高麗書二十四

朴

妹之壻韓國公主妬趙妃專寵譖于元元遣使治之景亮亦被執如元遂籍其家後累歷軍簿判書權授密直副使忠宣賜景亮輕帶又教曰大德七年春奸臣佞豎至行在香水園謀不利於孤朴景亮劉福和洪訕許有全李連松姜融李珍李箭趙通等奮義忘生力沮奸謀忠勤特異宜別錄功用之景亮親子及堂兄弟姊妹至于子孫並爲良又以其族抄奴金泰補南海縣令泰元嬖宦李淑友壻

也國人言自今抄之路開矣遷會議評理從
王如元李思溫金深以爲王之久留京師實
由景亮等爲之腹心言於徽政院繫獄語在
深傳忠肅時封興禮君忠宣奉香江南景亮
與遂安君李連松等從之行至金山寺元遣
使急召王今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知伯
顏禿古思用事恐忠宣不免皆奔竄景亮連
松皆仰藥死

全英甫

全英甫本帝釋院奴治金薄爲生元慶官李
淑之妻兄也淑嘗黨於王惟紹謀廢忠宣及
忠宣誅惟紹乃籍英甫家流遠島初忠烈授
英甫郎將諫官不署告身及忠宣復位二年
拜大護軍即署之時人語曰聞者人言小王
立政必公今既免英甫罪又授大官何私昵
如此英甫嘗爲資贍司使多竊銀幣王以自
元恒嘗知諫部監選軍有能名命勾較諸司
契卷元恒究問英甫不置英甫甚怨之會元

恒杖殺司僕令史英甫許王流元恒靈興島
忠肅時授密直副使累轉知司事兼大司憲
臺宮閉門不署告身後改評理陞贊成事又
拜三司使忠肅之留元也潘王鬻謀奪王位
奸臣交構王遣朴仁平謂宰相曰昔有小廣
大隨大廣大渡水無船謂諸大廣大曰我短
小難知深淺君輩身長宜先測水咸曰然入
水皆溺獨小廣大免今有二小廣大在吾國
全英甫朴虛中是也置我禍網晏然坐視何
以異此國語假面爲戲者謂之廣大英甫嘗
歷良人一百六十人爲賤事總整治都監決
還本籍忠穆四年死

康允忠

康允忠本賤隸始事忠肅拜護軍嘗強淫鄭
將白儒妻監察司鞠問具服請罪之不允監
察僉議典法交章極論留中不下監察司累
日不視事乃杖流海島曹頤之亂侍從忠惠
有勞錄勞爲一等授密直副使時王求四件

奴婢甚急允忠與閔渙主之迂僉議評理出
為楊廣全羅慶尚三道問民疾苦使閔渙分
遣惡少諸道誅求無厭允忠執送惡少囚巡
軍忠穆朝拜贊成事初趙得球從王煦如元
煦與得球議整治事得球曰允忠在幼主之
側納君於邪苟欲整治宜先去之允忠聞而
銜之及煦與金求曉以奇三萬死不克整治
欲如元秦帝允忠恐得球圖已誘王賂于耽
羅時德寧公主盛年居中允忠與裴佺出入

高麗書卷五十四

十一

得辛秉政權作威福有人貼匿名榜于監行
領云贊成事康允忠以一宦者一侍女通姦
君母恣行淫亂得寵于內與河有源沮整治
都監若誅此兩人國無患矣密直印璫贊成
權謙李壽山言於院使高龍普曰允忠通于
君母罪惡貫盈今允忠聞院使來白王曰龍
普謀陷先王薨于岳陽今得罪而來王何必
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允忠曰爾為內
臣恣行無禮何哉自今母昵于內允忠懼謝

病不出數日賂龍普母以請龍普對允忠語
璫等曰今欲辨康贊成事公等毋隱前言璫
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顧謂允忠田公宜
復視事會王率百官迎詔允忠遂扈從金倫
李齊賢朴忠佐等上疏曰孟子曰不仁者可
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其有欺君
罔民不憚天下之公論不畏天下之大法則
不仕之大者也與之言尚不可况信之任之

高麗書卷五十四

十二

乎竊見康允忠起自賤隸得幸先王奸譎竟
淫既經杖斷宜畏法以退藏猶匿過名復貪
榮而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
獄就徵岳陽反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
九人只為枝葉積釁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
身斯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者也臣倫等俱
抱願忠之志不勝疾惡之心謹疏其罪以聞
蓋允忠者強姦金南實之妻又姦白儒之妻
累經杖斷身帶瘡痕冒受征東負外仍兼僉

議贊成豪橫不法現有王妻又娶故密直趙石堅服喪妻據有石堅家產又至正六年天子命王脫歡金那海整治本國弊政脫歡因言前代之事允忠實爲禍根當先黜退可以整治允忠恐懼潛用譎謀給那海抑脫歡以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整治殿下召脫歡等宰臣耆老議所以奉行耆耆老以爲聽斷民之訟只爲整治之一事必先整治選法中外之官各得其人今監察舉劾非違然後可以土副帝意允忠方爲政房提調恐失其利且怨王脫歡前言作色拂袖而起不以衆論入白尋用所親安子由等不諳民事之人爲整治都監官陞脫歡爲領都僉議實奪其權焉能整治脫歡不能舉行十事者實允忠所沮也宗廟之事國之大事子由攝行大廟擅以犢牛與願堂僧使血祀有闕監察劾論其罪以其壻李浥爲允忠門客百計營救反陞子由爲贊成事諫官宋

天鳳孝芳實安元龍不署子由謝牒允忠矯王命召芳實等勒令請假尋奪其職且允忠監傳之奴安知流品清濁乃爲政房提調擅銓選之權與奪由己賄賂公行門戶如市專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被譴訶殺戮贈謚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先王之忠伏乞轉呈上國以明前代之事非先王之過皆允忠所爲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世之恥王及太妃感悟轉呈于元恭愍三年復爲贊成事尋判三司事五年護軍林仲廣欲奉忠惠嬖子釋器潛圖不軌繫治巡軍韓連允忠貶爲東萊縣令八年殺之

裴佺

裴佺興海郡人其母宮婢佺爲忠惠嬖幸累轉護軍委以機務歷官軍簿判書曹頤之亂侍從有勞錄功爲一等封興海君佺嘗在元王夜幸佺第淫其妻與其婢金瑀妻佺與康允忠得幸德寧公生居中用事有人作匿名

狀錄佺罪惡貼版圖門公主召諸宰相謂曰
自今裴佺勿復近侍忠定時爲行省理問元
以佺及郎中金永煦賄外郎李元弼等受賕
放倭賊因鞠之會赦免佺猶在公主宮中用
事如舊時都僉議尹時遇在王側弄權人目
之曰尹王干謁者不因時遇則必托佺及李
齊賢爲權省下佺于行省獄恭愍宥之時人
憤其曲貸元惡居十年卒子尚綱尚度尚處
尚恭

閔渙

閔渙密直事頤子也爲忠惠倖臣官累代言
又以禧妃之舅怙勢恣橫人皆疾之嬖人
夫金使江陵道索人參參貴所得少懼王罪
已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往江陵見朝士退
居鄉里病民者衆臣徵其職稅藏州郡以待
上命朝士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
臣計有利於國王納其言渙從旁從史分遣
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

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
登山或乘舟而遁於是焚山澤而索之禍及
其族政丞蔡河中等請罷職稅王欲從渙又
勸之徵稅益急慶尚道有散貧同正者貧甚
賣盡資產不充額其女痛父受苦斷髮貿布
以納與父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
其害後東界存撫使崔昌義白王罷五道職
稅盡還其主渙又建白求取人四件婢奴甚
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與曰人相
貿易者王使渙及康允忠等主之於是諸康
富家婢有姿色者皆奪而置之北殿使紡績
如平人家權準奉天祐權適家尤被其害唯
賂渙者得免渙又分遣惡少諸道或收山海
稅或徵巫匠業中貢布民不堪苦康允忠爲
問民疾苦使執送惡少囚巡軍王怒黜渙未
幾召之復得幸焉王嘗使渙及朴良衍金善
莊等監督新宮役王怒繕綴杖渙等於是人
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及王被執于元

印璫以檻車載渙等九人如元流渙于辰州路後還國拜同知密直司事紅賊之亂渙爲元帥以殺搃兵官鄭世雲與李芳實等伏誅

尹碩

尹碩善州海平縣人父萬虎官至副知密直司事碩忠宣時爲別將元使至以盡人立王前元使傳帝旨令兩王子入侍碩聞之默自念吾當從弟歸告其父父曰兒計失矣所以

從王子者爲後日計兄在而弟先有國乎碩曰吾亦知其然然吾見少則敬心生見長則否此所以決吾策也遂從之長早亡少即忠肅也及忠肅即位授護軍爲王嬖幸累遷代言僧松戒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以其妹與碩碩薦於王由是與碩俱見寵出入無禁碩巧言令色善逢迎妬賢嫉能顛倒是非忠宣恐其誤國諭王斥之貶于金海後與孫琦附曹頤蔡河中觀望生事爲國害官累同知密

直司事元欲立省于本國碩與金怡李凌幹等奏于帝議遂寢論功爲一等轉僉議評理封海平府院君拜政丞王有疾不親除授碩與代言奉天祐等銓注於其第碩性急數罵辱嬖人嬖人多怨之贊成事林仲沆與碩有違言碩以馬策扶之嬖人白王王怒下碩巡軍杖之忠惠初改中贊加壁上三韓十字功臣號忠肅復位在元遣問祥正趙炎輝韓伯祥仁守等下碩及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

裴佺具子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佺尹桓大護軍立天祐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郎將盧英瑞等于巡軍皆忠惠嬖幸也伯祥鞫碩以四事曰王之朝元也汝勒止行郤錢糧前王與小人亂政汝爲相不言又與前王謀叛上國又與內豎朴連等交構王父子乃囚其子之彪之賢奪之彪告身杖流海島又流孫琦等二十餘人後數月頤黨有訴寃於元者元遣客省大史都赤來囚伯祥仁守祥正炎輝于

行省釋碩等囚召還琦等忠惠復位又拜左
政丞曹頤之亂侍從有功賜鉄券忠穆時御
史崔濡強淫碩婦碩訴于元托元壁官高龍
普受鎮國上將軍高麗都元帥御史臺彈之
發還元籍流于海平卒葬以庶人之彪官至
知門下省事封海平君謚忠簡性寬厚不立
崖岸略通蒙古語子實大護軍實子可觀自
有傳

孫琦

孫琦本商人爲忠肅倖臣累迁大護軍以侍
從勞賜田及臧獲由樞部典書陞知密直司
事賜推誠協輔功臣號王見讒留元奸臣附
藩王謀竊王位琦能忘身辦理王復位還國
賜鉄券加推誠守義佐理功臣號拜僉議評
理進贊成事後王還自元次平壤琦與萬戶
曹碩政堂文學朴遠大司成張公允等沿大
同江携妓縱樂王命衛士執琦等反接囚巡
軍恭愍以王弟入朝琦從之及即位封平海

府院君尋以政丞致仕

鄭方吉

林仲述 姜融

鄭方吉登第累官判典校事轉成均大司成
入密直司忠肅見留于元方吉與韓宗愈等
會百官旻天寺爲書請還王又請執送誣訴
本國者後拜僉議政丞時盜發金馬郡馬韓
祖武康王陵捕繫典法司盜逸方吉欲劾典
法官贊成事林仲沈沮之曰賊繫獄二年無
現賊死者多矣方吉曰吾固知發塚人多金
且云潛用巨濟田租者誰屢罵辱之仲沈慙
惠移病人以方吉言爲是時方吉年七十六
王賜以杖代金台鉉權行省事忠惠在元襲
位忠肅將如元至海州方吉與贊成事姜融
前評理金元禕白忠肅曰今王之位殿下與
之宜誠心事殿下反如仇讎殿下之臣皆競
職唯以義成倉屬殿下供億不給辱莫大焉
又與龍山元子不友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
元子入朝曹益清力陳不可忠肅嘉納之然

以方吉言猶未能自安仲沆嘗與議郎曹先漢應教韓宗愈參銓注官至贊成事嘗與蔣伯祥攝征東省事忠肅嘗謂仲沆曰卿亂我之政人目曰林權有鄭權者曾典銓選多受賄賂故王比之融本姓名康莊其祖晉州官奴融必宣時拜內府令妹爲巫食松岳祠大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忠肅賜端誠恊戴功臣號累陞贊成事封晉寧府院君忠定

元年卒子千裕婢妾出也恭愍以其妹爲元丞相脫脫寵姬命密直金敬直以其子妻之千裕後封河城府院君

申青 朴青

申青一名松多仁縣茂里驛吏嘗入元爲藩王謁從者得幸及忠肅如元館於藩邸青得見由前散負授護軍累遷上護軍及忠肅倦勤青假威用事勢傾一國無忌憚與朴青李青齊名時號三青忠肅每言忠惠過失從臣

曹益清尹桓謀去忠惠而狎惡少輩以上護軍吳子淳大護軍洪瑞與青善遣二人與青共圖之時青爲巡軍千戶稱奉旨執其惡少之尤者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拷掠甚嚴忠惠欲其疏放屢召青不至忠惠憾不置忠肅薨忠惠立今權省洪彬囚青于理問而命耆老府院君權溥等疏青罪告行省曰木有蠹不除則萎國有盜不去則危故孔子爲政七日誅少正卯所以除國害而安民心也今有內

豎申青者起自微賤冒受官爵擅權自恣不畏朝廷之制本國之法鬻官賣獄中外憤怒望加責罰不幸先王弃世嗣王居憂若不陳告省府衆情鬱抑無處可申伏望亟正其罪以一戒百青本驛戶變名逃役冒受大職罪一也青將遠近親屬除免站役又影占入戶聚作莊舍私其貢役罪二也本國風俗無聞尊卑大忌家長方位如有犯動必致病疾青今年正月就先國王宮裏晴帳大樹正值先

王行年方位因而不懌以致大故先王嬰疾二十餘日青居中沮遏他人莫得近前又不報公主及嗣王其意難測罪三也青矯先王旨勒取人金不與其直又盜德泉庫布一千八百匹義成倉布二千四百五十匹寺社田二百六十餘結自餘取人田民不可勝記罪四也令親屬擅乘驛騎械繫多仁縣吏黃仁贊奪其奴婢一十七口恐嚇檢校裴尚書別將宋金令同正朴得侯李均吳天世等逼滌

其女其餘難以盡數罪五也今親屬率二百餘人執金化郡吏文世益守等五十餘人壓良爲奴婢毆殺文世及丁延妻典法判書安軸監察執義尹奕持平李敏等守正不聽其言青矯旨囚巡軍百計侵擾罪六也家起大樓金畫其壁朱縣其楹奢僭類此罪七也凡其所犯或在赦前恣行不悛迄至于今不敢不告行省錄其書授金永煦呈中書省永煦妹婿別哥不花時爲平章於王兩姨兄弟故

賜永煦鈔一百錠綾一十五匹紵布三十匹遣之移囚青巡軍遣宋明理宋八郎以糞塗青口既而潛沒青家撤其樓輪材瓦於崇教池恭愍時授平壤道巡問使官累工部尚書樞密院副使朴青一名松素微賤以養鷹得幸忠肅累迁上護軍以罪收賜田屬興善宮後爲密直司使其妻嘗與族父李臣桂通青則兩人告監察司鞠之

王三錫

梁載尹賢

曹華卿安珪

崔老星

王三錫本南蠻人性狙詐輕躁無才術嘗隨商舶至燕糊口於人忠肅在元三錫因幸臣求見王悅之遂從王東還以醫術媚王得近幸寵眷無比稱爲師傅妬賢嫉能賣官鬻獄至於庭辱臺官王不悟三錫以陰陽幻術勸王幸漢陽富原龍山父留公主在龍山生元子而薨時有飛書云禪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王父留龍山濱海下濕之地使公主免身耗竊遘疾不救若達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

赦三錫書爲儒學提舉欲塑文宣王像成均館閉大成殿不納三錫諧之因博士李暄學錄申諱於理問而並罷其職其專恣如此梁載初名將燕南人附三錫黃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載還燕及忠肅如元載又與蔣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諂事王左右得幸封佑文君與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交結宦寺竊弄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以莘卿爲左代言崔老星懷義君申時用大匡元尹尹賢持平行錢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之覺載又以所善李閏屬蔡洪祐安珪中第時商賈雜類競依載以載舅王天祐與宰相李俛金元軼爭奴婢搃郎尹奕瞻依違久未決載奪奕瞻以賢代之賢即斷與天祐僉議司會署告身蔡河中見載所用漢人告身遂裂去三四紙莘卿嘗爲僧相風水賣術爲生亦因載以進同寧選遂以代言帶提學士林缺望嘗矯旨令楊廣道貢物別監申淑獻熊

掌豹胎淑督索州郡事聞王怒罷淑職莘卿陽若不知老星色目富商本名党黑廝亦因載得封君載嫌物議詭書批目云百四歲老人崔老星賢尚州人以典法掾爲時用家臣得拜典法佐郎賣獄受布百五十匹事覺憲司劾其罪時批目下已二日賢與宦官謀寢其劾收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實名改注賢不用印臺官不署告身賢昏夜乞哀又托權豪宦寺促署之珪忠肅潛邸時侍學也家世本平微無他技性柔訥善違迎忠肅薦於忠宣權補典校校勘忠肅旬元還國百官班迎忠肅目珪笑之數引見忠宣俾擇謹慎者爲王府知印忠肅乃以珪爲選部散郎委以銓注時議非之後拜代言仍掌選累遷政堂文學卒

崔安道 李宜風 金之鏡 李仁吉
崔安道小字那海其先海州人徙居龍州安道母宮婢以內僚事忠宣於燕邸遂通家漢

語後爲忠肅僚屬鑄其勞賜田及臧獲與李
宜風俱爲忠肅嬖臣曹頤與許慶爭財安道
與宜風右慶譖頤頤方得幸忠宣譖安道杖
流海島未幾復見幸與宜風常在王側專事
報復忠肅被譖留元以安道侍從有勞加賜
田民王留燕五年憂悸傷性及還國常居深
殿忽忽不樂不親政事安道與金之鏡申時
用僧祖倫等擅權柄賣官鬻獄無所不至臺
諫章疏中沮不啓時元欲立省本國安道與
金怡等力辨乃止以功又賜田民累轉上護
軍元使買驢來安道之鏡自以專恣恐禍及
已日夜憂懼及買驢還喜益驕王遣安道于
平壤餽買驢金銀綾羅紵布買驢不受安道
私用之又與金之鏡李仁吉辛貞李仲陽裴
佺李吉祥鄭都赤不花等牧內乘馬三百匹
于江華多所侵暴民不堪苦流散殆盡王獵
于平州安道詣行在騶從甚衆王望見意元
使來驚駭及至怒流于島安道留旬餘乃行

其儻從尚多不入配所遊遍揚廣道時按廉
馬季良貪婪嗜牛壯民譏之曰馬食牛及安
道至季良及州郡爭勞慰待遇稍薄安道輒
加鞭撻忠惠初召拜監察大夫祭酒金右鏐
掌監試安道子璟年纔十餘不學得中試提
學韓宗愈代言李君佺掌貢舉璟又中獻納
許邕正言趙康鄭天濡等上書言安道濫居
風憲子璟乳臭中第請罪之不從以其書示
安道臺官以璟借述登第祖母又賤不署依
牒凡九年王督省官署之改同知密直司事
賜協謀同德功臣號元授征東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既而入元宿衛元授中尚監丞轉太
府太監尋奉詔還國有南氏者忠肅所幸女
也安道與之鏡通焉忠惠後元年卒年四十
七子濡源淑臣文丘源即璟也定時爲代
言轉版圖判書恭愍朝倭焚喬桐甲山倉源
與戰獲二艘拜密直副使賜陳力協謀功臣
號趙日新伏誅源益有寵常侍左右嘗因事

秋公主殿人八思不花八思不花訴曰源
推我致公主驚墮胎大不敬王下巡軍命贊
成柳耀嚴加訊鞫不服貶爲光陽監務時謂
宰相金再妬寵而搆之也元將討高郵賊召
募將卒王召源還封龍城君遣之時南賊曰
盛我軍陷六合移防淮安路源與李權等六
人戰死濡自有傳宜風本元人善射御爲忠
肅壁臣朝夕出入禁閤年十五補散負嘗從
王獵鹿走馬前一箭殪之王悅授別將行首

驟拜振都典書累陞密直副使性奇巧惟務
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愛晉陽妓月娥實
緣得官省甚衆祖倫亦諂事宜風遂近幸頗
與朝政逞私撓法之鏡亦忠肅壁臣也累遷
密直副使王幸白州元使完者來之鏡白王
曰完者族黨在本國完者將欲官之王命之
鏡及高用賢奉天祐掌銓注申時用至政房
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爾輩鬻官何
不官吾子孫耶時失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

若等無錢又誰怨耶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
匿村舍注擬上護軍申丁求官未得罵之鏡
天祐曰爾何墮蔽聰明專擅除授也又大呼
曰無錢者毋求官之鏡等不能對批成李仁
吉擅改于其第及批目下用事者爭相塗竄
朱墨至不可辨時有童謠云用綜布作都目
政事眞黑冊我欲油之今年麻子少噫不得
初之鏡誘王辟位立忠惠自以爲功忠惠不
用之鏡快快忠肅復位以之鏡背恩囚巡軍

憂患瘦死仁吉一名成柱本商人亦忠肅壁
臣也累官密直副使與護軍李安爭奴婢毆
安又毆其妻傷胎監察司囚仁吉家奴仁吉
至監察司門伺臺官出罵辱之仁吉又以茲
諂幸於忠惠忠肅嘗見忠惠衣冠太侈訓戒
之且謂仁吉曰汝眞犬豕也杖流于島忠惠
中止之

盧英瑞 朴良衍 宋明理

盧英瑞忠惠壁臣也嘗從王如元舍於回回

家竊其妻杖之遣還。有宦者父與英瑞同名者，除瑞州。英瑞自謂得之，即之任，事覺杖之王。憐而益幸，授內乘別監。曹頔之亂，元徵王囚刑部，又繫英瑞等獄。及王復位，還國錄侍從功爲一等封直城君。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王嘗欲禡人官，授宮人親戚。英瑞白：「王曰：臣亦欲以是官授人。」王問爲誰，曰：有嘗遺我屋材者王笑許之。忠穆初，豐儲倉副使李仁壽丞李汝就竊倉貨，監察司囚鞠之。仁

壽英瑞姻姪也。以王命沮之，尋以仁壽爲軍簿正郎，謫執義趙淵爲永原府使。後德寧公主流英瑞于光陽，及李齊賢爲權省，流加德島朴良衍。宋明理亦忠惠嬖臣也。良衍嘗以親從護軍管內乘潛易良馬八匹，事覺徵布八百匹，流之。累迁大護軍，明理歷官上護軍。每從王微行，王嘗作儼戲，命明理主之，賜布二百匹，役百工奪市中物以供其費。市鋪皆閉，又勸王起樓崇教寺蓮池旁爲遊宴之所。

王命良衍植花木，王又起新宮于三峴，命良衍及金善莊、閔渙等督役。書雲副正閔城李以陰陽拘忌言其不利，王怒，毆之。良衍求媚於王大加營度，點西江人戶輸斃瓦，又令惡少輩奪人牛馬以輸，又發近京諸郡丁夫伐材浮江而下。人馬絡繹州郡，騷然農者輟耕。時京城民訛言王將取民家小兒數十埋新宮礎下。家家驚駭，多抱兒逃竄者。惡少乘閒恣行剽竊，王怒，營宮稽緩責善莊、良衍等曰：

「若不斷手十月，必受重刑。」且徵賜物及工費。善莊等晝夜督役不少懈。又張榜曰：自宰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分配海島於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乃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徵鍮銅二斤，人皆苦之。又歛諸道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民間農器盡括無餘。王猶怒其稽緩，親杖善莊、良衍。渙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其宮室，制度不類王居。

及王被執如元高龍普捕良衍善莊等十餘人囚之明理以與龍普善故免印璫檻載良衍等如元元流良衍于杭州路

金興慶

金興慶侍中就礪之曾孫聰慧便佞恭愍朝選補弓達赤王見而悅之以爲內速古赤有龍陽之寵常侍內寢未嘗一夕許休沐數月閒起遷至三司左尹轉左右衛上護軍寵愛日深嘗入直據胡床王見之怒使上護軍盧

璫拳毆幾斃後王又以事咎興慶興慶怒毆

內侍宋良拓復矯命杖之拜代言有上護軍金用輝諂附興慶嘗奸高家奴妻當坐興慶因誕辰請王赦遂得免王寘子弟衛以洪倫韓安權璫洪寬盧瑄屬焉興慶摠之王強使興慶倫安等通益妃興慶寵倖旣極勢傾中外嘗以事銜典法摠郎楊允發矯旨召之允發辭以疾命巡衛府執致宮中時方隆冬裸其身終夜侵辱郎將張龍本判事張海奴也

罷事贊成安師琦不禮於海海怒捶之龍訪師琦師琦告興慶興慶白王今巡衛府捕海并取契券海知之勢券逃繫其處女巡衛府又興慶從者遇糾正姜隱金南生柳沅等不下馬隱等叱下之從者訴興慶乃囚隱等今憲府罪之興慶請以母積善翁主柳氏爲交州江陵揚廣三道祈恩使傳騎至十餘匹按部守今競行苞苴柳尋封辰韓國大夫人柳受俸廣興倉米布寵惡興慶怒杖倉官于闕

外王以體覆使李傑生輕決河乙沚等罪殺

之傑生臨刑談笑自若人謂傑生剛直敢言嘗忤興慶故及興慶愛倡妓小斤莊恐人竊之日使其黨崔仁拓伺之見李成林宿其家以告明日興慶戲之曰宰相宿倡家可乎成林變色曰無之由是交惡白王出成林爲楊廣道都巡問使適禦倭軍敗都巡察使崔瑩希興慶意欲殺之成林異父弟廉興邦亦有寵於王力救免死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

深興慶當直使判興校林橫代之又與安師琦等張樂宴禁中其無忌憚類此每出入騶從之盛與辛晁無異及王被弑辛禍立右司議安宗源門下舍人金濤補闕林孝先正言盧嵩閔由誼等上言古人云大姦似忠大詐似信金興慶不更事無知惟以年少檢利荷先王寵眷超擢高官得任喉舌朝夕昵侍怙權陵僭蒙蔽聰明專擅威福縱肆貪婪王旨擅傳而不奏御膳先已而後進刑政自任賄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賂盛行用公府之財爲己物取內廐之馬爲己畜奪人之妻陽令離異受人之奴陰許扶援慢罵宰相縛辱郎吏以普通佛舍作其馬坊役七站人馬輸其私米誘扇群小恣行不法虧君德斂人怨遠近莫不痛憤畏威莫敢指斥使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達馴致堅冰之勢釀成前日之禍蓋起禍者萬生也而媒禍者興慶也昔趙高專於秦而卒成望夷之禍朱异專於梁而俄有臺城之變今在

惟新之朝宜先正興慶誤國陷君之罪以快一國臣民之憤迄至今日略無譴訶興慶曾不自悔所在群聚謀自安之術驚駭視聽沸騰物議且興慶之罪惡至此者亦由王伯安召鄭肅壽爲其腹心相濟爲之耳請令憲司明正其罪以誠中外留中不下豈肯請至再三禍乃流興慶于彥陽除名籍其家餘皆免官初吳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興慶興慶以倫等有寵於王恐王不信反爲所害猶豫未發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于興慶賊所對辨興慶謂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德也興慶無以對遂誅之

潘福海

潘福海巨濟人爲辛禍嬖幸累遷密直承旨嘗直禁中與知申事李存性戲褻知印尚書高士駿衣相與誼開禍聞而問之福海存性對曰士駿使酒臣等不能禁禍怒罷士駿職

後福海陞密直副使禍畋于西海道福海從之至崑津禍射豕突觸馬禍驚墜福海躍馬直前一箭墮之禍得免自是寵遇日隆賜姓王爲子擢門下贊成事賜推忠亮節翊戴佐命輔理功臣號超拜其父門下評理益淳爲右侍中以福海爲禍子同入政府不相避禍賜福海敕曰遇急遽倉卒之難然後知出衆之真才立光明萬偉之功然後受稀世之至寵此古賢臣碩輔所以富貴不離其身

而聲名流於萬世者也乃祖阜奉使節而通日本提文衡而取英材代有閒人立于朝著餘慶浸漬久而大振其在卿乎卿材兼文武志堅確移孝爲忠主耳忘身丙寅西狩封豕奔來我前左者變色不知所爲我之安危在於呼吸之頃卿躍馬而來一箭洞其腹應弦而斃是卿迓續我命于天也此雖宗社山川之靈默誘卿哀然非卿所蘊之忠所稟之勇乎末小子何由奉宗社山川於今日乎若

稽典故錫卿王姓爲義子陞卿贊成事所以異其恩數勸其忠勇也拜父侍中所以勸其忠義也福海嘗從禍田墜馬禍以所乘馬與之福海娶林堅味女後又娶典儀注簿柳芬女堅味不敢禁但嗟唏而已趙胖事起禍下堅味廉興邦欲以福海爲子故不疑使領兵與崔瑩等宿衛福海陰懷異志夜以突騎數十詐稱徵巡馳入瑩軍瑩方被甲踞胡床指揮偏裨目不交睫福海不得害而還翌日禍

欲試福海意問曰何以處堅味福海不對復問曰唯爾言是從對曰若宥臣舅臣當以死報禍應曰諾既而下福海獄誅之籍其家事在堅味傳

申元弼

申元弼門地單微恭讓在潛邸時常賜衣食與之學登第累遷部今罷歸父居鄉曲王即位七日特遣使召之授弘福都監判官經筵檢討官一日王謂元弼曰余久居深宮脚膝

酸寒對曰：「每晨宮中宜拜天拜佛以養氣。」王從之。置仁王佛於別殿，朝暮禮拜。遇災異，輒祈禳，命給田。鄒監賜元弼田，仍趣成案給之。元弼矯世子旨，憲司劾之。王命罷其職，既而悔之，欲罪言者。知申事李行密白：「世子諫止之王，不聽左使鄭道傳又諫之，怒稍解。」王御經筵，代言成石琬論刑制之紊，曰：「往者趙胖枉受酷刑，然且不死命也。」元弼在側曰：「胖嘗奉釋教，其得免死實由果報也。」禮成，江水赤。

沸三日。王有憂色。元弼曰：「安知其不為祥也？」元弼每進諛言，且以異端之說蠱惑王心。出入房闥，與宦寺同流，恣為邪媚。士林鄙之。驟遷禮曹掾郎，轉內府令，皆帶經筵經筵官。更日侍講。唯元弼日侍左右，以諂佞得幸。士大夫多趨附者，後以禹玄寶黨流遠地。

列傳卷第三十七

列傳卷第三十八 高麗史一百二十五

姦臣一

世未嘗無姦臣也。惟人主明以照之而馭之，得其道故不得騁其術。苟人主一陷其術，則鮮不至於危亡。高麗自仁宗以後，姦臣相繼而出，竊弄權柄，蠹民敗國，其事皆足以為後世戒。作姦臣傳。

文公仁

文公仁，初名公羨，南平縣人。父翼，官至散騎常侍。公仁雅麗柔曼，侍中崔思諷以女妻之。中第，直史館。家世單寒，以連姻貴族，恣為豪奢。嘗以戶部員外郎奉使如遼，私贈饋者白銅螺鈿器及書畫屏扇等奇玩。自是遼人每於行李必援公仁徵索，無厭遂為鉅弊。轉樞密院右副承宣。副王字之使宋，字之亦富奢。二人誇詡飭粧，務相繁縟。仁宗初拜樞密院

副使與韓安仁爲李資謙所忌流于忠州語
在安仁傳資謙敗召還歷禮部尚書累進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西京僧妙
清與白壽翰唱妖言鄭知常等交譽公仁亦
和之及妙清叛壽翰子清白西京費親舊招
許翰書平壽翰奏之王以書示公仁公仁曰
是事可疑難究與僞姑閱之西人斬妙清遣
尹瞻請降元帥金富執移書兩府曰宜厚對
瞻以開自新之路公仁不聽奏下瞻獄困辱

之由是西人復叛至踰年乃克諫官彈奏公
仁薦用妙清以至誤國流毒生靈左遷守大
尉判國子監事卒諡忠懿

朴昇中

朴昇中字子千羅州務安縣人曾祖暹事顯
宗爲南幸扈從功臣昇中好學善屬文登第
補常安府錄事轉中書注書睿宗朝除翰林
侍讀學士與李載朴景緯金黃元崔璿李德
羽等爲詳定官定禮儀遷國子祭酒翰林學

士左諫議大夫坐譴清繼閣侍臣語侵王左
遷判將作監後復爲翰林學士知禮部事一
日藏經行香與洪璵李璿綴侍臣班笑語聲
徹王所爲臺官所劾免尋授翰林學士承旨
是時父旱王御清謙閣命昇中講洪範其目
偶大雨或有以爲講經之效者仁宗即位拜
樞密院使李資謙當國用事勢傾朝野昇中
與許載崔湜朋附王嘗遣昇中于資謙第賜
詔令釋衰赴朝資謙表請終制昇中欲媚資

謙意上劄子曰臣伏蒙宣差至太師私第傳
詔近淫雨過旬不霽以行禮爲慮及其日禹
中陰雲忽卷天日清明傳宣拜詔並無失儀
而觀者無不嗟異苟非歲有一德克享天心
則孰能如此乎臣始至其第太師縞冠出迎
詔興瞻望其顏頗有感慙之色初太師丁憂
卒哭祭畢陛下凡軍國重事皆咨問然後行
之爰命有司稽古制以間有司謂尊卑異序
禮亦從宜太師爲左室尊行宜據諸侯既葬

除服之制從古視事而太師抗表辭免至于三四非知人即招大孝慕親則又孰能如此乎願陛下以所賜詔札及太師所上表章宜付史館以彰陛下親親賢賢之意大臣至誠行孝之節與其神天幽贊聖賢之德從之又奏加資謙中書令封朝鮮國公又請依王太子禮徵立府置寮屬遂令中外進獻萬物時又進封資謙祖考昇中建議請以竹冊封崇焚黃日賜教坊樂又令禮司定資謙生日

號禮司不從昇中自號為仁壽節其諛佞無恥類此驟陞叅知政事進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資謙敗諫官論奏流于裔珍後以昇中仕累代有文名量移務安縣卒許歸葬子深造深造深逢深通深造屬內侍資謙之亂自宮闕中出衣上矢汁淋漓徑至資謙第告宮中事狀資謙贈衣冠勞慰之有司論以謀叛長流東鄙深造從父死貶所

崔弘宰

崔弘宰字令如稷山縣人本將家子少尚氣喜馳騁蔭補閤門祗候睿宗朝從尹瓘伐東女真頗有功累歷清要出為西北面兵馬使與元帥金仁存收復抱州又築義州城以功拜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初叅知政事黨附李資謙構韓安仁殺之語在安仁傳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威福衆心懾服權勢日熾資謙自知為人所惡常畏人圖已頗疑弘宰有武人權因者知其意

語資謙曰弘宰與將軍鄭旌叔李神義陰謀將不利於公資謙以問拓俊京俊言弘宰為人難測不可保其不然資謙乃密奏流昇州縵地島又流其子翔溫端僧道休于遠地及資謙敗凡為資謙所斥者悉召還弘宰以殺安仁為諫官所論駁最後召拜平章事判吏兵部事賜佐理功臣號自言竄逐家產蕩盡乃納貨賣官諫官崔惟清等上疏以為貪邪在位亂法蠹國遂致旱蝗之災宜加貶黜

以咎天戒乃左遷守司空右僕射未幾復拜平章事致仕卒謚襄肅

崔褒傳

崔褒傳毅宗初爲御史雜端累歷直門下省尚書右丞殿中監拜右承宣轉同知樞密院事遷左散騎常侍尋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性強狠貪墨既掌樞要勢傾中外有不附已者必中傷之子壻連結勢家無所顧忌左正言文克謙上疏極言請罷黜不聽官至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太保判尚書吏部事以病致仕遇害於鄭仲夫之亂時有具中正者起吏胥累補外寄爲人嚴酷不恤孤窮要結貴近能爲禍福但以言貌備歷要途與褒傳同爲省郎脂韋依阿恩讎必報人皆側目及褒傳秉政薦爲御史中丞視事一日而死

朴暄

朴暄初名文秀公州人也中第爲崔怡家臣

機警善辭辯屢中怡意遂見寵任不數年歷揚華要入政房與金敞宋國瞻齊名頗作威福勢傾朝野嘗爲史館修撰虛誇怡功業編至五六卷獻于怡官累刑部尚書論崔沆事流黑山島後怡以無可與議者召暄還未至而怡死沆遣人投海中暄嘗獻議建新興倉備凶荒民賴以活爲之語曰微朴公吾其死矣

宋玠

宋玠礪良縣人中贊致仕貞烈公松禮之子松禮之誅林惟茂玠爲衛士長與有功官累尚書左丞忠烈五年拜知中事時權貴受賜牌多占畿縣田玠田居多都兵馬使建議不論賜牌並量給職田王許之尋聽玠等請命賜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并充給進同知密直累轉知都僉議哈丹之入寇王避于江華命玠留守王京玠逃奔江華十七年元授宣武將軍鎮邊萬戶賜金牌出爲慶尚道都指揮

使務聚斂大興功役又今邊卒運米與女真互市爲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尋起爲贊成事時選處女禁昏嫁玠犯禁流海島後復拜贊成進中贊俄改知都僉議乞退二十六年拜右中贊賜推誠贊化安社功臣號又賜几杖判密直柳庇嘗有憾於玠告行省平章闊里吉思曰頃者長史張漢烈以皇太后崩告玠玠曰薛比思此華言報喜之辭玠何人敢如是耶我與金深金延壽共聞不敢不告闊里

吉思因玠庇深延壽漢烈鄭真李安兩等子
行省獄今對辨又囚玠子右副承旨璘郎將
瑒將軍瑞姪左副承旨邦英將軍臣旦于廵
馬所尋釋庇深延壽真漢烈安兩等吉思專
權黷貨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稍忤意不問
曲直或杖或囚人無不行賂元遣塔察兒王
秦享等來與王鞠玠于行省漢烈服其誣二
十八年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賜爵樂浪公
玠謀欲廢忠宣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帝乳

母子爲李女壻壻送餞享王宰樞俱會珠行酒中贊洪子藩辭以醉不飲珠出不遜語子藩恚遂出珠厲聲曰復相子藩豈帝所知乎宰相白玉囚之子藩怒數日不視事初子藩免玠代爲首相將遣使外郡求子藩過失子藩知而沮之由是二人不相能三十三年忠宣在元誅磷邦英王惟紹等遣金文衍囚玠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以玠寄書于磷勸成璩計也璩在邠英惟紹傳忠肅五年卒璩

良穀子璿璘璠璿官至右副承旨有寵於
忠烈居中用事時人目之璘知申事瑞都僉
議政丞

王惟紹

王惟紹父肱官至贊成事惟紹忠烈朝補郎將以弓箭倍如元惟紹妻上將軍宋琰女也貌美惟紹以充魯花入元監官金呂私之遂密納于內呂由是得幸惟紹累遷密直副使左常侍三十一年知都僉議司事尋加贊成

事初三復位忠宣以前王在元至是王如元
惟紹及尚世金文衍宋邦英家隣驛慎李伯
超具書奏良弼等從行明王寓前王邸左
太聲王欲與前王俱東還惟紹却英慎璘
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前王不自安而
怨殿下者有年殿下雖慈愛適足貲禍耳且
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時寶塔公主失愛
於前王徙居祇候司一日王欲更衣出什地
折齒數日不能食惟紹等因勸王移寓公主
所自謂得計托乳媼及宦者李福壽譖前王
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
辛曰前王素失子道又不與公主諧故我王
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璘為後者非一日
前王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我王舍於
其邸不謹奉侍至使折齒我王欲勿怒得乎
曩前王願為僧省官不許今聽其祝髮令璘
繼尚公主可副我王之志阿忽台八馬辛許
之惟紹等見右丞相答剌罕以王言譖前王

答剌罕曰益知禮普化王世祖之甥寶塔公
主亦宗室女也廢嫡改嫁於理安乎惟紹復
譖如告阿忽台答剌罕曰瑞興侯亦王之子
耶曰否曰誰出惟紹不能對退問崔有渰有
渰曰子亦宗姓宜自知之惟紹等謀既洩洪
子藩等五人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
遂理亂常罪與甚焉省官召王父子面詰已
執囚惟紹等四人未幾世文衍良弼白王曰
臣等負綫從之為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
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涯頭
驛要我度河而沉之吾雖老獨不畏死耶世
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
等罪且請奉王還省官奏於是設宴餞王又
累進驛騎趣行王無以為計乃飲藥發兩自
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請與公主俱還
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偕行可乎如不
得已我且還都備儀以送亦未晚也公主聞
惟紹等被囚怒甚召文衍杖之又使人守門

禁出入王所告狀者諸從臣皆離散又明年
前王奉太子旨捕惟紹及其黨囚於邸有崔
涓者匿公主所李成柱直入卧內於櫥中得
之於是前王遷王于慶壽寺自後王拱手國
政歸於前王乃以從臣權漢功崔實主銓選
王所任使者悉斥罷以其所親信者代之除
授皆出於請謁漢功等實批判啓王行印而
已遂遣文衍于本國逮捕惟紹之黨乃其有
宿憾者宋玠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其餘
或杖或流者數十人先是惟紹等賂肉堅金
洪守崔涓妻仁明殿婢權會謀遷前王洪
守以毒授舍舍又與侍婢無老之謀而未得
進有勸前王幸無老之者既幸而無老之以
情告遂執舍搜得懷中毒藥令無老之告省
官省官欲下舍等案正府究問難其事而寢
乃斬洪守舍裴贊者善篆語性狂縱數與宰
相柳庇言不遜惟紹之被執也左右并收贊
前王曰惟紹等之譖我正由此人之喙我必

殺之使人懸榜捕贊以篆語乞哀前王謂左
右曰此人善譯遂宥之斬惟紹邦英慎璘均
忠義涓於文明門外籍其家父子兄弟皆沒
爲奴慎子用盍等三人充驛戶又承旨吳演
嘗黨惟紹及惟紹誅屠道士服亡匿前王獲
之囚於邸欲殺之演念佛經甚勤哀之乃流
于島
宋邦英
宋邦英上將軍琰之子忠烈朝累官至左副
承旨進密直副使初忠宣以前王在元王用
洪子藩言請還前王邦英與從弟承旨宋璘
素惡前王璘勸王如元沮前王還國又請以
公主改嫁瑞興侯璘王從之行至西京帝不
許入朝乃還帝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學
士王約來執璘囚行省獄數之曰汝勸王朝
覲擾百姓一也汝父玠曾禁錮帝之所知乃
敢詐冒濫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有疾得
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良藥也遂與王至壽

康宮入香閣謂宰相金延壽曰聞有傳屈金
元桂者誰耶時元桂在王側跪見塔察兒曰
入國境有告云元桂奪人已媒之妻又奪軍
官虎符以與妻之兄弟遂流元桂而釋璘邦
英及璘嘗說王作畏兀兒字書獻帝沮前王
還國用金寶以印白紙十二幅授宋均托入
朝至京師凡可以沮毀前王者作書獻帝會
帝不許入朝均計不得行藏其紙于宦者李
福壽家而還後郎將李承兩費其紙東還會
塔察兒歸道過取之與承兩二幅曰持此示
汝國宰相乃以餘紙上中書省具言均謀曰
吳祁石天補外亦有如此行詐者乎承兩還
以告宰相樞白王因均于巡軍尋命釋之宰相
不肯止使衛士召均至宮門乃釋未幾帝遣
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來王迎入行省伯伯
傳聖旨問曰王嘗上表請還前王乎曰然曰
以畏兀字書請沮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
相為證令具書王言為答文遂問均曰汝用

紙十二幅欲為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
惟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兀字曰護軍田惠
以問惠惠不敢隱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
還前王表中有畏兀字書無押無印省官疑
之不奏王還宮邦英璘等入說王遣承旨金
子興費畏兀字書草示使臣語之曰我倉卒
承問輒以不知對今得此書箱篋中實我所
知但忘之耳邦英等又恐子興傳之不悉遣
其黨韓慎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王授汝書
草時誰在王側曰邦英韓慎在左右伯伯使
子興書其言為契又問宰相等曰王嘗於行
省與吾有言聞乎曰然伯伯又書為契乃與
王鞠邦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救者伯伯
曰有茲如此不治後將益甚遂出畏兀書草
問璘曰書此者誰曰邦英鞠邦英不承被縛
乃服均本合德官奴屬內僚官至護軍得幸
於王嘗與石胃爭寵嘗譖之還本役乃剃髮
亡入元投福壽福壽白王復其職惠其先入

居遼陽依內僚石天卿起家至護軍喜生事
誤國伯伯將還百官與書曰邦英等志在患
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奉天子亟正
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也於是
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先旦中
郎將金章押邦英璘等送于元時帝寢疾政
在中宮福壽得幸用事與帝乳媪爲之營救
邦英等得免與福壽弟上護軍李宏還時韓
希愈崔崇吳演等入內議事號曰別廳邦英
璘亦與焉三十年同知密直明年又知密直
王如元邦英璘等欲從行曹頤曰王曰二人
得罪上國不宜扈駕必欲使二人者請入奏
召之邦英等謂頤曰王不許從行豈有沮之
者耶頤曰我實沮之邦英等至義州固請頤
曰王曰二人遠來難遣還可異路而行王許
之至京師伏誅語在王惟紹傳蔡宗璘者與
璘有姻好亦見遠會赦得免

吳潛

石曹

吳潛初名祁同幅縣人父璿官至贊成事潛
忠烈朝登第累官至承旨王狎昵群小好宴
樂潛與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爲嬖倖
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不足分
遣倖臣選諸道妓有色藝者又選京都巫及
官婢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
別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其詞云三藏寺
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
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舍龍尾聞過
大山岑萬人各一語解酌在兩心高佺緩急
皆中節簇王之幸壽康宮也天補等張幕宮
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
供億賜予之費不可勝紀轉知申事進知密
直司事歷監察大夫知都僉議司潛以讒
便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入皆切齒畏
禍莫有言者會元使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
林李學士等爲執石曹父子來前護軍元冲
甲等五十人欲以潛事告帖木兒不花先白

主王止之又今護軍曹頓諭之冲甲等不從
遂爲書告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
泰亨諭王曰威福予奪當自已出凡事休有
不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
悉心奉正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
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祗承聖訓日
夜兢兢猶恐不逮今有臣吳潛者實爲元惡
無才無功徒以奸諂得進以害得罪前王竊
免後患日夜讒構離間王父子自以爲樹立

大功竊弄威福援引昆季並縱機密數年之
間皆至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少有嫌
隙輒陷以罪無辜罷黜者徧於一國至於各
道按廉守令以一己愛憎進退予奪背弃聖
訓罪不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
天使還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廣咨國人制
子未亂東國蒼生骨而再肉也帖木兒不花
等得其書言於王曰冲甲所言雖非吾等所
斷亦不可不問宜將冲甲與潛赴京對辨又

尹萬庇鄭僊金禧尹諧吳東丘李舟李傑宣
宗杜滿延洪承緒等以書告元使曰自大德
五年四月聖旨訓戒以來君臣戰懼不敢違
越今有奸臣吳潛素無才識交結中貴以姦
佞得幸因竊國柄專恣不法又以巧言離間
國父子毀斥忠良崇進奸邪實官割民無
所不至今奉聖旨舉國懼喜獨潛恐其失權
潛謀沮之雍遏帝澤不使呈威不夫此人必
生禍亂殃及無辜伏望迴奏天聰去此大惡

小邦之福也又洪子藩金瑄閔壹閔漬鄭瑄
權求金台鉉高世金文衍李混元璉許評中
珩全延壽趙文簡金元祥朴光廷尹吉孫吳
玄良金由祉等告元使曰佞臣吳潛賣官割
民專恣不法愚等當恐穢聲聞于上國今又
有聖旨潛宜生疑懼小革其心乃恐失勢謀
欲稽滯聖恩愚等各懷憤慍未敢發言今元
冲甲等乘其衆怒已具言之所言罪惡無非
是實伏望無復疑難除此元惡小邦之幸也

子藩又言吳潛雖與吾連姻請以公竟言之
本國之法出納王命內有中書三四人謂之
辭外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
敢與焉潛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
無異所陳皆為邪謀金瑋繼言潛罪元使默
然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萬戶令深
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王召
版圖判書致仕崔謫曰關卿等亦將訴其潛
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謫不從乃與朴全之等

七十餘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皆不聽帖木兒
不花等還贊成事安珣等饒于郊李學士唱
曰白酒紅人面囑珣和之珣遂留李自和之
曰黃金黑吏心蓋諷帖木兒不花受潛賂緩
其罪也金深率三軍詣關請宿衛禦亂王不
允王亦知潛飲怨傳旨曰當復金深及軍官
等職子藩疑潛害已防備甚嚴潛亦疑懼不
離王側子藩深等率三軍將士及冲甲等圍
王宮請出潛王不許潛遂再三不得已將出

之潛勢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
所執潛以出使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元遣
刑部尚書塔察兒等囚潛兄弟三司右尹戴
承旨演正郎珣少尹連姝婿中郎將趙深後
帝杖流潛于安西忠宣時拜藝文大提學改
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忠肅時轉三司
使進僉議贊成事龜城君與柳清臣等黨於
藩王曷讒毀本國語在清臣傳卒諡文齊子
僖官至贊成事

石胃不知何許人官至密直子天補天卿俱
得幸忠烈天補為左僕射扈從奉恩寺領班
而行人指之曰內掖得意之秋又與天卿群
飲川上酒酣投秘書尹鄭珣于水衣冠盡濕
珣無愧色曹倚勢驕橫嘗以事惡侍史金必
為一日道遇毆辱之有金世者告中書省曰
石胃之黨慮前王害已謀奉國王將竄海島
密令濟州等處造船畜糧於是帝遣帖木兒
不花等來收管胃及天補天卿天琪與世赴

京對辨杖流天補兄弟子安西前王在元以
冒及天琪黨於王惟紹書言家流之又杖流
天琪

金元祥

金元祥忠烈朝登第稍遷注簿有妓謫仙來
得幸於王元祥與內侍朴允材俱為妓同里
開相往來元祥製新調太平曲令妓習一日
內宴歌之王妬且變色曰此舞能文者不能
誰所為耶對曰妾兄弟元祥允材所製王喜

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以元祥為通禮門祗
候允材為權務官累秘書尹知監察司事轉
右副承旨以事罷未幾命復職主銓注謂曰
汝強銳果敢所以致讒毀今宜省之選知申
事與洪子藩等數吳潛罪告元使帖木兒不
花王聽潛譖命同知密直金台鎮承旨宋璘
行省左右司官捕元祥元祥亡不獲尋拜左
承旨復為知申事時王惟紹索邦英革離間
王父子王用允使塔察兒及洪子藩言欲與

前王如初元祥以為如此則前王從臣皆
復職用事得無怒我耶乃以計讓銓選于右
承旨璘璘固辭國人皆知元祥之為進
直副使忠宣即位拜檢校評理尋貶懷州牧
使忠肅七年遷三司使陞政堂文學曹頤藥
河中等左右審王嵩謀奪王位交構萬端元
祥亦陰附其黨從吏織成後王論其罪下元
祥等于巡軍籍沒其家杖流于島元祥初為
巡軍萬戶造械重百斤至是首自及無何帝
命赦之後八年以判三司事卒元祥嘗與吳
潛石天補天卿等譖諛忠烈導以荒謬吳石
旋及於禍元祥以佞獨免

柳清臣

柳清臣初名庇長興府高伊部曲人其先皆
為部曲吏國制部曲吏雖有功不得過五品
清臣幼聞悟有膽氣習豪語屢奉使于元善
應對由是為忠烈寵任補郎將教曰清臣隨
趙仁規盡力立功雖其家世當限五品且於

其身許通三品又陞高伊部曲為高興縣總
遷將軍王間乃頗王叔欲親舉兵助討遣清
臣如元清臣還言賊平車駕還京罷兵命
王妻傳入賀節曰王善加大將軍轉密直承
旨陞同知密直監察大夫忠宣受憚拜光政
副使累轉判密直司事忠烈復授贊以事
忠宣復立拜僉議政承封高興府院君賜王
帶忠滿間清臣與潛謀已于忠宣頗疑之二
人請與白元恒辨忠肅問元恒元恒指鄭方

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謹謹指直郎
鄭瑀乃杖瑀流海島從忠肅如元見藩王需
窺覲王位遂與曹暉等背王附曹詭謀萬端
又與吳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圖比內地元
通事舍人主觀上書丞相曰夫事忌秘細其
遺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智者深懼而庸人
忽焉為常人之情狃近創而疎遠圖是以缺
斤折鋤或起於勾萌浸屋流民或成於蟻溜
易曰履霜墜冰至幽辨之不早辨也又曰天

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伏聞朝廷建
立征東行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崇
虛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慕義向化歸順聖
朝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
嘉其忠懇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
與為比其在本國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
以朝廷典章拘制故國家常有事於東方本
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以東瀕海
萬里賴以鎮靜為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尚

主遂為故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
也今一朝採無稽之言以墮舊典恐與世祖
皇帝聖謀神算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
去京師數千里之遠風土既殊習俗亦異刑
罰爵賞婚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
法治之必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
也三韓地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
郡縣井邑之饒今立行省勢須抄籍戶口科
定賦稅島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

相扇動脫致不虞深繫利害其不可三也各省官吏俸祿例於本省差發科程今征東省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而費每歲大較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既無供上賦稅上項俸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土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諸省既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不足彈壓東方諸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不堪命又況國家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軍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不知征東鎮兵果於何處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大事則博謀於衆防壅蔽也竊聞首獻立省之策二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讒間得罪於其主懷毒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心初非獻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之不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東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

敵國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喪敗爲恥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爲美談况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責主自售果得遂其奸計有累政化可勝既乎其不可六也觀聞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已也觀自惟草茅賤士其於朝廷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覩盛世爲奸人所欺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斐以浼清聽僭越之誅無所逃命爲朝廷惜舉措耳李齊賢亦上書都堂立省之議乃寢初清臣與潛詣中書省誣王宣璽喑啞不親政事遂訴云忠宣王秦仁宗以璽爲王嵩爲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璽與伯顏禿古思謀令金怡說忠宣王奪嵩世子印又奪忠宣所賜嵩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四十人田宅於是帝遣平章實驢舍人亦忒迷失不花來

及與禮君朴仲仁趙雲卿上護軍高子英

等從之皆藩王黨也賈驥見王體容嚴肅條
辨甚悉曰帝所以遣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
所見向者之訐皆誣也嗣等惶懼無言及王
復位清臣潛等懼不敢還清臣留元九年而
卒不學無知有機變恃勢弄權爲國害時有
猫部曲人仕朝則國亡之讖俗稱猫曰高伊
子攸基官至判密直事攸基子濯自有傳

權漢功

權漢功安東人父頤官至僉議評理漢功忠

烈朝登第直史館王與忠宣俱在元王惟紹
等離間王父子政歸忠宣漢功以從臣在忠
宣邸與崔誠之主選法及王薨忠宣還國賜
輕帶常出入禁闥召見無時拜密直副使
陞僉議評理時王久留于元從臣皆思歸漢
功誠之同掌銓注利其賂遺無意東還孝思
溫金深言於徽政院繫漢功等獻王懇白太
后釋漢功等流思溫深王喜遣漢功來宴其
父頤誠之父毗一及諸宰相忠肅勅轉三司

使教曰漢功誠之才景亮等侍從父王夷陰
一節金深孝思溫輩積歲蓄謀圖國危主而
三人共竭心力夾輔終始有司舉行賞典又
先贈三王時漢功與正尹洪淪掌文字論其
功賜錢券轉贊成事忠宣奉御香南遊江新
至寶陀山漢功與李齊賢從之初忠宣在元
凡國家事遠傳旨以行漢功與誠之李光逢
等扈從京邸招權納賄親戚故舊濫授朱紫
爲庸煩擾不平及帝流忠宣于吐蕃王下漢

功光達及金廷美

功光達及金廷美兼洪括裴廷芝于巡軍命
贊成具潛代言金千寶鞫漢功于理問而漢
功自厠實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括家釋廷
美命三司使金恂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
尹碩金英甫大護軍李仁吉與監察獄部官
杖漢功洪括光達廷芝流遠島臨海君李璵
餞于郊漢功曰天下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
曰厠實好漢功大慚漢功洪括光達等不入
海島皆棄洪州界擾民間不可勝紀未幾洪

拊子前正尹河中偕元使金家收來自元以
帝命赦漢功洪括而召之後漢功洪括光達
等怨王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珣等欲
請立藩王萬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曰
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奸臣在王左右流
毒内外百姓無辜不堪其苦素聞藩王萬稟
性慈善聖之如渴是亦忠烈王之嫡孫也頃
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留滯今國人
上書乞王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慶
壽萬護軍金仁沈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署
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
伏乞詳照漢功等復會慈雲寺招百官督署
皇省書署未半天忽大雨雹監察執義尹宣
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為
唾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及贊成事閔宗儒
彥陽君金倫等皆不署漢功河中等承藩王
旨因斯萬仁沈之鏡于巡軍漢功等又招百
官署名怨震雷以電大如李海曰角如疾暴

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賈書如元呈中書
省元使金家收來自元以帝命赦漢功洪括
等怨王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珣等欲
請立藩王萬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曰
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奸臣在王左右流
毒内外百姓無辜不堪其苦素聞藩王萬稟
性慈善聖之如渴是亦忠烈王之嫡孫也頃
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留滯今國人
上書乞王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慶
壽萬護軍金仁沈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署
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
伏乞詳照漢功等復會慈雲寺招百官督署
皇省書署未半天忽大雨雹監察執義尹宣
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為
唾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及贊成事閔宗儒
彥陽君金倫等皆不署漢功河中等承藩王
旨因斯萬仁沈之鏡于巡軍漢功等又招百
官署名怨震雷以電大如李海曰角如疾暴
改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要衝之地殺
其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
之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
使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諸屍所陳祭而哭亦
今斬之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語
在金倫傳漢功官至都僉議政承醴泉府院
君嘗受元命為太子左贊善忠定元年卒諡
文坦子仲達孽子仲和

蔡河中

秦河中蒙古名哈刺帖木兒順天君洪祐之
孽子忠肅時拜護軍與曹頤諂事藩王萬竈
覲國讐謀奪王位譖構萬端及王如元見留
收國印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言帝以萬爲
國百官請歸母安妃賀頃之護軍李達來
王萬福宰樞召河中連面質始知河中
妄河中嘗恨辨遠都監取其父及權漢功
由民斷與於人至是召都監官謂曰從汝惡
王命決耶尋復如元從藩王後帝復賜王印

章還國中頤等又令留都無賴子弟二千
餘人連名呈省復訴王不已累遷密直使轉
贊成事臺官申君平不署告身父之進拜政
丞曹頤之亂侍從忠惠策功一等賜鐵券及
忠惠被執如元宰樞議不給惡少章祿張松
等詣河中第鼠伏哀乞河中諾知密直韓松
大言曰陷君者皆此輩政丞何諾也忠穆初
與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
金上琦薛玄固密直提學張沆參議國政改

右肅宗三年復爲君政丞尋領都察院
封平康府院君河中在元謀復爲相會元南
征紅巾等賊旁求勇士河中請還國出兵助
征乃薦政丞柳濯廉悌臣等有勇略遂與李
壽山來傳丞相脫脫言云兩國相好已久今
漢賊大起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銳以助之
壽山宣帝旨於王曰河中諳練可使河中亦
傳旨曰壽山穎悟可使王其用之既而復爲
政丞尋改侍中監察司不署告身累月乃署

河中議罷糾正監諸倉庫王默然復領都察
議五年流于順天明年僧連禪自河中所訪
全贊曰祭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達禪及
贊子巡軍按問逮捕河中與其壻上將軍洪
尚載及判事盧成按廉金祐禪判三司事康
允成判官康允暉清州牧使鄭珣命李仁復
等鞠之拷掠累旬河中極服自縊斬于市仁
復嘆曰知人無辜不能申理而獄成吾其無
恨乎全贊在獄死斬首梟于街杖配珣祐祥

尚載辛貴趙暉趙萬通洪開道李稱康贊于諸道烽卒達禪自死辟玄固鄭光祖皆河中同母姊妹之壻瑁光祖子也玄固子瞻師德

辛裔

田敬

辛裔靈山人登第忠惠朝累遷左正言驟陞知中事轉僉議評理元使采赤乃住之執王也裔與其妹壻宦者高龍普謀伏兵禦外以助之時人以爲龍普小人不足論裔儒者何至此耶裔嘗受元命主榆帖都監時姜居正

三十

尹衡爲有備倉官以王命收寺院田榆帖田亦見收榆帖都監牒有備倉令還田居正等曰寺田曾以王命屬本倉不可擅還都監訴于裔執居正等以不從聖旨取辭衡乃承居正竟不屈裔益怒囚居正于行省獄忠穆初裔與盧英瑞穿紫靴戴樓帽踞胡床于宮門內見上洛君金永耽來不爲禮永耽呼使前曰僕聞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來賀公

何不蒞前代惡少奢靡冠服此豈移風易

俗之道乎裔等慚退尋封驚城府院君時雖去北殿群少裔及由淑蒙等相繼用事不數月間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之曰辛王初陝州吏李績避本役托裔求官裔奪人官授之失官者訴監察司因績裔深嚙之罵辱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今宋球以來不得裔怒使其弟貴毆中郎將益倚龍普勢也裔母奪人奴婢其主乞哀反毆之主

訢整理都監遣吏捕其家人又毆之都監囚裔第大護軍珣杖之恭愍四年卒淑蒙嘗侍學忠穆稱師傳累遷祭酒王嘗押祝板問淑蒙曰何不用紙淑蒙曰用板崇儉德也王然之押數板裔止之曰恐勞聖體王從之自是除太祖眞殿外餘皆代押時王習千字文安震曰要詳音義淑蒙曰殿下但習音不尋其義殿下雖不識字於臣何傷然恐不可王曰師傳比來不講其義故不習耳淑蒙曰殿下

不習而反咎臣非臣不講也爲代言忤德寧公主貶流東萊中郎將金煥慶允和提控張安世等以謂淑蒙雖有罪然侍講日久不宜流與判事李元龍等百餘人上疏請召還不允忠定時拜監察大夫糾正申翼之取惡少革馬付司僕寺淑蒙使人奪其馬以歸

李春富

李春富陽城縣人祖挺陽城君父那海會議評理美答儀心如其貌有寵於英宗皇帝除

直省舍人春富歷三司左尹密直代言恭應朝累拜判樞密院事紅賊陷京城以春富爲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賜輸誠節功日號轉都僉議評理賊平以簽兵有勞錄功爲一等以事罷附辛朧爲贊成事王觀擊越宮門外朧騎過都評議司帳幕春富與密直金蘭就立馬前拱手而語若奴隸然春富無才望以柔順諂事朧又務迎合王心遂拜侍中賜忠勤節義同德贊化功臣號常與蘭爲朧

腹心每朝二人必先謁朧私第然後赴衙一日王欲除拜時池龍壽等擊東寧府師未還春富曰今將士暴露于外破敵成功不行論賞而在廷之臣先受官爵武臣必缺望王從之軍中聞之大悅朧與其黨奇顯等謀逆事覺流于水原春富蘭洪求通金瑱詣宮門言臣等與朧同事久今朧流而臣等獨免如國何王曰且歸視事初高仁器泄朧逆謀春富與蘭先白其罪故寬其罪憲司奏曰春富

金蘭與朧同是宰輔名位相等趨走庭下曲意承奉養成無君之心其罪大矣朧惡未著人不及知春富獨先知之情固可疑既知其謀非唯不禁互相比周姦狀已著且奇顯等謀舉大事必有倚恃春富不究治趣令殺之同時事朧者並受重刑春富當惶懼自退俟罪不暇乃畏人發姦不離宮省蒙蔽天聰兇詐益甚豈可以曖昧微功枉稽天誅請置於死王不聽止罷其職憲司又奏曰春富既知

眈逆謀宜即上聞反與賊眈商推數日至不得已乃聞非但無功罪惡反重及眈敗露上自親問不唯眈其黨所為亦皆掩護為眈謀主情迹暴著宜正典刑垂戒後世命誅之下教暴其罪春富弟元富為鷹揚軍上將軍先富為承宣兄弟三人皆據權要宗族多居顯列春富誅元富光富亦以眈黨流外春富子沃贊裔澣澣並沒為奴分隸州郡沃隸江陵倭寇東界我軍望風奔潰沃素以勇聞

金元命

金元命中贊之淑之孫恭愍朝為監察執義上臺糾正庭迎從後議之元命怒還家監察司劾糾正許少游罷之元命移病王命視事元命上臺糾正聯署條錄過失又不庭迎王因少持朴德方都弘慶等鞠之杖流有差遷

上將軍錄誅奇轍及辛丑扈從功為二等收復京城功為一等拜密直副使素與贊成李龜壽為刎頸交龜壽過元命家置酒見妻與妻同席曰君今為相家且不齊何以正國叱下其妾不飲而出再遷密直使賜輸誠奮義功臣號初辛眈為僧依元命見王及眈得幸以元命為三司左使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四十二都府兵元命率徒兵修旻天寺叢池鑿渠堰石徑市北街引流達于巡軍北橋自言將以歷朝廷也術家曰徑市鑿溝武盛文襄元命黨於眈恐臺諫文臣發其姦用術家語以歷之後與吳仁澤等謀除眈眈知之訴于王繫巡軍鞠之杖流盈德沒為奴籍其家久之眈遣其黨孫演杖殺之元命女為郎將朴東朝妻東朝死私典校令申仁甫卒禍時憲司劾仁甫冒稱三品官又奸東朝妻請罪之仁甫素諂附權貴且元命之女為恭愍外戚文緩其事仁甫止坐冒職杖配長巖成

金鉢

金鉢義城縣人初事忠憲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民資產饒富恭愍時倭寇羅州鉢率木浦人擊走之以功復職輸貨權門屢為全羅道捕倭使頗有戰功紅賊從諸將收復錄功為一等出為全羅道巡禦使時全羅饑重以兵革民不聊生鉢剝削無所不至減軍糧用其年稅諸州漕船皆輸于家一方嗷嗷大譟軍家死其妻服未闋鉢以事鉤致白晝強盜因以為妾領漕船至內浦與倭遇戰敗士卒死者過半妾幸受鉢賂反譽之王遣中使賜宮醢迎勞國人憤恨後以卒耽黨流復起為同知密直出鎮全羅憲司劾不能沮鉢又附幸臣金興慶寵宦金師幸移慶尚道都巡問使鎮合浦貪殘如全羅時按廉柳珣劾鉢不法鉢亦擢按劾過報于朝倭寇合浦燒軍營士卒死者五千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支辭以徇諸遺其子承眞奔喪王曰

汝父之罪非大逆也喪畢就職

池齋

池齋忠州人其母巫女發跡行伍屢從軍有功恭愍朝累遷判崇敬府事辛朧誅齋盡取其服玩而有之辛禍時拜門下贊成事判版圖司事有姜乙成者納金版圖未受價以罪誅齋取其妻為妾得價布千五百匹宰臣辛順誅齋以其子益謙妻順女遂出順所沒第宅貨產與之齋與李仁任林堅味專權貪賄憚金續命清直謀傾軋之齋通禍乳媪張氏其妻亦與張善出入禁中續命譏之曰宰相之妻無故出入宮禁可乎齋聞而深銜之及般若事起齋嫉諫官劾續命流之語在續命傳持平宋齊休欲劾齋交結乳媪齋門客執義金承得齋以告齋齋乃出齋休知泰安郡事齋用事于內承得及知申事金允升為羽翼齋之殺林樸仁任慶復與皆不與聞遂惡焉先是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

擬遣益謙齋內不平仁任肅崔榮等會復與
第議久不決肅厲聲曰判三司公可往瑩怒
曰吾既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肅前語仁
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往肅又托
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足憂脫大
軍根據遼衛後必難圖莫若移師攻遼侍
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國之長策仁任勃然
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國吾當讓避吾以爲
全州國之襟喉今賊闖入曩骨原野屠亡
寒不可不救爲是拳拳耳三宰抗此議則吾
何能爲遂徑出復興走追挽其袖泣止之肅
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肅過門不謁人始
知二人有隙有人帖匿名書於仁任之門曰
池齋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喉門下舍人鄭
穆欲劾去仁任以肅爲侍中事迫矣其速圖
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一畫
仁任秘不發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以示
仁任仁任密示肅曰公與吾交分甚篤是得

無間吾二人歟肅曰此內府令金賞所書也
賞仁任族姪也時承得允升判典校寺事李
悅左常侍華之元黨附肅以希遷擢自謂池
門四傑仁任欲剪肅黨未得間會之元承得
聚悅家言曰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而行
宣光七年無乃速乎仁任康得之遂下悅之
元承得巡衛府肅時爲巡軍副萬戶故仁任
托以誹謗朝政痛鞠之近日若等會悅家云
云作何等文書畫日月乎對曰天下方亂
朱氏與大元戰爭未惠先王決策臣事
朱氏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
但議之耳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
肅黨繫獄又鞠賞曰汝嘗爲掌令不署穆告
身以妓之釵乎世累乎賞穆嘗共燕一妓故
云賞曰以其身有過也然則誰發其議賞曰
寧我受罪臺議豈可洩乎於是杖流悅之元
略以承得嘗封順肅王后玄宮故免杖而流
之又流賞其不及允升者蓋仁任欲慰安肅

危疑之心且冀其發之不暴也齋大懼誓謂
仁任曰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益謙請救於
瑩不得曰崔公亦黨於仁任矣乃嚴兵自衛
掌今姜隱見齋權稍弛阿附仁任効允升等
結為朋黨沉湎酒色是夜允升往見齋曰之
元承得悅皆已見竄公之羽翼既除今又効
我禍將及公宜早圖之齋遂與允升謀曰明
日我將請王命子視事又今復與仁任入政
房子便告王曰是政轉動也侍中不欲詣願

上親下批目即矯制召我我入罷復與仁任
職彼必各還其第我又白王云復與仁任乃
遂臣洪倫之族見上誅夷其族欲圖大事請
亟發兵收捕既定約使益謙言於族黨睦仁
吉曰仁任謀害吾父父亡則及我我亡則族
父繼之請潛遣睦忠波演等勇士期以詰朝
會宮門仁吉伴應曰諾因問曰所謀止仁任
乎益謙歷數復與瑩李希泌李琳都吉數等
仁吉即馳告仁任等今避宿以觀變益謙陰

引交州道兵二十餘人密伺仁任動靜明日
齋至都堂謂復與仁任曰允升今為同知貢
舉而被臺劾若代以他人取士遲緩必涉黨
月可令視事復與欲棄齋出與瑩謀去之乃
陽言曰公可自詣闕白王齋遂至闕矯旨召
臺諫趣令允升視事適持平毒吉祚等上疏
曰齋廣植黨與擅行威權謀殺冢宰允升為
齋腹心必知其謀請下機軸之疏將上齋以
約允升之語白禍不辭齋色變又使人請仁

任入政房仁任復與瑩等知其謀與希泌邊
安烈吉數朴林宗曹敏修楊伯淵堅味仁吉
等直至襁前命名齋入齋使其黨賈大淵等
二十餘人裹甲帶劍聚闕下伺仁任等出將
擊之復與仁任等使仁吉白稱曰老臣聞不
測之變不以聞臣亦有罪昨齋使益謙請甲
士於臣其情叵測齋厲聲曰有之復與仁任
琳乃洪倫妻族希泌倫之妻父忌臣欲誅逆
黨將殺臣故請甲士以備之耳視瑩佩刀張

目膝行而前者將奪之瑩執力鞘以身獻禍
謂齋曰臣而無禮於君邦有常刑且爾止欲
殺兩侍中耶齋曰真止侍中而已歷數在座
諸相抗語不已禍趣齋出齋曰上何故先退
臣禍曰諸卿可以次出齋振袂突出及門將
上馬中郎將桓天祐擊齋僕奪其馬堅味執
齋以待巡衛官齋顧左右索劍不得遂下齋
允升于巡軍獄益謙逃齋謂堅味曰與君有
平昔之雅幸亟殺之我死君亦繼之既囚齋

黨宮禁戒嚴初允升等屢夜飲謀以齋為首
相密謂齋曰公為家事何如齋曰有仁任在
况予命數在戊午運乃吉允升曰苟有命何
待戊午第聽吾計遂謀變曰黃裳撰義宜為
左侍中公守侍中益謙揚軍上護軍之元
大司憲允升政堂文學承得簽書密直及鞠
齋齋曰悔不允升計以至於此下益謙母妻
及其黨天翊判事高如意判書崔奕成典客
金黃淑真金履金密泰金剛濤子安李龍吉

李宗彥李乙和李匡張德賢金宗李陽真安
思祖等于獄翼日益謙聞母被繫自就獄瑩
鞠齋允升益謙聚兵闕門謀害大臣三人皆
服遂誅之并斬天翊奕成如意等二十餘人
流齋妾十二人益謙妾七人允升妾二人杖
流密金剛龍吉宗彥乙和德賢金得守等七
人流履思祖宋臣起等餘皆釋之如意奕成
皆為齋卜吉凶者也又遣體覆使崔仁祐鞠
承得之元悅于靖州之元省服曰齋及允升

謀殺大臣我實與聞悅曰前日匿者書實吾
所為吾名乃十一畫也請原之仁祐拷問之
元曰悅亦與聞否之元曰有之悅不服及鞠
訊甚慘遂服承得被掠掠垂死猶不服瑩之
元悅證驗明甚乃服仁祐報于都堂仁祐謂
復與瑩曰既誅其魁可釋此輩復杖流何如
瑩罪不可再加乎復與曰齋愚人也從此輩
從吏耳非齋首謀也瑩亦曰前日杖流以其
謀誅也今日之誅以其害大臣也皆罪之

重者豈宜釋之仁任曰何以處悅若無悅書
吾儕其得有今日乎瑩曰果悅所為當齋在
時可以言矣見竄之後猶不言是誣我也宜
并誅之仁拒遂斬承得之元悅傳首于京齋
遇知玄陵位至宰輔通稱乳媪或賂宮妾賣
緣有寵恣其跋扈多植門客附已者用之異
已者斥之允升贈齋奴婢選為齋親信與承
得之元悅更相汲引齋倚為腹心分置臺諫
大張威福多列姬妾幾三十人唯取富者不

以色立門戶者十有二人會淫醜詐貴官鬻
獄得人臧獲不可勝紀又連擢官爵代受祿
俸朝野側目及誅人皆快之益謙自不知書
嘗憑父勢以上護軍為侍學為世所嗤

列傳卷第三十八

列傳卷第三十九 高麗史一百二十六

正德天子重判書奏嚴盜學如 經筵兼教習書院均太師成昌縣縣學

李仁任

李仁任

李仁任星山君兆年之孫蔭補典客寺丞累
遷典法摠郎恭愍七年拜左副承宣八年紅
賊陷義州王命仁任為西京存撫使以備之
賊平策功為二等十一年與諸將收復京都

又策功為一等明年元將納德興君仁任與
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調兵食德興君
屯遼東候騎屢到鴨綠江中外震懼國家處
邊將或生變凡用兵方略皆從中選授是以
將帥自危莫敢專制頗失機會且士卒夏月
赴征徂冬未代糧餉又絕凍餒顯仆唯將吏
官屬人馬稍彊然輕兵渡江屢襲遼瀋掠居
民以邀官賞故未一交鋒先自罷敵王命都
元帥慶復興留守西北今安遇慶等諸將渡

江擊之仁任謂都元帥府鎮撫河乙止曰我軍飢寒日夜思歸豈無異心但畏法不敢耳近都巡察使李龜壽行至鳳州軍卒謀叛伏誅此一驗也渡江之舉可爲寒心都元帥性多疑必不能斷我欲假他事請元帥遣子稟事於王子其圖之即以龜壽軍卒叛書授乙止以遣曰子往上必引見第獻此書慎勿他語上悟必命旋師乙止格道馳詣京見王王覽書果大驚不暇具文牒口喻復與勿渡江

乙止還仁任曰師將渡江元帥若以無文牒爲辭猶豫不决奈何我姑先見極陳利害然後子可入乃見復與從容語曰公會牧尚屬上官時民心何如解官時復與曰解官時民心不如初仁任曰今日之事殆類此主上舊君德興新主愚民但知安飽之爲樂豈知邪正之所在况我師暴露已久皆思歸一朝渡江其變難測莫若飲軍還營固守鴨綠遇賊度江上策也復與悚然曰業已如此奈何且

乙止何時還乎國家必有處分頃之乙止入傳王命復興悅立召諸將還十四年拜三司右使轉都會議贊成事賜純誠同德輔理功臣號進左侍中二十三年罷復爲守侍中封廣平府院君王見弒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復興宣太后旨於仁任仁任貪立幼主謀竊國柄欲立辛禍識未決李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密直王安德永寧君瑜等希仁任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禍爲後捨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禍或謂仁任曰自古國君見弒爲宰相者先受其罪

帝若聞先王之故與師問罪公必不免冀若與元和親仁任然之及

帝使察弒等還仁任遣贊成事安師琦陽言餞行密諭金義中路殺弒等以滅口義遂殺弒奔北元由是人心疑懼未敢通使

朝廷辛禍元年典校令朴尚衷司藝鄭道傳等謂宰相曰宜速遣使告喪仁任曰人皆畏

憚誰可行者尚衷等謂判宗簿事崔源曰王
被弒而不告喪

帝必疑之如或問罪一國皆受其禍宰相莫
以爲意卿能爲社稷行乎源曰社稷苟安何
惜一死尚衷等以告仁任不得已從之時有
邊報北元將以兵納潘王嵩孫脫脫不花仁
任率百官詣孝恩館盟于太祖眞曰本國無
賴之徒挾潘王之孫來寓北鄙窺覷王位凡
我同室之力爾拒朝戴嗣王上報先王之德

下保父母妻子有渝此盟非惟國家明正其
罪天地宗社山川之神必降陰誅義從者來
仁任師琦待之厚尚衷上疏言宰相不問金
義殺使之罪而待其從者厚是師琦嫉義殺
使其跡已具乞明正其罪會判事朴思敬自
北元還白太后曰納哈出謂臣言爾國宰相
遣金義請云王薨無嗣願奉潘王爲主故帝
封爲爾主若前王有子朝廷必不遣潘王也
太后召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从矣

卿等獨不知乎遂下尚衷疏于都堂禍下師
琦巡衛府師琦亡入人家追者急師琦知不
免拔佩刀自刎仍斬之梟首于市仁任以爲
遣義如元者乃贊成康舜龍知密直趙希古
同知密直成大庸等所爲並流遂地蓋以舜
龍等嘗仕元朝故也仁任與宗親耆老文武
百官連名爲書呈北元中書省曰本國自世
祖皇帝龍興之時我忠敬王首先朝覲欽蒙
聖恩得比聖朝諸王駙馬世襲之例授以王

爵釐降公主忠烈王爲駙馬生忠宣王忠宣
王生忠肅王皆襲王位自英宗皇帝時有江
陽君滋子完澤禿潘王嵩本國支派相別妄
爭王位蒙朝廷區別不能爭奪先王伯顏帖
木兒是忠肅王親子襲位二十四年遺旨令
親男元子禍襲位謹遣判密直金湑申達計
音前赴朝廷今來乃知完澤禿潘王孫脫脫
不花實非釐降公主流派妄生異心欲要爭
襲甚違世祖皇帝定制乞賜禁約既而北元

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

明故赦爾國弑王之罪仁任與池齋欲迎之
三司左尹金九容典理摠郎李崇仁典儀副
今鄭道傳三司判官權近上書都堂以爲不
可迎仁任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
道傳詣復興第備陳利害辭頗不遜仁任復
與怒不視事乃流道傳禍及太后再慰諭之
仁任復興乃出右獻納李詹左正言金伯英
上疏曰會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

卷之六十六

幸而獲免此國入所以切齒痛心者也吳季
南擅殺定遼衛之人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
使告定遼衛罪當推鞠仁任置而不問罪一
也近贊成事池齋出鎮西北得金義書不以
上達密附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乃聞托以
不感民聽罪二也胡書之來池齋寫其書削
其言之要者以獻殿下付其書仁任仁任不
即上聞罪三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
之意與胡通欲樹功藩王以免他日之禍反

卷之六十六

復茲詐罪四也仁任齋屠齒燬變特然之禍
不可測請誅仁任與齋又正李南子溫之罪
又遣使聞于天子書上貶詹知春州富伯英
知榮州事於是應揚軍上護軍禹仁烈親從
護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爲諫官論宰相
非細故也諫官是則宰相有罪宰相無罪則
諫官非矣不可不辨遂下詹伯英獄使瑩齋
等鞠之辭連尚衷田祿生瑩杖鞠祿生尚衷
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皆道死杖

十

詹伯英及方甸閔中行朴尚真流之又以九
容崇仁鄭夢周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朴彤
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文信等謀害
已並流之時仁任齋堅味提調政房顯權植
黨舉國趨附銓注之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
勤怠以爲升黜官或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
旬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一日除官宰樞至
五十九臺諫將帥守令皆其親舊至於市井
工匠無不賈緣除拜時人謂之烟戶政其論

賁鴻山戰功不從軍得官者嘉泰三年以京
城濱海畏倭寇欲遷都內地議可否崔瑩以
爲不可遷陳徵師固守之策仁任曰今赤地
千里農夫輟耕望雲霓而又徵師使失農業
非爲國之謀也後仁任坐都堂議遷都曰今
倭寇京都忠州去海遠四方道路通均宜
預遣太祖與于忠州以松都爲防戍之地禍
錄仁任復興功教曰卿以功臣之後在先王
時赤心素節歷仕中外丙申己亥辛丑壬寅

卷之二十六

人

癸卯年間社稷傾危之際奮不顧身克著功
績迨先王奄弃之初悉捕兇徒以正典刑俾
予幼冲不墜祖宗之緒再安社稷以迄于今
帶礪難忘若不旌異何以勵後今賜田各二
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雖有過愆紀不至十悉
皆原有卿等其益懋乃心匡救不逮與國咸
休南原府使盧成達日與倡妓縱飲不恤民
事及倭寇南原成達火其倉盜米百三十石
紙二百卷等物治其罪成達仁任處法

庇之竟不罪有裴中倫者遣仁任妾奴婢五
口拜典客寺丞與判事金允堅爭奴婢允堅
亦以奴婢十口遣仁任二人皆附仁任訟都
官允堅得之仁任右中倫召罵都官吏還取
其案允堅更訟之知典法李釋之曰汝可訟
於待中時凡爭訟者必先以田民金帛道仁
任然後得理臺諫彈劾法司斷決亦皆先陰
稟之六年文牒錄事王裨馬弱仁任與之駿
馬七年因倭寇清路不通宰相之律不過數

卷之二十七

九

解仁任不受曰以予之祿煩諸尉正仁任
歸貪穢瘠公肥私致祿俸不給顧行小惠以
鈞虛名時人譏之既而辭職不允八年判書
雲觀事張補之副正兵恩忠等上書言道說
密記有三京巡御之說今慶陰屢現野獸入
城群鳥羣集宮中井沸魚聞請移都避災禍
下其書于都堂仁任執不可曰今勅敵在境
現我虛實不可徙深地示弱况又年饑倉廩
罄竭而使行者羸糧居者失所其可乎且集

輿所至供億甚繁遷都之舉徒取民怨非久
安之計也事遂寢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
能禦倭憲司劾之仁任與秩善止令安置宜
寧禍荒淫遊戲無度一日至仁任第適不在
乃還仁任聞之獻良馬自後禍常至其第禍
初稍志于學仁任齋堅味不喜儒競以鷹犬
導之仁任辭職不允授領門下府事尋領三
司事禍遷都漢陽仁任及禍舅李琳堅味廉
與邦都言數事存性崔源等危從各遣傑從
所在成群奪民曰廬無有紀極吉數以仁任
姻親拜代言諸司章疏不能口讀驪陸五宰
黨於仁任堅味與邦父執政柄受人賄賂用
捨顛倒九年有人書于吉數門曰池佛陪爲
大司憲邊茂介爲掌令二人本系庸賤生長
市井姦貪諂諂未嘗齒於縉紳故書以諷之
十年仁任獻其婢鳳加伊於禍禍寵愛之屢
宿其第仁任避居別墅禍稱仁任爲父妻扑
氏爲母仁任侍禍如畜壻國無旬日之儲而

田園奴婢遍中外將相皆出其門爭効之奪
人田民不恤國事時人目之曰提調奴婢禍
嘗惡堅味貪饕屢諷其子極堅味托疾乞退
仁任亦乞退以觀禍志禍不允仍以仁任領
三司事又領重房司憲開城府事副令張演
妻典工判書金克恭李女也與護軍金璋私
演執璋告憲司妻逃入仁任家仁任令憲司
勿問十二年代堅味爲侍中明年以老病辭
十四年誅林廉安置仁任于京山府竄其弟
前評理仁敏子難林配烽卒杖流孽子大獲
軍嶽孽女壻知申事權執經姪右代言櫻姻
族簽書密直河篇李崇仁密直副使朴可興
誅從孫三司右使存性存性初効仁任所爲
後頗悔其尹西京治爲第一民迫慕之初仁
任逢迎恭愍贊成影殿之役及王薨無嗣援
立辛禰一國威福在其掌握欲多樹親黨務
以柔便悅人門客滿庭各自以爲待已尤厚
極陷忠良殺戮無辜時人比之李猫林廉之

誅仁任將有所言諸瑩弟瑩辭不見然瑩德
仁任右已自稱曰仁任決謀事大鎮定國家
功可掩過遂并其子弟皆有之國人嘆曰林
廉之黨渠魁漏網又曰正直崔公私活老賊
辛昌立左侍中曹敏修自昌召仁任時仁任
已死矣國人初聞被召恐其復亂國政開田
民攘奪之門尋聞其死皆喜躍曰人不能誅
天乃殛之昌賜教曰終始哀榮君無憾矣左
右輔弼予何望焉人皆笑之敏修請禮葬遣
使用諡贈諡典儀官難之皆謝病不出副令
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諡廣平誰敢爲之獨至
典儀議諡曰荒繆崇仁河崙姜淮伯等折辱
之俯以該諧對其後臺諫疏論仁任罪亦自
俯發之右司議大夫尹紹宗與同列上疏曰
竊見李仁任以柔媚之資挾其詐慝夤緣父
兄事我玄陵竊位宰相影殿之役中外嗷嗷
侍中柳濯請候養陳忤旨見罷而仁任遂代
其位當國秉政迎合面諛竭民財力毒痛三

韓卒致甲寅之禍是仁任實知民怨而反逢
長之也上王幼冲嗣位仁任專制國柄乃謀
一身百年之富貴不顧三韓萬世之社稷殺
忠勛而竄大臣罷書筵而進頑童蔽上聰明
導上聲色娛上遊畋使上王不暇親政宦官
宮妾襲夫內豎爵祿以悅之饋遺以結之使
爲耳目日夜稱譽於上甘言小惠愚弄國人
皆得惟心以林堅味廉與邦爲腹心雄唱雌
和貨官市獄門如沸湯苞苴附托者爲賢才
節行廉恥者爲不肖鍾鼎出於一笑刀鋸起
於一嘖兩府百司藩鎮守令咸出其門言官
要職列其私親溪壑之欲不知紀極田園遍
於諸道金帛充於列屋富家之翁喏以封君
姻亞乳臭工商賤隸坐耗天祿宿衛之臣百
戰之士未食斗粟於是一國之人以奔競爲
德行賄賂爲功狀群寮曠職知有私門不知
有王室矣四境多虞軍旅方殷而仁任不以
爲念敗軍之將納賄則不問破賊之帥非賂

則不賞境內丁壯咸托兇黨免於戎行戍兵
羸弱倭奴橫行前無結草濱海沃野五六千
里暴骨荒墟而內地州郡蕩爲戰場八道蕭
然者由仁任之壞軍政也長養林藪群兇之
黨奪人土田奪人奴婢賊害無告殘虐生靈
惡聲達于上國而仁任自疑不敢入朝其金
銀馬布之貢輕薄誦詐之責鐵嶺立衛之議
實仁任召之也盧氏官妾也崔氏院婢也探
旨封妃以配正宮倚其內助以固其權猶虞
其計之未周也乃納家婢戴爲小君倚伏稱
臣滅我列聖五百年正家之法敗我東方數
千載秉禮之俗汚穢王室羞辱祖宗播醜天
下天子以爲三韓無人開國以來其毒其罪
未有倫比林藪之惡皆仁任所驅驅也群兇
既族而仁任乃保其首領以死但削其爵而
其家得全是勸來世之姦賊也天子豈不以
臣等爲黨惡而不能聞於殿下以正其罪耶
其爲中興變化之策莫大焉願殿下奮乾剛

之明斷數仁任之罪斬棺殮宅以解天地祖
宗之怒以快臣鄰億兆之憤其家舍奴婢財
物一皆籍沒其子孫遠竄禁錮使國人曉然
知奸賊誤國之罪雖其身已死不得逃於天
誅則爲惡者懼爲善者勸人心正而國祚長
矣林藪之族誅誠社稷之福也今殿下憫其
罪及無罪還其家產誠天地生物之心也然
其支黨假群兇之威福病國毒民所畜聚者
豈在無辜之列乎不問有罪無罪一切還之
豈不有戾於聖王懲惡勸善之政乎豈不有
戾於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乎願命憲司堅味
以下諸姦並不還一錢外其支黨奴婢家財
明覈其罪之輕重雖在還給之限止給其祖
先相傳文卷明白者其他橫得者一切不許
還給以充雜貢疏上命禁錮子孫明年紹宗
又與同舍許應閑開等疏論仁任適紹宗病
應等寢不上及紹宗遷大司成昌乃許葬仁
任其壻姜益往京山府葬之紹宗赴書筵以

疏進昌命權近讀之疏曰臣等前日論仁任
罪惡請斬棺瀦宅而殿下記其所不知餉
軍出奇制勝授立事大之功而宥其三韓所
知殘民賊君誤國滔天之罪誠國人之所失
望爲惡者之所喜幸爲善者之所沮喪一代
人心之所以不正而臣等所以爲殿下懼開
萬世禍亂之原於中興之初政也夫以四百
餘年聖繼神承之國家至我玄陵仁儉勤政
歷年之所積畜者果如亡秦兵火之餘關中

之匱竭而仁任有蕭何給軍食之功乎以我
玄陵之明得人之多曾謂仁任得專良平淮
陰出奇制勝之功哉丙申己亥辛丑癸卯之
難廟堂帷幄則有洪彥博諸公干城折衝則
有李承慶安祐李芳實金得培崔瑩諸將相
功名卓卓在百姓耳目而今也謂仁任一身
兼三傑之功者臣等所未知也三韓之人無
智愚皆指仁任爲林麋群賊之魁而犬豕之
矣罵詈之矣而不知仁任有尺寸之功假令

仁任雖小有勞果足以掩其當國十四年實
官而青紫如泥鬻獄而菽寃得志毀軍政而
州郡爲墟鑄群兇而斲喪邦本之罪乎

大明龍興續中原之正統玄陵先天下而奉
正朔將請衣冠而變胡服下今國中禁人剃
頭昇遐不日仁任以待中削玄陵所長之髮
於是國人知仁任有無君之心無事大之志
矣上王無他兄弟明德太后以五朝三韓之
母太任太姒之聖擁立上王於膝下謂仁任

有援立之功臣等所未知也玄陵之薨上王
之嗣王人之不返三者皆國之大事也宜每
事各遣一使亟奏而仁任乃遲回經涉數月
方遣一介微臣崔源以行遂啓天子疑我之
心被我以不道大惡之名可謂能盡事大之
禮乎仁任當國逆天子徵執政之命不肯入
朝凡遣使臣輒見拘囚推鞠竄逐上下阻隔
人情疑懼訛言屢興國幾於亡能盡事大之
禮者固如是乎夫治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

既正則教易入而令易行茲不生而亂不作
仁任當國徇私情而害公義窮人欲而滅天
理生有罪而殺無辜賞無功而誅有功貴貪
黑而賤清白好姦回而惡正直進小人而退
君子溺人心於汚濁三韓之人以禮義廉恥
爲貧賤禍敗之檻穽而惟恐或陷於其中民
焦虛焰國幾顛覆尚賴天地之相祖宗之靈
啓我上王廓清群兇再安社稷人心一正然
臣瑩不知春秋討賊之大法上戾天心下違

人望釋首惡而不誅於是國人見賊魁之得
全則又翻然而改其心曰彼林廉之敗者姦
之未熟耳姦之熟則人不得而罪也天不得
而禍也爲惡誠無害也夫人之情誰不樂富
貴哉誰不厭貧賤哉若不忠不義窮凶極惡
而得保富貴以遺其子孫而無後災則誰復
有爲忠爲義以遺其貧賤於子孫哉今殿下
私賊魁而全其家則三韓之人父勉其子妻
勸其夫使學賊魁之深姦弃忠弃義惑世誣

民人人皆欲賣殿下之社稷而求富貴矣仁
任之連命不朝與崔瑩攻遼之計其罪一也
若原其情則瑩之攻遼不忍坐視祖宗封疆
之削也仁任不朝只爲苟安待死之謀耳瑩
之清白將相三十餘年不取民之一毫續癸
卯已絕之園統扶昇天幾覆之社稷掃群兇
於戊辰拯億兆於湯火一攻遼之謬舉殿下
旣斷以大義而不敢私矣至於仁任敗國逆
命之罪乃何必欲保全以勸萬世之不忠不

義乎願殿下依前疏所言下憲司施行以
懲爲惡以正人心恭讓即位諫官具忠忠等
又上疏請斬棺溺宅籍沒家產於是命溺其
宅

林堅味

林堅味平澤人父彥修以堅味故暴貴封平
城府院君堅味恭愍朝屬弓達赤以勞補中
郎將王避紅賊南幸堅味從之至慶安驛堅
味言於宰樞曰賊已入京都臨津以北非我

有也請徵諸道兵討之宰樞不應堅味涕泣
白王王曰其如倉卒何賊平策慮從功爲一
等累遷密直副使辛禡時知門下省事轉評
理禡始選置內宰樞掌出納於是堅味及洪
永通曹敏修爲之常在禁中事無大小皆先
關白然後行堅味舅評理致仕公永張死葬
具皆官府所庀禡嘗使人召堅味辭以疾再
召乃至其驕蹇如此進守門下侍中與都吉
數爲玄寶李存性提調政房故事侍中掌銓
選堅味顯權自恣永通敏修雖爲侍中不得
與焉堅味姻族成守恒知平州刺史營私無
所不至秩滿還家累重屬路又爲鐵原府使
又李祥原者以堅味子樞爲養子得拜樞密
禡惡堅味貪穢屢諷樞堅味托疾乞退許之
封平原府院君遣知中事廉廷秀賜宮驅馳
之尋復爲侍中又與李成林等提調實銀編
脩遼東都司遺百戶程與來問北青州萬戶
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禡待與極厚堅味成

林皆設宴私第厚慰之贈細布遂執得卿歸
于京師將行都堂諭之曰北青州之事汝任
其咎多以累國得卿曰我但奉行都堂牒耳
上國有問豈敢終諱堅味憂懼無以爲計密
直提學河崙密謂曰事貴從權當今倭寇充
斥豈無過賊而死者乎堅味大喜得卿行至
鐵州中夜盜殺之以過倭聞于
帝彥修卒及葬歇柩真至二十餘所成林玄
寶廉興邦李仁敏等請諡曰忠貞禡起復堅
味爲門下侍中遣知門下事安紹賜衣一襲
堅味詣闕謝禡曰今以國事委卿懋哉又賜
鞍馬衣服禡調馬花園謂左右曰將水精木
公文來予將制此馬又戲謂樞曰爾父好用
水精木公文時堅味仁任與邦縱其惡奴有
良田者率以水精木杖而奪之其主雖有公
家文券莫敢與辨時人謂之水精木公文禡
聞而惡之故每言及之尋領三司事興邦家
奴李光寧前密直副使輔屏而州之

哀於興邦與邦歸其田光復奪其田凌辱胖
胖詣光哀請光傲胖益縱虐胖不勝憤以數
十騎圍而斬之火其家欲自興邦馳入京與
邦聞斬光大怒誣胖謀叛今巡軍執胖母妻
遣四百餘騎至白州捕胖騎至碧瀾渡州人
云胖率五騎已馳入京與邦等勸禍下今購
捕甚急交州道元帥鄭子喬使其壻中郎將
安承慶捕胖于孝思觀松岡繫巡軍與邦時
爲上萬戶吉敷爲副萬戶與堅味女壻都萬

戶王福海及副萬戶李光甫委官尹珍姜淮
伯臺諫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
四方奪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胖今斬
光者唯以輔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
竟日不服興邦欲胖誣服治極慘酷胖辱罵
不小屈曰我欲斬汝國賊汝與我相訟者也
何鞠我爲與邦怒益盛使人亂擊其口福海
陽不聞假睡餘人無敢如何獨左司議大夫
金若采以爲不可而止之後數月禍如瑩第

與語良久議胖獄是日與邦復欲鞠胖赴巡
軍請獄官及臺諫皆不至禍遣醫賜胖藥尋
命釋胖及其母妻又賜醫藥與妻時當頒祿
禍下令曰宰相既富可不頒其先頒隊伍之
無食者遂下與邦于巡軍國人皆喜曰吾君
明矣禍召胖七歲兒問其父所爲對曰吾父
但拔劍試之云欲斬貪婪六七宰相以快吾
志否則妻孥必至飢寒禍賜兒笠禍命瑩及

太祖陳兵宿衛下堅味吉數獄使者至堅味
第堅味拒命厲聲謂使者曰七日頒祿古制
也今主上無故不頒豈爲君之道乎自古人
主之非臣下有正之者遂欲爲亂使人奔告
其黨甲騎已遮路不可出其人歸以告堅味
堅味家在男山北旣而仰見男山甲騎成列
膽落就擒歎曰廣平君誤我矣先是堅味與
邦忌瑩清直且握重兵常欲加害仁任固止
之故云巡軍鞠堅味與邦等罪不窮治以聞

禍大怒以前評理王安德爲都萬戶知門下
李居仁爲上萬戶我

恭靖王爲副萬戶命更鞠之

恭靖王時知密直檄自總角昵侍禍遊戲出
入動必相隨累遷密直副使常直禁中至是
勒歸其家尋下檄福海成林與邦興邦弟大
司憲廷秀堅味女壻知密直金永珍等巡軍
獄分遣諸道察訪刷堅味與邦所奪田民還
其主遂誅堅味成林福海與邦吉敷廷秀永

珍檄又斬福海養父門下贊成事金用輝成
林壻存性成林友壻前原州牧使徐信堅味
弟判開城齊味與邦妹壻密直洪徵任獻典
法判書李竦獻子公緯公約公縝福海兄德
海妹壻開城尹鄭慤朴仁貴李希蕃等福海
被繫用輝有異謀帶劍入闕故先斬之仁貴
希蕃托附堅味者獄官籍獻家無擔石之儲
欲免之瑩以獻藉興邦勢爲大司憲未嘗發
一直言遂斬之時人悲之又斬福海父右侍

中益淳堅味姪女壻右司議大夫辛權吉敷
女壻大護軍辛鳳生堅味族子執義李美生
判官閔中達徵子尚淵尚濱尚溥判內府寺
事金萬興等萬興堅味家臣專權田民之薄
貪暴奸黠爲腹心者又斬興邦兄瑞城君國
寶國寶子同知密直致中女壻知都安祖同
興邦女壻成均祭酒尹璵護軍崔遷福海妹
壻大護軍金涵族典法判書金乙鼎掌金
肇齊味子孟陽吉敷族前江陵府使都希慶

都衍都云達及被誅者族黨前知密直金彬
密直副使安思祖密直提學朴仲容辛靖司
僕正甘成旦宦者趙元吉等五十餘人籍沒
堅味等資產流吉敷子進士俞于邊地俞禹
仁烈女壻瑩與仁烈善免置田民辨正都監
考覈堅味等所奪占田民分遣安撫使于諸
道收捕堅味等家臣隱奴誅之凡千餘人並
沒財產杖仲容父前贊成刑一百流角山戍
巡軍勾檢堅味等與邦吉敷財產拷掠其

妻皆死獄中盡收殺被誅者子孫雖在襁褓皆投之江匿免者無幾沒被誅人妻女爲官婢凡三十餘人投成林福海存性求珍椒權孫仲興及椒六歲子于臨津又斬成林黨前判書成仲庸徐規亦成林黨也在利川安集李安生搜捕之規逃其妻故宰相成士達之女安生見而悅之遂私焉其妻誘規至執殺之事覺殺安生沒規妻爲典客寺婢堅味性猜忌陰兇有口才世比之李林甫仁任久竊

國柄支黨根據堅味爲其腹心疾惡文臣放逐甚衆興邦亦在逐中後堅味以興邦世家大族請與昏姻興邦亦繼前日流貶欲保其身惟仁任堅味言是從於是與興邦異父兄成林爲侍中權奸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無非私人專權自恣貴官鬻爵奪人土田籠山絡野奪人奴婢千百爲群以至陵寢宮庫州縣津驛之田靡不據占背主之諫逃賦之民聚如淵數廉使守令莫敢徵發由是民散

寇熾公私匱竭中外切齒及太祖憤其所爲同心協力導禍除之國人大悅道路歌舞

廉興邦

廉興邦曲城府院君煥臣之子恭愍朝擢魁科累遷左代言尋罷王欲興儒術重營國學于崇文館舊址興邦主其事今文臣隨品出布典校郎尹商拔賣衣得布五十端以助其費興邦責不出布者曰商拔寒儒祿不足以

度朝夕尚賣衣助費公等可出商拔下乎旬日間得布至萬端時影殿役大興倉庾虛竭而不仰公廉得營國學尋陞知申事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都策功爲二等拜密直副使轉提學辛禡時忤李仁任流于外尋封瑞城君有裴元龍者素稱能吏附興邦爲養父贈以宅舍爲雞林府尹侵漁百姓至載鐵杷歸之家鄉人目爲鐵文魚府尹文魚即八梢魚鐵杷之狀似之故云除三司左使耦不親政

興邦與弟廷秀及禹玄寶等乘國務皆決於口或有不啓而行者時擬遣知門下事安慶為進奉使如

大明興邦受慶賂以前門下評理洪尚載代之一日將大閱于毬庭大司憲任獻興邦妹壻也遣臺吏告都堂曰此庭非惟先王大朝會行禮之所密邇景靈殿太祖列聖神御在豈可縱軍士馳騁於其間乎興邦曰玄陵嘗閱五軍於此取其閑曠也獻執不可興邦怒

曰講武之事非惟都堂亦憲司所宜深慮也玄寶亦謂臺吏曰姑且休矣興邦家奴李琳女壻判密直崔濂家奴居官平時勢恣橫府使周彦邦遣吏簽軍奴等率民四十餘人毆其吏濱死彦邦自持四道都指揮使發軍牒至其家奴輩又毆彦邦且毆二僚人折其齒都堂以聞禍遣巡軍提控辛龜生往捕奴輩不復究問悉斬之興邦嘗與異父兄李成林上冢而還騎滿路有人為戲極勢家奴

隸剝民收租之狀成林怛怛與邦樂觀不之覺也後與林堅味伏誅事在堅味傳

曹敏修

曹敏修昌寧縣人恭愍時出知順州紅賊入寇敏修與諸將擊走之錄功為二等累轉典理判書進同知密直司事賜忠勤輔理功臣號辛禍初為慶尚道都巡問使倭寇金海恣殺掠焚官廨城門敏修與戰敗又戰于大丘亦敗安集盧處中死士卒死者甚眾倭數十

艘自金海沂黃山江將寇密城敏修邀擊之斬數十級禍遣中使賜衣酒及馬倭又寇晉州敏修戰于清水驛斬十三級以獻禍遣人賜酒遷知門下府事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定遼衛都事高家奴聞納哈出與北元屢遣使交好於我遣卒二百餘來渡鴨江行商覘我敏修曰聞有

聖旨禁斷私商汝何犯今擄我疆耶其卒還渡江去轉評理拜守侍中上書乞退禍不聽

敏修與諸宰相建議軍國之需不贍凡賜給田及口分田寺社田租並公收之以補經費禍不從罷封昌城府院君尋判門下府事禍攻遼敏修爲左軍都統使事在禍傳我

太祖於回軍時與敏修議復立王氏之後敏修亦以爲然及禍廢

太祖欲擇立王氏之後敏修念李仁任薦拔之恩謀立仁任外兄弟李琳女謹妃之子昌恐諸將違已意立王氏以韓山君李穡爲時

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當立前王之子

太祖謂敏修曰其如回軍時所言何敏修作色曰元子之立韓山君已定策何可違也遂立昌敏修請于昌召仁任李崇仁等仁任已死矣昌以敏修爲楊廣全羅慶尚西海交州道都統使賜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號林康誅敏修恐禍及已所嘗攘奪田民悉還其主至是稍稍復舊跡其貪婪又沮羣私

田之議踵仁任所爲趙浚上疏劾之流于昌寧并流其鎮撫南成理于公州許瑒于鳳州昌使左代言權近賜敏修酒曰卿雖有罪然功可相掩不宜流竄但在即位之初諫臣之言不可不聽耳昌以生日宥罪放敏修歸田里恭讓即位諫官吳思忠趙璞等上疏以爲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曹敏修以李仁任姻親欲立昌問計於穡遂定議立之請下攸司論罪王命削職復遣司憲糾正田時鞠之

郎舍尹紹宗等上書略曰敏修黨於賊臣李仁任位至家宰縱其貪暴大敗風俗又以主將沮立王氏之議而立昌欲使我宗廟永無血食權近私拆聖旨黨附辛氏先示李琳二人逆謀皆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赦請下攸司明正典刑王以敏修回軍有大功不宜重論止令遠配近下杖流憲司上疏請治敏修穡議立辛昌又欲迎還辛禍之罪諫官復上疏請置極刑削穡職與敏修皆徙邊地臺諫

再論奏不報又交章上疏王命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敏修既已加罪卿等宜諭臺諫更不論執王錄回軍功下敘褒獎賜功臣號臺諫上疏以爲曹敏修沮衆議之異姓是乃王氏祖宗之罪人也乞明正其罪不允尋卒于昌寧省憲刑曹言敏修沮王氏而立昌其罪固不容誅幸免刑戮得終天年保全其家無以示後舉國缺望王召鄭夢周裴克廉等同省憲刑曹更議籍敏修家子取貴嘗爲辛旽所愛金興慶譜于王王謁陽陵取貴不扈駕杖殺之

邊安烈

邊安烈本濬陽人因元季兵亂從恭愍王來賜鄉原州從安祐擊走紅賊錄其功爲二等累遷判少府監事又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爲一等尋除禮儀判書賜推誠輔祚功臣號陞密直副使再轉知司事率樞密會宴于郊安烈與林堅味廉興邦等拍戲較勝負拜判

密直司事與崔瑩征濟州還改知門下府事轉評理率禍初賜推忠亮節宣威翊贊功臣號出爲揚廣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倭寇扶寧登幸安山安烈與羅世趙恩敏柳實督兵進攻大破之斬獲甚多獻捷賜白金一錠鞍馬衣服凱還都堂出天水寺設離戲迎之進門下贊成事倭賊五百艘入鎮浦口以巨絙相維分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發掠羅世沈德符等至鎮浦用火炮焚其船賊守船者燒溺殆盡賊窮悉益盧盡殺所俘子女山積所過流血唯三百三十餘人自披而來守船賊脫死者趨沃州與登岸賊合贊利山求同縣殺求同監務又贊黃淵禦侮二縣又寇中牟化寧功城青利等縣焚尚州留七日置酒全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募請往覘賊諸元帥許之儉至賊欲殺之儉曰天下無殺使之國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算戰則必克然盡戮汝等何益汝等宜占居一

邑賊曰是給我也汝國誠欲活我輩乎我舟楫耶吾亦計之熟矣飲儉以酒遂以鑊騎衛送賊掠得二三歲女兒剃髮割腹淨洗兼與米酒祭天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掬分其米而食飲酒三鍾焚其兒捨柄忽折卜者曰吾等留此必敗即引軍趨善州遂焚善州又侵京山府三道沿海州郡肅然一空自有倭患未有如此之比禍以我

太祖為揚廣金羅慶尚道都巡察使安烈為

都體察使以副之王福命禹仁烈都吉靈朴

林宗洪仁桂林成味及

太祖庶兄元桂為元帥皆受

太祖節度各賜馬二匹師出至長湍有白虹

貫日占者以為戰勝之兆倭駐沙斤乃驛元

帥裴克廉金明輝池湧奇吳彥鄭地朴修敬

裴彥都與河乙沚擊之敗績修敬裴彥死士

卒死者五百餘人賊遂屠咸陽又攻南原山

城不克退焚雲霧縣在甲月驛聲言將襲馬

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

太祖見僵尸相接惻然不能寢息與安烈等

至南原克廉等來謁于道莫不懽悅

太祖休馬一日將以厥明戰諸將咸曰賊負

險不若俟其出與戰

太祖慨然曰與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

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詰朝誓而東踰雲集

距賊數十里至荒山西北登鼎山峯

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襲我後矣我

當趨之諸將皆由坦道進望見賊鋒銳甚不

戰而却時日已昃

太祖既入險賊奇銳果突出

太祖以大羽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

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凡三遇

鏖戰殲之其地泥濘彼我俱陷相顛仆及出

死者皆賊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

太祖指揮士卒分據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

十餘人挑之

太祖仰攻之賊出死力衝突我軍奔北而下
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勿使馬蹶既而
太祖復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
將引衆直趨

太祖後甚急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
令公視後今公視後

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
中

太祖左脚

太祖抽矢氣益壯戰益急軍士莫知

太祖傷賊圍

太祖數重

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賊又衝突

太祖前

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

太祖誓指天曰虜左右曰怯者速我且死賊
將士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

動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
比乘白馬舞樂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我軍
稱阿只拔都爭避之

太祖惜其勇銳命豆蘭生擒之豆蘭白曰不
殺必傷人其將身被堅甲又帶銅面具無隙
可射

太祖曰我射斃牟頂子斃牟落汝便射之遂
躍馬射之正中頂子斃牟纓絕而側其將急
整之

太祖即射之又中頂子斃牟遂落豆蘭便射
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縱身奮擊賊銳鋒盡斃賊病哭聲如萬
牛奔馬登山諸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
崩之遂大破之川流血赤六七日色不變人
不得飲皆盛器候澄以乃得飲獲馬一千六
百餘匹兵仗無算遣知印金鞠報捷稱喜遣
密直使印元寶賜宮醢慰之授鞠郎將賜馬
一匹初賊十倍於我唯七十餘人奔智異山

太祖曰天下未有殲敵之圖遂不窮追連而大作軍樂陳儼戲軍士皆呼萬歲獻首級山積諸將懼治不戰之罪叩頭流血乞生

太祖曰在朝廷處分又曰賊之勇者殆盡矣笑謂諸將曰擊賊固當如是諸將咸服時被虜者自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

太祖置陣整齊謂其衆曰觀此兵勢殊非往日諸將比今日之事爾輩宜各慎之初阿只拔都在其島欲不來衆賊服其勇銳固請而

來諸賊酋每進見必趨跪軍中號今悉主之是行也軍士帳幕柱皆易以竹

太祖謂曰竹輕於木便於致遠然亦民家所植也且非吾裝蓄舊物不失舊而還足矣軍士敬服咸棄之

太祖所至不犯秋毫皆類此東寧之役太祖獲其將處明不殺處明感恩每見夫瘡必嗚咽流涕常隨侍左右是戰也處明居馬前力戰立功時人稱之

太祖擄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設綵棚雜戲班迎天壽寺門前

太祖望見下馬趨進再拜瑩亦再拜前執

太祖手揮涕曰非公孰能爾耶

太祖頓首謝曰謹奉明公指揮幸而得捷予

何功焉此賊勢已挫矣儻若復肆吾當受責

瑩曰

公乎公乎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微

公國將何恃

太祖讓不敢當賜

太祖及安烈金各五十兩福命以下諸將

各五十兩皆辭曰將帥殺賊職爾臣何敢受

太祖威名益著倭賊虜聞人必問

李太祖舊諱萬戶今在何處乎不敢近

太祖之軍必伺聞乃入寇安烈與堅味李仁

任提調政房同欲相濟凡工匠及有財者必

先用之倭寇丹陽郡安烈與韓邦彥等擊破

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又與邦彥等

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獲馬六十匹封原
川府院君尋判三司事恭讓初領三司事金
佇獄起佇言與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
安德禹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爲內應郎舍尹
紹宗李詹吳思忠等上疏曰安烈欲迎立辛
禍永絕王氏之祀寶金佇之所明言國人之
所共知請下憲司明正典刑籍沒家產王乃
以事在赦前但罷其職翌日疏又上只削職
流漢陽初禍歸江陵謂人曰誤我者安烈問

高麗書卷之六

四十一

佇不服以刀裂足掌數寸許燹以火隨問皆
服遂成獄詞安烈亦坐罪紹宗等又言洪永
通禹玄寶王安德禹仁烈鄭熙啓等實與安
烈逆謀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願置安烈
永通玄寶仁烈安德等極刑不報紹宗等又
言洪永通黨附仁任堅味與邦同惡相濟群
兇就戮而永通獨以禍姻戚得保首領禹玄
寶位至上相患失乾沒姦邪傾詖毀我禮俗
王安德托名將帥每致敗北藍浦之役全軍

覆沒大損國威在軍法所當誅禹仁烈出身
刀筆貪緣權勢致位政府功德斯民蓋所未
聞鄭熙啓連姻與邦終爲不義又因禍妻崔
天儉之女幸免戊辰之誅此五人罪惡貫盈
在所必誅况與安烈之謀欲戴辛禍是皆天
地所不容非殿下所得私也願殿下斷以大
義下敕司鞠治不允諫官伏閣待命日中不
退王乃召德符及我

太祖議之下旨曰安烈已削職流之永通玄

寶熙啓等於佇辭證並不相干安德當回軍
時協謀定策仁烈嘗與契長壽入朝奏禍狂
悖之狀於佇謀必不與焉只罷其職潛遣密
直副使柳龍生語永通等曰我在卿等母恐
是日孤出壽昌宮西門走入孝思觀西岡郎
舍復上疏曰孤陰類而穴居者也小人托附
權勢之象也故傳論小人之難去曰穴墉之
狐不可灌也墉以比權勢狐以比小人今臣
等伏閣請去小人而妖狐乃見是小人未盡

去之象也天之譴告明矣古人曰執狐疑之心者求讒賊之口願殿下上畏皇天之戒次念祖宗之業正安烈等六人之罪以謝祖宗則天譴可弭矣不聽大司憲成石璘又上疏請誅安烈時有強盜劫人於門外紹宗等面啓曰唐憲宗朝吳元濟以蔡州叛丞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請討之李師道以藩鎮聲勢相倚故遣賊殺元衡傷度首而去群臣議赦元濟以安藩鎮憲宗不聽以度爲丞相卒平元濟以安天下今賊近在京城又在漢陽劫盜之發實由此輩不可不慮也退上疏曰臣等前以安烈大逆五上疏請治罪殿下寬宥只今安置漢陽別業國人缺望願明正其罪以懲亂賊王下其疏憲司曰就貶所勿更鞠誅之憲司夜遣錄事孫元湜移牒漢陽府尹金伯興誅安烈都評議使司奏曰大臣不可不問其故便置極刑王命左司議吳思忠執義南在往鞠之思忠等行至碧蹄驛遇元湜只

誅安烈而還安烈臨刑歎曰謀逆幸禍豈獨我歟欲有所言伯興不問命吏出外斬之紹宗等言自古亂臣賊子未有無黨而敢爲惡者竊聞逆臣安烈臨刑自言臣死固當同謀者衆獨臣死耶漢陽府尹金伯興不問而誅之安烈腹心部將通山君李乙珍必與其謀不可不鞠伯興黨逆掩覆之罪不可不懲乃罷伯興職遣司平提控朴爲生司憲糾正申孝昌鞠乙珍于清州拷掠甚酷辭連李琳及子貴生及定州牧使李庚連鄭地元庠庠安烈之妻族命臺諫同巡軍鞠庠庠曰但怨革私田欲迎立李禔以阻其事耳乃遣恩忠及掌今權港鞠庚連于安州在及左獻納咸傳霖鞠琳于全州地及貴生于難林又命臺諫同巡軍鞠問伯興庠伯興死獄中王疑獄官酷刑致死乃曰罪不及妻孥宜免安烈妻族遂釋庠等下教錄安烈回軍功尋以辭連昇初削功臣籍沒家產子顯願預

王安德

王安德鄉貫世系未詳恭愍朝從安祐等平紅賊錄功爲二等原遷密直副使恭愍遷安德倡議立辛禡監判司事轉門下評理北元使來安德爲館伴有宰相奉宮驅至館立而飲使臣跪飲安德使臣起曰以強君之酒立飲天朝使跪飲陪臣禮乎時君弱大臣用事人皆趨附求合故積習至此出爲揚廣道都元帥倭寇餘衆縣安德擊之賊登山趣河州安德追擊斬一級賊入加耶寺禱遣使崔仁祐責安德不能捕倭使自紅華攻陷楊廣濱海州郡初賊船值二十二艘我戰艦多至五十艘見者誤以爲我軍不避被殺傷者不可勝計賊又寇慶陽遂入安城郡安德望見賊勢怯懦不進乃召副元帥印海陽川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知之由他路引去安德率銳卒擊之不克身被創銳卒死者四人安德號天慟哭擒賊諜訊

之諜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而下於是乘虛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城伏兵麻田使被虜三四人田下隴上若農夫然以給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亦率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三元帥何在對曰賊既退三元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趨官廨賊伏發圍之承直單騎突圍脫走士卒多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烟建贊成事楊伯訓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戰

會仁祐還朝安言臣督安德仁桂海擊倭于稷山縣斬五十餘級賊奔潰獨崔仁祐廐馬白金安德等廐馬衣酒召伯淵等還俸屠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妻子安德與戰于盧峴敗績翌日賊又寇溫水縣焚伊山營海等戰于薪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多死賊又自鎮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禍命商山君金得齊密直副使睦忠王賓副之賊又寇寧州牙州安德與仁桂海得齊忠

賓等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獲兵仗及馬百七十餘匹賜酒以慰之又擊倭于槐州斬三級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安德與金斯革都興擊之斬三級拜贊成事倭賊屯古庇仁境安德與廣州節制使崔雲海楊廣道都節制使李承源追至九十里與戰于都屯串大敗安德墜馬僅免士卒死者四十餘人恭讓朝判三司事金佇邊安烈之獄起辭連安德及禹仁烈禹洪壽等臺諫屢上疏請置極刑不允封安德爲江原君王召獻納盧傳霖曰子命臺諫刑曹毋論王安德禹仁烈禹洪壽等汝知否傳霖對曰臣知之王曰汝已知之何論執不已予雖否德既已爲君汝等不從我命可乎對曰賞罰不當則臺諫論駁固其職也王曰汝等不從我命當罪之對曰自古人君不罪言者王曰玄陵之世諫官得罪者多矣對曰玄陵何足法乎即位之初有仁心仁聞稍稱賢君厥後頗自爲聖蔑視

群下雖有言者不以爲意猜忌日深大臣臺諫皆受其禍言路蔽塞馴致甲寅之變今殿下膺臣民之推戴紹復大業三韓然以爲復見太祖之世若止以玄陵爲法豈臣民之望乎王曰洪壽爲功臣安德有回軍之功仁烈嘗入朝奏稱不道豈欲迎立哉對曰戊辰回軍權在李侍中安德在麾下敢有異議仁烈之入朝迫於國命豈得已乎洪壽之爲功臣臺諫已言其濫大抵反側小人權利所在則從之請斷以大義王不悅臺諫交章復論安烈之黨流安德于豐州洪壽于仁州元庠于光州又流李乙珍李庚道于遠地踰月召還郎舍許應等言僞卒之黨其罪一也憲司近劾李穡竄逐鄉里而王安德李種學李乙珍李庚道等尚在京城請奪職還流王以安德有功且罪狀未著止流種學乙珍庚道于外未幾定迎禍之罪外方從便尋許任便居住卒益

列傳卷第三十九

虞舟

列傳卷第四十

高祖一百二十七

正德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學士知

修纂書院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敬修

叛逆一

孔子作春秋尤嚴於亂臣賊子及據地以叛者其誅死者而不貸所以戒生者於後也夫
人臣忠順則榮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於後
叛逆者未有不脂潤鼎鑊赤其族而覆其祀
者可不戒哉作叛逆傳

桓宣吉

桓宣吉與其弟香寔俱事太祖有翊戴功太
祖拜宣吉馬軍將軍委以腹心常令率精銳
宿衛其妻謂曰子才力過人士卒服從又有
大功而政柄在人可不慎乎宣吉心然之遂
陰結兵士欲伺隙為變馬軍將卜智謙知之
密告太祖以跡未形不納一日太祖坐殿與
學士數人商略國政宣吉與其徒五十餘人
持兵自東廂突入內庭直欲犯之太祖策杖

五屬聲叱之曰朕雖以汝輩之力至此豈非
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耶宣吉見太祖辭色
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及毬庭盡
擒殺之香寔後至知事敗亦亡追兵殺之又
徇軍吏林魯吉者青州人與州人裴念規季
川人康吉阿次昧谷人景琮謀反欲逃歸青
州智識以聞太祖使人執訊之皆服並令禁
錮唯念規知謀洩乃逃於是欲盡誅其黨青
州人玄律秦景琮姊乃昧谷城主鸞直妻也

其城甚固難以攻拔且隣賊境若取誅琮
直必反不如宥以懷之太祖歛從之馬軍大
將霍廉湘進曰臣聞景琮嘗語馬軍箕達曰
姊之幼子今在京師思其離散不堪傷情况
觀時事亂靡有定會當伺隙與之逃歸琮謀
今果驗矣太祖大悟便令誅之

伊所巖

伊所巖業弓馬無他才識見利躁求事弓裔
以鉤距得見任用弓裔末年將兵襲取熊州

因鎮之聞太祖即位潛懷禍心不召自至士
卒多亡熊州復為百濟所有韓梁守義刑臺
今閭戔與所巖比隣戔知其陰謀具奏太祖
曰所巖弃鎮自來以喪邊疆罪實難原然與
我並肩事主情分有素不忍加誅且其反形
未露彼必有辭長請密令伺之太祖遣內人
至戔家從帳中候之所巖妻桓氏至廁謂其
無人旋已長吁曰吾夫事若不諧吾受禍矣
言訖而入內人以狀聞遂下獄具服令百僚

議其罪皆曰當誅太祖親讓之曰汝素蓄兇
心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撓所巖
流涕而已今斬於市籍其家不問黨與

王規

王規廣州人事太祖為大匡太祖納規二女
一為第十五妃一為第十六妃十六妃生一
子曰廣州院君惠宗二年規譖王弟堯及昭
有異圖惠宗知其誣恩遇愈厚司天供奉崔
知夢奏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惠宗意規謀

害楚昭之應乃以長公主妻昭用強其族規
不得行其謀規又欲立廣州院君嘗夜伺王
睡熟遣其黨潛入卧內將行大逆惠宗覺之
一舉斃之今左右曳出不復問一日惠宗違
豫在神德殿知夢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
御惠宗潛徙重光殿規夜率其黨穴壁而入
寢已空矣規見知夢拔劍罵之曰上之移寢
必汝謀也知夢竟無言規乃退惠宗雖知規
所為亦不罪之規嘗惡大匡朴述熙及惠宗

金致陽

金致陽洞州人千秋太后皇甫氏外族性姦
巧陰能關輪嘗詐祝髮出入千秋宮頗有醜
聲成宗認之杖配遠地穆宗即位召授閤門
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驥遷至右僕射

兼三司事百官與奪皆出其手親黨布列勢
傾中外賄賂公行起第至三百餘間臺榭園
池窮極美觀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忌又役
農民立祠洞州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
隅立十王寺其圖像奇怪難狀潛懷異志以
求陰助凡器皿皆銘其意鍾銘曰當生東國
之時同修善種後往西方之日共證菩提穆
宗常欲黜之恐傷母志不敢也後太后生子
是私致陽所生也致陽與太后謀為王後忌

大良君通今為僧屢欲害之秦王繼欲謀
變劉忠正上書告變王召藥忠順書議今亟
迎大良君致陽知之無如之何書報數日及
康兆廢立遣兵殺致陽并其兒其黨于海
島有長洲縣人文仁渭者相繼入為千
秋宮使及致陽誅宮僚多連坐謀竄獨仁渭
以兆之庇獲免官至尚書左僕射

康兆

康兆穆宗時累官中樞使右常侍出為西北

西都巡檢使穆宗寢疾知金致陽謀變遣皇
前俞義往迎顯宗又知殿中監李周楨附致
陽權授西北面都巡檢副使即日發遣仍徵
兆入衛兆聞命行至洞州龍川驛內史主書
魏從正安北都護掌書記崔昌會坐事被黜
深怨朝廷常欲構亂二人俱謁兆給言主上
疾篤命在頃刻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以公
在外手握重兵恐或不從矯命徵召足下當
速還本道大舉義兵保國全身時不可失兆

深然之以爲王已薨朝廷悉被致陽誣誤便
歸本營太后忌兆來遣內臣守岳嶺使過行
人兆父患之爲書納竹杖中令奴剃髮爲僧
詭言妙香山僧報兆云王已薨天蕞兇用事
可舉兵來以靖國難奴晝夜馳走至兆處氣
竭而薨兆探得杖書愈信王薨遂與副使吏
部侍郎李鉉雲等領甲卒五千至平州知王
未薨兆喪氣垂頭良久諸將曰業已來矣不
可止兆曰然遂決意廢立不知王已迎顯宗

乃遣分司監察金應仁率兵往迎先奉王曰
上疾彌留國本未定寡實窺覷又偏信以行
簡等謀誅會新不明致此危亂今欲定分以
係人心除惡以快衆憤已迎大良君詣闕恐
聖情驚動請出御龍興歸法寺即掃盥茹薰
然後迎入王曰已知所奏是日應仁與俞義
到神穴寺奉顯宗還翼日鉉雲率兵入迎秋
門大譟穆宗驚懼執行簡送兆所給事中卓
思政郎中河拱辰皆奔于兆兆至大初門據

胡床崔沆出自省兆起揖沆曰古有如此事
乎兆不應於是兵士闌入穆宗知不免與太
后偕天號泣率宮人小豎及蔡忠順劉忠正
等出御法王寺兆坐執德殿御榻下軍士呼
萬歲兆驚起跪曰嗣君未至是何聲耶俄而
俞義等奉顯宗而至遂即位於延寵殿兆廢
穆宗爲讓國公使閤門通事舍人傅巖等守
之遣兵殺致陽父子及行簡等七人流其黨
及太后親屬周楨等三十餘人于海島穆宗

使沈請為於兆進一匹又於人家取一匹
宋及太后棄之出自宣仁門向忠州行至積
城縣兆遣尚樂直長金光甫進毒穆宗不肯
飲光甫謂隨從中禁安霸等曰兆言若不能
進毒可令中禁軍士行大事報以自刃不爾
吾與若等俱族矣夜霸等弑之以自刎聞取
門扇為棺權厝于館兆使人以縣倉米作飯
祭之顯宗以兆為中臺使鉉雲為副使尋授
兆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元年五月契丹主以
兆裁君欲發兵問罪王閻之以兆為行營都
鏡使鉉雲及兵部侍郎張延祐副之起居舍
人郭元侍御史尹徵古都官貲外郎盧戩為
判官右拾遺乘里仁西京書記崔冲並為
修製官檢校尚書右僕射上將軍安紹光為
行營都兵馬使御史中丞盧頤副之兵部郎
中金爵賢及皇甫義為判官少府監崔賢
敏為左軍兵馬使少府少監崔輔成副之興
威衛錄事高幹大樂丞金在鎔為判官刑部

侍郎李昉為右軍兵馬使刑部郎中金丁夢
副之內謁者柳莊為判官禮賓卿朴忠淑為
中軍兵馬使禮賓少卿李良弼副之尚書都
事高延慶司宰注簿庾伯符為判官刑部尚
書崔士威為統軍使戶部侍郎宋隣副之左
司貲外郎皇甫申試兵部貲外郎元頤為判
官率兵三十萬軍于通州以備之十一月契
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
江圍興化鎮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為三
隔水而陣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兆居其
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劍車
排陣契丹兵入則劍車合攻之無不摧靡契
丹兵屢却兆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碁契丹
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
砦鎮主告契丹兵至兆不信曰如口中之食
少則不可宜使多入再告曰契丹兵已多入
兆驚起曰信乎恍惚若見穆宗立于其後叱
之曰汝奴休矣天伐詎可逃耶兆即脫蓋率

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契丹兵已至縛兆
裹以氈載之而去鉉雲亦被執契丹主解兆
縛問曰汝爲我臣乎對曰我是高麗人何更
爲汝臣乎再問對如初又剛而問對亦如初
問鉉雲對曰兩眼已瞻新月一心何憶舊
山川兆怒蹴鉉雲曰汝是高麗人何有此言
契丹遂誅兆

李資義

李資義中書令子淵之孫侍中邇之子宣宗

朝累遷戶部尚書獻宗元年拜中樞院使初
宣宗納尚書李碩女爲后生王又納資義妹
元信宮主生漢山侯昀王幼弱有疾不能聽
決母后專國事左右依違其間資義貪冒貨
財集無賴勇士以騎射爲事常曰主上有疾
朝夕難保外郎有窺覩者汝輩宜盡力奉漢
山侯勿令神器歸于他人聚兵禁中欲舉大
事時肅宗爲難林公在明福宮密知之諭平
章事邵台輔曰國家安危繫宰相今事急公

之台輔使上將軍王國髦領兵入衛門
髦先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於宣政門內誅
其黨閤門祗候張仲中樞院堂後官崔忠伯
等于宣政門外分遣兵士捕資義子注簿綽
興王寺大師智炤將軍崇列澤春中郎將郭
希別將成甫成國校尉盧占隊正裴信等十
七人皆殺之流平章事李于威少卿金義英
司天少監黃忠現奉御黃榮少監徐晃侍御
史王台紹祗候李資訓錄事李景泌崔淵注
簿全龍王緝判官李滋今金彪司展費玩殿
前承旨廉正將軍李甫吳昌郎將仇賢良珍
別將安麟珍奇散負惟寵崔幸林自成侯善
金錢李玄孟康希白鄭貞佐等五十餘人于
是皆荆民所聚請並沒官從之

李資謙

李資謙中書令子淵之孫慶源伯顯之子以

門陰進為閤門祗候女第為順宗妃順宗薨
與宮奴通賈諱坐免官唐宗納賈諱第二女
為妃由是賈賈賈知政事尚書左僕射柱
國進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守大尉賜翼聖功臣號
封其母金氏通義國大夫人妻崔氏朝鮮國
大夫人同日降三勅于其第累加同德推誠
佐理功臣邵城郡開國伯食邑二千三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諸子並進爵王薨太子勅諸
弟頗觀觀資諱奉太子即位是為仁宗拜資
謙協謀安社功臣守太師中書令邵城侯食
邑五千戶食實封七百戶下詔欲異其禮數
群臣請書表不稱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待
制金富弼以為不可從之尋冊為漢陽公以
母喪去位母平章事廷俊之女性貪吝抑賈
市人財物或金不與直又縱奴婢橫暴及死
市人相質王遣樞密院使升昇中詔諭賈謙
曰君之於臣不名者蓋所以表明功德優禮

親賢成王之於周公且章帝之於東平王是
也歷代以為故事况公先王之所付托冲人
之所尊親任大責深功崇德重不可與群僚
同其稱謂自今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卿此
雖異數亦準舊章仍趣釋服赴朝賜衣帶鞍
馬金銀幣帛甚多賈謙上表陳謝請終制王
又遣使冊為亮節翼命功臣中書令領門下
尚書都省事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國
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二千戶府號崇德置
僚屬宮曰懿親崇德本逆臣金致陽西宅號
後乃知之妻封展韓國大夫人子之是為懿
書監樞密院副使公儀尚書刑部侍郎之
尚書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之甫尚書戶部
郎中知茶房事之允殿中內給事之元閤門
祗候子僧義莊為首座王出乾德殿門外觀
傳詔書百官詣殿庭賀次進資謙第賀資謙
釋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常參以上階
上七品以下階下綴行陳賀是日大雨雷電

市道水深一丈資謙恐他姓為妃權寵有所
分強請納第三女子王王不得已從之是日
大風飛瓦拔木後又納其第四女又大風雨
王既冊資謙推恩赦二罪以下其日中外所
獻悉歸資謙第命有司脩葺資謙祖先所居
開明宅功既訖改號重興宅令資謙入處遣
叅知政事李壽同知樞密院事許載下詔賜
衣幘金帛鞍馬土田奴婢仍幸其第置酒用
家人禮夜爰而還以之美試禮部尚書同知

樞密院事公儀衛尉卿諸子弟姻婭拜官有
差資謙私遣其府注簿蘇世清入宋上表進
土物自稱知軍國事資謙權寵日盛有不附
己者百計中傷竄王第第方公備于京山府
流平章事韓安仁于海島殺之又流崔弘宰
文公黃李永鄭克永等五十餘人以其族屬
布列要職貴官鬻爵多樹黨與自為國公禮
數視王太子號其生日仁壽節內外賀謝稱
箋諸子爭起第宅連亘街陌勢焰益熾賄賂

公行四方饋遺輻湊內常數萬斤強奪入
土田縱其僕隸掠車馬輸已物小民皆毀車
賣牛馬道路騷然又欲知軍國事請王幸其
第授策勒定時日事雖未就王頗惡之內侍
金榮安甫繇常侍左右揣知王意乃與同知
樞密智祿延欲捕資謙流遠地召上將軍崔
卓具卓大將軍權秀將軍高碩等圖之時之
元妻父拓俊京與其弟俊臣頗用事卓等素
疾俊臣自下位擢為兵部尚書居已上故許

之約既定至初夜率兵入宮先殺俊臣及俊
京子內侍純怙候金鼎芬錄事田其上崔英
等投尸於宮城外內直旗頭學文踰城因中
郎將池顯告資謙資謙固知所為郎中王毅
又踰城奔告其詳資謙與俊京及之黃等相
顧戰恐召集宰樞面察于其第使之夷往復
議問皆莫知而對俊京曰事急矣不可坐待
乃與侍郎崔提抵候李憺進錄事手輪等率
數十人屯朱雀門不得入使輪踰城折鎗開

門入至神鳳門外呼譟殿地祿延卓等
外兵大集膽落皆不能出資謙使人火崔卓
吳卓秀碩等家因其妻子奴僕平明俊京見
俊臣輩屍恐不免與之甫浞候進翰金鼎黃
曹舜舉文仲經等召聚軍卒授軍器庫兵仗
進圍昇平門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
至宮城外存宮內者無敢出但持弓矢分守
子城門上王御神鳳門張黃繖俊京軍卒望
見羅拜懼呼萬歲王使問汝輩何爲操兵而
至對曰聞有賊入禁中欲衛社耳王曰無之
朕亦無恙汝等可釋甲散去遂緹下內帑銀
幣賜軍卒令侍御史李仲起居舍人胡宗旦
宣諭軍士解甲投兵俊京怒拔劍逐仲等今
軍卒復攘甲執兵大呼或有流矢及御前以
楯蔽之義莊之徒以斧所神鳳門柱有自樓
上射所之者中其頭即斃資謙使閣門祗候
崔學鸞都兵馬錄事邵億至宮門奏曰請出
禁中作亂者不爾恐驚動禁中言甚不遜王

默然後京遣使謂資謙曰今日向晚恐賊乘
夜竊發及其未發焚宮門索擒何如資謙使
之是問平章李壽等答曰宮宇相比延燒
不可撲滅甚不可也俊京不待報取少府監
黃灰木將作監木撞積東華門廊火之風焰
煽熾須臾延及內寢宮人皆驚駭走匿及晚
俊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百餘人至春德門
守門內侍李叔晨開門納之俊京入左掖門
甫禁衛別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拔劍逐之俊
京奔退作手闔門扉俊京使人守諸門今日
有自內出者即殺之夜王步至山呼亭侍從
皆散惟近臣林景清等十餘人在王恐被害
作書請禪位於資謙資謙畏兩府議未敢發
言壽賜言於座曰上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
資謙意遂沮涕泣還書曰臣無二心惟聖鑑
諒之有洪立功者將軍劉漢卿下中郎將也
資謙以漢卿入內即以立功爲借將軍帥兵
聽俊京指揮俊京使立功領卒六十餘人擔

樂至都省南路立功密語卒曰我與若等皆王臣也而負新燒宮非臣子之義遂釋擔從宣義門竄入見羅拜王驚問爾爲誰立功前自陳王甚悅賜酒食自是宿衛不離黎明王以火焰將逼欲出會資謙遣承宣金珣請出御南宮王步至景靈殿命內侍白恩清奉硃宗真納諸內帝釋院胥井中乃出西華門乘馬至延德宮兵卓導前俊京使郎將張成拔劍突入執卓斬之又殺左僕射洪灌分遣人執崔卓秀碩作甫麟幸忠大將軍尹成麟景將軍朴英宋仁史惟挺吳挺臣漢卿郎將李儒內侍崔嚴賁外郎朴元實等皆殺之其餘軍士免者不可勝計內侍奉御王觀大將軍尹先郎將丁觀珍列將張成好從王在南宮資謙請出之再三王不得已從之使人請勿殺之甫皆殺之資謙又與俊京議亂作日直宿者無貴賤皆殺之毒執不可乃止將軍李祿千金旦金彥逃免後唐自出流南裔是日

宮禁焚燒山呼萬壽三亭及內帝釋院廊廡數十間僅存百官狼狽奔散資謙殺祿延及吳卓子子升碩弟甫俊流桀于遠地沒祿延桀妻子爲奴婢桀後改安資謙請王幸重興宅西院王去仗衛從間道及院門大卿金義元崔滋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郎將池錫崇散賁權正均隊正吳舍自山呼亭至南宮不離左右至是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資謙俊京欲殺之使郎將李積善牽出錫崇手執御衣疾呼請救王顧叱積善蹤其胷猶不釋御衣爲之裂幞頭亦觸欄而破之羨之甫在門望見王不下階崔湜獨出拜罵積善曰有聖旨汝何敢爾積善遂釋之錫崇等尚恐懼不能出時宦者趙寧謫事資謙王召湜寧曰錫崇等三人至誠愛君更無他心爾等爲我請勿令殺俊京從之流遠地王升堂資謙與其妻拍手拊地大哭曰自皇后入宮願生太子及聖人誕生祈天求命無所不至天

地鬼神鑒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骨肉王羞赧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黨國事不自聽斷動止飲食皆不自由百寮移寓旁近寺館備貧而已資謙俊京威勢益熾其所施爲無敢誰何贈俊臣守司空鼎芬純戶部貲外郎其上英閣門祗候厚賻之從資謙之意也又出資謙所惡者內侍二十五人自是外家益橫宰相朴昇中許載以下皆諂諛附托威虐可畏王密與內醫崔思全謀諭俊京令効力王室俊京心然之王賜俊京詔曰惟朕不明致兇徒生事使大臣憂勞寡人之罪是用省躬悔過指天誓心冀與臣民惟新厥德卿其更勵厥職無念既往盡心夾輔俾無後艱會之嗟奴罵俊京奴曰汝主射守位火雷禁罪當死汝亦當沒爲官奴豈得辱我哉俊京聞之大怒走詣資謙第解衣免冠曰吾罪大矣當詣所司自辨徑出不復顧有人止之乃歸卧其家資謙遣之美公儀

請和俊京罵曰前日之亂皆爾等所爲也何獨謂我罪當死乎卒不與見因宣言欲歸老吾鄉王聞之遣知樞密院事金富佺趣令視事賜鞍馬資謙從王詣安和寺百官拜馬前資謙視之自若未幾王移御延慶宮資謙寓居宮南鑿北垣以通宮內取軍器庫甲兵藏之家王嘗獨往北垣仰天慟哭移時資謙因十八子之讖欲圖不軌置毒餅中以進王妃密白于王以餅投烏鵲又送毒藥今妃進于王妃奉婉陽蹶覆之妃即資謙第四女也俊京既與資謙構隙思金又乘間說之俊京乃決策附奏云願自効王使謂俊京曰國公雖僭亂反狀未著朕若先舉親親之意謂何徐俟其變應之未晚常使中人伺之一日俊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小紙密遣宦者趙毅示俊京曰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至殿北若將入寢門朕若遇害實否德所致所可痛者太祖初嘗到聖相繼以至寡躬若爲異

姓所易非獨朕罪實輔相大臣所深恥也卿圖之俊京乃以御筆示尚書金珣珣跪號天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公其可安乎俊京與珣率上衛將校七人寮吏僕隸二十餘人出北門倉卒無所持各取柵木爲棒自金吾衛南橋入宮殺廷呼曰事急矣趣入遂閉廣華門李公壽隨至王命開一扉納之公壽即壽也巡檢都領鄭惟晃率百餘人入軍器監分發兵甲向延慶宮路見資謙黨少卿柳元汲其言不順即殺之俊京擐甲冒急入宮至出天福殿門遲之俊京奉王以出資謙之黨射之俊京拔劍一呼無敢動者王入御軍器監嚴兵衛俊京使承宣康侯顯召資謙資謙服素而至俊京與公壽議囚資謙及妻子于八閤寶斬其將軍康好高珍等皆資謙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王出御廣華門使告於衆曰禍起蕭牆大逆不道賴忠臣義士繼義除害衆皆稱萬歲呼呼躍至有

流涕者之美聞變率百餘人至廣華門不得入徘徊往返與李資德及金仁揆入兵部猶未知資謙被囚及晚巡檢至兵部執之美因檢點所資德等驚駭散去王還御延慶宮近侍先入清宮義莊匿內寢執送八閤寶流資謙及妻崔氏子之允于靈光之美于陝州公儀于珍島之彥于巨濟之甫于三陟義莊于金州之元于咸從閣門祗候朴彪文仲經直長朴末太史今梁麟冬官正梁擢李叔晨李芬大將軍金好將軍池顥池福臣郎將崔瑛別將位好散貧宋用中等三十餘人及官私奴凡九十餘人分配遠地彪最惡黠諂媚資謙常出入卧內凡聚飲附益皆其所爲故射利于祿者競賂之遂致臣富朝廷尤疾之中路殺之沉于水又執射神鳳門者一人及之彥家臣大樂丞金冲枷于市三日流遠島其親黨資德仁揆義元王毅禮賓卿李資元殿中少監朴孝廉祗候李存皆貶爲守令又

流朴昇中子蔚珍資諱死子靈光後三年
召還其妻久之下詔曰昔鄭莊公置姜氏于
城穎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復
爲母子如初蔡皇迎遷母於雍而入咸陽復
居甘泉此二君慈母氏之舊惡致人子之孝
意朕甚慕焉今外舅雖沒而親親之意終不
可忘可贈檢校太師漢陽公妻崔氏可封卞
韓國大夫人

拓俊京

拓俊京谷州人其先本州吏家貧不能學問
與無賴輩遊求爲胥吏不得肅宗爲難林公
就其府爲從者遂補樞密院別駕肅宗九年
從平章事林幹伐東女眞師敗俊京請兵器
介馬於幹入賊陣斬其將一人奪所傳二人
遂與校尉俊吳德麟各射墮一人賊少却俊
京將退賊以百騎追之又與大相仁占射殺
賊將二人賊不敢前我軍得入城獲千牛衛
錄事參軍事肅宗二年以中軍兵馬錄事從

尹瓘伐東女眞戰于石城冀州大捷瓘承制
拜閣門祿儀又戰于吉州有功事聞授工部
員外郎諱在瓘傳主以俊京屢有戰功召見
其父檢校大將軍謂恭于內殿從容勞問賜
酒食及銀一錠米十碩俊京累遷衛尉卿直
門下省仁宗初由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拜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平
章事未幾自歸其鄉谷州王遣侍郎崔湜奉
御李侯追及於牛峯郡諭之乃還轉門下侍
郎平章事四年二月與李資謙舉兵犯關王
諭以効力王室會俊京與資謙有隙五月執
資謙流之語在資謙傳以功拜門下侍中俊
京辭以越次不受乃拜推忠靖國協謀同德
衛社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戶部事兼西京留守使上柱國兼黃氏爲齊
安郡大夫人賜衣服金銀器布帛鞍馬奴婢
一十口田三十結圖形壁上明年左正言鄭

知常以俊京既去資謙恃功跋扈且知王忌
俊京上疏曰丙午春二月俊京與崔湜等
犯闕上御神鳳門樓諭旨軍士皆免甲權呼
獨俊京不奉詔脅軍前進至有飛矢過黃屋
者又引軍突入掖門焚宮禁翼日移御南宮
凡侍左右者皆執而殺之自古亂臣罕有若
此誠天下之大惡也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
二月之事萬世之罪也陛下雖有不忍人之
心豈以一時之功掩萬世之罪乎請下吏罪

之乃疏嚴譴焉又明年量移谷州八年詔曰
俊京犯闕之罪雖重然其功亦不細今妻子
完聚給還其子職田尋集三品以上及臺諫
侍臣子都省籍李祐之黨及子孫之罪藏諸
所司二十二年詔曰拓俊京雖失為臣之節
亦有衛社之功可授朝奉大夫檢校戶部尚
書數旬疽發背死于谷州

妙清

西京僧後改淨心仁宗六年日者白壽

以檢校少監分司西京謂妙清為師二人
托陰陽秘術以惑眾鄭知常亦西京人深信
其說以為上京基業已衰宮闕澆盡無餘西
京有王氣宜移御為上京乃與近臣內侍郎
中金安謀曰吾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為上
京當為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身亦為子孫
無窮之福遂騰口交譽近臣洪彞敘李仲孚
及大臣文公仁林景清從而和之遂奏妙清
聖人也白壽翰亦其次也國家之事一一咨

問而後行其所陳請無不容受則政成事遂
而國家可保也乃歷請諸官署名平章事金
富軾叅知政事任元數承宣李之氏獨不署
書奏王雖持疑以衆口力言不得不信於是
妙清等上言臣等觀西京林原驛地是陰陽
家所謂大華勢若立宮闕御之則可并天下
金國執贄自降二十六國皆為臣妾王遂幸
西京命從行宰樞與妙清壽翰相林原驛地
命金安營宮闕督役甚急時方寒汭民甚怨

啓七年新宮成王又幸西京妙清之徒或上表勸王稱帝建元或請約劉蕡挾攻金滅之識者皆以爲不可妙清之徒喋喋不已王終不聽王御新宮乾龍殿受群臣賀妙清壽翰知常等言方上坐殿聞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不從曰吾儕雖老耳尚未聾空中之樂會所未聞人可欺天不可欺也知常忿曰此非常嘉瑞宜書書史昭示後來而大臣如此深可

嘆也表竟不得上明年西京重興寺塔災或問妙清曰師之請幸西都爲鎮災也何故有此大災妙清漸慙不能荅俛首良久抽拳舉顙曰上若在上京則災變有大於此今移幸於此故災發於外而聖躬安晏信妙清者曰如是豈可不信也又明年金安奏請以所奏天地人三庭事宜狀傳示侍從官書三本一付省一付臺一付諸司知制誥今各論奏妙清又說王築林原宮城置八聖堂于宮中八

聖一曰護國白頭嶽太白仙人實德文殊師利菩薩二曰龍圖嶽六通尊者實德釋迦佛三曰月城嶽天仙實德大辨天神四曰駒麗平壤仙人實德燃燈佛五曰駒麗木覓仙人實德毗婆尸佛六曰松嶽震主居士實德金剛索菩薩七曰饒城嶽神人實德勒义天王八曰頭嶽天女實德不動優婆夷皆繪像安仲孚知常等以爲此聖人之法利國延基之術安等又奏請祭八聖知常撰其文曰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即無而有即實而虛蓋謂本來之佛惟天命可以制羈物惟土德可以王四方肆於平壤之中卜此大華之勢創開宮闕祗若陰陽安八仙於其間奉白頭而爲始想耿光之如在欲妙用之現前恍矣至真雖不可象靜惟實德即是如來命繪事以莊嚴叩玄闕而祈嚮其飾誣說如此有武人崔逢深與知常密契師事妙清嘗上言陛下欲平治三韓則舍西京三聖人無

與共之即指妙清壽翰知常也十年始修宮
闕平章事崔弘宰及公仁景清董其役及開
基妙清使弘宰等及勾當役事貢吏皆公服
序立將軍四人甲而劍立四方卒百二十人
槍三百人炬二十人燭而環立妙清在中以
白麻繩四條長三百六十步四引作法自言
此太一玉帳步法禪師道說傳之康靖和靖
和傳之於我臨老得自壽翰傳之非衆人所
知也妙清壽翰又奏上京地勢衰故天降災
孽宮闕焚蕩須數御西京禳災集禮以享無
窮之業王問諸日官皆曰不可知常安及大
臣等曰妙清所言即聖人之法不可違也乃
以妙清爲隨駕福田壽翰入內侍幸西京行
至金巖驛風雨暴作晝忽晦冥衛士顛沛玉
執轡迷路或陷泥濘或觸枿石侍從失王所
之宮人或有哭泣者及晚雨雪寒甚人馬駱
駝死者多妙清曰我曾知是日有風雨勸兩
師風伯曰乘輿上道勿作風雨既許之而食

言如此可憎之甚西京父老檢校太師致仕
李齊凝等五十人希妙清和常旨上表請稱
尊號建元知常等因說王曰大同江南瑞氣
此神龍吐燄千載罕逢請上應天心下順人
望以康金國主以問之氏對曰金國強敵不
可輕也况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
兩人之言以決大議至乃止妙清壽翰等嘗
密作大餅堂其中穿一孔盛熱油沉于大同
江油漸出浮水面望之若五色因言曰神龍
吐涎作五色雲此嘉瑞也請百官表賀王遣
公仁及參知政事李俊陽等奉祝之時有紫
油轉著言熱油浮水則有異色使善相者索
得大餅乃知其詐元徽上書曰妙清白壽翰
等肆其姦謀以恠誕之說誑惑衆心一二人
臣及近侍之人深信其言上惑天聽臣恐將
有不測之患請戮妙清等於市以絕禍萌不
報妙清又言主上宜長御大華關否則遭厄
臣備禮儀設御座置御衣致敬如在則福慶

與親御無異王遣公仁仲季奉御衣如西京
行法事十一年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
裕等上疏曰妙清白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怪
誕不可信近臣金安鄭知常李仲季宦者庚
開結爲腹心屢相論薦指爲聖人又有大臣
從而信之是以主上不以爲疑正人直士皆
疾之如讎願速斥遠言甚切直不報仲等退
而待罪十二年三以妙清爲三重大統知漏
刻院事賜紫初妙清屢請起御西京而災異

荐至其黨欺誣以爲無害至是固請西幸欲
濟逆謀王以大臣諫官言不聽右正言黃周
瞻阿妙清知常意又奏請稱帝建元不報十
三年妙清與分司侍郎趙匡兵部尚書柳岳
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榮等據西京反矯制
執副留守崔梓監軍事李寵林御史安至宗
等囚之又遣僞承宣金信執西北面兵馬使
李仲并諸僚佐及列城守臣皆囚西京盛庫
凡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賤僧俗皆拘之遣

兵斷崑崙道又遣人劫發諸城兵掠近道牧
馬皆入城國號大爲建元天開號其軍曰天
遣忠義署官屬自兩府至州郡守並以西人
爲之爲批下見者竊笑匡仲榮從旁叱之初
仲榮以佛事招集徒衆與妙清柳浩等結爲
黨與西人因之隕今舉軍事舉殿之妙清與
匡等舉城中文武會觀風殿號令諸軍欲分
數遣直趣上京壽翰親舊在西京者爲書招
壽翰曰西京已反可抽身以來壽翰子清持

壽翰壽翰以書奏之王召示公仁公仁曰
是事可疑難究眞僞姑秘之有卒崔彦韓善
貞等來奏曰臣等以事歸本鄉貴州見西人
率兵至洞仙驛執司鑄高甫正又取驛馬送
西京禁人往來京城者吾等震伏夜行從開
道來王乃召宰樞議之命富執元及承宣
金正純會兵部治乘馬討賊計遣以富執爲
先帥往征之遣內侍柳景深會番若黃文榮
往西京宣諭職兵西人開城門引入觀風殿

呂匡坐東妙清坐西其餘文武臺殿庭皆戎服景深等至殿門呂等下簾拜問聖體饋酒食遣還云當奉表奏聞倉卒果請先以此歸奏付書一封云伏望主上移御此都不然必有變辭甚不遜繼遣檢校詹事崔京上表曰陛下信陰陽之至言考圖讖之秘說創大華之宮闕象鈞天之帝都臣等同婁敬之矣謀望盤庚之遷邑豈期臣下不體宸衷非徒懷土以重遷抑亦防功而害事人心可畏衆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怒難防車駕若臨兵戈可戢表至咸曰以臣召君可斬其使王欲息兵乃賜京酒食幣帛命爲分司戶部貲外郎慰諭遣還召問兩府大臣將以是日出師富軾等諸將請關係命安等謀緩兵期以圖不軌乃繫引見金使受詔而後移御大明宮遣將猶未晚也或告安等潛聚兵仗私相偶語陰謀不測富軾謂諸相曰西都之反知常安壽翰與其謀不去此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流妙清黨陰仲寅李純茂吳元師崔逢深于遠島西人至成州矯制執防禦官僚散入人家飲食州人知其偽擊殺五六人囚二十餘人馳聞王獎諭賜官僚藥各一銀合將吏幣帛有差連州吏康安世中郎將金仁鑑捕偽兵馬副使李奇將軍李英及卒六百餘人王又獎諭賜錦二段綵帛八匹諸城聞之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人富軾大軍至列城震懼富軾遣僚掾于西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京曉諭至七八匡等知不可抗欲出降猶豫未決會金淳夫賁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清呂及呂子浩首遣尹瞻等偕淳夫獻之且自請罪於是梟三人首于市下瞻獄匡意不免復反富軾以城險不急攻列營持火城中糧盡驅出老弱者富軾知可取狀築土山設砲機爲攻具十四年選銳卒萬餘分三道進攻賊兵大潰匡不知所爲闔家自焚死西都平妙清壽翰知常呂匡等妻子並沒爲奴婢知常

初名之元少聰悟有能詩聲擢魁科歷官至起居注人言富軾素與知常齊名於文字間積不平至是托以內應殺之知常為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詞語清華韻格豪逸自成一冢法

列傳卷第四十

高麗史一百二十八

列傳卷第四十一 高麗史一百二十八

鄭仲夫李光挺 宋有仁

叛逆二

鄭仲夫

鄭仲夫海州人容貌雄偉方瞳廣額白皙美鬚髯身長七尺餘望之可畏初州上軍籍封其臂送京宰相崔弘宰選軍見而異之解其封慰勉充控鶴禁軍仁宗朝始補牽龍隊正

高麗史一百二十八

除夕設儺禮呈雜技王臨視內侍茶房牽龍等交相騰躍為樂內侍金敦中年少氣銳以燭燃仲夫鬚仲夫搏辱之敦中父富執怒白王欲拷仲夫王允之然異仲夫為人密令逃免仲夫由是嫌敦中後仲夫復進昵侍左右殺宗初為校尉御史臺奉詔鎖壽昌宮北門禁群少出入仲夫與散負史直哉擅開出入自恣御史臺請下吏王不聽累轉上將軍時王荒淫不恤政事遊幸無度每至佳境輒駐

輦吟賞風月十八年王移御仁智齋法泉寺僧覺倪迎駕于獼嶺院王與諸學士唱和未已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始有不軌之心左副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韓賴無遠度怙寵傲物視武弁蔑如衆怒益甚二十四年王幸和平齋又與近幸文臣觴詠忘返扈從將士飢甚仲夫出旋牽龍行首散負李義方李高從之密語仲夫曰文臣得意醉飽武臣皆飢困是可忍乎仲夫曰有燃鑪之憾乃曰然遂

高麗書卷之十八

二

構兇謀後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仲夫謂義方高曰今可舉事然王若便還宮可且隱忍如又移幸普賢院無失此機翌日王將幸普賢院至五門前召侍臣行酒酒酣顧左右曰壯哉此地可以肆兵命武臣爲五兵手搏戲蓋知武臣缺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恐武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雖武人貌瘦力羸與一人搏不勝而走賴遽前批紹膺頰即墜階下王與群臣撫掌大笑林宗植李

復基亦罵紹膺於是仲夫金光羨梁肅陳俊等失色相目仲夫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爲三品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又目仲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普賢院高義方先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門群臣將退高等手殺宗植復基于門賴依所親宦官潛匿御床下王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賴尚在王側請出誅之內侍裴允才亦入奏賴挽王衣不出高拔刃脅之乃

高麗書卷之十八

三

出即殺之指諭金錫才謂義方曰高敢於御前拔刃耶義方瞋目叱之錫才不復言於是承宣李世通內侍李唐柱御史雜端金起莘祗候柳益謙司天監金子期太史令許子端等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積尸如山初仲夫義方等約曰吾曹袒右去幞頭否者皆殺之故武人不去幞頭者亦多被殺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諸將劔武臣益驕橫先是童謠云何處是普賢剎隨此畫同刀

殺或告仲夫義方曰金敦中先知而逃仲夫等驚曰若敦中入城奉太子閉城固拒秦捕亂首則事甚危矣如之何義方曰若爾我不南投江海則北投丹狄以避之遂遣疾足者抵京刺探疾足者夜至敦中家候之寂無人聲問承宣安在答以扈駕不還即回報仲夫義方等喜曰事已濟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高義方紹膺等選驍勇直走京城至街衢所殺別監金守藏等入闕執樞密院副使梁純精

宋高宗皇帝二十一年

四月

司天監陰仲寅大府少卿朴甫均監察御史崔東執內侍祗候金光等內直貧僚皆殺之又率巡檢軍夜抵太子宮殺行宮別監金居實貧外郎李仁甫等又入泉洞宅殺別常貧十餘人使人呼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胥吏殺無遺種卒伍蜂起搜殺判吏部事致仕崔震稱判吏部事許洪材同知樞密院事徐醇知樞密院事崔溫尚書右丞金敦時國子監大司成李知深秘書監金光中吏部侍郎

敦信尉衛少卿趙文貴大府少卿崔允諱侍郎趙文振內侍少卿陳玄光侍御史朴允恭兵部郎中康處約都省郎中康處均奉御田致儒祗候裴縉裴衍等五十餘人王益懼召仲夫謀弭亂仲夫唯唯不對王即拜高義方鷹揚龍虎軍中郎將其餘武人上將軍加守司空僕射大將軍加上將軍仲夫等以王還宮官者王光就謀聚儕輩討仲夫等韓淑泄其謀仲夫等又索隨駕內侍十餘宦官十人殺之仲夫逼遷王子軍器監太子于迎恩館遂放王子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幼少太孫王之愛姬無比逃匿青郊驛仲夫欲殺之太后固請乃免從王而行兵部侍郎趙冬曦以相延基地往西海道聞變將往東界舉兵討賊至鐵嶺猛虎當道不得過追騎及而捕之仲夫以冬曦嘗有平耽羅之功議流遠地守者遽殺之投尸于水仲夫等又殺內侍少卿崔僊流少卿崔僭貧外郎崔值又欲撤所

宋高宗皇帝二十一年

五月

殺文臣家陳俊止之曰吾輩所嫉怨者李復基韓穎等四五人今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撤其家其妻子將何寄生義方等不聽遂縱兵毀之是後武人習以爲常若有讎怨者輒毀其家仲夫義方高等領兵迎王第翼陽公皓即王位仲夫等又殺嬖宦光就白子端悻臣榮儀劉方義等梟首于市其他宦寺及怙寵驕恣者戮之幾盡初毅宗構三私第曰館北宅曰泉洞宅曰藿井洞宅聚歛財貲以巨

高麗書二十八

七

萬計至是仲夫義方高皆分占焉仲夫以西海道郡縣屬貫鄉海州義方陞外鄉金溝爲縣今明宗旣立以仲夫叅知政事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又加門下平章策功爲第一圖形閣上時諸武臣會重房悉召文臣之遺者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先是創壽星祠兵部郎中陳允升督役凡軍卒輸石必枰而納之軍卒怨至是有軍士至允升家給曰有旨先詣闕者拜承宣允升出軍士殺之抱以大石

二年仲夫爲西比面兵馬判行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初東北面兵馬使諫議大夫金甫當有膽氣仲夫義方等忌之明年甫當欲討仲夫義方復立毅宗與錄事李敬直及張純錫謀以純錫及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裴允材爲西海道兵馬使使發兵乃與東北面知兵馬事韓彥國舉兵應之純錫寅俊等至巨濟奉毅宗出居雞林仲夫義方聞之使將軍李義旼散貧朴存藏領兵趣南路又遣兵

高麗書二十八

七

西海道以圖之安北都護府執甫當敬直等送于京義方鞠殺之於市初甫當之謀起兵也內侍陳義光裴允材知之甫當臨死誣曰凡其文臣孰不與謀於是一切誅戮或投江水旬日聞文士戮且盡中外洶洶莫保朝夕承宣李俊義及陳俊自知無道乃請義方止殺戮郎將金富亦謂仲夫義方曰天意未可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揆義猶雞衣冠世寧少金甫當乎吾輩有子女者通婚文吏以安

其心可父之道也衆從之自是禍稍止義駁等至雞林弑毅宗又明年仲夫拜門下侍中先是義方惡李高蔡元逼已殺之仲夫慮禍及已欲辭位杜門不出義方兄弟携酒詣其家致款仲夫迎入以實告之義方等相與約誓結爲父子言甚切至仲夫乃安仲夫子知兵馬事上將軍筠密誘僧宗昂欲殺義方兄弟宗昂推筠爲謀主使親近於王出入後庭無忌遂拜承宣仲夫性本貪鄙殖貨無厭及

爲侍中廣殖田園家僮門客依勢橫恣中外苦之五年仲夫重修普濟寺設落成會請王臨幸有司諫止之仲夫陰令僧錄司奏請親幸仲夫具盛饌以進王不欲從容留飲乃命兩府宰樞承宣諸司侍臣同時赴宴時仲夫年已七十不欲去權位郎中張忠義阿意說之曰宰相賜几杖則雖七十不致仕仲夫悅諷禮官依漢孔光故事賜几杖國事皆關決時坐重房議人罪百僚詣門賀六年仲夫以

病請免諸領軍士揭匿名榜云侍中鄭仲夫及子承宣筠女壻僕射宋有仁擅權橫恣南賊之起其源繇此若發兵討之必先去此輩然後可筠聞之懼乞解職累日不出八年仲夫致仕家奴嘗犯禁服紫羅衫臺吏令所由脫之奴毆所由而走吏憤甚囑路人捕之翌日中丞宋訥御史晉光仁縛問之仲夫怒欲率兵士至臺殺訥等筠止之仲夫遂自王欲罪之會旗頭祿尚告仲夫曰大將軍張博仁

前將軍趙存夫等潛結失職革期以暮夜犯公家仲夫信之請繫詔獄王命內侍將軍兵光陟等按問無狀又旗頭告同領旗頭八十人會酒聚飲謀出博仁於獄仲夫潛遣家僮捕繫鞠問亦無驗竟竄博仁于海島餘悉流南裔又旗頭康實誣告樞密崔忠烈謀害仲夫仲夫請按鞠由是獄事連起不暇治訥等王慮仲夫憤未快罷訥職左遷光仁工部員外郎廣德里舊有太后別宮因火災不御筠

請買爲私第太后命却其直與之錫大興工役營葺時王在壽昌宮侍太后疾其地距宮不百步又於歲行爲太后忌方王深惡之屢欲詔止其役憚錫不果錫又知兵部掌注西班請謁輻湊頗厭之屢求免不允九年錫單騎往天神寺以避之王命內侍郎將柳得義諭還使者絡繹錫乃還改知都省事錫嘗誘尚書金貽永之女爲妻疏弄舊妻縱欲無節將軍慶大升素憤仲夫所爲且錫潛圖尚公

高麗書卷之十八

十一

主王亦患之大升銳意討之既殺錫因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有仁子將軍群秀仲夫等聞變逃匿民舍悉捕斬之梟首于市中外大悅紹膺官至叅知政事貪戀祿位年過七十尚不致仕李光挺起自行伍仲夫之廢黜宗光挺與其謀由是拜大將軍明宗初授樞密院知奏事累陞院使時內侍郎將兼兵部負外郎莊肅性剛正不阿權貴嘗面責內侍將軍鄭存實驕傲重房閨之勦肅陵辱長官

欲貶巨濟縣令甫忿怒詣樞密院謂光挺及副使崔忠烈曰聞公等欲貶我海上我有何罪辭色俱厲光挺等怒即配遠島陰使人摘水中聞者惜之九年光挺叅知政事嘗以事囑京市署令王寵夫寵夫不聽光挺遣電吏誘至中書省呵叱之寵夫據義不屈光挺怒罵曳下庭奪其衣冠囚之尋釋之一日榮感犯歲星光挺以災變再乞解職不允加太子太傅判兵部事光挺頑貪無識銓注甚濫進

高麗書卷之十八

十一

門下侍郎平章事十三年冢宰閔令謨欲告老以年未七十未決光挺規代其職先自上表乞退蓋趣令謨致仕也尋代令謨守太傅判吏部事十四年八月以太白犯上將執法又詐上表辭職俄而太白退舍復就職十一月八關會王觀樂于毬庭光挺上壽王曰卿已老惜哉光挺投淚嗚咽蓋恐以老褫職人皆笑之明日上表乞退舊例乞退皆以其年十月光挺貪戀爵位至是乃乞二十四年卒

存寶嘗買紅鞋工彦光家約以白金三十五斤但輸二十三斤給曰待汝徙家畢償彦光曰雖未輸一二斤尚不可況十二斤乎遂不徙存寶怒誅告街衢曰我家入將白金十二斤過市彦光成群掠奪請治之街衢使雖知其誣畏存寶暴戾囚彦光及妻又繫其隣里四十餘人拷問彦光窘計無所出賂存寶銀十二斤得釋有民臨路作舍存寶托路監欲毀之民納賂乃止貪暴類此累官至守司空

有仁仁宗時以其父衛社亡身投散貧尋爲太子府指諭拜衛將軍太子偏愛之厚加寵賜初娶宋商徐德彥之妻妻本賤者貲財巨萬以白金四十斤賂宦者求三品毅宗末轉大將軍頗與文官交通武官常疾之時仲夫用事有仁自知孤危恐禍及已逐其妻于海島求仲夫女爲妻明宗初出爲西北面兵馬使自庚寅之後北人橫恣昌州人殺其守愛妓置之衙門成州人議滅三登縣有不從者

殺數十人鐵州人議殺其長格闘而死有仁不能制稱疾乞代乃以金吾衛大將軍于學儒代之有仁後拜樞密院副使兵部尚書驟登樞府大張禍福進退人物皆出其口進參知政事舊例宰相奉使如金其僚從有定額要市利者賂使銀數斤然後得行內侍郎中崔貞爲生日回謝使有仁囑一奴令帶去時貞以貨得者已滿數不能補奴恃主勢遂行金人檢還之貞還坐免大學博士盧寶璵爲

蔚州防禦副使有仁以爲外官文武交差有成法今見任蔚州判官亦文吏不宜又除寶璵不署告身時溧州副使管城縣令皆文吏吏部又以文吏爲判官尉省已署過寶璵援例告有仁有仁怒然前已誤署勢不得自省中奏乃誘重房駁奏寶璵及溧州判官管城尉皆不得赴任八關會王遣內侍大府少卿鄭國儉例賜花酒于省宰時少晚有仁怒不受三遣承宣敦諭乃受國儉被劾削內侍籍

後附有仁復繼初仲夫爲家宰在中書省有仁以親嫌未登相位在樞密累年潛托內人拜守司空尚書僕射及仲夫致仕乃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時閔令謨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王以有仁武人使氣又爲仲夫壻心憚之班令謨上有仁固讓又以令謨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班有仁上有仁請壽德宮居之富貴華侈擬於王室子群秀年少頗黠多行不義席父勢驟拜高官嘗爲金羅道按察使升黜

高麗書卷二十八

十四

徇好惡不問政績然以權門之子無敢議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樞密使文克謙副使韓文俊俱名儒王倚重有仁疾之文俊嘗爲一卒抵書有仁求官又親請之有仁怒曰公樞機大臣敢以私事伺候執政之門有虧公輔之望勅之會克謙有服不從法駕有仁以爲失近臣之體并劾奏之王重違其奏且以二人非罪依違數日有仁論執愈堅王命右承宣文章弼至其家密諭曰文俊則

固可罪矣若有服不扈從國典也以此罪克謙柰禮何有仁猶不奉詔杜門數日克謙等密奏曰聖慈至渥然不允則臣等必有不測之患願從所奏以快其心王不得已下制並左遷宰相以下屏氣累足側目而視慶大升因衆怒遂誅之有仁家臣中書省令史石球欲爲報仇造妖言惑衆謀作亂事覺流于海島

李義方

高麗書卷二十八

十五

李義方全州人毅宗末以散貧爲牽龍行首與鄭仲夫李高等作亂王懼即拜義方鷹揚龍虎軍中郎將兄俊儀爲承宣明宗立授大將軍殿中監兼執奏冊爲壁上功臣圖形閣上元年大將軍韓順將軍韓恭申大譽史直哉車仲規等相與言李義方李高等擅殺朝臣害及忠良非義也義方等聞而殺之惟仲規素與義方親免死流外高有非望之志陰結惡少及法雲寺僧修惠開國寺僧玄素等

日夜宴飲因謂曰大事若成汝等皆登峻班
遂作偽制及太子加元服王將宴于麗正宮
高爲宣花使當與宴陰令玄素招致惡少聚
法雲寺修惠房斬馬饗之使各袖刃隱于墻
屏間將作亂有校尉金大用子爲高驅使聞
其謀以告大用大用與內侍將軍蔡元善遂
告之義方素惡高逼已至是與元候高等至
宮門外即以鐵椎擊殺之令巡檢軍分捕高
母及黨與皆誅之其父嘗惡高不肖不以爲

卷之二十八 十六

子故獨配流元陰謀欲盡殺朝臣事泄義方
又忌元遂殺于朝并捕門客群少皆殺之三
年封王女爲宮主近臣上壽夜分未罷義方
携妓入重房與諸將縱飲喧嘩擊鼓聲聞于
內略無畏忌尋轉衛尉卿與威衛攝大將軍
知兵部事明年歸法寺僧百餘人犯城北門
殺宣諭僧錄彥宣義方率兵千餘擊殺數十
僧餘皆散去兵死傷者亦多翌日重光弘
護歸法弘化諸寺僧二千餘人集城東門門

閉乃燒城外人家欲延燒崇仁門入殺義方
兄弟義方知之徵集府兵逐之斬僧百餘府
兵亦多死者今府兵分守城門禁僧出入義
方又遣府兵毀重光弘護歸法龍興妙智福
興等寺俊儀止之義方怒曰若從爾言事不
成矣遂焚之取貨財器皿以歸僧徒要擊於
路還奪之府兵死者甚衆俊儀罵義方曰汝
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
脅奸太后女第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

卷之二十八 十七

怒拔劍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
莫大焉何面目見人乎若吾言不可聽請先
殺我義方與克謙善且其弟隣爲克謙女壻
故從其言俊儀走出西門義方自引劍割其
臂而卧仲夫曰兄弟鬩宮中何理耶欲執俊
儀殺之仲夫妻聞之使人謂曰義方兄弟之
事於卿何與由是俊儀得免然交舊莫敢往
見門客亦散俊儀往謝義方義方亦潛往謝
之義方拜左承宣納其女爲太子妃時西京

留守趙位寵起兵謀討義方仲夫元帥尹鐸
瞻禦之敗還位寵兵向京都來屯京西權有
路上義方怒甚執西京人尚書尹仁美大將
軍金德臣將軍金錫才等無貴賤悉誅之梟
首于市領兵而出先遣崔淑等數十騎突陣
擊殺數人諸軍乘之西兵驚亂大敗而走義
方乘勝逐北至大同江位寵收散兵復守城
義方屯兵城外留月餘苦寒不能戰復為西
兵所敗乃還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獨

卷一百一十八

亂朝政衆心憤怨鱗將復討位寵治兵西
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門外仲夫子
筠密誘僧宗岳等托有求訴隨義方後伺隙
斬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高得元柳允元
等皆殺之僧徒以爲賊臣之女不可配東宮
奏黜之六年義方門客將軍李永齡別將高
得時隊正敦章等欲爲義方報仇謀殺仲夫
事泄重房捕永齡等竄遠島一時武臣皆義
方麾下相謂曰軍國權柄屬之重房者實由

義方之力遂配宗岳等十餘僧于海島

李義旼

李義旼慶州人父善以販鹽鬻飾爲業母延
日縣王靈寺婢也義旼少時善夢見義旼衣
青衣登黃龍寺九層塔以爲此兒必大貴及
壯身長八尺臂力絕人與兄二人橫於鄉曲
爲人患按廉使金子陽收掠拷問二兄瘦死
獄中獨義旼不死子陽壯其爲人選補京軍
乃妻妻負戴至京會日暮城門已閉投宿城

卷一百一十八

南延壽寺夢有長梯自城門至闕歷梯而登
覺而異之義旼善手搏殺宗燮之以隊正遷
列將鄭使夫之亂義旼所殺居多拜中郎將
俄遷將軍明宗三年金甫當起兵以張純錫
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純錫寅俊等至巨濟
奉毅宗出居雞林仲夫李義方聞之使義旼
及散負朴存威領兵趣南路義旼等至雞林
有人遮說曰前王來此非州人意乃由純錫
寅俊等爾其徒不過數百皆烏合之衆去其

魁則餘悉滑走謂少留吾歸圖之第願勿加
罪州人義旼曰我在勿憂其人遂入州謀諸
衆曰純錫輩非今王所遣殺之何害夜以兵
圍而攻之斬數百人列其首於路之左右以
待義旼幽毅宗于客舍使人守之乃引義旼
等入城出毅宗至坤元寺北淵上獻酒數盃
義旼拉脊骨應手有聲便大笑存威衰以樽
合兩盞投之淵中忽旋風大起塵沙飛揚人
皆呼噪而散寺僧有善泅者取盞棄屍屍出

二十

水溪有自魚鼈焉不敢傷前副戶長弼仁
等密具棺殮水濱義旼自以爲功拜大將軍
明年趙位寵起兵義方以義旼爲征東大將
軍知兵馬事義旼將兵赴戰有流矢中目進
軍鐵嶺四面鼓噪急擊大破之方攻連州有
興化道逆賊數千來屯北川救之義旼領兵
出拒冒刃入其屯斬一騎將賊兵退是後賊
聞義旼兵至輒奔遁不敢敵以功拜上將軍
七年位寵餘兵復聚保香山義旼領八將軍

往擊之斬三百餘人告捷九年慶大升誅仲
夫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者尚在焉用賀
爲義旼聞之大懼聚勇士于家以備之又聞
天升都房人謀害所忌益懼乃於里巷樹大
門以警夜號爲閤門京城坊里皆效而樹之
十一年拜刑部尚書上將軍初大升之誅許
升也義旼以兵馬使出鎮北塞有人謬傳國
家誅大升義旼聞之大喜曰吾欲殺大升未
果是誰之謀歟先我者報矣大升聞而銜之

二十

義旼還懼不自安稱疾歸其鄉王屢召不至
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爲亂授上將軍書遣
中使敦諭乃至引見便殿王內實畏忌外加
恩慰中外噤不敢言尋加守司空左僕射二
十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宰相
多武人知樞密院事金永存副使孫碩同在
院相詬罵如兩虎嘯吼同列畏縮稍引去
唯副使王度從容誘解一日義旼與杜景升
同坐中書諺曰某人自矜勇力吾擊仆之如

此遂用拳撞柱檟桶為之動景升曰某時之事吾以空拳奮擊眾皆奔潰遂撞之拳陷於壁後義敗與景升坐省議事相失書拳擊柱曰爾有何功位在吾上時人語曰鞭垣李杜密院孫金或作詩嘲之曰吾畏李與杜屹然真宰輔黃閣三四年舉風一萬古二十三年南賊蜂起其劇者金沙彌嶺門專心據草田嘯聚亡命剽掠州縣王聞而慮之遣大將軍全存傑率將軍李至純李公增金際侯金

高麗書卷之二十人 二十三

慶夫盧植等討之至純義敗子也義敗嘗受紅霓起兩腋間頗負之又聞古識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八子之語十八子乃李字因據非望稍損責鄙收用名士以釣虛譽自以籍出慶州潛有興復新羅之志與賊沙彌孝心等通賊亦贈遺鉅萬至純亦貪婪無厭聞賊多財物欲鉤致之陰與交通資以衣糧鞋襪賊亦遺以金寶由是軍中動靜輒泄以至屢敗存傑嘗以智勇名至是忿恚曰若以法治

至純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益熾罪將誰歸三基陽縣仰藥而死二十四年王冊義敗為功臣兩府文武群臣皆就第賀義敗擅銓注政以貨成支黨連結廷臣莫敢誰何多占民居大起第宅奪人土田肆其貪虐中外震懼嘗自駱駝橋至猪橋築堤高數尺挾提種柳人稱為新道宰相義敗妻崔氏兇悍因妬格殺家婢且與奴私義敗殺奴逐妻多引良家女子有姿色者為婚旋復弃之諸子倚父肆橫

高麗書卷之二十人 二十三

至榮至光尤甚世謂之雙刀子至榮嘗為朔州分道將軍舊例將軍必承兵馬指揮然後巡行道內至榮專擅出入略無畏忌監倉使閤門祇候崔莘尹奉使到朔州至榮不迎命以褻服同食公館忽手捽莘尹欲毆殺之力困少休莘尹得逃至榮取莘尹衣物火之殺麾下螺匠一人凡忤意者輒殺之閭人有美室闕其夫出必脅亂之路遇美婦人輒使從者擁去汚而後已嘗與率龍朴公龔爭妓花

園玉有憾拔劍逐公襲于宮門義敗請罪至榮王不許請流花園王王遣內侍李德宇囚妓至榮突入獄逐德宇出其妓又逼滌王嬖姬王不得罪之朝野痛憤義敗女爲承宣李賢弼妻滌縱與母同賢弼醜之不與同居賢弼之子晉玉拜別將亦甚狂狡至純諫其父曰公以孤寒位將相宜有教方以守富貴今子孫橫暴怨結於人禍必不旋踵矣二十六年至榮爲將軍奪崔忠粹家鵲鵲忠粹怒逐

高麗書卷二十八 二十四

告兄忠獻欲誅義敗父子忠獻然之義敗適在彌陀山別墅忠獻等往殺之梟首于市時至純爲大將軍至光爲將軍聞變率家僮戰于路至純見忠獻等多助自揣不勝與至光遁走至榮以碧瀾江普達院爲願刹欲跨江作橋獲妓往安西都護府令吏民助其費吏民畏禍抽歛白金七十斤與之民不堪其弊忠獻遣將軍韓休往捕之休侵夜入府至榮方與太守許大元宴戴花把酒休斬之傳首

于京安西民喜曰至榮死吾屬無患矣忠獻等又請遣祗候韓光衍于慶州夷義敗三族分遣使諸州誅其奴隸及黨附者流賢弼于原州至純至光詣仁恩館乞罪忠獻曰此禍本也不可貸斬之義敗不會文字專信巫覡慶州有木魅土人呼爲豆豉乙義敗起堂於家邀置之日祀祈福忽一日堂中有哭聲義敗恠問之魅曰吾守護汝家久矣今天將降禍吾無所依故哭未幾敗有司奏請去壁上

高麗書卷二十八 二十五

圖形詔境之

鄭方義

鄭方義晉州吏也神宗三年晉州公私奴隸群聚作亂屠燒州吏家五十餘延藝方義家州吏告牧官追捕之方義手弓矢入謁司錄金守龍守龍詰曰何爲持弓矢拜乎方義曰欲捕賊魁他人已擒敢入賀耳守龍曰不然汝持弓矢亦必作亂也即拷問方義款無他釋之太守李淳中聞之曰方義正欲作亂司

錄汝之非也遂枷鎖方義下獄翌日欲更鞠方義弟昌大突入庭脫去枷鎖扶出因嘯聚群不逞隲突州里殺素所仇怨者牽連被殺至六千四百人於是淳中等懼閉閣不出方義脅令視事多歛邑內銀瓶欲賂朝中權貴以自免按察副使孫公禮行部至晉按問之吏民畏方義皆曰無罪淳中竟坐流草島王遣少府監趙通中郎將唐績安撫晉州方義鍊兵擅生殺虐焰甚熾通等至但拱手而已

高麗書卷二十八 二十六

時陝州賊光明計勃亦豪橫爲一方巨害晉之與方義有隙者二十餘人往投陝州賊黨之居奴兀部曲者請兵欲擊方義賊從之方義出擊走之乘勝至奴兀部曲盡殺其黨明辛晉人討方義殺之昌大率二百餘人登城州人攻之昌大遁去其黨亦散晉州平

曹元正 石碣

曹元正王工之子母及祖母皆官妓也初限職七品鄭仲失之亂助李義方遂歷郎將將

軍明宗時爲工部尚書轉樞密院副使東宮牽龍指諭缺元正請以其子補之王今中官諭曰已用尚書史正儒子矣元正勃然奮罵中使曰何正儒子可而元正子獨不可耶聞者莫不痛憤元正性貪暴嘗請芻於將作注簿李長同長同不許罵曰多奪人田富有錢穀猶以爲不足又求官物耶何貪之甚也元正聞之怒諷重房以他事論奏流南方嘗爲東北面兵馬使奪人貨貨不可勝計至歛馬

高麗書卷二十八 二十七

衣送其家見長髮者必剪其髮以爲髷多至二駄十七年七月元正又奪中書省公廨田租平章事文克謙崔世輔文章弼杜景升左常侍李知命直門下金純給事中文迪等請治其罪章凡五上乃左遷工部尚書致仕其子英植英迪應倫女壻李柱等貪暴尤甚而在近密重房亦奏黜之是月晦日夜二鼓有賊七十餘人踰墻入壽昌宮殺樞密使梁冀京內侍郎中李揆李繁等衆傷甚衆宿衛皆

走匿賊出內侍院燭照之所至輒殺至御所
揚言曰高令文俊白等已除惡使當復衛社
王曰誰為汝主帥賊詭言宰相杜景升給事
中文迪等也左承宣權節平知賊使無繼潛
出到街衢召兵至宮門外謹譟動地賊懼走
出西門中郎將高安祐聞變馳至市樓橋邊
見一僧詐為病乞兒卧糞壤中即捕之有紅
燭跋在腰間取繫鞠問乃元正怨文克謙欲
去之與石隣石冲石夫朱迪等謀違其家臣

高令文林椿幹俊白等作亂也王命刑部尚
書白任至大將軍朴純內侍將軍李文中等
按問數日令文俊白等俱服遂發兵捕得无
正隣等衆心稍安臺省刑部會市街先斬令
文椿幹等又斬元正等十餘人於保定門外
并其黨三十餘人籍其家者凡百七十餘戶
隣本微賤世居倉傍拾米以生補禁軍庚寅
亂從李義方除郎將明宗時從杜景升討趙
位寵有功累陞上將軍歷東西北面兵馬使

嘗受所管驛吏銀二十斤屬其事於西海道
按察使康用儒不從隣隱之証訴用儒請免
其職王不聽隣忿怒瞋目張拳厲辭曰吾不
復仕矣遂解帶投地而出王遣內堅留之再
二不從又命兵部尚書梁翼京留之翼京挽
袖譬解之乃入內殿王溫言慰諭與之飲詔
罷用儒以解其怒隣退還收其詔隣數日不
起王屢遣人使就職隣猶偃蹇不朝國人皆
傷王之弱而憤隣橫也

列傳卷第四十一



列傳卷第四十二 高麗 二十九

崔忠獻初名鷹牛案人父元浩上將軍忠獻

叛逆三

崔忠獻 怡流論

崔忠獻初名鷹牛案人父元浩上將軍忠獻
蔭補良醞今明宗四年元帥奇卓誠擊趙位
寵聞忠獻勇敢選補別抄都令以勞累遷攝
將軍弟忠粹為東部錄事性猜險屬得二十

六年李義旼子將軍至榮奪忠粹家轡鑄忠
粹請還言甚悖至榮怒令家僮縛之忠粹曰
非將軍手縛誰敢縛我至榮壯而釋之忠粹
即告忠獻曰義旼四父子實為國賊我欲斬
之何如忠獻難之忠粹曰吾志已決不可中
止忠獻乃然之會王幸普濟寺義旼稱疾不
扈從潛往彌陀山別墅忠獻與忠粹及其甥
隊正朴晉材族人盧碩崇等袖刃至別墅門
外候之義旼將還出門欲跨馬忠粹突入擊

之不中忠獻直前斬之從者數十人股弁皆
潰使碩崇持首馳入京裝于市觀者驚噪聲
振都下從者聞變潛遁王亦趣駕還宮忠
獻忠粹馳馬露刃至十字街見監行領將軍
白行信書以故存儒樂從之召集將士忠獻
忠粹率兵詣宮門奏曰賊臣義旼曾負弑逆
之罪虐害生民窺覷大寶臣等疾視久矣今
為國家討之但恐事泄不敢請命死罪死罪
王慰諭之仍請與大將軍李景儒崔文階等

討餘黨遂與之坐市街召募壯士響應於是
諸衛將卒亦皆畢集膝行聽命莫敢仰視乃
閉城門分捕支黨悉獲之忠獻忠粹與文清
景儒會仁恩館議事有人告云平章事權節
平孫碩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又告景儒等
有異謀忠獻即召節平子將軍準碩子將軍
洪胤與之飲言笑自若俄而目左右皆拉殺
之又斬景儒於坐以文清老且直釋不殺忠
獻等坐市幕分捕節平碩及將軍權允柳森

相御史中丞崔赫等殺之時吉仁在壽昌
宮聞變即與將軍俞光朴公襲等擅出武
庫兵仗以據禁軍及宦官奴隸凡十餘人諭
曰今忠獻作亂多殺無辜禍將及汝宜各戮
力以立大功乃率眾出宮門踰沙嶺向市街
忠獻等勒兵迎戰以敢死者十餘人為先鋒
揮劍大呼突陣而前仁眾望而四潰仁光公
襲馳入壽昌宮閉門拒守忠獻等率眾圍之
存儒欲以火攻之仁懼踰垣而遁王使人開
門召忠獻忠粹忠獻等疑仁在內使即將崔
允匡入奏賊臣義敗扈臣舉兵誅之其黨
忌臣反欲加害然上天不助兇徒自潰尚有
餘黨潛入於內請入宮搜捕王許之遂使允
匡縱兵闖入隨遇輒殺傷屍狼藉光與公襲
自刎王左右皆散走唯小君及宮姬數人侍
側垂泣而已忠獻等引兵還仁恩館捕悉知
政事奉仁成上將軍康濟文得呂左承宣文
迪右承宣崔光裕大同成季純祐大僕卿潘

就正起居郎崔衡郎中文洪貴等三十六人
囚于館仁至北山剃髮被縋墜下死忠獻
又殺上將軍周光美大將軍金愈信權衍等
有僧告吉仁欲率王輪寺僧徒舉事請備之
忠獻大怒遂殺所囚仁成等三十六人遣人
至王輪寺覘之僧皆方食在堂帖然無變忠
獻知其誣欲收斬告者已遁矣文迪妻崔氏
就積屍間覓夫屍戴之而去觀者流涕忠獻
聞之曰烈女也令及葬之忠獻又流判衛尉
事崔光遠少卿權信將軍權浚社應龍郎將
崔斐于南裔忠獻多殺朝臣人心凶懼遣使
諸道慰安之忠獻與忠粹上封事曰伏見賊
臣義敗性驚忍慢上陵下謀擅神器禍焰熾
然民不聊生臣等賴陛下威靈一舉蕩滅願
陛下草薦圖新一遵太祖正法先啓中興謚
條十事以奏晉祖聖統一三韓上神京於松
嶽郡於明堂位作宮闕為子孫君王為世所
御頃者宮室災火從而新之一何壯麗而信

拘忌之說久違臨御安知有負於陰陽耶惟
陛下以吉日入御承天永命本朝官制計以
祿數比乃差舛兩府及庶位閒有剝置廩祿
不足爲弊甚鉅惟陛下準古減省量宜除授
先王制土田除公田外其賜臣民各有差在
位者貪鄙奪公私田兼有之一家膏沃彌州
跨郡使邦賦削而軍士缺惟陛下勅有司會
驗公文凡所見奪悉以還本公私租賦皆由
民出民苟困竭顧安所取足吏或不良惟利
之從動輒侵損又勢家奴皂爭徵田租民皆
嗷然愁痛惟陛下擇良能以補外寄母令勢
家破氏產國家分遣使統兩界察五道欲吏
蒞抑民瘼沮而已今諸道使等應察不察但
誅求以供進爲名勞郵以輸或充私費惟陛
下禁諸道使供進專以覈問爲職今一二浮
圖山人也常徘徊王宮而入卧內陛下感佛
每優容之浮圖者既冒寵屢以事干穢聖德
而陛下勅內臣勾當三寶以覈取息於民其

弊不細惟陛下斥群兒使不跡于宮母得息
穀比聞郡國吏多逞貪廉恥道息諸道使置
不問焉設有仁而清者亦不之知使其惡肆
而清無益矣戒勸何惟陛下勅兩界都統五
道按察使按吏能否具以狀聞能者擢之否
者懲之今之廷臣並不節儉修第宅理服玩
飾以珍寶而夸異之風俗傷敗亡無日矣惟
陛下具訓于百僚禁華侈尚儉嗇在祖聖代
必以山川順逆創浮圖祠隨地以安後代將
相群臣無賴僧尼等無問山川吉凶營立佛
宇名爲願堂損傷地脉災變屢作惟陛下使
陰陽官檢討凡裨補外輒削去勿留無爲後
人觀望省臺之臣主言事故上或不逮則有
敢諫雖干鈇逆鼎所甘心焉今皆婢媵低昂
以苟合爲心惟陛下擇其人而後使直言在
庭臨事或祈書奏玉嘉納之忠獻以內侍戶
部侍郎李尚敦軍器少監李芬祗候元椿等
五十人皆以勢冒進不應爲內侍奏黜之又

以王子僧小君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
貽等在內干政奏還本寺又以雙僧雲美傳
道出入王宮朝臣多附并黜之是年拜左承
宣尋知御史臺事明年制曰左承宣崔忠獻
大將軍崔忠粹疾惡如讎斬義肢以安宗
社可賜忠獻忠誠佐理功臣忠粹輸忠贊化
功臣贈其父元浩奉議贊德功臣守太尉門
下侍郎並圖形閣上一日忠獻欲往興王寺
慶成佛像有人投匿名書云興王寺僧統家

一與中書令杜景升謀害忠獻乃止忠獻忠
粹欲廢王設醮告天是夕大雷電雨雹暴風
拔木墻屋多頽後七日又大雷電忠粹與晉
材往謀於忠獻曰今上在位二十八載老而
倦勤諸小君常在上側竊弄恩威以亂國政
上又寵愛群小多賜金帛府庫虛竭不可以
主臣民且太子瑋嬖群婢生子九人各授小
君祝髮為弟子性又闇弱不宜為儲副司空
縝博通經史聰明有度量若立為王國可中

興父縝嬖為忠粹所嬖故欲立之忠獻曰平
涼公敗上之母弟安略大度有帝王之量且
其子淵聰明好學宜為儲副議未決晉材曰
縝與敗皆可為君然金不知有縝若立縝彼
必以為篡不如立敗如毅宗故事以弟及告
之則無患矣議乃定忠獻忠粹與晉材碩崇
及其族人金躍珍等勒兵市街為中軍分諸
衛兵為左右前後軍屯于四街又遣將卒閉
諸城門召杜景升流葉燕島又流樞密院副

使柳得義將軍高安祐大將軍白富公親從
將軍周元迪將軍石城柱侍郎李尚殷郎中
宋建康克鬬御史申光漢等十二人及大禪
師淵湛等十餘僧于嶺南又配洪機等小君
十餘人于海島忠獻忠粹遣人入闕逼王以
單騎出向成門幽于昌樂宮使中禁指諭鄭
允候守之時太子瑋在內園北宮使人督之
與妃步出宮門冒雨乘驛騎放于江華島迎
平涼公敗即位于大觀殿是為神宗以子淵

爲太子忠獻忠粹擁兵入樞密院令諸衛將軍屯于建庭忠獻奏曰內侍閹閹等七十餘人又以俗傳主飲烜爇井則宦者用事乃毀之以廣明寺井爲御水俚語麻梨謂之烜爇文王以忠獻爲靖國功臣三韓大臣大中大夫上將軍柱國忠粹爲輸誠濟亂功臣三韓正臣中大夫鷹揚軍大將軍衛尉卿知都省事柱國晉材爲刑部侍郎元浩英烈佑聖功臣三重大臣門下侍中忠獻又流樞密院使崔連于昇州初太子娶昌化伯祐女爲妃至是忠粹欲以女配太子因請于王王不悅忠粹伴請內人曰上已出太子妃否內人以告主不得已出之妃嗚咽不自勝王后亦流涕宮中莫不垂淚妃遂微服出外忠粹即定期與工大備乘具忠獻聞之携酒至忠粹家從容與飲酒酣忠獻曰聞君欲納女東宮有諸對曰有之忠獻曉譬之曰今我兄弟雖勢傾一國然系本寒微若以女配東宮得無譏乎

況夫婦之間恩義有素太子配耦有年一朝離之於人情何古人曰前車覆後車戒向者李義方以女配太子卒死人手今欲踵其覆轍可乎忠粹仰天太息良久曰兄言有理敢不從遂罷遣工匠既而翻然改圖曰大丈夫行事當自斷耳復集工人督辦如舊其母謂之曰汝從兄言實喜之又何如此耶忠粹怒曰非婦人所知以手推之仆地忠獻聞之曰罪莫大於不孝今辱母如此況於我乎必不可以言語諭之明朝當令吾衆候廣化門拒其女不納人以告忠粹忠粹亦謂其徒曰人於吾行止莫敢誰何兄獨欲制我者恃其有衆也詰旦吾當掃除其徒爾等努力入又告忠獻忠獻泣謂其衆曰忠粹欲以女配東宮者無他欲以圖不軌也明朝欲掃吾徒事已急矣計將安出衆曰請與扑晉材謀忠獻即召晉材及躍珍碩崇告之晉材曰公兄弟均吾舅也有何厚薄然國家安危係此一舉

與其助弟而為逆孰若右兄而從順且大義滅親我當與躍珍碩崇等率眾助之忠獻大悅夜三鼓忠獻率兵千餘由高達坂至廣化門告門者曰忠粹明朝欲作亂吾將衛社稷亟以此達王兩門者以聞王大驚即命開門納之使屯於毬庭又發武庫兵伏授禁軍以備諸衛將軍亦率兵爭赴忠粹聞之懼謂其眾曰以弟攻兄是謂悖德吾欲奉母入毬庭見兄乞罪汝等宜各遁去將軍兵淑庇俊存

深朴挺夫等曰僕等所以避公之門者以公有蓋世之氣今反怯懦如此是族僕等也請一戰以決雌雄忠粹許之黎明率兵千餘人屯十字街約曰戮力以戰苟殺彼黨者當授所殺者職忠粹軍聞諸將皆歸忠獻自知寡助稍稍遁去忠獻出廣化門向市街而下忠粹向廣化門而上過於興國寺南交戰晉材躍珍碩崇各率徒眾一踰泥峴一踰沙峴一踰高連坂首尾相應腹背攻之忠獻以御庫

大角勢繼射天下如雨忠粹之徒取步廊扉板為楯禦之不克遂大潰忠粹曰今日之賊天也兄居臨津以北我居臨津以南即與淑庇存深等馳至保定門斬關而出渡長湍至坡平縣金剛寺追者斬之傳首于京忠獻哭之謂追者曰我欲擒耳何遽殺耶乃遣人收葬之王論功詔有司圖形加父母爵號陞知奏事知御史臺事元年私僮萬積等六人樵北山招集公私奴隸謀曰國家自庚癸以來

朱紫多起於賤隸將相寧有種乎時來則可為也吾輩安能勞筋骨困於捶楚之下諸奴皆然之剪黃紙數千皆鈹丁字為識約曰吾輩自興國寺步廊至毬庭一時群集鼓噪則在內宦者必應之官奴等誅鋤於內吾徒蜂起城中先殺崔忠獻等仍各格殺其主焚賤籍使三韓無賤人則公卿將相吾輩皆得為之矣及期皆集以眾不滿數百恐不濟事更約會普濟寺今日事不密則不成慎勿泄律

學博士韓忠愈家奴順貞告變於忠愈忠愈告忠獻遂捕萬積等百餘人授之江授忠愈閣門祗候賜順貞白金八十兩免爲良以餘黨不可悉誅詔不問明年以兵部尚書知吏部事朝往兵部畫入吏部注擬文武官又出入禁闥以兵自衛先是忠獻疑金俊琚兄弟有異志貶俊琚黃州牧守弟俊光尚州牧守俊琚不恤民事募勇士恒事遊岐晉材門客無慮數百有神騎指諭李勣中者最親昵勣

忠獻家奴順貞告變於忠愈忠愈

中密召俊琚欲作亂時俊光移守安邊府俊琚陰與通謀乃率黃州民驍勇者潛入京俊琚妻父郎將金純永告忠獻忠獻遣門卒捕俊琚斬之分捕其黨或殺或流悉籍妻子爲奴婢俊琚父平章事永存以老免死配黃驪縣遣御史中丞康純義內侍丁公弼等捕俊先于安邊俊光到白嶺驛聞事敗乃還公弼詐稱祈恩別監至安邊俊光備公服出迎公弼今抄奴縛之以來拷問不服殺之勣中逃

匿後被執見殺純永以功拜將軍公弼等五人皆拜官有差尋加忠獻開府儀同三司又明年又加三重大臣守太尉上柱國趙準者忠粹女壻也忠獻欲官清要除戶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忠獻自知縱恣恐其變生不測凡文武官閑良軍卒強有力者皆招致分爲六番更日直宿其家號都房其出入合番擁衛如赴戰陣焉四年拜樞密使吏兵部尚書御史大夫五年忠獻始在私第與內侍吏部員

忠獻家奴順貞告變於忠愈忠愈

外郎盧瑄注擬文武官以奏王領之二部判事坐政堂但檢閱而已忠獻獨專政柄或因左右所托或納賂稱意者皆得拜官嘗會客設宴使重房有力者手搏勝者即授校尉隊正以賞之瑄忠獻外親起市井性巧黠善承迎忠獻甚寵愛由是不數年驟遷吏部郎中車馬輻湊氣勢日熾親戚皆顯賄賂公行後出補安西都護府使以琴儀代之忠州判官崔孝基因忠獻嬖妻月符賂犀帶忠獻悅特

徵還屬內侍龍虎軍卒仲素詐稱忠獻所遣持兵刃往鳳州日興倉侵割百姓銀帛驛輸于家有人執以告忠獻付街衢所按問梟市三日仍禁內外挾持兵刃者忠獻女壻任孝明登第王即屬內侍下宣旨權補閣門祗候晉材爲設賀宴盛陳羅綺忠獻引賓客赴之新及第過者輒邀致杯盤極侈又有高達坂至加造里連亘結彩棚大張伎樂雜戲觀者如堵慶州反忠獻會文武三品以上於其

第議之皆曰遣使諭之然後可出兵乃遣兵部郎中宋孝成刑部員外郎朴仁碩諭之賊不從忠獻以大將軍金陟侯等爲兵馬使往討之陟侯等引兵發忠獻與子怡晉材登路傍樓觀之大陳兵衛以示威武加守太傅參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六年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尚書太子少師諸家僮因樵蘇分隊習戰於東郊忠獻聞之遣人捕之皆適只獲五十餘人掠問投于江春州舊

諫安邊州人以道途艱險厚賂忠獻乃陞春州爲安陽都護府忠獻一日詣王宮御史臺官迎候於麗景門雜端琴儀立語馬前人譏其諂諛七年有衆三十餘人會給事同正池龜壽家謀殺忠獻事覺龜壽逃人執其弟龜永告忠獻忠獻鞠之龜永曰將軍李光實爲謀主忠獻捕詰之曰吾素知爾不肖但以故舊授將軍何敢爾耶光實不能對乃流海島熙宗立進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將軍上柱國判兵部御史臺事太子太師王以忠獻有擁立功待以殊禮常呼爲恩門相國楊廣道按察使郭公儀貪鄙民多怨之有司執其從吏鞠之公儀嘗以博奕善忠獻故止答其吏元年賜忠獻內莊田一百結又授特進訐謀逸德安社濟世功臣門下侍中晉康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忠獻作第亭于男山里第旁蒔雙松及第崔顯

賦詩兩制文士皆和忠獻招耆儒白光
臣等使弟之及第鄭公賁詩爲第一忠獻奏
其詩王召公賁內侍二年詔曰門下侍中
晉康侯忠獻當先君即政之時及寡人繼統
之初以至于今竭誠夾輔有大功業可立府
以崇賞典命禮司及樞密院立都監遣使冊
忠獻爲晉康侯立府曰興寧置僚屬以興德
宮屬之忠獻迎命于男山第諸王皆詣其門
禮畢宴冊使贈犀帶白金綾絹鞍馬甚厚其
餘讀冊以下諸執事亦贈白金綾絹有差夜
更宴諸王因奏留使副其帳具花果絲竹聲
伎之盛自三韓以來人臣之家所未有也自
後忠獻出入宮禁便服張蓋侍從門客殆三
千人時以譯語內殿崇班于光儒權知閣門
祇候省郎議光儒南班負今拜叅職非舊例
不署告身數月忠獻謂省郎曰光儒頃者待
北朝使有專對之能故授叅職何堅執常制
耶省郎即署之王加忠獻中書令晉康公忠

獻辭不拜門下使以爲中書令晉康公忠獻
曰公者五等之首中書令人臣之極遂辭不
拜先是有人帖匿名榜云將軍杜晉材謀去
舅崔忠獻由是兩家構隙至是晉材爲大將
軍門客多於忠獻而崔皆勇悍晉材恨門客
除官者少常怏怏不平酒酣輒言忠獻無狀
且自謂若無忠獻可專國柄欲圖之流言曰
舅氏有無君心每語門客曰寧無一日之榮
乎忠獻知其必害已召晉材晉材謁於階下
忠獻呼使前曰汝何欲害我遂命左右縛之
斷其脚筋流白翎鎮居數月病死分配門客
勇悍者于遠島四年王移御怡第忠獻迎駕
獻壽于閣洞私第諸王宰樞皆侍宴翼日乃
罷錦繡綵棚胡漢雜戲窮極侈異後數月王
宴宰樞觀擊毬賜忠獻玉帶一腰通天旂帶
一腰南鋌十五斤盛香金鏤銀盤二五平青
郊驛吏三人謀殺忠獻父子詐爲公牒召募
諸寺僧徒牒至歸法寺僧執贗牒者告忠獻

即置教定別監于迎恩館開城門大索其黨
青郊人譚樸右備射韓琦忠獻殺琦及三子
又殺韓軍全南寧軍九人分配從者于遠島
明年有人投匭言于忠獻家曰直長同正
元譚與學相子承慶謀殺忠獻忠獻捕譚問
之譚仰天嘆曰此必我仇人庾益謙所為也
益謙嘗貸我銀瓶二事積年未償亡去予屢
責妻子取其家此必益謙所為也忠獻遣人
搜益謙家果得書草乃流于島忠獻嘗營第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于開洞毀人家百餘務為宏麗延吏數里擬
於禁樓北臨市廛樓別堂號十字閣土木役
劇同仍噉噉訛言密捕童男女衣以五色埋
四隅以穢土水氣凡有兒者皆深匿之至有
抱負遠遁或無賴輩詐捕小兒其父母驚懼
賂以厚幣乃奔去忠獻今御史臺榜市街曰
人命至重豈有埋地殮穢之理有捕兒者執
以告自後妖言稍息忠獻權傾人主威振中
外人有違忤即見誅戮故皆鉗口不言盧仁

從大將軍俊之子也以其姻戚曉居左右佯
狂屢直語忠獻惡之謫守仁州秩滿還朝忠
獻營三第多藏金玉錢穀謂左右曰除庫
而藏外金銀珍寶欲獻王府以助國用何如
眾皆曰善仁祐曰未若留為經費更不歛民
之為愈也忠獻慚報一日忠獻以事詣壽昌
宮謁王有頃王入內中官給忠獻從者曰有
旨賜酒食乃引深入廊廡間俄有僧俗十餘
人持兵突至擊從者數人忠獻知有變倉皇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奏曰願上教臣正默然閉戶不納忠獻無以
為計匿於知奏事房紙障間有一僧三索竟
不獲躍珍及怡男知奏鄭叔瞻在重房聞事
急即入扶忠獻以出忠獻黨指諭申宣冒奇
允偉等與僧徒相格鬪忠獻都房六番皆集
宮城外不知忠獻生死有茶捧盧永儀者初
隨忠獻入內登屋大呼曰吾公無恙於是都
房爭入殿之僧徒敗走躍珍謂忠獻曰我將
率兵入宮中人行大事忠獻曰若

附國將何如恐爲後世口實汝母輕往使上將軍鄭邦輔等捕司鑰允時及中官囚于仁恩館鞠之乃內侍郎中王濬明爲謀主叅政于承慶樞密史弘績將軍王翊等皆知其謀忠獻怨王廢之遷江華尋遷紫燕島放太子社于仁州德陽侯恕于喬桐始寧侯禕于白翎遣怡及平章事任濡奉漢南公貞于私第即位於康安殿是爲康宗流濬明及承慶弘績翊等于外王改忠獻興寧府爲晉康府

賜文經武緯嚮理措安功臣號高宗元年封忠獻妻任氏爲綏成宅主王氏爲靜和宅主任氏本將軍孫洪胤妻也忠獻殺洪胤聞其羨私之王氏康宗庶女也忠獻移入別第劔戟兵衛彌滿數里朝士追隨者甚衆前此無宰相隨之者至是簽書樞密院事琴儀樞密院副使鄭邦輔始從之行時人鄙之忠獻遣將軍李光裕遷熙宗于喬桐光裕還言王驚愕失措且供頓闕乏止有米六石忠獻變色

厲聲曰非我仁恕王父子得保首領以至今日乎追思濬明事使我毛髮盡豎三年端午忠獻設鞦韆戲于栢井洞宮宴文武四品以上三日忠獻時有出入重房將軍房必結綵棚以迎大設宴會其還亦如之忠獻嘗自謂國富兵強每有邊報輒罵曰何以小事煩驛騎驚朝廷輒流告者邊將解體曰必待敵兵陷兩三城然後乃可飛報至是契丹兵入寇京城無備人情恟懼皆怨忠獻初李至榮爲

朔州分道將軍楊水尺多居興化雲中道至榮謂曰汝等本無賦役可屬吾妓紫雲仙遂籍其名徵貢不已至榮死忠獻又以紫雲仙爲妾計口徵貢滋甚楊水尺等大怨及契丹兵至迎降鄉導故悉知山川要害道路遠近楊水尺太祖攻百濟時所難制者遺種也素無貫籍賦役好逐水草遷徙無常唯事畋獵編柳器販鬻爲業凡妓種本出於柳器匠家後楊水尺等帖匿名書云我等非故反逆也

不逃家侵奪故投契丹城爲鄉導若朝廷
殺妓輩及順天寺上則可倒戈輔國矣忠獻
聞之乃歸其妓紫雲仙上林紅子其鄉順天
寺主亦恃勢自恣與妓爲亂者亡聞之亡去
時遣將禦契丹兵驍勇者皆忠獻父子門客
官軍羸弱不可用忠獻闕家兵自左梗里至
右梗里作隊數重連豆二三里槍竿懸銀瓶
或三或四誇示國人以募兵怡兵自選地橋
至崇仁門用旗鼓習戰門客有請從官軍者

即流遠島忠獻閱戰于其家門階高峻馬不
得上以人作馬進退相戰又假作契丹將
軍佩金牌形擒斬之奏凱班師又令群妓作
蓬萊仙女來賀狀忠獻樂甚賞以銀瓶絢布
侍御史金周鼎著黃衫入卒伍中踴躍進
退識者鄙之平州擒送契丹軍二人其人云
我軍約以今月晦日將犯京城忠獻聞之使
宣旨允偉等勒兵市街忠獻父子擁兵數萬
以自衛怡耀兵于宣義門外四年忠獻父子

其第盛陳兵甲戒嚴時契丹兵逼近今百
官守城又毀城底人家開鑿墮甃興王弘開
景福王福安養修理等寺僧之從軍者謀殺
忠獻洋者奔潰者晚至宣義門急呼曰契丹
兵已至矣門者拒不納僧徒鼓噪斬關而入
殺門者五六人有郎將金德明嘗以陰陽之
說媚忠獻官至知太史局事所進新曆皆變
舊法日官及臺諫心知其非畏忠獻莫敢言
者又勸興工役侵耗諸寺故僧徒怨之先毀

其家然後向忠獻家繼至市街爲巡檢軍所
逐奔至新倉館與戰忠獻遣家兵挾擊之僧
魁中流矢仆其徒奔至宣義門懸門下不得
出遂皆散走忠獻軍追斬三百餘僧擒其黨
鞠之辭連中軍元帥鄭叔瞻明日忠獻閉城
門大索僧之逃者皆殺之會大雨流血成川
又斬僧三百餘人於南溪川邊前後所斬幾
八百餘積屍如山人不得過者數月發大倉
給家兵及留京五領軍五月糧盡夜戒嚴天

甚寒士卒所路傍柳又竊公家材木藝以自
溫契丹兵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野大
振先是德明告忠獻曰顯宗葬安宗以致庚
戌契丹兵令葬厚陵於其側契丹兵又來恐
風水使然宜速改葬忠獻然之欲改葬令卜
日司天臺持疑不即卜曰乃流判事崔季良
于高齊島後又流大將軍季孚于島孚有智
勇善射御得七卒心可屬大事聞者惜之王
賜忠獻子將軍珣及宣曾允偉朴世通崔俊

文等五領軍米人一石布一匹忠獻集諸軍
賜之允偉軍卒無故呼喊忠獻擅令停賜舊
例都目政在歲抄忠獻以兵禍人無行貨求
官者乃託賊遷延至明年正月始開都目多
受人賂托以戰功不次除官雖有功非賂終
不得職尋以年滿七十陽欲告老致政王知
其意命有司備禮儀賜几杖今出視事忠獻
使怡巡閱城廊兵器以私卒自衛帶甲者連
亘數里忠獻欲得武士心以郎將大集成等

五人爲借將軍集成以無本領不問僧徒奴
隸許爲屬卒中外大擾家杜門至有不得
樵牧者忠獻聞之怒奪其職六年王賜忠獻
姓王時趙冲破契丹兵凱還忠獻忌功停迎
迓禮私宴將帥于竹坂宮歛銀百官以供其
費初冲欲留西京第其軍功忠獻恐生變飛
書趣還及論軍功忠獻主之有功者無貴人
多怨之校尉孫永等十人醵飲於市酒酣嘆
曰頃與契丹戰有功以無賂不得官坐中人

告忠獻忠獻遣家兵捕之并其同類百餘人
斬於保定門外郎將奇仁甫謀誅忠獻不克
見殺忠獻有疾上表辭職還几杖又請還賜
姓悉放內外囚以至配島者時月犯樊感日
官奏貴人死忠獻召集樂工數十奏樂竟日
至夜三鼓樂未闌果死年七十一謚景成百
官縞素會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擬於王者
忠獻初娶上將軍宋清女生怡珣任氏生瑛
王氏生珣珣娶宗室壽春侯沅女封寶城伯

城後改瑋尚熙宗女齒宗室親迎日諸王宰
樞百官具公服以從初封永嘉伯後進封爲
侯子諡封宜春侯高宗四十五年瑋死中書
省奏瑋以父勢強尚公主不可葬以諸王制
可瑋官至守司空柱國忠獻死降授球工部
侍郎宋清弟洪烈藉忠獻拜樞密副使恃勢
驕橫凡有求忠獻者必因洪烈乃成由是諸
王貴戚爭先交結性又滑稽每至諸王第見
珍玩必丐奪而後已故諸王聞洪烈至則趣

左右收珍寶乃出迎

怡初名瑋累遷樞密院副使高宗六年忠
有疾密謂怡曰病將不瘳恐有蕭牆之患汝
勿復來怡遂稱疾不就令其女壻將軍金若
先侍疾忠獻婢桐花貌美里人多通忠獻亦
私之一日戲曰汝以誰爲夫耶婢以興海貢
生崔俊文對忠獻即召俊文留於家奴使之
補隊正至大將軍日見寵任請謁者皆附之
俊文於忠獻家側大營私第交結勇士與上

將軍池允深將軍柳松節郎將金德明爲忠
獻羽翼及忠獻病四人謀曰公弃世吾輩必
爲怡所蓄粉李子珣膽氣過人可屬大事因
瞞怡候疾欲除之遣人報怡曰令公病篤欲
見公報至再三怡愈疑不至德明反以其謀
告怡怡慰諭留之俄而俊文允深等至曰公
疾革宜速往候怡即捕二人并松節分配遠
島道殺俊文忠獻死怡以其所蓄金銀珍玩
獻王明年又以忠獻占奪公私田民各還其

主且多拔寒士以收人望初忠獻授人爵視
賂多少時求八品者甚衆而官制少於是陞
五部錄事爲八品又以史官翰林之祿過於
五部錄事亦陞爲八品怡以爲先王增史翰
之祿所以崇儒祿已增矣何必改官制遂復
以史翰五部錄事並爲權務官流其弟珣珣
婦翁壽春侯沅沅子司空琮承宣申宣胃及
忠獻家臣崔思謙婢桐花成春獅子等于諸
島尋召還沅及琮量移珣于洪州珣勇而猜

自流洪州心常怏怏大營室宇多行不
侵擾居民閭境苦之怡及州官禁之不聽後
珣報群不逞作亂名其州副使柳文相判官
金南才法曹李嗣等兩才病不就文拒宗至
珣即面縛懸於樹尋殺之又率其衆至兩才
所引出斬之登啓會門樓擊鐃鼓呼衆州人
皆會震懼失措珣以書召在貶前將軍柳松
節于南海金壽迎于禮山又名朴文梓傳檄
旁近州郡今發兵爲援使家僮發倉粟給軍
有一卒殺其僮於是州中恟恟國家聞變遣
兵馬使魯松年知兵馬事王猷副使金毅烈
率十領兵討之珣與數十人逃上北山人
引兵圍之珣曰吾兄累年不召又不請州官
護待州官蔑視不聽吾言以故蓄憤嘗詣神
祠三擲杯琬得吉卜乃聽左右言輕躁作亂
雖悔何及日役珣從者皆亡去珣不知所之
遂藏崖匿石窟追兵至自剄伴死兵執而囚
之死獄中按察使金懿獲焉迎文梓又移文

捕松節等皆殺之怡聞而喜使懿窮捕餘黨
懿希怡意誣以禮山結城麗陽大興等七縣
監務始與珣通謀及事收故有免反捕傳檄
者乃怡與吏等轉之俱誣服七縣監務皆死
又洪州人常往來於珣者無門輕重悉誅之
重房劾懿擅殺壽等流海島承宣車個無
才能唯以令色媚人嘗附忠獻用事權傾中
外怡疾之流于羅州後怡寓爲書召還被拒
宮院副使御史大夫厚饋送又與所愛名妓
王肌香以慰籍之八年封晉陽侯怡固辭尋
參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衙史臺事東北而
兵馬使報蒙古使這可等至都護府城外怡
曰爾來使尚未暇應接况後衆者乎宜令兵
馬使慰諭遣還時人以爲蒙古之釁始於此
奧怡會宰樞某第議發南道州郡精男保勝
軍城宜州和州鎮關等要害處以備蒙古和
奏事金仲龜曰比來州郡被契丹兵侵掠民
皆流亡今無警急遽又徵發以勞其力則

本不固將若之何怡竟不聽十年怡修隍羅城以家兵爲役使出銀瓶三百米二千餘石以支其費又出黃金二百斤造十三層塔及花瓶置興王寺上將軍崔愈恭密與樞密副使吳壽祺將軍金季鳳郎將高壽謙等邀宴重房諸將於其家謀欲盡殺文臣以報私怨事覺賊壽祺爲白翎鎮將尋遣人殺之愈恭爲巨濟縣令季鳳爲溟州副使配守謙海島明年愈恭與季鳳及大將軍李克仁謀殺怡

怡知之殺愈恭克仁季鳳散負朴希道李公兪等流其黨五十餘人于島又鞠其黨辭連樞密副使金仲龜一將軍咸延壽李茂功大將軍朴文備皆流遠島十二年百官詣怡第上政簿怡坐廳事受之六品以下官再拜堂下伏地不敢仰視怡自此置政房于私第選文士屬之號曰必閣赤擬百官銓注書批目以進王但下之而已嘗拜私奴之子安碩員爲御史中丞人皆憤之至有上疏言者怡又

以爲前遊馬將按乃御前召集私第選之鞍馬服飾極其侈後復倍於往日又奏本朝文物禮樂請一遵華制其自宋來投者許於臺省政曹隨材擢用慶尚道按察使權應經國倭虜以獻怡問其故曰異國之人容貌奇怪欲令參政知之耳怡知其媚笑之十三年怡患瘰癧自兩府至擄吏爭祈禱設齋作醮都下爲之紙貴諸醫不能理閣門祗候林靖妻本醫家女貼引毒膏有效王特除靖工

部郎中以慰怡意王賜怡匡辟翊戴功臣號十四年怡令教定都監牒禁內六官各舉登科未官有才行者初忠獻置教定都監掌庶事怡因之怡門客多當代名儒分爲三番迺宿書房森溪縣人崔山甫曉陰陽術數剃髮爲僧住金剛寺與姪倉正光孝等奪掠爲事光孝盜宰人牛縣官捕之光孝逃山甫亦匿姓名曰周演之後至京以占術惑人怡與語稱賞曰益親信事皆咨之聲勢日盛能禍福

人人皆畏之爭路遠遂致巨富以術僧適一
爲弟子與相密謀自言察聲觀色能辨人貧
富壽夭多引婦人之美者潘焉醜瘠流聞畏
威莫有言者一日演之宮自怡不有失位
相公有王侯相命之所在其可避乎怡以語
腹心將軍金希碑希碑問演之曰果有此說
乎演之愕然詰怡謂曰前日宮語洩恐禍及
怡謂演之侮已曾有人詰怡曰頃者公有疾
上將軍盧之正大將軍琴輝金希碑會演之

家謀欲害公奉熙宗復位怡信之流演之于
南海之正及輝亦配諸州藉演之家得熙宗
與演之書有誓同生死父事之語怡即遣將
軍曹時著等遷熙宗于江華又遷于喬桐沈
演之子海夷其族捕道一鞠之乃服又捕之
正輝希碑及中郎將牙允偉別將申作楨並
沈于海妻子兄弟分配遠地文沈希碑子三
人有文大淳者嘗流紫燕島有僧犯罪亦配
是島與大淳相惡密遣人譖怡曰大淳等潛

謀作亂發遣邑兵將赴京怡遣郎將李寬執
大淳等五人未問而殺之朝野稱冤南京人
仁傑勇悍遇人厲神騎爲賊魁剽掠南北一
日入京遽卒覺之皆怡遣十餘騎捕之仁
傑徐行無懼客騎不知爲仁傑問賊安在仁
傑給曰在某處飲酒可速往捕騎馳去仁傑
自馬後騰上猝曳下奪其馬以走餘騎追不
及仁傑匿利川發卒捕殺之仁傑臨刑曰吾
平生多行不義受誅何悔但大軍在前出入

敵陣斬將奪旗吾志也不得一試死於人手
爲可恨耳十五年加龍戴鎮國功臣懷音鎮
別將告西都有謀反者兵馬使移牒西都索
之不得押送告者于京怡欲因以收北人之
心賞告者良馬錦衣金帶綾羅絹五十匹紬
紵布各十匹米三十石令驛輪某家又請王
褒異賜廐馬一匹綾羅絹四十匹紬百匹布
二百匹又以私田七百餘結屬諸衛散貧及
校尉房以市恩及第朴寅聘日本費和親牒

遷怡給銀瓶五事段于六十匹布五百匹米
豆并五十石鞍馬鞍以賞之有僧將營慈惠
院伐材于江陰縣監務朴奉時禁之沒其材
僧托大將軍大集成貽書以請奉時不從集
成請怡移教定所牒又不從集成慚忿訴怡
乃流奉時于遠地臨陂縣今田承兩疾上將
軍金鉉甫廣植田園悉收其租入官又以其
田與民鉉甫托按察使崔宗裕徵還其租承
兩忿悲償以官銀器報法司法司劾鉉甫

裕怡奪其狀止之國學博士金挺立白良綱
惡學錄廉守臧直學景瑜譖以譏謗時政怡
怒因銜獄尋配守臧于神草島瑜于巨濟
十六年怡占奪隣舍百餘區藝穠場東西數
百步平坦如碁局每擊穠必使里人灌水浥
塵後又壞人家廣之前後占奪無慮數百家
由聚都房馬別抄今擊穠或弄梨騎射怡邀
宴宰樞耆老臨穠庭觀之或至五六日能着
立加爵賞於是都房別抄鞍馬衣服弓矢勅

鞋輶風俗競以夷麗相誇都下子弟亦爭事
豪侈妻多以貧見弃且分五軍習戰人馬多
顛仆死傷者於其終習田獵縣絡循環怡悅
之鄉以酒食穠庭舊有樓三間怡又增三間
日晚起役至詰朝畢怡奏今年大旱禾稼不
登請遣使五道審檢損實從之初國家授宋
商人布今買水牛角來至是宋商買絳段以
來國家責違約宋商曰我國聞汝國求水牛
角造弓勅禁買賣是以不得買來怡因都綱

等妻取所買絳段剪裁還與之後宋商獻水
牛四頭怡給人蓼五十斤布三百匹怡私造
御輦以進輦飾金銀錦繡覆以五色氈窮極
侈麗王嘆賞不已賜監造大集成鞍馬衣服
紅鞋王以輦駕水牛道路爭觀十七年大倉
八廩地庫皆災怡及若先皆擁家兵自衛無
一人往救者火徹夜不滅十八年怡妻鄭氏
死王命官庀葬事用順德王后例賻以大府
綵段七十匹怡辭不受唯受大小欵所用一

十四三殿及諸王宰樞承宣以下爭設奠務
為侈美市價踴貴及葬贈下韓國大夫人謚
敬惠百官諸領府皆會葬至以金銀錦繡飾
龕室左右列紅燭連亘數里石室極奇巧是
年蒙古大舉入侵王遣三軍禦之馬山草賊
魁自降詣怡曰請以精兵五千助擊怡大喜
賞賜甚厚造戎冠金環子許著慰之怡又遣
人往廣州冠岳山草賊屯所誘致賊魁五人
精銳五十人厚賞以充右軍忠州奴軍賊魁

高麗王二十一年

今史池光守僧牛本來怡褒賞以光守補校
尉牛本為忠州大院寺主加三重蒙古兵至
禮成江京都洵懼怡與若先以家兵自衛守
城者皆老弱怡遣御史閔職內侍郎中宋國
贈犒慰蒙古兵昇天府副使尹鱗錄事朴文
機潛置家屬于江華乃說怡曰江華可以避
亂怡信之使人往審之中道為蒙古兵所拘
明年蒙古河西元帥遣使寄書送金線二匹
其書稱令公蓋指怡也怡不受曰我非今公

以歸順安公僕僕亦不受後復久之怡竟
學士李奎報製供荅書以還怡使江華勸農
別監申之甫迎熙宗於紫雲島王后薨怡獻
輿皆飾金銀王見而嘆賞怡聞大集成女
而艷娶以為後室時集成為後軍陣主
軍特怡無恙氏其母怡令軍
別監李登敬索上品銀兩二十貫敬奪五
盾公私絕以充之怡怒其不忠會宰樞其
第議之皆畏縮不敢言夜別監揮金世冲

高麗王二十一年

排門入詰曰松京自太祖以來歷代持守凡
二百餘年城堅而兵食足固當戮力死守社
稷捨此將安都乎怡問守城策世冲不能對
集成謂怡曰世冲効兒女之言欲沮大議請
斬之以示中外金鉉甫希集成意亦言之遂
引世冲斬之怡遂請王亟下殿幸江華王猶
豫未決怡奪祿轉車百餘兩輸家財于江華
令有司刻日發遣五都人戶勝曰不及期登
途者以軍法論又遣使詣道徙民山城海島

發二領軍營官闕于江華遂遷都時霖雨彌旬泥濘沒脛人馬僣仆連官及良家婦女至有跣足負戴鰥寡孤獨失所號哭者不可勝計二十一年王論怡遷都功欲封侯立府百官皆賀于第怡辭以迎詔禮物不備於是州郡爭致饋遺遂封爲晉陽侯怡營私第役都房及四領軍輸舊京材木又多取松栢植園中悉以船輸人多溺死者其園林延袤數十里怡於西山發民私藏冰民甚厭苦又安養

山去江華數日程怡使門客將軍朴承實等取其栢樹植之時方沍寒役徒有凍死者沿路郡縣弃家登山以避之有人榜昇平門云人與栢孰重又爲崔宗俊構第二日而成奪路人馬輸材瓦時托怡而輸私物者亦如之行路嗟怨二十二年怡與宰樞議徵州郡一品軍加襲江華沿江堤岸二十九年加食邑進爵爲公三十年校尉趙甫壽譖其表兄大將軍宋白恭於怡怡投白恭於江拜甫壽爲

郎將左倉納晉陽稅王以晉陽已爲怡食邑命黜倉別監王仲宣有司又請論仲宣及倉官怡奏曰臣重違上命雖已受封今年稅請依舊納倉赦仲宣等罪王從之怡修國學納米三百斛于奉賢庫又遣大司成宋國瞻諫議洪鈞相安南地欲鑿渠通海不可乃止東海中有島名蔚陵地膏沃多珍木海錯以水程遠絕往來者以怡遣人視之有屋基破礎宛然於是移東郡民實之後以風濤險惡人

多溺死罷其居民三十一年怡以郎將申壽爲按察使正言李僖上書劾之怡怒貶僖延州副使督令之任大卿任景純子恒善書怡愛之養以爲子改姓崔授將軍恒性貪鄙恃勢恣橫怡嘗以私織全幅黃綾粧康安殿後壁障子今恒寫無逸篇王見而嘉之賞賜甚多三十二年四月八月怡燃燈結彩棚陳伎樂百戲徹夜爲樂都人士女觀者如堵五月宴宗室司空以上及宰樞結綵棚爲山張繡

蘇羅幃中結鞵飾以文綉綵花設大盆四
盛冰峯盆皆銀釦貝鈿大尊四插名花十餘
品眩奪人目陳伎樂百戲八坊庖工人一千
三百五十餘人皆盛飾入庭奏樂絃歌鼓吹
轟震天地怡給八坊廂白金各三斤又給伶
官兩部伎女才人金帛其賞鉅萬三十三年
怡享王設六案陳七寶器膳饌極豐侈怡自
誇謂曰復有如今日者乎怡好燕樂聚飲無
度或宴三品以上于其第或宴宰樞及文武

四品以上歌吹連日或至夜分而罷嘗會宰
樞及諸將軍等四十六人宴酒酣御史中丞
將軍林宰執庖作倡優舞見者鄙之又燕兩
府及諸將軍極歡使伶人奏唐樂天忽雷電
怡懼止之三十六年死輟朝三日謚匡烈及
葬儀衛甚盛後配享康宗廟庭怡無適子嬖
妓瑞蓮房生二男萬宗萬全初怡欲傳兵柄
於若先恐二男爲亂皆送松廣社剃髮並授
禪師萬宗住斷俗萬全住雙峯皆聚無賴僧

爲門使惟以殖貨爲事金帛鉅萬計慶尚道
所畜米五十餘萬石貸與取息秋稼始熟催
徵甚酷民無餘粟租稅屢闕門徒分據名寺
倚勢橫行鞍馬服飾皆效韃靼相稱爲官人
或強誘人妻或擅乘驛騎陵轅州縣官吏其
他僧徒乘肥衣輕者詐稱弟子所至侵擾州
縣畏縮莫敢誰何刑部尚書朴暄言於怡曰
今北兵連年入寇民心疑貳撫以恩信猶恐
生變今兩禪師門徒割剝民產歛怨實多南

方騷擾若北兵猝至恐相應爲變矣怡聞之
猶豫會慶尚道巡問使宋國瞻亦寄書言之
怡謂暄曰若之何暄曰公若召還兩禪師令
巡問按察使因其無賴僧徒以慰民心可無
憂矣怡然之即遣御史具贊行首周永瑒于
雙峯斷俗發錢穀悉還其主焚契券囚門徒
之爲惡者中外相慶萬宗萬全詣京與其妹
宋愔妻泣訴怡曰尊公在時侵逼尚爾百歲
之後吾兄弟不知死所矣怡乃悔之反謂暄

離間父子流黑山島貶國贈東京副留守悉
釋其門徒今萬金歸俗改名沆

沆初拜左右衛上護軍戶部尚書諸王宰樞
皆詣門賀怡使待制任翊授書侍郎權建習
禮選樞密院知奏事怡分與家兵五百餘人
及怡病沆領兵入府聞病殆即還其家怡死
知吏部事上將軍周勰領夜別抄及內外都
房欲復政于王猶豫未決殿前李公柱崔良
伯金俊等七十餘人歸于沆肅亦附焉合番

擢衛沆服喪二日而除及葬杜門不出蒸其
父諸妾王拜沆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
吏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太子賓客尋兼東西
北面兵馬使又以爲教定別監沆忌知樞密
閑職樞密副使金慶孫得衆心流海島又流
左承宣崔恒將軍金安指諭鄭洪裕及怡侍
妾三十人王下制曰自皇考御宇寡人即祔
以來晉陽公怡左右輔弼故三韓如仰父母
今忽棄世無所倚賴子樞密院副使沆繼世

鎮定可超授相佐明年王贈沆母靜安宅主

沆黜巫覡于城外又以教定別監牒蠲濟州
雪縣安東鹽絲京山黃麻布海陽白紵布諸
別貢及金洪州等處魚梁船稅又徵還諸道
教定收獲貧委其任於按察使以收入望初
怡以羅得璜河公紋李瓊崔甫侯爲宣旨使
用別監分遣諸道爭剝割誅求民不堪苦沆
欲干譽皆罷之不數年復用人皆憤嘆王下
制以怡食邑晉州祿轉稅布徭貢直納沆家

沆辭不受一日沆衷甲領兵自長峯宅馳馬
移于見子山晉陽府由東偏戶入蓋畏人也
沆前娶大卿崔暹女以有疾弃之改娶左承
宣趙季珣女王命牽龍中禁都知巡檢白甲
內侍茶房衛送賜御座肩輿燈燭又賜黃金
鏡奩粧具諸王宰樞皆贈金帛致賀王命移
忠獻眞于昌福寺怡眞于禪源杜叅上叅外
別監及文武官各二十員導從如穆太祖眞
儀沆爲僧時與蒲州副使趙康右道康監務

朴長源有憾及用事乃流于島侍御史李僖素與二人善及按慶尚道至固城召二人宴縣令權信由亦與焉後有僧譖信由於沆曰僖與信由潛召廉右等謀亂沆投僖等四人于江時人哀之王以築中城功拜門下侍中封晉陽侯開府讓不受一日月犯房上相司天臺奏月犯上相占云主有愛上相誅有亂臣臣代其主時王將迎蒙古使幸梯浦宮故司天欲王修省停幸沆見實封惡之嗾御史

高麗書卷之十九 四十五

臺劾司天安奏星變罷判臺事崔允旦太史丞吳安矩沆嘗以繼母大氏助若先子救不右已深怨之乃奪大氏宅主爵收其財產今夜別抄皇甫俊昌等投大氏前夫子將軍吳承績于海會夜黑潮退承績得不死祝髮潛入皆骨山寄書于母家奴至密城洩於人副使李舒聞之以報沆沆大怒獲承績投之江斬俊昌等六人流大氏于海島尋毒殺之大氏族黨及諸奴婢或殺或流凡七十餘人舒

以功超拜軍器監沆信譖凡有私憾者輒誣告謀亂以邀賞及鞫無驗沆又遣將軍宋吉儒沈金慶孫于海以承績姻親也分遣人沈殺南道編配者過半周肅初名永賚性浮夸爲怡友壻怡寄以腹心每聞讒訴必委肅治之肅阿其意無問曲直皆殺之又使肅監選校尉視賄賂多少爲次朝野切齒怡死沆以肅先附已待甚厚事皆咨問沆嘗從見子山第不令肅知之始相疑忌沆遣郎將林庚押

高麗書卷之十九 四十六

肅流島至熊川沈殺之肅意將軍金孝精構之臨死語庚曰孝精與吾謀欲復政于王庚還以告沆沆流孝精于島尋殺之又流肅女壻將軍崔宗弼羅州副使李昫是年王命封侯立府沆又讓不受三十九年李峴奉使如蒙古沆謂峴曰彼若問出陸宜答以今年六月乃出峴未至蒙古東京官人阿母係通事洪福源等請發兵伐之帝已許之及峴至帝問爾國出陸否對如沆言帝又問留爾等別

遣使審示否則如何對曰臣正月就道已於昇天府白馬山營宮室城郭臣敢妄對帝乃留岷遂遣多可阿土等密勅曰汝到彼國王迎于陸則雖百姓未出猶可也不然則速回待汝來當發兵致討覘書狀張鑑隨多可來密知之具白王王以問沅對曰大駕不宜輕出江外公卿皆帝沅意執不可王從之遣新安公佺出江迎多可等請入梯浦館王乃出見宴未能多可等怒王不從帝命還昇天館

識者曰沅以淺智誤國大事蒙古必至矣未幾果至屠滅州郡所過皆為煨燼四十年拜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沅在家遙謝下制曰朕臨蒞三韓四十有一載自丙子辛卯以來隣敵侵擾禍亂相仍專賴晉陽公崔怡輸誠衛社轉籌制變至於躬奉乘輿涉水遷都功業所致社稷安寧萬世子孫帶礪難忘嗣子門下侍中崔沅承襲家業應時而起尊主庇民一新今條佐致中興功勤莫大宜垂

異恩單及內外其赦斬絞以下加怡爵號沅封侯立府先妣加封爵沅初九曜堂于闕西及成王幸觀之許沅親侍二十人初入仕立史二十人真拜把領二十人初入仕監督官上將軍朴成梓子一人真拜把領工匠賞功有差自遷都後蒙古督令出陸縱兵侵掠永寧公綽在蒙古軍貽書沅曰去年秋皇帝怒大駕不渡江迎使發兵問罪吾無計沮之白皇帝曰臣願將帝命諭本國令復都舊京子孫萬世永脩蕃職皇帝勅臣曰汝與本國宰臣歸到汝國諭以朕命使之出陸吾於六月初吉到也窩大玉處具告之勒令隨軍一時同發今也窩等十七大王太子各領兵馬抄蒙古漢兒女兒高麗人屯田南北界以蒙古精兵分攻水內山城且帝命大官人曰國王若出迎即當退兵今國之安危在此一舉若不出迎須令太子若安慶公出迎必退兵社稷延基萬民按堵公亦長享富貴此上策也

如此而兵若不遣族子一門願除狐疑圖不失今時後無悔恨峴亦隨蒙古軍而來貽書云吾二年見留觀其行事殊異前聞不嗜殺人愛惜物命去今年賜詔條件固非難事何不出迎皇帝怒曰爾國不知朕愛護之意故發兵問罪國家如欲延其基業何惜遣一二人出降今東宮若安慶公出迎陳乞庶可退兵願公善圖翼日宰樞會議皆曰出迎便沆曰春秋貢奉不絕前遣三次使价三百人

高麗書卷三十九 四十九

未還而猶若是今雖出迎恐爲無益萬一執東宮若安慶公至城下邀降何以處之皆曰侍中議是出迎議寢四十一年宴室樞于其第觀擊毬戲馬別抄有以黃金飾障泥金葉羅花插馬首尾者沆嘗分日宴諸王宰樞承宣文武四品以上自是宴會無常明年王詔曰旦奭相周蕭曹佐漢君臣相資古今一揆晉陽公崔怡當聖考登極之日寡人即祚以來推誠衛社同德佐理越辛卯邊將失守蒙

兵闖入神謀獨決截斷群議躬奉乘輿卜地遷都不數年間宮闕官廨悉皆營構憲章復振得造三韓且歷代所傳鎮兵大藏經板盡爲狄兵所焚國家多故未暇重新別立都監傾納私財彫板幾半福利邦家功業難忘嗣子侍中沆通追家業匡君制難大藏經板施財督役告成慶讚中外受福水路要害備設兵船又於江外營建宮闕且築江都中城金湯益固萬世末賴况今大廟草創未備實乘

高麗書卷三十九 五十

奉先之意朕心未安又令門客朴成梓爲督役使凡百之費皆出私儲不日功畢制度得宜誠宰世大功朕甚嘉嘆其令有司開府益封食邑加贈考妣進秩二子成梓以下至工匠亦皆賞賜有差沆辭不受尋進中書今監修國史新及第郭王府等謁沆沆登樓與花酒四十三年賜濟衆康民功臣號前西海道蘇復別監宋克儼欽良實三百八斛略沆即拜御史人號爲良實御史前學錄鄭珹謫於

沅曰河東監務盧成與鄉人李珪李昌紳為兄弟招集陝州副使薛仁儉南海縣令鄭鼎及弟俞汝諧僧明就等常置酒為樂誹謗國政當宴會書天子之門諸賓莫入八字帖諸門以防外客各陳懷唱和有賢士搥臂日偶難得意秋之句沅怒斬成珪昌紳市配仁儉泉等子海島時人指成為食人者四十四年沅病篤王為放獄因沅扶病登後園小亭賦詩云桃花香裏幾千家錦帳風飄十里斜無

賴狂風吹好事亂驅紅雨過長河吟畢還寢暴死追贈晉平公沅初為僧通宋情婢生適妻無子以適為嗣適美容貌兩手微有金色性沉默多羞澁沅使景琳師芮起教詩筆權避任翊教政事鄭世臣教禮王以適為殿中內給事賜紅鞋沅嘗以適屬宣仁烈柳能曰若輔導成就獲承家業則君等之賜也及沅病召仁烈能執手曰君等保護此子吾死無恨矣沅死殿前崔良白秘不發喪按劍叱

侍婢勿與與仁烈謀以沅言傳于門客大將軍崔瑛亦憤及能等會夜別抄神義軍書房三番邸房三十六番擁衛乃發喪立即換適時軍又命為教定別監百官皆詣門弔賀沅妻安心鏡美麗惡適會私之沅死之日納之後房沅本妓出適又母賤故時人讀簿書至倡妓賤隸之言輒諱之人有仇怨則譖以訾公而出微賤適盡殺之適發倉賑飢民又給諸領府各三十斛正以適為樞密院副使判吏兵部御史臺事讓不受適復歸延安宅及靖平宮于王府約其家米二千五百七十餘石于內莊宅布帛油蜜于大府寺又以年饑發私廩賑權務隊正之仗左右衛神虎衛校尉以下及坊里人尋拜樞密院副使又辭不受改授右副承宣有閔僞者自蒙古逃還以所佩金牌獻適且曰在蒙古時聞大臣密議今後不復東伐適悅與第舍米穀衣服拜為散員四十五年適以將軍邊軾郎將安

洪敏散貨鄭漢珪為江華收獲使恣其攘奪百姓嗷嗷舊制奴婢雖有大功賞以錢帛不授官爵沅始除其奴李公柱崔良伯金仁俊為別將聶長守為校尉金承俊為隊正奴等白誼曰公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請加叅職乃授郎將奴隸拜叅自此始誼年少暗劣不禮遇賢士所與親信者如柳能良伯之輩皆庸隸輕躁其舅巨成元援及心鏡內行諧訴外施威福贖貨無厭時又遭歲飢饉不發粟賑貸由是大失人望及言儒之狀又與柳能柳能金仁俊兄弟等交惡不相接見神義軍都領郎將朴希實指諭郎將李延紹密謂環仁俊承俊公柱將軍朴松庇都領郎將林行隊正朴天湜別將同正車松祐郎將金洪就仁俊子大材用材式材等曰誼親近懷小信讒多忌不早為之計吾曹恐亦不免遂定計約以四月八日因觀燈舉事中郎將李柱聞之與牽龍行首崔文本散貨庚泰校尉朴瑄

隊正俞甫等密為書通誼良伯大材之妻父也大材以希實等謀告良伯良伯佯應以告誼誼急召柳能計議時日已暮能曰暮夜無能為請以書諭夜別抄指諭韓宗軌遲明召李日休等勒兵討仁俊未晚也誼然之大材妻在側聞之以告大材大材告仁俊曰事急矣不如早圖既昏仁俊率子弟趨神義軍見希實延紹云事洩不可猶豫乃召集向所與謀者及別將白求貞隊正徐挺李梯林行使行及指諭趙文柱吳壽山捕宗執殺之又召指諭徐均漢等會三別抄于射廳使人呼殺道曰今公死矣聞者皆集環與松庇等亦至仁俊曰如此大事不可無主者可推大臣有威望者以領眾即召樞密使崔益鼎至又遷朴成梓讓之仁俊召良伯未及升堂別抄兵以炬燒口遂斬之行又斬日休于其家仁俊令誼門卒不報更籌分隊伍於廣場燃松明如晝衆人呼噪適大霧誼家兵無一人知者

黎明夜別抄等壞塼家壁而入元拔壯士也

聞難驚起拔劍當戶兵不得前元拔自度不

勝欲擔塼走避以塼肥重未能乃扶上屋藉

又自當戶壽山突入擊元拔中額踰垣走別

抄追斬于江岸又索塼及能皆殺之璣仁俊

昱詣闕百官俱會泰定門外兩府及璣仁俊

入謁便殿復政于王發塼倉穀分賜有差太

子府二千斛諸王宰樞文武百官以至胥吏

軍卒皂隸坊里人小不下三斛又賜諸王宰

樞至權務隊正布帛有差又以所畜馬賜文

武四品以上又加賜三品禮郎將朴承益于

慶尚道內侍全琮于全羅道籍沒塼及高宗

奴婢田莊銀帛米穀宰樞崔忠獻羅盤惡

積崔怡專權擅命宜削去圖形罷廟庭配享

從之

列傳卷第四十二

列傳卷第四十三 高麗史一百三十

高麗史一百三十

叛逆

韓恂

多智

韓恂多智皆義州戌卒恂為別將智為郎將

高宗六年二人反殺其防戌將軍趙宣及其

守卒康自稱元帥署置監倉使及臺官擅發

國倉諸城響應遣將軍趙康卿郎中李公老

招撫之恂智黨五十餘人至嘉州客舍曰兵

馬使趙冲金君綬丁公壽等清白愛民餘皆

貪殘厚歛於民剝膚推髓不堪其苦乃至於

此耳崔怡聞其言以安永麟柳庇俊弼李貞

壽崔守雄李世芬高世霖洪文敘李允恭崔

孝全宋自恭李元美崔謐等嘗諂事忠獻或

為按察或為分道分臺監倉使或求巨邑侵

漁無厭分配諸島先是朔州分道將軍黃龍

弼性貪暴用刑慘酷州人知龍弼意在求貨

賂以官藏銀器龍弼巡至安北都護府恂智
黨來攻其府齊聲唱曰朔州銀器宜速還之
龍弼慚憤自勿時北界諸城多為恂智所陷
於是命三軍往討明年恂智等以清川江為
界投東真潛引金元帥弓哥下今屯義州自
領諸城兵屯博州相為聲援中軍知兵馬事
金君綏與宣撫使李公老議遣義州人郎將
尹忠孝朴洪輔寄書弓哥下開陳本末論以
禍福責其違盟弓哥下悟伴怒即囚忠孝等

遣義州郎將郭允昌召恂智恂智擁兵六百
赴之弓哥下宴慰并及諸城賊魁慰籍甚厚
因疏其姓名翼日伏兵設宴酒酣伏發捕恂
智及其黨尹大明韓存烈等悉誅之弓哥下
遣忠孝移牒并函恂智首送于京國家分配
其黨于海島後皆遇赦還鄉九年恂智黨復
引東真兵萬餘入靜州遂侵義州防守將軍
守延與戰敗績麟州人謀與賊通為內應防
守將軍知之出屯城外以解其謀勒兵掩襲

東真兵斬二百餘級王遣中軍兵馬使李迪
儒右軍兵馬使趙廉卿後軍兵馬使金龍
發西京兵追捕之又有振威縣人金同正李
將大直長同正李唐必者乘契丹之亂與同
縣人別將同正金禮謀不軌嘯聚徒眾劫奪
縣令符印發倉賑貸村落飢民多附之移牒
旁郡自稱靖國兵馬使號義兵至宗德河陽
二倉發粟恣人所取將寇廣州王遣郎將權
得才散負金光啓等與按察使崔博發廣水
二州兵討之不克更徵忠清揚州遣兵攻之
獲唐必禮賊徒潰散將大奔尚州被擒按察
使械送于京皆伏誅

洪福源

洪福源初名福良本唐城人其先徙居麟州
父大純為麟州都領高宗五年元遣哈真扎
刺攻契丹兵于江東城大純迎降十八年撤
檀塔大舉入侵福源又迎降于軍二十年福
源為西京郎將與軍賢甫殺宣諭使大將軍

鄭殺利祿全據城反崔怡遣家兵三千與北
界兵馬使閔職討之獲賢甫送京腰斬于市
福源逃入元於是擒其父大純及女子第百
壽悉徙餘民于海島西京遂為在墟福源在
元為東京總管領高麗軍民元降附四十餘
城民皆屬焉諷構本國隨兵往來怡患之欲
悅其心官大純為大將軍百壽時為僧髮之
為郎以張暉為福源女婿賄賂不絕福源
感之諛構稍弛然自是元兵歲至攻陷州郡

高麗書三十

四

皆福源導之也三十七年元徵大純入朝求
寧公縉之入質也寓於福源福源待之甚厚
父乃生縉縉積不平四十五年福源密令丑
作木偶人縛手釘頭埋地或沉井呪詛校尉
李綱嘗逃入元依縉規知之以奏帝遣使驗
之福源曰兒子病虐故用以厭之耳非有他
也因謂縉曰公受恩於我父矣何反使讒賊
陷我耶所謂所養之犬反噬主也縉妻蒙古
女也聞其語聲甚厲不遜呼譯者具問大怒

呵福源伏於前切責曰汝在爾國為何等
曰邊城人又問我公為何等人曰王族曰然
則真乃主也汝實為犬反以公為犬噬主何
哉我皇族也帝以公為高麗王族而嫁之妾
以是朝夕恪勤無貳心公若犬也安有人而
與犬同處者乎吾當奏帝遂詣帝所福源號
泣叩頭乞罪縉追止之不及福源傾產備賄
貨與縉倍道追之中途遇勅使勅使即令壯
士數十人蹴殺福源籍沒家產械其妻及子

高麗書三十

五

茶丘君祥等以歸福源諸子憾父之死謀陷
本國無所不至元宗二年茶丘雪父寃帝詔
曰汝父方加寵用誤註刑章故於已廢之中
庸需維新之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
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十二年茶丘奉詔來
見王不拜以中書省牒索其叔父百壽王拜
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遣之茶丘故為遷延
竟不偕去蓋欲激帝怒恐動之也時官奴崇
謙功德等反謀殺達魯花赤事覺捕鞠之茶

丘欲使崇謙等辭進本國因起兵襲取京城
密引達魯花赤脫朵兒議之蒙古法凡議事
意合則脫冠以示其從茶丘等皆脫冠脫朵
兒不脫爲之明辨故免茶丘討三別抄于珍
島其族屬及無賴之徒多從之明年倭船泊
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元責交通密
令還去茶丘聞之嚴鞠子一鍛鍊以奏曰高
麗與倭相通王遣張暉請釋子一囚一日茶
丘遽還元人莫知其故王慰諭之十五年帝
將征日本以茶丘爲監督造船官軍民總管
茶丘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徵集工匠
諸道騷然帝又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又命
爲東征副元帥茶丘以忠清道捕工水手不
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府卿朴暉
代之茶丘與忽敦金方慶等征日本忠烈三
年帝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爲征東都元帥時
韋得儒等誣構方慶大獄起茶丘在東京聞
之蔡帝來問欲令方慶誣服嫁禍於綱拷訊

極慘酷未幾帝召還語在方慶傳茶丘常怨
本國君祥以爲寧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爲本
國興利除害無不力焉十八年帝又欲征日
本今本國造船君祥進言曰軍事至大宜先
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之遣君祥來
問王曰臣旣隣不庭之俗庶當躬自致討以
効微勞明年元遣君祥兄熊三子波豆兒來
管造船事波豆兒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云
衣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
二十年帝崩君祥白丞相完澤寢東征二十
一年王嘉君祥功封三韓壁上功臣三重大
匡益城侯尋封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世子師臨安公國制非出身科第
不得爲文翰官崔怡擅政自爲監修國史猶
不得兼修文殿君祥時爲元朝集賢大學士
故得拜焉百壽子誥官累僉議評理忠宣初
拜贊成事尋封麟城君改封江寧君忠肅王
年卒子綏鐸嗣孽子明理和尚貪暴驕橫其

亦通元龍臣亦刺亦明理和尚隨之遂為亦
引赤所愛常奉御香來強奸評理洪順女女
從兄洪承衍面辱之明理和尚前行省因承
衍肆興海人位至中贊致仕卒年八十一益
純靖無他功能以君祥等仕元有功本國故
凡遣使入朝多以瞽瞍之選至極品子碩登
第至判密直司事有柳宗者初附崔沅為江
華判官及金俊謀誅沅子訥宗與之璜欲殺
俊事洩流海島守與宗妹宿一房虎竄壁攬

高麗書卷三十一

八

其妹嚙斷宗一臂後又附茶丘好說國家陰
事得罪沒其家

李峴

李峴高宗時人性貪婪好傷人嘗為選軍別
監多受賂銀人號銀尚書轉官至樞密副使
使于蒙古被留二年說也密曰我國都介于
海島貢賦皆出州郡若於秋前發襲州郡都
人必窘遂受金牌導也密而來隨蒙古兵論
降諸城至楊根天龍二城脅之曰掠山東州

泰州等城並以不降見屠宜速出降守將
不許即斬以承二城降自為達魯花赤率二
城降民攻忠州城七十餘日不下及蒙古軍
還不得隨去乃來其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
為已有銀叙至滿一箇宰樞會議曰峴以宗
相犯叛逆宜族於是奉市籍其家有人
其口曰與高麗人銀帛耶沉其子之端之松
之壽之栢承年子海英及姊妹女壻並流于
島

趙叔昌

趙叔昌平章事冲之子高宗十八年以防成
將軍在咸新鎮蒙古元帥撒禮塔來圍鎮曰
我是蒙古將也汝可速降否則屠之副使金
憫懼與叔昌謀曰若出降城中之人猶可免
死叔昌然之遂以城降謂蒙古人曰我趙元
帥冲之子吾父曾與貴國元帥約為兄弟個
發倉餉蒙古軍叔昌為書諭朔州宣德鎮使
迎降蒙古人所之令叔昌先呼曰真蒙古也

宜亟出降至鐵州城蒙古攻之愈急判官李希績死之蒙古遂屠其城未幾咸新鎮報于朝曰國家若遣舟相當盡殺蒙古人小尾生等棄城如京乃命金永時等三十人具舟楫以往果殺蒙古人幾盡小尾生先覺亡去間率吏民入保新島後挈家乘舟還京闕死叔昌官至上將軍畢賢甫之反辭連斬于市

趙暉

趙暉本漢陽府人後徙居龍津縣高宗四十

五年蒙古兵大至高和定長宜文等十五州人入保猪島東北面兵馬使愷執平以猪島城大人少守之甚難遂以十五州人徙竹島島狹隘無井泉人皆不欲執平強驅納之人多逃散入者十二三糧儲乏少執平分遣別抄諸軍於朝催運他道守備稍懈暉與定州人車書及登文州諸城人合謀引蒙古兵乘虛殺執平及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京別抄等遂攻高城焚燒廬舍殺掠人

民以和州地北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以暉為總管青為千戶明年暉黨自稱官人引蒙古兵來攻寒溪城防護別監安洪敏率夜別抄出擊盡殲之王使郎將金器成別將郭貞有賞國贖如蒙古屯兩慰之器成等至文州暉黨在實龍驛與蒙古兵三十餘人殺器成等并僉從十三人掠國贖而去暉黨又引東真國兵屯春州泉谷村有韓義軍五人詐稱蒙古將軍羅大使帶人

其屯曰解爾弓劍聽元帥敕命高麗太子將入朝汝何殺高麗使者奪國贖乎爾軍當死皆伏地股栗於是揮鞭召別抄四面攻之無一脫者遂得國贖及器成等衣物而還元宗十二年襄州民張世金世等以蒙古將有所鞫謀殺守令吏士將逃匿遠地事覺伏誅其餘黨天瑞等八人潛投暉請兵暉給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縛知州事兩班等誣以謀率人民徙居海島遂欲脅遷于和州王請達魯

花赤遣人往諭天瑞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而去王奏于蒙古請治天瑞等罪帝遣只必哥來問之時只必哥在西京暉自蒙古還謂只必哥曰我奏襄州人實自納款上朝非我驅迫其民帝即以詔授我使勿問只必哥遂不問子良琪襲總管孫暉自有傳

金俊

金俊初名仁俊父允成本賤隸背其主投崔忠獻為奴生俊及承俊俊狀貌魁岸性寬厚

謙恭下人又善射好施與以得衆心日與俠子弟群飲家無所儲有術僧見之曰此人後必當國朴松庇宋吉儒等譽於崔怡怡遂倚信每出入必使俊扶持掖殿前承旨俊運怡嬖妄安心配固城數年乃還怡之召沅為後俊有力焉及沅襲權補別將益觀信沅死誼獨任崔良伯柳能而疎俊俊心不平及吉儒之敗益相疑貳高宗四十五年與柳璥松庇等誅誼復政于王俊進曰誼不恤生民坐

視餓死而不賑貸上等舉義誅之請發粟賑饑以慰人望即授將軍賜衛社功臣號策勲為第二尋拜右副承宣初有權施者娶怡妓妻女得拜僕射子守鈞拜將軍守鈞女壻璥亦拜少卿及施父子以事罷誼又被誅璥心常怏怏欲殺俊為誼報仇璥子光旦英旦與隊正崔注錄事柳宗植李秀之校尉玄君壽等交結一日璥密諭注秀之謀殺俊二人許諾因招君壽議之君壽猶豫秀之以告宗植宗植許之乃與璥父子會密室屏左右謀之將各引所親勇士舉事宗植往別將金仁問家見壁上有弓劍取而撫之曰君丈夫也當此時可以此物取卿相安能効兒女子碌碌乎仁問異其言而不對宗植去仁問恐禍及已遂語指諭白求貞告俊逮捕宗植問之宗服俊以為宗植素狂其言戲耳譴而放之君壽聞宗植被鞠奔夜別抄營告璥等謀俊聞之鞠璥注光旦英旦秀之等殺之流守鈞

父子宗並于島籍璜守鈞家產以與仁問君
壽又以盲僧伯良卜其吉凶投海籍其家官
者金仁宣性溫雅王甚愛之俊啓事仁宣出
入傳旨相與比附俊妻又仁宣姪女也仁宣
年六十官亦極于南班七品俊力請除叅職
王亦欲授之恐成後例竟不許元宗元年改
策功以俊爲第一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
柱國太子賓客翼陽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一百戶一日往水州廣因院施酒食
於行路從者如雲皆著戎服四年守太尉
知政事判御史臺事太子少師明年蒙古徵
王入朝俊爲王設百高座於大觀殿講仁王
經王謂俊有忠誠賜從者爵有差又命爲校
定別監糾察國家非違王如蒙古命俊監國
俊以別抄三十人晝夜衛其家王還國欲封
侯立府下制曰叅政金俊事我先王誅戮權
臣復政王室扶立寡躬奉承宗祀功業之盛
實出千古頃者北朝責今親朝以無舊例依

違未決大兵連歲來侵國勢日危又北使來
督親朝朝議紛紛罔知所從俊爲國深謀奏
留使臣督辦方物盤纏俾不違約與使偕行
果蒙天眷錫與便蕃不日還國社稷復安厥
功重大宜答以殊恩有司其議以聞六年拜
侍中尋冊爲海陽侯一依晉陽公故事俊嘗
以事囑忠清道按察使邊保保不聽俊自王
流之以夜別抄摘論企董精代之又募射士
多出銀嬰許中者取之時能射者以百數未
有中者有一人中之即授散賁俊令四品以
上出銀有差以充國贖又遣使購富民金銀
法苛峻民多愁怨舊制八關閱樂日堂後門
下二人盛設宴近因兵荒廢之已久俊以關
樂不可無宴乃置廣庭宴禮都監移牒州郡
備供具民甚苦之後遂寢儉家臣高耳別監
文成柱倚俊勢剝民無所不至有人帖匿名
書于御史臺訴之俊寢不問九年蒙古帝遣
使徵兵勅俊父子及其弟冲皆赴京師冲即

承俊也俊聽將軍車松佑言謀欲殺使倭入海中再白王王不聽俊謂松佑曰上固拒奈何松佑等曰龍孫不但今上諸王固多况太祖亦以將軍舉事何有疑慮俊深然之遂決謀欲殺使今都兵馬錄事嚴守安告冲守安詰其第極言不可冲信之遂沮其謀然俊益拒蒙古命王甚怏怏俊恐蒙古責不入朝大會五教沙門於其第供佛祈福初俊子承宣隨家奴與龍山別監李碩有憾聞碩戰內睦二艘泊于江訐碩於體睦以告俊遣夜別抄奪之入其家分與夜別抄未幾俊見王王以碩所上膳狀示俊俊變色退還収以獻王王曰既奪而復獻於義可乎是皆寡人祭饌之須碩从稽不進見奪於俊是碩罪也流于島遂以內侍權仁紀代之尋召碩還由是王益惡俊國子學諭洪惟敘嘗以書狀伴蒙古使入朝與金裕說俊密事有申百川者素爲惟敘所侮聞其言以語俊俊殺惟敘俊自言

臣皆與俊善惟林衍不附又謂衍曰國勢危生所未慣有時左奉人譏之時有婦至體號鷄夫人俊每於蒙古使來輒不迎待使若徵詰輒言可殺樞副林衍嘗與俊子爭田俊曰我在尚爾况死乎吾寧患視此人耶又衍宴嘗手殺其奴俊曰此婦性惡當速流衍聞之益銜郎將康允紹得幸於王且與衍相善知王忌俊又知衍俊有隙屢言於王曰諸功臣皆與俊善惟林衍不附又謂衍曰國勢危

殆將若之何衍曰王如有命臣豈惜死允紹以奏王曰真忠臣也一日衍謂宦者崔璉曰國事至此子盍告王璉伴許內懷懼怯遷延數日衍又謂曰言出我口入君之耳萬一或洩命在朝夕奈何猶豫璉即與宦者金鏡入奏王曰果若所言何幸如之衍遂制大槌盛積若膳物然預置宮中約日舉事會王出饗蒙古使俊黨皆不扈從故未果王恐事泄終夜不寐宣言有疾分遣中使禱諸神祠佛宇

十一

俊諸子及其黨皆斬之俊子柱聚其徒謀拒之夜別抄指諭高汝霖等至柱謂汝霖來助已且喜且懼慰以好言汝霖等持疑未決將軍曹子一亦率介士繼至不即前有校尉徐靖射柱誤中屋角柱走入門子一等麾其眾使退柱踰垣而走追騎及斬之前數日柱夢有一紫衣人來坐廳上使人執俊諸子以針綵貫之最後及柱針者曰此亦貫乎紫衣曰何獨赦也遂貫之柱果後誅俊子柱及碩材大材體祺靖碩材大材早死柱初名用材同知樞密院事體祺靖後妻之出體嘗赴舉平章金之低嘗試難其第擬以乙科四人王權第三初拜閣門祗候至右副承宣體母常與俊謀欲以體為副凡體事每右之營其宅多壞人家探棟撞捕必以體木異材雖遠必致金碧相輝杜麗無比園囿花卉皆取奇品體靖皆將軍冲清介自守見其兄與諸姪所為常切責俊與諸子嘗彈之冲臨刑嘆曰子無

所知人皆惜之又誅俊黨大將軍崔暉將軍
車松祐康保忠玄壽朴承益郎將方仲山池
濬文成柱指諭葛南寶家奴誅者不可勝紀
又流俊妻及將軍崔公義上將軍金洪就于
海島將軍李悌孫元慶自刎死初俊流固城
縣人朴琪頗有恩俊以為養子累授承宣及
俊誅琪怏怏不食肉夜則潛泣行聞之白王
殺之李宗器者永州吏逃入京以勇力稱從
俊誅累遷大將軍行亦殺之及死嘆曰若

林衍 惟茂

林衍初名承柱其父不知何許人僑寓鎮州
娶州吏女生衍遂以鎮州為貫行蜂目豺聲
捷而有力能倒身臂行或投蓋于屋梁為大
將軍宋彥祥廝養卒後歸其鄉蒙古兵適至
衍與鄉人逐之遂補隊正有林孝侯者通行

妻衍知之誘孝侯妻通焉孝侯告有司有司
欲治衍罪金俊壯其為人力救得免又薦為
郎將故衍常呼俊為父冲為叔父衍與俊誅
並為衛社功臣累遷樞密副使及俊嘗因專
擅威福元宗忌之行又與俊有隙遂與金鏡
崔聰等誅之又忌鏡聰等已遣夜別抄捕
鏡聰及其弟琪斬之為中御史大夫張季烈
善騎擊性恬淡嘗為王所親信常出入
卧内大將軍奇繼為王庶妹婿參典機密又
籍俊家財以珍寶賂鏡聰衍惡之並流于島
集三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與宰相議曰我
為王宰除權臣王乃與金鏡等謀欲殺我不
可坐而受戮我欲行大事不爾竄之海島如
之何宰相莫敢對衍歷問之侍中李藏用乃
以遜位為言參知政事俞千遇力言不可衍
未決而罷翼日夜衍因前將軍權守鈞大卿
李敘將軍金信祐歷數其罪曰守鈞以賤口
濫受大職敘濫其妻前夫女信祐奸父之妾

皆斬之以恐衆心行擐甲率三別抄六番
都房請安慶公渴第會文武百僚奉渴呼萬
歲入本闕即王位宗室百官朝賀忽風雨暴
作按木飛瓦賀畢行率然下階拜藏用蓋喜
遜位之策也時王在辰巖宮行使左副承宣
李昌慶逼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昌慶
進所乘馬又使其從者五人分侍王妃遷于
別宮尋又遷王于金龍第監內帑珍寶初
行謀廢立司空李處烈曰龍孫非一何必今

高麗書三十一

二十七

王至是應烈呼嘯踴躍喜形於色應烈行子
惟茂婦翁也渴以行爲校定別監行移入金
俊舊第渴遣六番都房衛之時世子自燕京
還至婆娑府靜州官奴丁五字潛渡江告變
曰林行既廢立恐東宮聞亂不入國使夜別
抄二十人伏境上以待請母入境世子聞之
疑慮彷徨大將軍鄭子璵等曰彼豎子何敢
爾耶無根之說詎可信乎羅裕策馬進曰事
未可知觀變而入猶未晚也母爲賊臣所

金富允亦言之諸校尉仁
保子也潛渡江就父探問具以狀還
五季亦曰告奏使郭汝弼亦在靈州請使人
見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者七人執汝弼于
靈州又執義州防護譯語鄭庇問知其實然
後世子痛哭欲還入蒙古諸臣皆猶豫不肯
從獨仁卿力勸乃行行擅廢立自謂莫敢誰
何及聞世子北還日夜憂懼將軍俞元績與
郎將鄭守卿欲誅行復王位言於將軍尹秀

高麗書三十一

二十三

秀陽諾奔告于行行捕鞠之守卿不服元績
服遂殺之籍其家蒙古遣使責廢立行誣王
以病遜位對蒙古又遣兵部侍郎黑的詔徵
王興渴及行問之行懼會宰樞其第議答詔
書行嘆曰我欲正國家而後朝于帝府今徵
詰如此其急將如之何因泣下宴黑的賂珍
寶甚多又令三四品各以空名實封陳荅詔
復宴黑的的于其第黑的言宜復王位行
不得已會宰樞議廢渴復立王同知

與及衍擅權朝野歸心於璩將軍金文庇欲
誅衍與璩子將軍允璩已定約使告璩璩不
從文庇知事不集反告於衍衍流璩于黑山
島殺允璩及璩女壻秘書郎張顥等七人籍
其家又流璩子允溫璩力能圖行而懼怯速
稱時人惜之一日有人見慈恩寺教齋樹幡
告衍子惟幹云亂作官旗已豎矣惟幹奔告
衍闔門驚駭王如蒙古衍恐王泄廢立事使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德裕傳

惟幹及腹心扈從王至京師惟幹因康和尚
綱縫其事奏之帝勅云世子與李藏用已具
陳朕所詳知汝父擅廢王信乎惟幹奏此李
藏用而為請問之帝以問藏用及申思佺元
傳各以實對帝頷之惟幹復奏帝止之曰汝
之所言皆妄也遂繫其頸命中書省牒衍曰
汝之子有來奏臣僚亦有來奏朕意未詳汝
於此時宜即入朝明辨衍欲拒命遣夜別抄
于諸道督民入居諸島衍憂懣疽發背而死

天旬餘至是開霽時順安侯璩監同惟茂
請贈祭知政事諡莊烈琮又以惟茂為校定
別監惟茂集都監六番自衛其家使惟相領
書房三番衛惟幹家為外援惟茂忌重謠讒
說盛行令曰有能捕重謠及說圖讖者賞以
爵賞召日官伍允孚等問以鎮國之策允孚
曰如刺深而求醫末如之何帝使頭筆哥國
王趙王等護王東還王先遣鄭子璵諭國
中臣僚出都舊京惟茂意欲不從恐衆議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德裕傳

合使致仕宰樞三品以上顯官四品以下及
臺省各以實封議可否皆曰君命也敢不從
乎惟茂忿怒莫知所為分遣諸道水路防讖
使及山城別監嚴保人民以拒命又使金文
庇領夜別抄成喬桐以防北軍衍所遣夜別
抄至慶尚道督民入保諸島按察使崔澗與
東京副留守朱悅判官嚴守安謀執夜別抄
囚金州以待王還及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
全羅道按察使權坦忠清道按察使崔有淦

見王傳諭帝旨皆感泣即曉諭州郡西海道
按察使邊亮聞王還奔詣行在惟茂聞之遣
人追之不及惟茂以重緡繼執父權罔知所
裁每事決於應烈與樞副致仕宋君斐等姊
夫御史中丞洪文系及直門下省宋松禮外
雖面從心常憤惋惟茂將拒命中外為洵文
系謀於松禮松禮子琰及玠俱為衛士長松
禮文集三別抄諭以大義謀執惟茂惟茂
間變擁兵以待三別抄壞其家東門突入亂
射幾乃潰擒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欲
流于島以蒙古使在館恐生他變皆斬于市
流應烈君斐及族父宋邦又李成老外弟李
善綬等乃罷書房三番及造成色朝野大悅
應烈更生應烈削髮而逃追者獲之至毬庭
有少年數其罪半拳之惟相自劉未殊蒙
吉使見之扼其喉而殺之惟茂母李氏性妬
張九拒命殺戮多其教也及敗戚服懷珍寶
欲逃趙璩妻子至門伺之掉髮批頰又里有

宿怨者爭聚裂脫其衣觀者如堵不得匿遂
入芥田兒童爭以瓦礫擲之後并其子惟幹
惟桓惟提等執送蒙古
趙昇 金松 樞
趙昇初名蘭如咸安人嘗為僧歸俗學舉子
業中進士後反入元稱秀才能解諸國語出
入帝所譖曰高麗與日本隣好元遣使日本
今本國鄉導元宗遣宋君斐偕元使如日本
至巨濟因波險乃還王遣君斐如元奏曰日
本大洋萬里風濤險惡且小邦未嘗通好帝
大怒責於是王遣潘阜如日本又遣安慶
公渴如元奏之帝以鼻譜怒不解責渴甚嚴
渴還鼻矯旨勒留中路渴復入告中書省乃
得還渴遂憂憤成疾至東京東京人又拘僉
從劫奪馬價然後放之鼻常以讒毀為事竟
不得志而死有金松李樞者亦反人也松登
第永寧公綽之入質也樞副韓就選弓箭陪
卒裕作詩求行就愛其詩置選中裕既入朝

背本國常欲來使還以逞其欲乃語丞相安童曰海東三山有藥物若遣我可得安童信之遂遣裕及申百川來裕矜其戎服略無愧色傳安童書曰聞王國土產藥品可備尚醫用者今遣金裕等往採可給人力今收以歸其藥品海東三山液藥方大嶺山香栢子六十斤智靈洞全蜜四十斤有体人參合用造酒方亦同郡香麴子五十斤南海島失母松五十斤服藥後膳方金剛山石茸六十斤大嶺山南樵子五十斤松膏餅三十斤沐浴方觀音松上水風眠松葉二百斤及裕等還王遣譯語郎將康禧答書曰伏承鈞旨諭以小邦所產藥品今採進就問裕等一依名數採進但觀音松上水未審所在問諸裕等則云在洛山上即欲遣人與裕等索之反云多得風眠松葉則松上水無亦不妨此曾啓都堂稟旨而來便不往索若觀音松上水本無之物也松膏餅則取松白皮熟鍊灰水百杵和

蜜汁粘粉乃作餅裕以為自生於松上皆誑言也樞上將軍應公之子初名唐古嘗反入元妄奏金漆青藤八郎虫樞木奴台木烏梅華梨藤席等物產於本國帝信之遣必闡赤黑狗及樞等來索之王報中書省曰今奏省旨云王國未平聖慮憐憫今歲朝幣不須進奉所用金漆良多今遣必闡赤往取竊念小邦所儲金漆就陸時散盡且其所產南方海島比為逆賊往來之所當更乘間往取奉獻先將十缸以進其瀝汁之匠當就產地徵來起遣又黑狗口宣樞本土人謂之白木問其產地於樞則云昇天郡之今要島也其青藤八郎虫亦出於此又於珍島南海等處皆產焉其樞實桐栢實亦產此地距王京千餘里難以立致樞不自往見而返茲與達魯花赤遣人視其有無待還具奏先以樞木若干片奉獻八郎虫則樞初言產於喬桐郡今使人往取則無有也又云出於今要島當復使人

就審其奴台木海竹冬栢竹簞輒隨所有以進烏梅華梨藤席元非所產音於西宋商舶粗得若干並此進奉元又遣樞來索大木樞因侵擾不已王欲悅其意拜將軍樞伐大木載以十艘并載其奴婢貨財而去未幾元遣樞又索材木樞欲入蕭陵島斫木王以大將軍姜渭輔爲伴行樞以三品秩卑言曰三品如狗耳吾不可與同行乃以簽書樞密事許珙代之王請于元遂罷之

韓洪甫

韓洪甫樞密人嘗怨其兄洪弼反入蒙古也速達愛之如子一日給也速達云吾在本國窖藏白金人莫知之且吾兄家產頗饒聞今已死請往收兄財及吾藏銀而來也速達許之仍遣二人伴行洪甫至金郊驛自計以爲君偕二人入京不可獨留託語二人曰今吾失冠請還尋之取他人鞍馬匿草莽乃後二人而來言於朝曰我之投蒙古以吾兄故本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非特國不勝懷土之情以來未幾也速達牒云樞密人韓洪甫投入已有年矣向者請取本郡大井寺窖藏銀物而來我今二人伴行及到金郊驛逃竄不還兩國和好之約不固者實由此等姦人語言也請捕送時洪甫歸其鄉父矣遣別抄追捕之也速達又遣阿介等來詰曰洪甫尹椿閔併張升才郭汝益松山六人何不遣還曰松山升才已死洪甫今猶未獲閔併尹椿流遠島汝益無恙阿介曰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死者已矣若洪甫尹椿之輩可率以還曰流者路遠水深不可計日而致亡命者潛匿幽險亦難速得阿介曰雖幽險亦國地何不可得於是召還併洪甫執送于也速達尹椿嘗爲陽根城防護別監蒙古兵圍城椿率衆出降蒙古兵選城中精銳六百使椿領之留其兵三百鎮之刈禾備糧餉椿移書春州防護別監鄭至麟諭降至麟不聽城守益固蒙古兵解圍去後椿自虜中還言諸將勸卓羅

大退屯西京卑維大辭以無語乃曰吾寧死於此豈可退兵殊無歸意車羅大嘗將舟師七十艘盛陳旗幟欲攻神湊使吾與一官人乘別船督戰押海人置二砲於大艦待之兩軍相持未戰車羅大臨岸望之召吾等曰我船受砲必糜碎不可當也更令移船攻之押海人隨處備砲故蒙古人遂罷水攻之具今莫若屯田島內且耕且守清野以待此策之上也崔沆然之給椿家一區米二百斛豆一

三十三

三十三

百斛超授親從將軍

于琰

于琰鎮州人元宗朝以譯語累遷郎將嘗使蒙古因留不返與叛人陸子讓請帝以聖旨取家屬王上表曰在背春秋之義尚不容三叛人况今皇帝之時何反受二賊子琰又與叛人金守碑俱劓髮在也速達營訴曰高麗有急必遷濟州今言復都舊京非實也速達信之及太子自蒙古還至也速達營也速達

欲令琰等對辨太子曰何信叛人之言吾寧祝髮被拘於此豈可與叛人辨哉也速達愧而遣還只留樞密使金寶鼎指揮金大材譯語李松茂等後琰東還娶林惟柵妻蔡氏中書省以爲朝廷嘗督取林行惟柵家屬赴京蔡氏不遵朝命漏網獨留而琰娶之罪莫大焉遂移文達魯花赤誅琰蔡氏父樞密使仁揆亦坐流竄興島琰兄弟三人登科其母例當受廩有司議曰凡祿三子登第者母爲其

三十三

三十三

生文章輔弼也今琰母雖有登第三子一爲逆臣不宜與祿遂止

崔坦

崔坦西北面兵馬使營吏也元宗十年林衍廢王立安慶公湍坦與營吏韓慎三和縣人校尉李延齡定遠都護郎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指等以誅行爲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成從縣令崔元夜入搬島營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初平章事

洪鈞再鎮西北人懷其惠稱為父渴恐北方
生變以鈞子祿適代李信孫為兵馬使祿道
至營十日而亂作祿適踰垣走欲投海死分
道黃宗譖止之曰吾欲偵變待吾還而死亦
未晚也宗譖良久不來祿適以為見害俄聞
有人呼莫殺營主祿適乃還坦使人言於祿
適曰前王再朝上國以安東方民受其賜林
行鎮州一兵卒耳有何功德操弄國柄擅廢
吾王耶朝無忠臣吾等奮激欲誅首惡復戴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吾王耳先平章再鎮北方活我民命尚書今
又再來安撫有先公之風吾等不忍背德祿
適曰君等不忘吾父延及後人何感如之請
釋分道及隨使電更坦從之祿適等遂還京
時閣門祗候韓景胤退老中和縣使其子及
弟旦具坦等反狀奔告于朝以國子祭酒張
鎰為兵馬使率兵遣之以安撫使李君伯畏
賊不得入而還削其職復遣前侍御史朴休
代之休請備儀而去休至大同江張蓋踞胡

床候賊出迎賊忽擊鼓而出列騎江邊使數
人擎舟來言曰當今無主宣諭使誰所遣乎
義無迎命惟戢從者一人而去數林析之罪
坦殺西京留守崔年判官柳槃司錄曹英紱
龍州守庾希亮靈州守臆德昌鎮州守金鼎
和宣州守金義慈州守金潤其餘諸城官吏
皆沒於賊咸州守崔群為其下所殺鼎和之
妻大卿李德材女也初入境恃其色不障面
人皆知其美至是賊縛鼎和於柱淫之於前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金義為人慷慨賊使行酒憤恚自縊而死義
州副使金孝巨出獵于野靜州戶長尹殷甫
聞變馳告曰西京人殺諸城守欲投蒙古孝
巨使郎將康用圭跡之用圭至靈州界奔還
曰崔坦韓慎等所為也俄而坦等率三十餘
人至大富城時蒙古使脫朶兒來在此城問
其故坦等詭言曰高麗卷土將深入海島盡
殺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守欲入告上
曰脫朶兒曰近處諸城官吏多在何不殺之

坦曰欲稟於公殺之脫朵兒曰可執義麟靜
三城守以來餘皆殺之於是孝巨及麟州守
鄭臣保靜州守韓奮等至脫朵兒曰非我召
之實坦也可往見之孝巨曰官人前日累獵
獵境予每蒙護恤感戴何言第國法不得越
境故不敢謁耳今幸承喚顛倒而來請先謁
官人乃許之孝巨因進酒從容言曰今三城
守獲謁大官雖死無恨彼諸城守無辜見殺
誠可憐憫請遣使止之脫朵兒乃遣麾下二

高麗書卷五十一

三十六

人止之獲免者頗多於是孝巨等二十二
人被執歸于蒙古明年坦馳奏蒙古帝云京兵
欲侵我等請遣天兵三千來鎮西京帝賜坦
及延齡金牌孝括懷銀牌詔今內屬改號東
寧府畫慈悲嶺為界以坦等為總管忠烈四
年王與公主如元至西京公主召延齡慎問
其謀反始末皆伏地背汗不敢仰對十一年
坦慎孝括等執文庇管下人誣以此輩與宰
相康承益謀殺我等遣人告遼東宣慰使按

府宣慰使遣東京安撫總管來鞠之明年
遣承益及金周鼎趙仁規柳庇等偕來使
東京府辨之坦等服其誣十六年帝罷東
府悉歸河北諸城王拜慎文庇為大將軍
元烈為大僕尹羅公序李翰為將軍十八
世子在元帝以慎等付之命曰此人雖叛
爾同向朝廷有分毫心爾勿大責三十一
年拜同知密直司事從王如元常王惟紹
忠宣三十三年與惟紹伏誅籍家產父子

高麗書卷五十一

三十七

兄弟皆沒為奴慎子方固用益等三人充驛
戶方固用和皆登第至是削名籍忠肅十六
年方固用益皆許通方固出守梁州用益拜
成均學諭

裴仲孫

裴仲孫元宗朝積官至將軍十一年復都開
京榜示畫日趣令悉還三別抄有異心不從
王遣將軍金之氏入江華罷三別抄取其
名三別抄恐以名籍聞于蒙古益懷反心

仲孫與夜別抄指諭廣永禧等作亂使人呼
於國中曰蒙古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
者皆會越庭須臾國人大會或奔走四散爭
舟渡江多溺死者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
呼曰凡兩班在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
而下其或發船欲向開京者賊乘小艇追射
之皆不敢動城中人驚駭散匿林叢童稚婦
女哭聲滿路賊發金剛庫兵器分與軍卒嬰
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會市廊逼承化

高麗書卷三十三

侯溫為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奕尚書
左丞李信孫為左右承宣初賊謀作亂將軍
李白起不應至是斬白起及蒙古所遣回回
於街中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及其妻
皆死之叅知政事蔡楨樞密副使金鍊都兵
馬錄事康之紹逃亂出橋浦賊騎追不及江
華守卒多亡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船艦悉
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目仇浦至缸破江
船艦相接無慮千餘艘時百官咸出迎王其

妻等皆為賊所擄痛哭聲振天地前中書舍
人李淑真郎將尹吉甫駁奴隸尼擊餘賊于
仇浦斬五人至浮落山臨海耀兵賊望見恟
懼以為蒙古兵已至遂遁淑真與郎中田文
胤等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盜賊入
據珍島剽掠州郡王命金方慶往討之明年
方慶與蒙古元帥忻都等率三軍擊破之賊
皆奔妻子遁賊將金通精率餘眾竄入耽羅
初守司空致仕李甫判太史局事安邦悅上

高麗書卷三十三

將軍池桂芳大將軍姜渭輔將軍金之淑大
將軍致仕宋肅少卿任宏皆陷賊中及賊敗
甫桂芳被殺渭輔之淑肅宏得免歸朝信孫
隨賊欲向耽羅中路而還邦悅當還都時卜
于奉恩寺太祖真得半存半亡之兆以謂亡
者出陸者也存者隨三別抄入海者也乃隨
賊南下說賊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京之
讖於此驗矣遂為謀主及賊敗抽身將謁方
慶兵士擊殺之存奕據南海縣剽掠公海聞

賊遁入耽羅亦以八十餘艘從之賊既入耽
羅築內外城時出剽竊橫行州郡殺守宰濱
海蕭然王遣通精姓金贊及具仁卽等六人
招諭之通精留贊餘皆殺之十四年又命方
慶討之方慶與忻都等進攻之賊大潰通精
率七十餘人遁入山中縊死就緒近平

列傳卷第四十三



列傳卷第四十四 高麗史一百三十一

意者大司諫書集賢館學士知經筵兼秋館學士均奇成昌韓
敬善 心多休怙

叛逆五

曹頤

曹頤不知所出或云義興郡驛吏忠烈時黃
緣內宦權傾中外忠宣即位益見親昵累轉
右常侍忠肅朝入密直遷選部典書頤嘗娶
康承益孽女與承益外孫定安君許慶事附

訐于王嬖臣崔安道李宜風爲慶譖頤王以
頤得幸忠宣右之頤與萬戶洪綏譖安道下
巡軍杖流海島未幾安道復幸於王頤懼密
與護軍高子英郎將金良柱謀逃入元比蔡
河中等諂事潘王謁窺觐國體謀奪王位語
在河中傳驟陞僉議贊成事進拜左政丞忠
肅薨忠惠逼慶華公主蒸焉主恥之欲還于
元時頤稱疾不出公主召之具道見暴狀頤
與洪彬及省官詣忠惠宮群小當門不得入

乃還忠惠追召不聽至永安宮招集百官聲
言逐去群小而陰爲審王地忠惠率萬戶印
承旦金英甫等二十餘騎至永安宮門閉不
得入乃使尹繼宗立天祐召頤又不出頤以
前護軍李安張彥吳雲爲巡軍首領官收國
印置永安宮今前軍簿提郎柳衍左思補李
達東軍簿佐郎成元度藝文檢閱金得培守
之會金注莊來自元詔言帝許忠惠襲位忠
惠大喜賜馬二匹頤黨聞之稍稍遁去忠惠

榜諭云頤等不畏朝廷佩執弓刀脅聚國人
謀逆罪莫大焉百官有能歸正者宥使前判
書李兆年召省官及諸宰相曰曹頤久爲審
王臣僕潛蓄異志諸君胡爲助之頤聞之曰
我爲政丞見王荒淫無道之行若不聞于朝
廷罪在我身王雖欲殺我不懼遂使閔珣
連車綴官門外以備之頤又與彬申伯黃謙
白文舉王伯洪晟趙廉全思義朱柱等及省
官今珣雲安趙炎輝李休李英富韓昇張巨

才裴成景等點軍千餘剪紅綃貼衣爲識皆
執刀杖夜五鼓進襲忠惠宮忠惠率幸臣數
騎出射之頤軍敗走追至巡軍南橋安射王
中臂頤使人設布帳於連車上以防流矢先
鋒攻破連車而入頤勢窮走入永安宮有親
舊諭以出亡頤不聽入公主殿王軍追入射
殺之尸于巡軍南橋下執安謙杜昇文舉炎
輝巨才等繫巡軍獨宥彬及省官後王使壁
人金教化執元度謂曰昔曹頤構亂汝亦與

謀又作贊頤詩何哉對曰百官脅從臣亦無
他且不作詩王命賦詩使典校副令蘇敬夫
解之元度嘗因婦翁贊成尹繼宗爲掌令繼
宗如元敬夫因評理盧英瑞代元度職及繼
宗還白王還授元度以故元度敬夫有隙至
是敬夫詭解詩意王怒歐元度且曰誰與汝
掌令官非予所知枷囚巡軍遂罷其職以敬
夫代之內豎朴仁平亦頤黨也性最姦猾得
幸忠肅拜大護軍王嘗命贊成金士元獻禽

于大廟仁平竊之代以其家膺肉王知而不能斥尋以罪囚巡軍仁平以金賂左右遂免竄逐火者楊安吉頤養子也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父王欲求援安吉黜其夫以嫁仁平仁平反與頤潛結王欲罪之仁平知之逃至藩王所與頤安吉相為唇齒遂荷王以國家陰事訴藩王又引誘御前臣具潛與之比趙璉趙廷壽金元祥等除附之於是王之侍從皆離畔莫適所從時人曰仁平人猶誤王者必此人也

趙日新

趙日新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授參理還國拜贊成事錄功為一等日新挾負綬之功暴橫驕恣請王曰元朝權倖欲官其族者既請於殿下又囑臣今使典理軍簿掌銓選恐有司拘文法多阻滯請復政房從中除授王曰復舊制未幾又變必為人笑卿以所托告我我論選司誰敢不從日新憤然曰不從

臣言例同復見元朝士大夫遂辭職憲司特勅日新不決日新請與臺官辨憲司又因日新家奴日新毀獄出之一日王於殿內設火山陳雜戲觀之日新與王同倚欄檻巡軍府以事因理問裴佺家奴日新領卒五十餘人立馬府門外呼吏令釋之吏不聽乃毆之罵萬戶洪松竟釋之宰相議以五軍錄事掌都評議司案牘都評議錄事即以案牘傳付之皆奔去日新聽五軍錄事讓都評議錄

事金德麟等皆除名不敘錮于孫王知其不可不得已從之於是都評議錄事皆缺以五軍錄事及進士學生充之國人畏其勢莫敢言其弄權自專類此尋判三司事賜諭忠義同德佐理功臣號日新召其黨前贊成事鄭天起及崔和尚張升亮高忠節林汲輪張降注韓範孫奴介朴西磴廉伯顏帖木兒李松景郭允正聚于其家募閭里惡少謀去奇廉奇險奇韓高龍普朴都羅大李壽山等乘

夜迫人殺之唯懷見殺餘皆逃時王在星入洞離宮日新率其黨圍離宮殺直宿判密直司事崔德林上護軍鄭桓護軍鄭乙祥等皆士驚駭日新曰毋恐但除惡輩耳遂劫王閉御寶自除為右政丞天起為左政丞李權判三司羅英傑判密直升亮鷹揚軍上護軍其黨有差又除裴天平壤道存撫使張元碩江陵道存撫使劉廣大鐵嶺防護使李壽長義州防禦使封義成德泉二倉與忠節和尚等劫金逸逢安震黃順李濟使之從已相與謀議今忽赤巡軍大索轍等捕其母妻逮繫滿獄劍戟盈路王與公主移御泉洞離宮侍衛皆賊黨國人危之日新欲歸罪其黨以自免夜與和尚入直離宮至曉徐謂和尚曰公所佩劍甚良請觀之和尚曰此劍多殺人與之日新以其劍斬和尚遂勸下出討賊王疑不許日新固請曰安有無頭而濟事者乎王不得已帶劍幸十字街百官始聚斬升亮等

八九人梟首于市下天起獄斬其子前捻郎明道日新有為左政丞加贊化安杜功臣號授忠節同知密直乙輔翼成事洪開道密直副使李君常朴職代言王移御丹陽大君第日新獻觴于馬上於大妃公主亦如之王用李仁復言決意誅之幸行省會耆老大臣密議翼日復幸行省命金添壽執日新引出門外斬之囚乙輔英傑權忠節君常職李宗蔡河老等二十八人賊黨趙波迴聞老母繫獄自來遂斬之是時連日陰霾及斬日新天日開霽耆老上書都僉議司曰竊見趙日新心懷僭踰巧言便給陵轢尊長自伐其能陰結兇殘為其黨援凡所欲為略無忌憚頃者監審執義金玃持平郭忠秀舉劾其罪日新居閒廢格反罪言官國人皆切齒有度罪盈為眾掛目夜募其黨鄭天起崔和尚等大備兵刃闖入王所殺衛士迫脅左右擅開御寶署置官職自為右政丞天起為左政丞機要之

地皆委其黨分遣兇徒恣行殺戮奪攘無厭
衆心恟恟日新恐茲謀賊露斬其徒和尚扶
王上馬反害其黨揚言已功大加名號陽退
爲左政丞居王左右露刃使氣人莫不寒心
曰自我肇邦四百有餘年人臣敗逆未有如
此者况歸附聖元以來世尚公主義爲君臣
親爲甥舅寵錫便蕃固非他國之比雖有元
惡大慙畏聖元德威不敢小有侮慢但自某
王至某王或氣銳年幼爲政有所未至今我

高麗書卷三十一

王天資粹美稟性仁明臣民愛戴如父母日
新狂妄一小孺敢稱亂如此幸今伏辜人心
皆快然其黨多是某年間惡輩聖德寬洪猶
保性命罔有悛心其惡逆又至此原火不可
不盡滅蔓草不可不早除伏望仰告天庭承
稟明斷以懲後來百官上書征東省曰誘衆
弄兵人臣之大逆制刑討罪天下之通規事
係安危理當申達竊惟本國歸附皇元于今
八十餘載仰荷懷綏之德恭承制禦之威黎

民按堵邦國底寧人知犯分則必誅豈有干
名僭踰謀爲逆亂者乎不意有賊臣趙日新
潛圖不軌擅自起兵謀去奇氏攻破其家叅
政逃匿院使見害闢入王宮殺害左右恣行
暴虐自知罪不容誅又恐茲謀敗露反殺同
黨崔和尚等滅口自雪扶王上馬又捕其黨
揚言爲功自爲政丞居王左右常露刃使氣
人莫不寒心夫日新者潛畜異謀多結黨援
親戚廝養寔繁有徒方其作亂捕之若急禍

高麗書卷三十一

不可測賴我王默幹神機假以綽色以伺其
變不勞兵刃而日新就戮當其肆虐百姓凜
凜若崩厥角今既伏辜人民寧息若非我王
全弘之德英斷之謨焉能一朝剪除兇醜易
於反掌伏望聞于宸聽明正典刑以懲後來
元遣宗正府常判梁烈帖木兒吏部尚書不
花帖木兒來朝執送日新孽子兀廝在燕都
者又遣宗正府斷事官哈兒章兵部郎中剛
升等來斬天起忠節廉伯顏帖木兒允正君

龍籍其家流君常二子希石希慶配
輝卒又斬西磴陳英瑞等十四人杖廣大英
傑壽長等十七人覆濟以年老免杖贖銅順
以子也先帖木兒有寵於帝得免貶洪鐸檜
原縣令乙輔光陽監務權濟州牧使沈仇天
祐元碩閑桓朴良衍孫襲于外鐸曰新妻父
也元又以日新妻子給奇天麟為奴婢後皇
后免其妻

金鏞

金鏞字城人性陰譎有機檻多詐忌克恭慤
以元子入元宿衛鏞侍從有勞累遷太護軍
及即位授鴈揚軍上護軍奏為行省貧外郎
元丞相脫脫遣使戒王勿用儉人贊成事趙
日新知中事崔德林要其使言班主金鏞承
旨排淑金得培等居中用事使者白王罷淑
得培鏞方寵幸得不罷時行省官多徵求州
郡宣使嚴淑到永州河陽收公廩田稅又歛
綜布六百匹驛輸于京王聞之召鏞責曰省

之外其禁已久何玩法擾民下淑巡軍獄
尋釋之錄鏞侍從功為一等賜土田奴婢拜
密直副使賜輸忠奮義功臣號趙日新作亂
犯行宮多殺宿衛者鏞直宿于內獨免又不
捍禦物議紛紜王亦疑之杖流海島元將討
張士誠遣使募名將王封鏞安城君遣之明
年東還拜知都僉議司事鏞鄭世雲洪義與
贊成事金普爭權幸普丁母憂密諭行省都
事崔介上書請令百官行三年喪鏞等矯旨

下其書都評議司逼令施行王悉知其狀流
鏞于濟州遂罷三年喪召拜僉議評理尋改
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密直辛貴敗在外
妻康氏獨居淫穢無忌大臣多私之鏞亦通
焉貴母告御史臺鞠之鏞以權倖獨免鏞為
巡撫萬戶招集無賴隸巡軍近千人常以自
隨入關會忽赤巡軍分隊扈衛巡軍與忽赤
素與世雲爭寵及世雲與安祐金得培李芳

江賊鏞矯旨密令祐等殺也雲因以為罪而殺祐等語在祐傳改贊成事初紅賊招降楊廣諸州水原府先降降為郡其四部曲隸安城至是鏞納水原人賂復陞為府還其部曲鏞嘗遇諫議大夫金漢龍曰賀公將拜奉翺漢龍喜叩頭謝鏞之獨權如此賊金守曹連等五十餘人夜至行宮與王寺斬門者直入相呼為宰臣稱

帝旨殺侍衛漢龍及金議評理王梓文唐府

高麗書三十一 十二

左司尹金台權宦者姜元吉衛士七八人徑至寢殿宦者李剛達項王匿太后密室賊入寢殿宦者安都赤貌類王代王卧於寢內賊認為王殺之踴躍呼萬歲既而知王尚在佯言於眾曰慎勿驚動乘輿以其黨四十餘人監宮內諸移促膳夫進膳欲王不疑而出也賊分遣其黨入城殺留都宰相會諸相以祝釐在妙蓮寺聞變將如巡軍集兵討賊賊先騎已至妙蓮洞口政丞柳翼等驢馬由間道

至巡軍鏞獨不赴妙蓮先至巡軍集衆陽言討賊謂諸相曰諸公領此兵先請行在予亦收散卒繼進濯揣鏞有異志留以觀變鏞與其門客巡軍提控華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不訊輒殺以滅口亂定以討賊為鏞功策為一等時廉悌臣新拜政丞宰樞往賀鏞酒酣謂悌臣曰三患去矣不樂何為人莫知所指或謂洪彥博死是謂一患去賊黨盡殲二患去自是百姓無憂三患去或云彥博世雲

高麗書三十一 十三

三元帥也彥博以勲戚為首相鏞雖執權不得自逞故云然興王賊黨逮捕者九十餘人鏞一不鞠訊人皆疑之王召鏞曰欲下汝巡軍按問情狀但念前功始從末減即流密城郡今巡軍提控表德麟押行竄其黨之元及大護軍高懼等數人于外自是月初日月無光無雲而陰及鏞之去天氣清明尋遣大護軍林堅味護軍金斗移繫雞林府與按廉李賓林鞠之鏞曰予以八年三宰無欲不遂豈

有犯上之心乎但欲去洪侍中耳堅味等詰云何以殺安都赤乎鏞無以對遂支解徇于諸道傳首京師梟于市籍其家滿之斬其黨十餘人杖流者亦數十人斗初至密城拜於樓下鏞顛倒下樓之自以罪重見斗魄魄飲於樓上猶未知斗為何人也酒三行乃悟曰君是金將軍耶鏞既誅王追念不已為之泣下再嘆曰誰可恃者命巡軍勿復問鏞黨

奇轍

明倫彙編家範典

七

奇轍蒙古名伯顏不花幸州人高祖允肅性侈靡事豪俠附崔忠獻驟拜上將軍歷踐兩省嘗以黃衣喝道往來倡家行路指笑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謚康靖父子教蔭補散貧累遷樞密散郎出守宣州年六十三卒娶典書李行儉女生執轍轡輪軾早死季女選入元順帝後宮封第二皇后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忠惠時帝遣資政院使高龍晉太監朴帖木兒不花追贈子教秉德承和毓慶

功臣封榮安王謚莊獻勅翰林學士歐陽玄撰墓碑賜之妻李氏為榮安王大夫人表其門曰貞節數遣使來錫衣酒又以轍為行省參知政事轍為翰林學士本同拜轍政丞封德城府院君轍德陽君轍轡輪倚后勢縱恣其親黨亦帝驕橫轍嘗會宗族宴其母器皿珍羞窮極侈麗見者以為東韓以來罕有也內侍田子山妻李氏奇氏族也王幸其家強淫之未幾子山與妻遁輪與田麻頗毆

明倫彙編家範典

七

內僚燈燭輩王怒親至麻頗及輪家索麻頗不得又幸輪家索輪還置酒遣惡少輩又索麻頗於輪家竟不得廉敦紹轍妹婿也其家奴時勢頗張威福與其黨五六人謀奪人妻矯王命強迎以歸經三宿夫家始知訟之王怒下巡軍鞠訊皆服杖流遠島輪肆暴中外苦之忠穆立置整治都監軾知其罪亡命楊廣道按廉金刊捕送都監杖之轍族第三萬亦倚勢恣行不法奪人上田整治都監杖下

巡軍逾兩旬死其妻訴行省問所因都監
官徐浩等判都監事政丞金永晁白王曰殿
下何因整治官王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
於死永晁曰三萬恃勢稔惡案止奪五結田
元開三萬死遣工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
胡劉等來鞠之阿魯等奉行省欲訊浩鎖項
而來三萬弟善財罵浩曰我兄幾被汝妻慘
恨汝殺乎浩曰我妻士族寧有是耶若婢妾
必有穢行善財母賤故云然元復遣直省舍

高麗書卷三十一 十六

人僧家奴杖浩等王薨德寧公主命轍王煦
攝征東省事恭愍將幸行省賀聖節轍欲並
馬而語王命衛士分衛前後使不得近趙日
新誅除諸奇分遣人殺之轍被殺轍亡匿免
王與公主屢幸李氏第宴王表請于元曰小
邦愛自祖宗之代獲叨錫躬之榮上風雖愧
於中原天幸多逢於上國茲者榮安王大大
人李氏衣冠奕葉禮義名家毓德坤元會踐
黃金之鳳儲祥震索當開碧繩之門竊聞

朝之法有所謂亭兒扎者合姻亞之權爲子
孫之慶古說如是山川不然若蒙陛下爲大
夫入李氏舉盛禮之優優示殊恩之衍衍則
九族感睦親之義誓永世而不忘一邦殫歸
黃之誠祝後天而難老帝遣使賜太子定安
平章等賜之兒扎宴王與公主幸延慶宮公
主太子南面王坐西李氏坐東王行酒先跪
獻太子太子立飲太子行酒獻李氏次三公
三宴將闌使者傳人升坐四階衛士束階置

高麗書卷三十一 十七

肉手蝦蟆腰否爲樂食多而先已者爲勝宴
罷皆下庭連袂立使者在西轍權謙等在東
各奏胡歌歌舞而進俱會庭心以紆絲一匹
連執環立歌舞旋曰者數四斷其所執段段
而分之是宴剪布作花凡五千一百四十匹
他物雜是由此物價騰湧禁公私宴及齋筵
油密果自是遣使錫宴無虛歲本國置李氏
府曰慶昌元遣直省舍人忙哥搜轍遼陽省
平章兼賜衣酒王以事杖流監紉糾正轍白

王曰糾正雖有罪恐為後世口實王即釋之
元錫王功臣號轍適自遼陽來觀故作詩賀
王不稱臣元遣轍子完者不花改冊榮安王
為敬王又追封三代為王授轍大司徒時權
謙虛頭俱納女子元有寵轍與謙等聲勢相
倚知天下亂自念積惡歛怨恐一朝勢去難
保預謀自安以親戚腹心布列權要陰樹黨
援將圖大逆聞諸道兵器詐為詔使扇動訛
言密諭期會約以舉事上先知之托以問宴

元史卷三十一 十九

今宰樞皆會宮庭遣判密直洪義宰臣張天
慶等召轍頭謙及轍子贊成事有傑姪完者
不花謙子萬戶恒舍人和尚頭子行省郎中
濟等轍謙先赴密直慶子與黃石奇判事申
青等密白王曰二人已至其餘子姪及處頭
父子未至若事洩變起不虞不如早圖王然
之即今密直姜仲卿大護軍睦仁吉吉達赤
子蒙大等伏壯士出其不意推擊轍應手而
仆走避追及于紫門殺之血賤宮門遂

轍從者二人尸于朱橋護為兵所害奇權
下狼狽四散禁衛四番軍士一時俱發
交於路仲卿等率兵至頭家捕殺之尸于井
泉洞路上有傑偕天慶諸闊道聞變走匿完
者不花濟恒和尚等及支黨皆逃京命中外
搜捕沒入三家奴婢于義成德泉有備諸倉
無賴之徒多乘亂攘奪官城戒嚴自宰執至
胥徒備兵仗宿衛王教曰我太祖創業垂統
設官立法上下相保式至于今我忠惠王歸

元史卷三十一 十九

款元朝世祖許其不改舊俗以存恤之我國
亦修修職貢未嘗小違臣節今有奇轍頭
權謙等不念元朝存恤之意先王創垂之法
席勢以陵君肆威以毒民罔有紀極予以連
姻帝室於其所言一皆勉從猶為不足潛圖
不軌欲危社稷幸賴天地祖宗之靈轍等俱
已伏誅兇黨之在逃者奇有傑完者不花盧
濟權恒和尚等罪在不原韓可貴具貞等不
從國令故縱反者是用俱置典刑有能捕告

以本人家貲量功充賞餘人所犯一切
除之轍等奪占人口土田都僉議同立都監
詩人申告各還本主尋捕有傑完者不花濟
和尚斬之恒獨以素不挾勢免死流濟州有
傑之說也觀者如堵莫有哀者其弟上護軍
世傑平章賽因帖木兒時在元得免轍妻金
氏逃難祝髮為尼獲之囚巡軍幼子賽因亦
雞髮匿與王寺捕殺之流其黨金寧君金普
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兒行省貧外趙萬通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同僉洪翊贊成黃河衍評理李壽山密直王
重貴代言黃河吳護軍黃河堤前代言洪開
道前右尹田霖繕工今金義烈官者大護軍
鄭龍莊杖前密直任君輔前廣興倉使林仁
起前護軍金南得前郎將盧之卿尋殺龍莊
翊河衍籍三家財產官賣之大廟令張天翮
主之天翮密令其僕納布十七匹買錦衾以
歸眾曰此錦匪直十七匹何緣得之共追之
僕曰我和賣官天翮奴也御史臺請罪之其

第大護軍天志有寵於王特宥之止免官轍
等誅李氏以憂病時國家遣將西北以備元
春秋貢獻羈縻而已故音問頗阻皇太子遣
金剛吉思迎李氏李氏固辭使者三返太子
遣詹事院僉丞保童餽衣酒金剛吉思因留
奉養李氏卒官備葬事賻米二百碩布二千
五百匹世傑妻房氏評理彥暉女也奇氏既
滅金鏞脅誘彥暉私房氏以其有夫不敢自
恣乃與其門客正言崔守雌為妻及鏞流三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繫彥暉守雌于巡軍杖之鏞誅國人奪房氏
後世傑迎歸于元元亡賽因帖木兒與遼瀋
官吏平章金伯顏右丞哈剌波豆叅政德左
不花等招集亡元遺衆割據東寧府憾其父
誅將寇我北鄙報仇王命池龍壽揚伯顏往
擊之賽因帖木兒遁語在龍壽傳

盧頤

盧頤交河縣人娶平陽公眩女慶寧翁主以
故驥貴忠穆時拜左政丞封慶陽府院大君

特許帶王張蓋以寵之頃性貪好奪人臧獲
整治都監究治之錄事曹光乙掌其事頃恨
之欲除名錄事籍乃不署五軍都目狀俟除
光乙名然後署之人多譏議恭愍朝以女納
于元帝拜集賢殿學士後與奇權謀逆伏誅
子濟禎嘗瑛濟書為行省郎中本國封瑞原
君及頃誅濟亡匿後詣闕自訴無罪王欲原
之下巡軍竟斬于市禎封昌城君頃誅逮獄
流于外久之召還判密直司事其子瑄與洪

高麗書三十一 二十三

倫犯逆伏誅禎亦杖流尋與子禎及鈞俱被
誅籍其家恭讓在潛邸娶禎女及即位封順
妃追贈禎為齊孝公嘗封慶原君仕元為兵
部尚書恭愍十八年自漢北奉元詔來至貴
州王遣大將軍宋光義執嘗鞫其來故嘗誣
服與前監察大夫王重貴樞密院使李壽林
及李明等通謀行謀於是并其一行十八人
殺之王嘗求龍腦於和義翁主奇氏不得至
是託以與北元通謀下巡衛府又囚重貴等

及前佐郎方得珠獄未幾殺重貴壽林明象
于市髡奇氏置之尼院皆奇后之族時人憐
其無辜得珠附羊眈免

權謙

權謙政丞得之子忠肅初拜司僕副正累遷
代言轉民部典書從王如元留燕五年侍從
有勞三還國錄功為二等肅陞同知密直司
事謙嘗為合浦萬戶及忠肅復位屢求為萬
戶王不聽謙如元依勢家代李俊為巡軍萬

高麗書三十一 二十三

戶忠肅襲位東還謙奉璽詣行宮拜贊成尋
判三司事恭愍初以福安府院君如元納女
于皇太子得拜太府監太監謙家奴奪忽只
朴元柱妻及李佛臣女置謙家強淫之典法
司捕鞠榜暴其罪並其黨三人杖之謙後與
奇盧謀亂伏誅

崔濡

崔濡蒙古名帖木兒不花同知密直安道之
子忠惠朝累遷軍簿判書嘗頓之亂侍從有

勞錄功爲一等仕元爲御史初宰臣趙芬妻
馬氏新寡服未闋濡強滯之芬弟宦者院使
伯顏不花在元聞之訴中政院帝遣怯薛旦
驢女等鞫問以豪富獲免止杖五十後又強
滯海平府院若尹碩婦其橫恣如此轉知都
僉議以事罷奉忠定如元及忠定即位封驚
城君賜誠勤翊戴協贊保定功臣號尋拜叅
理王宴元使裴佺謂濡曰爾爲叅理我所薦
也濡勃然曰吾顧因爾力乎遂拳毆之濡又

卷三十一 二十四

言於三曰援立之功無出臣右然由和都僉
議纔陞叅理尹時遇有何功以密直副使拜
三宰其父莘係叔父安淑亦皆嘗爲三宰豈
彼傳家之職乎閔思平叱曰汝抄人之後六
室於汝極矣何不知足濡怒毆思平三怒濡
而未能力監察司劾之遣所由執濡家婢來
濡遣奴毆所由奪婢而去都僉議司亦劾之
時濡第版圖判書源怨王有不遜語王下源
于獄命右政丞孫守卿鞫之源不肯就獄強

致之今跪源不服曰政丞曾不知皇帝勅薛
固不可罵辱亦不可鞫問耶罵辱自有邦憲
拂袂而出濡遂與源率其弟有龍奔于元恭
愍在元還國濡扈駕至遼陽逃還入元與金
元之帖木兒等謀擾本國奏請徵征南兵十
萬于我帝乃遣濡徵兵時國人之在元者咸
奏曰尚麗嫺小方被倭患且地遠不可徵兵
帝然之召濡等還帝將征高郵徵兵于我濡
爲元中尚監丞奉詔求督軍且求搶村王拜

卷三十一 二十二

濡三司使又封龍城府院君初諸奇敗皇后
謂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爲我報讎會濡在
元諂事丞相搆思監及后宮宦者本國人朴
不花在將作同知又爲同知樞密院事知后
怨正人恃金鋪殺安祐等諸將而爲內應遂
與群不逞說后謀廢王立德興君安奏紅賊
之難尚麗失國印擅鑄新印用之元立德興
君爲王以奇三寶奴爲元子金鋪判三司事
濡自爲左政丞凡國人之在都者咸署偽官

且請發遼陽省兵以來時正不以失位廢貢
獻屢遣使陳請冀悟帝心濡與朴不花等奪
所獻禮物表賤使不得達王無如之何遣慶
千與安遇慶等屯西北面以備之濡以元兵
一萬奉德興君渡鴨綠江圍義州我軍敗退
保安州濡入據宣州王命崔瑗節度諸軍戰
于隨州之捷川濡軍大敗初濡嗚蒙漢軍以
利曰高麗王威脅將士使守西北聞新王來
則不戰而散事定賞以高麗宰相妻妾資產

高麗文宗三

一三六

衆皆信之及渡江我軍堅拒無一人降者蒙
漢軍疑我誘致深入設伏以待及達川之敗
乃知墮於濡計夜詐爲我軍狀呼噪驚動濡
軍遂焚其營渡江走我軍追至江不及柳仁
雨康之行安幅從扈千奇等罷憊在後執而
殺之濡軍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濡又托權勢
謀起大兵而東且請于帝曰如得還國盡發
丁壯以充天子衛兵又獻糧餉及女子歲以
爲常且於慶尚全羅置倭人萬戶府招誘倭

人授金符使爲上國之援監察御史紐懷等
言修文德而服遠人乃前聖之明訓斥蒞諛
以清朝政尤臺憲之當爲夫遠人服則干戈
屏息讒人遠而是非益明比聞高麗之爲國
也地處遐陬威行海嶠歷代征之而弗克號
令獨施於一方惟我太祖皇帝肇基北土世
祖皇帝混一南服恩威所至率衆臣服於是
授以征東丞相之職妻以公主之榮錫印主
國貢賦歲修既爲和親永洽國典其國王卜

四

高麗文宗三十一

二二

顏帖木兒傳嫡嗣位恪恭乃職方貢不匱海
隅咸服比關賊之陸梁殘上京於咫尺煨燼
宮闕劫掠璽符深入高麗欲殘邊境其國王
卜顏帖木兒仗義興師誓殄厥寇爰出奇策
屠戮殆絕所獲璽章寶貨等物遣使來納究
其功勲不爲不重豈期伊戚叔塔失帖木兒
既已爲僧復圖異慮駿奔京闕賣緣群奸朦
朧啓奏重授印章俾代其位分撥將卒防送
入國行未及境班師西歸故繁纓猶惜其妄

加而名器豈宜以復授致生邊釁有由然矣
察其妄誕之謀率皆奸臣樞密院同知崔帖
木兒不花之所致也謹按帖木兒不花狡獪
其心天縱斯穢本係高麗仕居中土罔知國
家之大體實為阿諛之小人論其才非職任
之可加考其行無尺寸之報效詭妄造釁誣
廢忠良似茲所為就其不切齒迹其斯人之詭
詐摻諸典憲而難容蓋惡不懲何以勸天下
之善邪不去無以彰忠義之心事雖在於赦

高麗書卷之十一 二十八

前職難存於革後罪幸遇原理合糾正如蒙
准言即宜遣使詰彼明諭卜顏帖木兒復還
其職安彼還方以酬前烈收奪塔失帖木兒
印章制命并還帖木兒不花于本土庶幾息
邊塵之復起雪忠義之至冤帝允之收塔失
帖木兒印章置永平府械濡送還伏誅

洪倫

洪倫南陽人侍中彥博之孫恭愍王選年少
兒美者真子弟衛倫與韓安權皆洪寬庶瑄

等皆屬焉以漆穢得幸倫等常直禁中或終
歲不得休沐皆懷怨怒王使倫等通諸妃嬪
真生子以為嗣益妃有身宦者崔萬生嘗從
王如廁密告曰臣詣益妃殿妃曰有身已五
月矣王喜曰子當為影殿無所托妃既有身
吾何憂乎少選門與誰合萬生曰妃言洪倫
也王曰明日謁昌陵伴使酒殺倫輩以滅口
汝知此謀亦當不免萬生懼與倫安瑄寬瑄
等謀是夜三更入寢殿乘王大醉萬生等

高麗書卷之十一 二十九

擊之頭髓濺壁瑄寬瑄安等遂亂擊金興慶
尹瑄尹可觀因呼曰賊自外至矣衛士服栗
莫敢動宰相百執事聞變無一人至者宦者
李剛達先入寢殿見血流滿房詭言上未寧
鎖門禁出入黎明太后至秘不發喪百官侍
衛如舊剛達以王命召慶復興李仁任安瑄
瑄等密議討賊仁任以僧神照常在禁中
脅力多詭計疑與潘王子脫脫帖木兒
作亂下神照獄既而是屏幃及萬生衣上有

血痕因萬生巡衛府鞠之悉得其狀繫倫等訊之皆服唯安瑄終不服然倫等辭證明白即繫安父贊成事方信瑄父密直鎮瑄父密直副使鑄寬父判開門事師普子巡衛府倫父師禹時出鎮全羅繫倫兄羈百官會于市輟倫為生斬安瑄寬瑄及其諸子皆梟首籍家產妻妾沒為官婢杖方信鎮鑄師禹師普編配遠州親叔姪堂兄弟皆杖流辛禡二年政堂文學李茂芳詰復興第曰何不籍韓方

信盧禎家復興曰以韓安盧瑄不伏罪而死也茂芳曰二賊自知大惡至死不伏然情狀著見論以弑逆則其父豈免連坐復興作色不應茂芳言愈切復興不獲已並籍方信鎮家執義金承得獻納安瑄等交章請誅萬生倫父母妻子兄弟其親叔姪堂兄弟削職遠流永不敘且大逆非特萬生倫也其洪寬權瑄韓安盧瑄等並宜一體施行禍皆從之仁任贊成睦仁吉評理邊安烈政堂文學洪仲

宣判密直王安德密直副使禹仁烈等以為賊臣父兄皆已逮流請免其死禍曰今臺諫之言固是如之何不從仁吉曰臣從先王在元朝十有一年未聞以夫罪而戮妻子罪而戮母也若論弑逆則雖舉國受戮尚無憾焉臣等亦豈得保首領況彼婦人焉能知言甚切至禍許之時萬生妻已死倫妻臨刑得免命誅師禹葬方信鎮鑄師普及安兄休弟寧烈瑄兄定住瑄兄鎮弟鈞寬弟憲流倫族洪

師瑗洪彦猷彦修韓戴柳龍生瑒族權鎬權通權鑄權濬權溫安族韓脩韓理等遠州以萬生倫首惡并流姨子姑子時池齋利其逆黨田民賞產倫萬生之族假法悉誅初師禹知倫不肖欲殺之未果及倫嬖幸寵傾群賢師禹自王曰倫人面獸心願無畜宮中王不聽其在全羅寄葬書令戒倫縱恣倫反訴於王曰臣兄葬疾臣官居已右讒臣於父欲罪臣罪臨刑曰倫之惡倫之惡素知滅吾門不

早除以至今日烈曰吾於甲寅之變年方
九歲生得與聞不肯署名刑書既而曰若是
則違王命也遂就死

金文鉉

金文鉉善州人父達祥官至同知密直司事
與吳仁澤典政柄鬻官潰貨又恃寵以口舌
陵人爲世所惡文鉉登第歷朝累遷成均
祭酒兄君鼎有愛妾當直還家房中
有人欲執之人拔劍擊君鼎欲害出君鼎大

金文鉉

叫僕隸全集人匿床下逮曉視之乃文鉉也
由是達祥甚疾之文鉉嘗在善州州人林永
和與弟寶劍從李芳實擊紅賊及芳實誅文
鉉利永和家產率二十餘人夜至其家矯旨
稱芳實之黨皆置極刑乃執永和兄弟斬之
盡奪其財及馬九匹以歸又與密令朴瑀善
瑀死遂姦其妻又竊宰相金鉉達祥禁之
不能得懼憲司按治請辛朧曰文鉉不肯在
將不孝願置于外朧曰何罪達祥不

斥言但云狂惑文鉉聞之怨恨又忌其兄依
朧門客陳允儉謁朧曰文鉉不幸爲父兄所
疾願公哀矜不置死地朧曰汝父兄何疾汝
耶文鉉曰我有何罪第畏吾口且朧曰何畏
也文鉉若不忍言者朧疑之密謂文鉉曰汝
父兄有何所爲文鉉又若不忍言者朧益疑
佯怒曰汝若不言繫巡軍鞫之文鉉曰吾父
兄談公不德曰將必亡國予適聞之顧畏吾
泄此言也朧信之譖王黜達祥君鼎必欲殺

金文鉉

之王重違朧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朧遂擅
殺之文鉉嘗以事貶在外至是依朧還京進
退朧門朧誅諫官李寶林張夏等言金文鉉
黨附逆朧譖殺父兄其交構誣陷之事辛朧
李壽富之所常說一國臣民之所共知其父
臨死亦言爲文鉉所陷有冤痛之聲此亦人
之所共聞也此正天地所不容王法所必誅
若置不問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請加典刑以
示後世王不允諫官復爭之不得憲府又請

誅之文鉉逃卒禍四年典法司言金文鉉弑父與兄天下大逆而曲蒙恩宥得保首領沉湎酒色無所忌憚此而不懲何以爲國請依律處刑周示四方禍杖流金義縣十四年縊殺于伊山營子上清

金義

金義胡人本名也列哥恭愍末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

朝廷使臣林密蔡斌等還命義護行弑酌酒

古史卷之二十一

四

每欲殺義義不能堪欲害之李仁任亦恐

朝廷問恭愍之故遣安師琦密諭義殺斌等

以滅口至開州站義遂殺斌及其子執密以

甲士三百人進獻馬二百匹奔于納哈出卒

禍下義母妻于巡軍將殺之憲司言義雖叛

逆婦之何知請勿殺乃沒爲尚州官婢籍其

貲產又繫義兄前判事彥彥踰獄逃後權近

入朝遇義於儀真州舟上自言歸

大明爲指揮征南蠻捷還時義母在問之無

列傳卷第四十四

古史卷之二十一

四

列傳卷第四十五 高麗史一百三十一

辛旽靈山人母桂城縣玉川寺婢也幼為僧

叛逆六

辛旽

辛旽靈山人母桂城縣玉川寺婢也幼為僧名遍照字耀空以母賤不見齒於其類常處山房恭慤王華人拔劍刺已有僧教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府會金元命以旽見其貌推肖

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辨給自謂得道說為大言輒中旨王素信佛又感夢由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旽目不知書常遊京都勸緣誑誘諸寡婦售其奸淫自見王務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至於足襪必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見之曰乱國家者必此兒也鄭世雲以為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髮而為頭陀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賜號

清閑居士稱為師傳咨訪國政言無不從人多附之士大夫之妻以為神僧聽法求福而至旽輒私焉十四年旽主密直金蘭家蘭有城府好毀譽人以二處女與之崔瑩貴蘭旽嫉之譖貶難林尹又罷贊成事李仁復密直赴希古洪師範崔孟孫等引所善蘭及金普李春富任君輔朴職代之又譖流贊成李龜壽許理梁伯益判密直朴椿茂城君石文成官者府院君李寧金壽萬等分遣其黨上護軍李得霖巡軍經歷具李南鞠瑩龜壽等以交結壽萬離間上下一去賢良大不忠羅織成獄瑩等皆誣服曰請速即刑遂削瑩等三品以上爵除壽萬名為民並釋其田民又流陽川君許猷典工判書邊光秀判事洪仁桂猷子典理判書瑞會議評理金貴上護軍梁濟大護軍李仁壽護軍洪承老凡謗已者輒中傷虐焰董灼大臣以下皆畏之旽尋祝龜壽貴壽髮置山寺遣白紵李元具杖之復遣

王安德幾仁吉沉于海耽當注擬自稱舉賢
良及除目下所擢授者皆其所善也王封耽
為真平侯自是日加崇重尋授守正履順論
道變理保世功臣壁上三碑二重大匡領都
會議使司事判重乃監察司事驚城府院君
提調僧錄司事兼判書雲觀事始改名耽初
王在位久宰相多不稱志嘗以為世臣大族
親黨根連互為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以
釣名及貴顯恥門地單寒連姻大族盡弃其

三十二

初儒生桑惟少剛又稱門生座主同年黨比
徇情三者皆不足用思得離世獨立之人大
用之以革因循之弊及見耽以為得道寡欲
且賤微無親比任以大事則必徑情無所顧
藉遂拔於髡緇授國政而不疑請耽以屈行
救世耽陽不肯以堅王意王強之耽曰嘗聞
王與大臣多信譏聞願勿如是可福利世間
也王乃手寫盟碑曰師教我我救師死生以
之無惑人言佛天證明於是與議國政用事

三旬讒毀大臣罷逐領都會議李公逵侍中
慶千興判三司事李壽山贊成事宋卿密直
韓公義政堂元松壽同知密直王重事家
宰臺諫皆出其口領都會議久盡其力至是
自領之始出禁中寓奇顯家百官詣門請事
耽以辰巳聖人出之識揚言曰所謂聖人豈
非我歟以元命兼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曰
十三都府兵元命蘭皆以耽故大用初顯後
妻家居耽為僧通焉後歸顯及耽貴主顯家

三十二

又通焉以顯妻主中饋耽貪淫日甚貨賂輻
湊居家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謁王則清談翫
菜果茗飲密直提學李達哀嘗於廣坐謂耽
曰人謂公酒色過度耽不悅罷之十五年耽
以四月八日大煥燈于其第京城爭救之貧
戶至乞丐以辦諫官鄭樞李存吾上疏極論
耽罪惡皆見貶逐語在存吾傳自是耽之榮
驚尤甚宰相臺諫皆附耽而旨路塞矣王以
無嗣欲納妃親選德豐君王義散騎安克仁

正郎鄭寓判官鄭良生女于內庭眈與王並據胡床觀之眈既以計盡逐歟舊僉議評理睦仁吉雖曾歸舊臣以武人不識字不爲忌及其兇詐益露恐仁吉自王因事譖之任君輔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小失去眈銜之又聞樞之見逐君輔營救益嫉之遂譖王并仁吉同日竄之眈以黃裳李壽山韓方信安遇祥李金剛池龍壽楊伯淵金達祥李云牧張必禮李善等爲禁衛提調官於是內外之權悉

撓於眈眈與宰樞迎廣州天王寺舍利于王輪寺王率百官往觀百官冠帶立庭眈著半臂手圓扇竝御床坐袖緣化文立授王令押王受之愈謹居數日眈率僧徒還舍利贊成李仁任從眈步至天壽寺送之後兩府祭正陵眈不拜坐對公主神座侑食王謁諸陵百官皆隨王拜眈獨立不拜王嘗御假樓觀擊毬雜戲都堂帳幕在樓東眈騎馬至幕前諸相皆起立眈馬而與語至樓下乃下馬與王

坐樓上侍中柳濯進饌眈坐受眈服飾一如王見者不能辨王又幸高羅里觀擊毬眈於帳殿前乘馬侍中以下起立眈騎過垂鞭自若又與侍中尹樞侍王宴樞行酒眈以飲餘授樞桓飲之無愧色王一日步幸眈第眈與王並踞如儕輩無復君臣之禮每出入騎從百餘儀衛擬於乘輿眈請置田民辨整都監自爲判事榜諭中外曰比來紀綱大壞貪墨成風宗廟學校倉庫寺社祿轉軍須田及國人世業田民豪強之家奪占幾盡或已決仍執或認民爲隸州縣驛吏官奴百姓之逃役者悉皆漏隱大置農莊病民瘠國感召水旱癘疫不息今設都監俾之推整京中限十五日諸道四十日其知非自改者勿問過限事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今出權豪多以所奪田民還其主中外忻然眈閒一月至都監仁仕春富以下聽決焉眈外假公義欲市恩於人凡賤隸訴良者一皆良之於是奴隸皆主

者蜂起曰聖人出矣婦人訟者貌美眈外示
哀矜誘致其家輒淫焉訟必得伸由是女謁
盛行亡人切齒判事張海家奴為郎將遇海
高揖不下馬海怒鞭之奴訴眈眈因海及其
女于巡軍其欲收群小心以濟甚惡類此百
官嘗會眈家車馬填街而宮門寂然識者寒
心是日地大震時公卿舊臣皆被竄逐眈惟
憚太后譴問百計王憂無嗣彤于辭色或不
泣下眈說王曰開文殊會則君臣和協佛天
歡喜必誕元良王從之設會於宮中凡七日
欣然有得子之望前會一日別建淨殿覆以
白茅為道場吹螺擊鼓如三軍鼓角聲振城
中郡人初聞以為宮中有變皆驚駭久之乃
定會罷眈乃出縑黃雜流填咽宮掖令諸君
宰樞及各司逐日設齋糜費不貲王幸眈顯
刹洛山寺左右爭言今歲大稔王跪佛前曰
自不穀莅國十有五年水旱為灾今歲之稔
實由僉議變理王敬眈常稱僉議而不名王

上壽太后益妃定妃待宴眈亦與焉一日柳
濯亭王二妃在東眈坐西謂王曰二妃年少
而愚王曰不愚眈又戲曰聖體不已勞乎王
曰勞矣哉密直許綱妻金氏上洛君求煦孫
也綱死眈慕其門閥欲娶之金聞之曰我公
平生未嘗晚粉黛安何忍背耶必欲污我當
自刎遂斷髮為尼眈聞而止十六年元以眈
為榮祿大夫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眈受宣
置座傍曰安用此物為但他所與不可弃也
王感眈言異生子又大設文殊會於演福寺
中佛殿結彩帛為須彌山環山燃大燭又環
佛殿燃燭燭大如柱高丈餘負以獅象夜明
如晝備列珍羞凡五行絲花彩鳳炫耀人目
幣用彩帛十六束又以金銀作假山置于庭
幢幡葆蓋五色曄日選僧三百遠須彌山作
法梵唄震天隨喜執事者無慮八千人王與
眈坐須彌山東率兩府禮佛眈白王曰善男
女願從上結文殊勝因請許諸婦女上殿聽

法於是士女雜還寡婦至有爲眈冷容者眈以餅果散於婦女咸喜曰金殿乃文殊後身也士女飫珍羞或弃地一會所費至鉅萬王命忽赤忠勇衛二百五十人晝夜衛眈演福寺僧達孜嘗以識說眈曰寺有三池九井三池澄淨扶蘇山映池心則君臣心正致大平九井者九龍所在堙塞久不可不開將設會眈今季云牧役府兵開三池九井是會凡七日暴風三日大霜三日始會暴風終日黃埃

乃進王命營成均館眈與濯李穡會崇文館相舊址眈免冠扣頭誓先聖曰盡心重營左右皆曰少損舊制可易成眈曰文宣王天下萬世之師也可靳小費虧前代之規乎有僧禪顯于康安殿封王師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眈獨戎服立殿上每王一拜輒嘖嘖稱嘆私語宦者曰主上禮容天下稀有其陰媚取寵如此史官尹紹宗在傍眈顧謂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初禪顯之未封也紹宗族僧夫目謂紹宗曰眈之貪暴大豕不若必誤國家禪顯附之吾不忍見遂逃入山元使乞徹至問曰聞爾國有權王何在時中國謂眈爲權王故云眈在奇顯家由奉先寺松岡出入王宮岡西南有隙地眈白王曰幸就此構小房則庶便老僕進退王許之眈分其黨督役不日而成宏敞深邃又於北園

作別室重門深幽明窓淨几焚香獨坐蕭然
若無欲者惟許顯妻及二婢出入凡訴寃者
求官者必遣妻先賂顯妻內謁顯妻謂其
人曰別室甚狹不可著表衣又不可率從者
以入其妻妻著短衫賣貨賄獨入陳所欲耽
獨與相對醜聲流聞判事朴晉安三宰姜碩
嘗以事遣其妻謁耽耽欲汚之皆厲聲固拒
顯與妻事耽朝夕不離側若老奴婢然知都
僉議吳仁澤與千興仁吉元命三司右使安

遇慶前密直副使趙希古判開城李希泌評
理韓暉鷹揚上護軍趙璘上護軍尹承順等
密議曰辛耽姦佞陰狡好讒毀人斥逐勳舊
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誅密記有非僧非俗
亂政亡國之語必是此人將為國家大患宜
自王早除之判少府寺事姜元甫與判書辛
貴善會貴遣人借器於元甫元甫曰欲何用
曰將以饋耽元甫曰何用饋我與某某將除
之其人歸告貴貴馳往告耽耽夜令其健備

弓劍以衛詣王告變曰耽山水間一衲也上
勒令至此耽不敢違命思欲去姦惡用賢良
使三韓百姓粗得平康然後將一衣一鉢還
向山林今國人將殺耽願上哀矜王驚問之
耽具以貴語對乃命繫仁澤等于巡軍又囚
貴元甫鞠之杖流仁澤希古千興元命遇慶
仁吉及仁澤子英佐于南裔沒為官奴籍其
家又流暉希泌璘承順元甫大護軍柳仁梓
韓德卿又以郎將田永貴朴世元私議千興

等無罪并流之獄方興耽赴西普通法席三
品以下皆帶弓劍以衛耽以其黨李元具為
慶尚江陵道察訪使金鼎為楊廣全羅道察
訪使高漢兩為西海平壤交州道察訪使元
具素與耽相善及耽得志來謁尋求去耽曰
國家欲選賢良君何去也俄投大護軍為察
訪凡耽之讎怨皆為之報累遷判大僕事又
監察大夫孫湧日詣耽家事皆告稟耽坐堂
上湧每出入俯伏堂下玄風人郭儀每遇俗

節備酒饌往靈山真眈父墳今守者達眈眈以素不相識驚喜召之尋除正言十七年日本遣僧梵盪等來聘梵盪等至行省諸相皆立眈獨南向坐不為禮梵盪等怒詰之眈忿甚欲毆之館待甚薄至謁其饗餼仁任私餉之王聞甚慚眈終無愧悔眈燃燈設火山遼三王其弟與云牧顯知中事屢與邦騰揚軍上護軍李得霖等率文武數百人為左右隊督之燈以百萬計極其奇巧又盛陳雜戲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賜布百匹得霖本隊尉黃縑附眈驛顯貪饒不法嘗為全羅道按廉未行憲府劾得霖盜廣州貢紬王命臺官勿問督令之任及為班主縛毆內侍別監憲府又劾之王亦不問後眈以得霖盜影殿材殺之眈始有寵李齊賢白王曰眈骨法類古之凶人請勿近眈深銜之以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互相干請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為滿國之盜科舉之害有如此時藝文館請

科舉王素疑署科或黜且重違眈意不許既而開典校寺書疏祝者惟一人乃幸九齊取李詹等七人眈惡柳淑譖王殺之又聽金文鉉讒殺文鉉父達祥及其兄君鼎語在淑文鉉傳前密直副使金精與金興祖趙思恭俞思義金齊顏金龜寶李元林尹希宗等謀誅眈思恭洩謀於所善前洪州牧使鄭暉暉與提學韓嚴告春富春富入白王命繫巡軍獄鞫之杖流有差眈追遣私入於中路皆縊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殺之又以璘元命嘗與思義通書皆杖殺之凡為眈所殺者妻子不敢訴寃廷臣無敢言之眈又欲盡殺流人許於王遣孫演于慶尚全羅道其黨洪永通謂眈曰多殺人何益佛氏罪福報應之說亦可畏願更思之眈悟更白王召演還十八年以公主忌晨設會于演福手僧尼數千施布八百匹時水原道饑流民聞會全集眈以餘布分與流民以干譽眈欲自為五道都事審官今三司上書請復之

王曰我皇考忠肅王值旱災焚香告天罷此
官天乃雨寡人可忘先王之意乎焚其書後
眈諸道州縣事審奏目詣王王戲曰五道
都事審會議可自爲之又曰大監莫若諸州
事審事遂寢眈密令春富請移都忠州王怒
眈托言松京濱海海寇可畏以解之王乃下
令將巡駐三蘇發民除道又於平壤忠州皆
作離宮及公主魂殿峙供頓民甚苦之然畏
眈無敢言者判司天監陳永緒等上書以爲

近者太白晝見又年饑靜吉動凶王曰何晚
奏耶明日謂左右曰國事大臣不可不與聞
與眈議罷之眈於八關會攝王受群臣朝于
儀鳳樓王性猜忍雖腹心大臣及其權戚必
忌而誅之眈自知鴟張太甚恐王忌之密謀
不軌僧釋溫初附眈以辛丑戰功封輔理君
後被罪逃髮而改姓名高仁器拜判少府監
事洩眈逆謀眈因自辨於王復祝仁器髮放
于金剛山實庇之十九年

帝遣使來錫王命并賜眈絳帛璽書稱相國
辛眈王因諫官言今六部臺省官每月六衙
日親奉事眈言六衙目聽政則聽訟官五日
內未能窮治請於初二十六兩日視事從之
二十年眈僉人享眈于穿坂王出涼慶堂之
自侍中以下有爵者皆與凡二百餘人都人
聚觀謂之僉議餞送權適又次眈設火山
臺眈不敢自安乃後涼殿請王觀之眈初以
僉行是信於王既納蘭女又畜妾無數例

夫妻貌美者必密招私之凡在朝者皆希恩
畏威爭獻臧獲寶器王猶以不受祿不近色
不置田園信重之眈恣行威福恩讎必復世
家大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虎狼至使仕者夜
直其第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道
路爲之填塞市不開貨奇顯崔思遠爲腹心
春富蘭爲羽翼黨與滿朝王亦有不自安之
意稱領相而不敢官王謁憲景二陵眈分遣
其黨設伏道傍約行大事及王還宮眈謂其

黨曰何不如約其黨曰見工儀衛甚盛不忍犯也叱怒且罵曰爾輩誠怯懦無用者也自是日夜聚謀更刻日舉事時求官者悉附叱選部議郎李勣亦爲叱門客備知兇謀陰稽記之事迫乃匿姓名稱爲寒林居士爲書夜投宰相金續命第即微服亡去續命以其書聞王命巡衛府收捕叱黨顯思遠仁器前以尹鄭肅漢將軍陳元儉顯子前正郎仲脩韓乙松等鞠之王始疑其誣構不之信反訊其黨皆服乃誅顯思遠龜漢允儉仲脩仁器乙松等流云牧辛貴辛修翼日叱以小兒生辰飯僧廣明寺王命承宣權仲和降香賜蟒龍衣叱遂謁正陵王命仁任興邦及頭裏速古赤從之後二日流叱于水原命李成林王安德押行理部憲司請族顯等王曰門下重房何無狀疏都評議司奏曰叱本庸僧過蒙恩幸乃詭謀竊權陰結黨與圖爲不軌幸賴天佑剪除其黨叱以逆首只竄于外尚保首領

唐書卷三十三

十七

宜置極刑并誅遺孽同產及其黨顯思遠等子餘黨亦悉窮治門下省奏曰大逆天下萬世之所不容辛叱本一微僧濫遇工知位極人臣進退百官順指氣使廣植兇徒覲覲非分幸賴祖宗之靈殿下先見之明兇謀發覺乃用寬典止於流放三韓缺望且叱之黨與不但顯思遠等七人而已伏望斷以大義置叱極刑籍沒家產并夷其黨以快衆心憲府又請誅叱流其親黨籍產猶宅王曰法者天下萬世之公予不得私撓宜如所奏遣察訪使林樸伏覆使金玃于水原誅叱即召還叱所逐千興瑩希泌承順等初王與叱春富等同盟至是授樸盟書使示叱數罪曰爾嘗謂近婦女所以導引養氣非敢私之今聞至生兒息是在盟書者欺城中造甲第七是在盟書者欺如是者數事數罪訖可焚此書樸至水原使人詐報宣召叱喜曰今日召還蓋爲阿只思我也阿只方言小兒之稱叱婢矣

唐書卷三十三

十八

般若生牟尼奴王以爲己子是爲禍阿只指牟尼奴也水原府使朴東生泣眈前陳其情款成林叱退之眈當刑束手乞哀於樸曰願公見阿只活我乃斬之支解徇諸道梟首京城東門初樸與上將軍李葵冲侍王王月羹冲曰汝知阿只事矣對曰臣已知樸恠之出以問葵冲葵冲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眈家賜阿只阿只大喜眈謂予曰上數幸吾家非爲我也予具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眈誅樸

謂史官閔由誼李至曰誅事眈國家大慶又有大慶君等知予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眈潛養之不使國人知是亦當誅更官宜知之又斬眈二歲兒及眈異父弟判事姜成乙誅春富蘭云牧其子沒爲官奴又誅眈黨大護軍李伯修護軍白絢孫演金斗達金元萬僧天正括觀奇顯子仲齊淑倫仲平林熙載辛純辛貴林世崔津林仁茂林端沒蘭從弟大護軍千寶端弟郎將桂爲奴皆伏劍自死

杖流湧永通金鉉許完前承旨金縝春富第先富元富上將軍金重源大護軍宋蘭孫湊金安石蘭金鼎吳仲華民部尚書成俊德成汝完禮部直郎吳一鶚大常少卿趙思謙柳海郎將朴千祐前軍簿正郎柳資澤尹德方韓休楊天式羅松金暉西辛元之金良劍高敏等有差思謙後爲判事論通其妻父之妾又附眈多受賄賂廢爲庶人流遠州一鶚當爲政房少卿冒受中郎將河永洪偉祿監察

司論劾除名不敘附眈得官至是敗三司右尹李遇龍亦以眈黨免官眈及逆黨妻妾皆沒爲官婢初後以功驟遷至政堂文學眈性畏改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爲難白馬以助陽道時人謂眈爲老狐精

辛福小字牟尼奴耽婢妾般苦之出也或云初般若有身滿月耽令就父僧能祐母家產能佑母養之未期年兒死能祐恐耽讓旁求兒有族請移養耽請居一年耽取養于家以

辛福一

同知密直金鉅所賂婢金莊為乳媪般若亦未知為非其兒也恭愍王常憂無嗣一日微行至耽家耽指其兒曰願殿下為養子以立後王晚而笑不荅然心許之耽密令其黨具一書為書祈洛山觀音云願令弟子分身為尼奴補壽住國及耽流水原王語近臣曰子嘗至耽家幸其婢生子母令驚動善保護之耽既誅王召牟尼奴納明德太后殿謂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美婦

在耽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後王欲以牟尼奴為嗣請就學太后不欲曰稍長就學未晚王命知中事權仲和往前政堂李福第會文臣議改牟尼奴名乃書八字以進王以禍命之仍召侍中慶復與密直提學廉興邦政堂文學白文寶議封禍江寧府院大君使文寶及田祿生鄭樞等傳之二十三年九月王冒稱禍故宮人韓氏出追贈韓氏三代及其外祖甲申崔萬生洪倫等弒王太后率禍入內祕不發喪丙戌殯于寶房禍與宰樞發喪舉哀翼日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仁任欲立禍議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判三司事李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求寧君瑜及密直王安德等阿仁任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為後捨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禍年十歲十月癸巳朔告喪于大廟壬寅雷雨雹丁未下書宥境內曰不幸天不佑我國家先考奄棄群下痛不容言宦者崔萬生及洪倫權

璿洪範韓安虞瑄等與近臣與慶妬寵宿
怨乘釁肆毒幸賴祖宗在天之靈捕獲萬生
等已正典刑原其致亂流興慶于外於洪武
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國之宗親暨大小臣僚
以先考遺命承王太后旨俾予繼位于方幼
冲在衰經之中固辭至再至三遂不獲已以
至於此於戲凡爾內外大小臣庶各盡乃心
恪守先王成憲弼予以理以安社稷宥幸眈
黨甲寅大霧二日庚申葬玄陵是日虹圍月

日傍又有大小二日十一月己巳攝事于大
廟是日大雨雷電地大震鵬鳴于大室追謚
韓氏爲順靜王后遣密直使張子溫典工判
書閔伯瑄如京師告計請賜謚承襲請謚
表曰帝王之道雖遠不忘人子之心惟親是
顯竊念臣父先臣顯早承舊服爰應遺方幸
逢聖人之興灼見天命之集既委質於上
亦盡心而治民若稽成規宜請殊號伏望同
仁夷夏施澤幽明察先臣篤於忠貞哀誠臣

過於痛悼舉易名之典副化之誠則臣謹
當宣孝治於一方祝聖壽於萬歲永懷哀曰
居高惟在聽卑承國宜先稟命輒陳哀懇仰
懇聰聞伏念臣禍惡連既深先臣在逝年齡
甚弱方居衰經之廬政事惟繁難瞻壽宣之
職當當呼籲深切兢惶伏推無外之洪恩
降由中之明詔俾小臣得遵舊典許孤臣仍
守遺基則臣謹當永堅保釐之心上答生成
之造設入闕會以國恤不受賀移安仁德太

南臺集卷五十三

四

治真于光巖寺納哈出遣其子文哈刺不花
來獻駱駝二頭馬四匹大明使林密察斌
等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執
密逃奔北元張子溫閔伯瑄逃還十二月以
三司左使李希泌爲西北面上元帥遣判密
直司事金清如北元告喪倭寇密城焚官解
等掠人物元年正月禍如普濟寺設有齋釋
服遣判宗簿寺事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謚
及承襲禍始置書筵以田祿生李茂方爲

徵諸道兵以備北元尋得邊報安乃止以
判密直司事李成林為西北面慰使密直
副使趙思敏為東北面宣慰使戊申雨雹已
酉附忠定王于大廟以密直副使崔公括為
泥城上元帥耽羅獻金帶三腰及銀器五月
祿有疾設消灾道場于書筵廳以李寶林為
司憲府大司憲禍謂書筵官曰前日大司憲
來悔不引見遂召寶林與之酒曰憲府國家
耳目敬哉北元遣使來以贊成事黃裳為西

高麗書王十王

五

小臣僚各盡乃心毋事虛文務求實效以底
豐平之理遣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聘日本戊
申日有黑子已酉亦如之禍以疾放囚三月
遣判事孫天用如京師獻貢馬一百匹禍
祭慈明仁和兩殿倭寇慶陽縣楊廣道都巡
問使韓邦彥與戰敗績以年饑禁酒甲申雨
雹大如彈丸四月以判密直李子松為西北
面都巡問使庚平壤尹贊成事池齋為西北
面都元帥門下評理柳淵為東北面都元帥

北面都體察使左副代言成石璘為體察使
如江界慰遣之遣判典儀寺事全甫如
京師獻歲貢馬六月倭公昌等十六人來降
大明人張來興等被俘于倭逃還遣孫君祐
押送京師七月己未朔日食八月倭寇樂
安寧城改定都城五部戶數慶尚道副元帥
尹承順斬倭二十六級書雲觀言近者天文
示異災變屢興宜移御避灾禍議遷都判
司事崔瑩等議曰今無大故不可遽奔舊

高麗書王十王

六

乃止泥城萬戶飛報塞王母子率金義等
奉使金濟已到信州中外均懼以知門下府
事林堅味為西京上元帥密直副使商議慶
補兼都巡問使門下評理商議楊伯淵為安
州上元帥同知密直李元桂為元帥贊成事
池齋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密直副使羅世為
西海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密直副使朴普
老為副元帥兼都體察使密直副使趙仁璧
為東北面元帥門下評理邊安烈為副元帥

高麗書三十三

七

又徵諸道兵九月泥城元帥崔公招麾下二
百餘人叛殺軍民渡江去倭船大集德積紫
燕二島時將卒悉赴北征乃簽坊里丁及諸
陵戶為兵又徵楊廣金羅慶尚諸道兵以我
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瑬領之耀兵東西江以
備之尋放還諸道兵禍以知仁州事田秀妻
有乳保恩與布七百匹米二十石西北面都
體察使池齋請又發兵為後援命三司方使
李希泌為都指揮使率兵赴之徵諸寺住持

僧戰馬各一匹又取諸寺田租以充軍用
密直副使李琳為西北面宣慰使往察密
迎相華寺釋迦佛骨置神孝寺作佛事倭寇
寧州木州瑞州結城十月我
太祖射虎以進賜襦衣一領曰惡獸可除
然亦危事後其慎之聞諸道所募兵放還老
弱稱欲召書筵官講書官者金古曰每月暇
日宜停講稱曰讀書非視事何可廢也遂出
講憲府劾楊廣道安撫使鄭庇巡問使韓邦

高麗書三十三

八

彥不能禦倭編配戍卒禮儀判書朴仁桂為
楊廣道安撫使以天變屢見釋杖罪以下囚
以河允源為司憲府大司憲十一月以河乙
沚為全羅道元帥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
倭賊一艘殲之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殺
安撫使林完牧使朴允清馬畜使金桂生等
以叛州人文臣輔星至高實開鎮撫林彥千
戶高德羽等起兵盡誅禍遣使如
之十二月丙戌大霧禍出書筵談太

代言尹邦彥曰請於修文上於殿前
止何我也邦彥不能對曰子嘗謂能
通經者今乃爾耶時罷職宦官安不
士大夫識者憂之倭寇楊廣道瀋州縣以
判典儀寺事金仕寶為兵馬使與之遣密直
副使金寶生如京師賀正阻風還泊喬桐
戊戌雷癸丑霧二年正月復遣金寶生如
京師攝事于大廟上尊號以添設職賞軍士
自奉翊通憲至七八品無算二月遣李之富

萬曆三十三

九

如定遼衛通好仍察事變又遣李原實聘于
納哈出判事安德麟擅殺人繫獄鞠治僉議
評理洪淳卒三月以朴普老為西北面元帥
兼都巡問使遣簽書密直司事鄭公權安胎
于禮安縣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
生主上何母韓氏耶太后黜之仁任下般若
獄臺諫巡衛府雜治之般若指新創中門號
曰天若知吾冤此門必頽司議許時纔入門
門自頽時僅免人頗異之竟投般若于臨津

斬其族判事龍眉實遣判事金龍定遼
通好四月以郭璇為楊廣金羅道體察使
將帥守今備禦勤怠官軍久留西北而民多
怨之以李淑林為完護使費布千五百匹賑
之賜曲宴禁中宰相請奏樂禍以國恤不許
營敬孝大王影殿于王輪寺西懶翁設文殊
會于揚州檜巖寺中外士女無貴賤費布帛
果餌施與恐不及寺門嗔咽憲府遣吏禁斥
婦女都堂又令閉關尚不能禁放于慶尚道

萬曆三十三

十

密城郡行至驪興神勒寺死五月遣知印尹
思禮費布千五百匹分與西北面各站以六
曹印小改鑄之濟州萬戶金仲光捕斬逆賊
哈赤姜伯顏等十三人分配妻子于光羅二
州庚午地大震鵲巖吼禍出北園習騎馬又
觀弄杖戲北元人兵抄兒志來禍待之辱取
及第鄭松等六月代言李元紘討雲察香忘
其祝板久而請押禍怒曰此事不可不爾爾
何慢耶以大旱禁酒禍請宰相曰官亦不

宜用潤宰相以爲不可耦曰予性不好
今不復飲以柳深爲金羅道元帥兼都巡閱
使柳實爲全州道兵馬使放輕繫量移諸
配人有差判事金龍自定還衛商家奴言
還其書曰僕自洪武五年歸降 嗣廷數年
之間深蒙厚恩非筆舌一言能盡茲因本國
不忿生廢了普顏帖木兒王上頭主人疑
惑况又將差去官蔡大使等亦廢了因此不
通王命這三二年德又與納哈出通音前後
不一然人在天地間豈不知順逆循環的道
理今次差使臣金龍來好生的好爭奈南雄
侯大人回京又恐恁那裏心上不安俺這裏
與兩箇守方面的官人商量了且交他每回
去即自提兵官靖海侯余都督李平章三箇
大官人到牛家莊下岸總統大軍轉運大糧
至遼陽海州瀋陽開原等處堅守城池交恁
知會我想著前元時分與王普顏帖木兒
同策應殺沙劉二破頭潘那其開王京官人

每多信從我來今日前日何異未敢以不至
誠待人切思無知納哈出孤兵深入所部將
士未戰自敗從然僥倖到金山子百無一二
然又接王保保輩况彼幾戰敗將何足爲論
且我國家大軍四面雲集至彼如勁風之
掃敗葉臨時雖悔何及若原來使臣金龍至
專望列位相國當以四海八方靡不來臣之
心爲恁作急差經濟老臣或奉上之馬并總
兵官靖海侯等大官人處來說話趁此之機
不可失期更有遼陽先前避兵之民端冀列
位相國早爲發付前來不惟民之思即實報
國家善政之一端也果允所禱先將已未起
男婦備細手本將來與總兵官大人看况東
寧等處來歸之民遼陽如市去使詳知原差
蔡大使取的馬如達可作急差人來解與我
國家添力一般若今次不來顯知我也說謊
恁再如何說話克曰大軍殄滅納哈出等後
恁便將無萬的馬來何用都堂見書喜給龍

銀五十兩以太后不豫宥二罪以下倭焚掠固城縣書雲觀請依造誥密記凡制度一循土俗禁斷異國之風七月倭賊二十餘艘寇金羅道元帥營又寇榮山焚戰艦判密直司事金潛自納哈出營逃還先是僧小英托緣化道其徒數人于北方潛寄書藩王曰今國家臣弒其君主諛臣誣罔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潛見其書來告下小英獄鞠之果服乃沉于碧瀾渡金羅道元帥柳際擊

宋高麗書三十三 十三

倭于靈巖倭寇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賊遂陷公州楊廣道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救斬之賊又寇石城趣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墮馬被殺賊屠開泰寺仁桂素得民心時號賢將都堂奏倭寇方興唯防禦都監造軍器恐不足請令各司各愛馬諸都監各以其司物剋期繕造以備緩急從之以梁伯益為海道元帥以太后誕日宥二罪以下還香

縣民于近地以避倭寇東萊安集魚承漢合謀還効之倭寇湖山豐堤等縣元帥柳際兵馬使柳實力戰却之禍遣人與緣段訛言倭將寇都城夜半發城守軍守城又聞賊欲先登松嶽發僧為軍分守要害諫議李悅製疏文以進禍間代言李元紱曰此疏用於何日對曰在今夕曰然則當復何時寫之而受押又以稟文檢閱金爾音不豫令作疏囚軍獄宰相睦仁古等請釋禍曰命令大輕未

宋高麗書三十三 十四

可遠釋仁古等再請乃釋之庚辰震漢川君王睽及其妻朴氏與孺子俗傳蓄震家之物可致富以故都人金集爭取牛馬財帛器皿水石瓦甃睽及朴氣猶未絕至齋其妻體而去睽家須臾變為丘墟都堂令巡軍與法推其財產悉還其族八月銀鑄定妃印及乳媪辰韓國大夫人張氏印張即金莊也以金鑲為慶尚道元帥兼都體察使金用輝為泥城元帥有人自定遼衛逃還言定遼衛將乘秋

來侵遣使諸道點兵九月以慶緒為西北面
都體察使倭寇古阜泰山興德等地焚官解
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禍造等身佛
聚僧徒點眼于禁中以天變省二罪以下禍
習馳馬放鷹以韓邦彥為安州副元帥金得
齊為義州元帥趙思敏為全羅道副元帥兼
都巡問使睦忠為助戰兵馬使密直副使孫
光裕為海道元帥憲府論劾判事趙思敏
奸其妻父李培中妾又嘗諂附辛旽多受賄

高麗書三十三

十五

賂禍命收職牒流外以邊安烈為楊廣全羅
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西北面蝗閏月因
倭寇水路阻梗罷漕運全羅楊廣慶尚公
海州郡徭賦有差以羅世為全羅道上元帥
兼都安撫使奉安敬孝大王真子王輪寺影
殿號曰惠明戊申葬順靜王后韓氏于懿陵
時明經及弟韓略言我韓氏宗人也初韓氏
卒我與韓氏族故僧能祐火其屍收骨置于
奉恩寺松林乃於寺之北岡發燒骨一缸

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轎車至十川橋祖真將
撤燒魂錢延及柩帷并藝儀物惟柩賴救得
免時人異之或云天火追上玄陵尊號仁文
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韓氏宣明齊淑敬
懿順靜王后配享惠明殿魯國公主祭于別
室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
報聘獻彩段畫屏七劍鐵金龍頭酒器等物
其國僧周佐寄書曰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
亂臣割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

高麗書三十三

十六

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為是故朝廷遣將
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
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以密直副使
沈德符為東江元帥北元遣兵部尚書字哥
帖木兒來都提兵河南王中書右丞相據廓
帖木兒貽書曰往者予與今先君獲承往來
甚厚厥後今先君為小人所譖方在危疑遣
介來告予亦周旋以定其事大駕東巡予惟
託交之故期於宣力國家不意早世未展慰

聞每惟高麗事我朝自世祖及降貴王延
東藩今所存者非舅甥即姻亞也去歲或傳
今先君無嗣朝廷以爾邦久未有君必致危
亂是以遣爾族世往承其祀詔使既行彼則
有梗當此之時朝廷非之樹立之策失問罪
之舉也特念天戈一臨不無玉石俱焚是以
脫脫不花暫館遼西不令一卒一馬渡江以
俟彼之覺悟茲者所遣抄兒志至深陳彼情
以爲寔不悖德又知伯顏帖木兒王有子年

高麗書三十三

尼奴在國人見推領務夫朝廷之於爾國義
則君臣恩則婚媾當其命王之意正欲安全
爾家豈有偏於彼此然令先君去世今已二
年脫脫不花近在境上北邇大朝南隣朱寇
王子雖爲衆所服從未有朝廷之命竊料彼
中人心向背亦各有半而乃冥然莫醒則謀
事者可謂未爲得計矣且小之事大必得所
恃乃可立國如令先君往年以大駕北狩必
爾爾未寇以安境內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三

義重錫賜厚而可悖哉今料彼設若不歸
大朝亦當南事朱寇則吞噬無厭汝雖其
事之之禮則彼之親汝安汝未必能如汝心
格爾財力選爾人民改爾社稷不知其何所
不至矣聖天子寬容待物忘過記功方且延
攬四方忠義以爲恢復之計王子誠能改圖
以副上命厲兵秣馬共成犄角庸贊我國家
中興之業則於爾祖歸國之功不尤有光歟
爰念令先君交契之厚故備言之書到可善

高麗書三十三

審利害輕重遠令使來朝廷必有處也納哈
出亦遣右丞九住來歸我行人文天式倭寇
鎮浦以洪仁桂爲楊廣道都巡問使倭寇江
華府焚戰艦倭寇韓州崔公招擊之斬百餘
級禍與酒鞍馬戎辰雷翼日亦如之設消災
道場于外院寺遣密直副使孫彥如北元百
官呈省書曰本國世世相承保有東土至忠
敬王首先歸順世祖皇帝仍襲王爵其子
烈王尚世祖皇帝親女忽篤快烈速堅公

生子忠宣王忠宣王生子忠肅王忠肅王生子伯顏帖木兒王伯顏帖木兒王生子年尼奴見今襲位以俟明降其載往歲申達之文不期金也烈哥附托不干本國王派藩王完澤亮之孫脫脫不花結構兇黨上誑朝廷欲亂國統今來參詳國家之統父子相傳古今天下一定之理不可紊亂如蒙准呈將亂統生事之徒發還本國究理允合公道又遣開城尹黃淑卿于納哈出以報九住之來納哈

卷三十三

十九

出曰我本非與高麗戰伯顏帖木兒王遣年

少

李將軍擊我幾不免

李將軍無恙乎年少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將任大事於爾國矣壬申憲府上疏曰往者審王之變宰相協謀決機諸將仗義奮忠輒率偏師晝夜倍道連戰却逐使朝野寧謐而賞典不舉無以勸後請第功行賞從之十一月辛巳附敬孝大王于大廟大雨震電不克

附倭寇晉州溟珍縣又焚掠咸安東萊州彥陽機張固城永善等處丙戌霧雨雷震電倭寇晉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焚掠殆盡已亥附敬孝大王于大廟以忠惠王母弟同一室附以韓氏倭寇密城郡及東萊縣十二月納哈出遣使遺白金及羊倭焚合浦營屠燒梁蔚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鎮海固城班城東平東萊機張等縣北青千戶金仁贊獻海東青襦賜白金五十兩以池齋

卷三十三

二十

為門下贊成事尹邦彥密直提學鄭良生大司憲金濤左副代言金承得右副代言以禹仁烈為慶尚道都巡問使裴克康晉州道元帥憲府劾論判事金禧嘗附辛毗稱為姻婭多行不義又不告父忌乃削職歸田里三年正月倭盜會原倉以池湧奇為楊廣道副元帥納哈出遣使遺羊馬以印海為楊廣道副元帥二月倭寇新平縣楊廣道都巡問使洪仁桂擊之北元遣翰林承旨字刺的魯爾命

及御前海青來詔曰上天皇帝聖旨論
牟尼奴學惟我國家受天景命統承萬方世
祖皇帝聖德神功澤被四表惟時高麗雖介
在海隅能仰德執義年先來臣以順以忠帝
用嘉之爰降貴主俾爾祖啓壤三韓作我東
藩百年于茲前歲伯顏帖木兒沒爾眾以繼
之典上章有司而不言有子國家恤彼宗
祀廢頌乃簡爾族之良用承厥世是以有脫
脫不花之命今者來言伯顏帖木兒有嗣牟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一

尼奴在故遣使往問而祖母洪氏請章偕至
夫父死子繼古今之通誼也在理苟安何難
改作今以牟尼奴為征東省左丞相高麗國
王於戲稽古象賢期於為治而已牟尼奴其
益懋迺心保又我民毋替若祖為我國藩輔
之義則忠孝之道於是在矣往敬之哉益光
寵命又授尹桓等六人平章事納哈出遣文
哈刺不花來北元遣豆卜達來祭敬孝大王
始行北元宣光王號倭寇慶陽遂入平壤

楊廣遣副元帥印海與戰不克禍今召其良
家子弟善射御及郡縣吏有膂力者使防倭
諸司負吏告歸田里又不還者削職取其田
給有戰功者以知密直司事趙希古為全羅
道都兵馬使與衣馬各道要衝皆置防護以
遏流民修築汾海州郡山城今中外決獄一
適至正條格三月池衙伏誅遣三司左使李
子松心北元謝冊命長曰天地無私廣施生
成之造侯藩有慶優承寵渥之恩萬姓懽呼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二

四方聳聽伏念臣年才總角材乏經邦權世
職而守封采懷兢惕効臣順而嚮化常切斬
傾第緣道阻於朝宗易致讒興於嬖斐惟哀
懇必期於奏達顧臣庶冒昧而籲呼睿謀克
灼其群情霑澤仍從於寬典遂今陋質獲被
耿光爵既襲於真王秩又升於左相賜以仙
虛之醞侑以錦毛之禽顧無糾遯之勞豈意
褒崇之賞為榮過厚揅分難堪茲蓋陛下志
在固存仁敦綏遠敷廣文德兩階之舞雍

復漢官儀十行之詔密勿天下之勢難必合
大平之期適當今謂孤臣爲世皇之外孫謂
小邑爲太后之故國眷顧特殊於他姓光華
更越於常倫臣敢不殫殫不二之心恪遵侯
度恒責由中之信永祝皇齡且獻禮物皇帝
白金七錠紵布八十一匹皇后白黃紅紵布
各九匹二皇后白紵布九匹黃紵布五匹紅
紵布四匹中書省太師閣閣帖木兒太保哈
刺章大尉蠻子各白紵布八匹黑麻布七匹

書卷五十三

二十三

鞍子一面平章叅政臺大夫下至內官小臣
皆遺紵麻布有差遺禮儀判書文天式報聘
于納哈出仍遺麻布各十五匹鞍子一面胡
床豹皮屏風等物娘子姐姐至麾下官人各
遺紵麻布有差又送納哈出宴餞回禮白紵
布八十匹以納哈出翁主文哈刺不花豆丁
大等嘗遙受本國官爵皆遺祿俸布納哈出
五百匹翁主文哈刺不花俱三百匹豆丁大
五十匹省境內惟洪倫親族及池潯黨不原

憲府以水旱兵革請禁酒從之倭寇西鄙以
海州須彌寺爲日本脉設文殊道場以禳之
倭寇窄梁又寇江華京城大震以崔瑩爲六
道都統使三司左使李希必爲東江都元帥
睦仁吉林堅味等十一人副之受守城都統
使慶復興節度義昌君黃裳爲西江都元帥
我

太祖與楊伯淵邊安烈等十人副之受京畿
都統使李仁任節度募徵諸道僧徒作戰艦

書卷五十三

二十四

京山三百人楊廣道一千人交州西海平壤
道各五百人遂下令僧徒如有苟避者以軍
法論四月倭寇蔚州雞林以睦仁吉洪仲宣
爲門下贊成事睦忠同知密直王賓密直副
使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造戰艦于龍津倭
寇蔚州梁州密城等處焚掠殆盡以旱災兵
革禁公私宴飲以知密直李琳爲慶尚道助
戰元帥倭焚彥陽縣雞林府尹尹承順斬倭
四級以王賓爲安東道副元帥瑞城君崔公

招爲江陵道元帥倭賊入西江崔瑩邊安烈
出師却之禍下書都堂曰今星變旱魃災異
可畏宜釋徒流以答天譴所釋者唯宦者金
玄以密直副使慶儀爲西京都巡問使兼西
北面副元帥取及第成石珣等近臣金虔中
第禍喜與鞍馬丙子暴雨雹是月旱五月以
旱宥二罪以下倭寇密城侵掠村落取麥載
船若端無人之境安東助戰元帥王質擊却
之未零且遍禱諸寺以京城濱海倭寇不
測欲遷都內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勸止二字
議可否衆雖心不肯恐後有變禍將及已皆
占動字書名唯崔瑩否慶復興瑩等詣太祖
眞殿卜之得止字禍曰倭寇密邇可從卜耶
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鐵原瑩諫之事
遂寢我

太祖擊倭于智異山大敗之庚寅大雨雹禍
以洪仲宣權仲和爲師傳倭賊百餘騎寇南
陽安城宗德等縣新作市廛東廊倭復寇

華烽火自江華晝舉不絕京城戒嚴遣諸元
帥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皆賞以官先給布
人五十匹丁酉以德寧公主柩于神孝寺忠
惠王眞殿倭又寇江華大肆殺掠慶尚道都
巡問使禹仁烈以病辭以裴克廉代之六月
文天式還自北元獻玉帶及琉璃盃憲府劾
奏崔仁招本賤人冒受官爵承命出使擅自
還朝妄獻倭捷欺瞞國家濫受賞賜請置于
法以懲後來遂收賜銀杖流永州道死庚戌
禱雨禍歎曰五月二十九日祖聖忌日也永
旱無災祖聖之願故當此日雨暘不失其期
者四百餘年今乃不雨以予幼冲否德未厭
天心乎抑有冤枉耶遂徹膳謂宰相曰旱災
太甚豈無故哉必是冤怨所召肆予欲悅人
心屢下恩宥卿等因循不肯行得無不可於
是宥二罪以下唯金續命不原倭寇西海道
安州金公世等三人擊斬四級與布人五十
匹倭又寇長澤縣元帥池湧奇擊走之禍下

書都堂曰今聞邊民被虜於賊幸而逃還皆指爲賊謀輒殺之甚不可也夫思鄉懷土人情之常况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思還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褒賞雖實謀者毋得殺戮官給資糧以遂其生如有斬倭還者賞之加等其本邊郡張榜以示遠者罪之乙卯大雨以知門下朴普老爲西海道助戰元帥謝恩使李子松還自北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禮皆泣曰自我播遷困於行間

不圖今日復見禮儀待之甚厚以密直副使李仁立爲西京副元帥判密直韓邦彥爲安州元帥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請禁賊書曰本國與貴邦爲隣雖隔大海或時通好歲自庚寅海盜始發擾我島民各有損傷甚可憐愍因此丙午年間差萬戶金龍等報事意即蒙征夷大將軍禁約稍得寧息近自甲寅以來其盜又肆猖蹶差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賣咨再達兩國之閒海寇造孽實爲不

祥事意去後據羅興儒賣來貴國回文言稱此寇因我西海一路九州亂臣割據西島頑然作寇實非我所爲未敢即許禁約得此參詳治民禁盜國之常典前項海寇但肯禁約理無不從兩國通好海道安靜在於貴國處之如何耳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全羅道水軍都萬戶鄭龍尹仁祐等率兵候之獲一船殲之禍與龍等衣一襲倭寇西海道永康長淵等縣三元帥擊之倭寇豐州安岳禍下書

都堂曰今困於兵革加以飢饉不可以土木之役重困吾民自今中外營繕一皆停罷倭寇咸從三和江西等縣禍謂宰相曰倭雖賊其屍亦當瘞之况我江華西海之民死於賊暴露甚衆豈可忍視其出內帑錢布以資掩埋野城君金寶一妾朴與寶一適孫金孜爭田誣告孜奸其妹憲府具朴罪縊殺之先是遣使于下三道抄閑散子弟至有鬻子易馬者名雖抄閑散半是農民私隸也至是都堂

毀其實皆放還七月以歲旱廢刑虛竭除生
日進馬遣崇徽府尹陳永世杜宅于連州永
世還曰連州五逆之地不可建都北元遣宣
徽院使徹里帖木兒來請挾攻定遼衛稱贈
金帶鞍馬不受倭寇豐州西海道上元帥朴
普老進擊之副使趙天玉等十餘人死遣使
諸道修築山城八月遣啓稟使晉川沽姜仁
裕如北元以贊成事梁伯益爲西海道元帥
戊午雨雹倭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
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
敗績請遣將助戰於是以我
太祖及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
徵爲助戰元帥赴之
太祖與諸元帥擊賊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
潰
太祖將戰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
卜勝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
於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濘之地

太祖之馬一蹶而過從者皆不得度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
乘之遂大破之
太祖口不言功堅味等諱其敗自以爲已功
要取爵賞是戰也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
右曰吾皆射左目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盡
驗餘賊阻險積柴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牀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
士卒焚柴烟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
中座前叛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魯玄受李萬中等
擊之幾殲日本國遣僧信弘來報聘書云草
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今未易禁焉以三
司右使崔公格爲義州元帥倭寇海州九月
倭寇靈光長沙牟平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
二州禍授崔瑩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
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朴壽年趙思敏康

於溪柳實朴修敬等擊走之以密直副使裴
彥為和寧府尹姜仁裕在北元遣人來告曰
平章文典成大紘政張海馬與丞相納哈出
鍊兵秣馬待高麗軍來欲攻定遼衛時我不
應攻遼之請故又督之遣軍薄判書文天式
告以天寒草枯不可出師倭寇岳陽縣元帥
李琳擊之獲二艘遣前大同成鄭夢周報聘
于日本且請禁賊書曰竊念本國北連大元
西接大明常鍊軍官以充守禦迺於海寇

只今公海州郡把截防禦賊徒偵候乘間入
侵燒毀民廬奪掠人口及覩官軍隨即騎船
逃匿為害不小今蒙大將軍言及諄諄又於
弘長老備諳厚意其益圖之十月始置火燭
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茂宣與元焰炳
匠李元同里閭善遇之竊問其術今家僅數
人習而試之遂建白置之修京城倭賊四十
艘寇東萊縣庚申雷倭寇咸悅縣政堂文學
權仲和侍書筵講貞觀政要至魏徵對太宗

曰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
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常能自制以克
厥終則萬代永賴禡曰美哉言乎卿其法魏
徵以教我對曰但殿下容受臣言臣敢不罄
竭心力以贊成事楊伯淵為安州上元帥十
一月遣前開城尹黃淑卿如北元賀節日下
印海于清州獄治伊山敗軍罪丁亥霧塞已
丑以月食停八關會鵬與乳媼張氏書曰念
昔先后不幸奄弃予方幼弱惟爾小心保護

以著勤勞式至今休曰篤不忘賜田百結奴
婢十口雖有過愆犯不至十悉皆原宥與長
寧公主及張氏各米豆并六十碩知中事楊
以時四十碩倭寇扶餘定山鴻山又倭百三
十艘寇金海義昌都巡問使裴克廉與戰敗
績倭寇守安童城通津等縣以星變月食宥
二罪以下命韓山君李穡註唐太宗百字碑
以進十二月遣順興君王昇如北元賀正中
郎將池遇淵與判書閔伯章爭田訴于版圖

正郎李養中詰過淵嘗在合浦盜官物過淵
之誣告養中為都官正郎受人賂下巡軍
鞠之過淵逃捕得誅之

帝放還我國人丁芳等三百五十八人有僧
達明者遊歷安州等處自稱忠肅王母弟德
興君之子潛圖不軌遣判開城府事度補執
之以來鞠問本善州民王加勿也并其黨五
人斬之三司左使李希泌率贈諡忠靖納哈
出遣使遺羊一百六十頭毛牛三首四年正

月都評議使率百官相地于新京倭寇延安
府二月倭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以年荒停
燃燈以知杆城郡事田光富貪墨害民枷市
三日杖流之點五部坊里軍士申地震江華
府屢被倭寇民失其業給穀三百石賑之三
月倭寇富平又寇泰安郡遣判繕工寺事柳
藩如京師謝恩禮儀判書周誼請謚承襲
謝恩表曰
帝德天臨萬邦咸仰臣疑冰釋一國更生事

久乃明恩深莫報伏念臣等受命於天
君敢稽告計以易名輒望哀孤而錫命焉取
諸肺腑以逆送人到於定遼而被留亟期行
志之必通乃敢浮海而復年華之屢易尚未
回舟同知事變之所向徒切籲呼而無已忽
此還家而團聚餘三百人故其向闕以斷領
惟億萬歲歡聲競沸喜氣均共言曖昧之
已明益竚恩憐之必至茲蓋

陛下舞千休舞死苦踏湯綏斯來動斯和華

夏蠻貊之率俾道以德齊以禮典章文物之
修明乃令海邦獲瞻天日臣謹當率循先人
之業永有依歸對越上帝於心恒申頌禱請
謚表曰節惠賜謚固帝王之大公請命顯親
尤人予之至願冒陳愚懇庸澆竊聰伏念臣
父先臣顯當聖人之作興以小邦而歸附斯
克勤於侯度嘗効薄勞柰不永於天年奄辭
昭代若稽諸古必易其名敢計告之後時仍
陳乞之併續今荐更於歲律益翺佇於德音

降監在茲兢惶無已伏望敦勸忠之典推恤孤之恩特令貞魂獲家寵命則臣謹當恒述藩宣之職采殫頌禱之誠請承襲表曰建邦樹屏帝命斯章繼世襲封臣鄰攸廢茲當再演尤切三思伏念臣猥以幼冲適丁憂恤粵從先考權國事者數年願望

上恩對天感於咫尺捐軀無地惟簡在心伏望施字小之恩降續考之命而令庸品獲被耿光則臣謹當永觀苗裔之存願為漢輔共

三十五

祝康寧之嚮恒效箕疇贊成事睦仁吉判密直趙仁璧帥師放火炮習水戰倭寇南陽遂焚掠水原府府使慎仁道僅以身免元帥王賓與戰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之倭又寇林韓二州修京城以密直副使趙希古為漢陽道助戰都兵馬使四月倭寇德豐合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營倭船大集窄梁入昇天府中外大震我

太祖與揚伯淵合擊大破之五月以旱宥二

罪以下倭寇西州庇仁縣又寇水原龍駒等處戶長李富擒獲十餘人以評理商議崔公拓為楊廣道都元帥六月倭寇清州賊鋒甚銳我軍望風而遁賊四出攻掠我師復乘間襲之斬十餘級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使僧信弘率其軍六十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木州寧州溫水縣平壤君趙思敏卒

帝放還我行人崔源全甫李之富以禹仁烈為慶尚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倭寇宗德

三十五

松莊求新等縣元帥崔公拓王賓朴修敬等擊却之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九州道節度使源了俊遣周益仁偕來丁丑以生辰放囚北元使來告其主豆叱仇帖木兒即位禍欲托疾不迎使強之禍出迎行省倭寇牙州入東林寺崔公拓王賓朴修敬等進擊斬三級獲馬二十餘匹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北陽浦獲一艘盡斬之放還被虜婦女二十餘人八月慶尚道元帥裴克廉擊倭于欲知島

五十級虎入京城多害人物哉

太祖射殪之倭寇延安府及海州達判崇寧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領戰艦大索倭賊于諸島周諠柳藩還自京師禮部尚書朱夢炎錄

帝旨以示我國人曰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招王之

道飛報四夷會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

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王王顥即稱臣入

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為臣所弑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為王顥謚號

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弑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

為守憲章者乎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事如勅施行憲府上言近來州郡屢經倭

寇凋弊已甚而守令每為賓客多張宴樂耗費錢穀侵漁細民為按察者若罔聞知其弊

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格民瘼及守令

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格民瘼及守令

太祖射殪之倭寇延安府及海州達判崇寧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領戰艦大索倭賊于諸島周諠柳藩還自京師禮部尚書朱夢炎錄

帝旨以示我國人曰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招王之

道飛報四夷會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王王顥即稱臣入

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為臣所弑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為王顥謚號

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弑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

為守憲章者乎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事如勅施行憲府上言近來州郡屢經倭

寇凋弊已甚而守令每為賓客多張宴樂耗費錢穀侵漁細民為按察者若罔聞知其弊

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格民瘼及守令

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格民瘼及守令

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格民瘼及守令

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格民瘼及守令

勝一國嫌疑攸釋壅塞必通伏念臣猥以冲
資叨逢盛旦嘗馳一二之行季歲月荐更忽
值三百之歸來室家交慶矧當源等之既至
其慰禍心之曷勝茲蓋

陛下推字小之仁廓包荒之度諒微臣畏天
之敬憐殊俗懷土之思悉皆放還今其完聚
臣謹當恪恭藩職恒輸事上之忠倍祝天齡
永沐漸東之化十一月以門下評理朴普老
爲安州上元帥兼西北面都體察使倭寇益

州禍嘗召左使洪仲宣政堂文學權仲和等
曰京城控海慮有不虞之患且地氣有衰旺
而定都已久宜擇地徙都之其考道說書以
聞仲宣仲和及韓山君李穡右代言朴晉祿
與書雲觀會議前愆郎閔中理上言說密記
所載北蘇箕達者即峽溪可以遷都遣仲和
及判書雲觀及張補之中郎將金祐等往相
之仲和還曰得北蘇宮闕舊基凡百八十間
於是設北蘇造成都監朝議尋以峽溪僻在

山谷漕舶不通遂寢以冬寒放囚霸家臺倭
使來泊蔚州信弘言彼若見我必歸告其國
遂給曰高麗將拘汝使懼逃歸幸已地震賜
裴克廉鞍馬衣酒賞捕倭功以地震宥二罪
以下信弘與倭賊戰于固城郡赤田浦不克
遂還其國以前密直副使黃淑卿爲東北面
都巡問使兼和寧府尹有李安仁者剃妻髮
稱爲家婢賣之不得欲殺之妻逃安仁與妻
父母詰欲拔劍刺之典法司論殺之十二月

倭寇河東晉州都巡問使裴克廉與兵馬使
俞益桓夾攻斬十九級追擊于泗州斬二級
丙午雷置左蘇造成都監時議欲遷都國史
有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山北蘇箕達山等
三所創建宮闕之文故有是役高家奴以兵
四萬來投江界遣柳曼殊于東北面兵李南
于全羅道安翊于楊廣道南佐時于江陵道
王安德于西海道慶補于交州道計點戶口
依西北例置左右翼軍惟慶尚道今都巡問

使裴克廉掌之後憲府上疏罷之憲府上疏
曰諸道山城國家往往遣使修築多發軍丁
不日畢功旋致崩壞其弊甚巨請自今不復
遣使令守令徵發旁郡軍丁農隙修葺若未
畢則停待明年以爲年例功臣之號必待有
功近年以來自兩府至六曹判事添設奉翊
無寸功者濫授功臣號如有樹立大勲者何
以爲賞請重惜名器毋得妄與古者非有功
不侯今封君甚衆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
冰

列傳卷第四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七 高麗史一百三十四

高麗史一百三十四
高麗史一百三十四
高麗史一百三十四

辛禡二

五年正月乙亥遼東都指揮司遣鎮撫任誠
來索被虜人及逃軍咨曰洪武三年十一月
高麗軍所虜遼陽官民男婦千餘人及各衛
軍人逃往彼處者悉發解送時遼東人傳言
高麗遣兵助北元故托以遣誠來覘虛實以
密直副使安翊爲楊廣道計點使諫官上言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近因倭寇水旱之災百
姓饑饉宜加存恤勸課農衆而今者後蘇左
蘇土木之役方興不已民困力政將轉于空
非惟失農又不能拾橡粟以自資請即停罷
至秋始役禍不聽以災變慮因二月日本國
遣僧法印來報聘獻土物以年荒停燃燈籠
移都左蘇丙辰雨雹倭寇順天兆陽珍原等
處鄭地與戰敗績丁卯雨雹沔州人前則

崔有龍歷民口八十萬計點使安

三月以知門下事禹仁烈為慶尚道元帥

兼道副使睦子安為全羅道副元帥並兼都

巡問使沈德符金寶生回自京師

帝賜手詔曰爾來者承茲之詐不得已而來

誰今命爾歸爾當謂高麗禍首言朕所云其

後無罪使者之讎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

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

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艫數千精

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

儼其黨豈不停囚太半果敢輕視乎

書朱夢炎錄

帝肯以示國人曰自高麗國王王顥奉表入

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為臣妾何期數

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弑弑後疊差人來來文

皆言嗣王之使為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詢由

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勅

還未幾復差使至却之不納使彼自為

回不逾數月止稱賀正貢馬為由而又傳

稱臣指表皆嗣王之稱如此者五次矣若却

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為也然朕觀高

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不懷恩

但廣詐交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武

復其王號後即寇邊大為漢兵所敗唐有天

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

遂絕迨宋之興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真甘

為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救本國於垂亡而

乃妄懷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叛是以數遭

兵禍今王顥被弑姦臣竊命將欲為之首構

讎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乃何前後五次皆

云嗣王之為陪臣奉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

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

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王所言今歲貢馬一

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

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為常

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盡還回
乃王位異而政令行朕無憾也設若否此必
殺君之賊為之將後多詐並生必肆侮於我
遼隨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朕觀此蕞之
豈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險意在逞兇
願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之將
最勝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
早華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
比漢唐之為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
勅施行乃使奏差邵壘趙振隨德符等來二
人至甜水站傳聞本國遣文天式具李南使
北元乃曰昔殺行人今又懷二心吾與其死
於高麗寧死於我土遂不至而還倭寇道康
縣高城君柳澤率遣前典工判書李演護軍
倭考忠如遼東脩好于惣兵潘徽葉旺演等
至遼東不得入而還以印原寶為西北面體
察使以太后不豫慮因倭寇谷城又寇南原
殺判官留三日又寇順天府遼東移啓

遼東同知李元忠思帖木兒等三十三人
令刷還黃城等處移來人民四月遣萬戶鄭
龍尹松以戰艦二十艘追捕倭賊以密直副
使安翊為揚廣道都巡問使甲辰地震護軍
周謙至自京師曰
帝令周姐姐見我又問你國王是前王子耶
謙對曰前王正妃魯國公主無後今王乃宮
人所出也辛亥而亡倭寇安山郡禍納判開
城府事李琳女冊為謹妃置府曰厚德以琳
為鐵城府院君慮因五月倭焚掠豐川殺知
州事柳滋按廉金係火官解民舍虜六十餘
人而去元帥沈德符以業精江千戶任堅李
吉生不赴敵斬之并杖文化安集凡求富禍
以端午登市樹樓觀擊越火炮雜戲乙亥兩
寇戊寅太白晝見凡二十五日韓國柱還自
日本大內殿我弘遣朴居士率其軍一百八
十六人偕來乙酉以旱命判典醫楊宗真行
宗雨宗真號碧雲本閩中道士也

州鐵原君崔元帥崔元帥崔元帥曰殿下
學射御擊毬等苦學射親征伐則國不國矣
自古稱聖君者必言堯舜稱庸君者必言桀
紂願以堯舜為法桀紂為戒用賢去邪以興
至治閏月安州元帥崔元帥擊倭于永清縣
敗之遣檢校禮部判書尹思忠報聘于日本
禍以封妃宥赦八十以下罪倭寇蔚州雞林
府六月倭寇入元帥禹仁烈擊走之
帝遣還耽羅人洪仁隆等十三人倭賊

高麗書卷三十四

七

自雞林向江陵道以趙仁璧為江陵道元帥
朴修敬為慶興道元帥兼府尹癸未太白晝
見北元遣使院甫非告郊祀改元天元納哈
出亦遣文哈刺不花來及還禍曰丞相與吾
先君構兄弟吾以父事之遣序麻布各一百
五十匹倭寇龍州義州萬戶張侶擊却之庚
寅太白晝見辛卯亦如之七月倭寇樂安郡
遣永寧君王彬如北元賀郊祀改元前判三
司李孫洪亮卒贈諡靖平李予庸還自北

九州節度使源了俊歸被虜人二百三十
口獻槍劍及馬倭入武陵島留半月而去八
月倭寇餘黨縣又寇隨郭二州以前雞林尹
金丹富為合浦都巡問使遼東都司移咨都
評議使司曰近聞納哈出遣人經由哈刺雙
城增往高麗行禮胡主帖古思台帖木兒亦
遣使馳驛前往高麗會議公務切詳本國累
遣使貢貢我朝臣禮既施異謀難畜納哈
出等雖差人潛往本國豈意復與交通可將

高麗書卷三十四

七

胡使差人押送以表忠誠不然則蕞穴自昭
後悔無及以知密直司事池湧奇為全羅道
元帥九月流乳媼張氏于砥平縣時政堂文
學許完同知密直尹邦晏托張謀去內宰樞
林堅味等事敗張常在禁中公受賄賂多行
不法禍害叢往妃所張曰禮君王必擇日御
妃嬪今何如野狗綏綏乎至是臺諫并劾不
敬之罪流之斬完邦晏等語在崔瑩傳辛卯
雨雹九月倭寇丹溪居邑治燼等縣至書

首問使金尤富與戰敗死移置海所
再藏歷代實錄及經史諸書于善州得益寺
以孝乙珍為忠州丹陽道兵馬使張伯淵為
滑州兵馬使分領諸將卒以衛倭寇倭寇山
陰晉州泗州咸陽遣使西海揚廣等近發水
軍備倭寇以前崇敬尹李元瑄為揚廣道上
元帥十月梨花戊辰大霧已巳雨水冰融移
居梨峴新湖本柳芳係家也朝出花園視花
木內若親見先王所乘輅請乘輅曰吾聞學

高麗書三十四

乘馬未聞學乘車遂却之詣太后殿上壽曰
予今幼冲國家粗安惟太后德是賴以揪洞
闕遠太后殿故罷之從居于此如家訓誨敢
不敬聽遣門下評理李茂方判密直裴彥如
京師進歲貢上陳情表曰臣生十歲臣父臣
顯暴薨祖母洪即命臣居喪次主喪事臣但
知哀號不知所為未幾群臣奉祖母之命請
臣權署國事臣雖欲辭避其道無由群臣具
表文請臣署名入奏

天子乞賜先臣諡號并臣辭命歲月逾遠
今未蒙明降臣雖愚蒙竟不恐懼私心自念
亡父能知天命所歸舉國內附降年不來奄
爾今遇叛臣金義盜殺使臣奔于北方祖母
既老臣又幼弱時之事雖未有若是之甚者
不賴

天子保全之恩將何以圖存哉此所以奉
書瞻望日俟德音之至也陪臣德符同白
京師欽奉

高麗書三十四

聖旨伏讀汗跼天躋地者無所容祖母洪
謂群臣曰吾孫年幼必不能別白事宜群臣
又難自達妾當上表數奏是用差陪臣李茂
方裴彥等齎表奏表文并管領金三十一
斤四兩銀一千兩白細布五百匹黑細布五
百匹雜色馬二百匹赴京伏望
陛下錄先臣歸附之功察祖母窮迫之情賜
先臣諡命臣襲爵歲貢之物亦容小邦不拘
定數隨力所辦以獻則先臣含笑地下也

子孫世爲 聖朝藩輔臣之至願也臣之
幸也伏惟 聖鑒揀納王太后表曰故高麗
國王王顯母太妃妾竊聞自古帝王臨御海
內外萬邦蒼生共推臣妾男爲臣女爲妾其
類雖殊其性則同其勢雖殊其情則親故曰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周與成厥功今妾
勢窘事迫不過號天而已

高麗表三十四

上

陛下即天也而視聽自我民天不言而
陛下代之言此妾之所以觸冒天威而罄竭
所蘊也妾生十六歲事先臣王燕生二子長
曰楨次曰顯楨之子曰旂曰旻相次襲位而
皆早夭無後顯最後立事妾盡孝道國人悉
知之天地悉鑑之及

陛下即位顯能知天命有歸樂於內附

陛下亦知其忠矣不幸短命暴亡致疑傳言

失眞聞于夫聰

陛下慈之誠是矣雖然其亡也暴故致人疑
耳非有他故也若其殺使之賊金義在

臣之憂即生茲計欲立瀋王爲王逃入胡
至今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與也明矣妾又
聞興滅國繼絕世聖人之大政也况國未至
於滅世未至於絕乎今禍以顯遺孤權署國
事表請贈諡襲位已有年矣妾與國人無大
無小日夜瞻望以俟德音而猶未降也
陛下爲天地於天地之間洋洋乎發育萬物
各得其性而獨小邦不霑王化妾實痛之妾
實痛之又念小國濱海隣於倭國日與爲敵

高麗表三十四

十一

故其執政皆爲將帥居中者少以坐入朝恐
致疎虞儻或倭賊得志豈非小邦之不幸
朝廷之所慮哉小國地薄不產金銀中國之
所知也馬有二種曰胡馬者從北方來者也
曰鄉馬者國中之所出也國馬如驢無從而
得良焉胡馬居百之一二亦中國之所知也
近因倭寇損傷殆盡布匹雖出於國中然數
至於萬誠難充辦遼東流移民戶見行出榜
招集安自少未嘗妄言况敢欺天乎妾生

成行年八十又二朝暮常辭感代計
不忍亡兒顯一心向化之夷祇而不彰
孤孫無以立於世是以絕禮法披心腹以冀
陛下下一悟

陛下哀之恕之賜先臣之謚降世爵之命收
歲貢之詔使小邦私圖其宜時節獻土物永
永遵守則妾當安以待貴而亡兒顯亦當圖
所以報恩於冥冥之閒矣妾以婦人享其二
子三孫相繼榮養一旦遇急難不能有所別

高麗書卷三十四 十二

白於聖明之世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
今人有十金之產尚欲傳之子孫無所墜失
況一國乎況老牛舐犢之情乎妾臨表涕泣
不知所云遣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睦子
安梁濟捕倭手全羅道戊子雷三司左使權
仲和門下評理曹敏修相宅于檣巖以書雲
觀言道誥所謂左蘇即此地故也壬辰大霧
凡七日十一月耦獵于新京以慶尚道元帥
高仁烈為合浦都巡問使十二月杖宗簿

今流于楊廣道內廂流贊成事商請身
伯益子昌寧以義與張氏謀事伯益知而不
告也乙亥雷地震以同知密直慶儀為西京
元帥耦宴李琳及琳母李氏妻洪氏于禁中
賜洪氏下韓國夫人印琳等既出耦與宦
官張樂極歡尋正色曰古人有言人惟求舊
衣必求新今臣寮在予左右予得失交修
啓沃雖有謬說予不信也向者張氏詆我撻
我有國以來困辱妖邪之手莫我若也幸賴

高麗書卷三十四 十三

憲府糾摘妖物遠竄宮中稍安外有耆年碩
德圖議庶政內與爾等酒以樂亦何妨乎
納珍出遣人遺鴈及羊德府上疏曰張氏本
侍婢冒稱乳媪濫干恩寵嘗與池爾交通謀
亂又與楊伯淵洪仲宣金濤等相應情跡暴
露餘悉伏辜張氏幸免今又送腹心元順于
許完尹邦晏通謀事覺完等已就典刑獨張
氏流外令問李義俞甫相與結黨欲令張氏
乞誅張氏以絕禍根六年正月癸巳

放刺賀斬張氏傳首于京以右常侍朴永
為公州道兵馬使禮儀判書皇甫琳為全羅
道兵馬使以安東元帥朴修敬為慶尚道都
巡問使永寧君王彬賢詔還自北元禍馳馬
于男山二月李茂方裴彥至登州而還茂方
等至遼東都司奏當府臺官欽奉

聖旨所貢既不如約陪臣不至爾中書差人
諸彼發遣來使回還須如前約方許來貢北
元遣禮部尚書時刺問直省舍人大都閤冊

高麗書卷三十四 十四

禍為大尉禍率百官郊迎倭寇永善縣有人
自遼東來言遼東訓兵欲攻納哈出乃遣判
事崔郢副正安天吉于西北面覘之門下評
理朴普老卒贈謚敬烈倭寇寶城郡入富有
縣以洪仁桂為江界元帥崔元沚為派城安
撫使三月倭寇順天松廣寺禍獵于城東翼
日又獵于伯顏郊崔瑩等驅獸而前禍射中
之以韓邦彥為安州道元帥遣密直副使文
天武如北元賀節日謝冊命倭寇光州及

滅和順二縣遣元帥崔公括金用輝李元
金斯草鄭地兵彥閑伯璽王承寶都興熙倭
于全羅道以尹桓為門下侍中四月遣崇敬
尹周誼如遼東咨曰小邦事大之禮不曾有
缺欽蒙 聖慮憂恤特降

詔旨許以三年一聘近年以來朝貢不通蓋
因孫內侍身故金義叛逆事孫內侍本國若
害之則當及延院使一行豈止此官金義逃
入胡地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予衆所共知

高麗書卷三十四 十五

向使沈德符等同來使臣到來觀察曲直自
照使臣亦既不至李茂方半途而回如此事
情不能上達負屈莫伸竊見都司見處東藩
重任儻若 朝廷必使小邦受罪豈不可憐
乞加詳察特為辨明俾小邦復遵原奉

詔旨許容陪臣入朝始終欽蒙
聖恩世世子孫永為臣妾誼至遼東都司飛
報 朝廷

帝命執誼至 京師以柳珣為漢陽道都

馬使兼漢陽尹崔瑩兼海道都統使三司
使趙仁耀爲江陵道上元帥五月禍欲觀石
戰賊知申事存性諫曰此非上所當觀禍
不悅使小堅殿存性存性趨出禍取彈丸射
之國俗於端午無賴之徒群聚通衢分左右
隊手瓦礫相擊或難以短挺以決勝負謂之
石戰倭賊百餘艘圍結城共州右代官徐鈞
衡掌國子監試禍欲觀詩賦鈞衡不從曰
場屋試題不可外洩禍醉遊花園結絲棚張

高麗書卷三十四 上九

樂領三司事崔瑩領諸元帥出屯東西江備
倭刑並蠱者六人禍以賊退與崔瑩酒召還
憲府上疏曰我祖宗皆設書筵講論道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以爲理國之本上昇王運
祖宗之法當殿下之在潛邸也命二大臣以
爲師傅朝夕講習其慮深遠及殿下即位之
初日開書筵舉國欣懽近來全廢講讀中外
臣民莫不歎望願殿下復開書筵日與老成
大臣講論理國安民之道報平之禮所以德

代停廢不行非徒有虧祖宗之良法亦使軍
國機務多所淹滯願自今勿廢報平之禮禍
以文和享琳之孫女壻賜紅鞋以不能禦倭
杖流全羅道助戰元帥崔公抱楊廣道都巡
問使安翊斬其都鎮撫二人以典理判書金
斯革爲楊廣道都巡問使六月禍微行至怡
家取銀其置哈禁中其主奔告崔瑩瑩囚之

高麗書卷三十四 下九

乃請闕請勿置哈禍怒命近臣毆其主以吳
奇爲楊廣道助戰元帥彥嘗奪人財穀送于
其家凡五十狀時之爲帥者貪汚多若是倭
寇并邑縣元帥池湧奇擊之禍始出報平廳
聽政謂諸相曰凡爲王者必受命天子者當
之今予猶未受命委政舊聽其所爲賊予
默察其政雖然無統甚孤予委任之意自今
以後每月初二日十六日各司之長親啓
職予當課其能否

帝以五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頒

三司右使石文成卒禍畢林堅味

堅馳馬于男山禍移居開城尹權

京城饑布一匹直米五升七月辛卯太白晝

見經天癸巳亦如之典獄署令金德生偽造

檢校告身十五通事覺杖之乙未以生辰宥

二罪以下信州監務申英乙嘗為國贖錄事

盜官物事覺杖之屬典法為隸全羅道元帥

池湧奇與倭戰于鳴良鄉奪所俘百餘人以

典法判書權季容為楊廣全羅道察理使前

判典農寺事黃希碩為體覆使禍遣宦者李

得芬讓崔瑩曰有民杜然後為國今使倭寇

侵掠至此何也我當親征瑩曰臣請往擊之

倭寇西州又寇扶餘定山雲梯高山儒城等

縣遂入雞龍山婦女嬰兒避賊登山者多被

殺獲楊廣遣元帥金斯革擊走之倭掠青陽

新豐鴻山而去北元遣使頒赦納哈出使人

亦來倭寇錦貳二州又寇咸悅豐堤等縣率

高麗書百三十四

高麗書百三十四

寺太祖真移安于順興避倭寇

也中寅預霜禍今小豎坑坎後苑給知中事

李存性陷之目以此等戲為樂禍欲出獵李

仁任崔瑩等止之禍曰吾素不好鷹犬諸相

寧導之也且卿等好遊畋能飛過不蹂禾稼

耶八月遣海道元帥羅世沈德符崔茂宣以

戰艦百艘追捕倭賊禍獵于城南凡五日以

宦者李得芬金為守城元帥身佩弓矢臂

鷹而出使宦官小兒胡歌胡笛彈琴擊鼓以

從知中事李存性獨不弓矢禍怒罰之禍又

欲如木村之野李仁任諫曰若向木村必過

玄陵過而不真可乎所真之物豈可猝辦且

真當禮服將如之何禍以問崔瑩對亦然

乃止乙丑謹妃生子命名昌有一罪以下禍

登殿戲有窺者輒執而杖之倭寇公州金斯

革擊斬四級羅世沈德符崔茂宣等擊倭于

鎮浦克之奪所虜二百三十四人金斯革追

捕餘賊于林川斬四十六級禍出遊里巷村

不肖是身殺難夫日以爲常城中難犬
倭焚毒調集侮中牟化寧功城青利等縣遂
焚尚善二州昌城君成士進李遣使徵兵于
楊廣西海道陳使周誼在京師寄書都

堂曰誼五月初四日到遼陽遼陽飛報

朝廷遂致誼七月初五日入見
帝命縛誼幽于夫果寺數日中官本國人尚
寄監崔崔安至其市由誼對曰凡
朝廷所需不如約言五我小邦地僻民稀物

產甚少未易辦耳今

聖恩海涵春育萬邦咸寧如不憐我小邦雖
誅一誼亦何濟哉中官遂以誼言入奏明日
帝召誼御札示誼曰彼東夷易施輕詐往來
肆毒果是求安者耶必欲根禍於將來者歟
誼再拜扣頭對曰小邦豈敢肆毒其貢不如
約者非忠誠不至實民貧而物不備也
帝震怒復示誼曰曩者弑其主中國已與絕
交有勅諭高麗限山隔海似難聲教使彼自

効貢姑定常貢之例以爲驗却乃弗從果
統屬者歟抑姦詐現然歟於是命校尉將誼
而出仍使監之又明日復遣崔安謂誼曰爾
既來此必不得歸爾今通事先往取貢如前
約復諭誼前所需馬一千已貢若干今再取
轅作一千明年金一百斤銀五千兩布五千
匹馬一百以爲常貢之例則赦爾東夷殺使
及內使之罪

高麗卷三十四 二十一

帝命如是誼敢傳達惟諸相國量之倭侵京
山府新谷部曲禍出後苑命放群馬今左右
捕之輒賜捕者倭屠咸陽九月禍率群少馳
馬後苑或手自飛索以緬馬無所不爲禍升
殿上手瓦礫擊人又入後苑與上護軍文達
漢知申事李存性習射取存性笠爲的以密
直副使裴克廉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焚雲
峯縣禍與內豎夜至密直使柳遂第索其室
父遂曰臣之有女國人所知若行聘禮臣敢

一、夜禍五至其第竟不得還即也
太祖與諸將擊倭于雲峯大破之餘賊奔智
異山以子昌有疾釋囚十月間誼還自
京師以密直副使閔伯璽為西京道副元帥
偶率林檎等持羊黏雀于間衆及于墻下而
賊之禍不視事日與群少馳騁間里擊殺雞
犬宰相諫官莫有聞者事未雷電壬申雷
丙子露禍率林檎等擊斃犬于間里里人不
知而罵之禍之及于僧日寺之野倭焚

大高麗書卷之十四 二十一

金海府十一月左司議白君寧等上疏曰殿
下年甫十歲嗣承大統先王遠棄群臣南北
憂虞人心動搖朝夕憂保社稷之危甚於累
卵殿下能以幼冲之年遵奉太后之訓謹守
法度尊師好問日與將相大臣開經筵講論
修身理國之道至於威儀動作之間不失尺
寸四方之使莫不嗟嘆歸語其國曰聰明英
偉他日大平主也由是覬覦之徒不敢生心
父老懷所以望維新之化天地祖宗實知實

監行我殿下早降元子以紹祖宗之緒實三
韓萬世之福也殿下於此安可不為子孫萬
世計耶自今年正月以來道路流言殿下頗
與兒輩留心鷹犬馳馬後苑臣等始聞之以
為殿下即位之初年方幼冲尚不如況今
春秋已長宮闈已備惟當作為大經大法明
示萬世豈容如此萬一有之皆兒輩所為耳
近者殿下日與頑童拾儀衛出遊閭巷宿衛
之士但守空闕而已路人見龍顏不知以為

大高麗書卷之十四 二十二

無賴少年至有犯清塵者三韓之人無貴賤
老少莫不歎望相告曰主上何為至於此哉
大臣百官皆仰屋竊嘆但畏天威不敢開口
夫人主一身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存亡繫焉
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一言之非
取笑四方一動之失貽患萬世可不慎哉以
殿下聰明豈不知今日所為不合於先王之
道也其不顧天下之非笑而為之者必非殿
下之意也由小人之輩進言曰今當國家

難之曰雖以人主之尊不可不習武也以邪說上惑聖聽殿下不察以爲此輩真愛我也遂乃深信而行之夫以堂堂盛朝將相士卒各奮忠義凡有所向靡不摧挫豈必殿下親自馳馬試勇然後能保社稷哉躍馬撫劍匹夫之勇也好之不已必至於敗身殿下何學焉昔漢昌邑王馳騁田獵王吉諫而不聽及至爲帝不改其行輕出無節時方久陰夏侯勝諫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又不聽終致

傾覆爲天下笑殿下受太祖四百六十餘年之社稷三韓億兆之命懸於殿下之一身萬一馬逸顛蹶其於宗廟社稷何洪範有之曰狂恒雨若今自孟冬以來連月淫雨天之眷眷於殿下而欲其改過遷善者明白切至矣伏望殿下上念天心上察輿情爲社稷萬世計放黜頑童無復輕舉親御報平廳聽斷萬機日開經筵詳延老成講論治道成就聖學如有行幸則一遵祖宗故事必待中嚴外

百官序立天仗整齊清道而後行禍不期與承旨徐鈞衡馬一匹辛卯霧禍欲學鑄鏡召鏡匠禁賊使安吉祥病死日本押物中郎將房之用還探題將軍五郎兵衛等使偕來獻土物十二月禰遊黃丙沙洞遇美女誘入民家淫之又嘗奪密直李種德妓妾梅花淫于路傍人家尋納官中禍遊戲晝夜聞人有女輒突入奪之進門下贊成事權仲和禮儀判書李海如京師貢金三百兩銀一千兩

馬四百五十匹布四千五百匹請謚承襲請謚表曰聖君恤典易名示終孝子至情顯親爲重肆當呼籲深極凌兢伏念臣否運之逢嚴顏奄棄上表請謚贈企今爲七年對影撫躬悲傷則如一日茲殫惻愍益切悚惶伏望陛下察外夷布列之雖多如先臣歸附者有幾特頒茂渥以慰貞魂臣謹當與祖考爲一心幸罄箕域傳後昆於萬世永作漢藩請承襲表曰天臨在上敷施生物之仁情動乎中

願望分茅之命茲當呼籲采切兢惶伏念臣
爰從弱齡已值否運徘徊對影恨末由兄友
第恭懷惕存心廢無墜父作子迷故再陳襲
壽之請而上達向化之誠自始至今益勤無
怠歲律已七周之久星軺無一介之來瞻企
東瀛數陳以表志願所在神明共知伏望
陛下記先臣歸附之初愍小國危疑之際不
責既往而許自新特頒綸綍之音俾守箕裘
之業臣謹當既飽以德保釐青社之群生永

高麗書三十四 二十六

終是圖拜獻華封之三祝禱以李仁任生日
至其第張樂酣飲至夜乃罷與馬二匹憲府
上疏曰惟我先王宵衣旰食惕厲寅畏日與
大臣講論理道出入起居罔敢或輕必諷日
擇方整備儀衛然後行近年以來倭寇侵陵
國家多難大元近居北鄙大明屯兵遼瀋
朝夕覘我事情將然之患不可測正殿下兢
畏勵精非禮勿動之時也而日率群少輕出
遊戲閭巷險隘無所不至恐有顛蹶之虞不

測之憂也竊聞願慙悔欲讀書今進
一部七年正月丁亥朔改朝賀禍敗于東郊
又登殿屋上二月以朴林宗為西京都巡問
使偶敗于西郊以李仁任為門下侍中崔瑩
守侍中禍移居院使金光壽第以南秩為慶
尚道都巡問使倭從寧海府終未日有黑子
遣使賑慶尚全羅道饑禍敗于長湍三月禍
火獵于東郊次倭軍放群馬千飛索以絹之
權仲和等至遼東都司以歲貢不滿足額却

高麗書三十四 二十七

之乃還以門下評理羅世為東江都元帥贊
成事黃裳為西江都元帥松江要衝皆置元
帥以備海寇凡十五所倭寇江陵道遣簽書
密直南佐時密直副使權玄龍擊之時是道
大饑備禦甚疏遣同知密直李崇舉交州道
兵以助之戊戌大雪二日全羅道饑民多餓
死諸戍卒及人民逃散過半崔瑩請蠲濱海
州郡三年租稅從之復營壽昌宮倭寇松生
蔚珍三陟平海寧海盈德等地焚三陟縣江

陵道副元帥南佐時報倭入三陟斬珍欲取
吾片沓谷兩倉之穀不克而退今徵聚飢民
守之為難請發倉賑饑至秋還之江陵道助
戰元帥報交州道發兵皆羸弱不可用其步
兵今已放遣請除烟戶軍先發開散官凡今
朔方道騎兵二百來助從之四月擣事于諸
陵獻官闕以帶兵柳誦錄事鄭際遺忘不告
都堂也都人以釋迦生日較燈耦欲微服從
行觀燈下馬僕人牽從少遲耦手策馬踉蹌

高麗史卷三十四 二十人

其面憲府以內乘別監邊伐介等掌驪馬不
能調習而又非時進馬至使上驚動請罪之
乃杖流伐介等五人已而兩電倭自智異山
逃入無等山樹柵圭峯寺巖石間三面峭絕
唯小逕緣崖僅通一人金羅道都巡問使李
乙珍募敢死士百人乘高下石以火箭焚其
柵賊窘墜崖死者甚眾餘賊走海竊小船兩
遁前少尹羅公彥以快船追及盡殺之擒十
三人以畢憲因五月倭寇伊山戍楊廣道

巡問使吳彥戰却之斬八級擒一人海道
戶崔七夕私放軍三十餘人以其糧送于家
事覺下獄難林元帥尹虎斬倭十一級遣判
典農事李龜祐于西北面刺探定遼衛事變
京都有一尼自稱彌勒人皆信之爭施米布
憲司杖流之宥二罪以下書雲觀言早既太
甚請禁屠殺罷土木之役安東兵馬使鄭南
晉擊倭斬十六級倭寇寧海府遣密直提學
張夏及判事楊宗真檮雨于開城大井是日

高麗史卷三十四 二十人

兩與夏廐馬三司右使柳遂卒慶尚道高靈
郡饑棄兒滿路餓死者不可勝計六月憲府
言僧徒多依近幸受上押願文橫行中外願
自今如有賣緣受押者罪之且州郡吏苟避
鄉役者多請除中科舉立軍功外勿許免鄉
徭納之倭寇庇仁縣以密直鄭地為海道元
帥安東兵馬使鄭南晉體覆使黃希碩捕倭
禰與酒及馬禰敗于延福亭倭焚永州倭船
五十艘至金海府圍山城元帥南執擊却之

秩又戰于寧海蔚州梁州唐陽等處凡有
斬八級以前密直使池湧奇為楊廣全羅慶
尚遣助戰元帥海道元帥鄭地病以門下評
理商議沈德符代之禍奪騎人馬出遊時內
乘畏憲府不敢非時進馬故禍頻奪人馬於
是詣闕者皆匿其馬知門下府事商議李朝
卒贈盜賊孝倭寇蔚珍縣權玄龍與戰中輿
遂奮擊敗之斬二十級獲馬七十匹禍奪騎
人馬出遊手執鐵杖遇狗擊殺之一日所殺

高麗書卷三十四



或至二十餘料物庫及諸倉庫告罄因倭寇
與旱災未納貢賦故也禍乘醉馳馬于龍首
山墮馬輿還七月倭寇金海府慶尚道按廉
報倭入丑山島欲寇安東等處甫州普門社
所藏史籍請移內地遣史官移置忠州開天
寺庚寅以耦生辰宥一罪以下耦集群妓宮
中為長夜之樂自是殆無虛日倭寇固城縣
南秩與戰斬八級濟州人飄泊上國境時
大明疑我從北元見囊中書有記洪武年號

喜厚慰遣還遣前判事李希椿于楊廣交州
道監造戰艦遣副正鄭連于定遼衛以探事
變辛亥大雨八月禍本群妓奏樂與布一百
五十匹抄坊里人及京畿丁夫修城門頒祿
未賸自七品以下皆給以布宦者朴元常導
禍作十六天魔樂宴同上疏斥之禍改于新
書雲觀請移都於是議徙漢陽九月倭寇
亦州瑞州禍獵于郊聚牧馬手飛索以縶之
以中外官印制無等改鑄之南秩擊智異山

高麗書卷三十四



餘倭斬四級并獲馬十六匹十月壬子朔日
食憲府言變恠屢見禍患可畏請風興夜寐
悲懼修省不聽禍改于江陰縣宴樂達曙賜
樂人布一百匹辛酉大霧豐儲倉告匱禍
率宦官二三人夜二鼓踰宮牆而出直宿諸
臣不知所之大驚俄而禍還倭寇臨河縣壬
申華見于氏長丈餘十五日乃滅遣門下評
金庚如京師賀正禍改于江陰縣令女
宗師奏樂徹夜與布百匹十一月癸未雷

丙戌震電兩電遣密直使李海如京師
馬九百三十三匹以節典工判書崔賢進爲
水原富平道兵馬使海陽萬戶土音不花遣
人獻鷹禍悅倭寇保寧縣靜州吏兵蘭石元
益李松壽等叛入遼瀋境誘民屯聚爲賊入
遼昌州倭寇密城郡知兵馬事李興富斬三
級禍夜遊閭里路遇微巡官追射之自是日
與倡妓官堅遊戲無度連宵不寐好晝寢日
暮乃興十二月壬戌以謹妃生日有罪以

高麗書三十四三十二

丁延山府人任加勿爭財殺其兄軍器少尹
鳳起及妻孥乃囚加勿于獄禍納謹妃宮人
釋婢寵愛之書雲副正盧英壽之女也英壽
戚遠縣人初爲長寧公主驍臣金庚李海至
遼東不納乃還八年正月門下評理成元揆
卒贈諡簡憲性姦以能稱遠東胡拔都率兵
一千潛渡鴨江突至義州圍上萬戶張侶家
侶與其子思吉思冲力拒之侶被創二子俱
中矢胡拔都奪侶財產及馬十五匹以去副

高戶崔元沚追擊斬二十餘級侶本化寧人
入鎮爲義州站吏能射御賂權貴得拜萬戶
性貪而無知人心不附遂爲賊所輕禍謁玄
陵正陵遂敗于開城賑慶尙江陵全羅道饑
二月以門下評理韓邦彥爲西北面都體察
使兼安州道上元帥前知門下事商議金用
輝爲都安撫使兼副元帥以備定遼衛兵判
書雲觀事張補之等上書以變恠屢見請遷
都避灾禍下其書都堂李仁任執不可遂寢

高麗書三十四三十一

以德城君吳李南爲慶尙道都安撫使封釋
婢爲毅妃父盧英壽爲大護軍母爲福安宅
主倭寇林州都巡問使吳彥擊之不克置盤
纏色令大小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
差以備歲貢禍給毅妃印以義順庫爲妃私
藏禍以子昌病瘠二罪以下甲戌日有黑子
大如雞卵凡三日有私奴無敵自稱彌勒化
身伏誅海陽萬戶金同不花遣其子夫耶介
爲質閏月倭寇林州扶餘石城禍敗于南郊

禍與閭豎內乘惡少輩馳騁閭閻擊殺雞犬
奪人鞍馬金同不花遣人獻鷹禍與衣服禍
獵于東郊禍嘗曰吾聞史官記吾過失若見
則吾必殺之由是史官不敢近倭寇平海郡
金同不花以兩管人民來投庚之亮魯兀之
地日本歸被害男女百五十人無麥苗三月
倭寇三陟蕭珍羽溪等縣立殺妃府曰德昌
拜黨英壽為密直使時殺妃寵傾後宮衣服
器皿奢麗之物過於謹妃由是其父亦榮顯

古史卷三十四 三十四

不日封君氣焰輝赫倭寇寧越禮安榮州順
興浦州安東四月憲府劾慶尚道都巡問使
南秩不能禦倭事下都堂李仁任與秩善止
今安置宜寧縣禍夜出觀燈禾尺群聚詐為
倭賊侵寧海郡焚公廨民戶遣判密直林成
味同知密直安沼密直副使皇甫琳前密直
副使姜益等追捕之成味等獻所獲男女五
十餘人馬二百餘匹禾尺即揚水尺遣門下
贊成事金庚門下評理洪尚載知密直金寶

生同知密直鄭夢周使李海與工判
審裴行儉等如京師進歲貢金一百斤銀
一萬兩布一萬匹馬一千匹禍敗于江陰江
陵遣上元帥趙仁璧副元帥權玄龍與倭戰
斬三十級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禾尺
三十餘人馬百匹諸道按廉守令各獻所獲
下巡軍勅之斬其首謀者沒入妻孥馬匹餘
皆釋之都評議使司牒諸道按廉分置諸州
比平民差役有不從令者斬之以密直副使

古史卷三十四 三十四

李居仁為慶尚道都巡問使密直副使尹有
禪為全羅道都巡問使倭踰竹嶺寇丹陽禍
元帥邊安烈韓邦彥等擊敗之五月慶尚道
陝州有一私奴自稱劍大將軍其徒一人稱
抄軍將軍一人稱散軍將軍聚徒衆群行剽
掠特殺其主及守令以作亂按廉使安景恭
遣州軍捕斬之取及第柳亮等倭寇永春縣
丁卯太白晝見倭寇淮陽府六月有二罪以
下禍如尚乘閱馬如惠妃殿如盧英壽家自

是尚乘及英壽李仁任家無日不至或一日
九至設宴其他所往不可勝紀金庾等至遼
東不納乃還倭寇慶山大丘花園雞林等處
又寇通溝縣遣典法判書趙浚爲慶尚道體
震使以李仁任領門下府事崔瑩領三司事
洪永通爲門下侍中李于松守門下侍中諫
官鄭登等上疏曰人主一身萬化之源宗社
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古之人君克慎威
儀非禮勿動有所行必備儀衛動必以時

出必端門行必黃道殿下但率一二僕從晝
夜馳騁閭巷竊念鑿車在前屬車在後猶恐
有銜策之虞况以一二僕從不限晨夜馳騁
街曲萬有驚嚇之患其可悔乎矧今南國屯
兵近境倭賊深入州縣又有草賊竊發其反
聞者窺覘東都屢見獲焉由此觀之安知不
有燕人刺客之變耶此舉國臣民所共寒心
也伏惟殿下深慮動必以禮出入有節宗社
幸甚禍不聽七月以張夏爲各道山城巡密

太祖以門下贊成事爲東北面都指揮使時
拔都虜掠東北面人民而去以

太祖世管其遺軍務威信素著道以無撫

帝平定雲南發遣梁王家屬安濟州禍遣

密直司使柳藩如京師賀表曰大春秋之

一統運啓中邦整需之六師威加南極捷

音遠播喜氣旁騰竊以威書載有苗之征漢

史記交趾之擊蓋其執迷而干紀故乃聲罪

而致討嚴爾雲南濱於海徼妄謂險遠之足

恃敢肆跳梁而不恭爰出睿謀偉矣萬全之

舉克平獷俗赫然一怒而安息焉投戈超今

邁古茲益

陛下重華協德光武同符告厥成功混車書

寰宇之內屈此群醜置俘虜海島之中是宜

氛祲之消益慰神人之望伏念臣幸逢昭代

欣聞凱歌攝政登東雖阻駿奔之列陳詩美

上聊申燕賀之誠八月戊子太白晝見彗星

見太微東藩長丈餘議定遷都漢陽諫官上
疏止之不聽有鄭賡者入定妃殿潛通侍女
杖流延安府杖侍女黜之禍出正殿視事禍
獵于新京九月白州守洪順上書曰南京鎮
三角山火山也木性之國不宜爲都禍不聽
賜宮女理裝布五千餘匹命守侍中李子松
留守葵酉禍至漢陽十月禍敗于郊倭寇南
原慶曲道助戰元帥知兵馬事沈于老斬倭
三級禍被酒馳騁閭里墜馬傷面十一月大

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

司憲盧嵩等上疏曰近日殿下出遊入直辭
內府今李德時不以告百官有司內乘金天
守等進不調習之馬以致顛蹶請鞠其罪從
之禍如鷹揚軍上護軍李存性第曰予少好
馳馬今尚不能自己存性曰地方冰凍恐馬
顛躓願爲宗社自重禍不悅遣同知密直司
事鄭夢周版圖判書趙胖如京師賀正仍
進陳情請謚承襲表陳情表曰歲貢下之春
上天聰高而聽卑力或未周情在必達臣禍

少而孤苦加以愚蒙處朝鮮山海之間壤地
褊小值日本干戈之際財賦凋殘雖懷事大
之忠未徹燭微之鑑歲月逝矣日夕惕然伏
望

陛下記先臣翼翼之心憐孤臣榮榮之疚示
教條之寬大通行李之往來則臣謹當保一
方之人民罔愆于度爲萬世之臣妾永觀厥
成請謚表曰丕視功載雖舊不遺永言孝思
惟親是顯茲殫悃悃庸浼高明竊以禮奠重
於示終德莫加於懷遠此帝王之懿範而古
今之恒規先臣顯於洪武七年薨逝之後累
次上表請謚未蒙明降歲律悲於九更天
敢於再瀆伏望

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

陛下特頒恤典以慰貞魂則臣謹當率先考
以移忠與東人而祝壽承襲表曰茅土之封
帝王所以樹屏箕裘之業人子所以承家冒
貢愚衷敢于聰聽伏念臣年方十歲喪我先
臣對影無依悼歲月之徂逝撫躬有幸蒙天

地之生成第錫命之尚稽肆傾心之益切伏

陛下以九經懷柔之道舉萬國封建之權俾
臣之微績父之服則臣謹當嘉與父老祝皇
齡之萬年以至子孫修侯服於百世以天燮
屢見放輕繫十二月命曹敏修守松京禍敗
于郊至暮不返群臣失禍所之夜深乃還

高麗史卷四十八

四十一

列傳卷第四十七

高麗史一百三十五

年三

九年正月癸丑納哈出遣文哈刺不花請尋
生好耦如謹妃殿作儺戲翼日耦以妓樂出
前時寒風甚烈耦手自吹笛謂妓輩曰手凍
吹笛甚苦鄭夢周等至遼東都司稱有勅不
納止前進獻禮物勅曰天覆地載日月所臨

為丞民之主封疆雖大小之殊治民之道莫
不亦然其盡大地之民亘古至今豈一主一
善周有者也前者三韓酋長為臣所弑弑後
體來秦朕臣貢如常却之再三不止特以嚴
貢難之必止今不止而固請乃以前數年零
碎之貢合而為數而暗為愚侮然三韓之域
負於中國之東滄海之外朕觀我中國之書
其方之人不懷恩而好構禍縱使暫臣亦何
益哉爾守遼諸將固守我疆毋與較徵今以

年之物合而為一稱爲如如其意未誠符
到之日仍前阻歸不許入境止許自爲聲教
胡拔都來掠泥城中流矢走門下府上書請
還松京丁巳耦徒行如謹妃殿耦出遊百官
侍衛耦忌之駢馬還遼東都司移文曰高麗
臣事大明不宜與姻哈出通好今聞納哈
出遣文哈刺不花請好高麗厚禮以慰之其
於臣事大明之意如何如欲免罪莫若檻
送文哈刺不花以効其誠不然雖有後患悔

之何及二月戊寅耦帶弓矢馳馬于郊翼日
又敗于郊以僧混修爲國師聚英爲王師耦
觀打魚于楊州耦發漢陽時軍民甚苦暴露
及行火其廬幕以翼不復來也賜楊廣道按
廉柳克恕交州道按廉崔資廐馬各一匹克
恕資皆姦慧諂諛善伺候人意當耦之南還
剝民膏血窮極珍羞賂遺權貴以取媚悅故
賜之已丑耦還松京以宰臣朴原鏡第爲時
宮設彩棚雜戲以迎成均學生獻歌詠耦

生何其少也其邦對曰往者養賢庫
充者養諸生故人舉入學令匱乏不能養
故少耦曰其給贍儲會米養之耦宴群臣于
花園夜分乃罷以柳是珠爲慶尚道元帥兼
合浦都巡問使羅世海道元帥三月己酉
耦馳馬於市有人走耦耦及以錢如意擊
之耦如惠慈殿典理牧師使仲倫與族僧
云耦云云耦中林樹十餘騎如惠
妃殿又如盧英壽第馳馬射狗又如安逸院

院尼寺也以旱禁酒前副正禹吉達殺妻逃
捕鞠之慶尚道按廉呂克諱言河陽永州報
分化今河東等處有開曠地請屯田以助軍
餉從之於是克諱等人租業田或奪耕牛民
失其業怨譟耦如李仁任第前郎將鄭
元甫嘗詐稱川寧安集繫獄逃又稱居昌安
亦逃往營州伏誅以曹敏修爲門下侍中林
公味門下侍中以林堅味及都吉數爲玄

李存性提調武房禍臂鷹毆于郊四月禍
封崇國師王師出花園禮之三司右使林
成味卒贈諡忠簡以早宥二罪以下竹城君
安克仁卒贈諡文定取及第金漢老等我
太宗擇內科成七人禍馳馬于東郊遊于佛
日野禍龍戰五月禍今成均館進四書
讀論語數章即輟禍如寶源庫祈雨壇親自
擊鼓以禱禍出遊前判事韓仲寶嘗安
撫海州時下廷軍獄其弟上護軍仲

高麗書三十五

良素與仲寶不友至是喜仲寶得罪疏其過
惡投匿名書于李存性第并下仲良獄並杖
流邊地陟城君朴原鏡卒慶尚道按廉報言
州等處麥穗三四歧禍潛至壺串觀拔馬宿
衛者皆失所之知門下商議閔伯宣卒有私
婢一產三男賜米二十碩前判事趙湖與官
者爭田官者訴禍杖瑚流遂安郡六月密直
使金寶生卒禍毆于延福亭三日交州江陵
道永尺才人等詐為倭賊寇掠平昌原州榮

州順興橫川等處元帥金立堅體察使崔公
植斬五十餘人分配妻子于州郡臺諫交
番上言曰自我太祖統一三韓子孫相繼事
必因古典與出入必因宗廟會同賓客等事
未有無事而妄行者至于水陵不遵祖宗之
法不從諫臣之言日與小婢遊閣里聲聞
上聞終有岳陽之行貽我無窮之恥今殿下
遊幸無節從以數騎馳騁無方臣民缺望願
上畏天命下法祖宗出入有節侍衛有儀無

高麗書三十五

或輕出以慰臣民之望以求宗社之福倭寇
慶尚道吉安安康托溪我州新寧長守義興
義城善州等處禍宴宰相于花園倭寇丹陽
堤州酒泉平昌橫川慶州等處以王安
德為揚廣遣助戰元帥遣典儀令禹夏于慶
尚道督察元帥與倭勤急聞人金剛欲娶皇
甫加之女不果托以他事訴于禍囚巡軍以
世為慶尚道助戰元帥以倭寇闖入內地
延州開天寺所藏史籍于竹州七長寺戊

成禍以盧英壽生日宴于花園七月漢陽府尹張夏捕倭反聞三人以倭寇方興令在外閑散奉翊通憲皆赴征禹夏督諸兵馬使擊倭于義城斬三級知順州事黃安信嘗監運軍糧盜用米七十五石事覺有司將置於法以戚連毅妃止令削職倭寇大丘京山善州仁同知禮金山等處楊賜安東府使李忠富廐馬曰戮力防禦以保胎室以尹可觀為慶尚道助戰元帥禹夏督諸兵馬使與倭戰于

禮安斬八級又戰于順興斬六級遼寧草賊四十餘騎侵掠端州端州萬戶陸麗青州萬戶黃希碩千戶李豆蘭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六人餘皆遁去交州江陵道都體察使崔公括遇倭于芳林驛斬八級奪其兵仗及馬五十九匹八月壬申朔書雲觀丞池巨源告日食不果食重房請治其罪乃杖七十以門下贊成事趙仁璧為東北面都體察使判開城府事韓邦彥為上元帥門下贊

成事金用輝為西北面都巡察使前版圖判書安思祖為江界萬戶時

大明責事大不誠屢侵邊境故備之禍如定妃殿遂如林堅味第馳馬閭巷倭陷居寧長水等縣分兵欲寇全州全州副元帥皇甫琳戰于礪岨却之以門下評理文達漢為楊廣道都察理使知門下事安慶為都安撫使保安君朴壽年為都巡慰使倭賊一千三百餘人寇春陽寧越旌善等處壬午禍奪騎林檎

馬如盧英壽第檄及宦官皆步從遂如定妃殿萬頃安集金瑞元鎮撫韓福押漕轉以漂沒竊米布因鞠之繫赤禍如定妃殿夜又至不克入左司議權近等上書戒逸遊驛管馳騁閭里然猶忌臺諫官豎等進說曰臺諫皆上所除如有忤旨替之何難自是禍益肆臺諫無復忌憚遊戲畋獵無度近又與同僚極諫禍醉甚欲射之倭寇任實驛我太祖大破胡拔都于吉州遣門下贊成事金

庚賀聖節請謚承襲陳情密直副使李子庸
賀千秋節請謚表曰節惠易名是皇王之恤
典顯親歸美惟人子之孝忱竊念臣父先臣
顯早襲世封邈居藩服際昌辰之肇啓知景
命之有歸燕義一朝率先歿附輸忠七載罔
或怠荒奈不弔於昊天而奄辭於盛代願以
委質而至此謂應賜謚而示終歲律已屆於
十更天語未蒙於一降肆陳愚懇再瀆聖聰
伏望 陛下憫先臣之誠哀孤臣之志特賜

殊號以旌貞魂則臣謹當率考攸行恒無替
於厥服順帝之則用永保於斯民承襲表曰
錫命推恩仰惟聖君之典踐位行禮實爲孝
子之心敢此籲呼采增惶懼臣聞詩歌續考
宣王所以待韓侯傳稱揚名仲尼所以語曾
子以斯爲美終古則然欽惟

陛下休舜舞干師湯弛畧分茅胙土措天下
於泰山歛福錫民躋一世於壽域遂致多方
之面內而無匹夫之句隅如臣者方在弱齡

即喪職之對影海曲哀吾生之曷歸翹首雲
霄望俞音之益切伏望

陛下憐臣移孝爲忠之至願諒臣以小事大
之微誠特霽洪私俾承先業則臣謹當之屏
之翰永保其對曰壽曰康恒中華祝陳情表
曰高亮在上降監孔昭斷斷無他敷奏則瀆
架切兢惕輒觀允俞代念葉爾小邦際於興
運天休涉至非遠人之所京聞步斯顯奄先
臣之不淑肆開哀故已至十年以武十一年

差陪臣沈德符等進獻馬匹金銀器皿等物
回還資奉

詔旨仰該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事
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一百
匹絳布一萬匹歲以爲常欽此祇承教條靡
違欽此但金銀之不產遐邇所知而爲匹之
未數編小攸致每被都司之阻尚稽天府之
充洪武十五年再行儘力措辦金銀布匹馬
匹絳布原奉之數差陪臣金廣洪南戴金寶

生鄭堂周李海裴行儉管押前赴朝廷到
於遼東甜水站聽候開蒙都司差來徐千戶
鈔示

聖旨卽該嚴直以數年之物合而爲一其意
未識仍前阻歸不許入境欽此金庚等歛遵
回還當年六月再差陪臣謝等去懇告亦
蒙祖回八月差陪臣柳藩費等表文進賀平
定其後亦蒙祖回十一月差陪臣鄭雲周賁
等表文進賀洪武十六年正月亦蒙祖回卽

自執聽命聖節于和尙便合進呈奏箋誠恐
仍舊門內與一國臣民進退無憑驚惶失
措誠感之必達雖加嚴譴而何辭謹遣
使大臣門下贊成事全庾等謹奉表箋
起程進賀伏望

將先臣之遺忠而永終哀孤臣欲繼志

開平海而往我

與女真達達遼瀋

時一當儲糧養兵以備不虞今其居民每與

相親狎至結婚而其族屬在

而六之爲鄉導入寇不已歷亡幽寒

面之虞也。且兵之勝否在於地。

夫依此所據而爲西北舍而不圖乃

陽之民以誘

東夷集卷之十一

至之今又突入端州兗魯元之地驅掠久移

以此觀之我之要害地利開勢彼固去之與

臣受任方面不可坐視謹繕通策以聞謹

之方在於鍊兵齊集今也以不爭之兵備

遠地及家之至。復遷招集。以時至也。完巴摩

可
 所
 項
 日
 今
 康
 兵
 川
 亦
 殺
 立
 勾
 東
 申
 明
 虎
 金
 皆

何德何令鍊兵訓卒聲之然刺申目力各在

而自無失率搏又師於之命費材粒飢

古萬之師有一日之糧亦爲一日之師有一

月之糧方爲一月之師是不可一日無食也此道之兵皆運慶尚江陵交州之穀以給之今以道內地稅代之比因水旱公私俱竭加以遊手之僧無賴之人托爲佛事冒受權勢書狀干謁州郡借民斗米尺布欲以觀死尋丈號曰反同徵如逋債民以飢寒又諸衙門諸元帥所遣之人群行傳食剝膚撻隨民不忍苦失所遂亡十帶八九軍之糧餉無從而出乞皆禁隨以安百姓又道內地郡介於山

海地狹且脊令其收稅不闕耕田多寡唯視戶之大小和寧於道內地廣以饒皆爲吏民地祿而其地稅官不得收取民不均餉軍不足今後道內諸州及和寧一以耕田多寡科稅以便公私又軍民非有統領緩急難以相保是以先王丙申之教以三家爲一戶統以百戶統主隸於帥營無事則三家番上有事則俱出事急則悉發家丁誠爲良法近來法廢無所維繫屢至徵發散居之民逃竄山谷

難以招集今又旱饑民心益離彼用錢谷餌以招納潛師以來虜掠而歸一界窮民既無恒心又皆雜類彼此觀望惟利之從實爲難保乞依丙申之教更定軍戶使有統領固結其心又民之休戚繫於守令軍之勇怯在於將帥今之爲郡縣者出於權幸之門恃其勢力不謹其職以致軍餉其須民失其業戶口消耗府庫虛竭乞自今公選廉勤正直者俾之臨民字撫鰥寡又擇堪爲將帥者俾之總

戎捍禦國家倭陷沃州報寧等縣禍常置妓女于宮中惡其誨淫黜之未幾復召納之全斯革擊倭于木州黑站斬二十級禍敗于長湍縣三日以門下評理池湧奇爲全羅道都元帥九月壬寅禍如前典工判書王興第時興以其女妻邊安烈子顯期在明日禍曰聞汝將嫁女其俟予命嫁之今出其女興伏於庭曰臣女幼駿且其母被疾避寓無方何心納婿禍瞋目叱曰小豎欺我耶翼日召興曰

母嫁汝女汝不從命罪及妻孥侍中曹敏修等曰安烈爲國名將厥功甚懋今奪其婦將臣孰不歎望臣等爲殿下痛心乞許成婚不聽至暮幸興第興已空其家而避之禍大怒興不得已對曰惟命以知門下事李乙珍爲江陵道元帥憲府勅入直辭韓福卿及各成衆愛馬薛里別監皆不侍從致使上獨遊閭里禍不悅甲辰禍今王福命擇嘉禮吉日福命曰臣之孫女得疾避居未知所在禍曰我

高麗書卷三十一 十四

既與王興約卿何方命乎日本國歸被虜男
女一百十二人以大護軍鄭承可爲五道體
覆使檢察軍容虛實戰守勤怠憲府論官者
禮儀判書曹恂導禍荒淫流于全羅道內相
倭寇江陵府屬縣倭陷淮陽府設鎮兵去
于重興寺命判書雲觀車崔融陪徐師吳所
立碑蓋以立碑之後兵革不息水旱相仍故
也倭寇金化縣陷平康縣京城戒嚴徵平壤
西海道精兵入衛遣前政堂商議南佐時知

密直安紹賢直商議王承貴王承寶鄭熙啓
印海開城君王福命判開城府事郭璇等往
擊之禍如尚乘及林堅味盧英壽第遂馳騁
閭里過典理提郎朴德祥趙之奎其屬侵夜
遊戲侍從皆失所之道選人執自杖之至有
斃者倭陷洪川縣元帥金乙珍與戰
斬五級大設鎮兵法席于中外佛宇共一百
五十一所供費不可勝計赴防軍士自備糧
糧南佐時等擊倭于金化縣敗績王承貴中

高麗書卷三十一 十五

矢禍如李仁任盧英壽李琳第琳適宴族屬
禍既醉遂率琳及族屬而還置酒極歡十月
都體察使崔公祐至狼川倭突出掩擊擒公
祐子乙亥大雨震電丙子亦如之禍冒雨馳
騁里巷捕雞刺狗四至尚乘三至盧英壽家
張樂連曙體覆使鄭承可與倭戰于楊口敗
績退屯春州賊追至春州陷之遂侵加平縣
元帥朴忠幹與戰逐之斬六級賊入據清平
山以贊成事商議禹仁烈爲都體察使前密

直林大匡爲戰元帥往擊之泥城萬戶曹敏修遣兵馬使朴伯顯遼東伯顏還言鞍山百戶郭松云遼東懷兵官奏帝曰難繼這文哈刺不花於高麗欲改遼請遣兵救之帝命孫都督等領戰艦八十九艘征高麗孫都督到遼東又三分遼東軍發船向高麗會韓韓整渾河口子虛殺官軍屯兵渾河都督兵與戰不克還禍聞之命都堂議備邊交州道按廉使鄭符道過倭賊百餘騎賊急擊

之符脫入林間從吏輜重印章皆被奪掠以倉庫奴隸因收田租侵漁百姓分遣田民都監官于諸道癸未禍率數騎放鷹于囊駝橋畔捕雀夜率巡綽官如定妃殿乙酉以毅妃生日宴宰樞耆老于禁中丙戌早出遊百官衙會失禍所之遂罷朝臺省交章諫曰從諫弗咈爲君之美德敬事而信爲國之急務謀不聽則君德虧而過失彰信不立則民心乖而政令廢殿下即位以來言官所啓一皆聽

從從諫之美一國舉欣近來倭國有警海寇深入往來反聞事變可畏殿下不憚晝夜單騎馳騁臣等憂危諫至再三輒賜俞允而官內堅衛士圍人逢迎諛說導上非禮反使殿下出入無時失信於國不忠不道莫此爲甚其內乘別監及速古赤官官內堅之執事者請加鞫問以鑑後來且辭者出納王命其任匪輕是以古者必擇正直謹慎者二人以充其任今加置二人而反有所不速殿下出

入不以告百官請依古制擇置二人汰去其餘疏啓禍杖宦官金吉達充泥山營卒黜內監徐良守還隸都官內乘別監金千用逃令索之倭寇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蹈無人之境以密直提學商議趙浚爲江陵交州道都檢察使李乙珍及副元帥權玄龍兵馬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斬二十餘級獲馬七十二匹賊收餘衆退泊高城浦遣鎮撫金光美獻捷禍賜乙珍玄龍忠輔白金各五十

兩軍士之力戰者三人銀盃各一事光美焉
一匹十一月以金羅道都元帥池湧奇仍為
都巡問使李乙珍馳報高城浦倭賊盡乘舟
夜登岸虜掠而道內兵少食乏未易與戰相
持日久民甚苦之請濟師戊申禍如定妃殿
翼日亦如之譯者張伯還自京師曰
帝以進賀使金庚李子庸過期而至下法司
禮部答曰奉

聖旨高麗遠自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

高麗表卷三十五

十九

中懷詐多端視上際如尋常朕所不納止許
目為聲教向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
極所以限定歲貢用表彼誠去後貢不如始
五年矣今又以慶禮來誠則誠矣然非期節
而至豈不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
則非高麗國王陪臣之非乃使者故為侮
過期而至今高麗既全臣妻永守事大之誠
來使既非朝禮當送法司如律令其所進禮
物既不依節而至勿納更與高麗文書必然

原聘約東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乃滿誠
意方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至彼欽此已將進
獻禮物不動原封盡數責令原差來人裴仲
倫等收領於水路回還今再令差來人在消
等四名齋文陸路回還賜密直周誼母尹氏
米二十碩豆十碩戊午禍如定妃殿倭寇清
風郡都巡察使韓邦彥與戰于金谷村斬入
級連門下評理洪尚義典工判書周謙如

高麗表卷三十五

十九

京師賀正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戰艦于諸
道以備倭寇從之分道護軍陳汝宜德饒申
雲秀前判事宋文禮前少尹黃成吉于楊廣
西海全羅慶尚道監造戰艦戊辰禍如定妃
殿聞中常里人家火馳馬救之十二月癸酉
太白晝見甲戌禍如定妃殿又率宮女遊男
山禍令兩府百官議歲貢皆以一違
帝旨為對於是置進獻盤纏色以知密直都
興為楊廣道都巡問使獨與官女並轡遊閑

里以慶尚道副元帥密直副使尹可觀仍為
都巡問使鄭地為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
尚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禍如盧贊第贊英
壽之弟禍嘗至英壽第見贊妻之美自是屢
往焉丙申禍如定妃殿不克入十年正月宰
樞以禍狂妄日甚不似人為祭于惠明殿及
玄陵以禱之辛丑夜禍如定妃殿不克入癸
卯禍如惠妃殿又如盧英壽及盧贊第又如
妓龍屯家自是屢至龍屯家又如潘福海第

以前南陽府使安俊為全羅忠清慶尚三道
體察使問民疾苦遼東兵百餘騎侵江界虜
別差金吉甫百戶洪丁以歸癸亥禍如盧英
壽第百官侍從禍召禮務佐郎李汝良曰汝
等慮予單騎出遊今百官扈從禮則然矣予
深居九重忽忽無聊是用出遊以遣寂寥耳
若城外則扈從宜矣安可每從街陌遊乎且
臺省各司公務浩繁宜各治事毋致稽滯遂
馳上碧山百官又從之又召汝良曰何不從

命敢如是乎自今無復我從是日九至英壽
第判事池得清強奸卒知門下事閔伯萱之
妾囚于巡軍都評議使司移咨遼東道還被
倭劫掠逃來登州人王才甫等二名二月已
已禍畋于壺申百官侍從命止之自是無日
不畋于郊康平禍如定妃殿替者金招善吹
簫常出入盧英壽第禍至輒召樂以忘倦哲
從吏為非長禍之惡國人惡而欲去之至是
拈矯旨事覺杖流錦州甲戌禍率官豎洗馬

于東池與之馳騁禍手吹笛令官豎為雜戲
使金元吉作唐人戲元吉辭以墜馬傷脚禍
怒杖之垂死怒猶未解下巡軍獄尋釋之禍
令諸道流竄者騎船捕倭以贖罪倭入鎮浦
還所虜婦女二十五人三月密直安仲溫卒
判門下府事崔瑩出穀八十碩補軍餼鈴平
君尹陟卒己酉雨雹禍習射于馬巖丙寅禍
畋于元中浦四日乃還禁酒四月甲戌雨雹
禍以釋迦生日與諸嬖如花園觀燈宴樂迎

送錄事李崐適以聽候內旨近其側禍見之
曰黑笠者誰遂執而親杖之崐痛不可忍執
其杖禍怒甚蹴其面使巡軍鞠之流驢與郡
丙子地震前聞城尹洪壽老之妻因取木
板毆壽老腰折以死典法司執其妻鞠之死
獄中癸巳夜禍如定妃殿甲午禍如甘露寺
遂敗于元中浦時北方有警遣判密直姜奎
唐山君洪徵前密直柳源鄭夢周等于東北
面刺探事變五月遣判宗簿寺事金進宜如

不忠錄卷三十五 二十

遼東進歲貢馬一千匹以金銀非本國所產
遣司僕正崔涓奏請減其數禍觀石戰戲于
鴟巖召其能者數人與酒又與杖使盡其技
乙巳禍如金湊第戊申地震夜禍率閹人歌
妓縱遊衢路戊午夜禍率宮女數隊如紫霞
洞遂如康輿邦第翼日又率宮女如紫霞洞
同浴而戲夜遊道遇判事金允珍命因尋釋
之六月庚午禍率閹豎倡妓遊市挺擊市人
以為樂人皆奔匿失貨者甚衆遣前判宗簿

寺事張方平如京師獻歲貢馬二千匹癸
未禍微行遊東郊至歸法寺南川與宮女同
浴淫褻無所不至翌日亦如之禍率宮女至
演福寺手擊鐘鼓以禱雨初趙英吉為李仁
任婢壻生女曰鳳加伊禍如仁任第淫焉寵
傾後宮賜英吉馬除典農副正乙未禍宿仁
任第自是屢宿其第七月癸卯夜禍率宮女
宦者縱遊委巷歌吹載路時禍喜著白草笠
奴隸之惡少者效之亦戴此笠詐稱王夜行

不忠錄卷三十五 二十

閭里殺雞狗或因以劫掠事覺伏誅倭陷求
禮縣禍觀魚于東江倭寇永同朱溪茂豐等
縣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
聖節請承襲及謚右常侍李天禩賀千秋
節承襲表曰天聰孔邇民欲是從子職乃先
父業之嗣再殫悃悃肅清高明伏念臣禍積
嬰之加嚴親云沒繼猶判渙常存懇懼之心
奉以周旋久佇恩憐之澤既星霜之屢換而
雨露之尚稽益切顙呼冀蒙俞允伏望

陛下體綏遠之道垂恤孤之仁遂令屏資獲被寵則臣謹當率循祖考宣八條於箕封嘉與臣三呼於嵩嶽請謚表曰賜謚所以勸忠顯親所以致孝俯據危懇仰瀆聰聞伏念先臣粵自遭逢迄于薨逝職貢不愆於侯度精誠至形於聖謨爰從計告之初而望旌褒之乆未獲曰俞之命敢申無已之求伏望

陛下同視華夷推恩存沒遂令貞魄得荷殊

奉旨准他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

稱則臣謹當思前烈而益虔祝皇齡於岡極壬戌禍觀魚于壺串都堂復令各司扈從如儀癸亥禍欲畋于郊至城南門借馬于侍中曹敏修敏修辭以無馬遂如東江觀魚夜還宿于李仁任第乙丑禍觀魚于歸法寺角川崔涓至遼東都司延安侯靜寧侯遣使馳奏曰一高麗進馬五千匹數足來使舍無朝見奉旨准他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

匹准數合無准他奉

聖旨准他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金五兩准馬一匹涓乃遣八月倭寇梁山縣戍三哨畋于南郊百司會樂院侍衛失其所之東西至暮禍冒雨還翌日又馳馬如新索侍從皆不及禍乘舟泝汭于江百司出踈于郊至曙禍乃還濟州萬戶金仲光貢馬一百四匹禍選留良馬三十九匹餘皆賜嬖幸聞堅庚午禍如定妃殿倭寇銀川所求同青山安

邑等縣又寇全羅道安城所所川驛乙亥禍畋于郊夜還笙歌鼓舞為巫覡戲歎曰人生世閒有如草露法然流涕倭又寇天德所

冒大雨欲畋于東郊憚百司扈從至城東門即還却出城南門遊畋至暮還判三司事賊林等不知禍已還會城東門樓至夜續侍禍率驍加伊出城北門至東郊川使木梯為舟自挽以戲至夜還尋又欲出城外左右曰夜已深天又大雨將安之禍曰第欲呼鷹耳遂

出南郊至曙乃還又畋于東郊手秉畫角
加伊水精初生等衣男服臂弓腰箭以從馳
往新京遂至海豐郡娛戲百端乃與諸嬖日
中野合時禍出遊無虛日內廐馬瘦之所過
奪人馬以載宮女官者人爭避匿道路為空
禍如定妃殿禍至進獻盤纏色取良馬騎之
畋于盧串及還馳突市肆人皆辟易失其貨
物者多日本國遣使歸所虜男女九十二人
倭寇西海道蘆島焚軍船二艘西北面都巡

高麗李三十一 二十

問使金用輝進鷹時禍好田獵諸道元帥爭
進鷹犬以取悅禍與李仁任妻朴氏如仁任
別墅極歡夜偕朴氏還遭禮儀判書金蓮宜
如遼東獻歲貢馬一千匹禍畋于東郊命百
司母復扈從九月庚子禍如李仁任第是日
凡三至翼日亦如之禍畋于末安城禍如禮
成江以同知密直尹有麟為全羅道都巡問
使禍如李仁任第聞其隣同知密直權李容
家有笛聲使人召吹者李容疑禍旨罵之使

者還誣以被毆禍怒遣人執李容以來路上
面囚巡軍尋釋之禍佩弓矢射獵狗于園生
遂馳入進獻盤纏色取良馬五匹歸諸內
戊午禍如李仁任盧英壽第酌酒荒淫敬孝
王忌日也禍如定妃殿以崔瑩為門下侍中
李成林守門下侍中李仁任判門下府事宜
者金寶為門下贊成事商議十月乙丑實赴
都堂署事前判事金鼎侯毆殺其妻憲府劾
治之倭寇西海道館梁癸酉雷電定遼衛奉

高麗李三十一 二十五

帝命欲渡鴨綠江互市許留義州互市禁用
金銀牛馬戊寅震電禍畋于海豐郡日暮還
北元遣使來至和寧府遣護軍任彥忠慰諭
遣還以道梗留牛歲而去閏月禍畋于南郊
還登花園墻為戲壽昌宮成遣連山君李元
紘如京師獻歲貢表曰人御極克廣德
心萬國來庭畢獻方物茲當執壤乃敢獻天
竊念小邦獲逢昭代惟先考既勤於述職而
瓜至尤切於輸忠洪武十二年閏秋奉

三約定歲貢欽此自後承命之初願遵約
以歷年之入未及經營蓋緣財力之窮
實非精誠之薄洪武十六年十一月間臣
崔用張伯等回自京師費到禮部皆云欲

聖旨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百兩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臣
與一國臣民深增戰懼自責稽遲遵即辨以
多方僅能充於定數伏望

陛下諒臣役志於享上憐臣苦心而靡他
除既往之愆昭示有容之德則臣謹當恪守
侯度永觀玉帛之朝恒祝聖壽竊効岡陵之
頌都評議使司中禮部曰原奉五年歲貢金
五百斤數內見解送九十六斤一十四兩其
未辦四百三斤二兩折准馬一百二十九匹
銀五萬兩數內見解送一萬九千兩未辦三
萬一千兩折准馬一百四匹布五萬匹數內
見解送白苧布四千三百匹黑麻布二萬四

千四百匹白麻官布二萬一千三百匹馬五
千匹數內已解送四千匹遼東都司收訖今
見解送一千匹元紘拜辭稱手賜酒曰國家
安危繫卿此行卿其慎之無為國家羞也道
銀川君趙琳賀正時上國尚懷疑阻未以
朝聘者皆憚之附勢求免元紘琳俱以散職
而行倭寇長淵縣西海道上元帥王承寶與
戰敗績狼川君李邦直卒耦畋于南郊還至
龍德家龍德一名加也只通濟院婢書雲正

崔天儉妻出也初以殺妃宮人見幸寵踰數
妃耦自是日至其家耦又至龍德家手自理
馬遂畋西郊耦如定妃殿耦如李仁仕盧美
壽第遂馳射犬于閭巷墜馬入龍德家德寇
滑河縣耦畋于南郊還至龍德家翼日又至
其家宦者金寶李匡等言於都堂曰龍德家
隘陋非至尊所幸且膳夫奔馳道路可為威
家羞願置龍德近闕地乃修制書李誠中第
十一月甲子朔耦畋于南郊前日在瑩李成

林使人謂金寶曰先王之時一月六衙日今
但二衙日每不視朝蓋使百官未知班次明
日衙會須啓視朝實以香欄不報邊如龍德
家宿焉質明百官皆會欄自龍德家出政實
自宮駢告請必視朝欄曰宰相圖議國事良
是子猶有童心遊戲無節爲可愧也爾其持
酒慰諭實詣都堂言之諸相曰雖未成朝禮
今聞上言亦可爲喜以密直副使曹敬修爲
全羅道助戰元帥稱畋于郊率龍德宿李誠

南唐書卷三十五 三十一

中第自是常宿是第禍親執斧斤斷木爲戲
惡人觀聽杖衛士三人各四百卒未禍遊戲
市肆遂如李仁任及龍德家翼日亦如之夜
奏胡樂巡遊里巷倭寇同福縣都巡問使尹
有麟光州牧使金準長興府使柳宗與戰斬
九級已卯封龍德爲淑妃以其父崔玄儉爲
密直使母爲明善翁主又以其兄茂兒夫鄭
熙啓判密直司事禍寵鳳加伊教至李仁任
第龍德妬之譖曰評理鄭占教嘗通鳳加尹

禍出言教爲西北面都體察使以在堂判門
下府事林堅味爲門下侍中禍夜宴淑妃宮
禍常在是宮歌舞徹夜殺妃寵喪序在花園
故輕繫禍如定妃殿倭寇水原工二鄉府使
許操擒賊謀三人遼東都司遣女眞千戶白
把把山率七十餘騎奄至北青州萬戶金得
卿引兵陽避之乘夜焚其營擊斬四十人把
把山遁歸初李元結等至遼東知都司將遣
兵至哈刺雙城邀截胡使密遣人來報都堂

南唐書卷三十五 三十一

即移牒使得卿豫爲之備云崔天儉奪鄭惠
剛家十二月以全羅道都巡問使尹有麟繫
倭有功遣護軍宋繼性賜酒禍如盧英壽第
賜馬一匹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門下贊成事沈德符
爲上元帥知密直洪徽爲副元帥向地青州
以備遼東兵禍命
太祖曰東方軍民之事專付于卿及聞金得
卿擊走把把山乃還海道萬戶尹之哲遇倭

于德積島擊走之獲二艘獲之得所虜男女
八十人置推徵色以徵郡縣逋欠貢賦判昌
總府事魚伯評卒贈諡良安伯評以醫術媚
權貴致位兩府縉紳恥之禍遭宦者賜矢人
宋夫介酒及繇五斤繼至其家悅其工於矢
遂命名曰安自是百工之家無所不至輒効
其所為甚精耦畝于南郊驛吏疲於供頓罵
之曰彼獨夫曷喪僧惜然寓華藏寺妄稱得
道招集婦女頗有醜態憲府論劾狄流龍門

高麗書卷三十五

山禍如盧英壽第淫其家婢新月禍畝于南
郊還至崔天儉家庭跡見天儉時天儉暴貴
賂遺布帛牛馬奴婢者頗多市井浮薄卑賤
之徒魚緣出入禁闥無所忌憚禍之所與亦
不可勝計以典法判書權和為東北面安撫
使十一年正月癸亥朔黎明禍自淑妃宮如
盧英壽家晚還淑妃宮行賀正禮受群臣朝
還宿英壽家禍在淑妃宮疾作不出者二日
禍聞前判三司事姜仁裕納女壻先期馳至

至其女以歸置于定妃宮日晏不興傳人曰
朝賀時有女者懼見奪皆未備婚禮浴納壻
護軍宋千祐娶知門下都吉逢女揚言曾失
御然畏其勢不敢去海道副元帥前開城尹
曹彥擊倭于汝走島獲一艘擒三人禍賜白
金五十兩禍宴姜仁裕妻子定妃宮至膳乃
罷禍在宮中畝于會賓門外賜瑩鞍馬禍如
定妃殿以姜氏故常宿是殿宦者金寶棄妻
欲更娶士族女至期請休沐禍曰見女於我

高麗書卷三十五

然後可娶實因淑妃以請禍許之實得娶之
禍銜之托他事下實巡軍獄欲殺之實逃大
索下常直千戶柳克恕于獄禍賜姜仁裕鞍
馬安東元帥皇甫琳斬倭二級大閱于越庭
禍馳至延軍駕柳克恕曰汝若不獲金寶當
以其罪罪之遂取雜戲具而出禍觀講武于
馬巖以不能教戰鞭武藝都監使成仲庸李
濟請軍鼓噪習戰傷者頗多慶尚道按廉李
文和報曰道內已無盜賊饑饉疾疫之災時

議譏其誦禪觀講武于長安親射酒酒暮
還定妃宮使知中事廉庭秀賜酒于武藝都
監仍諭之曰往者罪李贊成仲庸是國家大
事非私怨也卿等勉之禍出敗與宮女菊花
並發行二月甲午宮女繁松嶽還禍往迎之
射狗以歸以王安德為楊廣道都元帥丙申
耦如王興第納其女翼日賜與馬二匹自是
常宿其第遼東都司健百戶程與來問金樽
卿擊殺官軍之故庚子禍夜遊閭巷遇漢陽

高麗表五十五 三十四

尹張子溫奪其鞍馬丙午禍出遊市井夜如
定妃謹妃懿妃淑妃諸殿乃還王興第庚戌
禍敗于壘串夜還至巡軍獄親枷囚人倭寇
西海道皮串萬戶金乙寶強奸金千王之妻
憲司鞠之庚申禍敗于海州崔瑩李成琳等
從之禍臂鷹與新月鳳加伊並繼而馳執金
得卿歸于京師禍與林堅味李成琳待程
與極厚潛使張子溫賂與金五十兩僉從三
人銀各五十兩三月禍至海州與諸嬖遊戲

曹川至古新平縣射鹿鷹結成復整時
京城海上供給之車絡繹不絕
恃寵縱暴折辱按廉守今西海吏民不堪
毒皆散走禍樂而忘返禍至延安府大雨雹
從者暴露斗馬道死相望倭寇來康縣已卯
禍射殺雞犬于市街遂敗于郊夜還王興第
妻仁裕與妻祭松嶽禍親吹笛張樂迎于宮
春亭沉醉夜還路逢前郎將全成吉撲殺之
奪禮儀佐郎金漢老馬今宮女騎還宿王興

高麗表五十五 三十五

第癸未禍遊市井還定妃宮姜仁裕進
衣禍賜仁裕鞍子甲申禍如定妃宮路逢私
僮奪其馬親縛之因巡軍禍如官天儉第遂
至火禍部監發火數稍夜還王興第厚德府
行首李當繼遇諸道以爲惡少不避禍怒下
獄害之四月壬辰朔大雨雹大如拳數日乃
晴禍敗于南郊遂至東江觀魚禍率新月鳳
加伊出遊東郊前書雲副正方洽即將李文
桂以偽造印伏誅其黨鄭安追在獄死遠東

遣人買犍牛於是置點牛色縣西北面民互
市得牛五百頭都巡問使烙印以送遼東以
爲帶印牛乃公家所獻不與直故尋龍之
帝放寬金虎尚載李中庸周謙黃陶裴仲
倫等許通朝聘子庸道死倭寇交州道以趙
仁璧爲四道都指揮使取及第禹洪命等禍
如康國寶第翼日國寶設學士宴禍又往禍
如鄭夢周第以贊成事沈德符爲東北面上
元帥知密直洪徵副之判德昌府事金立堅

爲交州道副元帥禍如鄭夢周第夢周方宴
耆老稱痛飲執危跪進李穡曰帥傳亦樂觀
女樂耶穡率座中妓奪馬於路載而還倭寇
襄州五月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趙胖
如京師謝恩且請謚承襲謝恩表曰聖澤
旁施卑情上達撫躬知感舉國騰懼竊念臣
禍幸遭聖明之朝庸謹歲時之禮願所稟之
愚魯而輒懼於愆尤畏天之威無地可措何
圖睿鑑灼見危慘既容菲薄之儀又貸稽遲

許深慮言出效蓋

陛下至仁柔遠大智燭幽察臣無他之心許
臣自新之路遵今恩奮得荷洪私臣敢不修
侯度而益虔祝皇齡於國極請謚表曰賜謚
實勸忠之方顯親爲致孝之本意陳危懇痛
體聽聞竊念臣父先臣經聖上之勅與先
諸藩而歸附欽遵正朔謹守封疆不弔昊天
奄解昭代若藉永終之典敢請節惠之名伏

高麗書卷三十五 三十七

望

陛下垂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度特頒殊寵以
慰貞魂則臣謹當效先臣之精誠祈一人之
壽考承襲表曰建侯所以綏遠襲爵所以紹
先此帝王之常規而人子之至願竊念臣禍
爰從弱歲遽喪嚴顏念歲月之云徂無霜露
以增感第以藩宣之難曠茲用呼籲之益勤
伏望

陛下大度包荒同仁無外優垂景命被及微

躬則臣謹當保民庶於一方祝聖人之萬壽
倭船二十八艘泊丑山島以金斯革為楊廣
道上元帥李和安柱為交州朔方江陵道助
戰元帥禍馳馬於郊兼運花園讀論益數篇
終夜書大字近所未有禍與妓改或並馳
至宋安家禍敗于壺串賜寶直潘福海馬令
官堅奪路人馬載妓後以為常禍敗于壺串
賜官者二十餘人馬各一匹道過乳牛所見
賣牛瘦弱憐之命膳夫勿進牛酪禍卒妓十

高麗書卷三十五 三十九

餘遊敗至海豐郡乃還憲府上疏曰判事孫
用珍奉使 大明天朝疑我國事勸之用珍
為國忘身至死不履忠義可賞請贈爵賜諡
官其子孫以示後人從之禍出遊市井藝運
花園與群妓內豎歌吹戲謔盛水于筒注妓
服如浴群妓皆笑一妓不笑捷之禍起樓于
壺串作樓船極其侈大各曰奉天船以淑妃
生日放囚禍率群妓敗南郊還花園夜為水
火熾失火延燒屋簷禍脫衣滴水滅之六月

率群妓並遊敗東郊及暮還歌吹喧咽
馬上自舞以寵妓改或屬李仁任林堅味給
米仁任與米豆各五石堅味與米豆各十石
丙申太白經天戊戌大白晝見禍敗于壺串
夜還花園為處容戲司僕副正邊伐介白禍
曰日奪路人馬載妓人皆怨之請取諸島牧
馬以供遊敗禍然之遣伐介取島馬三十餘
匹禍如李仁任第欲與仁任妻朴氏往多也
姑列野朴氏辭以無馬禍奪路人馬遂與俱

高麗書卷三十五 三十九

往率群妓縱淫樂仁任又與改或穀二十斛
眾妓內豎各二斛遣密直使安朔密直副使
張方平如 京師賀

聖節左司議大夫李至等上疏諫遊敗禍使
知申事廉廷秀釋其文義遽大怒曰時方危
亂此輩不欲吾習焉不忠孰甚當痛懲之以
絕言者宰相相視無一言後禍悉書諫官名
以藏曰此輩可使防倭由是諫官多謝病禍
率妓至歸法寺川同浴夜還至前開 尹吳

忠佐第忠佐妻本丹陽大君瑄家婢没入義順庫有女三人忠佐規免賤役私事官寺納其中女自是屢至其弟倭寇兗津麒麟島海道萬戶鄭龍追擊之獲三人遼東遣來麟來推還元季流民李朵里不歹等四十七人禍如盡串賜新樓監役官李希椿等五人馬各一匹倭寇平海有江陵道都體察使睦子安擊却之斬且級千申太向經天海道萬戶鄭龍之拔等領戰艦入海島搜捕倭賊乙亥

高麗書卷三十五 四十一

太白晝見二日禍宿壺串新樓禍率妓如東江乘奉天船張水戲後以爲常戍寅地震聲如陣馬之奔墻屋頽如人皆出避松嶽西巖石崩禍曰此地震無乃天欲陷遼東耶帝放還金庚一行人前典工搖郎宣之括等三十八人禍賜笠及布其死不返者今所在官給其妻孥穀已卯地震三日禍率妓如壺呂四日不返宦者鄭驚鳳詣壺串白禍曰殿下血因書甚非爲君之道且且堂未得取

首事多壅滯請還視事禍乃還尋又如壺串八月以子昌益辰宥二罪以下以同知密直崔元沍爲西北而都安撫使禍如多也帖李仁任別墅倭寇端州禍召廣興倉官語曰聞密城糴米多耗欠可徵本官勿徵其押吏改成本密城妓押吏托以請之全羅道海道元帥陳元瑞捕倭二十餘人九月譯者郭海龍還自京師言

高麗書卷三十五 四十二

冊使國子監典簿周倬行人維英來禍喜賜海龍銀帶一腰廐馬一匹以我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知密直洪徵爲副元帥張傳段祐等來賜詔曰自有元之失御矣爭華夏者列若星陳至於擅土宇異聲敷宣殊予瓜分虐黔黎專生殺不外乎五胡若此者將及二紀治在人思眷從天至朕本寒微君位中原撫諸夷於八極相安於彼此他無肆侮於邊陲未嘗妄興九伐之師涉水陸之

艱以惠吾民爾高麗大邊東夷地設險遠朕
志不同簡生繫陳使各安生何敷請祿而永
堅况群臣諫納是以一視同仁不分化外今
允度誠命承前爵儀從本俗法守舊章嗚呼
盡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鑑既從朕命勿
萌隙隙以遂生周倬維英等來冊稱爲國王
制曰爾高麗地有三韓生齒且庶國祖朝鮮
其來遠矣典章文物豈同諸夷今者臣服來
賓願遵聲教奏襲如前然繼世之通列聖相

高麗恭王三十五年 四月十二

承薄海內外凡諸有衆德被無疵古先哲王
所以嘉尚由是茅土奠安襲封累世爾王福
自國王王顯逝後幼守基邦今幾年矣爾方
束髮智可臨民朕命吏部如勅召中書積筆
朕言欽天命爾弗敢禮違仍前高麗國王世
守三韜命使齎擊如國以檢爾其仰觀俯察
必遊群情嗚呼國無大小授必上穹當斯要
任豈不厥位艱哉有孽之後毋逸豫以怠政
毋由獵以殃民潔祀境內以格神明精絜嘗

之德本爾祖考德朕之訓福壽三韓永矣爾
其敬哉賜諡制曰皇天授命宰土馭民者非
勤政無迭曷以達天爾高麗國王王顯生前
忠政務在遂勤致使身遭凶限天命就淪歲
月云徂嗚呼恃險居安而致此歟抑開誠心
附人而致是歟嗚呼言險在德非險可恃言
誠在爾非誠必有所以得天道好還未有不
者也今年秋七月 高麗王成林等表辭繼
切言論願以昭列代命嗣王撫育於黔黎今

高麗恭王三十五年 四月十三

昔擇彼臣非允其所請謚爾恭愍以彰人德
爾爾王封美璽於幽壤嗚呼不昧而有知則
逢災而禦靈聰而必覺遇患而捍防吉爾邦
家朕其爾誥允聽宜哉禍專事馳騁不閑禮
度國人憂之至是動止稍中節人皆喜悅薄
等亦曰所聞異於所見倭寇咸州洪原北青
哈蘭北等處我
太祖自請往擊與戰于咸州之鬼兒洞大敗
之禍喜賜白金五十兩腹綬各五匹鞍馬又

加定遠十字功臣張溥等開徐師吳所立
碑乃命復立溥等往觀之欲徙南郊更相地
竟不果耦焚黃于大廟遣同知密直在乙義
致勝子張溥躬迎以受密直副使具鴛致
勝子會俾方食溥不告置廚而還俾大
怒王以天子之命告廟焚黃禮也祭訖
致勝使臣亦禮也膳肉至則以天子之尊尚
感服躬迎况其他乎吾當躬迎如禮何不我
告而置諸野乎其罪有三不敬慢

高麗書三十五十四

天子之命一也忽國王之教二也輕祖宗之
賜三也不誅而何張子溫曰鴻位雖密直武
人也未知禮俾曰如此化外之人不足算也
但責之使知耳溥等謁文廟召生負孟思誠
詩時以朴宜中爲大司成鄭摠閔審爲司
賓禮近爲直講霽近皆以前判事假充周俾
等求現我國祀典乃書杜稷藉田風雲以示
俾加以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使并
祭之俾嘗對館伴河崙云洪武十六年開通

天下於皇太子箋文稱臣汝國進箋亦當
欽依自是箋文始稱臣耦謁玄陵宣讀詰命
張溥等往觀社稷壇責其不營齋廬又欲觀
城隍朝議以爲不可登高過瞰國都給以淨
事色爲城隍以示之淨事色乃懸星所張溥
等欲觀藉田朝議沮之張溥等欲詣闕稱方
在淑如宮未還館人以故遲留不進馬溥等
大怒欲使行廉興邦進曰王不豫未得梳凍
今天使奄至恐王不及禮待請小留溥等然

高麗書三十五十五

之及耦還乃邀宴慰以前知門下事李乙珍
爲江陵道元帥捕倭賊十月以贊成事趙仁
壁爲交州道元帥張溥段祐等還翼日周俾
雒英等還耦餞于西晉通院執卮酒謂俾曰
不穀權署東藩十有餘年未得受命惟恨下
情不能上達今許臣承襲又錫先考謚不勝
感激言未訖有淚盈睫俾嘆之極歡而罷耦
贈溥等衣服鞍馬白金帑麻布四人皆辭曰
敢不拜賜然今身不受寒且不徒行受將何

用唯受朝臣贈行詩覽而嘆曰東方有人矣
禍如王興第又如前判事申雅第使推出其
女而見之上護軍林檎奉觴以進禍曰汝何
得乃爾對曰此臣之族也禍曰子為汝故矣
賜檣馬一匹遣判門下府事曹敏修贊成事
張自溫禹玄寶發書密直司事河審如
京師謝恩且請曆日符驗仍納前元給付本
國鋪馬蒙古文字八道謝詔表曰府恩覃
及無間華夷聖訓誕頒曲全終始對揚惟謹

高麗書卷三十一

感激實深伏念臣學未知方才非經國猥承
訓諭以啓愚蒙守舊則許以儀章遂生則戒
以饗隙懷柔至比古昔所稀茲蓋

陛下乃聖乃神允文允武謂四海之兼濟當
一視而同仁特遣星軺俾宣天語臣謹當永
銘心而無斁勤述職以益虔謝謚表曰皇華
忍臨恤典斯舉九原知感一國與榮竊念臣
先父國王臣王顯僻處遠邦幸逢昭代欽承
天命委質為臣懷保民生盡心以理奄爾不

禍于茲有年豈謂俞音特垂眷澤茲蓋

陛下功著上下仁敦始終念先臣納欵之誠
憐孤臣顯親之願遂令貞魄亦被耿光臣謹
當繼先志而益勤祝皇齡於有永謝承襲表
曰恩深眷作世襲保登居寵若驚誓心知感
臣忝計愚魯學術謬迓第紹先在於承家而
事上重於述職屢陳卑懇冀蒙俞音使華鼎
永明命益亨茲蓋

高麗書卷三十五

業臣謹當率由聖訓祗畏天威守青社以遂
生効華封而祝壽禍如申雅第納其女自是
屢宿其第遣門下贊成事沈德符密直提學
任獻如京師賀正忠州兵馬使崔雲海斬
倭六級并獲兵仗戊申地震知門下事金斯
革卒贈謚忠節左代言尹就以崔天儉家奴
無禮扶之淑妃訴禍禍怒下就巡軍獄廢為
廢人十一月禍敗于元中浦五日文天柱本
微賤者以殺妃戚得為江華萬戶侵漁百姓

貪暴無比邑人宦者金碩具所犯訴之乃下
巡軍獄杖流之今國人隨官品出馬以充歲
貢觀安群臣翰林府尹裴元龍斬倭四級海
近元帥朴子安斬倭二一以門下贊成事商
議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同知密直也湯奇為
楊道都巡問使十二月城府院有盧英
如

京師欽奉

翼日又如時望家遣密直副使姜淮伯如
京師進歲貢馬一千匹布一萬匹及金銀折
准馬六十六匹安張方平等回自

京師欽奉

宣諭曰天下到處亂的時節我出來了收補
了天下著悠的裏知道的上頭差這里的人
呵不的當所以原朝行來的火者他鄉中有
親戚家娘到那里呵我這里的句當甚麼不
差幾介火者去了來恁那先

王至誠呈表來後頭凡百不至誠的上頭不
交恁來往來後頭差將人呵皇太子生日也
趕不上九月十八日我的生日也趕不上洪
尚載連年來來呵又正月裏來的上頭不得
無罪賤的雲南去了來歲貢如約的上頭病
死的死了有的都替回去了來今番開出的
詔書呵不曾替秀才每做都我親自做來的
到那里看子會移改恁風俗自依恁那里行
今番將來的馬呵那里有我騎的口說王至誠

王至誠呈表來後頭凡百不至誠的上頭不

心不至誠直甚麼事至誠呵甚麼里顯至誠
以物顯至誠有事不得人何能事鬼神歲貢
呵預前一發接辦將來時節恁路上艱難恁
這里收呵也不便當一年一年家將來說與
恁那宰相每好生整理百姓恁這使臣每呵
我這里說的言語到那里件件說不到作麼
算使臣又奉

宣諭曰恁那里倭賊定害那不定害我待將
軍船擒解倭賊海島去得直過海到那里不

知他那里水脉金州巖經過地境著知路
人指路到那里搶解了呵回來他來的口子
裏詐管中禦封妻仁裕女爲妾妃鳳加伊爲
肅寧翁主妓七點仙爲寧善翁主以私婢官
妓封翁主者古所未聞國人驚駭七點仙本
密直南秧妻也初禍召之秩令托疾不見都
堂因秩家奴十人秩不得已出之丁巳除夜
禍與鳳加伊宿李仁任第

卷四十八 王十

列傳卷第四十八

列傳卷第四十九 高麗史一百三十六

卷

辛禍四

十二年正月禍在李仁任第仁任妻進大爵
曰今日三元謹上壽禍進爵仍戲曰吾一則
爲孫一則爲婢婿今乃對飲得無失禮耶乃
冒處容假面作戲以悅之禍欲與肅寧翁主
珠玉粧召寶源傳別監黃補問珠玉之數補

對以無禍大怒即囚于巡軍又囚提調朴天
常徐鈞衡李還儉家奴各十人修典工判書
權鑄第爲肅寧翁主宮以爲時座所林堅味
季成林廉興邦等進賀興邦復與諸宰相奉
觴稱壽自後兩府百官啓事皆詣肅寧宮寵
冠後官肅寧之移居是第也禍率道流等前
導後衛而來判德昌府事權玄龍卒玄龍督
力絕倫所向無前時號萬人敵李仁任之女
姜筮妻死禍親率畫師寫其真其母朴氏痛

哭禍手酌大杯前跪曰大母輟哭然後子將
倒此遂裂素自帶使宦者皆帶之保安君朴
壽年卒壽年驍健善戰所向有功時稱勇將
然使酒難近以修肅寧宮遲緩杖流造成都
監判官高汝霖二月奪洛川君金漢碑家爲
安妃殿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請便
服及群臣朝服便服仍乞蠲減歲貢請衣冠
表曰議禮制度大開華夏之明慕義嚮風庶
變要荒之陋敢據愚抱庸瀆聰聞竊觀聖人

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上衣下裳之作蓋取象
於乾坤殷皞周冕之名皆因時而損益以新
耳目之習而致風俗之同欽惟陛下挺神
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文物備矣聿超三代之
隆德教霑然覃及四方之廣雖命小邦之從
本俗既賜祭服以至陪臣豈容其餘尚襲其
舊在盛世之典固無所虧但遠人之心深以
爲歉伏望陛下憐臣以小事大許臣用夏
變夷遂降綸言俾從華制臣謹當終始惟一

益殫補袞之誠億萬斯年永被垂衣之化請
減歲貢表曰天高而無不覆人窮則必至
籲呼茲竭卑忱用干聰聽洪武十二年三月
間陪臣沈德符回自京師欽費
手詔及錄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匹明年
貢金一百兩銀一萬兩良馬一百匹細布一
萬匹歲以爲常欽此節次施行間又准禮部
咨文欽奉

聖旨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百兩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爲
金銀本國不產蒙遼東都司開泰高麗進貢
金銀不敷願將馬匹准數欽奉

聖旨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金五十兩准馬
一匹欽此差陪臣門下評理李元紘通行管
領馬五千匹布五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匹前
赴朝廷貢納訖措辦到洪武十七年歲貢
馬一千匹布一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六十六
匹已差陪臣密直副使姜淮伯等管領前來

進貢顧遠方境壤褊小而比年海寇侵陵民生孔艱物產悉耗金銀固已非土之所出馬布恐難充數於將來兢惶實深進退惟谷伏望陛下以乾坤之大度父母之至恩許隨力分之宜優示蠲減之命臣謹當述侯職於永世祝聖壽於齊天以鄭地為海道元帥四道都指揮處置使趙琳為漢陽道元帥兼漢陽府尹淑妃寵衰獨居花園嘗使侍者彈琴適禍至而止之禍大怒謂侍者曰及予之至不彈何也欲扶之淑妃抱禍腰曰妾今寵衰無聊又扶持者妾將奈何禍拳毆其臉蕭寧翁主誣譖淑妃與其母挾媚道為蠱禍大怒即黜淑妃歸其父崔天儉家因淑妃宮人于巡軍嚴加鞠訊逮繫甚衆又下天儉及其妻于獄籍其家戊戌禍敗于西海道蕭寧翁主及宮女等皆以男服從行禍與蕭寧並轡馳驅原野內豎韓富忽遇山阿不及下馬蕭寧之馬已馳過矣蕭寧自以素賤意富輕已譖

殺之是行也禍自吹笛婦寺唱歌晝夜不輟供費鉅萬西海州郡騷然都巡問使王安德按廉使裴矩海州牧使李淑林延安府使安俊等大具酒食饗禍皆賜廐馬凡二十五日而還三月乙亥禍如姜仁裕第遂敗于南郊庚辰禍出遊有一人馳過禍下馬親執其人裸縛繫馬驢緣道馳騁血流被體窺淑妃及天儉于全州以教媚道縊殺淑妃母及族兄孩兒并侍女四人林堅味李成林康興邦等惜其冤欲救不得有一人臨刑曰必報殺我者辭色如常棄尸于市後數日禍往觀之使守尸者復張其尸于車上以爛之腐臭滿路人不敢近謝恩使曹敏修禹玄寶張子溫河崙進奉使沈德符任獻金子益等實歷日及船馬符驗入道還自京師四月丙戌朔雨雹禍觀魚于海豐郡重房池裸而捕魚癸巳禍與毅妃如花園觀燈絲棚雜戲窮奢極侈歌吹達曙丙申霜禍敗于壺串命群小劫奪

行人馬載妓雖兩府皆拱手被奪癸卯禍如
妓細柳枝家乙巳禍冒雨出遊暮與宦者五
人爭馳馬于市辛亥禍觀石戰戲于郭沙洞
又敗于壺串五月丁巳禍如毬庭親自調馬
取及第孟思誠等癸亥禍率群小擊毬于市
街又冒雨敗于壺串都評議使司以禍常在
東江分宰樞為四番侍衛時禍喜與宦官及
妓裸而走水又魚目以為常賜同戲人布三
百匹宰樞饗禍于壺串禍乘醉不脫衣冠騎

馬入水以成均祭酒王康為西北面安撫使
安集流離人民六月下廣興倉使羅英烈副
使田思理分臺糾正權幹于巡軍時英烈等
頒祿于東江倉禍如東江使宦者安琚語英
烈等賜從行義魚及養馬治工等三十一人
米各一石英烈等對曰此倉先王所以祿百
官也不可用以濫賜禍大怒命琚發倉與之
囚英烈等三日釋之遣門下評理安翊如
京師賀聖節密直副使柳和賀千秋時

每奉使人還執政視賂多少高下其官或不
如欲必中傷之以故奉使者規免其禍不得
不貨市翊流涕太息曰吾嘗以為遣宰相朝
聘者為國家耳今日乃知為權門營產也以
安琚忤志流于竹山島禍如肅寧翁主宮翁
主告曰今臣民皆云上每殺無罪之人上何
至如此禍曰汝亦安知將加汝何等罪耶七
月鄭夢周還自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恁那裏人在前漢唐時節到中

國來因做買賣打細又好匠人也買將去近
年以來悄悄的做買賣也不好意思再來依
舊悄悄的買賣呵拿著不饒你如今俺這裏
也拿些箇布匹絹子段子等物往那耽羅地
面買馬呵恁那裏休禁者恁那裏人也明白
將路引來做買賣呵不問水路旱路放你做
買賣不問遼陽山東金城大倉直到陝西四
川做買賣也不當這話恁每記者到恁那國
王衆宰相根前說知一禮部皆曰奉

聖旨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焉王有能知造化者守帝命之分或限山或隔海母生疊隙修禮睦隣體上帝好生之德各保生民未有國祚不繇遠者也設若否此輕施誦詐肆侮隣邦未有不構兵禍以殃民前者恭愍在時入貢使至朕嘗歎之朕起草萊王顥之爲王於三韓始顥祖弒君至於斯時四百六十七年乃三韓王子王孫今善貢於我即推誠以待所以凡使三韓者必土人閭者

東國史卷之六

卷之六

行朕意正在推誠豈期恭愍膺弒君之愆難逃好還之道則弒矣弒者不度意在掩已之逆故殺我行入既後數請約束朕數不允正爲守分也請之不已朕強從之所以索歲貢知三韓之誠彼聽命矣不一二年違約又不三年如約又不二年訐難嗚呼朕觀四海之內隣於中國者三韓之邦非下下之國徑一二千里豈無人焉何正性不常且歲貢之設中國豈倚此而爲富不過知三韓之誠詐耳

今誠詐分明表至云及用夏變夷變夷之制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表至謂歲貢云及生民孔艱使者歸朕再與之約削去歲貢三年一朝貢良驥五十匹以資鍾山之陽牧野之郡永相保守論今歲歲終以此約爲驗後至洪武二十四年正月方進如始朕言不二未審彼中從乎日本霸家臺歸所虜一百五十人遣典醫副正李行大護軍陳汝義于耽羅時朝廷欲取耽羅馬且此島屢叛故遣行等

東國史卷之六

卷之六

招誘子弟至明年四月行乃率星主高臣傑子鳳禮以還耽羅歸順始此八月林堅味罷以李仁任爲左侍中加封肅寧翁主爲憲妃立府曰肅寧以趙英吉爲密直副使右侍中李成林率百官陳賀于憲妃宮稱今都堂進木絲布百匹賜憲妃五十匹諸妓三十匹丙午以癸感入南斗設消災道場于禁中稱手擊鼓燃僧頭臂遺贊成事尹珍密直副使李希蕃如京師謝蠲減歲貢密直副使李躋

再請衣冠謝恩表曰睿恩汪濊實訓丁寧舉國均歡撫躬知感竊念爲臣之職當修奉上之儀但土地之崎嶇而人物之鮮少冒陳卑抱干瀆高明渙發德音曲加蠲免茲蓋

陛下采遠能邇厚往薄來視四海猶一家保萬姓如赤子遂今僻陋得與生成臣謹當祗服敷言恭承嘉惠永守藩於東土恒祝筭於南山請衣冠表曰聖人之制惟在大同臣子之情必期上達敢申再三之瀆庶冀萬一之

從先臣恭愍王顯於洪武二年間准中書省咨該欽奉

聖旨頒降冕服及遠遊冠絳紗袍并陪臣祭祀冠服比中朝臣下九等迺降二等竊惟小邦爰自先父欽承命服益仰華風顧舊制猶未悉更於愚心寧不知愧冒進封章之奏顯竢寵錫之加未蒙允俞祗增兢惕伏望陛下擴兼容之量推一視之仁遂使夷裔之民得爲冠帶之俗臣謹當服之無斁願賡安

吉之歌奉以周旋恭上康寧之祝九月禍如慣習都監違門下評理金湊同知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師賀正密直副使張方平獻歲貢雄馬十五匹雌馬三十五匹十月壬辰雷禍出遊親自吹角禍畋于西海道至魁淵謂知門下安沼曰爾謹侍從予乃嘉之從今爾無我詐我無爾虞雖有讒言予不信聽沼拜謝酌觥進之初沼被讒出使和寧故有是言凡十六日而還十一月禍如慣習都監丁

卯設八關會禍率妓及宮女登憲府北山觀之是會巡軍與近侍爭路雜沓近侍多爲槩所傷安翊柳和等還自京師宣諭

聖旨曰我要和買馬五千匹你回到高麗先對衆宰相說都商量定了之後却對國王說知肯不肯時便動將文書來我這裏運將一萬匹段子四萬匹絛布去宰相的馬一匹價錢段子二匹絛布四匹官馬并百姓的馬一匹段子一匹絛布二匹和買价休忘了十二

月癸未日食陰雲不見禍以盧英壽小祥齋如雲巖寺畜馬別監邊伐介至濟州多受人馬又奪人臧獲盜用尚乘田租憲府効流遠方禍使妓燕雙飛佩弓吹笛衣繡龍衣並轡而行丁酉震雷地震木冰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遣典客令郭海龍如京師奏曰小邦所產馬匹不多且又矮小何敢受價今來欽奉聖旨容當盡力措辦伏候明降帝遣指揮僉事高家奴徐質來刷已亥年避

寇東來瀋陽軍民四萬餘戶因前元瀋陽路達魯花赤咬住等之誣告也又索買馬三千匹每一匹給大縣布八匹段子二匹各官差家人送馬到遼陽取價回還十三年正月壬子朔禍如壽昌宮率百官賀帝正仍宴高家奴徐質禍今寶源庫進綺絹百匹別監版畷捻郎李夔實以庫匱不即進禍怒杖二百以廣興倉告匱減百官俸倭寇江華都統使崔瑩出屯海豐二月高家奴徐

質還遣知密直事傑長壽如京師陳情表曰天無不覆曲遂生成人有所窮必至呼籲陳危懇肅清聰聞竊念小邦遭逢盛代時周愆於職貢地已入於版圖既無遐邇之殊均是撫綏之內洪武十八年六月間有遼東都指揮使司據草河千戶焦得原告移文取發李朵里不歹等四十七名將金原貴銀得顯等連家小發回去訖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日准左軍都督府咨據前瀋陽路達魯花赤

咬住等告已亥年間本路軍民四萬餘戶前去高麗避兵除金原貴等家小取回外有李朵里不歹等未會復業奏奉聖旨節該教指揮僉事高家奴徐質取去欽此切詳前元當已亥辛丑之歲賊兵入遼東瀋陽之閒俘掠一空分離四散或有一二之來寓安能四萬之得多見有李朵里不歹等前來寄居除將本人等連家小三百五十八名欽依發遣外惟土人之還歸實舊業之是

復臣會驗到聖朝戶律內一款節該凡民戶
逃往隣境州縣躲避差役者其在洪武七年
十月以前流移他郡曾經附籍當差者勿論
欽此又會到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六日欽奉
詔書為臣襲爵事節該一視同仁不分化外
欽此幸夤緣得霑聲教雖流徙亦在範圍况
彼所陳過於其實伏望明垂日月度擴乾坤
察迫切之情降寬大之澤遂令遠俗得安其
生臣謹當常懷一視之仁倍祝萬年之壽時

南星集卷三十六 十四

禍在東江有司請還京率百官拜表右侍中
李成林知禍不樂入京告曰拜表之禮臣等
攝行殿下不必躬親禍悅自東江李仁任別
墅率妓十餘騎吹角與燕雙飛並驅入京奪
人笑於道為的而馳射之禍又率燕雙飛並
轡如多也站日以為常時燕雙飛衣冠與禍
無異路人望之未辨郭海龍還自京師禮
部咨曰奉

聖旨朕嘗與諸蕃國王懋以誠信相孚與高

麗來使云將毀布幣馬五千今使者來乃言
邦微產寡物不敢進財不敢受願進五千鳴
呼高麗不能體朕之至意以朕傲前代以逼
人若此者朕所不為爾禮部速報國王知仍
前以物互市凡匹馬布匹段二匹不分官
民永為交易之道禮部移咨曰欽奉

聖旨高麗隔海限江風殊俗異以夷夏論之
本等東夷實非中國所治天造地設三面負
海以為險餘者憑山以為固從古至今人民

南星集卷三十六 十五

蕃息凡王於是方主宰生齒者必上帝有所
命方乃安焉曩者中國歷代數曾統馭然與
彼當時之人皆有始無終得失載於方冊朕
所見焉所以前者命絕往來使自為聲教以
安三韓彼中陪臣強請約束朕姑從之云何
重彼必有始而無終若往來之又釁隙由是
而生其根民之禍莫甚於此去歲金通事泛
海潛入浙民間今年任通事密通京師替者
探聽事情噫此計此量豈是彼此相安之道

且普所需歲貢艱不如約方如約即許難朕
推誠唯其難悉去之微需馬種以固其誠其
數五十比前之貢二十分之一以金銀布匹
共論之止該百分之一耳今以一分之物至
觀美惡以驗其誠則物見人心矣若此之爲
必欲取信相安於彼久未見其美也莫若令
彼自爲聲教不必往來彼中君臣同心奉天
勤民以安黔黎於三韓豈不悅上帝之心福
及於將來不必強往來致生釁隙爾禮部移

高麗國王必如朕命無疵矣三月前郎將

慶弘詐稱龍潭安集事覺伏誅偶率群妓出
遊西江又畋于西海道取進獻馬四十匹以
行丁丑月有黑子遣典工判書李美冲押初
運馬一千匹如遼東其老病矮少者皆退還
四月隅聞徐質復來自西海道馳還入京從
者皆不及又率群妓遊歸法川乙未隕霜隅
親點妓隊其後至者六十餘人賁布百五十
匹徐質來督進獻馬隅令都評議使司進等

麻布一千五百匹分賜憲妃宮侍女閹人五
月隅觀石戰戲於高麗翼日亦如之俱長壽
還自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你高麗的事也有些不停當
不知你那里古典如何我這中國古典裏看
起來件件都是他自取的當初我即位之後
便差那裏土人元朝火者官人每去動問王
只想他是你士人我這裏匙大碗小都知道
交仔細說與你不想把一箇火者殺了後頭

王又弒了爲這上不要來往問甚三綱五常

有無教他自理會幾年家却只管要臣屬疊
疊的來纏去這箇意也有甚難見只想道這
一枝軍馬別處都定體了必來征伐也你都
差猜了我的意是實實的意我的手詔恰便
是說誓的一般說道若非肆侮于邊陸朕安
敢違上天之命云云你後頭只管來纏我便
道既要聽我的約束比似俺中原地面各有
歲貢因此教每年進一千馬金銀布匹却便

不如約了中國豈少這些但試他那心臨了
艱難澁澁辦了五千馬前後也該六千至誠
處却也有了隨後便來訴難我與他一發都
除去了只教三年進五十匹馬表誠是一百
分中只取他一分你便至至誠誠將些好的
來教百姓看了也道是高麗來進的馬且休
問中騎不中騎你怎看那樣子爲那上我惱
了教再來絕交與將文書去了你曾見麼高
麗自古出名馬近聞來進的馬都恰好只伯

顏帖木兒王有時進了些好馬來與我那馬
却是好我今番爲征進用着些馬想那裏也
缺少些段匹爲這般教和買些馬去你便教
各官家人送馬到遼陽要將段子絲布做些
襖子衣服穿却不至誠你便使將兩箇小廝
來說不敢受價便是不誠處這般是我欺你
問再乾要馬這箇意思如何先審幾箇通事
小廝每來那裏說的明日你却是故家子除
不比別箇來的宰相每你的言語我知道我

的言語你知道以此說與你你把我這意思
對管事宰相每說大槩則要至誠倒不要詐
多小計量你那裏合做的勾當打緊是倭子
倒不要別疑慮只兀那鴨綠江一帶沿海寧
匠匠的多築些城子調些軍馬守住了一壁
廂多造些軍船隄備着百姓些福至至誠誠
的做善行呵雖百萬兵也難近你大抵人呵
容易欺神天難欺有你說與那宰相每他每
喫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享榮華富貴

交他也思量與百姓遼福保守那三韓一方
之地誰似恁快和休只管小計量明日神怒
人怨呵不好也我這中國的事只攬買賣來
的人也儘可以知得何必則管差使臣來今
日也弔筆頭明日也弔筆頭一箇來說一團
聲有甚好處你只依着三年一遍家差人進
貢我若怪你三年一遍來便是朝廷的不是
我如何肯怪你你是故家我所以仔細和你
說你記着者當初雲南王他若依本分守者

他那一陀地面我也不征他他却守分我這裏的逃軍他招誘將去了罪人他藏匿了只管生邊釁因此我教征伐他都平定了大抵不生事呵有甚話說耽羅我也本待買些馬用來再尋思不中不必買了爲甚麼假如我這裏海船到那裏有些高高低低生起事來又不得不得理論例也不必買了耽羅原屬原朝來的馬教我區處我却不肯我若要取勘呵頭裏便使人去了我若取勘了又少不

的教人去管既人去管便有高高低低又生出事來我決然不肯那耽羅近地地面則合恁管我不肯取勘他恁回去說與他管事的宰相每大剛只要至誠保守你那一方休來侮我我明日差人往遼陽爲馬價的事去也我的言語你記著說到者又宣諭聖旨曰我前日和你說的話你記得麼長壽奏大剛的聖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細的話記不全這箇都是教道將去的

聖旨臣一發領一道錄 旨去

聖旨我的言語這里冊兒上都寫著有大抵我的話緊則要他至誠那里豈無賢人君子必知這意也你對那宰相每說他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貴快活也合尋思教百姓安寧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勾當密匝匝的似兀那羅州一帶築起城子多造些軍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三五十里家無人烟耕種又說倭子在恁那一箇甚麼海島子裏

經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這的有甚難處著軍船圍了困也困殺那廝這等都是合做的事你說與他你是舊是宰相家子孫必是聰明這等話與我說道者昨日爲馬價的事差人遼陽去了教看來的馬直兩箇段子八箇縣本的或不直這箇價錢的一個分揀著務要與各官送馬來的家人回去耽羅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時拋在那里只離那里二十載三十里往來周回搶著逐

一箇拋者買了便回來我又尋思不便當恐又生出事來不免又動刀兵以此不買去了原朝放來的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時一頭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槩人不才的多若差一箇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廝倚著朝廷的勢力倚恃著朝廷的兵威無所不爲起來便是激的不好了我決然不差人却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羅州廝對著從來恁管只合恁管我常相漢光武時四夷請官光武

不許蓋是光武從小多在軍旅中知道許多弊病所以不許他這是光武識見高處後來

的君王多差了便如高麗也都分爲郡縣設置官守後頭也是那不才之人恃倚朝廷威勢做的不好都激變了却因朝廷事多就不暇整理他了則今番兀都那雲南我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邊釁以此無乃何去征他調了二十二萬軍馬和餘丁二十七萬平定之後帶戰亡逃病折了我五萬兵一萬里遠

接連著吐番一帶用許多軍馬去守又無益於中國征伐之事蓋出於不得已你回去疊疊的說與他交至誠保守那一方之地休要侮我這中國有甚話說若不至誠不愛百姓生邊釁這等所爲呵我却難饒你我若征你不胡亂去一程程築起城子來慢慢的做也是故家我所以對你仔細說休忘了與他每說這意思者長壽叩頭

聖旨如何你有甚說話麼長壽奏臣別無甚奏的勾當但本國爲衣冠事兩次上表未蒙允許王與陪臣好生兢惶想著臣事上二十年了國王朝服祭服陪臣祭服都分著等第賜將去了只有便服不曾改舊樣子有官的雖戴笠兒百姓都戴著了原朝時一般有纓兒的帽子這些个心下不安穩

聖旨這人却也無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害其爲賢君我這里當初也只要依原朝樣帶帽子來後頭尋思了我既趕出他去了中

國却蹈襲他這些个樣子以後秀才每文書裏不好看以此改了如今却也少不得帽子遮日頭遮風雨便當伯顏帖木兒王有時我會與將朝服祭服去如今恁那里既要這般劈流撲刺做起来自顧戴有官的紗帽百姓頭巾戴起來便是何必只管我根前說長壽奏臣來時王使一个姓柳的陪臣直趕到鴨綠江對臣說如今請衣冠的陪臣回來了又未明降好生兢惶你到朝廷苦苦的奏若

戴去

聖旨你到遼陽從那里便戴將去長壽服帝所賜紗帽團領而來國人始知冠服之制以早禁酒遼東漕船漂泊西海諸島時有人自宣義門馳入而呼曰唐船軍人盡下岸將襲京城已至門矣都城大駭執其人訊之乃訛言也遣判司僕寺事任壽判典客寺事柳

克恕典工判書金承貴押二三四運馬三千匹相繼如遼東六月依大明之制定百官冠服百官服之以見徐質質歎曰不圖高麗復襲中國冠帶天子聞之豈不嘉賞禍與官者及幸臣獨不服李沃以左常侍胡服呼鷹從禍馳射李元吉自定遼衛逃來曰定遼衛點兵將向我國禍聞之載兵甲如壺串禍在壺串都堂遣知中事權執經請還面送徐質禍怒囚兩侍中及內宰樞家奴各三十人遣

判司宰寺事朴之介押五運馬一千匹并還改換馬如遼東都司延安侯定元侯武定侯同押馬官點選分爲三等上等給價段二匹布八匹中等段一匹布六匹下等段一匹布四匹徐質將還禍在東江質謂館伴宰樞曰我欲親見國王辭歸兩府再請禍不來及質詣闕乃稱王病莫能興慰遣之乙巳太白晝見閏月遣門下贊成事張子溫如京師謝許改冠服表曰聖謨孔彰兢惶駢集膺恩

重被佩服深伏念臣稟性愚蒙托身邊微
幸遭逢於昭代既荷生成實欽仰於華風再
勤陳請庶幾變魯而用從周何圖訓誨之加
俾新威儀之制人民相慶草木增輝茲蓋
陛下運啓同文仁敦柔遠推赤心置人腹以
四海爲一家今小邦而有章進微臣以遷善
臣謹當與父老而蹈舞永祝皇齡傳子孫而
率由罔愆侯度子溫至京以進馬驚下因
子溫錦衣衛遣門下評理俛長壽如京師

賀聖節密直副使尹就賀 千秋七月召

還淑妃于全州禍在壺串觀雜戲賜雜戲人
五綜布五百匹禍率淑妃還京尋復往壺串
八月禍今各司及成衆官宿衛壺串李仁任
以老病辭以李成林爲左侍中潘益淳右侍
中崔天儉川陽府院君潘福海門下贊成事
申雅王興同知密直司事吳忠佐密直副使
盧龜山右副代言天儉恃勢多奪人田人莫
敢言龜山年未二十國人皆以爲不稱於是

宦豎商賈漁獵之徒無不官矣禍自壺串如
毅妃淑妃宮遂還壺串呼鷹牽狗吹笛吹角
長歌緩舞前後導從絡繹于道都堂謁定妃
妃垂簾引見語以玄陵盛事與禍之失道仍
賜酒禍以中秋徵六道倡優陳百戲于東江
竭帑藏以供費宰執臺諫不能匡救至有作
奇技以逢迎者禍許義成德泉兩庫胥吏耆
高頂笠年老者除六品以宦官曹恂之請也
禍裸水中馬交群妓天大雷電以兩禍自壺

串還如定妃殿禍爲淑妃以黃金鑄佛九月

改封憲妃爲德妃前判事金希仁因內人納
女于禍江陵道元帥李乙珍欲奸楊口縣人
楊富室女領卒十餘人圍其家不獲遂強奸
富妻時富死未百日憲府劾之廢爲庶人杖
一百流懷德縣乙珍在江陵輒取人女爲妾
其麾下效之持兵搜索閭里強奸人女者頗
多禍自壺串如金希仁家遼東來市屯田牛
五千七百頭禍以玄陵恩謁陵不與祭以

宦者壽寧府尹曹恂為巡軍鎮撫上護軍金
琬為千戶遣知門下府事張方平如京師
賀納哈出降附表曰天命用集帝圖方隆師
律以臧戎醜自屈捷奏星轉頌聲海騰欽惟
陛下挺聖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昧爽丕顯端
拱九重之中志氣如神決勝萬里之外熊羆
之旅纔出犬羊之群悉平大哉功業之光赫
然古今之冠伏念臣叨守藩職欣聞凱歌千
舞兩階莫贊首征之舉德洽四國載賡虎拜
之詩禍還自盡串巡行閭里吹螺前導群妓
隨之夜宿毅妃殿建宦者李匡諭都堂曰自
今服大明衣冠宜誠心事之左右侍中皆
稱賀禍尋以胡服馳騁於路前判事朴英茂
濫乘傳騎又影占良民十一戶事覺都巡問
使王承寶鞠之英茂死獄中十月庚戌雷旌
其閭辛亥雷電禍巡行街路遂如壽昌宮與
林檎等為鞦韆戲又閱妓樂于花園以樂不
中意今微為首者布二百五十匹遣門下評

理李玖知密直李種德如京師賀正禍與
淑妃毅妃宴于花園禍在花園始服冠帶俄
而去之是日不出遊都人咸喜翼日復出馳
騁禍命巡軍禁偽傳內旨時嬖寵權勢之家
使奴隸收田租亦奉旨以行真偽混淆莫之
能辨有詐傳王旨者金奉偽作王牌者金仲
奇等八人並斬之公州牧使高權犯賊事覺
逃來邀禍於家納女倭寇林韓西三州及鴻
山縣都巡問使王承寶與戰敗績禍率倡妓
宴于定妃殿宴未終遂如高權家又率妓十
餘人巡行街路如高權及金希仁家遂如定
妃殿又率妓出遊街路與林檎或先或後爭
射雞犬十一月以密直副使金賞為金羅道
助戰元帥禍率崔瑩王福海等獵于海豐全
州元帥權和斬倭二人禍賜酒及帛絹禍如
高權家遂如定妃殿暮又如定妃殿禍數至
妃殿頗有醜聲禍如崔瑩第賜酒仍求利劍
又率群妓如細柳枝家禍如金鼻回回家索

其女不得賜回國子鞍馬仍令編髮侍從後
又取其女著男服隨之禍欲以安淑老女爲
妃命有司備嘉禮用幣布七千五百匹白金
一千五百兩他物稱是時淑老女在定妃殿
外人謂禍先漲後行嘉禮以遼東細作橫行
賜西北面都巡問使鄭熙啓都安撫使崔元
沚及泥城江界義州萬戶段子八一匹命以
私田半租以備軍餉又令諸道按廉使考將
帥能否守令殿最月李報都堂禍率密直林

檄代言盧龜山等變倖數十騎遊行閭里四
至定妃殿前判事孫慶生盜用其鄉密城貢
布二百五十匹事覺憲府論劾藉沒家產慶
生逃乃囚其妻鞠之張方平等行至甜水站
都司使千戶王成欽錄

聖旨以示之曰今後高麗國使臣來者於一
百里外止回不許入境亦不許送赴京師
不揀指以諸等時節行禮等項不必教來其
國執政之臣輕薄辭許之徒難以信憑自許

往來至今凡百期約非過則不及未嘗誠意
相孚可以絕交不可與之往來若欲求進示
勅使錄而還方平等遂還李成林謂李汝曰
公以大臣奉使怯懦不入定遼無狀碌碌之
人徒費國庫耳致熟視不對禍在定妃殿夜
半聞有呼譟聲禍驚動以爲亂作命左右被
甲宿衛禍以子昌不學鞭之取版圖司黃金
一錠賜之都評議使司亦進白金一錠于昌
耆老會議築漢陽山城修戰艦遣門下評理

商議禹仁烈判密直洪徵于漢陽府審視重
興山城形勢是山君李原珣卒禍今內乘餉
馬三百匹於忠州界內堅因緣侵暴州郡苦
之十二月宜城君南佐時卒遣求原君鄭夢
周如京師請通朝聘禍以善妃生日命內
官曹恂宴其第賜馬二匹苧布四匹段子一
匹倭寇井邑縣禍以王與生日詣其第賜馬
一匹以淑妃疾有二罪以下命僧禱殿內立
淑妃府曰懿惠命依崇敬府例禍如判事崔

時盧家淫其女禍論都堂凡奪占諸倉庫宮
司田民者具名以聞都堂自嫌遂閣不行禍
聞申雅華人賊獲王田大怒命囚其子孝溫
壻前三司左尹朴保寧孝溫逃命巡軍圍雅
家大索獲之下獄皆杖流角山俞仁吉李仁
寬等冒稱內乘乘駟傳食州郡斬之徇諸道
祭祀自死

高麗史卷五十七 辛丑

列傳卷第四十九

列傳卷第五十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

辛丑
十四年正月鄭夢周至遼東不得入而還停
頒宰相祿下三司左使廉興邦領三司事林
堅味贊成事都吉敷右侍中李成林贊成事
潘福海大司憲廉廷秀和密直金永珍密直
副使林敬等下獄并其族黨誅之語在堅味

辛丑五

傳禍以宦者金亮金完爲京畿左右道察訪
兼諸倉庫田民使賜劍遣之禍賜都統使崔
瑩倭劍二十把庚寅禍四至定妃殿暮還花
園以崔瑩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門下侍中李穡判三司事禹玄寶尹
珍安宗源門下贊成事文達漢宋光美安沼
門下評理成石璘政堂文學王興知門下事
印原寶判密直司事遣密直司使趙琳如
京師請通朝觀表曰聰明作后訓戒孔昭視

聽自民幽微必達茲當冒昧敢以控陳臣性資愚蒙學術鹵莽不幸幼年之孤苦惟賴於造之生成先父荷易名之恩小臣霑襲爵之寵同仁一視渙頒綸綍之言用夏變夷許新冠服之制揆分踰望圖報夫心庶以歲事之往來少伸臣衷之萬一忽承勅諭之降有嚴譴責之加實咫尺之不逮而手足之罔措爰馳賤介冀達卑忱又蒙阻回倍增恐懼臣禍村度蓋因年幼署事之初任用陪臣林堅味

李成林廉興邦潘福海都吉數李存性等奏

李成林廉興邦潘福海都吉數李存性等奏以國政欲圖治效不期蒙蔽用事恣行不法以致於斯已將上項人等明正典刑既已除其姦慝深自切於籲呼伏望陛下推父母保予之心體乾坤生物之德特賜俞允俾通朝宗臣謹當守候度而益虔祝皇齡於有永琳至遼東不得入而還禍閼妓樂于壽昌宮日以爲常始頒百官祿賜出花園張妓樂宦者李匡諫止之今宗室耆老畫諫六曹舉文武

賢良裨政于南郊安置廣平府院君李仁任子京山府竄前門下評理李仁敏于雞林府以不能禦倭囚江華萬戶金辛寶于巡軍辛寶逃斬巡軍令史二月禍閼林堅味廉興邦等樂器于花園鍾鼓絲竹之聲晝夜不輟封安淑老女爲賢妃妓小梅香和順翁主燕雙飛明順翁主禍如東江乘奉天船縱奏音樂留宿賜燕雙飛馬二匹又賜妓十五各一匹從燕雙飛請也禍如壺串竟日泛舟爲樂夜

乘醉拔劍欲刺左右皆散篙工二人獨

在船禍欲刺之劍墜地不及害翼日還吹螺道前妓二十餘人隨之禍以金永珍家及金銀器賜小梅香以林廉等家財賜嬖幸無算庚申燃燈禍如奉恩寺偈長壽還自京師口宣聖旨曰高麗願聽朕約束朕今歲貢馬所進馬不中用而又訴難我今勿進只令三年進種馬五十匹所進馬又不中用後貢五千匹又皆弱小以我一匹價可買彼兩三馬

今又以改衣冠謝恩進馬粗蹄腫腿既是來
獻何至於此是必使臣行至西京賣換而來
耳已因張子溫于錦衣衛使經年罪之爾歸
以告執政大臣朕既許通商矣彼反不肯明
白通牒使來貿易乃陰令人來大倉窺覘我
與師造艦與否重賞我人之去洩消息者是
街中小兒之見也自今慎勿如此又母得遣
使來鐵嶺迤北元屬元朝並令歸之遼東其
餘開元瀋陽信州等處軍民聽從復業

帝以徐質歸言禍有疾賜藥材禍命修五道
城遣諸元帥于西北鄙以備不虞禍如東江
泰州郡事李真盜官錢事覺鞠之禍自東江
還馬驚射殺之禍與崔瑩密議攻遼發京城
坊里軍修漢陽重興城禍取潘福海駿馬騎
之曰無乃善驚乎版圖判書宋寶進曰福海
所難馭也禍怒曰汝以予取賊馬耶遂殺寶
禍遣政堂文學郭樞如京師謝賜藥材表
曰大德天施生成庶類膺恩波及浹洽微軀

銘佩寶深粉糜難報伏念臣素因氣稟之弱
劣動有疾病之侵尋惟良藥不產於小邦致
陪臣為求於上國何圖瓊末獲達高明出醫
局之珍藏附賤介以寵錫茲蓋陛下法易育
物體書好生推惠澤以曲加俾纏絲而有喜
臣謹當益盡心於蕃翰恒祝釐於壽康大
明欲建鐵嶺衛禍遣密直提學朴宜中表請
曰昊天廣大覆育無遺帝王作興疆理必正
茲殫卑怨仰瀆聰聞粵惟弊邦僻在遐壤徧

小質同於墨誌峭嶢何異於石田况從東隅
以至北鄙介居山海形勢甚偏傳自祖宗區
域有定切照鐵嶺地北歷文高和定咸等諸
州以至公嶮鎮自來係是本國之地至遼乾
統七年有東女真等作亂奪據咸州迤北之
地睿王告遼請討遣兵克復就築咸州及公
嶮鎮等城及至元初戊午年間蒙古散吉大
王普只官人等領兵收附女真之時有本國
定州叛民卓青龍津縣人趙暉以和州迤北

之地迎降聞知金朝遼東咸州路附近濬州有雙城縣因本國咸州近處和州有舊築小城二坐瞭望奏請遂將和州冒稱雙城以趙暉爲雙城總管車青爲千戶管轄人民至正十六年間中達元朝將上項總管千戶等職革罷以和州迤北還屬本國至今除授州縣官負管轄人民由叛賊而侵削控大邦以復歸今欽見奉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元所管車民仍屬遼東欽此鐵嶺之山距王

遼東志卷之七

京僅三百里公嶮之鎮限遼東非一二年其在先臣幸逢昭代職同愆旻侯度地旣入於版圖還及微軀優蒙睿澤特下十行之詔俾同一視之仁伏望陛下度擴包容德敦撫綏遠使兼州之地仍爲下國之疆臣懼當益感再造之恩恒祝萬年之壽三月乙亥朔禍在臺車乘麒麟奉天等船恣爲雜戲按劍辟左右獨坐舟中通宵不寐曰父王夜寢爲人所弑吾甚戒之禍納

崔瑩女爲妃以尚衣進衣遲緩斬別監厚德府少尹元允海判事康義禡如崔瑩第遂與瑩宴于崔氏宮斬延安府使柳克恕宦者金寶克恕林堅味之門客且聽李存性言潛逸賁囚也封崔氏爲寧妃立府曰寧惠又封申雅女爲正妃王興女爲善妃自李謹妃而下崔寧妃盧毅妃崔淑妃姜安妃申正妃趙德妃王善妃安賢妃及小梅香燕雙飛七點仙等三翁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

遼東志卷之七

一月用三千九百匹諸倉庫俱竭乃豫收三年貢物猶不足又加徵歛殺公山府院君李子松以子松嘗止崔瑩攻遼也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祉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將立鐵嶺衛帝豫設本衛鎮撫等官皆至遼東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站站置百戶禍自東江還馬上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精兵下令曰明日欲西幸臣僚宜皆著

大元冠服我

太祖及諸宰樞言 大明使將至今西幸則

民心動搖請待 大明使還禍從之國人皆

喜時城中人編髮胡服者已多憲府以 大

明使將至禁之禍如定妃殿 大明後軍都

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禍

稱疾命百官郊迎判三司事李穡領百官詣

王得明乞歸數奏得明曰在

天子處分非我得專禍將出敗點群妓有一

妓不及怒殺之再如定妃殿遊行閭里夜至

花園使唱胡歌宴樂王得明還庚子宵境內

遂如西海道寧妃及崔瑩從之命門下贊成

事禹玄寶留守京城發五部丁夫爲兵名爲

西獵海州白沙亭寶欲攻遼也禍從世子昌

及定妃謹妃以下諸妃于漢陽山城是時全

羅慶尚二道爲倭寇巢穴東西北面方憂割

地京畿交州楊廣三道困於修城西海平壤

二道迎候西獵加以徵兵八道騷然民失農

業中外之怨甚於仁伯林廉時矣四月乙巳朔禍至鳳州初禍獨興瑩決策攻遼未敢顯言是日召瑩及我

太祖曰寡人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

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

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

禍頗然之

太祖退謂瑩曰明日宜以此言復啓瑩曰諾

夜瑩復入啓願毋納他言明日禍召

太祖曰業已興師不可中止

太祖復啓曰殿下必欲成大計宜駐駕西京

特秋出師未穀被野大軍食足可鼓行而進

矣今出師非時雖援遼東一城兩水方降軍

不得前却師老糧匱抵速禍耳禍曰卿不見

季子松耶

太祖對曰子松雖死美名垂於後世臣等雖

生已失計矣何用哉禍不聽

太祖退而源紘麾下士曰 公何慟之甚也
太祖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丁未禍次平壤
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裴
矩督之船運林康等家財于西京欲充軍賞
又發中外僧徒爲兵抄京畿兵屯東西江以
備倭加崔瑩八道都統使以昌城府院君曹
敏修爲左軍都統使以西京都元帥沈德符
副元帥李茂楊廣道都元帥王安德副元帥
李承源慶尚道元帥朴憲金羅道副元帥

崔雲海雞林元帥慶儀安東元帥崔鄴助戰
元帥崔公招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趙希古
安慶王賓屬焉以我

太祖爲右軍都統使以安州道都元帥鄭地
上元帥池湧奇副元帥皇甫琳東北面副元
帥李彬江原道副元帥具成老助戰元帥尹
虎裴克廉朴永忠李和李豆蘭金贊尹師德
慶補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李元桂李乙珍
金天莊屬焉左右軍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

人僸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四人馬二萬一千
六百八十二匹遣右代書李種學行助兵六
丁神雕禮命奉天船都元帥同知密直李光
甫還屯開京西江以備倭耦如大同江陳百
戲奏胡樂竟日有巡軍萬戶府知印矯耦命
放卒十人斬以徇幸西左右軍都統使將出
師耦醉日晏不興不得拜辭耦酒醒泛舟石
浦至夕乃還飲諸元帥酒賜衣鎧弓劍馬有
差奏胡樂達曉壬戌左右軍發平壤衆號十

萬耦如大同江張胡樂于浮碧樓自吹胡笛
有國人裸而洗馬于江耦見之以爲慢我命
斬之自是常至大同江樂而忘返乙丑停洪
武年號今國人復胡服倭入椒島時京城丁
壯皆從軍唯餘老弱每夜烽火屢舉京城單
虛人情危懼莫保朝夕耦將出敗進一馬而
斬之曰此馬數驚我也又道見亡卒二人即
命斬之耦淫樂殺戮日甚戊辰太白晝見辛
未遣文達漢金宗衍鄭承可宦者曹恂金完

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器。都鎮撫皆賜衣襦。如大同江泛舟使。奏胡樂。禍自吹胡笛。且爲胡舞。五月甲戌朔日。食。禍縱樂于大同江。至使乃還。禍每出遊。輒奏胡樂。今倡優呈百戲。崔瑩日領軍士出入吹笛。君臣荒淫。百姓怨咨。全羅道按廉使柳亮報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鎮浦。寇旁近州郡。禍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楊廣道。凡托疾不赴北征。而令子弟奴隸代行者。悉發。與倭其隱避者。斷以軍法籍沒其產。禍以僞者金剛少忤意。斬之。與寧妃如浮碧樓。或射或擊毬。欲殺閹人崔瑩。請勿殺。禍曰。翁嗜殺人。何禁我耶。瑩曰。臣之殺人不得已也。禍目左右。遂斬之。以倭寇寢盛。遣元帥金立堅于漢陽。以衛世子及諸妃庚辰左右室。渡鴨綠江屯威化島。亡平絡繹於道。禍今所在斬之。不能止。禍如風月樓殺宦者大護軍金吉祥。護軍金吉達人莫知其故。甲申泥城元帥洪仁桂江界元帥李

疑先入遼東境殺掠。而還。禍喜。賜金頂兒文綺絹。禍夜殺宦者一人丙戌左右都統使上言。臣等乘桴過鴨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漲。第一灘漂溺者數百。第二灘益深。留屯洲中。徒費糧餉。自此至遼東城。其間多有巨川。似難利涉。近日條錄不便。事狀付都評議使司知印。朴淳以聞。未蒙俞允。誠惶誠懼。然當大事有可言者。而不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銖鉞而嘿嘿乎。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來。事大以勤。玄陵於洪武二年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孫萬世永爲臣妾。其誠至矣。殿下繼志歲貢之物。一依詔旨。於是特降誥命。賜玄陵之謚冊。殿下之爵。此宗社之福。而殿下之盛德也。今聞劉指揮領軍立衛之言。使密直提學朴宜中奉表啓。稟策甚善也。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況今暑雨弓解。甲重士馬俱憊。驅而赴之。堅城

之下戰不可必勝攻不可必取當此之時糧餉不給進退維谷將何以處之伏惟殿下特命班師以答三韓之望禍與瑩不聽禍如大同江賜宦寺細布有差以官者金完爲過涉察理使費金帛馬匹分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元帥督令進兵軍中留完不遣楊廣道按廉田理馳報倭寇四十餘郡留兵單弱如蹈無人之境乃遣元帥都興金湊趙浚郭璇金宗衍等禦之今諸妃在漢陽者皆還開城乙未

高麗書三十

十四

禍不成州溫泉作胡樂徹夜左右都統使遣人告崔瑩曰軍多餓死水深難以行軍請速許班師瑩不以爲意是日軍中訛言

太祖率麾下親兵向東北面已上馬矣軍中洶洶曹敏修罔知所措單騎馳詣

太祖涕泣曰公去吾儕安往

太祖曰予何去矣公勿如是遂諭諸將曰若犯上國之境獲罪

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予以逆順上書

請還師王不省瑩又老老不聽蓋與卿等見王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予諸將皆曰吾東方杜援安危在

公一身敢不惟命於是回軍渡鵝綠江

太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岸遲軍畢渡軍中望見相謂曰古今來世安有如此人乎時霖潦數日水不漲師既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沒人皆神之時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語軍民無老少歌之丁酉漕轉使崔有慶以回

高麗書三十

十五

軍奔告于禍是夜我

恭靖王與兄芳南及李昇蘭子和尚上護軍柳龍生崔高時帖木兒自成州禍所奔子軍前道遇支應守令盡奪其馬以行禍日午猶未知成禍聞大軍已至安州馳還夜至慈州泥城下今曰赴征諸將擅自回軍惟爾大小軍民盡心以禦必大加賞賚回軍諸將請急追之

太祖曰速行必戰多殺人矣每戒軍士汝輩

若犯乘輿予不爾赦奪民一爪亦當抵罪汝
途射獵故綏師行已亥禍至平壤收貨寶渡
大同江夜至中和郡卒丑禍於道上聞諸軍
已近從間道疾馳至歧離詰朝還京入花園
從者纔五十餘騎自西京至京城從禍臣僚
及人民以酒漿迎謁大軍者絡繹不絕瑩欲
拒戰命百官以兵仗侍衛六月癸卯朔諸軍
來屯近郊為書授金完以啓曰我玄陵至誠
事大

天子未嘗有加兵於我之志今瑩為冢宰不
念祖宗以來事大之憲先舉大兵將犯上國
盛夏動衆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為寇殺
我人民燔我府庫加以遷都漢陽中外騷然
今不去瑩必覆宗社甲辰禍遣前密直副使
陳平仲以書諭諸將曰受命出疆既違節制
稱兵向闕又犯綱常致此釁端良由眇末然
君臣之大義實古今之通規卿好讀書豈不
知此况復疆域受於祖宗豈可易以與人示

如興兵拒之故我謀之於衆衆皆曰可今胡
敢違雖指崔瑩為辭瑩之捍衛我躬卿等所
知勤勞我家亦卿等所知教書到日毋執迷
毋各改共保富貴以圖始終予實瑩之不宥
卿等以為如何人遣使長壽往軍前賜諸將
酒欲知其意諸將進屯都門外東北而人民
及女真之衆不從軍者聞

太祖回軍各酋相聚於夜星奔而至者千餘
人禍乃發府庫金帛募兵得數十餘人皆倉

庫奴隸市井之徒徵兵諸道入搜聚車塞巷
口分軍守四大門削敏修等官爵以崔瑩為
門下左侍中禹玄寶右侍中宋光贊贊成事
安沼評理禹洪壽司憲府大司憲鄭承可鷹
揚軍上護軍趙珪密直副使金若采知申事
勝于大市曰執敏修等諸將者勿論官私奴
隸大加爵賞已已我

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嚴遣知門下事柳曼
殊入自崇仁門左軍入自宣義門瑩逆戰皆

却之曼殊初行

太祖謂左右曰曼殊目大無光膽小人也往必北走果然時

太祖解鞍放馬及曼殊奔還左右以白

太祖不應堅卧帳中左右再三白之然後徐

起進膳命鞍馬整兵將發有矮松在百步許

太祖欲卜勝兆以一衆心遂射松株一矢立

斷乃曰再甚麼諸軍士皆賀鎮撫李彥出跪

白陪我

今公往何處不可行乎

太祖由崇仁門入與左軍犄角而進守城之

軍莫有拒者都人男女爭持酒漿迎勞軍士

曳車開路老弱登城望之歡呼踴躍敏修建

黑大旗至永義署橋爲瑩軍所奔俄而

太祖建黃龍大旗由善竹橋登男山塵埃漲

天鼓震地瑩麾下安沼率精兵先據男山

望旗奔潰瑩知勢窮奔還花園

太祖遂登巖房寺北嶺使吹大螺一通於是

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出瑩每征討諸將不用螺獨

太祖於馬前吹螺故都人聞螺聲皆喜

太祖之軍已至矣禍與寧妃及瑩在八角殿

瑩不肯出吹螺亦宋安登墻吹螺一通諸軍

一時毀垣闖入于庭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

殿中索瑩禍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而

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非惟逆

大義國家未寧人民勞困冤怨至天故不得

已焉好去好去相對而泣遂流瑩于高峯縣

李仁任嘗言曰李判三司須爲國主瑩聞之

甚怒而不敢言至是嘆曰仁任之言誠是矣

光美沼珪承可等逃匿兩都統及三十六元

帥詣闕拜謝還軍門外先是童謠曰西京城

外火色安州城外烟光往來其間

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丙午復行洪武年號

襲大明衣冠禁胡服罷禹女寶以曹敏修

為左侍中我

太祖右侍中趙浚簽書密直司事兼大司憲
諸將皆復職時 大明間禍舉兵將征之
帝欲親卜于宗廟方致齋及聞還軍即罷齋
諸將入城會議興國寺罷諸道築城及徵兵
執安沼鄭承可囚巡軍並流之司憲府論宦
者曹恂曹福善尹祥前知申事金若采之罪
皆流遠州是夜禍興宦豎八十餘人擐甲馳
至我

太祖及曹敏修邊安烈之第以皆屯軍門外
不在家故不得害而還已酉諸將會議崇仁
門使李和趙仁璧沈德符王安德詣闕請悉
出宮中兵仗鞍馬庚戌諸將請出寧妃禍曰
若出此妃我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
請禍如江華禍不得已乃出執鞭據鞍曰今
日已暮矣左右俯伏泣下無應之者遂與寧
妃及燕雙飛出會賓門向江華百官奉傳國
寶置定妃殿

太祖欲擇立王氏後曹敏修念李仁任薦拔
之恩欲立昌恐諸將違己以存禍為時名儒
欲籍其言密問之禍曰當立前王之子率友
敏修以定妃教立昌年九歲教曰恭惟我太
祖肇一三韓列聖相承罔不事大以禮撫下
以仁以保宗社人民四百餘年于茲矣我先
恭愍王寅恭小心畏天敬祖任賢聽言以明
政教其功光祖考澤在生民至矣及遇
皇明灼知天命率先諸國奉表稱臣

天子嘉之封以王爵賜以金章以為宗社生
民之永賴不幸先王薨逝卿父嗣位事大撫
下罔有所愆不圖為崔瑩所惑進鷹犬以擊
田獵教刑戮以逞威虐乃至與師動衆構釁
中國幾為宗社生民之禍言之可為痛心幸
賴祖宗陰臨之佑崔瑩黜退王亦悔過自遜
其位以宗社之祀生民之命付之於卿厥貴
重矣咨爾世子夙興夜寐小心敬畏禮大臣
尊師傳勤學好問從善納諫毋違耆德毋適

頑童去聲色絕遊敗母嗜酒以亂神心母聽
讒以害忠良于以修已德于以立國政庶可
以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宗社有一不謹天命人心可不
畏歟嗚呼為君不易懋敬之哉是日尊母謹
妃李氏為正大妃穀淑安正善德六妃寧壽
和惠兩翁主皆歸私第絕其供上流諸妃之
父姜仁裕崔天儉趙英吉申雅王興吳忠佐
等于遠地以曹敏修為楊廣全羅慶尚西海

交州道都統使我

太祖為東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統使朴宜中
還自京師禮部咨曰本部欽奉

聖旨高麗表云鐵嶺人戶事祖宗以來其文
和高定等州本隸高麗以王所言其地合隸
高麗以理勢言之其數州之地曩為无統今
合隸遼東高麗所言未可輕信必待詳察然
後已且高麗隔大海限鴨綠始古自為聲教
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蓋為能生變端昔

者逆臣弑君朕命絕交彼遣人請聽約束數
番不允數請不已然後索歲貢以表誠方許
交往彼雖稱貢歲幣連歲皆不如約未幾遣
人訴難准其訴難將前貢削去只許歲貢種
馬五十匹決以諸色務純以此貢比前貢萬
百分之一耳及其進也皆非奉上之物盡皆
驚下之獸此侮之一也表稱謝恩以馬為禮
及其至也皆欄班雜色雖行商亦不以為用
者侮之二也時或遣人語說溫台杭紹縣之

民密覘事勢致令發露侮之三也朕嘗諭諸
來使毋作是姦休禁民生理聽民水陸往來
明白興販何事不成何機不得暗生姦詐誘
引下民致彼誑賺金帛妄言事勢公然被小
人之誣是其愚哉侮之四也洪武二十年春
朕以匹帛置遼左與高麗易馬伐胡彼陪臣
等皆以驚來易以價較之本國一馬之價可
得二三今二三馬價易一不堪驚馬終不為
朕用侮之五也噫高麗地三面環海一面負

山周數千里其中豈無賢智哉凡所交往此以誠交彼以詐合將以罷交彼又卑辭若此之為朕不知其何心且朕觀累朝征伐高麗者漢伐四次為其數寇邊境故滅之魏伐二次為其陰懷二心與吳通好故屠其兩都晉伐一次為其侮慢無禮故焚其宮室俘男女五萬口奴之隋伐二次為其寇邊西關蕃禮故討降之唐伐四次為其弑君并兄弟爭立故平其地置為九都督府遼伐四次為其弑

君并反覆寇亂故焚其宮室斬亂臣康兆等數萬人金伐一次為其殺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為其納逋逃殺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興師往討其王竄耽羅捕殺之原其釁端皆高麗自取之也非中國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今鐵嶺之地王國有辭其耽羅之島昔元世祖牧馬之場今元子孫來歸甚眾朕必不絕元嗣措諸王於島上戍兵數萬以衛之賜瀾發糧以贍之以存元之後嗣使元

子孫復優游於海中豈不然乎賜曹敏修及我

太祖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澆

太祖以

穆祖諱辭以張思吉為密直副使義州地接遼東往來相繼而思吉以土人代父侶為萬戶悉諳情勢特加褒獎以慰邊民誅死人等妻流外者皆許從便倭寇全州焚官解又寇金提萬頃仁義等縣我

太祖以疾辭職不聽以僧混修為國師贊英為王師昌下書曰龔惟我上王請命于王太后諭予小子曰若稽我忠烈王忠宣王忠肅王三代故事傳位于汝子將就居江都以願養汝其母逸遊毋驕傲親近忠良斥去儉佞遵守祖宗成憲以底于治惟予小子年方幼冲不堪負荷辭至再三不獲俞允乃告于宗廟越翌日辛亥遂即王位爰當更始之初宜布惟新之典二罪以下咸宥除之其崔瑩等

擅國柄殺戮無辜妻與師旅獲罪上國見令
中達朝廷瑩及因貶一千人等未敢輕有
於戲慎終于始敢忘警戒之心發政施仁庶
致豐平之理七月己卯都堂以禍生目遣三
司左使趙仁璧同知密直具成老子江華獻
衣謝昌奉大妃李氏徙居壽寧宮即壽昌宮
也避名改之倭陷光州命楊廣金羅慶尚道
都體察使皇甫琳楊廣道副元帥都興全羅
道副元帥金宗衍慶尚道副元帥具成老等
救之日本國使妙範關西省探題源了俊遣
人來獻方物歸被虜二百五十人仍求藏經
鴨綠江迤西草賊寇義州青水口子遣門下
贊成事禹仁烈政堂文學偁長壽如京師
告禍遜位請昌襲封兼奏崔瑩與師攻遼之
罪稱表曰臣在蒙幼先臣恭愍王顯薨逝惟
賴祖母洪氏訓誨又不幸而祖母亡有兵馬
都統使崔瑩進薦大尊曰獵罷去書筵臣由
是無所聞知近瑩因誅權臣林堅味等遂為

門下侍中擅執軍國之柄恣行誅殺從史興
師將攻遼陽諸將皆以為為不可臣竊自念瑩
之至此實由臣致慚懼殞越無所逃罪況臣
素嬰疾病國事且繁情願閑居頤養謹依臣
高祖忠烈王詔曾祖忠宣王諒祖忠肅王肅
三代退位於子故事於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初八日令臣男昌權行勾當伏望
陛下恕臣妾作諒臣愚衷俾臣男昌獲霑恩
命冀臣名爵不勝幸甚長壽帝領崔瑩所拘
李思敬等以行流曹敏修子昌寧八月以李
穡為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開書筵以李穡領書筵事門下
評理鄭夢周知書筵事左代言權近左副代
言柳琰成均大司成鄭道傳並充書筵侍讀
又今司憲府重房史官各一人更日入侍密
直李光甫本市井無賴人也禍樂遊東江遊
戲忘返光甫逢迎所欲必中禍大悅朝夕不
離側至是下獄杖死都評議使司議定因制

左司議大夫李行等上疏曰名器國家所以養賢而待士也設官分職自有定制銓選擢用已有成法故必待奇材茂績而登庸之自權臣擅政以來多開驟進之門窮鄉晚進當途少年恥不若人則藉蒼赤以賂之用田宅以賄之又求珍玩以充之飼犬馬以足之相勝以力相高以言得先指占批教未下而某爲某官道路喧傳名分混淆祖宗崇賢重祿之意安在近來添設之多車不勝載田翁熱子亦賤之若泥沙然由是士無忘軀犯顏之節兵乏狗義守死之心乞殷下肅淨爲心以公滅私當注擬遷擢之際恐或有惡德私昵之及與一二大臣考其功績察其德行然後授之則便佞阿諛之徒無所容其足矣且添設勢在不得已而用之除軍功外一皆禁斷百僚各有職事其無職事者一皆汰去義成德衆諸倉庫錢穀所在乞依豐儲料物例復設使副丞注簿至如省府察院殿下所與共

理天職者不可不慎簡也宜遵祖宗成規以新一代之理昌下都評議使司同憲府請禁奔競戊申以昌生日放囚趙英吉申雅姜仁裕吳忠佐及曹敏修鄭殿啓安杜許寶孫光裕梁頤亦皆放歸田里給敕淑德安善五妃米月三十石以倭寇大熾遣慈惠府尹曹密直副使崔七張思吉和寧尹鄭曜禦之倭寇巨濟鎮撫韓元招獲一艘斬十八級評理尹虎奔競權門坐免改諸道按廉使爲都觀察點陟使揚廣道政堂文學成石璘慶尚道前平壤尹張夏金羅道前密直副使崔有慶交州江陵道前密直商議金士衡西海道密直提學趙云伧皆用臺諫之薦今各舉副使判官改量土田下書曰予以幼冲叨居巨民之上任大責重惟不克負荷是懼輔臣憲臣交章以爲近權姦用事好惡由己賞罰無章有功不賞有罪不罰法毀弊生民受其害宜分遣大臣巡行方鎮州郡以申黜陟予聞

是言良用惕然命卿等爲諸道都觀察點檢使授鉞以遣嗚呼賞罰國家之大柄所以勸有功懲有罪也凡大小軍民官苟能禦寇制勝施惠安民戎功政跡最殊者在所當勸具狀以聞其或失律喪師望敵畏避州郡陷沒不及赴救者賊汚不法惰慢不任方命虐民者在所當懲兩府以上監禁聽候奉朔以下以其所犯輕重直斷之卿等之行猶予親往當體至懷敬哉倭寇連山縣開泰寺又寇清

州儒城鎮峯都堂以秋夕遣和密直李彬等獻禍衣謝酒果倭寇樂安郡高興豐安等縣屠燒民戶又寇晉州牧使李贊戰死以我太祖都摠中外諸軍事以陸麗爲東北面元帥鄭曜爲都巡問使兼和寧尹慶尚道副元帥具成老斬倭五級倭寇沃州黃澗永同等縣九月遣王安德享禍于江華安德言將遷王子驪興禍喜賜安德馬一匹都堂獻禍衣服鞍馬給侍女內豎宦者冬衣禍自江華遷

驪興郡以其郡兵宿衛收稅供奉遣三司左使趙仁璧贊成事池湧奇同知密直禹洪壽密直副使柳濬等享禍于通津以軍器少尹高鳳禮爲濟州畜馬兼安撫別監遣之已丑兩道雉集壽寧宮設金經道場以禳之遣門下評理徐鈞衡密直副使俞光祐如京師賀平定胡人獲寶贗表曰天戈攸指聖謨如神寶玉是俘胡種自屈權均萬姓功冠百王欽惟

陛下性稟剛明資兼勇智聲教同朔南之機車書臻混一之期叢爾虜酋阻于荒裔方聞師旅之出討已見部落之來投景命惟新貞符益永伏念臣生遭熙運權守弊封告厥成功莫詣駿奔之列矢其文德聊申虎拜之詞十月以李穡我太祖及文達漢安宗源兼判尚瑞寺事右副代言李行兼尚瑞尹人司成李至兼尚瑞少尹趙浚知門下府事兼大司憲取及第李致

等遣門下侍中李樞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同知密直金士安如京師賀正且請王官監國子弟入學請監國表曰保國在於事大綏遠在於置監茲殫卑忱庸瀆聰聽竊惟小邑邈處邊陲雖蒙聲教之漸尚昧禮義之習冀王官之來莅惟聖化之是宣伏望

陛下度擴兼容仁推一視命設貲吏俾安要荒臣謹當守候度以同愆祝皇齡於有永請入學表曰帝王作人以隆至治子弟入學是

高麗表五十七 三十一

慕華風仰瀆高明俯增兢惕竊念臣祖恭愍王臣顯於洪武五年間上表請子弟入學欽蒙俞允先祖奄辭於昭代生徒未赴於上庠伏望

陛下諒臣向化之誠許臣繼先之志遂令蒙幼之輩得齒俊秀之倫臣謹當獲霑一視之仁永祝萬年之壽十一月趙英吉潛入京獲之杖百復流于順天丙戌大霧倭寇求禮等處以金宗行為元帥遣密直使姜淮伯副使

李芳爾如京師請朝見表曰禮莫重於朝觀心用切於籲呼惟先臣恭愍之時值中國聖神之作奉表內附稱臣東藩第在遐陬仍近多故雖勤歲時之進貢尚阻天日之親瞻以臣之微承父之命茲權署於小邑當迷職於帝庭伏望

陛下度擴兼容仁推一視遂令辱質獲觀耿光臣謹當恭慕萬國之會同祝一人之富壽諫官上疏劾知密直李茂李彬曰往者趙英吉

高麗表五十七 三十二

擅離職所潛入京城其跡詭秘事涉可疑莫言之來也茂彬等悉知其情不即具聞罪固不細矣猶擢重任在於左右使人情洶洶若不早除安危之勢未可知也宜付憲司痛行推鞠以安反側疏上止罷其職又上疏曰茂彬黨於姦臣李仁任位至宰相頗張威福以氣陵人李奎憲慈以保其位誠宜小心翼翼以補維新之政乃與英吉反側之謀茂借焉招致彬比隣相從鬻濟姦謀罪莫大焉止

罷職爲惡者無所懲艾乞令憲司收其職牒嚴加鞫問乃流茂于谷州彬于安邊十二月憲司以惠愼定賢四妃俱非正嫡請依忠惠王廢妃故事罷供上給歲祿

帝遣前元院使喜山大卿、慶普化等來求馬及闡人喜山等皆我國人也禮畢下庭稽首四拜昌立受之喜山等又傳

聖旨云征北歸順來的達達親王等八十餘戶都要教他耽羅住去德去高麗說知教差

高麗書三十一年十月

人那里淨便去處打落了房兒一同來回報於是遣典理判書李希椿于濟州修葺新舊可居房舍八十五所誅崔瑩元年正月藝文春秋館典校寺上言藝文掌詞命春秋掌記事典校掌祀典而修祝文此三者皆重事也是以先王置官禁中仍號禁內而今館寺在外非先王設官之意也願自今以史翰二人典校一人正字一人入直于內以復舊制從之二月遣同知密直司事尹師德如京師

奏誅崔瑩慶尚道元帥朴歲擊對馬島三月憲府劾閔中理嘗爲晉州牧使奔父喪載魚肉以行又托姨父李穡除版圖判書不待起復之命視事受祿流之初憲府不署中理告身持平金瞻私署與之又有富商家女殺孕婦瞻故脫其罪及瞻赴衙糾正等不庭迎憲府劾李仁任黨李養中金子忠歷良爲賤削職流之丁亥姜淮伯等還自京師禮部奉聖旨回啓曰高麗限山負海風殊俗異雖與

高麗書三十一年十月

中國相通離合不常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請欲來朝蓋爲彝倫大壞君道專無不臣之逆大彰諭使者歸重子不必來朝立亦在彼廢亦在彼中國不與相干史官崔蠲等上書曰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政事百官之是非得失皆得直書以示後世而垂勸戒故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史職爲重是以本朝設藝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人同任史翰之職又置兼官以領之所以重其任也近年以來

史翰岐而爲二兼官亦不供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負少秩卑故九重之事廟堂之議至於關得失垂勸戒者皆不能備記實非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八人同其職任各修史草二本秩滿當遷一納于館一藏于家以備後考兼官充修撰以下各據聞見錄爲史草悉送史館又本館直牒京外大小衙門凡所施爲之事一一報館以憑記錄永爲恒式四月李穡等還自京師

宣諭聖旨我這裏有幾箇孩兒恁高麗有根脚好人家女孩兒與將來教做親乙已隕霜全州元帥陳乙瑞獻倭捷昌賜帛馬匹以早宥五月憲府以前判事表營歷異母弟爲賤効論之乙亥兩電六月遣門下評理尹承順簽書密直司事權近如京師請親朝且稟處女事以沈德符判三司事安宗源門下贊成事鄭夢周藝文館大提學丁令孫李舒源並密直副使遣安宗源如京師賀

聖節密直使皇甫琳賀千秋節慮因宥二罪以下京畿汾海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擒斬三十餘級七月判慈惠府事安慶卒癸酉以耦生日放輕繫我

太祖與判三司事沈德符判開城府事裴克廉門下評理鄭地等享禍于黃驪府前判事金一貫妻與典獄鑠匠金都赤通憲府効論之憲府以前知求州事李斯芳阿林堅味意認良爲賤効流順天倭寇咸陽晉州節制使

金賞往救之與戰敗北官軍不救賞棄馬走腸爛而死遣體覆別監李雍鞠之以副鎮撫河致東陪吏波豆等嘗不救李贊之死今又不救斬之都鎮撫河就東等十三人各杖一百全羅道都節制使金宗衍獻倭捷以李穡判門下府事李琳門下侍中洪永通領三司事八月典農副正金摯上書請禁金銀帶以從儉約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王之奉表稱臣歸我被倭賊虜掠人口獻方物疏黃三百

片蘇木六百斤胡椒三百斤甲二十部初金
羅道都觀察使報琉球國王聞我國伐對馬
島遣使到順天府都堂以前代府不來難其
接待昌曰遠人來貢待之薄則無乃不可乎
使之入京慰送可也以前判事陳義貴爲迎
接使壬寅以昌生日宥二罪以下始置義倉
昌以琉球國所獻蘇木胡椒將用諸宮中判
內府寺事柳伯濡諫曰昔忠肅王置醯瓮宮
中史書之傳以爲笑不從以鄭地爲楊廣全

高麗書卷十七

三人

羅慶尚道都節制使兼總招討營田繕
城事遣典客令金允厚副令金仁用報聘于
琉球國答書曰高麗權署國事王昌端肅復
書琉球國中山王殿下我國與貴國隔海萬
里未嘗往來竊聞芳譽景慕久矣今者專使
辱書副以嘉貺仍將本國被虜人口送還感
喜之情難以言盡但以館待來使不克如禮
良用慊然今差典客令金允厚等聊致菲儀
幸照亮來書云被虜人口來年皆許回鄉益

增感喜乞於允厚等回刷送令其父母妻子
宗聚幸甚禮物鞍子二銀鉉匙筭各二銀盞
盃各一黑麻布二十匹虎皮二領豹皮一領
滿花席四張箭一百枚畫屏一副畫簇一雙
司宰副令文允慶蒸其父妾又盜官物法司
劾奏絞允慶及妾以徇于市九月昌將親朝
以領三司事洪永通判門下府事李穡判三
司事沈德符門下評理使洪厚德府尹李
種學爲從行官既而昌母李氏憫其年幼言

高麗書卷十七

三十九

於都堂寢其行雞林兵馬節制使朴可實擊
倭獻捷給田都監啓分掌宗室諸君於宗簿
司文班於典理司武班於軍簿司前銜各品
於開城府令擇其可受科田者以憑考核命
李穡李琳及我
太祖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
段十匹馬一匹從鄭夢周之請也下教曰尊
師重傳所以爲斯道崇儒報功所以勸將來
龔惟我列廟在位時則有若侍中真肅公趙

仁規功在社稷德在生民特令劍履上殿贊
拜不名事載國史予甚慕焉韓山府院君李
穡早遊中原高捷制科學通天人識貫今古
事我先祖恭愍王大為所重從容啓沃協贊
政機潤色討論顯揚國典至使人知濂洛之
學俗變鄒魯之風實卿之力及至上王起卿
視事屢以疾辭然而國家大計必就而咨裨
益弘多自我在東宮之日以至踐祚之初訓
誨弼亮厥功尤著是用陞之左揆倚以仰成
自崔瑩構逆之後人心震疑卿以六十之年
疾病之餘慨然自請肩輿就道入覲
天子奏對詳明
天子嘉納上下之情以通宗社之計以定比
之先正益有光焉門下侍中李琳爰自先世
為國重臣積德之久寔生聖善配我上王以
助內理予在襁褓而多疾病卿乃盡心保佑
武至于今日臨御有衆功莫大焉夫以元舅
之親居冢宰之位非予私之實公論所歸也

守門下侍中
李穡以文武之略將帥之才遇知先祖逮
事上王入恭鼎鉉出將戎兵自己友用兵以
來三十年間大小幾戰所至必捷其大焉者
歲辛丑闖賊犯京國家播遷卿佐大將克殲
兇醜以復京都胡人納哈出犯我東北鄙諸
將敗走乘勝奄至高州之境卿卷甲兼行逐
出疆外癸卯底孽德興君舉兵入西鄙卿率
輕騎挫其鋒銳丁巳倭寇海州諸將奔潰卿
獨身先士卒擊之幾盡庚申倭自鎮浦下岸
橫行揚廣慶尚全羅之境焚蕩郡邑殺掠士
女三道騷然元帥裴彥朴修敬等皆敗死國
家憂之遣卿及九元帥諸將逗遛不進卿獨
奮然率其麾下鏖戰引月之驛捕獲無遺民
賴以安其行師也動遵紀律秋毫無犯軍畏
其威民懷其德雖古名將無以加焉卿之豐
功偉烈在人耳目者赫赫如此而不自矜伐
歉然退托國人益以倚重及崔瑩安與師旅

以圖猾夏禍在朝夕在朝之臣畏瑩之威無敢言者卿以宗社生靈之大計請命上王執退崔瑩事大益虔再安社稷予實嘉之處以端揆仍擢軍政卿性行淑均為道寬洪讀書不倦事必師古置書筵勸我進學開言路教

高麗書事下 四十五

我書遺大臣臨陟守令而民生安選勇將并禦要害而邊警息用人材則收揚茂異施政教則振起紀綱正經界而均田法禁奔競而美士風匡救不逮期至中興之理所謂社稷之臣也載惟幼冲荷此艱大若涉淵冰苟非師傅之訓誨元舅之保佑元勛之匡救曷其能濟其令卿等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宵十罪以及子孫於戲卿其祗服休命益勵忠誠以勗我冲人追配于先王卿其永有辭於後世以張夏成石璘為門下評理趙云乞金士衡崔有慶同知密直司事權鑄密直提學閔霽開城尹李行知中事李勲左副代言吳思忠南在左右司議趙璞門下舍人權湛司憲

掌令金爾音崔士威持平取及第金汝知等尹承順權近還自京師禮部奉

聖旨移咨都評議使司曰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本部尚書李原明等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為皆非良謀君位自王氏被弑絕嗣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法古有弑君之賊由君惡貫盈凡弑君者雖在亂

高麗書事下 四十五

臣賊子亦有發政施仁以回天意以安有衆今高麗陪臣等陰謀疊詐至今未寧設使以逆得之以逆守之可乎若以逆為常則逆臣繼踵而事之皆首逆者教之又何怨哉禮部移文前去童子不必赴京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於上造安民之計於國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歲來朝又何厭哉又命勿送處女憲府以前知春州事徐彥盜用官物請鞠問從之十月丙申霧丁酉大雨震

電庚子雷電丙午霧典法司劾判密直司事
吳仲華爲官馬色提調將官馬輕價自買至
五六匹且謗訕法官罷其職諫官請書筵除
宦官入侍不從遣門下贊成事裴克廉密直
副使朴經如京師賀正癸丑霧三日永寧
君瑜卒甲子霧舊例登第者雖衆上皆分三
館知中事李行聽李種學之請以新及第文
裴爲內侍城上負金汝知安純安允宜金後
柳漢姜淮李並不分館皆勢家子弟也十一

高麗書卷五十七

四十一

月金羅道節制使朴子安擊倭獻俘已巳
甲戌地震乙亥雷前太護軍金行前副令鄭
得厚潛往黃驪謁見禍行崔瑩甥也隨瑩日
久頗用事得厚亦瑩族黨禍泣謂曰不堪鬱
鬱居此斂手就死但得一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
輔汝往見嗇之仍遣一劔于忠輔曰今八關
日可舉事事成妻以妃妹富貴共之行來告
忠輔忠輔陽諾奔告

太祖戊寅八關小會

太祖在邸不與會行得厚夜詣

太祖邸爲門客所執得厚自刎死因行巡軍
獄與臺諫雜治辭連前判書趙方興并下獄
行曰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
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爲內應於是遷禍于江
陵放昌于江華廢爲庶人十二月恭讓王遣
政堂文學徐鈞衡誅禍藝文館大提學柳珣
誅昌寧妃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
也十餘日不食日夜哭泣夜必抱禍屍而宿
得粒輒精春供奠時人憐之

高麗書卷五十七

四十一

列傳卷第五十

高麗史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舊本題正獻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敕撰考明實錄景泰二年高麗使臣鄭麟趾嘗表進是書於朝凡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朱彞尊曝書亭集有是書題跋稱爲體例可觀有條不紊此本僅世系一卷后妃列傳一卷蓋偶存之殘帙非完書矣

唐餘紀傳十八卷

〔明〕陳霆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馮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餘紀傳十八卷》提要

唐餘紀傳序

唐餘者李唐氏三百年世祚之餘也。洎四百年而止。昭烈立於益州。為漢之餘。因步卒十年而止。蕭登國於江陵。為梁之餘。唐氏統治四方。傳祀三百年。佑而後。朱溫篡唐。遂亡。莊宗名存。而沙陀則絕。明宗號續繼。而義子公孫孫。天祚弗吊。唐煥龍繼。幸而昇以憲宗。之商建。五之女。崎嶇流竄。義子浮氏。經營勦。積三十餘

年而祀者江陰第十州之地界
國續編歸姓于東之唐七廟
上祀神堯治名訊實蓋擬諸
蜀漢而可企儼諸江漢特優
者也自歐陽氏作五代史金以
正統昭之偏閭之國故正統
南唐例之僭偽蓋之楚越生公
名而弗主也也字而弗殂嗚呼
斯志之矣夫大史遷之立紀傳
蓋謂君國者生之繫故稱其
體安者繫之奉月而名紀亞
人之始終生事皆如述其所傳

者備諸管牒而名傳至於武宗
三代封國穆親疎不同而皆神
昭之由月而名之設孫姓字士各
有宗文故本其所自而立名其
沿則周之吳魯晉各有諸國是也
歐陽氏以吳越荆楚受命于
朝列之世家所系可至舉當
時抗敵之國若南唐蜀漢例
名世家不以此事實飲借謂
昇之稱唐於故蜀則族系不
世當時公僭偽如若事涉此
正統難曲隨然其楚心其為

其言如此正其為漢帝其在綱
目之所議也且宋梁以盜賊後者
晉漢以夷狄即周以平仇崛起
類同纂就扣踵固能神助之後
此有拯危之功也後為正統金
其帝王之王以此偏授鄙為
儲偽之國其與帝親而冠冒者
不等為數見哉南唐書以遠矣
矣秋官馮先生誦宰五邑間示
予以殘本且曰是雖舛編偽遂為
良書某嘗傳梓予受而繹繹
去昔之化者以得於蘇軾也

之言謂本紀不定以定帝制
遂於三王之事采補本紀而
編之揭之於朋之制全用一統
之法雖特增歐史之偏然未協
綱目之統平書之例高居之
固因綱目之遺補輯殘闕去
舛訂是別為一書私謂宋書之
末內附于周後王之王或竟于
宋君稱國之配稱國在其目
賁之者年所錄之政世宗之稱
宋後少歷帝紀之目三王紀末
完為國紀五人於實類為列傳

有以論辨之官附其下名其編
 曰唐餘紀傳錄去伐古立義所
 死作者未暇歟也嗚呼商周而
 於先代之後備為三恪故遺錄
 之名世之自而之漢魏而下止國
 之商周方為仇讎故遺錄之緒
 幸其子存君之親而錄之更
 周宋而之宗太祖之君之度而
 見多
 嘉靖二十三年歲在甲辰秋
 九月吉陳霆聲伯甫少子
 水南書院

唐餘紀傳目錄	
國紀三卷	
第一	先主
第二	中主
第三	後主
列傳十五卷	
第一	宋齊丘
第二	周宗
	李建勳
	馬仁裕
第三	徐玠
	王崇文
	杜業
	游簡言

張延翰

徐游

劉承勳

第四

張易

嚴續

蕭嚴

常夢錫

江文蔚

張義方

李貽業

第五

徐錯

高越

韓熙載

龔慎儀

潘佑

喬匡舜

蒯鰲

盧郢

第六

馮延巳

馮延魯

陳覺

李徵古

第七

魏岑

查文徽

鍾謨

李德明

李平

盧絳

第八

江夢孫

陳起

睦昭符

潘承祐

歐陽廣

汪煥

第九

王會

王輿

何敬洙

李金全

柴克宏

盧文進

朱匡業

王彥儔

皇甫暉

孟堅

陳誨

林仁肇

申屠令堅

第十

邊鐫

王建封

劉彥貞

郭廷謂

皇甫繼勳

鄭彥華

朱令贇

第十一家人傳

先主元敬皇后宋氏

先主夫人种氏

中主光穆皇后鍾氏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

後主繼國后周氏

後主保儀黃氏

後主宮嬪流珠氏 喬氏

先主諸子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邊

女求興公主

中主諸子

弘冀

弘茂

從善

從鑑

從謙

女芳儀

後主二子

仲寓

仲宣

第十二忠節傳

孫晟

劉仁贍

張彥卿

李延鄒

陳喬

廖居素

廖澄

鍾菁

張雄

胡則

第十三義行傳

廖偃

鄭文寶

李元清

鍾離君

陳褒

第十四隱逸傳

史虛白

陳况

張陳二將

沈彬

陳曙

陳陶

毛炳

許堅

第十五藩附傳

王延政

留從効

馬希萼

弟希崇

第十六列女傳

鄭氏

吳媛

聶氏

第十七方技傳

吳廷紹

潘宸

李廷珪

譚紫霄

木平

耿先生

裴長史

第十八伶人傳

不唐餘紀傳

不唐餘紀傳

申漸高

楊花飛

李家明

李冠

第十九別傳

徐鉉

殷崇義

張洎

張似

周惟簡

查元方

第二十志畧

疆土

第二十一附錄

契丹

高麗

唐餘紀傳目錄畢

不唐餘紀傳

不唐餘紀傳

唐餘紀傳卷第一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吳興陳寔

國紀第一

先主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愿喜從浮屠游時號李道者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先主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携之避地至濠州未幾母劉氏卒先主遂托跡于濠之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開元寺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出兵濠上得而奇之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惡之不以爲兄策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吾子終不能容今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先主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如已子及長身踰七尺方額隆準脣上短爪語吉如鍾精采鑠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溫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或時觸溫怒撻而逐之厥明復拜于前溫驚曰汝仍來此

耶則泣曰人子捨父母將安之以是溫益加愛行密亦謂溫曰知誥雋傑諸將子皆不逮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尚軍旅先主獨褒廩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然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丘王令謀王翊主謀議曾禹張洽孫晟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儆爲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先主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先主本欲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楊氏驕淫失衆宋齊丘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宋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先主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秉政勤儉寬簡及反知訓之舊上下悅服吳主建國以先主

為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時乘制
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溫雖薄
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于先主有徐玠者事溫
為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諷諭密說溫曰居中
輔政豈宜假之他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先主刺
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溫疾
亟遂止溫卒知詢嗣為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
統數與先主爭權先主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為
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先主以太尉中書令出鎮

本唐僖宗傳卷一

金陵如溫故事吳命先主開大元帥府置僚屬
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吳天祚二年冬
十月吳主禪位于我甲申先主立改是年為昇
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尊吳
主為高尚思弘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
誥追尊義考溫為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
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
侍郎張居誅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為同平章事
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京都改尚書省為尚書

都省東都尚書省為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為
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謹為江王知諤饒王戊子
降吳太子璉為弘農郡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
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封邑詔
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
公主為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丙申封
女弟杞國君為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
吳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濠為臨
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為吳王

本唐僖宗傳卷一

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庚戌朔改
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為宣徽院
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王氏為順妃丁巳追封
次子景遷為高平郡王長女為豐城公主改辭
狀司為清訟院封姪景邁為晉陵郡公景遜上
饒郡公景邈桂陽郡公景逸平陽郡公女五人
封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封子景
遂為吉王景達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
江都尹赴東都已未陞東都海陵縣為泰州割

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
置邸金陵從之己巳吳越使將軍袁韜來賀郎
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爲
燕國君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
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
稱國君及如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
明德皇后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
賀甲子荆南使龐守規來賀郎位甲戌詔臣僚

宋唐餘紀傳卷一六五

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閏
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郎位復五月讓皇晏
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
戊午改潤州州治爲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
充迎奉讓皇使已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
來賀郎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
灾焚米三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甲申陞池州
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
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爲平章

事八月戊寅陞洪州瀟灘鎮爲清江縣不隸州
丁亥契丹使梅里捺盧古來聘冬十月丙子立
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壬辰命
吳王景通勒步騎八萬講武于銅駝橋十二月
辛丑使命至丹陽宮俄而讓皇卒訃聞詔不視
朝二十七日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景通改名
璟徙封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
請先主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左丞相齊丘平章

宋唐餘紀傳卷一六六

事居諫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宗棠表請復姓
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
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
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受詔曰逆者干戈相尋
地弗而不藝桑殞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
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士田仍給復三歲二月
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改國號唐
復姓李氏爲考妣發哀與皇后服縗居廬如始
喪祔持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

朝壬午詔以國事委宋齊丘惟軍旅以聞群臣固諫詔以墨纒聽政庚寅詔更名景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我蜀使來賀即位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配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皇配崔氏曰平真妃祖志曰惠宗孝安皇配盧氏曰安莊妃考崇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齋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群臣請上尊號詔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常懼弗類以隆高祖太宗之遺業群公卿士願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誼韓玉知諤梁玉辛亥進封景遂壽玉景達宣城玉丙寅以齊王璟為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吳越使左武衛上將軍沈誦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

嗣來賀南郊是月作北郊于玄武湖西秋七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于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中外遵守自五月不雨至于閏七月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母妨農時三月丁未頒中正曆曆官陳承勛所誤也丙戌漢人闖入來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卒秋八月立齊王璟為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未聘獻狐白裘冬十月壬寅以齊王璟讓儲位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醕內外諸軍優給禁表奏言聖睿二宗遠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駕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銓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感念疇昔泣然流涕丁巳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已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群臣于崇德宮故

第也。以廳事爲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爲
乾元殿。英武殿爲明光殿。應乾殿爲垂拱殿。朝
陽殿爲福昌殿。積慶宮爲崇道宮。西都崇英殿
爲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爲昇元殿。後爲雍和殿。
興祥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清殿。乙酉賜東
畿高年疾苦憫獨水人二斛。十二月漢使都官
郎中鄭翺聞使客省使葛裕。兵越使刑部尚書
楊巖來賀。仁壽節丙申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泰州刺史褚仁。規三

不序餘紀傳卷一六十九

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詔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罷歸私第。八月
遣使振貸黃州旱傷戶。只是歲兵越水民就食
境內遣使振卹安集之。

昇元六年閏正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爲建
武軍。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閩使尚食使
林弘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
室。二月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
事務。齊丘累求預政。許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

事多委給事舍人。刺務多在尚書省。又求知省
事。許之。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爲鎮南
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
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
聘。獻馬五駒。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
縣捕蝗。瘞之。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
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告襲位。九月庚
寅頒昇元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
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
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吏罷去。苛政與吾民
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
右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不序餘紀傳卷一六十九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干等二十七人
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先主殂
于昇元殿。年五十六。追尊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廟號烈祖。塋求陵。先主瀕殂謂齊王璟曰。德昌
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隣國。
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

視以爲戒其始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
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屨用
鐵盆盥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官婢裁數人
服飾樸陋建國之始即金陵治所爲宮惟加鴟
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中主爲太子欲得杉
木作版障有司以聞報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
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樂兵食益
溢群臣多請恢拓境土則愀然曰吾少從軍旅
見兵之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
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怒嚴甲兵幾
盡將帥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一切拒而不聽
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
賢主之風焉

論曰南唐先主以憲宗遺胤得國江左僅延
一脉祖孫相繼綿四十年而宋滅之是殄唐
之祀者不獨朱溫也宋承周後以周氏爲正
統故於南唐謂其與故朝族屬不明紹續非
正於是斥爲僭僞而貶其名號大抵主於紹

周故其立論如此疑未足憑也南唐爲國雖
境土褊小歷年不永然觀其聲明文物當時
諸國莫之與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
侯而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者亦不
可揜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
爲後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方是時契丹雄
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碩
獨奉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高麗亦歲貢
方物豈非久服唐之恩信仰唐餘風以唐爲
猶未亡也耶然則唐餘之目當時既不以爲
非則後世亦難於終貶故予少仍前書之文
畧變綱目蜀漢繼統之例自先主而下列爲
國紀俾後之追脩前史者得有據焉

唐餘紀傳卷第二

吳興陳寔脩

國紀第二

中主名璟字伯玉先主長子母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工屬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先主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先主受禪封吳王徙齊王昇元四年八月立爲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尚何待此先主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帥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踐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先主病疽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太醫吳廷紹遣人密告中主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先主殂秘不發喪而下詔命中主監國大赦境內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先主殂已旬日中主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偕侍中徐玠至柩前取衮冕衣中主曰人行付陛下

以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乃立于儀天殿內改元保大不待逾年改元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進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閩使來吊祭升濠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詔示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封弟景邁爲保寧王冬十月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餘賊悉平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誅罷爲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

副使魏孝文徵得秦書餘非召對不得見初
先主尤愛景遠中主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
詔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侍衛都虞候黃崇
叩閣請見曰臣事先皇三十年孜、詢察下情
猶患壅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頃與臣
下疎絕因嗚咽流淚中主感悟命坐賜食遂枚
所下詔夏五月閩朱文進弑其君曦自稱閩王
遣使來告詔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
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
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
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俾規建州文徽固請
濟師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于
蓋竹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徽洙為福建道行營招
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
徽進討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月克建州
執王延政送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
安軍是歲升建州延平津為劍州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為太傅中
書令封衛國公以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
密使陳覺為宣諭使諭福州李弘義入朝不克
覺擅發汀建撫信等州兵攻之事聞遂命王崇
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詔除民田稅
冬十月諸軍會圍福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為太弟徙封燕
王景達為齊王兼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
冀為燕王鎮閩州三月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據
州刺使王遠俱來奔是月契丹滅晉使來告捷
且請會盟于境上辭不赴遣使聘之遂請差官
如長安脩奉唐帝諸陵契丹不許吳越遣兵救
福州至自海道我師與戰敗績夏四月詔即軍
中斬陳覺馮延魯宋齊丘申教乃詔械覺延魯
還都既至貸冠止從流貶五月契丹棄中原遁
歸詔出師經營北方已而聞漢主立乃止初以
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及是罷師金全猶

帶銜不葦秋八月太傅中書令宋齊丘罷爲鎮南軍節度使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漢李守貞叛據河中遣使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月師還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張彥散騎常侍張義友率師招捕降漢亳州蒙城鎮將戚師朗等以歸夏六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大唐餘載傳卷二 六五

久十月我師渡淮攻正陽敗績十二月留從効擅泉州其兄從賴復殺漳州刺史董思安據州以附于從効我不能討因升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秋八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作亂咸棄城去文徽信其言遂襲福州大敗被執別將劍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州兵執吳越將馬先進歸于金陵遣使歸馬先進

進于吳越求還查文徽吳越毒而歸之秋九月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求濟師詔許應援仍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應之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弑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

大唐餘載傳卷二 六六

保大九年春正月楚王馬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楚王策禮使淮南饑夏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執朗州節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爲朗州留後來請命秋九月楚馬希崇廢其君希萼而自立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爲湖南安撫使師出萍鄉以定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與馬希萼相繼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率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陷郴州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許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爲筠州以清

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兖州之師敗績于朮
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益敬權二月周人歸無敬
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
且使潁州團練使郭瓊遺我壽州節度使劉彥
貞書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指
誘吳中多士無乃淺謀時愧其言以翰林學士
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
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爲左
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
僕射孫晟並同平章事南漢初乘楚亂據其桂
宜等州及是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彥兼桂州招
討使夏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
五千人會張彥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彥
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衆
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
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
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鐫棄城遁辛丑劉言
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鐫棄城

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鐫于饒州
斬宋德權任鐫于太社裨將申洪太尹建斬于
都門外平章事馮延巳孫晟皆罷爲左右僕射
十二月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
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
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
夏六月不雨井泉涸竭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
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
州縣陂塘堙廢者皆脩復之緣是力役符興楚
州常州爲甚朝遣近侍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
潤等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強奪民田爲屯田
江淮騷動窮民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
訴冤者不可勝計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宣
旨詰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能不食捍邊事關大
利頃舉國排之何也鉉又力陳其弊乃詔鉉行
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軍延
規欲榜之百姓感悅在廷左右交譖以爲擅作

威福遂觸上怒起歸將沉之江既至怒少解流鉉舒州而白水塘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貢舉自十一年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粥食餓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以去捕之不得後知焉周將荆罕儒所遣自是契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遣

大唐餘載傳卷三十九

間使來告難周遂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詔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使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主自將伐劉彥

貞與其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亡歿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皇甫暉退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壬戌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請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願以兄事歲輸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已明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帛二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搞師請罷兵不聽乙酉周師陷東都

大唐餘載傳卷三十九

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于周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棄城遁遣間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爲周人所執吳越乘間攻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請去帝號禮同外臣周主未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廷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

紹道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祚死之斬
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于周戊戌天成軍
使蔡暉自壽州奔周上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
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郭執
團練使趙仁澤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
壬子大敗吳越之師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
潤州燕王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
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
達率師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主北還秋
七月復東都并舒蘄光 and 滁州惟壽州之圍愈
急冬十月周主害我行人孫晟及其同事者二
百人獨貸鍾謨以為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
民田之被奪為屯田者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復自將來伐齊
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許文積朱元帥兵數萬
救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奪朱元兵以楊
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
見殺壬辰周師大破我諸寨執邊鎬許文積楊

唐餘紀傳卷之十一

唐餘紀傳卷之十一

守忠餘衆悉奔濠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所
喪四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
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贍署表降辛亥書晦雨
沙劉仁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
仍親來伐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
范再遇皆舉城降周時東都勢不能守遣使焚
其官寺民廬徙其民于江南周師遂入揚州丁
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

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
監鄭昭紫死之周師屠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
維州刺史易文贊舉城降州天長縣也三月大
赦境內改元交泰以太弟景遂為天策上將軍
徙封晉王立燕王弘冀為太子叅治朝政丁亥
周主次揚州辛卯至迎銓鎮壬辰耀兵江中將
遂南渡舉國震懼乃遣樞密使陳覺獻方物表
請傳位太子以國內附周主始答璽書稱皇帝
致書敬問江南國主乙未遣閤門承旨劉承遇

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州縣之未陷者鄂州
漢陽以川縣在江北亦割獻焉歲輸土貢數十
萬而乞海陵監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
十萬石庚子周主貽書于我父其奉正朔而止
其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弒使周獨
師及買宴自是聘獻于周表稱國主用其顯德
年號在本國則仍舊稱是歲改名景避周廟諱
也丁未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
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為太子少傅已酉周
主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餉國主御
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將士被
俘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冬十月馮延
魯許文植邊鎮周廷構皆自周放還置不復用
十二月己亥暴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
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與徵古
尋皆賜死

交泰二年春正月宋齊丘幽死秋七月鑄大錢
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

通寶錢一當開通錢之一九月丙午太子弘冀
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

交泰三年春正月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降將
三十四人來歸是月遣使蒞誅鍾謨于饒州誅
張勳于宣州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賀宋主
即位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于宋進乘
輿服御物自是歲獻頻數費以萬計冬十月宋
楊州節度使李重進拒命使來乞援不許十一
月丁未宋平楊州遣右僕射嚴續犒師將國公

從鍾戶部侍郎馮延魯朝宋主于行在

交泰四年春二月遷都于南昌府立吳王從嘉
為太子留金陵監國壬午發行旌麾仗衛六軍
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
于當塗至宋家洲暴風飄龍舟幾至北岸翌日
從官皆乘輕舟奔問二月至南都宋主以我遷
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初南都迫遷諸
凡草創至是規制迫隘上下不能容群心思歸
於是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恒憊不樂澄心堂

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而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旨留葬西山累土為墳母延陵寢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墜于南都庚申殂于長春縣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命迎梓宮還都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遣使告哀于宋請復帝者之禮追尊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樞機嘗築館于廬山瀑布前置將終焉迫於紹興竟弗遂自以唐室苗裔計於斤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不復用兵廬山兵將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盛萬時老將雄兵類多零謝諸所寄任六率非人折北不支至於盛國隆號莫悔而殂悲夫

論曰中主舉閭庭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

宋唐餘紀傳卷二十六

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視而不能出世以為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視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南北之勢既成則北方雖欲睥睨豈易動哉奈何書生主兵庸將失律貪倖冒進遂使大事弗成國勢頽弱然則非始謀之失所任寄者非人也且陳覺馮延魯之徒用師閩

宋唐餘紀傳卷二十六

楚尚爾喪敗使其無是二舉焉之懲創倚吾國力輕躁妄動與夫秦晉趙魏之師戰于中原角一旦勝負吾知主俘國墟不在於開寶之世矣故吾於中主之世既嘆其勞師弱國而坐失中原之機亦幸其識時自守而少延江南之祚

唐餘紀傳卷第二

唐餘紀傳卷第三

吳興陳霆脩

國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中主第六子初名從嘉母皇后鍾氏從嘉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交泰四年遂立為太子中主南遷太子留金陵監國嚴續殷崇義相夾輔張洎

唐餘紀傳卷三

乙

主晟奏六月中主殂于南都太子嗣立于金陵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聖尊后不稱太避其父泰章諱也立妃周氏為國后徙信王景遷為江王鄧王從善為韓王封弟從鑑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景遷子從度為昭平郡公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戰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表陳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秋九月

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吊發冬十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中主內附于周其在本國仍用帝者禮至是一遵宋朔不復建元稱國主于國中易紫袍以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宋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于宋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劾卒子紹鑑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鑑歸于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于宋是月宋放我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彞入貢于宋

唐餘紀傳卷三

二

乾德元年春正月宋主遣使來餉羊馬橐駝三月宋出師平荆湖遣使往軍前犒師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留後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即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宋主來索顯德間將士在江南者令還中朝及令楊州民遷江南者還歸故土十二月表請罷免不名之礼宋主不允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
銅錢四而行自後銅錢遂藏新弗出諸郡積餘
至六十七萬緡民間止行鐵錢末年銅錢一直
鐵錢十命吏部侍郎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
崇古等九人既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
等五人雅等不就乃御殿命題親試以中書
滌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宋於江北置折博
務禁商旅過江九月封子仲寓為清源郡公仲
宣宣城郡公冬十月甲辰仲宣卒國后周氏已
寢疾哀傷增劇遂亦卒十一月宋遣作坊副使
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能為鎮海
軍節度使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主
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遣龔慎儀使南漢致書約與
俱內附于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
人集賢勳政殿學士更直光政院內簽召對咨

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
義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宋主餉來麥十
萬石冬十一月立周氏為國后

開寶二年春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左僕射同
平章事殷崇義罷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宋主戚南漢屯師漢陽通

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于宋有商
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艤于荊南請密往
焚之俱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
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
史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藝文院樞密院為光
政院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
從改易以避中朝初金陵宮闕皆設鳴吻中主
雖奉職貢于周其設如故後主繼之遇中朝使

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諸弟封王者皆降爲公從善楚國從鑑江國從謙鄂國閏月癸巳宋主命我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之汴京賜第汴陽坊示欲徵國主入朝也是月遣戶部尚書馮延魯如宋謝從善爵命延魯至宋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宋遣翰林學士盧多遜來示欲興師意五月遣使上請願受封冊不許以司空駸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

宋書餘紀傳卷三十一

書歷詆公卿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善朝議謂佑意起於李平乃命以平屬吏遣使收佑自縊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遣使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梁迥來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默不應九月丁卯宋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園丘思與國主同闕犧牲因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使決可否以復命於是辭以疾且以臣事

大朝尊金宗祀今不意如有死而已時宋主已遣穎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賓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遣江國公從鑑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仍遣起居舍人潘慎脩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緡城聚糧大爲守脩閏月宋師拔池州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犯常潤州使貽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梁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荷花水及宋師至而水皆縮小人咸異之自宋師薄都城軍旅之任專委皇甫繼勲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珣刁衍爲內殿傳詔遣書警奏日夜狎

宋書餘紀傳卷三十一

至元瑒等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
陴內庭尚不知也初南唐有國自侍衛諸軍外
別有義軍生軍新擬拔山交波義勇自在排門
白甲等軍九九等至是驅使捍禦皆不可用奔
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
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
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六月宋師及吳越兵
圍潤州皆後劉澄以城降事聞收其家誅之吳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率師
十五萬人援兵敗焚死外救遂絕金陵益危感
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病足
弱死者相枕籍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
祭祀兩遣皆不報冬十一月晝晦乙未城陷將
軍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
死動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待兵至死之舉族
就死無去者右內史侍郎陳喬入見請同死社
稷不得命退自縊死後主乃率司空知左右內

史事教崇義寺內袒降于軍門明年正月辛未
至宋廷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還命侯宋
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
辛卯暴卒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
日生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主天
稟純孝孜孜文學虛懷接下賓禮大臣傾奉中
朝唯恐不及加以留神著述勤於政理至於書
繪皆造精妙然所短者酷溺竺乾之教果於自
信以是上下弛慙奸宄得行忠謹見斥國用日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竭貢奉不充越人乘危遂為敵國又求援北虜
行人泄謀兵禍遂不可紓矣雖然曆數有歸時
當混一於斯之際雖使先主君國齊立運謀亦
必北面係虜況於後主之君臣哉嗚呼茲可長
太息也矣

論曰後主於宋頻煩朝貢事大之禮不為不
勤請免不名居下之職不為不恭願受封冊
求延宗祀乞哀之誠不為不切使周世宗處
此將必恢弘君度憐其盡禮而諒其無罪雖

未必竟全其國亦未必斷滅其祀嗚呼何李氏所丁之不已也自古帝王正統傳之三代之後惟漢晉唐宋得全稱焉餘則皆閏也宋雖繼周然正統之紹在李唐之全而不在郭周之閏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之餘也紹其統而殄其世其視殷周之存杞宋霄壤懸矣且楚子入陳而不縣元魏氏滅梁而封殖江陵天下後世與其存亡許其執義宋於此曾不顧念豈天下義舉獨夷狄能知哉借曰卧

宋唐餘紀傳卷三

十

捐之側難容鼯鼯然當其哀鳴之頃豈不能捐海濱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徙爲庸城建爲方國使之事守少延官使粗脩存神堯之一昧脩有宋之三恪三載則王馬來朝比年則王帛登貢與宋無窮儷古不愆顧亦何遽妨其大而害其統也乃視均厝僞罔論其曹雍而滅之惟恐不亟繼則銅之于私第殞之以非命如是滅國不其甚哉世謂三代而下仁厚爲國者莫宋氏若觀此舉措去仁厚

遠矣厥後天水運窮胡馬飲淝臯亭進師之際遣十臣于虜庭求封小國哀鳴雖勤而虜卒不許厓山帝昀竟葬魚腹天之報之足稱其施曾何爽也嗚呼後之滅人國者視宋可爲監矣

唐餘紀傳卷第三

宋唐餘紀傳卷三

十

唐餘紀傳卷第四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一

宋齊丘字子嵩其先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傳節度洪州誠爲之副已而卒官因家焉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術先主刺昇州齊丘因騎將姚克贍得見陪燕獻詩先主奇之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亂常參秘畫因說先主講典礼明賞罰礼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

宋唐餘紀傳卷第四

先主爲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撒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已著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資躁褊多怒議或不合輒拂衣起告去先主追謝之乃已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親子執國政先主聞之亟欲求出齊丘請徐之俄而義祖卒先主柄兵自疑直判官擢右司負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丘自以資

望尚淺或不爲遠近所服乃謁告歸洪州因入九華山累請致仕不許時中主已爲大將軍先主以吳帝命、中主躬往迎之於是齊丘託不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先主出鎮金陵以中主入輔委齊丘左右之杓先主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非晚屬吳主謙恭無失德先主俱羣情未協欲須嗣君與齊丘議定已而都押衙周宗揣知微旨請急至都以禪代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應自己出今若遽行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宗夜飲亟走書切諫先主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以危言怵先主請斬宗以謝國人先主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絕黜宗池州副使玠遂與李建勳等極言天人之望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疎忌留爲都統判官加司空無閑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主禪詔至擇日受代齊丘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勳今日掃地

矣獨稱疾臥家不預勸進先主既受禪徐玠為侍中李建勲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為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先主優容之嘗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立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先主卻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宜有此齊丘頓首謝自是為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為公侯絕吳太子璉婚徙楊

太唐書紀傳卷中

氏之族于遠郡久之表言僭位宰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為人所問先主大怒齊丘歸策曰衣待罪已而先主怒解謂左右曰齊丘有木特不識大體耳朕豈忘舊臣者命吳王景通慰問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委任燕知尚書省命與他宰相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俾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請厚禮其使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親吏夏昌圖

盜庫金數十萬特判傳輕典先主命真重法齊丘慚稱疾求罷許之遂不復朝謁先主遣使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與宴飲齊丘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先主怒曰太保初以游客干朕今為三公足矣齊丘詞色愈厲曰臣為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先主頗悔明日下詔曰朕之禍性于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侈麗坊中居人皆使脩飾

太唐書紀傳卷中

垣屋人不堪其擾初其赴鎮先主曰衣錦書行古人所慕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

中主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客最親厚者陳魯中主亦以為才馮延巳延魯魏宏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謂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宗、泣訴於中主而卒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為鎮海軍節度使齊丘怏、去乞歸九華舊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中主欲傳位晉王景遂詔景

遂總庶政惟魏岑馮延巳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論不可會言者益衆中主乃收所下詔有謝仲宣者言于齊王景達曰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言于中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於是遣馮延巳召之不起繼使景達持詔往始承命造朝拜太傅中書令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父之得預政益輕財結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召李弘

宋唐餘紀傳卷四十五

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中主怒欲誅之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獲容保不死方且歸咎于同事將領任私黜之中主不悅復使出鎮洪州周侵淮南或言齊丘造國手宜召歸謀難乃徵爲太師劔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齊丘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將者帥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餉艱阻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庶可無大喪敗中主

宋唐餘紀傳卷四十六

昭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五月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邀擊可以得志且懲其後齊丘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之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于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任樞密皆齊丘黨與躁妄專肆取嫉上下自度事定必不爲群臣所容倘齊丘專大柄則可得肆志乃共乘間言艱危如此非宋公莫克再造陛下宜以國事委齊丘徐事定還政中主意謀出齊丘大卿之會轉謬使還拔周以爲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日衆謀不可測中主遂命殺崇義章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于賣國放歸九華山勅鎖其第六

牆給食衆聚坐餒所哀于守者報以朝旨須令公捐鰥汝輩乃得食因譎于其妻共縊殺之瀕縊嘆曰吾昔獻謀幽讓皇之族于秦州宜其及此謚曰醜繆初齊丘用啓事投贄有云城上之

鳴、曉角次入愁腸樹頭之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豈堪憂悵萬端無奈飢寒二字識者占其必殍死至是如其言齊丘既殍中主於燕居恒見其為厲叱之不退因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頗厚

論曰鍾謨自周歸首理李德明之怨而齊丘因以得罪世因言周世宗欲取江南憚齊丘機權故令謨間之齊丘遂以罪死此殆當時揣摩附會之言非事實也以世宗之英武豈

太唐餘紀傳卷中末也

憚齊丘者哉然齊丘好權利喜聲勢熾徒黨締虛造譽矜已護前躁悻熱中詭譎自用富貴滿溢恬不知懼狃於要君闇於知人繫隙遂成蒙大惡以死要其行已有死之道然以窺伺篡竊為之罪則亦過矣行年七十且無子族篡竊將奚為哉談者謂江南精兵十萬長江天塹飛湍千里可當十萬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當夫周師南侵使中主獨任齊丘展尺籌策亦未必遽能決勝威敵者然

則其自詭亦徒虛聲惡口而已昔之論齊丘者愛憎匪一子故述鄙見以俟後之折衷者

唐餘紀傳卷第四

列傳第二

周宗字君大廣陵人少孤窮事先主為給使開於橫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于四方輒稱朕端敏可伏恩顧日治先主鎮金陵為都押衙時用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締府治為宮徙都統府于古臺城都教練使孔曷作任營構府成為屋九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先主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請問曰若主西遷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與公先主納之託以歲行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謀議齊丘始忌之一日先主臨鏡理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丘齊丘心思以大議自宗發已頗出其後留宗與飲而走騎以手疏切諫先主得之大悔悞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為險語動先主請斬宗以謝國人先主將從之徐玠

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為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禪代已訖宗趨樞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先主嘗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歡宴于崇英院道舊為樂然待宗尤親厚不以重務嬰之宗亦能澹然畏遠權勢居家謹儉故齊丘輩雖日諛之不能害久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先主幘府宗及馬仁裕皆嘗趨走左右及是文貞猶為巡官方旅見輒問曰馬押衙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頷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小戶吟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無忤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中主親為搢襪頭脚以表殊礼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馮延魯為代會周師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於周東縛桎梏僅得免死時人蓋以宗享福終始為異俄而病卒年七十一宋齊丘時奉朝請撫棺哭曰君太賤來得時去亦

得時中主聞之不平宗二女相繼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錙爲給使

吳攻宣州錙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錙不赴會

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錙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隆將行暴得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

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

人皆異之錙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

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每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

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

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必大貴

吾以爲汝功即擲弓矢就執武王即拜德誠潤

州刺史在州日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時義祖

擅吳疑有變立遣二千人渡江平明入城彈壓

即日徙德誠江州狼狽就道至州猶慮說聞遣

其子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曰有子如是非

爲惡者也以女所謂廣德公主者妻之歷撫虔

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先主受禪

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越王德誠事吳最久至

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功

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

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覲先主命宮

人逆勞于道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日朝堂設

次以待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

愍子二十八人建勳顯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家世將相

建勳又婿于義祖爲國貴族然杜門不預世事

所與交皆寒賤士裘馬取具而已先主鎮金陵

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加左僕射監脩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

昇元中猶輔政視他相最久先主鑒吳之亡由

權在大臣意頗忌之建勳無引退意會有建議

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

請以中旨行之先主雖允然未出命也建勳遽

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

造制書歸怨於上先主得奏適會本意乃降詔

曰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姻戚靡循紀律敢驕
晏章其罷歸私第妻廣德公主剛果多智入謂
先主曰吾父無恙時兄亦當求見與李郎書今
何見負若此先主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
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之未幾復相中主嗣
位每聽朝職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於
是中外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
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
獻替乃可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構也出為撫州

李唐書紀傳卷五十六

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
金帛贖俘掠還諸民方隅稍靖及出師平湖南
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為憂曰禍始于此矣召孫
司空稱疾乞骸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
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耄老又無疾意
遽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
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
間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夫
莫宜從儉勿封樹立錁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大

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家
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竟免於禍初宋
齊丘嘗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逸至獨稱建勳曰
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知不壽而適意于山水慮後禍
而鍵跡于丘墓可謂智矣然其佐朝日位則
台鼎親則肺腑煥然立于羣枉間卒無一言
以聳上聽至於福州喪師湖南失土周人告
警皆心知其危而身外其事回視國家大計

李唐書紀傳卷五十六

若於已無預者其智周于一身而未嘗有一
毫及于其國誠一具臣也矣方區、請出金
帛贖還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周本舒州宿松人吳南郡太守瑜之後瑜卒葬
宿松子孫居其旁近者猶數十家本少孤鬻食
有勇力嘗獨格乳虎吳武王起淮上本隸帳下
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銳不避矢石身
無完膚遇戰罷輒燒鉄烙其瘡食飲言笑自若
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

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耻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之本曰吳門之後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進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聲援耳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

宋唐餘紀傳卷五十六

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信州刺史危仔倡等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初本之赴援急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少待之何遽如此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未戰而先潰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

躡我軍至中道宿夜未本佯驚棄輜重走而伏以待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殲其衆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鎮壽州改廬州拜安西大將軍加中書令本不知書然能尊禮賢士遇僚佐濶略勢分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本惟軍旅事若生知者先主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名位隆重諷使率群臣勸進本已昏老子祚惧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

宋唐餘紀傳卷五十六

親曰我受吳王厚恩今老矣安能復推戴異姓乎先主既受終以本預佐命封西平王吳臨川王濠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豎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亟欲出見祚固拒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來奈何不使我見祚閉固中門令外人執濠告之濠遂誅死本愧恨發疾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苦僞事吳武王位至使相豈無所遺乎既卒太常准令廢朝三日先主以

本舊將令講求優典，礼官言前朝嘗為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園簿，長子鄴。

鄴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為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嶮阨，被圍垂殆，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惧，潰去。事先主，典親軍，出為滁州刺史，暴猛，戾常蓄飛揚之志。先主以本故優容之，聞瀝陽公楊濛被誅，莫憤逾月，國人咸多其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

六年卒。

唐餘紀傳卷五十九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之裔，孫世為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仁裕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大意，既長，以軍職隸先主左右，與周宗曹侬俱為先主親吏。日見委信，唐天祐十五年，徐知訓專制，楊氏驕淫，失衆心，朱瑾因國人怒誘而殺之。時先主鎮潤州，仁裕自廣陵絕蒜山渡，馳告先主，因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自是事權一歸先主。仁裕先事之

力為多。及先主鎮金陵，仁裕猶從幕府。周宗等禪代之謀，宋齊丘以其擅功，間之。先主請斬宗以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裕邀徐玠共爭，宗獲免。因與玠定議，決日行禪。召宗復木，且諷李德誠、周本等勸進。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眷礼益厚，嘗宴勳，旧于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礼数，恩命與本及李建勳埒。未幾，復宴齊丘及宗于崇英院，獨仁裕與俱。道舊為樂，他將相莫得預。然仁裕能避遠形迹，斥外推勢，終先主世，雖

唐餘紀傳卷五十九

寵任殊遇，而過咎不聞，人謂其善保富貴，歷官廬州節度使，方議召拜，遽嬰疾而卒。

徐玠者，或云溫族子也。工揣摩，善捭闔，初仕廣陵，為溫行軍司馬，嘗密說溫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它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先主皇恐，乞罷政事。俄而溫卒，知詢奔還金陵。玠知、詢終必敗，乃反，効謀于先主，誣知詢以罪徙為左統軍。自是專為先主心膂，及齊國建玠行相事，周宗自金陵至東都，以禪代事告宋齊丘。齊丘以大議

原缺

唐餘紀傳卷第六

吳興陳寔脩

列傳第三

刁彥能初事徐溫爲親吏先主與知訓不相能知訓屢欲害之彥能雖隸知訓然心右先主知訓召先主飲伏壯士將殺之彥能踐行酒至先主以手爪搯之先主悟起走乃免後先主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于山光亭又欲加害知諫以其謀告先主先主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彥能使追殺之及于中途縱使逸去還白知訓詒以不及由是卒免後先主受禪彥能以保護功拜撫州節度使在任未替病卒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燭于義祖歷官百勝未安二鎮節度使廬陵民尚氣喜訟以輸實者爲法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保大初陳覺擅兵攻福州朝議遣援以崇文爲招討使時沮於費與馮延魯節制不一竟致喪師建州反側崇文安集之民免於

亂久之徙鎮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妻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闕失言涉不諱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地屬勳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况嗣君新服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然後主亦賜書褒之知中書令卒

許簡言建安人父恭唐末第進士仕楊吳爲別駕還官外郎卒于任簡言因居廣陵少孤力學用薦者入先主府先主鎮金陵俾充記室簡言文告皆其掌治齊國建戡內史舍人一時典罷皆出其手筆事任與殷崇義等及先主受禪以舊恩遷翰林學士未幾進吏部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簡言徒以舊人存登揆席在位循默充位而已卒年五十六謚宣靖杜紫不知其家世初仕吳未顯入唐漸膺事任

當先主時以兵部尚書兼樞密使業有心計優
權變兵籍民賦指之掌中先主甚寵任之妻張
氏悍妬殊甚室絕姬媵業憚之如嚴親然先主
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諭之曰業今位望通
顯得置側室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涕
泣言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陛下所籍者駑力
未竭耳況其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於深損將懈
於任使此誠難於奉旨也先主大以為賢亟加
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業後仕亦不遠至竟以

勞悴卒

宋唐書紀傳卷六十六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仕為陝
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
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宗祀慎思是其
言慨然遣之入吳為鹽城令有治績先主以平
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
官通判軍府事先主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
張宣為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
迹進禮部侍郎自以起踈遠遭時被知得尽已

感慨自盡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率
以有司第其優劣隨才收錄主者或藻鑑不明
一通賕顧謝往、賢否倒置公論靡懷先主鑒
耳弊悉以委延翰號為公審駁兼選事務進孤
吏不能為奸利中主輔運朝政細大悉以委
屬公心直已慰愜時望中主每謂人曰張君議
可公正處置悉有條理吾得傾心倚之由是六
司綜領殆遍朝寄倚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明年統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晚屬疾益侵不

宋唐書紀傳卷六十六

復能治事先主以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
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于道卒年五十七贈太
傅

徐遊初名景遊知誨子以義祖故於朝家為宗
室遊雖家世貴游然頗尚文學居常與文士輩
遊從中主於北苑水心創清暉殿游與張洎為
學士入直其中尋進太子太保後主時昭惠后
卒繼冊其女弟為后時經喪亂王者婚禮未有
習聞者後主命徐鉉潘佑與禮官參定互相不

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游評其是非時佐方寵用游希旨奏佑議爲長月餘游病疽鉉恙其不主已議乃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後主於清暉殿後別闢一院創澄心堂游與兄太子大傳景遼居其中用其猶子元祐元機等爲負外郎掌其機事密畫中旨多出其間中書樞院皆同散地及宋師圍城頗降御札移易兵將密院不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砍營分兵署宇不知何往皆出於澄心堂直承宣命謂之澄

本唐餘紀傳卷之五

心堂承旨率游等爲之也初中主喜浮屠雖供佛度僧未至甚溺後主嗣立佞佛酷甚都下贖僧踰萬人造塔建寺日有供施游投合主好專主其事國用耗損不顧也緣是帑藏空虛坐成疲弊論者謂江南亡游不能無責語在他傳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先主爲糧料院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也自楊氏開國淮南、唐、禪繼江淮之間久不用兵視他國最爲饒富山澤之利歲入不貲先

主有志四方專心籌蓄以脩兵用由是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平寧一杉木作屏障以表奏聞先主書其後三杉木不之但欲作戰艦不得妄費以竹作陰守也然德昌宮簿籍煩委不克及勾校子繼勳任其出納置係其掌握於是公肆掠及係大後主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肆爲姦利承勳遠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於都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紈綺者數十輩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當

本唐餘紀傳卷之五

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號稱豪俊未能過也保大末國勢益弱財用窘耗雖坐其君臣用度過奢奉佛無藝然考論蠹弊抑亦承勳與其同事者盜國之咎爲多初杜業在先主時以有心計掌國財賦業能檢身奉公爲國蓄財用是保大初帑藏充實閩楚用兵不聞乏興及承勳輩用事乘時攘盜國家經費日蠹月損而不知於是南唐經國之制先主節財之政蕩乎廢矣後主末年至鑄鉄錢以贍國措民縮以充貢論者頗

思業之體國而斥承勳為盜臣之罪云先是宋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承勳默計後主終必亡國欲自結中朝為異時地乃請行督自長沙抵迎鑾千艦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宋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弗叙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唐餘紀傳卷六

唐餘紀傳卷第六

唐餘紀傳卷第七

列傳第四

吳興陳霆脩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醯者五年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中主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能犯者易至剋其寔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行尋其少先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詆責鋒起匡業尚醞惛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崑崙噉唾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

數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于柱礎碎之坐
客失色其他規正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益厚
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
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于朝
路曰國家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
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
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中主聞而異之召
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
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嘆曰吾忝廷尉
當誅邪慝行須手斃二監以謝曠官俄以吳越
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城
役徒數萬易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發遠圖者
強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
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
主嗣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改勤政
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
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二事為七卷曰諫奏集
上之卒年六十一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為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因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
義祖初事武王隆演之世與張顥爭繼因有隙
顥欲出義祖于外可求挾義祖詣顥用計說止
之義祖獲留因伏壯士殺顥遂專吳國可求與
相結受寄心寶宣王建國可求為尚書左僕射
同平章事太和二年卒續少十餘歲以父蔭補
千牛儵身遷秘書郎尚先主女生長富貴而為
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中主即位進禮
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已而復拜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復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仍入知
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
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中主
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於續因與夢錫
相厚然不能及用其言也卒為黨人所排與夢
錫俱補外江文蔚楊官于朝曰嚴續國之勲戚

位爲大臣今以不附奸佞橫遭斥逐則餘可知矣於是群黨道於公論獲召還及爲相雖以肺腑不忠不貳然聽用頗非宜不能稱職或作矯矯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群臣邪正某當退某當進辭氣慷慨不及他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寡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策諸子及孫

卷七
論曰中主知齊丘之植黨嚴續之持正不謂

明矣乎然不能屏斥群狂顯任忠直顧密論夢錫俾與續附結而陰爲之助是人主爲其下立敵也卒之正不勝邪五鬼翕沓朝政日亂而國勢日衰豈非將容之過歟既後齊丘就殛群黨誅貶雖有恨不令夢錫日見之言然無救于事之壞矣馴至衰削以訖于亡將誰咎哉

蕭懷廣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爲秘書省正字先王初陞大理司直刑部郎中以平恕稱先主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不朝者數月及聞宣遺詔即以某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竊其幸禍變請重置于法不報先王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奴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託稱民貧許鬻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問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

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初興人仰德澤

奈何欲使鬻子女貧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是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官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声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中主初以國讓景遂辟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遂副之宣告

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古聖之典也景遠景遠亦固讓不敢當然中主意愈確不納時江文蔚韓熙載典大常禮儀議先主稱宗儼獨建言曰自己失之自己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有功唐室宜稱烈祖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中主詔景遠總庶政群臣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亦極言不可中主感悟遂收前詔後中主於宮中作百尺樓召侍臣觀之眾皆稱美儼獨大言曰恨樓下無井中主詢其說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中主大怒貶為舒州判官節度使孫晟遣兵給使意實防之儼謂晟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顧不重於儼耶乃令見防何也晟慚即輟去俄召還為大理卿初儼常惡馮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至是儼坐失入人

死罪鍾謨李德明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輒當以死然儼九卿也可誤殺之手因上言儼素有直聲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於是人彘延巳而儼遂獲免後主初嗣立常與侍臣慕儼入見作色舉局投地後主惕然曰君欲作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其體諤類此後以謝病歸卒年七十五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進寶雞縣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來奔先主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及受吳禪擢殿中侍御史徙礼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預政事中主嗣位以忠諤為時推重遷給事中直諫貶外召為翰林學士轉樞密使進門下侍郎時馮延巳內主宋齊丘以取中原之策說中主由是有寵日與其黨

陳覺魏岑輩抵掌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夢錫言延已業浮誕不可信中主心獨喜諸人乃曲爲辯解夢錫詞窮遽頓首曰大奸佞忠陛下倘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中主不答而心善之及請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公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每公卿會集輒嗚驚坐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既歿通朝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讐不敢訾也交泰末齊丘殛死延已

唐餘紀傳卷七二

八

寺皆敗中主謂左右曰夢錫亡生歎殺齊丘等恨不使見之昭左僕射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從榮事奪官南奔先主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先主代吳敗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先主殂中主以喪亂之後國祚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範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

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美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私自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群小陛下初臨大位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謫論首罹譴逐事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攬

唐餘紀傳卷七二

九

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復霜堅冰言者愾一再降御札方釋群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因思朕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位爲大臣不附奸佞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親任惟在數人雖日接群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韓宗擢蕭範侍從授張緯赤令群小疑懼

與酷吏司馬正彞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
與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
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群凶勢力可以
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
克競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
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
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隣邦貽譏海內周
行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彞持之
於外搆成罪狀必死乃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
辜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憂
忡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
聰歎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勲舊墳土未乾逐其
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領狐疑陛下方
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大君妻爲國夫人
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惜咫尺
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
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害政害人
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

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說疾
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登樞要面欺人主
孩視親王侍燕誼譏遠近驚駭進排優以取容
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
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
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官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策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
事觀之後踰于上林前年建州芳還文徽入覲
西苑會燕拾爵策勲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
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恚怒之志
愛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
計誑惑國朝致福州違拒朝命漳州屠害刺史
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
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
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
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
賊揜覆者皆斬昨赦有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
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曾相與戾互肆威權號令

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御風沐雨
二組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之隣邦我爲強國
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克校
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
臨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群情盡去四夷方
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隙
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迩危懼陛下宜軫
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
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
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中主果
怒貶江州司士叅軍覺延曾以宋齊丘救解後
皆不死延已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
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
蔚疏耳逾年文蔚獲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
章創言事遇合即隨才進用不復設貢舉至保
大十年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
事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策中主問文蔚卿
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

半臣一以至公取才中主嘉嘆中書舍人張繼
後唐應順中及第大衛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
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是年病卒年五十
二謚曰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先主代吳用爲侍御史
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悅
奢佞佞媚當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
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
廉潔者請頒爵賞然後糾繩戾惡以正典刑小
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
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
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
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赦之疏奏先主
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旨謹切可宣示中外賜義方衣一襲以旌
敢言義方始名元達先主方倚以肅正邪慝耶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尽忠焉其言
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
克及載南唐自先主立法外戚不得預政宦官
莫敢用事故其時謇諫所抨擊徃々無他元惡
直愾夫僨將而已此在當時諸國莫及也讀義
方之疏知先主之世朝綱正者有自云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爵從曾孫父戴唐末第

唐餘紀傳卷七

七

進士唐亡適吳用爲起居郎卒官因家廣陵貽
業事先主歷官至翰林學士先主宴駕中書侍
郎孫晟以太子嗣立則馮延巳等必用事因建
議欲稱遺詔請太后臨朝稱制爰命章詔貽業
奮然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
爲厲階此必近習奸人之詐謀也且嗣君春秋
已長明德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之言若果宣
行吾必對百官殿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
之議遂寢中主即位召貽業謂曰疾風知勁草

御之謂也自是法倚目隆保大中進兵部尚書
其後事史逸

唐餘紀傳卷第七

唐餘紀傳卷七

唐餘紀傳卷第八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五

徐錯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之學士章詒延休時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族左右言其攻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爲其佐延休惡其人即日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歷仕光祿卿江都

唐餘紀傳卷第八

少尹卒二子鉉錯遂家廣陵錯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辭與鉉齊驅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耻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夢錫得錯之學行于鉉遂薦于朝授右拾遺保大中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錯表延魯寡才多罪舉措輕躁不宜奉使中主怒貶錯校書郎分司東都父之召還積官內史舍人掌國制誥江南謂之二徐與韓熙載齊名李

穆使江南見錯及鉉文章嘆目二陸不能過也歸爲延譽于國及後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艸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棄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錯死矣鉉入別傳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聲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礼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

唐餘紀傳卷第八

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秘書郎先主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併指馮延巳兄弟過惡中主怒黜爲蘄州司士叅軍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澹然不志榮利久之乃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銓歷侍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

立成謂乎熙唐中主以爲得時者待與二徐等
方當柄任以未疾廢久之竟卒兄子遠亦工文
學後主末任起居郎尋當史職乃編緝昇元以
來國家故事爲一家之言會疾亟成素數篋皆
令焚之遠既卒南唐國亡於是事實零逸不得
爲全史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
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
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

不唐餘紀傳卷八

載乘奔時先主輔吳方脩明法令熙載年少放
蕩不守名檢補和常餘三州從事雖落魄不偶
殊不以介意及先主受禪召爲秘書郎使事中
主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塲疎雋未更事
故使歷州縣之勞行用卿矣宜善自脩饒輔吾
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
中主即位拜震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兼太常博士
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
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尺無

所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中主意獨嘉之
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
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主北遷熙載上言曰
陛下有經營天下之意今其時也若我主遁歸
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
喪師初議宣軍法齊丘爲之請止削官遷外郡
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
熙載不能飲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
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脩撰遷

不唐餘紀傳卷八

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
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
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
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
之意竟不已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
達以兵馬元帥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
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
安用監軍爲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執能
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猶長於碑碣他國人

不遠數千里輦金賂求之然性忽細謹畜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閼然熙載密謂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汙避禍難耳老矣不能爲千古笑後主嗣立頗短其少檢熙載遂託疾不朝熙右庶子分司東都乃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故態不改後主嘆曰吾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官中奏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歎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贈平章事古有是或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所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中主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視非常殆難測也及趙祖受禪人服其識

龔慎儀後主時爲給事中宋開寶三年太祖欲伐南漢未決乃欲劉鋹姑奉正朔諭後主說導之後主遣慎儀致書于鋹曰僕與足下叨累世

之盟雖疆畿阻澗然休戚實同敢布腹心用煩嘉聽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豐隙初爲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乃宣諭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庭則百萬之師立罷不然有不吝而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之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略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所策之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亦何常之有遠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劔閣而蜀公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滅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能眩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爲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吾且堅壁清野絕其餉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未必

得志不幸竟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
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聞而不
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
俱絕其饒道尽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
州泛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
中皆為敵國忠義効死之士未易多見雖有巨
海孰與足下行哉敢布腹心惟冀大臣熟計之
史館脩撰潘佑之辭也錄得書怒囚慎儀不遣
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慎儀乃得還

不唐餘傳卷八

江南國亡慎儀時刺歙州方議送款會昭武留
後盧絳謀起義提兵入閩道經歙慎儀拒納
被遣裨將馬雄攻之出見遇害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
處常脫身南奔事先主為散騎常侍佑生而稍
潔開門若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
喬韓熙載共薦于中主秘家秘書省正字後主
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間及後主
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議納后禮援據

精傳合旨遷知制誥召章勸南漢書文不加點
後主咨當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
佑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辭
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
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
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
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
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
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
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柰物何
物亦無柰我何兩不相干故之然之也故浩然
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也值之
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
是為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為人
剛柔動植林、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命是
為名信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芸、是為事、
往而記之於心為喜為悲為怨為恩其名雖衆
實二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

不唐餘傳卷八

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吾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手復歸於無物歟共爲說類此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時南唐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加後主驕修好聲色又酷喜浮屠高談苟安不恤政事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嘆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脩國史悉罷他職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克器廢棄藥石正恐覆亡無日臣目不得瞑矣言益沾激舉朝嫉之初朱元本與李平同事元既叛去朝廷頗疑此人平先爲道士習老莊說佑獨喜之因與相結及是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會府朝議以佑連結克黨怨誹亂政後主慮

與平同構大逆遂遣使收佑將議行法佑自縊死
喬匡舜字亞元山陰人弱冠能屬文以典瞻稱先主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匡舜特真率故雖賞其文藝而未嘗薦拔先主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先主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多敗曠中主議自將拒之匡舜切諫中主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之撫州然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掌脩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進士樂史等五人及第皆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卒年七十五

謚曰貞

蒯鰲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不能自振鰲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有承平遺風焉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重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鰲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鰲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于途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至後主末始登仕版

宋唐餘紀傳卷八

迨國亡鉉授未及遂不復謀仕宋開寶中薄遊京師初與樊若水善至是若水欲薦于朝鰲耻其授宋事竟謝卻之歸息廬山數年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後主初年恐都城非常命韓德霸爲烽火使俾任警察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靡不走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執之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自前摔德霸墜馬肆拳毆之敗面傷目德霸忿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戎

帥遇一措太不能自衛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郢後舉進士試王度如金賦擢第一徐鉉爲郢姊婿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郢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願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爲道俊可愛擢任近職

宋唐餘紀傳卷八

唐餘紀傳卷第八

唐餘紀傳卷第九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六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父令願事先主爲礼部尚書致仕初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延巳年十四以父命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先主起家授秘書郎中主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

唐餘紀傳卷九

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右者中主亦頗悟其非端士然不能去延巳負其材藝狎侮朝士嘗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即晟意愠荅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恢諧歌酒百不及君諂媚陰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真君子王府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狗馬聲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事耳延巳慚不得對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

右先主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不果中主立延巳喜形于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中主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中主不能察其好惡肆爲大

唐餘紀傳卷九

言謂已之才畧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屢政大臣備位安足致理中主果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綱紀頹廢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先主戰兵以爲齷齪無遠畧嘗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繫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鞠宴樂未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刘言牧勢張

其中主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已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于我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旌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衆國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已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具于內帑妨損其功遣使如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人心言遂取長沙及據故楚之地周人亦同震而動論者籍延已始力求去而中主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尽失江北始罷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延已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嘗有句云鴛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評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中主嘗因曲宴從容謂曰吹簫一池春水何預卿事延已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持高妙也時喪敗不支稽首於敵稱臣奉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置之意外乃相賞流連光景之

本唐書紀傳卷九

三

詞食荒息如此延已於宋建隆元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弟延魯延魯一名謚字叔文少負才名先主時與兄延已俱事元帥府中主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嘆曰封疆多難駕馭賢傑必資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遷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中主愛其才不謂躡進營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群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

本唐書紀傳卷九

四

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登岸而漳漳不可行方布竹箐我軍曹射之箐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尽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登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被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軍資戎器委棄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

唐餘紀傳卷九十二

五

刀自刺人救之免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暨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營薦覺使福州因引咎力解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中主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遣右拾遺徐錯論其多罪寡才不足辱命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感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檻送正陽止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

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阻兵太祖親平之中主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悉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凌今內外無事乃欲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七

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謂如何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捐數萬人乃可況長江天塹風濤不常若攻城未下饑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

數十人延魯因奏事次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
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
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皆不誅
厚賜延魯遣還南渡之師由之亦輟後主嗣位
延魯頗伐奉使之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
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素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
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
授之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
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
醫護視詔放朝還金陵卒于家子僎韓熙載知
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
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
中丞知福州歷典蒲郡以政績聞延魯銳於仕
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
賀監鏡湖三百里非僕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
亦遂素志矣徐鉉笑荅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
武胡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論曰小人未嘗無出人之才也觀馮延巳之

文藻延魯之詞辨使其宅心以正行已以道
則踐中馭外兄弟相望蔚然國華顧豈易得
哉惟其志存於儉頗才用於不善倖功冒利
締黨嫉能居君側則諛諛曰聞當事任則躁
妄加肆大言夸人淺中自用遂使立朝前後
無善可稱而平時才美徒用爲飾奸之具而
已司馬公曰才勝德謂之小人比諸二馮不
其信夫
陳覺海陵人初爲宋齊丘客齊丘專柄縣引至
朝列締結加密景遷留東都輔政寢病罷歸徙
爲東南諸道副都統覺居其幙府先主委之輔
佐謂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於祿位遷
次孤心簡在卿無庸慮也已而景遷卒覺還朝
爲宣徽副使昇元四年先主東巡覺預侍從時
海陵升爲泰州覺先有兄居州里刺史褚仁規
以其犯法笞之至是覺挾私怨乘間譖仁規貪
殘御史王仲璉主其言亦上章劾之先主薄其
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書自訴先主命覺馳往

鞠之仁規皇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
死覺之竊美威福蓋始此先主晚年多暴怒近
臣類獲譴覺心惧称疾家居累月迨宣遺詔即
以是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中主不納遷
光政院使太僕少卿齊丘告歸九華踰年不召
覺與李徵古諷齊王景達言于中主齊丘乃獲
召還蓋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王
氏以建州降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丘獨厲覺
爲宣諭使俾召李弘義入朝不必勞寸刃而尽
得閩地中主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僞甚
覺氣折不改言歸至劔州耻於無功遂遣使矯
詔召弘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
諸兵及鎮戍等卒命馮延魯將之進攻福州衆
潰而歸死者踰萬人諸軍失亡金帛戈甲之類
不勝紀朝論謂覺必死中主亦怒欲寘軍法齊
丘上表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已復助之於
是綏貶蘄州踰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
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

復支中主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
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求罷兵世宗不許而壽
州日危感德明惧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
誅歸白寡君尺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
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称周兵之強請必割地中
主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德明乃摘王崇質使
異其詞覺因與徵古極言德明賣國德明徧忿
攘袂大詬中主怒遂斬德明于市不復請盟乃
命齊王景達卒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
政悉出于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
覺忌之而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
爲遣密使如故方挾齊丘爲耐久計議事于朝
橫甚會司天言天文示變人主宜避位祈禳中
主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以爲誠言
輒曰天命如此宜令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
俟國事定歸政未晚中主含憤亟召中書舍人
陳喬草詔喬固陳不可中主嘻笑而止周師益
進世宗駐驂仰盞鎮中主遣覺表貢方物覺

至迎盜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因大
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
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遂決計畫江稱藩
奉正朔脩歲貢周亦班師遣覺還報錫賚豐渥
覺將發獻詩叙感別錫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
德明請割地爲賣國德明坐誅及是覺身自爲
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
徵古罪不可容覺與嚴續有宿怨嘗傳世宗之
語於中主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誅
之以謝我中主疑之遣謨至周覆實謨行中主
手表引咎具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
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
臣乎謨還具奏之中主大怒齊丘既敗覺責授
國子博士送饒州安置於道誅之

於中主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
之於是召齊丘還始與覺主仗齊丘構爲死黨
表裡相倡和周師南伐淮南危急中主遣鍾謨
李德明孫晟王崇質先後使周請獻壽濠等六
州以求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被攻將殆謨等
懼乃白世宗請歸諭本國盡獻江北地以求成
世宗始允先遣德明王崇質還德明至金陵請
必割地中主意忿齊丘與徵古素惡德明乃擁
使王崇質異其言徵古因與覺極言德明賣國
德明褊忿知見排逐大言周師必克中主怒斬
德明於市於是徵古勢焰益灼道路以目位樞
密副使內挾齊丘罔所顧憚時邊事孔棘中主
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
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中
主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顰然自若柴克宏救
常州徵古易之且忌其成功所給戈甲率朽鈍
迨臨陣僅遣使趣其歸克宏斬其使竟以獲捷
語在克宏傳方是時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

避位祈禳徵古輒與覺謀請使齊丘攝位中主
且退居禁中俟事定復辟中主命陳喬章詔會
喬固諫而止初徵古出為洪州節度副使晉王
景遂時為之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
拘于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挾大國
為重謨與李德明素善因求理其寃且暴揚覺
與徵古罪狀會覺矯周朝命欲使中主殺嚴續
謨自周覆實還奏中主大怒積其締黨謀篡之
罪放齊丘于青陽殛之誅覺于饒州道徵古削

奪置洪州賜死

宋唐餘紀傳卷第九

唐餘紀傳卷第九

唐餘紀傳卷第十

列傳第七

吳興陳寔

首飾圖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詬諛學揣摩尤為
宋齊丘所喜先主朝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遷
諫議大夫中主自以唐室支裔慨然有定中原
復舊都之意時湖南既平建州又定有司請行
告謝中主報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升中告成耳
岑遂與陳覺互相倡和以斥大境土勸中主嘗
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
日乞為魏博節度使中主欣然許之岑即趨下
拜謝侍衛皆竊笑岑初與覺善既而又目遂譖
覺于中主左遷少府監中主欲傳位于齊王景
遂詔景遂總庶政群臣惟岑與查文徽得奏事
會諫者眾乃止時謂岑謀匡測陳覺矯命發兵
攻福州岑時安撫漳泉聞覺舉事恐其專有功
亦擅發兵會覺中主以業已成不可中止遂以
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主崇文及覺四

面進攻爭功互長進退不相應岑尤躁倖輒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爲福人所殲會吳越兵至延魯與戰敗諸軍皆潰喪失無算語在延魯傳中主命械覺及延魯歸將行軍法以宋齊丘救解皆從貶竄岑與馮延巳王崇文置不問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行典法中主爲徙岑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乞師應援岑與查文徽議爲出師以岑爲沿淮巡檢使師次沂州無功而還未幾齊丘被殛覺與李徵古皆

宋唐餘紀傳卷十

十一

誅死岑遂失勢不能大作妖詭隨而已初岑怙寵帑歲取與繫其一言擅兵專討不復咨白居家厚自奉養營建大第亭觀踰後侍宴之次披猖無忌出爲諛言恬無愧色五鬼之中岑尤黠佞自范冲敏被岑構誅未幾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拜章訴天數月竟死

查文徽字光慎其先歙州人初善陳覺因覺以附于宋齊丘轉相汲引昇元初官監察御史中王嗣立積遷至樞密副使爲人柔媚便辟取人

主委信保大二年中主詔齊王景遂總庶政群臣惟文徽與魏岑得奏事餘非召不得見舉朝駭愕文徽揜然當之初不辭避也王氏政亂延政称殷于建州閩中大擾朝議謂建州可取馮延魯請行中主未測虛實乃出文徽爲江西安撫使今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苦王氏之亂伐木開道爭逐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惧而退保建陽時臧循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我師大挫中主遣何敬洙來援因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中主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文徽由是益自用時李弘義拔吳越兵據福州僞遣喋來告福州亂吳越戍兵皆潰去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

宋唐餘紀傳卷十

三

誨將衆至福州擊敗其城下兵執吳越將馬先
進等三人文徵以步騎繼至弘義倖遣卒數百
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徵傳令入其城陷
伏中大敗絕城賊執檻送錢塘將士死者萬餘
人中主爲咨嗟者累日及馬先進等至

越追王文徵吳越王遣之類遣置酒宴歸至
金陵毒始作中主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
頃味色變黑醫言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
徵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以親黨

安置宣川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
曰宣元元方別傳

鍾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閩之崇安博學工
文中主朝爲翰林學士進戶部侍郎保大中周
師南伐准在危急中主遣謨偕李德明使軍前
奉表并獻御服金銀器茶藥及牛酒犒師請息
兵脩好世宗許之既又願獻濠壽等六州以求
成世宗復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及獻淮甸
十四州之地國爲附庸世宗始許之德明還白

朝議以爲賣國中主怒斬德明于市謨歸理其
怨且極言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等亂政之罪三
人緣是皆敗語在覺徵古等傳謨以使命留周
踰三年得還尋復入周還拜禮部侍郎明年入
貢賦詩世宗前有歸去老陪臣之句中主聞而
憾之世宗嘗問謨江南北亦脩守脩乎對曰既
恭附大國安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吾與爾國大
誼已定保無他虞但後世事不可知當及吾世
脩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謨遂具言乃命繕治

金陵城壁以謨知尚書省事謨素善張玄時
爲左軍都虞候每至謨所輒屏人共語或至夜
分又嘗請密率帳下兵巡都城會給事中唐鑑
與謨有隙廉得謨與鑑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
兩國挾周人以脅朝廷今又與典兵者密相結
輒敢請令巡徼輦下所畜殆不可測謨微聞之
念無以爲奇貨會太子弘冀卒後主以嫡弟當
立而謨嘗與中主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
乃上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

善才不知中主建儲之意素夾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忞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率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懷憤改貶宣州副使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受周禪中主聞之乃遣使即所在賜死傳旨問謨卿昔與孫晟同使周晟死而卿獨得官卒復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出家爲女冠名守一傳通孔老書尤善講說

唐書紀傳卷十一

宋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爲道職云

李德明失其家世爲人性褊切而有才辨與鍾謨仕同時亦相友善保大中爲文理院學士周世宗南伐中主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賁書抵徐州請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願息兵脩好世宗不報而攻伐日急淮南震動中主乃遣德明副謨使軍前獻服御金銀器具繒錦及牛酒以搞師且請稱臣奉朔世宗知二人素辯口詭欲游說以和鮮乃盛陳兵甲而見之厲色

謂曰爾主既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通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輩欲說我令罷兵耶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能移也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德明與謨戰栗不敢言歸與孫晟王崇質再使請去帝號割獻濠壽等六州更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意不可止德明見兵勢日加我師敗北不支因與謨定議請歸取本國表哀以江北之地割獻周與唐畫江爲界世宗始許乃遣德明崇質還江南書諭其君臣語多責讓凌驍國中已不堪德明見中主復力請獻地而崇質受宋齊丘之怵竟與德明異詞陳覺等激怒中主曰德明啣命出使不能伸國威幹隣好而顧輸情于敵宣國之弱且請盡棄屏蔽坐指要害是賣國也德明褊急知爲衆所排遂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中主大怒詔斬德明于

都市妻子亦徙外郡自是罷止請成蒐師拒敵
既而淮甸全失周主駐迎盜鎮將遂渡江中主
大懼遣覺犒師竟如德明前議不獻江北并斬
黃二州世宗乃輸平班師報賜如禮及謀自周
歸稱德明之冤請治誣枉者之罪於是齊立覺
及李徵古皆抵誅殛贈德明光祿卿諡曰忠

李平者楊訥也初為道士已而棄去與舒元同
為李守貞客守貞據河中叛漢師加伐命平偕
元來乞援平改今姓名元亦改朱姓未幾守貞

唐書紀傳卷十

敗二人遂留仕南唐始與元皆為尚書郎是越
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
蘄州平任守寄輒棄而歸乃改平為刺使以其
不知兵遂與元異任元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
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
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
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
兵包藏不可測遂罷待詔元失意與平時縱
酒不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

元請對言兵事中主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
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陣誓眾詞音慷
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奮志初復舒和蘄州繼
與許文稹邊鎬救壽陽元尤戮力時兵事決於
陳覺元與覺有隙頗違其節度覺遂屢表元反
覆難信請解其兵中主以楊守忠代之且召之
還元憤恨欲自殺宋垺說之曰太夫何往不
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元即舉所部萬餘人降
周事聞中主大怒命族其家元妻查文徽女也

唐書紀傳卷十

文徽乞其命中主批其疏曰只斬元妻不知查
如於是竟坐戮文徽以珠襦覆其屍哭之殯絕
觀者為垂涕元叛去後平以與元舊同事竊不
自安中主召平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中
主驚惶更拜建州節度俾之自慰召為衛尉卿
初平與潘佑善佑詆訾公卿獨推薦平後主嗣
佞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牛籍課民種桑後主好
古重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設
施無漸人以為煩後主亦中悔罷之會佑以直

諫得罪事連于平朝議以平北人深中巨測遂坐平與佑淫祀鬼神下之大理獄縊死獄中

論曰陳覺以私隙而奪朱元之兵朱元以失兵而決叛國之計唐主戮元之妻子若足警衆矣然徒能正背叛者之誅而不能推按主兵者激變之罪欲軍政之脩明將帥之輯睦其可得乎嗚呼此五鬼所以盜弄無憚而江南之所以衰削不支也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唐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

李唐餘紀傳卷十

十一

衣慕魏絳更焉讀書夏通大指喜談兵大言無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遂棄去繼爲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需服亡命江湖間館于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務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曷不自奮因爲厚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費且盡抵家母及兄弟咸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與其徒以負販爲事多魯取同舍生金又持權貨種

賈于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值國

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萬

空庾間嘗從地躍起拆簷桷爲薪以自濟又自

氣棲躍入倉盜米一夕往返數十已而上書論

事未報往謁樞密使陳喬叟陳所上書詞辦縱

橫喬叟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

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

于海門屢獲其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啓後

主曰吳越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

翼以襲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

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

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

兵吳越兵勢須爲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

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

矣後主不聽及宋師來伐以絳爲凌波都虞候

沿江都郵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

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初吳越克常州兵勢

日逼朝議以潤州最要害當得良將以守有劉

澄者爲後主藩邸舊人謂必可伏乃以爲潤州節度使臨行後主諄諭曰謂卿本未合離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莫可委付勉副孤意澄洒泣而別還家罄罄金寶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家難蓄此奚爲當散之以圖勲伐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塘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掩之澄時已懷何背堅曰兵出則不可勝須救至更圖可也既絳兵至冒圍入城澄謀因事斬絳乃以城降絳覺之因互相猜防謀未克

本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遂會絳怒一裨將澄私謂曰盧公怒爾不生矣裨將泣問計澄因曰吾有一策汝用之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殺絳降敵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柰某之家累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身爲之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既而絳不可殺則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救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宋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乃自援而出是夕澄遣裨將出城送款明日徧召諸將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作生

計諸君謂何如衆皆大哭澄俱生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下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降金陵聞之益震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陳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降敵此豈可容悉收其父母妻妾斬之澄一女許嫁未適有司議宥之女曰叛逆之餘生世何顏乃亦就戮潤州既降絳帥所部還援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都城陷沒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圖

本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興復行過歙州刺史龔愔儀知天命已去而絳復剽矣占其無成遂閉拒不納絳怒曰愔儀吾故人今何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愔儀不得已朝服出見殺之而行宋太祖使絳弟襲招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知事不可濟乃勉就招絳至京師遇愔儀兄子穎于道被執至殿陛求理季父之冤詔以屬吏曹彬言其才畧可用願宥其死太祖曰是貌類侯霸禁何可留也命斬于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

招臣平侯霸榮者河東將嘗來降未幾復叛歸
絃其主劉繼恩蓋逆徒也故太祖深惡之初絳
在金陵嘗遭熱疾夢一白衣美姝持簾蔽歡之
飲且歌菩薩蠻詞以侑謂之曰他日相見于固
子陂下絳寤而憶其王京人去之闕每爲人道
之及是行刑之地名馬子陂一美婦衣白衣坐
湔亂與同斬姓耿名王真儼然夢中人也其怪
如此

論曰聞變惶惑欲置逆族後主惜死之念愧

唐餘紀傳

卷十

于陳喬叛逆之餘生也何顏劉澄負國之惡
愧于其女天下事每此尋昏所以甘泥
首而亂賊所以恒埽也吁可嘆哉

唐餘紀傳卷第十

唐餘紀傳卷第十一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八

江夢孫字聿脩潯陽人先主輔吳表爲秘書郎
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
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先主者率以
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志願獨如此先主以爲
不情未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先主先持
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

唐餘紀傳

卷十一

素志也庸何傷乃卒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
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信是夕果有怪並出
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當治事于此鬼
神有祠廟丘壘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
奚畏君等言訖皆歛形去夢孫爲治易簡吏民
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
事繼母盡孝早暮具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則
爲諸生講禮允至疑義輒歛衽曰此科先儒猶
多異同夢孫安敢易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

大中辛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陳超鄞州人性剛鯁尤惡妖異昇元中為黃梅
今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
世不食肉其法能使富者貧者富俚民惑而
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十餘年聚黨及千男女
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
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前此州縣長吏多
憚之置不敢問超到官邑人畢謁佑獨偃蹇不
至超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佑不服嫚言曰吾
且斷令頭超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
不能神皆就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御物遂斬之
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超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
使有遺育乃併斬之由是妖黨散匿超遂知名
官至監察御史卒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刺史州當吳越
之衝屢歲交兵城邑荒破昭符善於葺治招納
逋亡遂成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
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撫案叱之雷

電遽散及舉竊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
色徐命舉索納庫中交泰元年中主既請成于
周秋八月命昭符為進奉使置郵大梁宋太祖
受周禪昭符入賀會後主嗣位御言門立金鸞
竿降赦如天子制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
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為笑因置不問然
昭符恒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幣獻空鳴昭
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
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
主未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敢不來及後主
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
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鄴不復調卒初召匡符
建隆初以避宋祖諱改昭符云

潘承祐其先閩之莆田人初仕吳以爭大獄不
得棄官歸閩仕王氏為大理卿數直言極諫閩
主憚之進為吏部尚書坐陳事劾罷閩人入南
唐為鴻臚卿謹言正論不改其素中主知其可
任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

言周師南侵淮南告急遣詣泉建召募驍勇承
祐薦許文稹陳德誠鄭彥華林仁肇皆獲其用
久之坐病求解職以禮部尚書致仕居洪之西
山以終

歐陽廣吉州人保大中薄遊湖湘時邊鎬下湖
南駐師經理將遂取桂州然統御無法處置失
宜廣策其必敗詣金陵上書曰臣近者遊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偶逢聖代加之任
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

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
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圖桂林
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
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幕
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上也軍中號令朝出
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
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報及
失湖南中主乃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
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徑授

本縣令後亦不顯

汪煥歙州人有國時第進士初中主後主皆倭
佛而後主尤酷喜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
日宮中造寺十餘都城建塔剎寺幾滿廣出金
錢募民為僧所供養踰萬人悉取給縣官不計
耗竭群臣和附墮廢國事後主退朝輒與后着
僧帽披袈裟誦經禮佛拜跪竟日頽成贅癭僧
尼犯姦命禮佛教遣佛前燃燈奏死刑日如燈
明達旦率貸其死不然者始論如律謂為命燈

富者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國
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徙一流最後煥死諫
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
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
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
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覽書云此敗死士也
不之罪擢校書郎然言卒不用方是時有比僧
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來多持珍寶怪物徧賂
貴要朝夕入論輪迴果報之說後主傾信尊為

一佛出世所服皆縷金絳羅後主疑其非
曰陛下不觀華嚴經安知佛之富貴因說後
多造塔像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僧千人
日給盛饌有不尽者謂之折倒造為妖語動搖
人心俾其帑藏耗竭贍兵不繼及宋師渡江即
寺為營不煩營構乃知其為間也又一僧來南
池州繫浮橋於石塔屹然完固金陵受圍召小
長老求退兵法乃揚言曰此兵雖強豈能當我
佛力登城一麾敵兵偽退未幾梯衝環城矢石
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矣始悟其奸
鳩殺之大率宋人給其蔽惑因以其所好者行
間也既而羣僧俱誅乞授甲死敵後主以教
法可毀乎弗許事勢既急城中之人惶怖無死
所方召沙門德明等講楞嚴圓覺經令闔城誦
救苦菩薩其迷溺如此

唐餘紀傳卷第十一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

吳興陳寔隋

列傳第九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
陣升高塚望敵會捧唾壺立侍左右近列者皆
注目前視忽一驍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
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拔中復
捧壺立色不少武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
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先王代吳用
為百勝軍節度使復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
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主祖
議乃改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王與合淝人初事吳武王為小校從李德誠攻
潤州繼從周本攻危全諷皆有功積遷至諸軍
都虞候先主輔吳寄以心腹久之出為光州刺
史歷武昌節度使嘗與監軍使琬廷堅有隙廷
堅被誣告有貳志先主遣使令琬廷堅屬吏輿
預知之密以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

輕舟還都，亦可雪謗已而中使猝至，廷堅恐，恨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先主意解，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輿長者。中主嗣位，進神武左統軍，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攻潤州，為流矢貫右耳，矢自左耳出，輿憑絕扶歸，卧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亦無癰瘻。攻潁州，倚營門鼓諸軍登城，城上發機石中營門及輿鎧之半皆碎，輿竟無恙。人或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或持簡所寶硯過焉，預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奚不敢之有？奪硯擲石塔上碎之。翌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啼，避之亦至，簡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蓋敬洙善禱，命中故思之。語方畢，敬洙挾朱弓鐵彈拜于前，起發一

彈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視諸示，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為軍校。簡卒，事先主為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為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攻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右諸將，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加感勵，常徵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不知勞。坐廳事，與賓佐燕談，民有訴事者，立命引入，親剖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中主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所部兵入江南境，進逵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中主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郭外為戰地，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于此。大夫夫豈能揣：閉門自守乎？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

州進達狼狽而去人壯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給全俸門第列戟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毋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其前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為安州節度使中門使胡漢榮貪橫金全嬖之高祖徵漢榮還闕將治其罪金全將護不遣高祖疑金全有他志乃以馬金節代之且召金全還將有處分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金全懼遣其從事張縉奉表歸附先主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恭帥兵三千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殺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率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遣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及還晉將安審輝追及于馬蝗谷處恭死于陣承裕率餘兵扼雲夢橋復為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建議往赴時劉彥貞以攻取自任

中主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能及徒為國生事耳方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九三十二入朝遣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既卒福州再用師湖南拓境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其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歷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壘皆不治吏云

自田頔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
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
無虞進泗州刺史罷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
不事產業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
也時中主雅以唐後欲恢復先業群臣多爲大
言以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軍旅人亦不
以爲知兵淮南被攻急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
乃請効死中主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
史陸孟俊同往救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
綿羸卒數千又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
鈍克宏言于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
猶可用柰何所給乃爾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
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怡然不少動至潤
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
匡業代之燕王弘冀獨謂克宏可任卒遣行克
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
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
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未克宏曰李樞密來吾

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
兵于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末遠
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策勳拜奉化軍
節度使繼復上疏請援壽春提兵至泰興忽發
瘍纒數日卒國人咸痛惜之謚威烈初克宏之
請救常州也徵古易其人故沮抑之會其母諱
闕上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中主
感其母言始決意用之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
亦以折辱克宏爲言云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初爲劉守光騎將暨隆
唐莊宗拜壽州刺史文進有女美而慧性宗弟
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不敢拒然心常嚙恨因作
亂與叛軍殺存矩攻武州不克遂奔于契丹契
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率衆數萬歸唐仕
至安遠節度使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
進自以前背契丹內不自安遂殺其行軍司馬
馮知非副使杜重貴送款于南唐中主遣兵迎
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軍民愛之其將行也

從數騎至各營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與訣乃來奔中主以爲天威統軍宣州節度使文進長身偉貌見者聳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胡兵攻掠幽薊之境俘虜民人教契丹以中國織絨工作契丹由是益強盛迨其南奔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君不及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及兵事後以左衛將軍卒于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

朱唐餘紀傳卷十三

人故自少得幸從征伐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接戰遣二百人持大劍砍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延壽名遣使問道授蔡州節度使武王慮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以舊功存其妻子匡業時尚幼稍長授以官先主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醉後恣意

殺人無敢見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褰幃一呼懾然而止先主以其嘗有功特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師入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鐔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者無所貸戮一二入中外肅然夜户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中主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畧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中主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矍神早卒

朱唐餘紀傳卷十三

王彥儀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中諸郡多亂彥儀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惴惴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儀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儀伏壯士尽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

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為憂願公亟出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翌日悉族其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先主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其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跡兇亂爰務為恭謹先主未受禪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國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秦中主遣舟楫迎之將至念本起寇賊惧不為時所容至秦淮赴水求死舟人亟援出之自言如發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

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守清流關世宗親率衆盡銳攻壽州分兵襲清流暉陣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倚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及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卧不俟命而卧顏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大朝今日甲兵之盛昨退保滁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世宗賜之馬及衣崇俱不受教曰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自有傳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屢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欲歛兵少退誘而感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此死道也使得至平地將致死于我若何而

可勝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
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
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
其黨尚盛相與閼匿其跡故堅之死事不見錄
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橋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
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為將唐師攻建州傳其誠
誨數出挑戰先鋒使王建封克其外郭擒誨將
斬之已解衣伏竄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

真能及自歸于大將查文徽文徽駭其材用為
戰棹指揮使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
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棄軍資我器不可勝
算誨獨殿後收所奪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
建州誨為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
道歸文徽暗而貪功即率誨以進誨以戰艦入
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吳吳
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沒入江鑿吳
龍樓船沉之仍以水作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

兵驚潰乃大抨擊追擒其首馬先進葉仁安降
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
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偽迎文徽
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
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
其害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交乘機據城上
策也麾兵遽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
干以須文徽入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
先進於金陵釋鄭彥華等為將領唐兵而取福

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為
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由
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
淮南朝遣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其
子德誠有材畧誨遂遣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將
多敗惟德誠頗有功拜和州刺史後主初誨引
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為
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封閩國公
諡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惟誨之宗族益盛謙

與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為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為
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人未有所附會周攻淮
南中主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
鄭彥華皆拔為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
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擢淮南屯營應援使
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仁肇率敢死
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求德
求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卻求德鼓噪乘之
次唐書紀傳卷十五
我兵遂敗仁肇獨騎為殿求德引弓射之屢發
中仁肇輒格去求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捨
之而還及割地許平中主以為潤州節度使徙
鄂州又徙南都留宿衛密言于後主曰
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
荆朗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
兵家為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
淝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迨彼來援
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反告

于宋事成則凶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
不預謀後主臣不敢從宋太祖謀取江南兵將
俾仁肇據上游師未即出時後主弟從善質于
闕下太祖乃令人密往武昌僧院竊仁肇畫像
歸懸之別殿召從善入指問曰卿識此人否對
曰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太祖曰然近有
表并進此像言欲歸朝將遣人迎之從善以為
信亟使人間行歸白會朱全忠皇帝甫繼勳恩
仁肇雄兒相與證成其事後主惑其言使人往
次唐書紀傳卷十五
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
是遇醢家人恠其不臭俄而卒初仁肇尤為陳
喬所知及遭毒喬仰嘆曰國勢如此而復自去
其爪牙之臣吾不知所稅駕矣然不能辨其誣
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伐又踰年國為墟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
為盜被獲以計脫坐之來歸保大末禦周師于
壽州破其城南大寨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后主
末年令堅為吉州刺史策本國必亡因與袁州

刺史劉戾忠相約國未幾金陵陷后主北遷
兩人者誓守前約不以主存亡易節分謀起義
未即遂前二年令堅立孫則夢與人聞大呼而寤
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遂旦始能寢至是若與人
搏擊於帳中長踰時而卒今堅歿後戾忠度不
能獨奮乃送款就降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

唐餘紀傳卷第十三

吳興陳寔脩

列傳第十

邊鎬金陵人少事先主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
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于
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彼能事我
當得鉅福遇賢往事之會州境群盜起各擁衆
數百無所統相與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汝
主也衆因歸之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
襲虔州節度使置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
白雲洞衆十餘萬中主遣洪州營屯都虔候嚴
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
密有謀鎬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遇賢急
禱于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惧遂執遇賢以降鎬
獻于朝斬千金陵市群賊盡平鎬以功遷洪州
營屯諸軍都虔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率
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從文徽行然衆怨
數千戰敗退舍中主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

不能協欽兵先退弘義遂乘之我軍復敗失
亡不可紀餘兵潰而歸中主深銜之未暇加治
建封內不自安中主惧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
虞候建封遂負恃僭侈泰然無憚會戶部負外
郎范冲敏嫉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怵建封上
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中主發怒謂建封武
臣還精兵敢謀進退柄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
至殺之棄冲敏于市

劉彥貞交州中都人父信初隸戎行事吳武王

彥貞有功拔爲軍校王倚任之嘗一日召信計事
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即發怒仗一劍棄去左
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其明日醒當復來厥明
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以其勲
舊且戰多駕諸將加征南大將軍鎮洪都唐
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
信燕勞之謂昭文曰貴國與大吳接壤皇帝亦
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公名適未知
也信曰然則皇帝知漢有韓信乎漢之韓信吳

六唐餘年傳卷十三

六唐餘年傳卷十三

之劉信一等人也君歸第言之指牙頰銀首舉
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釀一發中之先
主受禪以舊臣禮之厚卒贈太師彥貞信第四
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
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
號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稱累遷濠州節度使
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懸出資貸
之歲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
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注濠中民田皆潤而
賢賦加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
售之乃復諸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保大中
朝政漸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鉤名
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謂
爲一面長城在鎮既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患
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入侯
淮南告急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
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衛尾嚴
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其徑斷浮橋腹背受敵遂

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
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廷翰咸師朗皆闔將
無籌畧見周師退遂以爲怯惟恐不得速戰士
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于正陽東
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
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撻馬牌
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于地周兵望而笑其怯
銳氣益增一戰而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
貞歿于陳淮南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

宋史紀傳卷十三

七

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謚
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先主朝仕爲濠
州觀察使廷謂幼善書札習騎射補殿前承旨
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即爲州監
軍周攻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死守籍州
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之食隨所
能俾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
下中主嘆其忠因大發戰艦命與林仁肇援壽

州周世宗聞之命徙下蔡浮橋于渦以築壘夾
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
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笮周人規
知設伏以待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
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于定遠斬首數百行德
挺身逃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入林軍
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殺使就遷州刺史猶以
爲賞薄再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
金山之戰唐將帥多降于周廷謂獨還軍入濠
州治壁壘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伐廷謂表
朝廷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顧且卑辭請和以俟
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
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
親攻城焚戰艦斷維鎖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
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喻降廷謂度不能支奉
表于周懷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
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
陵卒不能救集將吏于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

唐書紀傳卷十三

七

隆世宗見廷謂宴勞之謂曰濠州一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然自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亦足報國矣歸周歷任至宋開寶中卒于東都年五十四初廷謂之隆中主諒其坐力屈異於他叛者故免其家云

皇甫維勲少從其父暉兵間為軍校以暉死國事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保大末諸老将相繼死繼

宋書餘紀傳卷十三

勲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為大將貲產優贍名園甲第冠于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宋師傳城繼勲保惜富貴無効死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矣見于詞色偏裨有欲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拘之自度罪惡當日彰稀復朝謁後主召議事亦以軍務辭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勲從還至宮後主知其懷蓄非常乃以屬吏始出

宮門軍士雲集窮之則須而盡

鄭彥進福州人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中主出師攻福州主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忿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濠傍詰旦興登車指弘義罵罵彥華操長鉤鈎得興拔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唐師不能下城解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會吳越兵

宋書餘紀傳卷十三

被誨敗彥華遂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唐兵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在兵間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鎗累遷至鎮海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伐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真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裡則吾事濟矣比與宋師遇真以所部力戰彥華冀他援竟擁兵不進於是真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亡竟不能正彥

華之罪云子文寶自有傳

朱令贊神武統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推領鷹司
趨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後主朝諸老將
索謝令贊以將家子後主委以兵寄與皇甫繼
勳同事素忌林仁肇會其被宋祖間乘機言林
仁肇已通宋為築大第待其來以是後主起
信仁肇被醢死語在仁肇傳宋師取江南金陵
圍急乃命令贊起上江兵入援令贊時節度共
州遂悉徵諸郡兵號十五萬旌旗戰艦甚盛編

本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木為棧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贊所乘艦尤
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順流而下將斷采石浮
橋宋師密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
望見疑有伏阻撓未敢進會金陵益危遣人促
之急乃始東下至皖口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
船風忽反北轉烟自焚宋師急乘之令贊眾大
潰船觸戈甲蕩盡令贊惶駭被焚死戰擢都震
候王暉受擒江南惟恃此援自劉澄叛降外圍
益急信報悉絕或言令贊已死後主猶意其非

實日夜願望自是外援告絕坐號城東而亡矣

論曰南唐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
外援付朱令贊繼勳既懷二心而今贊孺子
復非大將材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
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公堅宣力固
城中內外夾力雖宋祖親臨之豈易遽亡哉
然則江南雖弱曹斌等得以成功者獨乘其
用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有倖也

本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吳興陳寔脩

家人傳第十一

先主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諷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先主娶戎女后為媵得幸生中主王氏早卒義祖命先主禮為繼室累封普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卒于金陵先主時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先主位齊王封王妃及受禪立為后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從容裨贊多所弘益先主嘗曰吾思有未適后已悟矣昇元末先主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眾及先主殂中書侍郎孫晟俱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傳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中主嗣位尊后為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殂附葬宋陵

先主夫人种氏名時光明艷頽慧年十六以選入宮初隸樂部未幾得幸生景暹先主以受禪

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封夫人先主性嚴重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金環為震動左右

皆喪膽視魄种氏左手進食右手奉匏從容如平時先主怒亦頓解他日先主幸齊王宮值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先主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管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暹愛亦弛終先主世獨不加封爵中主嗣位始封景暹保寧王許种氏居景暹宮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就養進封王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中主力解乃免

中主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為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顥于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惧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竟斬顥後願恃功頽頽先主疑其難制欲去之義祖曰昔者齊族之禍問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

富貴耶李何以薄物細故而疑之也乃命以太
章次女配中主昇元中封齊王妃中主即位立
為皇后後主嗣立為太后以父名改尊為聖母
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
乃進宋乾德三年殂是日雨沙于金陵後主毀
瘠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附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
九歲未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中
主前中主嘆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蓋中主寶

惜之器也后於采戲基奕靡不妙絕後主嗣位
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髮
之粧人皆効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
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綵綴
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
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
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
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于世內
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

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
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
因亦耽嗜頗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
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未幾后卧疾已
革猶不亂親取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
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納含玉殂于瑤光殿年
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哀諫刻之石與后
所愛金屑槽琵琶同葬又燔祭文與訣自稱鯨
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

后已入宮后偶褰幃見之驚問曰汝何日來小
后尚幼未知避嫌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
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昭惠卒未幾
後主居聖母后喪故中官父虛宋開寶元年始
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
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
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時佑被寵眷方盛遊多
主佑議遂施用之后初以戚里間入宮為聖母

后眷愛成立焉被寵過於昭夏嘗於群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瑁繪後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共他寵莫預也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歲時例隨命婦入宮朝謁每入必留內數日出對後主輒涕泣罵詈後主嘗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暴殞后悲痛不自勝旬日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將領遷錫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選為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皆以明艷相繼專旁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幸御中主父子俱喜書法中主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所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于大梁

流珠喬氏皆後主嬪御也流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嘗製長安山破昭后製邀醉舞恨來遲二

破流傳既久樂籍皆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理其舊曲則無能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後主特喜後不知所終喬氏善書居金陵宮中嘗出家奉佛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之及入宋掖庭聞後主卒乃出其經捨之相國寺以資冥福書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所賜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強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詞極悽婉後江南僧持歸故國見者悲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先主五子六女宋皇后生中主楚王景遷王景遂齊王景達种夫人生江王景邁第四女興公主有所見餘豐城盛唐太和建昌玉山五公主皆不知其所出併亡其終始

楚王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失主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歷衛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為諸道

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謚曰
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
故先主於諸子中特鍾愛之至是卒年十九

晉王景遂始封齊王保大初為諸道兵馬元帥
居東宮初先主欲立景達以中主長不可越次
乃已及中主立緣先主意欲傳位景遂以及景
達遂宣告中外約以次及之意景遂自誓必不
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然中主意未已一日下
詔俾景遂代揔庶政為諸臣切諫而止五年立

宋唐書紀傳卷十四

為皇太弟准甸用兵以為天策上將軍徙封晉
王周人罷兵景遂因十表辭位出為洪州大都
督太子弘冀持法嚴刻所為多踰矩度中主聞
之怒甚以毬杖擊之且曰會須召太弟回弘冀
懷惧覘知洪州都押牙袁從範素怨景遂遣人
密諭毒之會景遂擊毬渴甚從左右覓漿從範
毒漿以進飲畢遂暴卒年三十九未飲體已潰
中主素友愛聞計悲悼左右欲慰釋輒妄曰太
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中主

悲少解故被酖之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謚曰
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先主方輔政
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零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
先主喜故小名兩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
先主深器之受禪封信王始欲以為嗣難於越
次故不果先主殂景遂已前卒中主稱疾固讓
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主之意為群議阻且
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

宋唐書紀傳卷十四

王兼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
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忽中主舟覆景達在別舟
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中主出人以為精誠
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中主每召宗室
近臣曲宴馮延巳兄弟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
旁若無人景達屢呵詰之復極諫中主他日宴
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已欲以虛詞
為德佯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忿
拂衣入奏請斬延巳中主諭解久之乃已張易

語景達曰斂下力未能去群小而數面折之使之俱而自謀何可測哉景達悟自是畏說遇曲宴輒辭疾不預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于覺景達署成牘而已未元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不能詰初出師五萬已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中主恐其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郡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

本唐書史傳卷一百一十五

諷行於世

甚尊禮之卒于鎮年四十八在先主諸子中最為壽矣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喪日張樂宴飲景達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達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中主後主皆酷好浮屠群臣化之政事日廢景達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本唐書史傳卷一百一十五

永興公主嫁為吳太子楊璉妃賢明溫淑容儀絕世先主受吳禪改封永興公主聞呼公主輒流涕而歸宮中為之慘感初讓皇徙居丹陽宮是歲使命至徙所讓皇方誦佛書于樓使者趨前讓皇以香爐擲之俄而報卒詔舉恤禮葬平陵至是璉謂陵歸於舟中飲醉一夕暴死或云左右承風旨為之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宮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久始滅至歛溫軟如生先主悼痛詔李建勳勒碑宮中紀其異云

中主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慶
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失其官封與從信俱
逸其行實又二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
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及二女太寧公主求
嘉公主皆不知其母二女止旁儀以事見云

弘冀中主長子故唐之末民間傳識曰東海鯉
魚飛上天既而先主果得政于江都以至開國
稱帝因信符識又有識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
口張弓向左邊中主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

本傳餘紀傳卷十四末主

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中主嗣位以弟景遂
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先主梓宮前
約兄弟相傳因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
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爲人沉厚寡言周
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中主念弘冀尚少
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
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持忽棄而歸則部
下必亂歸將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中主即日
大爲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中主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
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
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畧謂曰君第前
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
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
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
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至潤州弘冀以時方艱
難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中主以其專
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

本傳餘紀傳卷十四末主

遂出師奔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
決政事中主仁厚群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
斷濟之紀綱稍振起而中主頗謂其所爲踰法
一日甚怒遽朴之旦曰吾行召景遂矣以故景
遂遭毒死語在其傳中主既請盟于周以在位
久耻於降屈屢遣使請于世宗欲傳位弘冀俾
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
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僞形繆旨叙此日
傳繼之事述向未高尚之懷仍以數載以來交

兵不息備陳追悔之語無非克責之誠雖古人
省咎責躬因難致懼亦無以過也况君血氣方
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
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
懷康濟之心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
蓋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來備諒惟
英敏必昭誠忱書辭溫潤畧伯敵國中主傳位
之念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
常交泰二年七月弘冀薨疾數見景遂爲厲九
月丙午卒有司加謚宣武司空尉張洎上言太
子以武功顯非所以示後世中主以爲然改謚
文獻

弘茂字子松初穎異善歌詩格調清苦年十四
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
習又領兵戢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
惟以賦詩爲樂初弘冀剛果人多憚之故時望
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懷王弘茂之幼
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中主使視弘茂書

九十字以獻及卒年十九

從善字子師中主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
使周會宋太祖受周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
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結謨輒請以從善爲
嗣中主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
使主扈從諸軍中主殂于南都未御梓宮從善
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
聞後主素友愛殊不介意愈益雍睦進封韓王
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時
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
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
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
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後主愈悲思每憑
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常作卻登高
文以見意其畧云愴家艱之如燬榮離緒之鬱
陶又云原有鴿弓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於
是歲時賞燕多罷不講從善妃屢請後主號泣
後主聞其至輒起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

之國亡宋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徙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鑑中主弟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太祖親征楊州李重進中主遣從鑑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後主不朝來伐遣從鑑貢帛三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時宋兵悉已南渡從鑑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脩以為國被討瀕亡使者旅賀非禮但奉禮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牲餼上搏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鑑歸國諭旨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鑑從後主北遷改名從滿卒

從謙中主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嘆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

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軍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

芳儀者中主女失其行第封號後主失國隨族北遷寓京師嫁為供奉官孫某妻孫出任武彊都監挈之行宋太宗下太原遂欲乘勝取幽州已而契丹兵大至宋師潰而歸河北郡縣被兵武彊失守芳儀被擄遼主得之悅其都美且詢知其家世遂納之宮中俾隸樂部封芳儀蓋遼人內職名也按中主享國日嘗脩廬山九天使者觀刻施財者氏名于石內列太寧公主永嘉公主不知孰為芳儀云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瓊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於是后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

主函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殄絕遺民猶為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軋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為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更遽數日而絕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唐餘紀傳卷第十五

吳興陳寔

忠節傳第十二

孫晟高密人一名忌又名鳳少舉進士如洛陽時名進士者類脩邊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棄去南遊廬山為道士于簡寂宮性喜為詩畫賈島像置之屋壁晨夕事之道眾以為妖驅之出乃復儒服北走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為相革雅知晟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邏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岸捫弊衣鬻虱邏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先主方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先主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

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重密人莫窺其際先主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中主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急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求殺晟入自府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晟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晟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卿中主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鄙其為人嘗誦言曰王孟金碗以盛狗屎可乎

公唐餘載傳卷十五

然為延巳排侮卒先罷進位司空保大十四年淮南交兵周師圍壽春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公今當國此行當為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嘆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世宗以樓車載晟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拜城上晟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怒詰之晟謝曰臣為唐大臣豈可教節度

宋唐餘載傳卷十五

使外叛耶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晟會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晏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局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以為有間可乘遣蠟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于朝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正色請死無撓詞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邵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延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特賜自盡晟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同時訴死世宗性暴急真敢諫救晟已死乃始追悔中主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論曰觀人者不以其心孫晟一羈客也其來南唐存歷事中預謀計戰辭命出鎮方維入秉國鈞考論前公無所表見計其隲

籌文告閭才相業無以逾人殆夫人而已臨
朝之議幾生厲階使其遂行雖謂之誤國可
也及其體國之難則慨然奉使而不辭脅使
諭降則毅然執義而不變議當還稟本國寧
遣其介而不惜已留敵人問國虛實寧忤其
旨而不露其跡其乃心本朝天日可鑒至當
遇害之頃整衣索笏南向再拜從容就義有
古烈士之風當時劉仁贍之死較其表裡
明白莫能逾矣人有言風疾知草性世亂顯

宋書謝靈運傳卷十五

臣節嗚呼孰謂區區偏據之國而無人哉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
戰功歷官節度使仁贍少喜兵書畧通儒術其
性輕財重誼仕先主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以
治辦聞進武昌軍節度使中主伐楚仁贍帥舟
師克岳州撫納降附其得人心保大中南南成
其潰歸楚地全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
謀淮上石偶作人言中主聞而惡之命斷其首
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我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

能禁由是增脩邊備以壽州最為要害徙仁贍
為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每當歲暮淮涸
輒增戍以備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
徒費糧餉罷之仁贍表陳不可未及添戍周已
遣將李穀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誘納叛將結
約契丹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今
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
柵殺周兵數千中主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
萬人救壽州次來遠鎮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

宋書謝靈運傳卷十五

道繕保正陽彥貞遂率戰艦沂淮而上仁贍謂
曰敵已畏君矣要當持重養威以俟間若遽求
戰倘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進戰敗死
伏尸三十餘里戊戌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
城屯泚水之陽徵丁夫數十萬倍攻擊雲梯洞
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
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墻壁皆動援兵屢敗仁
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礮自泚河中流擊
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為柵上施版屋號為竹

龍載甲士以攻之仍決其水砦俾入泚河凡此殫盡其力竟不能下周兵多死世宗益忿坐城下督攻愈急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世宗箭至胡床前數尺輒墜世宗命移床進前箭至數尺前復剽去仁贍投弓于地曰天果不佑唐耶若然吾有死耳世宗遣中使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予從諫泛小舟渡淮將謀自全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又求救于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遂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服聞者皆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復能整朱元叛降元帥景達亦潰會周將李重進張求德不協兩軍相疑仁贍意有間可乘再請會師不報由是扼吭憤嘆遽成疾不能理軍世宗知壽州且下獨心嘉仁贍之忠下詔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仁贍已困篤憤不知人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周廷構孫羽等乃為之署表請降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拜天下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昇歸理疾越三日晝晦雨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薛氏哀慟五日不食亦死世宗遣使吊祭贈恤加厚中主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諡忠肅或言周亦加贈中主嘆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為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論曰劉仁贍於唐臣既死忠妻亦死義於魏何劉氏夫婦之並懿也按仁贍死後家世零落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仁贍生前告身遂為一金姓者所得噫忠貞之後於今竟絕天之栽培微亦不稱矣史言世宗下壽州廢為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今考宋

之南渡下蔡入金宋復壽州於前此壽春之地然則今之壽州即仁贍所守之故土也正德初予自諫垣謫倅六安壽州蓋嘗經行之地所謂下蔡者廢墟蕪址隱約于肥淮之濱聚落無跡鷄犬寥絕壽州則在下蔡之南約三十里而遠仁贍之廟位其城中之西北隅敕額旌忠香火維盛然自仁贍之死迄今幾六百年訪求其故則生長其地者皆不能知而考論其忠則脩舉其祀者訖不敢廢嗚呼

宋李綱傳卷十五

人臣死國之報先王顯忠之典其流逮遠哉張彥卿史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周世宗南伐彥卿為楚州團練使兼戍防禦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中主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民濬老鵲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甚震霆烈燭彥卿獨不為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為窟實薪而焚之土石皆摧圯城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

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床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眾世宗怒尽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中主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縣侯陞為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或以為彥卿亦莫知孰是也

宋李綱傳卷十五

論曰張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奪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記者傳載獨畧至其名亦或不同於寧何其重不幸也

李延鄒鄱陽人郭廷謂守濠州延鄒為其錄事參軍淮南交兵廷謂頗彘捷周世宗怒親攻濠州事勢危急孤城無援廷謂度不能支因請于本朝得報許降廷謂率將吏將出召延鄒作降表延鄒以大義責廷謂不肯為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眾因以兵脅之延鄒擲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

過害中主聞之悼惜召見其子命以官

陳喬字子喬廬陵王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士先主代吳進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靡間起家爲大常奉禮郎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中主憂寢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丘攝政中主怒然度群臣必持諍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又

宋齊丘傳卷上五十五

地一民俱非已有陛下縱脫疑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中主笑而命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丘暨黨與皆死喬與齊丘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居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太祖遣

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行以喬爲介喬曰往必

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惧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解及宋師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鑑論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禹詣彬喬持款歸府授承旨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逆命

宋齊丘傳卷上五十五

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撤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收塋求屍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得瘞所發視如所見云

廖居素將樂人仕昇元保大間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由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昇昏而群臣取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

素獨慷慨謀畫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
卻食服朝衣立死井中於其篋中得大字手
書云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繼爲文吊之以
比屈原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江
李達爲之傳云

廖登順昌人少負忠義後主時仕爲大理評事
宋大祖取江南師圍金陵勢既危急校書郎林
特勸與同降澄不可謂林曰吾父仕唐君臣之
義不可廢也矢死不貳乃預以身事屬蒼頭遣

之間道歸報其家城陷遂從容更衣仰藥死

鍾倩字德林豫章人屬詞較行綽有時譽仕唐

與二徐等游從初爲藩府從事累登臺郎遷集

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中中書

令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蔡

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末爲勤政殿學士宋

師南伐進圍金陵未幾城陷後主率群臣出降

倩獨不屈朝服坐于家亂兵入門請舉族就死

不去同時將軍呂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

數百力戰皆死

張雄或云李姓淮人中主時周師南伐雄爲義
軍首領拒周有功歷遷表汀二州刺史後主嗣
位進爲統軍仍守二州宋師取江南金陵危急
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曹勉之時國被重
圍雄不忍端坐以地介西偏不獲遇敵遂糾兵
東下以救之至溧陽與宋師遇猝與戰雄師失
利父子俱歿于陣他子不從行者亦死于別戰
一家殉國凡八人云

胡則保大末爲軍校後主立進爲諸軍使金陵

既陷曹彬諭后主以手書命都縣悉降則時爲

江州指揮使書至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謀納款

則憤形于色亟出謂其衆曰吾屬世受李氏恩

安可負之且都城受圍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刺

史不忠欲污吾州耳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

皆曰諾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譟入攻彥賓殺

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從

劉仁贍守壽州及得其方畧乃日夜閱丁壯勒

部伍爲死守計宋遣行營巡檢使曹翰攻之城
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
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督戰峻急閱二
年不能下徒增圍以俟其斃一日則怒其庖人
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諫曰士卒城守踰年矣
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之故而殺士乎則乃捨
之庖者夜縋城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
南依險不設備庖者引翰兵從西南攻之會則
病劇不能戰於是城陷兵入則卧牀上翰前執
之數其違命之罪則對曰大吠非其主爾何怪
也即縛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
遂屠則家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時軍士
掠民家民與之鬪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
授屍井坎皆滿餘悉授江流民家皆貨鉅萬翰
悉有之宋祖聞江州垂破遣使詔翰使勿多殺
使者至獨樹浦大風阻渡比至已無噍類矣初
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者言于翰曰城形爲
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

之脇云

論曰南唐之世淮南潁孫晟死于使命劉
仁贍張彥卿鄭昭業死于封疆金陵覆陷陳
喬死于宰執鍾禧死于侍從他若周弘祚之
赴水李延鄒之擲筆廖居素之沉井廖澄之
仰藥張雄之父于殺身胡則之一門無類皆
天下偉丈夫事雖其仇敵不敢訾議也區區
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
追考猶爲國有人焉蓋自先主以來傾心下
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先主於宋齊
丘宇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
望秦淮門欲去先主追謝之乃已中主接群
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
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褐可乎其
待士有禮如此是足以維固人心而激發其
義槩矣固宜其伏節死義之多其人也九經
之說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焉呼不其信
哉不其信哉

唐餘紀傳卷十五

唐餘紀傳卷第十六

吳興陳憲脩

義行傳第十三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氏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
葵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儻喜奇節通左
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為裨將
戍衡山縣師曷自殷時為將至其子希崇代立
猶守右朕希崇與兄希萼爭國希萼被執希崇
避殺兄名知師曷與之有舊怨乃命其幽希萼

不傳書卷第十六

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嘆曰留後欲使我弑君
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
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還長
沙欲終害之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
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為衛
王請命于金陵中主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
入朝偃與師曷從行而偃為部署輜重指揮使
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曷
能免禍至金陵中主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左

殿直軍使師曷殿直都虞候繼使偃守道州以
偃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
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遂極罵而死中
主下詔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
節師曷未見用卒于金陵

論曰甚哉史之難於取憑也廖偃彭師曷之
事五代史謂馬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而師
曷奉希萼為衡山王是偃同受囚希萼之旨
在師曷獨能全之者也江表誌則謂師曷且

不傳書卷第十六

從希崇害希萼偃之計誘諭而寢其謀是師
曷實有害希萼之意賴偃而僅能免者也南
唐書則謂師曷奉希萼至衡山與偃護視維
謹立之為王是二人同有衛希萼之功而効
忠於故君者也夫事出於一而詞異者三然
則俾後世安據哉自今觀之江表志出其國
人五代史南唐書成于宋代尚論其世則以
本國之人而紀當時之事耳目所逮疑為實
錄春秋之例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別代史

則所聞而唐書則傳聞者也二家之言要未足據然二人齊心廖彭同功紫陽綱目亦援之同辭矣吾又安得執已見而主他說哉張巡許遠之事昭如日星然兩家各有異同而朝論亦多疑信逮昌黎之言出然後是非會歸于一援昌黎以例綱目幾亦近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姑從南唐書以成人之美云

鄭文寶福州人彥華子也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郡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後主歸朝群臣皆從北遷有詔南唐故臣皆許錫用文寶獨不肯言以是羈恤大梁不預仕列後主以環衛奉朝請禁絕賓謁文寶乃被篋荷笠作賣魚者以見質誓久之後主為之感嘆既後主卒又文寶乃始舉進士中第仕至兵部郎中宋史有傳文寶工詩其過緱山及題綠野堂為晏殊歐陽脩所贈多惜諸作不傳

論曰鄭文寶貌形而謁故主隱名而不求錄

于新朝視夫路人目君朝秦暮楚者相去遠矣雖其終于仕宋然跡其起家乃由策名進士省闈釋褐是直宋之舉子而非唐之故臣也故予得以義其行而異其傳云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趨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求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國亡以故官起發赴京師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國因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目不為瞬乃放歸濠州卒

鍾離君失其名保大中為鍾離縣令與隣邑許令締姻鍾離女將出適置一媵婢一日使執筆第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竄處泫然淚下鍾離君適見之詰其所以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歲久矣而竄處未改也鍾離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

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
牙僧質之復詢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
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得前
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資
粧先求婿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治裝于吾女
俾歸君子可乎許令答曰遽伯玉耻獨為君
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
後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何如 則令女遂
歸許氏

大唐餘紀傳卷十六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故唐給事中京之後也其
家十世同居長幼七口口不畜僕妾上下敦睦
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
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諸犬亦皆
不食有彭李者世為其傭父久喪明嘗聞褒之
子弟言舜至孝為父瞽叟砥目而致明歸而妙
之不數日父目開朗陳氏嘗建書樓於別墅延
四方之士肄業其間鄉里率化爭訟稀少
隱逸傳第十四

大唐餘紀傳卷十六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山閉門
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偓載來踰時先主輔
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
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基奕博戲
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
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眾篇皆就詞采磊
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為先主言中原方橫流獨
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母失事
機為他日悔先主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
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黃犢版輅掛酒壺
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
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脩撰薦虛白可
用中主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
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別殿醉溺于殿陛中主
曰貴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中主南遷豫
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中主駐蹕
問之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
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中

主交色厚賜粟帛上樽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
高不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
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
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嘆卒年
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畧尽
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
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欲子皆從之孫温天
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
愛之追謚虛白中靖先生

陳况開人爲性夷澹操行古朴衣食之絕未嘗
動心居廬山四十餘年學者多師事之苦思於
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中主聞其名以幣聘
致之况入見布裘鹿鞞進止閒雅時方祁寒中
主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
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綃絹衣三十事卿其領之
况獻景陽宮懷古詩中主稱善詔授江州士曹
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張陳二將失其名字爵里保大中從查文徵攻

建州屯軍于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
占軍事云吉未幾王延政降二將從文徵攻
復經五夫因召翁與語資遺甚厚謂翁曰安能
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遂爲二將卜
居于隱仙岩之旁曰大將村小將村其駐馬之
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歲刀劍之
地曰劍山棄旗鼓之地曰鼓子遂辭文徵文徵
爲表之朝如所請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
皆得餘歲而卒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好
神仙喜賦詩句法清美先主輔吳表授秘書郎
與中主游俄慨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中主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
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生
臣遂忘其衰老而來中主命母拜厚賜粟帛以
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嘗杖策郊陌指一穴謂
家人曰吾當藏骨于此遂手植一樹識之及帝
伐樹掘地至穴餘得一石槨制作精固光潔可

鑑蓋端可篆書云開成二年壽櫟舉棺就之廣
袤中慶次子珽瑞有道術嗜酒卻粒寒暑一單
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路宿多在
玉筍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驥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于斯
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祀驥不待召而至醉
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虛席設醴以俟之同日或
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十卷與蛇虎雜居
不設忌乃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關
之者驥必自外來九數十年顏髮不少異中主
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
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劍浦人家世業儒性沉敏博學善屬文於
聲詩曆象悉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昇元中
來洪州將詣先主聞宋齊丘秉政自度不能合
乃止不赴嘗自嘆曰世豈乏麟鳳國家自遺之
耳因築室西山日以詩酒自娛保大末有星孛
于參差東南指陶語人口國其幾亡乎果失淮

南中主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
不肯盡言以其嗜鮓乃使人偽往賣鮓至門陶
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處處士
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中主聞之不懌遂不
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斲而
餌久之忽變姓名徙去宋開寶中南昌市一老
翁結被褐與老姬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雞相
對飲唱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塵世紛
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

或疑為陶夫婦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經得
錢即沽酒嘗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
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
徙居于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
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許堅嘗往來雲泉寺其所居地重沓喬木人號
小將山堅性嗜魚每得魚即於火上炙之不去
鱗而食每和巾帶入溪澗中浴出即坐乾于風

日中衣服黧氣人嫌近之。然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故所炙魚于池中。頃之化生魚。逝去保大中以異人召堅。壯其名不起。性喜作詩。嘗題幽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栖鶴。我欲學青蛇。他時冲碧落。後不知所終。

唐餘紀傳卷十六

唐餘紀傳卷十六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吳興陳震脩

藩附傳第十五

王延政閩主曦弟也。曦立拜延政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曦淫虐不道。延政累貽書諫之。曦怒遣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兄弟遂相讐。敵延政乃以建州開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弒。曦立朱文進為主。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鎮守汀州。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衆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遂與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為刺史。文鎮以汀州降延政。延政已得汀州。即命繼勳繼成守泉州。漳二人皆延政子弟也。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遣迎延政都福州。延政未即徙。遣其從子繼昌守之中主。聞閩亂遣查文徽率師致討。閩人苦王氏之亂。皆刊木開道以通我師。於是延政兵屢敗。詳

在文徽傳保大三年八月克建州執延政還其族于金陵拜延政羽林大將軍封鄱陽王

留從効泉州牙將也朱文進以黃紹顏守泉州從効不附乃與州人攻殺紹顏迎王延政族子繼勳為刺史州歸延政及延政降唐從効乃執繼勳歸之金陵遂據泉州會李弘義據福州雖受唐節鉞而崛強不朝唐發兵攻之竟敗福州附于吳越從効亦遂更擅漳州朝不能討即以泉州為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封晉江王歲通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職貢而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作商人間道至汴都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中主盟書漢為界遂不納從効仍附于唐宋建隆三年從効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徽歸之金陵推張漢英為首後乾德元年洪進復幽漢思而身代其位請命于宋宋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遂與唐絕

馬希萼馬希崇皆殷子也殷傳位至希範希萼以庶長繼為朗州節度使希範卒同母弟希廣

襲位希萼來奔喪希廣感於眾言謂其來必不善遂以兵迎之于砭石止之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而去送款于金陵舉兵以攻希廣且誘溪洞諸蠻為助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戰於眉洲大敗希廣恒遣使請兵中朝漢師不能出希萼率舟師沿江而上下湘鄉遂至長沙屯水西希廣將彭師曷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而已趨岳麓後夜擊之當必得志會可瓊已陰送款于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希萼攻長樂門始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戰微軋既而可瓊奔于希萼於是內兵皆潰希廣匿于慈堂擒而縊之保大九年正月希萼遣使貢方物中主加之冊禮封為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魚綰等謀作亂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檣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以縛希萼迎希崇嗣位希崇命彭師曷囚希萼于衡山將使甘心焉師曷不從與廖偃相護視共立希萼為衡山王請命金陵中主為出師定楚亂時希崇亦來請援詔

便宜進討希崇以見代也謀出兵拒戰或
遣童謡云鞭打馬馬急走此舉應之矣不
之便希崇不得已遂降希萼亦來見鎬稱
弟遂遣其兄弟俱入朝湖南悉下詳在
史及鎬傳希萼等至金陵中主封希萼楚
王居之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之揚州周
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于周周
希崇右羽林將軍餘皆爲節度行軍司馬希
崇金陵而終湖南既平望氣者言南楚之
氣色猶盛當有王姓者起焉中主思厭之問
之將領處南楚者孰爲王姓以以永州刺史
溫對中主疑其當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
印綬中主定置毒于巾中溫拜賜着巾俄頃
水而死中主王達舉兵襲長沙捷之蓋其徵
云

天傳第十六

天開路余洪妻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

之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
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吊伐當
褒錄節義以表勵風俗建封出行伍尚知見憚
君元帥也乃欲爲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
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競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
南遊于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睥既卒
父母以媛少議嫁之媛笄面自誓乃不敢奪事
舅姑極孝謹教所生子爲善士韓熙載使江西
爲表其節云

聶氏太平縣民聶某女父早歿女與母居一日
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踣踞方食女持柴
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樵見
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遂自困死女捨
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年方十三歲衆皆異
之

方技傳第十七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

治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用竹實湯遂進
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吟中痛數日不減廷紹
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老何等對曰多食山雞
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坦以甘豈湯亦愈群醫
默識之他日取用才不驗或知之答曰噫因甘
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鳥頭半夏
故以甘豈湯解其毒耳服者大服
潘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
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
郊匡國夷行至廐中因視宸所居四壁蕭然蕭
席竹筥而已發筥觀二錫丸亦頗恠之宸歸檢
視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也
然身有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諫然曰劍客也
求學其術宸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
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
匡國頸鏗然有聲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
神矣觀止矣宸笑引手收之復為錫丸匡國表
于先主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廷珪工造墨其父超曰易水永江南定居
歙州初姓吳朝廷賜姓李氏廷珪弟廷璿于文
用皆襲其業然皆不及廷珪南唐以澄心堂紙
龍尾溪硯及廷珪墨為文房三寶當其時有貴
族嘗誤遺廷珪墨一九於池中以為水所壞回
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偶墜一墨蓋乃令善
水者下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裡若新緣
是世皆知寶藏
譚紫霄泉州人先有道士陳可元者於地得木
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籙朱墨符籙
紫霄得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勅鬼
神治疾病多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當道堅不
可去紫霄索杯水巽之令工施鏡應手如粉後
主聞其名召見賜官不令求開寶初年百餘歲
隱化于廬山極隱洞之浩館
水平者不辨其為名號但大初中主聞其異徵
至金陵出入宮掖賜資頗厚他日從中主登百
尺樓中主謂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對曰樓甚

歙州長史託疾不進
密告刺史龔慎曰有狀

「是為」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中主初嗣位春秋昇
盛留心內寵宴松擊鞠累無虛日嘗乘醉命花
飛奏水調詞佳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
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發益大懼厚賜金帛以
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
御膳之辱也翼日罷諸宴賞留心庶事圖關弔
楚幾致強霸

李家明與楊花飛為同伍保大初宋齊丘止十
子輒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肯止家明

曰是易喻爾作紙鸞大書其上云一子不能捨

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中齊丘取觀為拔
淚而出中主失江北遷都豫章龍舟至趙屯舉
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
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
落酒盃中中主太息為罷酒

李冠者散樂也善吹洞簫悲壯入雲中主將召
肄教坊會軍旅事興不暇未幾中主殂國家衰
故音樂之事遂成衰減初司徒李建勳號知音

遇冠絕嘆賞之建勳死冠無所依因渡江北游
流落梁宋間每醉輒登市樓作數曲聽者慘淚
人以比李龜年丁天寶之末云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唐餘紀傳卷十七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

吳興陳寔脩

別傳第十九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鉉在江南善談吐以名臣自負當宋師見伐欲以口舌存其國乃奉使求緩師宋祖知其有口辨不欲使眩其能特以班行武弁之懜書者爲之館伴鉉詰論終日卒無以對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

末如之何既入見緩頰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久之宋祖令更敷奏鉉曰陛下如天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煜事陛下如子事父畏天服大極其恭順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宋祖曰爾謂父子是矣然可爲兩家乎鉉無以對默然而退及江南下鉉隨後主至京師宋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問其他宋祖宥之以爲太子率更令物直學士院加給事中散騎常侍太平興國中太

宗問鉉卿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見之太宗曰卿第往且言朕有命可矣鉉遂徑詣門者以朝禁拒之鉉言我乃奉旨未願見太尉門者爲通使俟庭下頃之後主紗帽道衣而出鉉方拜後主遽引其手以上鉉固辭後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因延坐鉉引席少偏處之後主起持鉉大笑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殺却潘佑鉉無語而辭出已而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太宗銜之是歲七夕值後主生辰因命故妓作樂侑飲聲徹第外太宗聞之怒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命秦王穆具過飲竟有牽機藥之賜庭前反卻數十回首足相就俄仆而卒蓋太宗於諸降王固有不能相容之意然後主之禍則鉉之一見亦其一驟乘也鉉仕宋貶靜難軍行軍司馬卒于邠州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平時尺牘士大夫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

論曰人臣之義有死無貳臣之事君猶婦之

適夫也婦從一曰貞臣不貳曰忠是故易主則臣爲無取改適則婦爲可棄自有天地以來固未有能逃此義者也六人者在唐以其文學之長而受國中外之寄首而宰執次而法從內而朝貴外而牧守其平時受眷加于諸臣而臨難肯君俛首新主斯二心之風懷而三嫁之不耻者也別而傳之使自異于唐之諸臣豈爲過哉或曰唐之改節者衆矣如郭廷謂之出降龔慎儀之懷異盧絳之就招

唐書龔慎儀傳卷八十八

三

鄭彥華之自全凡皆恃義者也予不彼之責而獨不貸于此六臣者何歟曰廷謂彥華武夫也慎儀淺士也蓋絳侯述也彼其見誼不明執德不固固當然者又其臨事也廷謂則內稟朝旨慎儀則繼即遇害盧絳以戕賊而受戮彥華圖再擊而自救是皆有可諉而以爲不足責乃若六臣平居誦法孔孟論說詩書君臣大誼講之不爲不熟一旦國亡縱不能蹈殺身成仁之節亦復不思隱身抗志之

義顧會曾榮寵委身新朝覲焉無耻所見曾不如開封逆旅之婦人然則奚取于文學哉此而無貶則江總之負主恩德林之受周命皆無足議者矣故今列其行實於伶人之後契丹之前而異其名曰別傳以爲是夫也在人品則居未去夷狄則非遠例唐臣則不類斯春秋責備之意也嗚呼後有秉良史之筆者其能異諸

唐書龔慎儀傳卷八十八

四

殷崇義失其事始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保大末中主遷南都命以樞密使與嚴續輔太子留守金陵後主嗣位進右僕射同平章事宋開寶二年五月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制度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後主納款崇義率百官降于軍門入宋以其在江南久居文學之任命處之館閣人之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宣怨言太宗命俱錄之館中俾脩太平御覽等書其編帙豐其廩餼諸臣多卒老其中崇義其一也崇義入宋改名湯悅太宗嘗命其撰江

南錄十卷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識者往往少之

張洎始筮爲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謚宣武洎上書謂世子之職在問安侍膳今橫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覲知中主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謚曰文獻洎由此遂爲中主所識援登朝以文學授館職擢累中書舍人比苑有清輝殿洎與徐遊爲學士登心堂建亦預機密于

其中張似以內史舍人知禮部貢舉洎言其有遺才於是命洎覆試後放進士王綸等五人其爲人主寵信如此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而所趨馴異情好頓衰佑每嘆曰堂上平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後佑抵罪死洎頗有力焉江南內附貢奉事興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卿喜其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要洎同死竟背去之

喬嘆洎自縊死後土北遷洎隨入朝太祖責自

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援兵蠟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大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爲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宰相讀用爲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初洎將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時得其親書及是與易簡同事爭寵不相能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即以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爲少屈然以巧宦意

至叅知政事洎初爲寇準所薦奉進甚謹繼知上嫉準遂揣摩百端奏準誹謗於是準坐免其險詆如此至道三年病卒張似毘陵人後主朝仕爲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開寶五年貶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後主雅好文事雖當末運猶留意于科第以似有文使知禮部貢舉揭榜之前夕有程員者夢人報已與王綸等五人及第自驚喜詰省門遇逸張觀曾顓謂曰榜在鷄行街何勿至此既寤則

聞楊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似頗任私意
命張洎覆試遂再放王綸等五人乃知洎雖矯
說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鷄行
之應也必隨後主附宋以故臣見叙太宗朝必
在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叙談何事必
口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乏食臣累輕而奉
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已明
日上遣快行者伺其饌客即其坐取食以進果
止糝飯菜羹仍皆陶器上喜其不隱還官郎中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其第宅在故里人稱菜羹張家云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
陵起布衣爲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
仕還山金陵受圖問道召還使入後苑講否卦
賜之金紫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
惟簡可以談笑和鮮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
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簡
養不預公途盡爲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
召見詰責鉉猶懼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

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未未嘗預聞使指
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
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居久之或謂曰
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
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
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
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查元方文徵長子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以有
文俾養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宋祖命
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碩元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
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
勿謂江南無人使還守建州江南國亡盧絳據
歙州謀起義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
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改知泉
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
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
貧困失職惟道盡力收卹聚食或至數十人得

任子恩則以吳族人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查氏在宋遂為海陵望族

志畧第二十

南唐之疆土其始有楊吳之舊南接五嶺而界於虔北抵淮泗而限於淮東距大海西連鄂岳此其四境之大勢也虔之內向則有袁吉筠撫饒信江洪而洪為都會其北則海泗光為兩淮之外藩淮之內甸楚秦通楊障其東而楊為東都雄濠廬壽舒黃蘄擁其西北南而濱江則除

本唐書紀傳卷十八

九

和二州為江南之屏蔽泰以海陵縣升建雄以天長六合縣割置此則受代之後分創於昇元保大之世者也絕江而南其鉅鎮則昇潤池雄遠雄遠金郡宣歙與之聯屬蓋東西相倚為輔東南距吳越則常為邊境西隣湖南則鄂從畫疆保大初出師平王延政凡得建汀漳泉四州繼割延平劔津之地創州曰劔湖南平後奄有全楚其要剽則潭朗岳三州坐歸版圖南據宜桂計其前後規摹亦雄張矣初建州既平諸將欲

乘勝取福州宋齊丘獨薦陳覺往諭謂可不煩兵戈而下既而李弘義拒命吳越借援唐兵凡再敗於是福州竟入吳越泉漳亦乘勢崛強相繼自擅唐雖授之節鉞徒羈縻而已先是保大中偏師平楚唐勢幾振惜乎邊鎬非材楚平之頃凡其金帛珍玩倉粟下及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悉收徙于金陵楊繼勳徵湖南稅賦務為苛刻糧料使王紹顏復減剋士卒糧賜是致奉節軍使孫朗曹進等構怨作亂奔授朗州時劉

本唐書紀傳卷十八

十

言久懷叛志問朗欲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某在金陵數年見其政事無章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邪無別賞罰靡當朗請為公先驅取湖南如拾芥耳於是言大喜遣其將王逵襲鎬諸將胥遁全楚復失岳州雖夙據亦併沒焉交泰之初周師卒伐折北不支淮甸之地為州十四悉表獻于周其外在江北者蘄黃漢陽汭川亦行割隸自是與周畫江為界地徧勢迫止限一水乃用唐鎬謀遷都洪州是為南都時以迫遷凡

百草創地既秋隘制復疎畧既遷之後府寺營兆十不容一中主殊懊悔群下鬱々咸思東還未幾中主歿後主於金陵嗣立南都遂罷歸矣東都廢燬于淮南喪師之際入周之後改爲節鎮終唐之世相與始終者惟飭金陵之西都初唐天祐中布衣錢亮寓居于昇嘗謂人曰金陵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至先主與郡亮謂之退謂其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郡郡侯是也徐溫心思乃徙先主于潤因廣脩廨署潤布城隍期已當之亮又言曰此修道之主也既而先主受禪竟于此建帝都先主生戊申即申生應也唐之有國雖肇跡于楊而實樹本于昇比其盛也二都並建列郡聯輔長淮爲之外限而大江爲之內阻于時天命未一中國有故用能據形便以定基扼險塞以固境厲兵將以威侮自中朝而視隱然南服一敵國也迨保大末淮甸入周稱藩內附於是國勢頓弱亡形著矣後主繼立雖以文雅飾國仁厚結民柰

之何酷奉浮屠廣營塔寺國用耗竭朝政無章上下蠹積廢然弛惰如一病痿又虛之人曾不能振起都城被丘長圍密合其亡城係諸旦夕而張洎生乃妄謂宋師已老將自遁去后主益甘其語晏然自安方召隱士周惟簡講易否卦命負外郎伍喬放進士孫確等二十八人及第大所施爲大抵如是故雖地險可以固國而其人事卒不能保邦君臣係縲國社竟屋要有可咎者云

附錄第二十一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契丹事見唐書及五代史今取其事之繫南唐者爲傳先主早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東王各遣使馬末獻別持羊三萬口馬二

末鬻以
中羅純恭藥先主從之於是
國書舍人江文蔚作
神功適於三古皇
結軌粵六月契丹
可少令高徒煥奉

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若乃鴻荒以降驟馬速師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賁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列于繪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在翰墨親睹隆平敢獻替曰赫矣聖武

本唐書卷八十六

纂唐之緒要荒之長駿奔未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末我后穆我網恢重譯日貢皇哉唐我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疋於是先主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偕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于晉高祖不許遇及境而復中主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元欲被絃第述律遣中主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

正月二十六日部置有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脩舊好既增推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工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令引道公乘鎔亦進蠟書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盟油七月至鎮東開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開府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元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官言先欲見唐皇帝面乃引見加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事否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泛巨海而至不自意交翅骨肉道路有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

飲酬自且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

一賜食謹遣王朗賫嚴號于歸闕奏嚴號于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于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

李齊賢集卷十八

縉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昇人語之曰能得江南蕃使首賞三千縉英果得之自是契丹與唐遂絕及世宗攻淮南勅暴我罪曰爾敢抗拒大邦垂數十載幸累朝多事與比虜交通厚啓戎心誘爲邊患所非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頗亦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實

能爲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今書南唐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高麗至五代初國名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躬又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爲海軍統帥王建所弑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羅千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

李齊賢集卷十八

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賜以田租尚冠禮畧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喜區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區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畧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璫圖舜念曆數在躬遂傳王璽建風

惟庸陋護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湖幸
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
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先主御武功
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觀拜舞甚恭宴
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晟
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
其後史冊殘缺來否不可考矣

唐書脩成 南淮先生取而終讀謂其延唐

病半蓋史新系車周之類書時起例蓋綱目
至矣統之法徵文考獻蓋春秋取實書之老
遂出俸餘付之梓且命邑民吳同德氏誦其
事閱月以刊本呈屬之訖室士林謂 南淮
斯刻蓋將嘉惠來學豈惟好文事而已抑
吳子之率義共事宜得附書曰併識如右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終

是歲冬孟玄陳靈跋并書

唐書

唐餘紀傳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霆撰霆字聲伯德清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
山西提學僉事是書凡圖紀三卷列傳十卷家人
傳一卷忠節傳一卷義行傳一卷隱逸傳一卷藩
附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一卷伶人傳一卷
別傳一卷志略一卷附錄一卷大旨以南唐承唐
之正統蓋與姚士舜後梁春秋均欲竊取通鑑綱
目帝蜀之意而不知其似是而非者考陸游南唐
書謂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仕為徐
州判司志生榮榮生昇而歐陽修五代史則云家
世微賤與游說迴殊則其系出唐後與否宋代已
多異議且自李璟已附於周李煜又始終奉宋正
朔當時已以藩臣自居後世忽以正統歸之尤為
乖刺其體例多學步新五代史如唐莊宗亡於伶
人事關興廢故歐陽修別傳伶官至申漸高等四
人其事微矣乃亦別立傳將修唐書者必為黃幡
綽等立傳乎唐六臣新五代史別傳以其賣國也
乃亦撫徐鉉殷崇義張洎張佖周惟簡查元方以
足六臣之數不知其隨主而降與許善心一例也

如此之類皆有效顰之失况旣以南唐繼唐自應
正其爲帝而昇曰先主璟曰中主煜曰後主復仿
陳壽蜀志之例尤進退無據至於雜採稗官漫無
刊削又其小失矣胡恢之書雖佚馬令陸游二書
具在何必作此屋下屋也

吳越紀餘五卷附襍詠一卷

〔明〕錢貴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花橋水閣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越紀餘

五卷附雜吟一卷》提要

吳越紀餘目錄

數編年

數書法

敘世家

觀樂

好善

歷聘

桂劍

芥子

狗名辨

春秋書札

救陳

表墓

吳通上國

孫子

奔楚

子尚

驅曲

申包胥

救蔡

存魯

姑著畫夢

卜夢

慶忌

論吳

吳使陳

要離

太宰不貳

行成

史點

吳鉤

陳音

彌庸

吳晉爭長

報吳

九術

陶朱公

子胥種系

紫湖

花橋水閣

吾錢氏由越而徙于吳于茲九世矣古人云越

人宜知越之故余吳越人也可不知吳越之故

哉顧其事之所遺散出於羣書不可勝紀爰據

其大綱為三首雜擬其事之可信者又三十五

首為吳越紀餘用備全書之一指以俟正於有

道云正德庚午春日長洲錢貴元柳著

道云正德庚午春日長洲錢貴元柳著

吳越紀餘卷第一

假編年

夫垂統莫大於魯史故編年以魯為主然必表歲於周王之上而以魯繫之君臣之分也吳越亦注魯君之下又中外之辨也壽夢能大其國故吳始列於編年越則以句踐之世為入春秋之始而編年不預焉然舉吳而越亦因可考矣

子丙周簡王元年

魯成公六年

吳子壽夢元年

子丁簡王二年

成公七年

壽夢二年

子戊簡王三年

成公八年

壽夢三年

子巳簡王四年

成公九年

壽夢四年

子庚簡王五年

成公十年

壽夢五年

子辛簡王六年

成公十有一年

壽夢六年

子壬簡王七年

花橋水閣

成公十有二年

壽夢七年

子癸簡王八年

成公十有三年

壽夢八年

子甲簡公九年

成公十有四年

壽夢九年

子乙簡王十年

成公十有五年

壽夢十年

子丙簡王十一年

成公十有六年

壽夢十一年

子丁簡王十二年

成公十有七年

壽夢十二年

子戊簡王十三年

成公十有八年

壽夢十三年

子巳簡王十四年

襄公元年

壽夢十四年

子庚簡王十五年

襄公二年

壽夢十五年

子辛簡王十六年

襄公三年

壽夢十六年

子壬簡王十七年

花橋水閣

癸巳	襄公十四年	壽夢十七年
壬辰	襄公十五年	壽夢十八年
辛卯	襄公十六年	壽夢十九年
庚寅	襄公十七年	壽夢二十年
己丑	襄公十八年	壽夢二十一年
戊子	襄公十九年	壽夢二十二年
丁亥	襄公二十年	壽夢二十三年
丙戌	襄公二十一年	壽夢二十四年
乙酉	襄公二十二年	壽夢二十五年
甲申	襄公二十三年	諸樊元年
癸未	襄公二十四年	
壬午	襄公二十五年	
辛巳	襄公二十六年	
庚辰	襄公二十七年	
己卯	襄公二十八年	
戊寅	襄公二十九年	
丁丑	襄公三十年	
丙子	襄公三十一年	
乙亥	襄公三十二年	
甲戌	襄公三十三年	
癸酉	襄公三十四年	
壬申	襄公三十五年	
辛未	襄公三十六年	
庚午	襄公三十七年	
己巳	襄公三十八年	
戊辰	襄公三十九年	
丁卯	襄公四十年	
丙寅	襄公四十一年	
乙丑	襄公四十二年	
甲子	襄公四十三年	
癸亥	襄公四十四年	
壬戌	襄公四十五年	
辛酉	襄公四十六年	
庚申	襄公四十七年	
己未	襄公四十八年	
戊午	襄公四十九年	
丁巳	襄公五十年	
丙辰	襄公五十一年	
乙卯	襄公五十二年	
甲寅	襄公五十三年	
癸丑	襄公五十四年	
壬子	襄公五十五年	
辛亥	襄公五十六年	
庚戌	襄公五十七年	
己酉	襄公五十八年	
戊申	襄公五十九年	
丁未	襄公六十年	
丙午	襄公六十一年	
乙巳	襄公六十二年	
甲辰	襄公六十三年	
癸卯	襄公六十四年	
壬寅	襄公六十五年	
辛丑	襄公六十六年	
庚子	襄公六十七年	
己亥	襄公六十八年	
戊戌	襄公六十九年	
丁酉	襄公七十年	
丙申	襄公七十一年	
乙未	襄公七十二年	
甲午	襄公七十三年	
癸巳	襄公七十四年	
壬辰	襄公七十五年	
辛卯	襄公七十六年	
庚寅	襄公七十七年	
己丑	襄公七十八年	
戊子	襄公七十九年	
丁亥	襄公八十年	
丙戌	襄公八十一年	
乙酉	襄公八十二年	
甲申	襄公八十三年	
癸未	襄公八十四年	
壬午	襄公八十五年	
辛巳	襄公八十六年	
庚辰	襄公八十七年	
己卯	襄公八十八年	
戊寅	襄公八十九年	
丁丑	襄公九十年	
丙子	襄公九十一年	
乙亥	襄公九十二年	
甲戌	襄公九十三年	
癸酉	襄公九十四年	
壬申	襄公九十五年	
辛未	襄公九十六年	
庚午	襄公九十七年	
己巳	襄公九十八年	
戊辰	襄公九十九年	
丁卯	襄公一百年	

癸巳	襄公十四年	壽夢十七年
壬辰	襄公十五年	壽夢十八年
辛卯	襄公十六年	壽夢十九年
庚寅	襄公十七年	壽夢二十年
己丑	襄公十八年	壽夢二十一年
戊子	襄公十九年	壽夢二十二年
丁亥	襄公二十年	壽夢二十三年
丙戌	襄公二十一年	壽夢二十四年
乙酉	襄公二十二年	壽夢二十五年
甲申	襄公二十三年	諸樊元年
癸未	襄公二十四年	
壬午	襄公二十五年	
辛巳	襄公二十六年	
庚辰	襄公二十七年	
己卯	襄公二十八年	
戊寅	襄公二十九年	
丁丑	襄公三十年	
丙子	襄公三十一年	
乙亥	襄公三十二年	
甲戌	襄公三十三年	
癸酉	襄公三十四年	
壬申	襄公三十五年	
辛未	襄公三十六年	
庚午	襄公三十七年	
己巳	襄公三十八年	
戊辰	襄公三十九年	
丁卯	襄公四十年	
丙寅	襄公四十一年	
乙丑	襄公四十二年	
甲子	襄公四十三年	
癸亥	襄公四十四年	
壬戌	襄公四十五年	
辛酉	襄公四十六年	
庚申	襄公四十七年	
己未	襄公四十八年	
戊午	襄公四十九年	
丁巳	襄公五十年	
丙辰	襄公五十一年	
乙卯	襄公五十二年	
甲寅	襄公五十三年	
癸丑	襄公五十四年	
壬子	襄公五十五年	
辛亥	襄公五十六年	
庚戌	襄公五十七年	
己酉	襄公五十八年	
戊申	襄公五十九年	
丁未	襄公六十年	
丙午	襄公六十一年	
乙巳	襄公六十二年	
甲辰	襄公六十三年	
癸卯	襄公六十四年	
壬寅	襄公六十五年	
辛丑	襄公六十六年	
庚子	襄公六十七年	
己亥	襄公六十八年	
戊戌	襄公六十九年	
丁酉	襄公七十年	
丙申	襄公七十一年	
乙未	襄公七十二年	
甲午	襄公七十三年	
癸巳	襄公七十四年	
壬辰	襄公七十五年	
辛卯	襄公七十六年	
庚寅	襄公七十七年	
己丑	襄公七十八年	
戊子	襄公七十九年	
丁亥	襄公八十年	
丙戌	襄公八十一年	
乙酉	襄公八十二年	
甲申	襄公八十三年	
癸未	襄公八十四年	
壬午	襄公八十五年	
辛巳	襄公八十六年	
庚辰	襄公八十七年	
己卯	襄公八十八年	
戊寅	襄公八十九年	
丁丑	襄公九十年	
丙子	襄公九十一年	
乙亥	襄公九十二年	
甲戌	襄公九十三年	
癸酉	襄公九十四年	
壬申	襄公九十五年	
辛未	襄公九十六年	
庚午	襄公九十七年	
己巳	襄公九十八年	
戊辰	襄公九十九年	
丁卯	襄公一百年	

昭公十有三年	夷昧十五年
景王十七年	
昭公十有四年	夷昧十六年
景王十八年	
昭公十有五年	夷昧十七年
景王十九年	
昭公十有六年	儵元年
景王二十年	
昭公十有七年	儵二年
景王二十一年	
昭公十有八年	花橋水閣 儵三年
景王二十二年	
昭公十有九年	儵四年
景王二十三年	
昭公二十年	儵五年
景王二十四年	
昭公二十有一年	儵六年
景王二十五年	
昭公二十有一年	儵七年
景王元年	

昭公二十有三年	儵八年
敬王二年	
昭公二十有四年	儵九年
敬王三年	
昭公二十有五年	儵十年
敬王四年	
昭公二十有六年	儵十一年
敬王五年	
昭公二十有七年	儵十二年
敬王六年	
昭公二十有八年	花橋水閣 闔廬元年
敬王七年	
昭公二十有九年	闔廬二年
敬王八年	
昭公三十年	闔廬三年
敬王九年	
昭公三十有一年	闔廬四年
敬王十年	
昭公三十有二年	闔廬五年
敬王十一年	

定公元年	閏廬六年
敬王十二年	
定公二年	閏廬七年
敬王十三年	
定公三年	閏廬八年
敬王十四年	
定公四年	閏廬九年
敬王十五年	
定公五年	閏廬十年
敬王十六年	
定公六年	閏廬十一年
敬王十七年	
定公七年	閏廬十二年
敬王十八年	
定公八年	閏廬十三年
敬王十九年	
定公九年	閏廬十四年
敬王二十年	
定公十年	閏廬十五年
敬王二十一年	

定公十有一年	閏廬十六年
敬王二十二年	
定公十有二年	閏廬十七年
敬王二十三年	
定公十有三年	閏廬十八年
敬王二十四年	
定公十有四年	閏廬十九年
敬王二十五年	
定公十有五年	夫差元年
敬王二十六年	
哀公元年	夫差二年
敬王二十七年	
哀公二年	夫差三年
敬王二十八年	
哀公三年	夫差四年
敬王二十九年	
哀公四年	夫差五年
敬王三十年	
哀公五年	夫差六年
敬王三十一年	

未	哀公六年	夫差七年
未	敬王三十二年	
申	哀公七年	夫差八年
寅	敬王三十三年	
卯	哀公八年	夫差九年
卯	敬王三十四年	
辰	哀公九年	夫差十年
辰	敬王三十五年	
巳	哀公十年	夫差十一年
巳	敬王三十六年	
巳	哀公十有一年	夫差十二年
午	敬王三十七年	
未	哀公十有二年	夫差十三年
未	敬王三十八年	
申	哀公十有三年	夫差十四年
申	敬王三十九年	
酉	哀公十有四年	夫差十五年
酉	敬王四十年	
戌	哀公十有五年	夫差十六年
戌	敬王四十一年	

未	哀公十有六年	夫差十七年
未	元王元年	
申	哀公十有七年	夫差十八年
子	元王二年	
子	哀公十有八年	夫差十九年
丑	元王三年	
丑	哀公十有九年	夫差二十年
寅	元王四年	
寅	哀公二十年	夫差二十一年
卯	元王五年	
卯	哀公二十有一年	夫差二十二年
辰	元王六年	
辰	哀公二十有二年	夫差二十三年
<p>聖經絕獲麟之歲而辛酉壬戌二年亦有經文者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也癸亥而下左氏有傳故致吳之亡年猶可考</p>		

吳越紀餘卷第二

叙書法

吳越泰伯之後於周蓋伯父之國越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由此言之吳越之地雖夷狄而人則中國也春秋以其僭竊稱王不居中國之爵號是以因其地而狄其人然猶不絕其類故上不使於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雖每加貶斥而亦進焉蓋惟據事而直書時正其罪亦未始沒其善云

吳自壽夢稱王以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是年正月

花橋水閣

書吳伐郢諸惡其伐中國也八月書吳入州來楚著陵楚之漸也吳時王臣教吳伐楚始大通於上國九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男莒子杞伯同盟於蒲衛所以著吳人之不至也十五年十一月書叔孫偷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於鍾離楚見中國始通吳也襄公三年書楚伐吳見吳始為楚所伐也六年書諸侯同盟於雞澤衛亦著諸子之不至也五年夏書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吳又書公會吳人於戚見吳始與中國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善道之會吳為主則貶而

稱國威之會吳不為主則進而書人也十年書會吳

子相楚見晉之勤於通吳也十二年秋書公子衆

卿齊卒蓋始以卒重之也至是諸樊以嫡長受位矣

十四年春書會吳於向地見吳至於向諸侯會之也

是年諸樊除喪欲立季子季子棄其室而耕二十四年夏書楚子伐吳著

楚不勝吳也二十五年書吳子遏諸樊門於棠葬

著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吳子伐楚引師至棠入其門棠人牛臣射諸城上矢

中吳子諸樊卒而餘祭立矣二十六年冬楚子伐鄭

著侵吳不可乃侵鄭也二十九年書闕弒吳子餘祭

著刑人在君側之禍也吳伐越殺俘為闕以爲闕侯於

花橋水閣

是餘昧立矣九月書吳子使札來聘著其通嗣君也

書子囊也札不書公子示貶也札何以不稱公子貶

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昭公元年莒與

胡氏之說如此亦未為論之當也昭公元年莒與

出奔吳見吳納外孫也四年秋七月書楚子蔡侯陳

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見楚因中會以事

也五年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

伐吳所以著通越之失也此越入春秋之始也十三

年書吳滅州來見吳用大師以勝楚也十五年書吳

子夷昧卒見吳王以壽終也如書門子棠闕弒王

僚於是受位於父矣是時吳時欲數位子季札十

七年冬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見吳楚始戰勝負均也二十三年戊辰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見吳敗中國吳蓋孫也二十四年冬書吳滅萊莒吳入郢之漸也吳人雖楚而楚人不備遂滅萊時二十七年書吳執其君僚所以載閭廬之謀止大臣之罪也光所當立故書國吳之大臣不能早定儲嗣而啓光之謀故書執也閭廬三十年冬十二月書吳滅徐子章羽奔楚著楚納徐子以速吳禍也三十二年書吳伐越見吳始用師於越也定公二年春書楚人伐吳貶囊瓦也四年十有一月庚午書蔡侯以吳子及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出奔鄭又書庫辰吳入郢見吳伐楚勝之極也吳之伐楚一也然救蔡有郢都之義故進而稱壽胡氏曰荆楚暴橫盟而不救也吳能自早不憤漢興師而圍蔡注所當討師救蔡戰于柏舉大入郢有藉館之虐則貶而稱號也吳入郢以班處宮舍於其大夫之室五年書於越伐吳秋即吳曰於越者書之見其不義也春國以本俗通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見吳伐楚久越乘其虛也十四年五月書於越敗吳於檣柘又書吳子光卒見閭廬之歿於句踐也吳公元

花橋水閣

年吳敗越於夫椒而不書者太湖春秋不書常事吳為備之師乃常事故不書也六年春吳侵陳著其修舊怨也七年書公會吳於郟郟在陳界著吳徵百牢也八年書伐吳伐魯著吳之加兵於魯也九年冬吳城郛吳伐齊皆不書至十年公會吳伐齊則書重魯也是年書吳救陳者傷中國無救災之師而有情於吳也若曰吳尚能救之云也十一年又書公會吳伐齊見吳不用子胥之謀也子胥先伐越十二年夏書公會吳於橐皋通城在廬州順縣東南十里云吳地著魯有賢臣所以全也太平記十三年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地衛吳稱子止名也書及者由晉而外吳也是年於越入吳又因黃池之會以擣其虛也明年則為而猶獲麟之歲而任終於是矣十七年越子伐吳敗之笠澤十八年越人侵楚誤吳也二十年十二月越圍吳二十一年越人始來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

花橋水閣

叙世家

吳以豐大抵以亡越以衰微而終霸史記亦有世家具載其事而雖出於傳記諸書又足以相考節取而互觀之庶幾於初德之道焉易是云

吳王闔廬吳泰伯之後泰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
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
及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
用注以爲斷髮伯雍去以信周禮仲雍斷髮文身
荆蠻義而歸之立爲吳泰伯無子傳仲雍五世
至周章虞仲武王克商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國
愈大姑稱王爲壽夢四子諸樊餘祭餘昧香札壽夢
知香札賢欲立之札諫不受乃立長子諸樊諸樊亦
欲傳香札以成先志乃傳餘祭餘祭傳餘昧將以次
傳札終諫不受故餘昧卒而國人立其子僚於是

花橋水閣

諸樊之子光謂香札不受國光所當立乃使曹孫刺
僚而自立昭七年是爲闔廬蓋吳之嫡長也越王句
踐其先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
以奉守禹之祀斷髮文身被艸萊而邑焉二十餘世
至光常與闔廬戰而相怨光常弑子句踐立定四年
是爲越王闔廬間光常與師伐越既而伐楚報事
孫之怨初楚平王已早梁氏之女與吳遠邑之女事孫
已故吳楚之亡臣伍子胥伯嚭從焉初伍奢以忠見
殺於楚平王伯州犁上爲楚所殺子胥奢之子伯嚭
州犁之孫也故從至郢與將軍孫武俱前五戰楚五

敗昭王亡出郢平王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屍以
報父仇越聞吳王在郢國宮乃伐吳別兵擊越楚
申包胥告急於秦遣兵救楚擊吳師敗闔廬弟
夫槩見秦越交敗吳而吳王留楚不去乃亡歸吳而
自立爲吳王闔廬引兵歸攻夫槩夫槩奔楚昭王漫
入郢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吳又伐越王句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祝造吳師呼自頸以龍與師吳師
視之越因繫而擊之吳師敗于槁李槁李與今射陽園
廬指闔廬在位凡十九年於是病創且歿告其子夫
差曰爾忘句踐殺而父乎對曰不敢忘三年句踐聞

花橋水閣

夫差日夜勒兵將以報越乃欲及吳未敢而伐之范
蠡曰不可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
用凶器誠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不聽
遂與師吳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槩越王乃以五
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使大夫種因
吳太宰嚭行成於吳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
使臣臣謹敢告下執事句踐請臣妻請爲妻焉吳王
欲許之子胥諫曰夫務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
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殺夏后帝相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傳
曰斟灌而相殺相之妃后緜婦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

康有遇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不忘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遂收夏衆滅有過氏今吳不如有過之強而句踐大於少康不因此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天實越賜吳勿許也種以還以告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然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宰嚭貪利誘利於是越以美女寶器間獻於嚭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請赦句踐嚭因說吳王許之罷兵而歸於是越行臣妾之禮甚謹歲不則耕為材則枘楫女則西施問疾助兵早辭厚礼九術之出於種者悉施焉太宰嚭又從而調護之子胥嘗曰句

元

花橋水閣

踐與我同壤世為仇讎於是乎竟而弗取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也此也又曰越非忠心好吳亦非畏吳也將玩吳國於朕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吾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悅約其辭以從之連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為越弗推而地將奈何又曰孤難之戲也孤體卑而難懼之數也且然而悅於人乎又曰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最忌諱之不忘氣合越不忘吳矣吳王不聽方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於此乎種曰陽繁夏臺文王拘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

伯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句踐既及國若身焦思置膳於坐即仰膳飲食亦常膳也曰汝忘會稽之恥乎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味衣不重采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聚國以屬大夫種使范蠡與大夫拓為質於吳二歲而歸蠡越之君臣日夜謀報吳而吳不知也及吳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惟子胥曰是棄吳也左傳是吳有越腹心之疾齊於吳疥癢也惟澤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不聽子胥歎曰王不聽吾言後三年吳其墟乎左傳不聽子

花橋水閣

太宰嚭間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諸因與達同共謀護之王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吳王聞之始大怒賜子胥屬鏤亦作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諛臣嚭亂矣告其舍人曰必樹身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扶身眼懸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乃自頸死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名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圖乎對曰未可及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伯諸侯以離中國吳拔兵悉往王伯先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吳可圖乎蠡曰可矣及者兵伐吳師敗遂殺吳太子

吳告急於王，方在黃池，懸天下聞之，乃秘之。既盟，則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漢伐吳，敗吳師於笠澤，因而圍之。吳師又敗，越遂樓吳王於姑蘄之山。吳王使公孫雄向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上款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發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遂乎？」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矣。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欲聽子言，而不忍其使者曰：「於是彘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吾且得罪。』」吳使者注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商東百舍，而東會稽，句踐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乃敬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吾遂自殺。』」句踐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賄與已以周也。夫差在位凡二十三年，句踐已平吳，以兵北渡淮，與齊魯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諸侯，卑賀，號稱伯王。范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辭句踐去。

花橋水閣

之府，更姓名為鴻臚。子皮耕於海畔，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蚤去？種因稱病不朝。越王疑之，種自殺。范蠡相齊，又去之。陶定陶，自謂陶朱公。三徙皆成名，卒老死於陶。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葬于王跑，與王又立，傳至王無疆，無疆北伐齊而伐楚，與中國爭疆，既而釋齊伐楚，威王與兵伐之，大敗。越殺無疆，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王十四年，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滿于江南海上，而服朝於楚。後七年，至閔君瑤，諸侯平秦，漢高祖以瑤為越王，以奉越嗣。東越閔君皆其後也。太史公曰：「夫差誠有可亡之道矣，然而亡之速者，越有賢大謀臣，困也。句踐誠有可興之道矣，然而興之決者，吳有庸主，忠臣謀也。吳越之勢，如水火，其不相容也久矣。而其遇也，又多有以成之。吳越之伯，是以素越閭廬之儲，而遺泰伯之恥，成允常之志，有禹之遺烈焉。於戲，吳有幽厲，越無愧於桓文，千載而下，斯言是徵矣。」

花橋水閣

吳越紀餘卷第三

觀樂

季札使魯觀周樂觀周南召南之詩曰美哉始基
之矣猶未也然勸而不怨 歌邯鄲鄭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魯頌康誥曰武公之德如星
是具衡風乎 歌王 王國風黍離曰美哉思而不
俱其周之東乎 歌鄭曰美哉其細也其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 歌命其政事碩碩不 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系可
量也 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花橋大周

乎 歌秦曰此之謂夏樂 詩夏去能夏則大天之
至也其周之舊乎 歌魏魏曰美哉風風汎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歌唐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速也非
令德之流其能若是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歌鄒曹無諶焉 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歌大
雅廣哉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偏遠而
不攜遠而不溷後而不厭恭而不怨樂而不荒用

而不宣應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
底行而不深五聲和八音平樂海有節守有序威
德之所同也 此上觀樂之詩見舞象前南篇者
魯前篇所載也 南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訪濠者曰聖
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謂其聖人之難也處見舞
大夏焉曰美哉勤而不德 自勤勞而不非焉其誰能
備之 見舞韶前者樂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
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維其盛德其蔑以加於此
矣

花橋水周

夫樂至大舜而止故季札觀樂止於韶舞其曰雖甚
盛德蔑以加於此矣亦猶孔子曰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非有德於神會之餘而能然哉去孔子適齊之
時去季子觀舞之歲凡二十有八年而魯非其魯矣
季札觀樂在魯公二十五年適齊 故聞韶在齊而不在
魯然孔子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豈魯有聖人
而札之所觀後還其故與然自聖人既往而魯庭歌
舞亦還不復振嗚呼此志古之士所以每幸季子之
言之具在也

擇人

札使魯見叔孫穆子悅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
好善而不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於擇人能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

叔孫穆子好善季子曰子其不得死乎謂其不足以
治魯也至於樂正子好善孟子則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況魯國乎夫好善一也豈謂於昔日之魯則不足
於今日之魯則有餘哉蓋惟能擇人乃所以為好善
好善不能擇人者也故治魯國為不足季子之言去
豈與孟子異哉威公見郭氏之墟而問故野人曰善
善而不能行惡而不能去是以多墟也是亦季子

花橋水閣

告叔孫穆子之意也至於孔子告子路之言曰中行
民尊賢而不能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
者讎之雖欲去之豈可得乎嗚呼以季子之言質於
聖人尤見不誣矣

歷聘

札去魯適通齊說晏平仲曰子速伯邑與政無邑
無政乃難免於難齊之政將有所歸難未息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伯邑與邑是以免難高之難也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修難立矣必及子子必改慎以禮時札與子

產結帶子產獻學來各獻其之所貴也地 去鄭

適衛說遠環史拘史鰌公子荆公仲孫公子朝曰

衛有君子未嘗患也去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麟

鍾麟子數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此則數之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

而可以畔乎夫子於此猶燕之巢於幕也

在蹊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

瑟 適魯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華

於三家乎趙魏韓 將行謂井白曰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

花橋水閣

免於難

季子歷聘一國輒知其政之得與其國之安危失而
所以為之起之者多周旋合禮一言之下國或賴焉
其賢之遇人蓋速矣編者謂其不知吳之變而不為
之虞以為明於遠而昧於近嗚呼孰知夫子之於其
家有不可以處他人者處之乎且正人之言能施於
其所信而不能施於其所不信凡季子之於吳入可以
告其失出可以諫諸人者雖史氏亦為得而傳之哉
史不可傳而人觀其見宜乎後世之說錄之也

挂劍

季札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不能言札心許之為使上國未獻及還至徐：夫已歿於是乃解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

就季札挂劍而論：過徐君而得其好劍之心獨幾微也心即許之通愛好也。使上國而不與重有季也歸而與之歿不背心崇信義也不私其愛棄之如遺一人已也其五善焉或謂其做好劍亂日相尋札獨恥之而欲變其俗且欲示吾無事於劍也故托徐君以為棄劍之說耳非誠有所謂心許也夫心許而與之則信此俗而棄之則智無事於劍則仁札亦何往而不存性賢乎

花橋水閣

葬子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友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已葬二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隨死時也所衣既葬而封謂墓土廣輪揄坎其高可隱也橫上則才至於下則僅足以掩既封左袒右還其封右還以左陽之變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其葬其葬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通故葬之節通此明之故而歎美之也

臨川王安石氏謂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哀戚不可不稱是季子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夫子稱其葬之合禮識其哀之不足也哀不足則不可謂仁矣延陵之言蓋莊周魏吳之徒也莊周者妻故也而歿親東門君命雖急少遽緩之亦何為而不可乃遂行之乎

花橋水閣

吳澄氏謂詳經禮之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句所謂三者乃記其圍繞之帛數非謂其號哭之聲歟也荆國王氏以此為哀之不足蓋誤矣一句為兩句也况季子於子之喪自初以至喪葬雖甚促亦必旬日和歿之時哭必盡哀其再哭三哭朝哭夕哭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哀也烏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荆國天質偏厚慈愛篤至賢者過之而不合乎中庸其長子寧以悲感不堪力辭相任以己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恻理兩得無可議也

夫荆國過譏季子吳氏辯之當矣然謂右還其封且號者三為一句亦未免有牽合不經之弊記者但以三號志葬時之哭其未葬以前固多矣豈可以三號

為季子少哉即此可以屈荆國矣

狗名辯

昔獨孤氏嘗言諸樊。季歷之賢王條無武王之聖無而季札為泰伯之讓是狗名也季札閑遠博物慕義無窮使當壽夢之春命接夷昧之絕統則大業因原多難不作國廬安得謀於室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哉嗚呼斯言誠責備賢者之意也然予於季札有辯焉諸樊之賢雖不及季札然觀其終能輕位而好德重公命而不為子孫謀要亦非不賢者也繼世之名為天之所廢必美與付如諸樊豈遽為天之所廢哉壽夢雖欲傳季札然不強其從而終歸位於嫡長

花橋水閣

蓋亦有以識此矣又況長幼之序天之經也有諸兄在國而弟居其位於人心獨無安乎故使泰伯不為荆蠻之竹仲雍不為文身之舉則古公之位亦季歷之所不受也孰謂季歷之賢而肯安處諸兄之上哉多以是知其不當壽夢之春命非狗名也至於諸樊欲傳位於成父志約兄弟繼立以次及札之於是可也無讓矣然予觀屈狐庸聘於晉趙文子問季子立乎對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有此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趙文子問曰季子立乎葉隨諸樊

當是時夷昧方在位相之者屈狐庸也而其言若此又安知當時無室豈再誤之說如趙普之謀者乎趙

普宗太宗曰先帝既崩陛下當承再由此言之札於

夷昧之卒也雖欲變子臧之節以成父兄之志曹公

曰願附子臧之節亦自有不可得而為者矣史言夷

昧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又安知當時無不容不讓

之讓乎夫定約以傳札者諸樊也守約以授札者夷

昧也諸樊之約雖在而夷昧之意不堅札亦何由而

得其位哉多以是又知其不為夷昧之絕統非狗名

也至于先竹室室之謀使專諸刺僚而自立而又詭

花橋水閣

曰季子雖至不為廢也雖於大義所在不能無異然且能殺之又何有於一公子哉史又言先款殺位於季子夫殺人以取富貴而猶欲歸之於人此又必無之事也使札於是時而受其國是利其謀也而札亦望為之哉然則聲罪討札亦不可為乎曰以札之賢聞於諸侯一言倡之何不可也顧國廬繼施之罪雖大而立國之名亦正且其賢又足以大異非條之碌也故札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業社稷無奉乃身君也雖不稱國廬之賢而稱之之意固有在矣立國之名既正而其賢又足以大其國則

亦何害于致討也哉況不殺之仁又札之所守而又
室宿或變乎公羊傳君子以札之然則札於春秋之
義無譏邪曰不能無譏也札當夷昧在位之時苟能
用觀望之明以察其幾施救之陳之力以正其國吳
之大臣共立嗣位之君不歸倖而歸之光使國本預
定事寧無自起焉其庶幾乎無譏也

春秋書札

春秋魯哀公二十九年書吳子使札來聘札不書
公子而稱名之者昭公杜氏以其禮未同於中
國公羊以為許春秋者不一而足許不全穀梁以為

花橋水閣

成尊于上重吳而陳氏又以楚秦之使皆以再至
而後進之今吳一聘而遂於楚樹秦樹

之例者吳驟強也獨常山劉氏謂不書公子為貶
辭胡氏從之今遂為春秋之宜稱蕭氏曰有吳之
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札讓以失之
文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之而不可却終之而
不可留當濁亂之世名力勝之我讓與爭讓賢乎
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可謂知道退存亡而不改
其正矣至于聽樂辨別國之興亡審賢智與否之
存殘柱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身欲之真故有吳

之祀寢寥而延陵之響如在封風可想至德興歎
吳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
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鉤深致遠之
旨焉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端倪然則讓之為德
在於生靈不獨在其子孫則矣

顧濱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至齊
桓晉文皆之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魯季子
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又素而不顧而況於爭乎
子臧五國而致事之不讓是季子事吳九十年
觀其柱劍於墓不以以背其心葬子贏博不以思

花橋水閣

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
者至矣雖祿之以天下有所不顧而況於吳乎彼
其所養者誠重也

季子以讓國聞於諸侯名於當時而傳於後世稱重
者於史冊子家無間言焉其言之嚴而雖顯而易知
者莫過於蕭氏蘇氏若是者豈皆不知春秋之義耶
要必有至見在也况朱子論札之言曰可以受可以
無受亦自寓斟酌於其間故三傳之言与杜氏陳氏
之論今皆不敢廢愚有一說亦備于後
夫春秋之際俗漸不古以爭奪為利者豈惟春秋哉

吳讓之風雖中國漢之譜也。孔生於吳而獨能議國
父子兄弟之倫賴以不墜。聖人固當深嘉而樂與之
以爲方勸也。不忍以執主之變歸罪於三十餘年之
前。昔子使齊凡二十使人不知讓之爲德也。若曰以
孔之賢爲吳公子而爲父兄之所信任乃不能革其
僭王之弊。忍自滅乎。夷禮故雖以吳子進其兵而孔
亦不以公子稱。此或聖人秉筆之意也。蓋聖人之於
吳望其君者恒淺而責乎孔者每重。望之淺故見其
有未聘之善使賢之賢遂進而褒之。也。使賢之賢也。
謂吳子之使齊也。重故雖有可進之事。也。使賢之賢也。
孔是使賢也。重故雖有可進之事。也。使賢之賢也。
亦因以示貶焉。此春秋之法也。子西亦賢公子也。聖
人因其不能革王弊於楚。遂以彼外之季子之賢
大於子西。賢愈大責愈重。然則因其來聘則而貶之
亦豈爲過哉。春秋以正名分爲重。使孔之讓國果能
生亂止於亂吳其罪比諸僭王則已緩矣。聖人亦
豈肯舍其所重而罪其所輕哉。但胡氏之說已爲今
之定論亦非愚之所敢議也。姑存之以備一說。何博
洽君子覽而正之云爾。

赦陳

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

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孔穎達謂昭襄之債稱延州來季子皆季札也。此
說務德而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

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
趙氏世稱趙孟智氏。世稱智伯。延州來季子或是

札之子與。孫延陵州來皆季札所封邑。
世稱季子不義。閻廛之爲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且季子至此九十餘矣。假令尚在亦豈能爲吳將兵
哉。以是知救陳是札之子若孫也。此誠有說。然延陵

花橋水閣

之地近吳之郊。季子雖不入其國亦必與聞其事。况
季子壽而康古所稱也。仁人之言施無不脤老能救
陳亦固其所執。謂季子有能救陳之子孫而不著名
於當時乎。此不必深辯也。獨季子至此尚能救陳則
子胥以忠斥宰嚭以倖而夫差以淫曠皆其兩聞
而見者乃無一言及焉。是季子之於吳似漠然不加
之意。時季子極言而夫差深拒之乎。抑孰知其言之
不可而終身默也。

表墓

孔子未嘗表人墓也。而獨於季子著嗚呼之歎。其賢

之也至矣或者目於戲為不足之詞蓋因胡氏春秋
之說而附會之非聖人之本意蓋曰孔子未嘗至吳
表其慕者偏也此誠有說然安知非表其仰望其慕
而為之言耶尚論千載而欲過為之辯恐未免失其
真也

花橋水閣

吳越紀餘卷第四

吳通上國

壽夢之世楚令尹屈巫臣奔晉為刑大夫既而請使
於吳七年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百人為卒二
十五人為兩
巫臣以一年百人奉使於吳也車九乘馬小偏十五
乘馬大偏巫臣留小偏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
之人習又寓其子孤庸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尋入
州來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吳於是始大通於上
國巫臣之在楚也楚令尹子重請申呂二邑之田共
王許之巫臣止勿許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既而
自取以行子重反子反遂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於
是巫臣教吳伐楚報二子也是時子重子反
一歲十奔命巫臣私
夏姬而出走秦思萊於色而棄其家其教吳伐楚忘
故國也君子無取焉然使吳變其俗而通於晉因以
大其國抑亦吳之元功乎

孫子

孫子武者齊人因子胥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
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
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
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

花橋水閣

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戰令之曰汝知而心與
 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
 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
 設鼓鉦鉦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後三令五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
 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
 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
 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弗斬也孫子曰臣
 既以受命為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
 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嗚呼吾於是知孫子不獨以戰事事兵其所以為吳
 謀者遠矣知宮闈為教化之本原。威色實國家之而
 鴆毒故假兵法以正君於姑見之時不勞力而奪其
 所愛使不能怒非有所養而能之乎然則微孫子則
 闔廬之業不能致大如是而亡吳之亡或不待納西
 子而後見也故予於兵法不暇為孫子是非而竊有
 取於二寵姬之斬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花橋水閣

軍事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二公子奔楚
 王僚既殺其弟蓋餘奔齊燭庸奔鍾吾既而俱奔
 楚：大封之欲因以拒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
 而親其民視民如子卒若同之將用之也吳周之
 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吾懼其讎以重怒之
 無乃不可乎弗至是吳用子胥之謀伐聽楚：於
 是乎始病
 吳楚之怨其未久以闔廬之賢足以大其國矣楚雖
 無靈可乘而或不能免於吳之伐也而況自速其禍
 如此哉是宜吳師之入郢也夫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臥于四方析公雍之子賣之皇子靈王四人皆楚產
 而為晉之用楚日削焉故聲子楚太師子曰晉大夫
 皆卿材也大夫有知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
 晉實用之嗚呼國有賢才且不能自用而使用於他
 國顧欲因吳公子之力以拒吳師之至猶之自廢耳
 目假聰明於人也烏可得執卒之吳之入郢子胥伯
 嚭實為之而亦楚產也之縱淫刑於大夫畜舟中之

花橋水閣

敵國：必自伐而人伐之其楚王之謂乎

子尚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建娶婦於秦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美王盍自取王自取之無忌恐終不容於太子乃諧太子於王使殺之伍奢曰王何以讒賊小臣蹤骨肉之親乎王乃殺太子平而囚伍奢有二子曰子尚子胥皆賢無忌言於王曰不併誅其二子必為楚患於是王以其父質而召之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貧為人剛戾思詢遠能成大

花橋水閣

事必不來為果歎曰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遂執子胥奔宋既而奔

鄭去鄭奔吳

子以孝臣以忠天地之大義也伍奢盡言以全父子而不避讒臣之鋒子尚欲全其父不疑楚君之虐遂應其召與父俱焉是奢以忠尚以孝也以忠亦人所不免如奢与尚斯為得其以矣人徒知能復讎者之為孝而不知能赴以者之為孝嗚呼吾不忍子尚之名不傳也孔子獨稱管仲為仁而不稱召忽此春秋不書常事之義苟遂謂召忽為未仁則非所以論臣子

驪由

始吳人敗楚師於鵲嘶時公吳子使其弟驪由驪由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人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卜曰余巫使人獨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以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君若好逆使臣是滋敵邑休始休始觀迎使臣吳師不備是益吳今君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吉孰大焉國之守龜何事不卜一城一否其孰能之之城濮之兆其報在

花橋水閣

乃弗殺其後令尹子瑕言於楚王曰驪由何在罪諸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謂怒於室而作色於市楚之謂歟乃歸驪由

吳公子驪由臨難而言有序匪激匪詭使聽之者不能怒而有感焉卒之自全其身卜不誣吉君不廢命而國勢以張可謂善於應對者矣

申包胥

始子胥與楚臣申包胥反謂包胥曰我必報楚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

親友也子胥曰吾必覆之包胥曰吾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時包胥亡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嘗北面事之今至於僂臥人豈無天道之極乎子胥不聽求昭王愈急包胥乃求救於秦立秦庭哭七日夜不絕聲秦王憐之出師擊吳昭王尋入郢

申包胥一哭秦庭而昭王歸郢其存楚則忠感秦則誠拒吳則亦勇矣而君子或病其謀始之未善也子胥欲報楚而謀之包胥其為交不可謂不深也交之

花橋水閣

深則言有可盡言之盡則事有可回此理勢之所必至也包胥於此獨不可盡言為子胥陳乎夫父子之愛激於天性而不能自己則知有父而不知有君國子胥之至情也若包胥則知有其君者也使於是時以君之不可讎者反覆曉告務入於子胥之心而後已子胥固曰如是則無父包胥固曰則無君如是則吾之知啓其所未知則其心之忿然不平者或不能不從而少抑也心有兩抑則其所數必不至於已甚矣包胥不知出此乃忍不報無親之說以徇故人之心雖曰我必存之亦無折其必為之志卒之北面事

平王之語徒戮於鞭屍之後使楚邦之慘徒而為秦庭之哭若包胥者抑亦自遺其勞者歟漢后欲王諸呂平勃不能報高帝之盟以諫君子雖終稱其功而不滿於其始予於申包胥亦然

救蔡

子胥誅於楚也挟弓持矢而干闥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復讎子胥曰臣聞之諸侯不為與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与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

花橋水閣

然後得歸乃用事於河漢一作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愛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吳遂入郢子胥復讎之事載于典策辭多不類惟公羊穀梁所載一也觀子胥之言如此則復讎似在所緩然要之其情則未嘗不急也使專於救中國何則何怨及於平王之屍執此理甚明不待辯而知也胡氏謂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鳴

呼斯誠不易之論也

子貢存魯

史記謂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孫音霸越蘇子曰此戰國說客故為子貢之辭以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遂信之耳若公孫衍張儀之術固孔氏之所諱也而肯身親為之乎嗚呼蘇氏之言可以破萬世之惑矣

姑胥畫夢

夫差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畫假寐夢入章明宮見兩鑑而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鑑切踵吾宮牆流水湯

花橋水閣

越宮宮堂後房鼓震簾、有鍛工前圍橫生梧桐太宰詔曰章者德餅、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鑑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以服朝諸侯也兩鑑踵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越宮堂者隣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簾、鼓震有鍛工者宮中悅樂琴瑟和也前圍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悅然未安也後問王孫駱、薦公孫聖、至占曰章者戰不勝走俾惶也明者去昭、就寔、也入門見鑊蒸而不炊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

嗥以北者黑者陰北者匿也兩鑑踵宮牆者越兵入吳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入者宮堂虛也後房鼓震簾、者坐太息也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備僮與臥人俱葬也願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以謝句踐則可銷也王念聖言不祥使其身自受其殃顧力士石番以鐵椎擊殺之嗚呼夢一也倭臣以為福忠臣以為禍使夫差移公孫之刑、太宰詔則越兵何由而駢戮聖然則聖一以而吳已墟固不殺子胥而後決也

子胥卜夢

花橋水閣

夫差伐越敗兵就季謂子胥曰寡人晝臥夢并贏溢大与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与師還子胥曰王其勉之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則吳武王伐紂彗星而興問於太公曰臣聞以彗聞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越將凶吳將昌也

子胥卜伐越之夢其言與太宰詔卜伐齊之夢一也胥何以為忠詔何以為倭哉蓋越所當伐齊所不當伐也國虜死於句踐而夫差親受遺命顧惑於下吏

之脩酣於歲幣之貢而迷於西子之獻遂忘後顧之義遠邇不前此子胥所為志激而不能忘者也是以因事納忠以成其進取之志非以夢卜直以義卜之也若齊無可伐之名而吳有肆暴之舉韜豈可因而成之乎此又於不仁之甚者也夫豈可與子胥同日而語哉

慶忌

吳公子慶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忌不聽遂適楚哀公二年閻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

花橋水閣

左氏記慶忌之事諫曰驪諫適楚曰遂適楚歸曰遂歸又述其言曰不改必亡又謂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而終之曰吳人殺之蓋所以著其徑情直行不量力而殫其生也夫以不量力而責之此誠有說然論人者不當因其功之無成而併遺其心也慶忌當夫差之時豈不知宰嚭之寵不可奪子胥之轍轍不可蹈哉惟百姓之親義不可絕國存与存國亡与亡吾盡其心而已夫庸知吾力之不足耶此慶忌之心也寧以義為不苟倖生特立獨行俯仰無媿當与子胥之忠俱垂不朽矣

子西論兵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閭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恆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閭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不加彫刻宮室不觀貫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視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君肉食者分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亦得乘之則勤惜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臥知不曠數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

花橋水閣

次有臺榭陂池馬宿有妃嬪牆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必自敗而已矣安能敗我吳之興以閭廬之賢其亡以夫差之不肖子西之言足以為當時之斷案矣

吳侵陳

吳侵陳陳新祀伐陳祀殺厲之人陳病出竟陳陳太宰嚭使於師今當作陳行夫差謂行人儀曰今當是夫也多言能言也盡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謂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問人曰此語曰

傷古之使伐者不斬祀不殺屬不獲二毛白不禿也

今斯師也殺屬與平其不謂之殺屬之師與白曰

反爾地歸爾子子謂仲則謂之何曰言君王討敵

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平有無名乎

初吳子光伐楚召陳懷公不至夫差克越乃修先君

之怨自以為師有善名不知吳之召陳適欲肆虐於

楚陳之不至本非得罪於吳也而為修怨之舉其何

善之可名哉况斬祀伐屬古道所禁而吳已犯之則

又不但無善名而已也行人儀以修怨之非言之無

益故但因其好名之心示以殺屬之過遂獲尺地而

歸予一問答之間吳有善名陳有實惠善言之功大

矣

要離

要離至小而無力迎風則僮負風則伏然能屏拂

丘新齊勇士者於萬衆之中刺公子慶忌於渡江

之際雖舉事不經然例諸勇士則萬夫之敵也太史

公叙刺客五人曹沫專諸豫讓其立意較然不欺其

志名垂於後世嗚呼以荆軻聶政而有是稱則要離

者豈可遺而不錄也哉與刺客則長矣

太宰不叙

花橋水閣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以夫子曰不以也

如是者再子貢問何以知之子曰天生宰嚭欲以

亡吳、今不亡宰何病乎果不以

越絕述孔子之言如此而以爲聖人不要言以愚觀

之此非聖人之言也知禮如季札固聖人之所樂與

盡忠如子胥亦大道之所不棄也使太宰嚭於屬錄

未識之前而季子用於子胥諫之日夫差信伯宰

則始大羞以成治大羞不能執則傾否為泰反夷狄

而中國焉或尚可為也此豈非聖人之所樂聞乎子

貢之間雖未知其發於何時然利吳之亡而決太宰

以不叙此則衆人嫉惡之事非聖人之所宜有凡春

秋所以許吳者亦不一而足此可以觀聖人之心矣

花橋水閣

吳越紀餘卷第五

行成成年也求年於吳也

始越王棲於會稽之上乃求能退吳師者大夫種進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虞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策筮如而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夫子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以與之謀遂使行成於吳

方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各

花橋水閣

陳其言策慮深遠用無遺種大夫若成吳如出吳越春秋越之謀臣可謂衆矣而句踐文種方且不自滿假有倦戒勉之意嗚呼此越之所以終能勝吳也

史點

史點者魯大夫釐墨也魯昭公三十一年日會越簡子夢童子裸而無衣史墨占之曰後六年吳其入郢乎然吳不勝楚明年吳伐越史墨曰越福德在歲後四十年吳受其害至越圍吳夫差見楚隆問曰潮人必笑吾將有問也潮人不知而為之笑

史點何以得為史子對曰點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史點以日命知吳當入郢又知吳不勝楚既又以越得歲知兵不出四十年為越所有詳如其言不爽毫髮然則福福果一定而不可易乎請證以春秋之事早所以饑也臧文仲行政則早久而不饑大所以災也鄭子產修德則火遠而不災焚惑所以禍也宋景公昌言則災惑出而不禍故士弱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子產亦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知也由此言之禍福豈真不可移哉使吳能自強於入郢之後防禍

花橋水閣

於伐越之餘競業不以強大自勝則既奔之昭王可使長性而既臣之句踐可使終屈也必矣願思入郢而肆勝越而驕卒之疾患任候視民如讐遂使楚未有禍之言不誣於達滑吳其為治之說詳驗於子胥吳入郢達滑曰吳未有禍至於卜夢占象之士亦得以擅君子之名焉豈不深可痛哉後之為國而虞勝者蓋亦有鑒於吳王

吳劍

吳王闔廬始得越之寶劍三一曰魚腸劍即專諸以二曰磐郢亦名豪漕三曰湛盧入楚者得此三劍

後使劍匠作爲二劍。一日干將，二曰莫邪。干將吳人，莫邪其妻也。姑干將鑄劍三月不成，莫邪斷髮剪衣，投於鑪中。金鐵皆沸，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鴻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獻之閭廬。又鑄劍三千並號扁諸之劍。嗚呼！自古好劍之主，孰有過於閭廬者哉？宜足以固其國威天下，而傳不朽，然未幾而屬鏹之劍，滑以加于青步光之劍，滑以頸夫差。句踐賜夫差步光之劍，以而吳遂以亡。然則閭廬之所好適足以遺臣子之禍耳，其何以利於國？君子曰：步光所以報魚腸也，好還之理宜如是。

花橋水閣

陳音

楚人陳音善射，范蠡進之越王。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願子一其辭。音曰：臣聞弩生弓，生於彈，起於古之孝子。王曰：孝子彈奈何？音曰：古者人臣朴質饑食，禽獸渴飲露，露以則畏，以白菲投之于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飽鳥獸之害也。於是神農黃帝樹木為弧，剡木為矢。黃帝之後，楚有孤父，習用弓矢，而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傳于逢蒙，逢蒙傳于楚葉氏。

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勾重鄂章人號廉侯。翼侯魏侯也。然漢書長子原為句重王，紅為鄂王，子執疵為三侯。王三侯者，宋王三侯時所稱也。王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

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也。牛為中將，主內眾也。闕為守櫟，檢去止也。鉤為侍從，聽人上也。辟為道路，適所使也。方為將軍，主重負也。鉞為軍師，御戰士也。矢為飛容，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標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以不得，駭也。鳥不夜飛，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以。

花橋水閣

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踞右足橫，句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舉，弩望敵，翕心咽咽，與氣俱發，滑其和平。

王曰：願聞望敵像表，投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後望敵合以參連。周禮正射二曰參連，前發一矢，後三矢連發而進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焉。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

孫武善戰，吳用之而越以弱。陳音善射，越用之而吳以亡。人知二子有功於吳，越而不知孫武之用子音。

進之陳音之用范蠡進之也國有賢臣則所以利於其國者豈獨一武士之進哉蓋必有大於此者而武士其一耳吳無子胥則亡武在何蓋越有范蠡音以何損余於此知越之弱不在孫武吳之亡不以陳音也

彌庸

始越王見吳與晉會于黃池國室遂伐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彌庸王孫二人曰四人自泓上觀越師彌庸姑蔑之旗姑蔑越也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人所殺故姑蔑不可見讐而弗殺也衆不能止遂進

獲時無餘詭陽詭陽無餘詭陽明日越子至大敗吳師於兆獲王子友王孫彌庸詭陽大

彌庸之在吳也見讐而奮一日獲越之大夫二馬抑亦至性之所激可謂偉丈夫矣惜其見可知難之義未聞也

吳晉爭長

吳晉方在黃池而吳為越所敗晉猶未知也及揭盟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日軒未決司馬寅曰由食者無墨今吳王墨圖勝乎如其為

晉之君臣不能自強至與吳盟而始爭長又幸吳之災而以自別不亦可耻之甚乎

報吳

越將伐吳楚申包胥使越王問焉曰請問戰矣以而可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所以異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華食未嘗散不介也飲食不致味極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對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疾者吾問之以者吾藥之恆其老慈其幼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對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臣曰

花橋水閣

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修今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對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對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布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對曰善哉蔑以加矣然猶未也夫戰智為先仁次之勇其次之不知民之極以銓度天下無之衆寡也報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缺不勇則不

能斷疑以發天下計王曰諾乃召五大夫問曰戰
奚以而可大夫者庸左氏古對曰審實可以戰乎
王曰聖大夫告成對曰審實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
種曰審實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彘對曰對審備
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對曰審聲可以戰乎
王曰可矣王於是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
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
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又命大
夫曰食士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
士不以外有辱是戰也由敗無出外政無入吾見

花橋水閣

子於此止矣王遂出軍於河南中分其師以為左
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敗吳師於笠澤又敗之於淶又
敗之於郢乃至於吳遂入其國
吳越皆報復之師也吳欲報越者父之讐也越欲報
吳者己之讐也閻廬與句踐戰於檣李患創而卒吳
閻廬以千句踐也故夫差即位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必謂己曰而忘句踐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
年而伐越至棲句踐于會稽而臣妾其夫婦使服役
於糞除箕帚之間夫差自謂父之復讐矣遂聽太宰

嚭之言縱之歸國而不知句踐以此為己之讐也嘗
膽卧薪期於必報君臣同心外內一志而羣謀斯協
卒以亡吳句踐可謂怯而能勇屈而有終者矣然於
復讐之義或不免於已甚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
天夫以不共戴天為言則父母之讐在而必報矣魯
論曰以直報怨夫以直為言則己之讐又有不必報
者在焉故入臣之辱以閻廬之以準之夫然後知句
踐之報吳亦有愧於直道

九術

花橋水閣

大夫種謂越王曰夫報怨復讐破吳滅敵有九術
一曰尊天事神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
多財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葉以虛其國利所
欲以疲其民四曰遺之美好以惑其心而亂其謀
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
之諛臣使之自伐七曰彘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
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
九術君王開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無難而况
於吳乎

孟子以王天下之道告齊梁之君曰仁義而已矣今
觀九術皆棄於仁義者也然越何以亡吳哉要之非

越能亡吳、自亡也。有意求福而尊天敬神則其誠意略矣。福必不與敵國有。廉君臣則財帛貨賄無由而投。知粟彙之當重而守之則資糴無能為也。彼不遁聲色則姦聲亂色無自入也。彼不事宮室則巧工美材無自進也。設臣非明君之所用而能諫之士則其所納也何至好諛而惡諫哉。我國富器備有堅甲利兵而彼無弊可乘亦徒為無用之積耳。奈之何夫差安不知危迷而罔覺是以甘棄人民墟社稷以投種之謀成越之霸也。使夫差稍為中材之主而九術豈能為哉。故曰非越之能亡吳、自亡也。世傳句踐

一花橋水閣

賜文種劍曰以術教吾先人於地下以伐吳之先人予謂句踐之待有功室不至刻薄如是或以其術不根於仁義亦終惡之而為是言也。然則種之見殺抑亦自有以致之乎。

陶朱公

范蠡於伐吳之後去越王句踐浮海至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齊人舉以為相。朱幾又去之止於陶自稱陶朱公。資累巨萬中男殺人因於楚始欲命少子以牛車載金至楚既而長男請行乃命長男朱公以始與楚莊王善也於是遺莊生書使長男

進千金聽莊生所為莊生乃以其星犯楚說楚王使大赦長男聞將赦則以弟當出重千金虛奪遂謂莊生得其金莊生羞為兒子所賣復說王使殺富人朱公之子以杜人言而後赦王乃及未赦而殺之朱公長男持其弟喪歸朱公歎曰長男少與吾居知生之難也故重棄財吾固知其必殺其弟也。

一花橋水閣

范蠡去越王句踐浮海而行自晦形迹以避禍也使當時僻處遐壤以窮約遺諸子姓期厥全終斯不亦計之善乎。願不忘富貴棄彼取此馳逐於商賈牧豎之末資必巨萬而所往輒以富人名焉。自是自失遺安之道宜乎諸子之獲也。蘇子曰奸貨天下之賊士有辭而道至於仲子殺人因楚乃委金於不能棄財之子亦已誤矣而復於莊生托焉又何其不知人如是哉。莊生始私富人之故則假天變以誣禮賢之王至慚兒子之侮則造人言以殺將赦之因於楚君為非臣於故人為非友蓋狠人也夫不能極人之患則亦已矣乃以金之去留而生殺之此在市井之交且不忍為而莊生獨何忍耶。得友如此其亦不幸甚矣此取友之始所以貴乎能擇也。或曰韓愈氏謂范蠡

去越遺書文種使逃長頸之難遂致種稱疾不朝竟
承賜劍之詔是為人謀而不忠也由此言之蠡亦莊
生之情歟余曰蠡特死之未善耳非有意於補種也
凡吾所以不足於蠡者責備之道也春秋以來用舍
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特其瑕疵之不可掩者也一
二耳莊生之行豈蠡之所宜有哉

子胥種蠡

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由士也欲以區
區之學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聽鞭屍藉館為
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

花橋水閣

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
不隨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而言也如宮之
奇淺治乃可爾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
也去將安往哉論之可以主功故說子胥而不悞子
胥不早見主之不同是以至子入江而百諫不
不知此則有激之言非所以諫子胥也
聽繼之以臥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父受諫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臥則鞭屍戮其至
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怨之雄獨非
人子乎至於藉館廬廬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
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諫而強諫以臥

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之之矣是皆兒童之見
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論人而不知其過不明也深言其過將遂遺其善焉
不仁也無過惟聖人如子胥種蠡豈能無過哉特不
當求其過而遺其善耳故凡論三子者旁求諸家之
說而折衷之以蘓子之言斯為善論三子矣

蠡湖

蠡湖即今之漕湖也距吳城西北四十里其南北廣
可八里東西十餘里其浸皆屬長洲之儒教鄉惟湖
之西為泰伯鄉則無錫之境也初范蠡之舟出入於

花橋水閣

此為久故湖以蠡名湖東由錢涇而南十里地名蠡
塘俗云蠡口湖西由荻澤而北十五里地名蠡尖夫
以口為首以尖為尾則湖其腹也有蛇勢焉蠡以功
名才識高一世故其所經歷之地多因其名以傳至
唐孟簡潘伯瀆通此湖故又名蠡湖具載錫山舊志
其曰漕湖則吳越載蕭王世至宋南渡實轉運之通
故以名也蓋予嘗聞諸故老云

集詠附

觀樂篇

延州來季子

延陵州未嘗有季子兩封邑故等

觀樂於魯此吳人尚

文之始也王仲淹指其瑕疵曰小雅為手象其周

之盛乎幽鳥乎樂其勤而不怨乎以是為季子不

知樂將因小失而棄其德之大焉過矣非之不足

系之詠云

濕：吳公子心境融歌舞文言一華夾古意兼三五

八風噓太和萬象列庭戶至樂北嶺歸明朝吳是魯

吁嗟彼何人饒樂受齊女延敵入梨園竟索隨羯鼓

花橋水閣

大雅此絕響新聲會成譜公子久來作令人仰千古

挂劍

劍向述季子挂劍有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

金之劍兮帶丘墓

徐君墓前樹与劍倚千年高名不墜地耿光長倚天

虎丘山上池云埋劍三千難洗窟室寃至今愧龍泉

呼餘皇

始吳伐楚戰于長岍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艘

守之不力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舟側曰

我呼餘艘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迷對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人騁餘皇西下何壯哉長風拂千里水面山崔嵬

一朝入楚非吳有剛笑吳人不能守終然公子策亦

奇長鬣傳呼楚人走楚江風定夜師還依舊崔嵬水

上山不知辛苦當年夢都付他：越水間

子胥論

余讀史至子胥鞭厥輒傷平王受辱之際而悲費

無忌流禍之深乃激而為誅附於庵子援琴之義

庵子傷楚王信以昭用諫之戒而不暇為子胥是

非也其詞曰

花橋水閣

楚王信讒言伍奢以非辜旁皇遺少子忿激奔強吳

身懸七寶劍隱躍龍光儲始辭子尚避楚使行歎乞

食甘馳驅終引白喜相与俱為闔廬用：闔廬雄兵

在我：仇可圖神殺百年三軍一呼楚之悔之誅讒

夫是時平王已臥子常終然不救邦丘墟昭王攜妹

踰河灘乃殺平王墓發屍罪鞭屠於戲用讒自是生

前事誰知歟後仍災果讒夫成烈焰煨燼還復墟遺

蘆中人

鞭自是費無忌畢竟鞭厥非子胥

始子胥逃楚至江上漁丈人舣舟渡之後為取餉

子胥隱於深澤，文人呼為蘆中人，出而飯之，既而以子胥疑其洩也，遂沉於江。後子胥以破楚之師伐鄭，報辱之怨也。鄭名大懼，令於國曰：有能回吳軍者，與分國而治。有漁人應募，以一撓遇子胥之前，歎曰：蘆中人如是者，再子胥驚而問，則前文人子也。子胥歎曰：吾蒙子前人之恩，今以鄭國報子，遂委之而去。

漁文人蘆中人，昔年邂逅江之濱，藏亡蹈險時已迫，憐饑飢餒情何親，聞言繼之以成義，直以身惟愧難忘，久不報子胥。今室蘆中人提兵入楚，大仇雪力能報德，亦無因為鄭移師，戈一指三字撓歌，忽驚耳停。

花橋水閣

車為問歌者，誰語合方知。文人子文人子，來何遲。文人遺汝吾何知，見德已忘怨。於鄭室還師，於戲秦庭。七日包胥哭，正是漁人分鄭時。

韓劍篇

始子胥既渡江，解百金之劍贈漁文人。大人不受，蓋有意以成子胥之謀者。

漁人何所事，安流風一絲。為君犯楚令，楚令嚴。子此身餘陷危，君去吾有以待。劍將何之，願君自持去。奮勇平當時，巨室雖已壞，努力猶可支。國大忽悲困，處

遲還歸奇劍光，亦易露莫使蛟龍知。

義女

子胥渡江至漂陽，史氏女擊錦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胥求之得飽而去。既而女子悔曰：妾與母居三十年，獨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飽飯而與文夫虧越禮度，妾不忍也。遂投瀨水而死。

楚江沉文人，瀨水投義女。遺名托子胥，至今同不朽。子胥當解劍贈文人，技金報義女。

西施

西施請墜苧羅山，賣薪女也。句踐得之以獻夫差。

花橋水閣

吳由以亡，越由以興。

西子賣薪時，擔雲自朝夕。室知塵埃中，一日顯傾國。越以去汝得吳，以留汝失得失去。暗間令人三歎息。

越女劍

越有処女出於山陰，南林善劍，國人稱之。范蠡言於越女王，使使聘之。王問曰：劍之道奈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開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婦好，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春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影逐光，若彷彿呼吸。

往來不及法禁橫縱橫逆順一可當百、可當萬
越王賜號女曰越女劍曰越女劍天下無敵焉
越女劍天下無英風吟、能破吳豈真此劍能破吳
越王能勇劍與俱會閭港盧解蘭盧

式怒蛙

越王伐吳見怒蛙而式焉所以作士氣也

吳王平生惡忠義刺劓子胥如割蛙屬饅首一試衆
解體徒然軍士終如麻誰知敵國有深計食無兼味
衣無華一蛙奮怒且用敬千夫感激因忘家浩氣薄
斗牛噓吸生雲霞越士已作虎吳人誰改驕

花橋水閣

宋明帝以斯君不見姑胥無王鷺含餅牙至今道

上蛙交加

漕湖

漕湖距吳城北三十里始名蠡湖後名蓋湖最後
名漕湖吾家世居湖東之錢涇與湖相去僅百步
故得與同志之士時一游焉

天開此湖水疏瀹經禹謨功高不可指名實俱悠
蠡名始何時越臣起春秋一言辭故主千里移扁舟
湖水固有托人去名還留李唐惟蓋簡治水功能收
伯瀆既以濟藉以受上流湖姓乃隨蓋、作蠡以休

武肅保吳越康王下杭州相傳轉運日此湖聚千艘
因以漕易蓋至今落歛詭我朝大轉運江腹淮為
喉與此漕湖水與物俱無愁農以供漕漕士以資遊
遊鄰湖近惟湖咫尺堪夷猶孟功未能逮蠡志先須
開明月鑒我懷流光故沉浮沙鷗識吾意狎畔如有
求舉杯談邀月放棹還隨鷗遊游此自適聊為江湖
憂

花橋水閣

吳越紀餘五卷附雜吟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錢貴撰貴字元抑長洲人是編採輯吳越故實分題編錄亦多附以論斷前有正德庚午自記稱撫其大綱爲三首雜擬其事之可信者又三十五首所謂三大綱者一編年一書法一世家所謂三十五事者季札觀樂之類也其編年有吳而無越餘亦越略而吳詳蓋貴爲吳人故以吳爲主亦各私其鄉之錮習也所載皆習見之事無一新異而又皆不著所出且以吳越爲名而別出伍尚一篇申包胥一篇陶朱公一篇申包胥尚有關於入郢陶朱公之子事雖在楚而范蠡猶有關於霸越至伍尚則人爲楚人事爲楚事與吳越如風馬牛綴之伍員傳首以爲緣起已嫌其贅乃別立一題則伍奢亦員之父楚平王費無極等皆員之讐又何不可類及乎其亦昧於斷限之例矣末附雜吟一卷亦貴所作以咏吳越舊跡者詞旨淺近亦無取焉

陳張事略一卷附方國珍本

末略一卷

〔明〕吳國倫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

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張本末

略一卷附方國珍本末略一

卷》提要

陳張事略

明 武昌吳國倫明卿編

倫先世從嘉禾徙居鄂渚每聞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誌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諸野史所記載往往不符尙望熟於掌故者爲我正之

陳友諒本末略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眾剽掠于邨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徐壽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己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改元大義事權一歸于己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將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

學海類編

二

陳張事略

一

東參

府陷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來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具厲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疆學海類編 一〇 陳張事略 二 史參

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讎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夸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遂巡至于戊午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甯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哺東北風起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焚死遂不敢出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元人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元人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旣困於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

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

學海類編

陳張事略

四

史參

也哉

學海類編

二

陳張事略

五

史參

張士誠本末略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號大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爲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木邇畏遁或以苗軍楊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士誠然完軍九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壤雖常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母痛

學海類編

陳張事略

六

史參

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釁拘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已而降元浙省左丞達識爲請命于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之被其畱吳至二十年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甯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杭州因以弟士信爲平章二十五年太祖命

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搦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于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

學海類編

陳張事略

七

史參

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旣疲然後移兵姑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逞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沒水邊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于是達軍直擣姑蘇十一月癸酉圍姑蘇達督軍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指

渾訓使茅成左脅中矢死之于是攻圍益急吳元年丁未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略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賈融宋錢俶是也今爾能附順其福有餘無爲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客詣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久欲突圍決戰覘門少疏將奔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圍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把都率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陣少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學海類編 二〇 陳張事略 八 史參

爲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徑擊敵勢轉卻遇春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死肩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奈城中木石俱盡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入日辛巳也達又遣李伯昇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起昇至中省竟自縊死

方國珍本末略

方國珍台州甯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剽劫海商方乃爲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鼎納蔡之賂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元爲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非其敵也十九年降太祖遂獻款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怨搆誣逃死無所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學海類編 二〇 陳張事略 九 史參

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之心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曠愚猥加訓諭開其昏瞶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略曰爾起事時元尙承平倡亂海隅遂陷三吳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爲

一也吾下婺時破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
吾不逆詐數年之閒卽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
郡漸下爾陰蓄異志覘吾虛實三也未有釁端先自反
覆四也易交輕侮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爲
俘虜吾中原已得其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
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難救彼若無事交疏禮薄禍亂
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于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
順又不能保入也爾兵數出上帝好生違天虐民九也
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決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
學海類編 二 陳張事略 十 史參

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爲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
女玉帛反爲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慎思之國珍于是
有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
容臣前負荷至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于天地故
略陳其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于學術遭
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藉之勢與眾馳逐又非
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爲之依附而已向者王
師之渡江左霆雷忽至于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
學海類編 二 陳張事略 十一 史參

數弁徇偷鼠竊十也吾遣兵入浙張士誠將士盡皆降
附爾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來匿其首惡十一也爾窺
陳友定之謀稔惡乃陰扇潛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詐反
自疑吾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二尙可以保全
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糧二十萬仍以書諭其略曰汝
初獻款謂杭城在卽來歸豈意挾詐張士信接境取爾
甚易不敢加兵者吾力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卻造奸
覘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卽取溫台水陸
並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尙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較

師歸心効順惟時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但無以依日
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札歸
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違約束不敢有違豈意
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搆釁端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
疆之吏馳走飛報言天兵遠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
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
于其親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自咎拾年
之閒非主上無以至今一旦墮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
臣者敢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

子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餘生以聽驅策實爲萬幸太祖始怒其反復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汝外示歸誠中懷誦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究竟背前約致勞我師汝尚不歸命乃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眾來附悉從原有不報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初亮祖至台方國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治兵爲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懷懼我師攻擊國瑛度不能守以學海類編 二〇 陳張事略 三 史參

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巖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縣追至黃巖國瑛燒殿宇民居遁海守將哈兒普降十月己巳亮祖進兵至溫州陣於南城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晡時克之獲員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舟師襲敗明善于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己丑又命湯和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明善來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于海中朝以之爲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于朝實祿之

言也又見誠意伯曰太祖威震華夏不能致者方國珍深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漠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學海類編 二〇 陳張事略 三 史參

陳張本末略一卷附方國珍本末略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吳國倫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叅政明史文苑傳附見李攀龍傳中是書於陳友諒得姓爲吏諸事張士誠與李伯昇等起事之由方國珍弟國瑛國珉諸人俱未臚叙所載明初攻戰諸事更爲疎漏前有國倫自序曰每聞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誌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諸野史所記載往往不符尚冀熟於掌故者爲我正之則國倫先不自信矣

越嶠書二十卷(卷一卷二)

配清鈔本(一)

〔明〕李文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越嶠書序

正德末安南黎氏政亂者相繼嘉靖初其臣莫登庸篡而有之已而傳其子方瀛退居海東以與方瀛為犄角屢叩閼求封守者絕弗與通丙申冬

上欲遣使詔諭其國下有司擇所遣廷臣以其國久不庭不宜遽遣使乃議征討會黎氏故臣鄭惟燎航海赴京告變廷臣復疏登庸之罪請討之命將出師行有日矣未幾大臣有諫者復緩師期

而遴選文武大臣臨邊以廉察之自始議迄今數年矣顧安南建置興廢之由散在載籍議者或病

平崖書屋

於考焉鳳因政暇乃取而詮次之得二十卷始之以輿地風俗物產者原民生也繼之以書詔制勅者重王言也繼之以編年立國始末制度者紀其實也繼之以書疏移文者盡其詳也繼之以表箋者見服役於中國也繼之以文賦詩詞及其國臣妾凡有一善亦得備錄者見一方之風俗好尚美惡也合而名之曰越嶠書夫安南越之荒嶠也隋唐以前被中國人文之化姜氏兄弟出焉自後沒於群蠻而中國之遁逃者按止焉是故蠻而為狙獼狡詐君子羞道也或問今日黎氏可救乎曰自昔黎利益據我土地戕殺我官軍滔天之罪我

祖宗赦而不誅思至大矣為利者不思輸誠悔罪
乃外為臣服衷懷不軌僭號改元以與中國抗衡
其子若孫輒有二名龍偽名麟基隆偽名濟宜民
偽名琮思誠偽名顯鎔偽名鎔暉漳偽名敬濬偽
名誼濫偽名暘持偽名諷椿偽名應璽偽名寧其
正名以事天地神祇播告國中偽名以事中國以
示不臣雖以黎裡顛沛之餘尚偽名以相欺誑是
百餘年間其心未嘗一日肯臣中國也其可赦也
乎哉是故登庸父子在黎氏雖有篡國之罪在中
國則有討賊之功忘其功而錄其罪是晉獵師以
哭虎也何以服其心哉曰然則莫氏可恕乎曰不
可登庸父子僭號改元又僭擬中國官名尤而效
之益又甚焉聲罪致討以長纓繫其父子之頸獻
闕下可也曰莫氏悔罪去帝號改官名率吏民待
於境上而聽斷於中國則將若之何曰逆而討服
而舍哲士之典也
嘉靖庚子夏六月既望宜山李文鳳序

越嶠書目錄									
卷之一	總敘	沿革	山川	邊境	服使				
卷之二	物產	古蹟	風俗						
卷之三	書詔制勅								
卷之四	編年唐虞至隋								
卷之五	編年唐至宋								
編年元									
卷之六	編年國朝洪武至嘉靖庚子								
卷之七	立國始末								
卷之八	制度								
卷之九	書疏								
卷之十	書疏移文								

卷之十一	書疏移文
卷之十二	書疏移文
卷之十三	書疏移文
卷之十四	書疏移文
卷之十五	書表
卷之十六	表箋
卷之十七	雜文
卷之十八	詩
卷之十九	國朝詩
卷之二十	安南詩

越嶠書卷之一

總叙

古交州在九服之內顓頊時北至幽陵南至交趾堯命羲和宅南交舜命禹南極交趾是後淪於蠻夷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來貢曰天无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圣人乎蓋往朝之周公作越裳氏琴操云於戲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越裳即九真在交趾南應邵漢官儀曰始開朔方遂昉於南爲子基趾今作址非泰以交趾隸象郡秦亂南海尉趙陀擊併之自立爲王都番禺在蒼梧東北後徙都南海後屬路越漢高帝遣陸賈立陀爲粵王高后禁粵關市鐵器陀乃僭號爲帝黃屋左纛後之盜據交趾者悉以陀爲稱首復發兵攻長沙文帝遣使讓之陀恐去帝號願爲藩臣奉貢職然竊帝其國中如故景帝建元三年陀卒子孫傳立四世九十餘年孝武遣終軍往諭南越王與八朝王欲行其相呂嘉諫止王王不聽嘉遂反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而立王異母兄建德元鼎五年遣衛尉路博德等帥師拾萬討之六年攻敗粵斬其王建德併丞相嘉懸其頭於北關

下定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皆置郡守元帝初元元年罷珠崖儋耳交趾等七郡初賈捐之奏云珠崖儋耳在海中洲恃險數叛以至用兵無用之地棄何足惜遂詔罷之顏師古云七郡皆屬交趾蓋漢制以州領郡置交州刺史總之先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徵二反十九年馬援率兵誅之立銅柱爲漢界漢獻帝建安十五年移治南海王範云刺史治在交州漢末移南海孫權初受魏九錫之命亦以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因有交趾太守孫翊貪暴郡吏呂興殺請九真日南

平陸書庫

俱叛降晉孫權以交趾遠方分交州置廣州徙交州治龍編孫皓建衡元年遣將薛詡陶璜復取交趾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吳吳亡歸晉迨宋齊梁陳隋唐並因之或改九真爲愛州日南爲驩州皆設刺史或置交州總管安南都督護統之唐始分嶺爲東西道各置節度置桂管邕容安南五管隸焉西道置安南都護兼本管經畧招討使張伯儀兼安南羅城未就元和三年都護張卅增築之林思云城週迴二千步力役二十五萬宣宗文宗時都護阮旣雪視其民乃結南詔蠻反攻安南累歲兵戈不息誌

宗咸通三年南詔蠻攻陷羅城經畧使蔡襲元之遂命高駢爲都護以兵克復斬蠻帥段首邊等三萬餘級加脩羅城以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至五代間交安土豪曲黠楊廷藝矯公羨等相以力篡奪藝改將吳權乃殺公羨自傳數世至吳昌文卒其下吳坪爭立有丁部領者殺吳坪領交趾事自稱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宋初璉遣貢太祖封部領爲交趾郡王詔璉爲節度安南都護後璉與父俱歿弟璿立大校黎桓廢而篡之僞作璿上表令桓代之宋太祖封桓爲王傳三世共三十年爲李公蘊所奪真

平陸書庫

宗封公蘊爲交趾郡王又累封爲南越王死子德政嗣德政死子日尊嗣日尊自帝其國僭號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自是以後其子孫及陳黎莫氏皆踵其故事僭帝號焉孝宗興隆三年李天祚入貢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國名自此始李氏八傳無子女昭聖主國事紹定庚寅昭聖遜位于夫陳日煚宋封安南國王癸丑元世祖既平雲南丁巳冬命元良合解統帥經安南邊邑取廣西道會兵攻宋與戰不勝遂納款臣附遣陪臣上表歲奉貢職

中統辛酉世祖封陳光昌為安南王至元丁丑
光昌死世子陳日烜不請命自立世祖遣禮部
尚書柴椿召入覲以疾不朝明年再召以疾辭
止令其叔父陳遣愛代覲世祖怒其稱疾遂立
遣愛為王辛巳授柴椿安南行宣慰使都元帥
以兵千人送遣愛就國至永平界安南弗納遣
愛懼夜先逃歸遣陪臣迎柴椿入國諭旨而還
至元壬午右丞唆都等統兵收附占城遣使假
道進兵令助軍給糧日烜不聽至元甲申冬世
祖議征之命鎮南王脫歡平章阿里海牙進兵
臨境日烜拒敵潰走其弟益稷歸順入見世祖

平章書庫



乃封益稷為安南國王封近親陳秀峻為輔義
公同附官吏授爵有差至元丁亥世祖命鎮南
王暨平章粵魯亦統師平定其國師至日烜戰
敗逃匿海島間明年春鎮南王班師至元癸巳
世祖復命大王益吉烈解平章劉金授都護等
屯兵俟甲午秋進討是歲世祖崩成宗立詔罷
兵遣禮部侍郎李衍郎中蕭泰登使其國赦日
烜罪并放其來使陶子奇等還國諭旨時日烜
先歿數年子日燝率諸臣僚迎拜遣陪臣上表
謝願為藩臣奉貢職成宗許之復封為安南王
傳十二世入我

國朝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篡僭稱皇帝國號
大虞改元紹聖易其子名為胡奩稱為陳氏之
甥求主國事

太宗不逆其詐許之已而陳氏孫名添平昔者赴
京訴之

太宗遣使讓之季犛偽請迎歸至其境遂伏兵併
使者殺之

太宗大怒遂命朱能為大將張輔副之親禡於龍
江遣討之朱能卒於軍命張輔代領其眾入其
國擒季犛父子械送京師遂定其地為交趾布
政司建置府衛而以黃福董其政已而其地數

平章書庫



反張輔累討平之最後黎利偽稱陳氏孫昌潛
至自老撾請復立為陳氏後

宣宗命王通柳升累帥兵討之稍失利因其再請
遂封昌為安南王使者至云已死矣因令利權
國事利遂僭號改元順天死子龍嗣

英宗初立乃封龍為安南王賜金印十二傳共九
十九年而為其臣莫登庸所奪登庸僭號改元
明德在位六年傳其子方瀛僭號改元大正登
庸退居古齊海陽之地自稱太上皇控扼海東
之師蓋欲為三窟也越蒙日南金羅城清池又
安即其故地

州郡沿革

漢以前其郡縣未詳武帝滅粵以其地爲九郡
安南居其三交趾日南九真是也魏晉以後建
置不一唐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爲安南都護
府後遂因之大抵規制樸陋埤堦茅屋非人所
居李公蘊後漸倣中國開設郡縣然其地止當
中國之一省或十餘村爲府數村爲州一二村
爲縣官衙簡甚中國人初至其地每竊笑之今
考黎李陳三姓所轄路府州縣沿革併存其聚
于左

宋寧宗時直閣張洽撰安南志內所載郡縣

〇平屋書屋

〇

安南路	安乎	太平	交趾
未薦	龍編	平道	武平
峰州	嘉平	新昌	奉化
嵩山	洙緣		
瀼州	瀼江	波零	鵠山
弘遠			
巖州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農			
田州	都救	惠桂	武龍
橫山	如賴		
愛州	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

軍寧

長林

驩州

九德

浦陽

越蒙

懷驩

陸州

烏當

筆清

寧海

福祿州

柔遠

唐林

福祿

長州

文陽

銅蔡

長山

奇常

湯州

湯泉

綠水

羅韶

演州

忠義

龍池

林州

金龍

海界

景州

北景

朱吾

由文

〇平屋書屋

〇

山州	龍池	盆池	
古州	樂古	樂興	古書
籠州	武勒	武禮	羅龍
扶南	籠額	武觀	武江
環江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思	武石	歌良
都家			
武義州	武義	武勞	武緣
江山			
粵州	龍水	崖山	東璽
天河			

平翠州	容山	永義	福陽
古符	德化	歸象	
武安州	武安		
郎茫州	郎茫	古勇	
羅武州	龍丘	福武	
陳氏有國建置路府州縣 古附			
大路城路	其古交阻漢仍之唐置安布都護府		
	舟高駘繼增所之真宗時李公蘊		
	於此建國陳繼李以其屬邑增置		
龍興府	舊多因鄉陳祖微時夜過溪橋既渡		
	龍興安天		
	其水曰龍興漢改		
天長府	其舊多塞鄉陳祖所生地及其有國建		
	行官於此歲一至示不忘本更名		
長安府	本香氣襲人憲船水統城岸遷花也		
歸化江路	接西南界		
宣化江路	接持麻道		
陀江路	接全舊界		
諒州江路	接左右兩界		
南柵江路			
北江路	在羅城東岸瀘江分通		
如月江路	于海江有十橋皆從麗		


大黃江路	
快路	
烘路	州皆接廣西雲南界維名州縣其實洞也
國威州	在羅城南
仙州	古龍編
思農州	一云楊舍
萬崖	一云明黃
七源州	文周一云門州
太原	一云黃源
渭龍州	一云乙舍
羅順	一云來臣
古州	名更革少存
峯州	吳曰新昌
蘇勿	蘇茂
峨州	長州
縣	唐州芳林
武寧縣	萬載
丘溫	新立
恍縣	紙縣
歷縣	開橋
追延	古勇


供縣	窟縣	上坡	古縣名	龍編	朱鷲	羸接	廉冷	勾漏	崇平	古都	清化	梁江	采舍江	支明甲	典史甲	古縣名	都龐	元功	又安府路	幼津江	唐家社	濱州路
				西漢交州刺史治所	漢縣唐改高州置高陵定縣	上連下婁勾曲漢交州刺史置	漢交州刺史治	葛洪為令	唐安平		古府路 <small>西漢九真郡唐愛州其屬邑今日江日陽日甲日社</small>	波籠江	安邏場	古弘甲	結悅甲		顧師古音都龐	漢九真都	西漢日南郡隋唐為驪州	明道江	張舍社	本日有屬縣曰扶演安仁唐改濱州
	餘不載						曲易音陽	安順	海平	安定		茶江	文場	古戰甲			居風	越蒙		偁江	餘不載	
												貢江	古藤甲	緣甲			側餘	一云九德		南路社		

巨賴江	池表江	孝江	多壁場
巨藍社	高家社	班剝社	餘不載
布政府路	<small>不西漢日南郡象林縣唐末邑人殺今自立國曰林邑唐元和初復</small>		
閩黎江	<small>隸安南府今名布政地山林重復柳子厚詩林邑東回山似戟接占城界</small>		
國朝永樂間安南阮平開置交趾布政司并改			
置所轄府州縣			
交州府	領五州一十二縣		
慈廉州	福安州	咸蠻州	利仁州
三帶州	東開縣	慈廉縣	石室縣
英苗縣	清潭縣	清咸縣	應樂縣
平陸縣	利仁縣	安朗縣	安樂縣
扶寧縣	立石縣		
北江府	領三州七縣		
嘉林州	武寧州	北江州	嘉林縣
超類縣	細江縣	善才縣	東岸縣
慈山縣	善誓縣		
諒江府	二州十縣		
諒江州	上洪州	清遠縣	那岸縣
平河縣	鳳山縣	陸那縣	安寧縣
保祿縣	古隴縣	唐安縣	多錦縣
諒山府	領七州五縣		

上文州	下文州	七源州	萬涯州
廣源州	上思州	丁思州	丘温縣
鎮夷縣	淵縣	丹巴縣	脫縣
新安府	領四州十三縣		
東潮州	靖安州	南策州	下洪州
至靈縣	峽山縣	古費縣	安老縣
水棠縣	支封縣	新安縣	安和縣
同利縣	萬承縣	雲屯縣	西岐縣
清沔縣			
建昌府	領一州六縣		
快州	建昌縣	布縣	真利縣
東結縣	芙蓉縣	未涸縣	
鎮蠻府	領四縣		
廷河縣	太平縣	古蘭縣	多翼縣
奉化府	領四縣		
美祿縣	西真縣	膠水縣	順為縣
建平府	領一州六縣		
長安州	懿安縣	大懿縣	安本縣
望羸縣	安寧縣	黎平縣	
三江府	領三州五縣		
洮江州	宣江州	沱江州	麻溪縣
夏葉縣	清波縣	西蘭縣	古農縣

宣江府	領九縣		
曠縣	富道縣	文安縣	平原縣
底江縣	收物縣	大蠻縣	楊縣
乙縣			
太原府	領十一縣		
富良縣	思農縣	武禮縣	洞喜縣
永道縣	宣化縣	弄石縣	大慈縣
安定縣	感化縣	太原縣	
清化府	領四州十一縣		
九真州	愛州	清化州	葵州
安定縣	永寧縣	古藤縣	梁江縣
東山縣	古雷縣	農貢縣	宋江縣
俄樂縣	磊江縣	安樂縣	
乂安府	領四州十二縣		
驩州	南靖州	茶籠州	王麻州
衙儀縣	友羅縣	丕祿縣	上油縣
偈江縣	真福縣	古社縣	土黃縣
東岸縣	石塘縣	奇羅縣	盤石縣
河華縣			
新平府	領二州三縣		
政平州	南靈州	衙儀縣	福康縣
左平縣			

順化府 領二州十一縣			
順州	化州	利調縣	石蘭縣
巴間縣	安仁縣	茶陽縣	利蓬縣
乍令縣	思容縣	蒲台縣	蒲浪縣
士榮縣			
升華府 領四州十三縣			
升州	華州	思州	義州
黎江縣	都和縣	安蒲縣	萬安縣
具熙縣	禮梯縣	特羊縣	白鳥縣
義純縣	鵝孟縣	溪錦縣	
廣威州 領二縣			
 平崖書屋			
麻籠縣	美良縣		
嘉興州 領三縣			
籠縣	蒙縣	四忙縣	
歸化州 領四縣			
安立縣	文盤縣	文振縣	水尾縣
宣化州 領三縣			
赤土縣	車來縣	現縣	
濱州 領三縣			
瓊林縣	茶清縣	芙蓉縣	
黎利僭據安南分其國爲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做中國都布按三司也			

并改置府州縣		
清華承布政	治	紹天府領四府
山南承布政	治	交州府領十一府
乂安承布政	治	乂安府領八府
山西承布政	治	三帶府領六府
京北承布政	治	河北府領四府
海陽承布政	治	海陽府領四府
太原承布政	治	太原府領三府
興化承布政	治	興化府領三府
順化承布政	治	順化府領三府
廣南承布政	治	廣南府領三府
		
安邦承布政	治	海東府
諒山承政司	治	長慶府
明光承政司	治	宣光府
夷人欲示其土地之廣強分析爲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舊縣升爲府如慈山蒞仁之類或一承政只管一府如安邦諒山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割裂猥多不能盡紀		
僞東都即古龍編城在富良江之南漢置交趾郡唐置都護府其外大羅城唐所築也宋以來李氏陳氏黎氏皆居之其西都		

即清華府古九真之地

府

奉天府 東都

紹天府 西都

應天府

海東府 海陽府 荊門府

平昌府

新興府 天長府 下洪府

南篆府

長慶府 順安府 交州府

上洪府

蒞仁府 河中府 義興府

常信府

慈山府 北河府 高平府

太原府 舊同

通化府 歸順府 鎮安府

三帶府

國威府 興化府 廣威府

天閑府

長安府 濱州府 靖寧府

新平府 舊同

德光府 清都府 肇平府

又安府 舊同

奇華府 思義府 廣南府

順化府 舊同

茶麟府 玉麻府 葵州府

昇華府 舊同

鎮寧府 美都府 沈江府

臨洮府

歸化府 端雄府 宣光府

安西府

州

永安州

雲屯州 忠州 江州

上思州 舊同

憑祥州 文淵州 祥平州

上石西州

思陵州 新安州 萬寧州

下石西州

安博州 溫州 脫朗州

文蘭州

武崖州 龍州 安平州

廣源州 舊同

下朗州 上朗州 石林州

七源州 舊同

大蠻州 平元州 北通州

上下凍州

六安州 牧物州 文盤州

水尾州

照晉州 萬陵州 偷州

諫州

合肥州 萊州 黃巖州

華州 舊同

綏草州 木州 梅州

順州 舊同

鎮州 良岐州

縣

枝封縣 舊同

瑞英縣 西開縣 安陽縣

安老縣 舊同

順山縣 金城縣 新明縣

水棠縣 舊同

神溪縣 延河縣 清蘭縣

膠水縣 舊同

御天縣 南昌縣 陸岸縣

美祿縣 舊同

東潮縣 四岐縣 水縣

至靈縣 舊同

清沔縣 長縣 安勇縣

保祿縣 舊同

安越縣 武寧縣 安世縣

古隴縣 舊同

司農縣 良才縣 清縣

唐安縣 舊同

錦雲縣 茄福縣 官蒙縣

上元縣

青廉縣 真定縣 淳佑縣

仙遊縣

新福縣 廣德縣 宋昌縣

東岸縣 舊同

寧山縣 福祿縣 行鳳縣

嘉林縣 舊同

章德縣 山明縣 富源縣

慈廉縣	舊同	全縣	福安縣	干陸縣
清威縣	舊同	樂土縣	嘉遠縣	寧化縣
美良縣	舊同	奉化縣	摩義縣	廣平縣
安定縣	舊同	端水縣	東山縣	端源縣
清波縣	舊同	壽春縣	嶺山縣	玉山縣
弘化縣		雷陽縣	山園縣	清源縣
不板縣		灑水縣	三農縣	鎮安縣
夏華縣	舊同	白鶴縣	洽和縣	晉安縣
安樂縣	舊同	平泉縣	山陽縣	定化縣
安朗縣	舊同	大慈縣	文郎縣	保樂縣
立石縣	舊同	東蘭縣	福安縣	沃寧縣
底江縣	舊同	花溪縣	山元縣	安立縣
感化縣	舊同	文鎮縣	維新縣	洞喜縣
西蘭縣	舊同	宜陽縣	鳳眼縣	超類縣
入交路道				
入交有三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廣				
東水軍伏波以來皆由之廣西路宋始開雲南				
路元及我				
朝始開廣西之道亦分為三其從憑祥州入者由				
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曼驛復經脫				
朗州北一日至諒山衛又一日至溫州之止陰				
徑半日至鬼門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麗村				

經二小江一日至保祿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	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	入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辨強隘一日至	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南	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李聲壇之以拒王	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	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險惡又一日至	鳳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	江一道入諒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	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	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文蘭州平茄社	又分為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經古龍縣北	山徑出鬼門關下四十里渡昌江上源經古龍	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半日	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	岸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	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	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	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	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	州雲南亦有二路其一道由蒙自縣經蓮花灘	入交之石瀧關下程瀾峒循兆江源古岸四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
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
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宣光江南
為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園縣又
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
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
一道自河陽臨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又
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光府又二日至端
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畝側難
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乎夷乃大路也若
廣東海道自廣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
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海沿岸以行則烏雷山
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
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
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
熱社有召堤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
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
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
經安陽縣至荊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
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齊又取
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
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

明二縣至四岐邐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
多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
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
畧也

山川

佛跡山

在交州府石上有巨人跡下
有池景物清麗為一方勝蹟

勾漏山

在石室縣有潛水牛上漏縣在其下
復入水還

東究山

在北江府嘉林州一名東
泉唐刺史高駢建塔其上

仙遊山

在北江府武寧縣一名爛柯相傳有
樵夫觀二仙奕棋於此不覺斧柯已
其後石覆且裂

金牛山

在武寧縣相傳唐刺史高駢真欲擊其
上見金牛奔出遂止漢書九真郡居

崑山

在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崗山
有嶽王廟白雲庵林岫之勝廣三

丘疇山

在江府丹巴縣上有石門廣三
丈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援所擊

安子山

在江府東潮縣上為安山或名象
山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援所擊

雲屯山

在新安府雲心縣大海中西山對
峙一水相通舊通商船多聚于此

大圓山

在新安府雲心縣大海中西山對
峙一水相通舊通商船多聚于此

鳳翼山

在江府夏華縣
人歲時登覽于此

三島山	在縣三峯突起
芑山	在太原府吳石縣下有
隴山	在太原府中村縣四
戲馬山	在清化府江寧縣一名遊英巍然特
安護山	在清化府東山縣出美石塔為碑視
大琴山	主在又安府奇羅縣東海邊相傳陳氏
橫山	在又安府清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
傘圓山	在嘉興州硯如傘
艾山	在嘉興州家縣有仙臨艾每春開花環立後
武寧山	趙俗傳王墳
普賴山	木至元儲糧于此兵築
萬劫山	橋前控大江後山萬重茂林脩竹小
傑峙山	石入山徑路花賓儉然世外境
前山	有樂王常置子若其俱勝絕
地觀山	其尤峻有古松俗傳龍蟠此
天養山	族秀且嶮潮中以始建行宮於此
武林洞	陳日桓素位隱其中號曰竹林
神授山	潮城清化二郡界南山也連岸海
李日尊神	子山尊神攻遼占濟軍還即立祀此後諸渡

龍岱岩	清山皆隸 閣一宇清江橫前紅荷繞後內事數外懸
文場山	居洞中俗名有端端岩
下山	在海濱昔有立化者
東山	望臨水天一色真佳景也元黎前父遠為速
驅離山	思惟居士常隱其中
立石山	依多雜菓人至任歸路之
陀伎山	愛有地云國遠在海濱出墨石基子包可
香象山	名香屏象產
崇山	崇山登唐沈倫期流驪州促從山向越雲詩朝
分山	國一云裂山安南占城以山為兩
金牛山	有金夜光赤如紫
都隆嶺	林邑有劉王所敗
海交社	交州等府東南與貫胸連四氣分寒少三先置

龍溪	澤號夜	龍溪在鎮望府延河縣昔陳氏夜遇此江及渡忽見一橋跨江既渡回顧不見及名有國改溪
天威汪		唐高駟以交州至邑州海多惜石漕運不通遂鑿間五通有三日石汪或傳漢馬援所不能治既而袁碑其石亦得通因名天威汪
東津渡		來阻於風濤永樂初張輔沐晟始置浮橋橋一易
大惡江	大安云	水深多
婆呂淵		水極深
慈廉水		九域圖慈廉水在交趾者李乾德君水邊見第十人並慈孝周得名焉
越裳苑		扶南記山溪潮中日遠
九得苑		補一苑云
邊境服役		
占城國	頭一馬	立國於海濱中國商舟泛海往來謂藩者皆聚於北以積薪水為南方第
占臘		王琴蒲加道覽隸淮
稔婆羅		
獠子	大者貴	獠子者蠻子與名也服役於交趾又有別題鑿齒者種類頗多周載有頭形獠子赤裸獠子鼻飲獠子皆居岩窟或帶葉似蘆酒好戰敵多奪弩擊銅鼓以為貴
測景		
宋文帝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		

物產

田土
任延云田種白穀五月作十月登赤穀
十二月作四月登所謂國稅兩熟之稻
鄉育八蠶之綿麻粟
地獲種山平處無之

蠶桑則大小二種桑孟春培之枝葉繁茂自

養蠶收絲事織三月至八月皆

珊瑚有黑赤二種在海直而軟見日曲而堅漢初趙佗獻珊瑚名火樹

玳瑁足狀有六後兩足無爪

鹽安南海取鹽其白如雪

黃白金太原諫州人安府出陳氏有令富良廣原等採金戶若具彼

他納金不輸之則買

明珠靖安云屯中出蚌生東海監採官禱其

珠多孟嘗守合浦先時太守多貪穢

前辭求民利病去珠復還民稱爲神

君侯方侶古人情
昭中蚌蛤珠常滿

滿澤魚龍睡不驚唐貞觀四年林邑

珠獻大

蘇合油
可樹為藥膏

胡椒
春蔓花生
秋似實山
暑

羚羊角高石堅能碎金剛石

丹砂晉葛洪欲煉丹求爲勾漏令杜

香古載日南有千畝林產名香南越志交趾

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者爲

雞骨一名水麗者爲美
樹如苦練大而直葉類芋

金頂一云甘麻

金顏俗燒碑

掛香量佳

香附子海岸

峯真香久年

附身者
蜜

金州

蜜紫草色赤而黃似松枝交州志作柴

本草云二物俱去五臟邪氣止痛破血

瘡愈全

訶黎勒肉中相着味無毒主冷氣腹脹滿

常山黃二力程白俗力名

蒲黃
乾刀傷則以愈末

阿魏

風薑
右切
止片
頭貼
痛額
左

茶古載出謀爲州

意以馬援征交趾載歸北伐五溪遺種坡詩

--	--

人端
吳汝躬
死屈伸
愈雄窮
神維達
無常正
言忠生
我意爲
同

冲

德在民扶
皆董歸之
昔境內亂
遂領眾平
忽見一己
而有騰威

1

民空乃立祠祀之王

古

春驟雨山之巨水有石類佛民以爲

1

神驗即雕木爲佛遇旱祈
雨輒應故曰法雲法雨

服

塔梵下三層昔李日尊號天齊禹壽塔洞者今

—

頂日物利天爲雷擊去莫知墮

九

昔季乾德構台於水晶池上得成雷

1

學之再冊再擊復雷勢發王以終中
頭佩劍登台焚香呪曰天不誘其裡

秀好學男耕稼女蠶績一歲再稻八蠶遠人漂

至其國數相存問率以爲常然其地褊小其俗

矜誇陵犯弑君賊主篡奪之轍相尋爲帝爲王

爲公爲侯
犇然奮臂抗衡
天朝王侯以下跣

足二輿夫舁以笈過市不以爲耻夷風猶存焉

餘皆愚詐與蠻獠同蔑禮義喜擴悍富者稱雄

爭奪兼併後屬貧弱日事俘掠斷髮文身黑齒

方領侏離輕既暑即浴于江故善水黎植鼻登

庸既貴尚跣足裸體入水捕魚平居不冠席坐

盤雙足謁尊者跪膝三拜待客婚姻俱以擯擲

爲澧耆鹹酸多羸弱五十歲免役國王元日前

○平康書屋

二日王乘輿從官章服導前禮帝釋殿除日王

坐端拱門臣僚行禮畢觀伶人呈百戲晚如洞

仁宮謁先是夕僧道入內驅撲民間門首鳴爆

竹杯盤祀祖貧家男女無媒妁禮者則自相配

正旦五更王坐永壽殿宗子近侍官先賀次入

宮拜祖凌展坐殿上
嬪妃列坐內官錯立
殿樂

奏令大寔宗子臣寮分班拜賀酒三進賜宗子

登殿時宴內宮寮坐兩旁小後卜宮寮坐西廡

登展作宴內官集竺西何山展夕下何竺西展

飲燕脯肝和出匠者民廟前耕畝仙台西層上

看宗子內侍官拋接繡團毬接而不落者為勝
 團毬以錦製之如小兒孝綴綵帛帶二十條五
 日閑暇宴罷縱吏民參禮寺觀遊賞名園元賞
 立燈樹于廣庭名廣照燈萬點交輝光徹上下
 僧繞諷經群僚羅拜謂之朝燈二月起春台伶
 人粧十二神歌舞其上王觀衆闢于庭觀勇夫
 與兒需搏勝者賞之公侯馬上擊毬吏士搏奕
 樗蒲蹴鞠角闢山呼侯等戲寒食以捲餅相饋
 四月四日宗子內侍官會山神廟誓無興志八
 日沉檀水浴佛精團餅供獻端陽節江中構閣
 王坐觀競渡中元結盂蘭盆會趨薦亡者廣費
 無惜中秋重九貴族賞之良月朔具饌祭先曰
 薦新縱臣僚視田收稻捕獵為樂臘月祀祖如
 上家禮立春命其宗長鞭土牛畢臣僚簪花入
 內宴會婚娶禮者陳氏女自配其國族蓋德得
 國於昭聖也士族春月媒氏請女家通問既成
 財物以百至千庶民以至百為數好禮家不論
 多寡海濱之女正月至于三月咸連袂歌於野
 少年男子率衆往和之悅則相從亦有因成妃
 匹者喪制宮室器用與中國畧同樂有飯古波
 本占城體圓長研器飯粘鼓面中拍之清亮合
 筚篥小管小鉦大鼓名為大樂惟國主用之宗

室貴官非祭醮不得用琴箏琵琶七絃雙絃立
 笛簫類名小樂貴賤通用曲有南天樂玉樓春
 踏青遊夢遊仙更漏長不能彈紀或用土語為
 詩賦樂譜使於歌吟歡樂愁怨一寓其情

趙嶠書卷之一

越嶠書卷之二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詔制勅

漢

文帝賜越王趙陀書曰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若
心勞意厭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
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
臣孝惠帝即世高后臨朝不幸有疾諸呂為變
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
不得不立今即位廼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

平屋書屋

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
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害不止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得一
亡十朕不忍偽也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
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
號之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通其道是爭
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以王分棄前過終
今以來通使如故

宋

宋太祖開寶八年制封交帥丁部領曰部領生

為吐之邦勵拱辰之節世為右族能保遐方志
慕華風常思內附九州混一岳嶺廓清遂達梯
航乃輸琛貢具嘉令子稱藩之意錫乃公列土
之封秩以維師疇之井賦用褒耆德貲限彝章
服我興恩介爾遐壽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八月征交趾詔曰國家聲
教所覃威靈咸暨故乃為吐之境未歸輿地之
圖矧茲一方近接五嶺唐末罹亂區內剖分遂
為僭偽之邦思成聲警之俗及番島底定正朔
始頒雖稽首以稱藩頗繕兵而自固事大之禮
當如是乎弔民之行蓋不得已宜躬行於天討

平屋書屋

用丕變於蠻貊宜以孫全興等率師進討時黎桓
聚丁內
雍熙三年十月制封黎桓曰王者懲建皇極寵
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勝會同之禮昨土方面
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為吐之隅克脩翠羽之
貢或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
勞之典權知制三司留後黎桓資兼義勇性稟
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克謹藩臣之節屬者丁璿
方在童幼怠於撫綏爾乃肺腑之親專掌師旅
之事號令自出威愛兼行丁氏自解三使之權
以循眾人之欲遠輸誠悃來領節旄士變強明
化越俗以咸乂尉陀恭順謹詔汝以無違宜以

元戎之稱並列通侯之寶控撫夷落對揚天休
可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諸
軍事

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諭交趾詔曰春惟安南
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涵容厥愆遂至
今日而乃攻犯城邑傷殺吏民干國之紀刑茲
無赦奉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禹充安南道
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充副使
燕達充馬步副使都總管須時與師水陸並進
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之悔亡咸依敵愾
之氣然主師所至弗遘克奔咨爾庶民久淪塗

○平定書庫

○

炭如能論主內附率眾自歸執虜獻功援自効
順爵賞祿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
乾幼雅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
虛爾聽母戚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之具
宣恩旨暴政橫賦即為蠲除冀我一方永為樂

土德時李乾
入冠

神宗加李日尊恩制曰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
祇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
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
順化翊戴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同
中書平章李日尊材懷德善世濟忠勤莫茲南

邦居有扞城之効衛我中國使無疆場之虞賜
之大將之旄服之真王之爵往踐厥位欣戴於
龍章獻來其琛用協我於熙事陪登采邑褒進
文階載加食邑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戲人之
所助惟怙冒於王靈國以永存顧循守於侯度
率時新命保爾舊邦

寧宗賜李龍翰開禧二年曆日勅書曰勅安南
國王李龍翰鳳曆載新預謹人時之授龍編雖
遠有嘉侯度之循績維懋於守藩禮允嚴於頒
朔既廣暨南之聲教宜堅拱北之忠誠率爾海
邦共我德意

○平定書庫

○

理宗制封安南陳日嬰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
山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
順比之世襲其藩宣奄錫履之舊疆出敬綸之
新渥安南陳日嬰挺資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
家終始安民而和眾是父是子後先作室以肯
堂過庭雖命以維恭馳驛尚勤於奉稟際天所
覆嚮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効貢忘梯航之
遠載加謹恪愛示寵褒爵超五等之榮秩視三
公之貴節旄長安於本色錫肩珣戈名號元勳
之舊功高冠長劔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
翰之心庸視君親之德於戲眾星拱北仰瞻象

緯之書百川流東孰謂鯨波之隔欽奉恩遇永
底予懷可持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持
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
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特賜効忠順化功臣仍
賜緋衣金帶等至日施行

度宗賜安南陳威晃詔曰朕丕亨庶邦惠綏南
服放海而準舉同錫類之仁貢土之宜不替朝
宗之義脩其職貢申以文辭閱十歲而苻來歷
重波而靡憚式昭忠順良用歡嘉乃若篤愛親
門爲求殊禮子嚴父詔稟稟訓之有聞君前臣
後在常經之素定天所秩者誰以易之漢文帝

○平屋書庫

○

之勞陀匪由所請我藝祖之待倣特示優崇矧
是廣恩用之專屬比轉詢於群議雅有合於舊
章匪朕敢私茲事始制庸錫執致之品仍加實
幣之將推篤近舉遠之心朕不忘於謹德昭以
孝福忠之旨爾亦懋於奉休今錫卿銀伍百兩
細色物帛一百匹至可領也故茲詔示

元

元中統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世祖諭安南國陳
光昌詔曰我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德未脩朕繼
奉丕緒鼎新華故務綏萬邦遂以庚申歲達元
爲中統元年誕敷詔敕次第頒行其不泄通不

○平屋書庫

○

忘遠誠之所在事有未遑也適大理守臣安撫
職聶陌丁馳驛表文爾邦嚮風慕義之誠及念
嚮在先朝已歸款臣附遠貢方物故頒詔旨遣
禮部郎中孟甲充安南諭使禮部員外郎李文
俊充副使諭本國官寮丁庶凡衣冠典禮風俗
有事一依本國舊例不須更改況萬麗國比遠
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除戒云南等處違
將不得擅興兵甲侵掠疆場抗亂人民卿國官
僚士民各宜安治如故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四年七月諭安南詔曰太祖皇帝聖制凡
有歸附之國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
役輸納稅賦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以數事以
表來附之深誠也卿今來貢不踰三年之期其
誠足知故告以我祖宗之法亦以誠諭也且君
長來朝子弟入質籍民定賦出軍相助古亦有
之豈今日創爲之哉卿能備行數事朕復何言
彼卒未能朕亦不責卿行而全之也畧舉出軍
占臘山獠之患彼二寇如能皈向復有何事交
兵之道孰以爲易倘不用命必當討伐况雲南
之駐兵於彼汝即助軍以成其功又當來奏嘗
有一家之言今聞稱刺丁在彼中多有回鶻禁

約不使交談果如所言一家之禮豈有如是耶
君臣之義實同父子豈有臣子而背其君父者
耶朕若不言是又不以誠卿待也當熟思以全
終始之好

至元四年賜安南國王詔曰朕即位以來薄海
內外親如一家夫任土作貢古今常制三年一
貢今已旅庭事大以信禮也元遣達魯花赤韓
刺丁卿等相安其政所詣宜先余臣在邊騷擾
已別戒勅卿其知之今回賜禮物具諸別幅至
可領也

至元十二年詔曰祖宗定制凡內外歸附之國

○平崖書屋

君長親朝子弟納質籍戶口輸稅賦調民助兵
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此六事往年已諭卿矣
歸附踰十五年未嘗躬自來覲數事竟未舉行
雖云三年一貢所貢之物皆無補於用謂卿久
當自悟遂畧而不問何爲迄今猶未知省故復
遣合撒兒海牙往爾之國諭卿來朝倘有他故
必不果來可令子弟入朝此外本國戶口若有
未定籍輸賦調兵何由斟酌苟爾民實少或多
取之力將不及今籍爾戶口蓋欲量其多寡以
定兵賦之數其所調兵亦以今遠適他所正從
雲南戍兵相與協力故茲詔示

至元十五年八月詔諭安南世子陳日烜曰曩
者爾國內附之初凡有所請皆賜允從意謂事
大之禮久當自知能舉而行也歷年滋遠禮意
浸薄故於至元十二年復降詔旨責以親朝助
兵等事頃黎克復等至省所上表親涉誕妄有
謂爾國歸附在先且四方諸國先爾來降者衆
矣在爾後者惟亡宋偏師一出舉國悉平計爾
亦已聞知所言非妄而何又謂占城等二國爲
患不能助兵且彼之與爾爲隣匪姑息今日至
謂地遠不充入覲黎克復等安能至哉二者之
妄亦已明矣昔爾與宋通好罔所素知及宋平

○平崖書屋

之後所以慕奉之禮著之載籍可覆視也天下
之事以至誠爲本今欺給若是將誰信之苟以
爾又衰老不任踐涉備去可也今爾年方強仕
八朝受命此正其時况彼境土接我邕欽莫憚
一來也爾或不安全固拒朕命則脩爾城隍繕
爾兵甲以待禍福轉移之機在此一舉宜審圖
之今遣禮部尚書柴椿等奉使

至元十八年諭安南宗族官吏詔曩安南國王
陳光昺生存之日嘗以祖宗收撫諸蠻舊例六
事諭以彼來嘗奉行既歿其子又不請命而自
立遣使遠召托故不至今又以爲辭故違朕命

止令其叔受遣愛入覲即欲與師致討緣爾內
附入貢有年矣其可效爾無知之人枉害眾命
爾既稱疾不朝今聽汝以醫藥自持故立汝之
叔父遺愛代汝為安南國王撫治爾眾境內官
吏士庶其各安王業毋自驚懼其或與汝百姓
輒有興圖大兵深入戕害性命無或怨懟實乃
與汝百姓之咎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諭安南國官吏百姓詔曰
曩以爾國陳日烜既稱臣服歲輸貢獻而不躬
親入朝因彼叔父陳遺愛來以安南事委之至
則以為戕害所遣達魯花赤不服帖木兒又却

平崖書屋

中

之弗納至於出師占城宜相餽餉而畧不供給
以致鎮南王脫懽行省阿里海牙進兵彼兵交
之際互有殺傷今因爾國近親陳益稷陳秀峻
慮宗國覆滅殃及無辜屢勤爾來庭終不見從
自援來歸朕憫其忠孝特封陳益稷為安南國
王陳秀峻為輔義公以奉祀祀申命鎮南王脫
懽平章政事與魯赤興兵平定其國前此罪戾
止於之身吏民無預詔書到日其各復歸田里
安生樂業故茲詔示

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諭安南世子陳日烜詔
曰朕君臨萬邦德威並用豈於爾名為向化實

未造朝累示徵書輒辭以疾及命爾叔假守彼
公然拒違敢行專殺至若阿里牙海占城之役
就爾假途伴之繕治津梁飛輓芻粟不惟失言
又復抗師此而不征王憲何在民殘國破實自
爾取今爾表稱伐罪似已知悔外據來人代奏
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懽撫軍而不
逐二也唆都根底魯遮當三也若蒙赦宥當遣
其子進美姬歲貢方物凡茲繆敬將焉用此若
果出誠惓惓何不來此面陳安有聞遣將則事通
迺見班師則聲言入貢以斯奉上情偽可知爾
試思與其嶺海偷生無慮兵禍曷若闕庭歸命

平崖書屋

中

羅被榮還二策之間孰得孰失爾今一念違悞
彼係一方存仁故遣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劉廷
直禮部侍郎李思衍兵部郎中奴同唐元解
合散寬吉利解等引前差來院全等二十四人
回國親諭朕意朕當悉宥前過復爾舊封或更
遲疑決難寬恕但脩爾城廓礮礮爾兵甲聽爾所
為俟吾此舉爾嘗臣事亡宋自揆氣力何如今
爾知機毋貽後悔爾知悉戾機忝為族類以禮
遣還彼乃有過謫戍之人辟言如此飾辭合將
烏馬兒唆都軍官等一同來彼中所宜事理朕
當區處完備津道回還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二十八年諭世子陳日烜詔曰祖宗立法凡諸國歸附親來朝者俾人民按堵如故抗拒不服者無不殄滅汝所具知故遣使召汝父來庭竟不聽命止令其叔父入覲以其來庭遂封其叔父遣不眼帖木兒同往汝父殺其叔逐我使我以致興師問罪汝之生靈殺戮實多在我軍旅無不損傷蓋鎮南王脫懽年幼水道進兵想聽從唆都烏馬兒落在汝手因是苟安至今汝能親赴闕庭其王爵符印朕所不惜土地人民庶永保之

至元二十九年諭安南詔曰王天眷命皇帝聖

○平崖書屋

旨諭安南國陳日煚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奏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使今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子在制及畏死遁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能有長入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諭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故茲詔示念宜知悉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皇帝諭安南國陳日煚詔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奉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恩霈所及無內外遠邇之間惟爾安南亦從寬貸已勅有司罷兵陪臣陶子奇即

與放還茲命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登齎詔往諭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仁宗詔諭安南世子陳日煚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威德所加柔遠能邇乃者先皇帝龍取上賓朕以王侯臣民之故於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即皇帝位遵踰年改元之制以至大五年為皇慶元年今遣太中大夫禮部尚書乃馬夕奉直郎兵部郎中杜興可齎詔往諭仍頒皇慶曆日一本卿其敬授人時益脩臣職毋替爾祖及事大之

○平崖書屋

誠以副朕不忘遠之意故茲詔示念宜知悉皇慶元年制加內附安南國陳益稷品秩曰委質來朝既去逆而効順以爵取貴宜崇德以報功詔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祿大夫遙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安南國王陳益稷知畏天以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几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叛而來以忠孝之誠而受知世皇恢天地之量而錫封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整旅執迷不悛爾守彌堅拯弱救焚侵我王師凡一再舉適館受釐卜居湖石幾三十年身歷

事於四朝志不忘於初節朕踐祚匪其來庭是用增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授職嗚呼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來遠爾益拱星辰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必可加金紫光祿大夫餘如故

延祐五年制加安南國王陳益稷品秩曰國家所重莫先忠孝之褒爵賞至公豈有遐邇之閒咨爾益稷歷事四朝服勤三紀誠知君父之大不顧兄弟之私嘉此前功蔚為舊德蓋委質以自効終秉節而不踰丈之以禮樂衣冠同進於中土加以詩書道義化及於南交是用秩一

○平屋書屋

○

品之隆儀視三司之峻嗚呼信順者臣之偉績益勵初忠懷柔者君之厚恩再班新命往膺恩命尚迪予懷可加儀同三司餘如故

至治元年八月英宗皇帝諭安南國世子陳日養詔曰惟我國家法天繼統奄有四方先皇帝仁涵義浹罔間遐邇臨御十年遠棄天下朕以世嫡之重宗戚大臣合辭推戴已於延祐八年為至治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教代表議大夫禮部郎中文矩齋詔往諭推朕德意保爾人民體昭代之同仁堅誠心於事大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泰定元年八月詔諭安南國世子陳日養曰我國家誕膺景命撫綏萬邦德音普加靡間夷夏乃者先朝奄棄君臣朕以裕宗嫡孫為宗戚大臣之推戴爰自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入奉天序於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為泰定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楊宗瑞齋詔往諭爾國授時曆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內附有年矣我國家遇卿甚厚比者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屢發兵相侵朕為之惻然於中不知卿何為至是豈信然耶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通務輯寧其人俾各得其所卿其體予至懷戒飭爾眾慎保爾國人民毋忽盡累世忠順之意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平屋書屋

○

國朝

洪武元年頒即位詔于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封安南國王詔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隆惟乃祖父肯守境於南陲傳之子孫常稱藩于中國克恭臣職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靈肅清華夏頃馳書而往報冀率土以咸寧卿能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法爾前人之訓以安遐壤之民睦茲勤意深可嘉尚是用遣使齎印仍封爾為安南國王於戲視廣同仁恩欽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葉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為藩輔

洪武二年封安南嗣王陳日隆詔曰朕恭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隆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隆已逝今世子日隆能繼先

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隆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詔曰朕本布衣目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開廣甲兵強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右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之事是非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也

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於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逃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國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

諭安南陳叔明詔曰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王日隆薨我國賜以璽書而立日隆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隆為盜所逼

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輒擇日燧親賢命而立之庶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毋悔

十一年安南陪臣阮士諤來貢方物辭歸上降手敕諭之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富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王陳日燧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母以虐為政儻有小愆當自省脩以釋責可回天意

○平定書

諭安南來使敕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陪臣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敕諭阮士諤歸朕恐待王之禮薄專命內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諤星奔日馳魚程先至及我內臣既達爾邦其士諤罔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戶之禮排筵席晏之間興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說歟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禮既非其於他者何且安南中國雖稱假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

之君雖統朕恩限山阻川實為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內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洪武十一年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觀況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入非有官故不令見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敕諭

○平定書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曰威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皆止吞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畢而歸威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疑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鰲背風生蛟蜃嗔氣而雲橫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懼乎是持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我朕以天道人事表裡而諭一如朕命古我故茲敕諭

上遣使至安南見其君臣譎詐歸奏其狀乃降敕命中書省曰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人情禮義其彼中動以侮詐為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者歲貢

將期爾中書達遣人至臨境正行人歸毋尚虛
禮令安南國王省己脩仁

陳叔明屢遣使入朝貢物甚豐上降勅諭之曰
爾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爲大貢之禮繫所貢
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備內
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復往勞苦致生嗟嘆爲
斯正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而情厚乃國王之
大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
用安得爲萬里神交者邪且王遐荒山川險阻
封疆之際密通中國之邊陲若欲互生情愛福
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侮若以常施以小

○平崖書屋

○

詐將非重輕則大體一失禍不拒而自至又非
無事而生事乎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
從事行移字興莫辨真偽阮士諤非人國王之
爲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書御
史臺朋黨相尚事覺已行誅畢固是王知故茲
敕諭

十二年冬十二月安南陳煒遣使來貢上以安
南怙強欲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乃遣使詔諭
煒兄前安南王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
相繼而滅亡者何盖由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
鑒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

之命是役豈不同周之故何其捨久長之富貴
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抄之朝露先賢不云乎
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
多故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暴富貴而若是耶
抑民有愆而致是耶固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
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耳
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
求則永爲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未可保
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構兵十年矣是非彼此
朕所不知其怨未銷其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如

○平崖書屋

○

聽朕命息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福
若否朕命而爲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
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
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有不爲也爾如鑒
春秋之失而毋蹈往轍其不美乎宜悉朕意毋
有所忽

安南陳煒尋復篡立遣使者入貢詔諭之曰前
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
物惟是表識而已苟事大之心求堅何在物之
豐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
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主易位有所疑

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未定奈何昔主荒皆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誠者耳吁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陳端奪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事鬼神保久默黎庶膺王爵之必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阻山隔海遠居叢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必征今朕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

○平屋書屋

○

既而陳端率兵攻占城國病死海濱使來告哀上自製文遣使往祭之其文曰上古受祚方隅者一王紀綱而無二所以固封疆遣通邇却有害睦鄰邦而恤鰥寡故得二者之懷心以事先人爾端爲民上於安南失固封疆未審曾侮於鰥寡而乃至占城有是歟使者來告爾殺海濱城無禮致徂征而若是歟使者來告爾殺海濱朕不覺痛心嗚呼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其部臣之佐奚用其道有此耶嗚呼顛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雖云爾亡邦家無虞特遣使奠祭爾其有知尚饗

○平屋書屋

○

二十八年諭安南勅曰初安南關人阮廷檜役陳端攻占城國端死海濱廷檜遂落占城後浮海至嶺南送詣京師上留爲內臣供事凡六年告歸許之且降勅諭安南王曰前者占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國前王終於占海之濱廷檜留於占國因浮至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毋再舉動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勅諭洪武二十八年致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禮部尚書任亨泰等奉制書往諭其國畧曰龍州之役其師略衆然地連安南彼中必疑宜令預之趙宗壽之罪且古哲王之令分茅土者不循王命有伐之誅今宗壽所爲必當問罪師行遣人諭安南慎邊守毋再生納匿之機王若一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萬全矣

太宗賜胡奩嗣封安南國王詔曰覆載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順民情昔爾安南乃中國邊隅列郡宋因衆志肇錫王封密邇中州嚮慕聲教朕

皇考太祖皇帝臨御之初率先歸附朕嗣大寶爾

胡奎輪誠劾職奏謂前國王陳氏嗣絕爾外孫

主祀于今四年詢之于衆所言亦同今特命爾

爲安南國王於戲作善降祥厥有暹道事大恤

下往罄乃誠欽哉黎季犛稱陳氏甥胡奎

永樂四年七月十五日勅諭說與總兵官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等可於軍令增入一條凡有妖言

朝廷提取到安南使臣就便帶去或爲嚮道或

審問聲息庶爲便益故勅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可於軍令增入一條凡有妖言

講說朝廷及軍中事務者許諸人綁縛前來首

告依律治罪此令蓋因近日齊黃餘黨造言誹

謗恐傳播到彼惑亂軍心使其不能用命最宜

禁治故勅

發去獅子七副可照時收之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朕料黎賊父子聞大將軍至率

其逆黨經往占城奪其地土以爲巢穴此雖未

必然亦不可不防師入安南之境須禁伐人墳

墓園林焚人廬舍虜人妻女且宜撫綏其民其

國中老者待之以禮如此則人心自安樂其生

業黎賊父子之頭不日可懸於麾下傳於京師

兵法不曰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

人之兵戰之善者也此舉蓋不戰而屈人之兵

也矣師行之際凡一應大小事務須要處置謹

慎周密勿致疎虞已遣人齎勅諭占城國王令

水陸防備就錄勅藁一本來與爾觀庶知此意

故勅

續一件軍入賊境及臨陣之繁務在十分謹慎

切不可輕看賊兵越容易越以爲難事平後史

須用心無怠無忽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已勅吏部取福建泰政王平及

北京取爲事官張顯宗劉本劉昱周觀政俱來

爾處各官到時可令王平張昱宗總率一應文

職爲事官吏辦事其武職爲事官員俱令復職

隨征及原發去祿州等處充吏及伴儒文武官

吏軍人就便起取帶去文職官吏亦發與王平

管領武職官亦令復職征軍人入伍故勅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四日勅諭占城國王占巴

的賴往者爾爲安南賊人黎季犛父子暴虐克

征屢肆兵禍侵據爾土地殺擄爾人民毒害欺

凌不一而足陳詞哀訴朕甚憫之已特降勅戒

諭俾悉還所侵之地黎賊畧不省咎詭詞飾過

固執不還近者前安南國王陳氏之孫被其賊害逃入京師黎賊上表請迎歸國朝廷不逆其詐即遣使護送出境黎賊預於境上設伏藏衆阻遏使者竟執前王之孫而殺之惟黎賊父子免悖恣肆下則痛毒國人外則危害鄰國上則誑侮朝廷天地不容神人共怒自取滅亡已於七月十六日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兵八十萬前往安南誅滅賊人黎季犛父子以撫綏安南官吏軍民復立陳氏之後惟爾占城與之接境被其禍害亦既有年斬刈克殘所宜奮力可預發兵於水陸要衝接界境上

○平崖書屋



就為防過遇有安南賊人逃來即便擒戮果係賊人黎季犛父子及教誘黨惡之人則牢固械繫送請京師仍下令國中安南逃來之人毋得容匿今特遣內官楊進保禮部侍郎李琦鴻臚寺丞呂淵等齎勅諭意王宜敬遵朕命勉盡乃心以共滅克賊暴惡黎季犛父子以永安良善以雪爾國中數年之憤故諭

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所有軍中事宜今逐一開示爾等皆宜用心不可怠忽故勅

計事十件

一精健赴敵之兵必須滿足臨行所命大數不

可以少一人其運糧守營編橋造船採伐竹木諸雜差使及其事餘故皆在此數之外昔秦伐楚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止用二十萬人竟為楚所敗後秦復從翦言用六十萬人乃遂滅楚命黎賊氣力雖不敢擬楚然以朕料之必得臨行所命大數乃可成功朕所見固若此爾等尤宜臨事熟計之

一兵入安南凡其府庫倉廩所儲及戶口田賦甲兵籍冊郡邑圖誌並令尚書劉儁掌之爾總其大槩

一兵入除釋道經板經文不燬外一切書板文

○平崖書屋



字以至禮俗童蒙所習如上大人丘乙巳之類片紙隻字悉皆燬之其境內凡有古昔中國所立碑刻則存之但是安南所立者悉壞之一字勿存

一訪問古時銅柱所在亦便碎之委之於道以示國人

一國中徧行訪問有精細通達長於謀畧及奸詐詭譎之徒悉以懷才抱道名色尺數舉保送來

一國中諸色匠人及樂工連家屬盡數起送赴京

一軍中凡有誹謗妖言惑亂軍心者不計名數悉斬之以警其餘

一平定之後令各府州縣原任官吏輪次赴京朝見

一聞黎賊多備火器以拒敵我師夫軍旅之行凡過山林險阻尚且避之不使疲勞軍力况聞賊有所備而不思所以防之乎故勅工部計較造成挨牌以當火器初編竹一層箭直透過入地翎花俱沒再用二層蹉縫編之以牛皮入道纏裹試之三十步箭透三寸五分二十五步箭透四寸十五步箭透五寸甚是堅固以是揀敵

○平定書

○

火器不能為患軍士自然輕敵今就發去一面為式高五尺二寸六分上闊一尺八寸下闊一尺三寸六分

一今遣朱勸張瑛齋禮部咨文往安南索其金象比計蓋欲弛其聞志非真實意也朱勸等臨行朕曾面諭之今到彼只住五日若五日內措辦不足許隨多少先將來納後却差人納足爾待朱勸等人去大軍隨後亦進若遇差出納金象之人就執之詰問聲息須勿令彼知差來被執今朱勸等到處爾事機切不可令人知之恐將士聞此其心懈怠并錄咨文示爾須要謹密

古人云事機不容則害成爾等功宜慎之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禮部為征討安南事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部右侍郎趙鼎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前者已調大軍往征安南以弭民伐罪今廣西奏來安南遣人來貢謝罪原胡倉父子罪本難容今既改過自新只著他辦黃金五萬象一百隻以贖其罪金象不足許以珠玉寶貝代之以足其數即止大軍不進若貢不如數勅大軍即進以行天誅那時雖悔無及懋禮部使行文書差人去說與他知道欽此除欽遵外合行移

○平定書

○

咨差行人朱勸張瑛齋捧前去本國欽遵施行
記事一件

一臨敵之際不可以為容易越容易越要緊慎務在號令嚴明隊伍整肅賈勇將士奮力向前如此則必可成功若或以為容易倘有疎虞悔之何及我的言語都是實、落、行得有受用的爾等十分要子細謹慎勅

續一件所用神機銃一應火器最宜密之不可泄與外人知此法回軍之日尤宜謹密收拾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平定安南之後自難領開至其

國中沿途必須設立衛所築城以鎮守之務要
烽火相望聲勢相接遇有警急可以應援其某
處可以立衛其處可以立所某衛某所合留軍
士多少合存糧多少何人可守某衛某所爾等
皆宜預爲計議密奏以聞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管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昔云南僻在萬里山川險固歷
代罕有能平惟諸葛孔明以天下奇才忠信智
謀南征北伐功蓋一時遂芟夷之循至後世叛
服不常莫能制取我

皇考太祖皇帝聖文神武超軼帝王弘謨睿算卓

冠萬世指授賢能之將一鼓而平之創立自古
所無之功與天地共爲悠久者也今安南雖在
海陬自昔爲中國郡縣五季以來力不能制歷
宋及元雖欲圖之而功無所成貽笑後世今黎
賊逆命朕命爾等率師往問其罪朕親率爾等
大功然師行之際屢見嘉兆朕嘗夢親率爾等
致討黎賊父子銜璧輿視獻地受罪既而朕復
指畫爾等撫其人民脩其城廓老幼皆俯伏馬
前懼喜拜舞茲兆甚吉周報爾等知之然詢察
賊兵必來迎敵觀其如此必有所備未可易視
之爾等宜夙夜盡心謀慮不可忽畧今特切要

事宜條示爾等凡此數者務在詳審此賊狡諂
不可恃我師情強謂可易致宜無所不謹庶可
成功爾等宜盡厥心以副朕委托之意勅
計事十八件

一不可聽偏執之言狐疑不決以誤大事
一古人用兵隨機應變有如轉圜若周瑜自擬
得兵三萬足以破曹蓋其計已定後因黃蓋言
舳艫首尾相接縱火焚之之策適天與順風竟
焚破之遂成大功假使黃蓋之言難用周瑜必
用其素定之計矣爾當以此爲法不可固執已
見須采衆謀所長斷而用之庶幾無失

一若未知彼之虛實勢之可否却不可輕視故
曰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之謂也

一宜精詳審察賊之勢情可以即戰則乘機以
成大功不可猶豫故兵聞拙速未聞巧之遲也
一不可輕信間諜之言以爲賊易致卷甲倍道
趨利墮其奸計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一軍力常使有餘毋令困乏

一不可因勝之後即便驕懈恐爲賊所乘雖獲
大捷猶如未勝常持戒警愈加防備故曰戰勝
如始克

一臨陣之時彼拒敵之賊飭將士盡殺乃已降

者慎毋坑殺之慎毋坑殺之

一宋元皆發兵征討安南將驕兵懦貪財好色以此不能成功安南自我朝以來陳氏歸心朝廷數十年不曾用兵其國中富庶今興師征討黎賊務要盡滅之不許將士貪財好色耽酒誤事

一所畫安南地圖其西抵哀牢國考之地志哀牢國即今云南永昌府觀於其西已是我腹裡地面彼用詭譎故寫古圖名以眩我也爾等慎之

一大軍至富良江賊必阻水以拒我師今深入

○平崖書屋

○

賊地我為客而彼為主雖與久持久則恐有詐謀必謹而察之多方設計以渡務在使其不能禦備渡江之時尤恐賊亦用計擊我兵法所謂令半渡而擊之利如韓信敗龍且唐太宗破黑闥是也若我軍來渡而賊乃先渡以擊我切宜詳察事機特重以待若輕為進退恐為賊所乘如謝玄之破苻堅是也此二者觀之古人可以為戒亦可以乘機夫兵法不可執一預期務在臨時審察賊之情計通變而用之切宜謹慎

慎

一平定安南之後但有各色官吏僧道醫巫卜

筮陰陽術數之人盡數遣發來朝此最緊要

一諸色技藝人匠盡數搜索連家小盡數起赴來京

一賊必盡空富良江北之地據江南岸以拒我師我師至嘉林若欲渡江必要具舟筏然後可濟如此豈不曠日勞師乎計今莫若迭出遊騎於嘉林與城相對處往來始焉用百騎逐日旋增至五百騎或千騎而止夜舉火燒煙放炮眩惑賊國以乘之所遣游擊之將務擇嚴密之人其機只可令將知之軍士切勿令知此機但令其知大軍皆來聚眾會嘉林以聲聳其耳目大

○平崖書屋

○

軍却於未至嘉林二三日程潛行取道趨富良江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渡江如此雖費數日之程然免軍士伐木之勞亦免相持稽緩之久如或西平侯先得上流淺處賊多且勿渡賊少或無賊即乘其虛弱先渡以據守渡口賊來勿與之戰爾軍速繼渡合勢以滅賊眾入在觀其地勢及賊情奸計虛實臨機應變隨時處置務在成功我之遙度止於如此爾宜用心爾宜用心故善戰者因敵而致勝

一安南官吏察其有可付託留在彼鎮守者先發四五十人來朝與官職賞賜即令其回然後

將其餘應起來之人盡發來朝見

一大軍深入賊地勢不可分故曰深則專

一今將放秀夫等所供情詞發來爾觀然各人所言不一難以憑信自宜斟酌

一西平侯從水尾來賊必嚴備西路前將騎在嘉林以眩之賊必慎防嘉林爾軍從上流有空隙賊不隄防之處有淺可渡即便渡師不必待西平侯至爾師既渡聞西平侯與賊相抗爾循江南岸而上與西平侯腹背夾攻之爾宜臨時相機度情處置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

○平屋書屋

○

國公朱能等可挑選精馬軍一千名委十分能幹頭目管領使其認定黎賊旗號若黎賊敗走即遣此千騎窮追務在生擒成功之日重加陞賞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初六日勅總兵官有人來言聞黎賊有二萬人渡江駐太原州考安南地圖富良江北無有太原州只有七源州若有哨得賊眾果然在彼不可去逐之恐為所牽制難於動移只依者前所諭遣沛騎於嘉林舉燒烟放炮眩之大軍却富良江上流淺處會西平侯合渡只從此策而行最妙軍行之際毋露跡使人知

之若其事體與料偶有不合又當隨機應變不可執爾等晝夜協心謀慮務在萬全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師行之際所有機宜條件已嘗節次諭爾可相機詳審斟酌而行然兵難遙度爾自勉力以建功功成萬世良將之姓名豈不倖歟爾等勉之毋怠毋忽故勅 計事二件

一前者諭爾等焚其蘆舍今立郡縣凡一應室廬不可焚燬平安之後即用居守切宜戒戢軍士

一軍行至某處及得賊情詳審一一具錄固封就與差來人回報

○平屋書屋

○

永樂四年九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近得廣東都司奏欽州守禦官軍於今年六月內獲到黎賊遺來伺探船隻恐其知海道無人并力向爾一隅可加意謹防不可忽畧占城拿象之人舊逃在安南者不要遣回其為首者送赴京來賞賜撫綏令回安南領人拿象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初六日記事一件安南金場銀場遙聞原是占城之地兩界相爭已久亦未可信平定之後只以見得地界為準縱然占城有請亦不可撥還勅

永樂四年九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軍中諸事前勅已具爾等務在用心謹慎隨機處置臨敵之際敢有拒戰者切不可輕留但歸降者慎勿傷之若有已納款之人心雖猶豫未決而迹未露者當用計制之毋使爲害其有年少而罪當死者宜處以宮刑亦可以保全其命他日又得以克使令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二十日勅總兵官今遣神宮監太監苗青來平定安南之後就留在彼鎮守於鎮守軍士內撥與跟隨凡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有合行事務與之討議而行故勅

○平定書屋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南伯陳旭尚書劉偶今命張輔充總兵官掛征夷將軍印爾等可相度賊情事機進兵於西平侯合務在同心協力以滅黎賊其先後條畫算策付於成國公者爾等可檢閱細觀隨宜處置亦不可執一今發去制諭一通可將先領去制發回故勅

續一件說與兵部尚書劉偶爾前與國公節次面聽朕所授之言可一一詳細與新城侯雲陽伯談說使其知之與爾一應等策文書務要嚴密收貯雖片紙隻字不可失落大小事務皆須

謹真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可嚴令神機將軍程寬等銳務要牢固收什班師之日必須一點對如數不可失落一箇老實面對庶幾無罪故勅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宜同心協謀奮威鼓勇撲滅黎賊以安邊境切不可一毫怠忽昔

皇考太祖皇帝命總兵官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

○平定書屋

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未幾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偏將軍岐陽王率諸將士據忠効力掃蕩殘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光耀無窮爾等皆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乘冬月瘴癘肅清之時殄除克孽及期班師建萬世之奇功成萬世之善名以副朕委用之意故勅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神機將軍程寬等游擊將軍毛八丹等橫江將軍魯麟等鷹揚將軍呂毅等驍騎將軍朱榮等坐營官及兵部尚書劉偶將士養之於平日而用之

於今日所有挺身破關門將士及奮勇先當衝
堅破陣據忠盡力報効者須籍記其姓名待班
師之日重加陞賞故諭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大軍入安南但有叅黎寇來拒敵者殺
之若有能棄甲卸戈降者一人不可妄殺善如
撫綏凡一應事務前勅已詳細可相機斟酌行
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進兵

○平崖書屋

之後久不聞報爾等宜夙夜盡心務在擒滅賊
人黎李聲父子撫安其衆以建大功不可一應
怠忽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聞爾
等頃兵江上與賊相持黎賊之計正欲持久以
待殲殲之發破之貴在神速不宜遲緩務於來
年二月半前後回軍切不可過期若軍事未能
即完待來冬再舉餘事前勅已具宜詳觀之故
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巡按御史秦柳州武宣千戶所及水竹
屯桂林永福縣三處有賊人在彼作耗殺擄人
口深爲民患回軍之際就便發軍勦除此寇若
見安南大捷之後必來向化然其心叛服不常
難以聽信雖不盡殺亦遷彼北邊充軍毋使復
爲民患切戒飭官軍毋得傷及良善今就錄奏
本與爾觀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平定安南之後就以都指揮僉事呂

○平崖書屋

毅鎮守黃中副之量撥官軍據守要害去處其
東西二都審其何處要害只守一處其不係要
害之處即平其城池富良江北有要害處可樂
城據守務在與西平侯豐城侯用心商議處置
停當然後行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近得廣西都司等衙門奏桂林府脩
仁縣地面有賊人將軍前差來報聲息舍人并
馬匹擄去及永福理定古田尋州府桂平等處
俱有賊在彼行劫前因柳州府武宣等處被劫

已勅爾等回軍之日就便勸除今觀此賊心無忌憚居民多被其害回軍勸除之切不可聽其歸降必殄滅之殺戮不盡者亦當遠發遠處充軍庶不貽患亦須戒約官軍毋得誤傷善良今就錄奏本與爾觀之故勅

永樂五年正月初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爾等前日不能出奇運謀奮力渡江破賊今聞爾諸將士先登破寨已破東都此亦可嘉差來指揮奏彼處所得糧儲甚多直愛惜收拾不可狼籍棄毀爾等當精熟計議除給大軍食

平定書

用外盡數收拾起運赴東都與守禦軍士食用廣西所運之糧即時住罷如已運在路者就所到堡內頓放如法守備運糧軍民即便遣還若彼處糧儲已足而使輸運不已一則虛勞人力二則徒多費耗三則妨誤農種此事最為切要若雖已得其地而賊黨未盡乎除爾等更當審機度事隨宜而行朕遙度如此不可執一今天氣向暖軍士不宜多留宜晝夜用心嚴督諸將火速火速急忙急忙平定地方剿滅賊寇及早班師恐瘴癘雨潦不便故勅 續三件

一做香匠磚匠不問高手低手盡數連家小先

發赴京其餘一應技藝人匠陸續連家小先發將來

一古時銅柱不知果在何處須尋究掘出擊碎棄之於道

一東都近江便於轉運可厚築城垣深浚池濠就內鎮守其西都城池就便平除其餘凡有小城不係要害之處悉皆平之人有餘力則除之如力不及始聽之俟後平除事畢遂班師為要永樂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凡安南官吏來歸降者即陸續遣之來朝聽朕面諭給與印信俾還管事如或事勢未可又在隨宜處置不可執一故勅

平定書

永樂五年二月初一日勅得奏知爾差都指揮花英去廣東調船此舉甚為不當且此時南風已作海道豈可行舟若卒然遇賊力不能支則反為其所有況滅賊之功今已就緒若必待海舟之至何日得班師已勅廣東都司止之爾等須疾早掃除更勿延待誤事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近得奏已平賊境欲立衛所鎮守今議得

交州在城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岸立交州前衛昌江丘溫各立衛市橋隘留關各立千戶所惟市橋以兩所軍守之西都既平其餘去處不設衛所只立府州縣糧儲已勅都督韓觀及都指揮葛森督廣西各處土官率土兵赴各堡償運如土兵不敷兩可摘發軍士相泰轉運尤宜相天時度人力不可重勞軍士如已足半年糧食即將彼處鎮守軍士擺布自種并於已附人內收稅相兼供給驛傳緊要去處已勅都督韓觀於軍衛有司及附近土官衙門摘撥堪中馬匹船隻添撥人夫相貼走遞所缺官員

○平崖書屋

已勅吏部選土民自行招諭來降者准與職事廣東船隻仍勅三司收拾待朝廷文書至日調遣曆日就發去工匠人等陸續起赴京來其存留守城軍士計三萬六千九百六十名廣西都司二千五百名廣東四千七百五十名湖廣六千七百五十名浙江二千五百名江西一千五百名福建都司及行都司各一千五百名雲南四千名其餘之數就於本處收集土軍相泰守禦官員選留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偶安南境內有懷才抱德賢能智謀之人及有一書可稱一藝可用者即廣為詢訪盡數以禮敦請起送赴京以備擢用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前者勅爾於二月中班師今曾日勤來奏賊之殘黨尚未盡滅敵大軍鎮守且言交趾無瘴癘丘溫龍州數處此時瘴癘雨潦正作爾等宜詳審會議度事相機可班師即班師如未可班師果無瘴癘則擇高亢向陽之地屯營駐兵則百疾不作尤須嚴固守備防殘孽乘突之患

○平崖書屋

渠魁務在得獲黎賊親戚餘黨務盡掃除其親戚餘黨有來投降者遣送赴京朕撫慰之俟十月班師交人為黎賊困虐已久撫治之道必先寬恤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平詔告天下曰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治化期四海之康樂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違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瑤慕義向化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錫洪恩封為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者

其臣李犛蒼蒼久蓄虎狼之心竟為吞噬之舉
弑其國王戕其本宗覃被陪臣重罹慘酷陪尅
殺戮毒痛生民鷄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狙伏
鼠竊狼貪詭易姓名為胡一元子為胡奄隱蔽
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紹襲王朕思
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允所云倖成姦謀
之謀輒四跳梁之志全無忌憚靡所不為自以
為道優於三王德高於五帝以禹湯文武為不
足法周公孔子為不足師毀孟子為監儒誇周
程張朱為剽竊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
大虞竊紀年曰紹聖稱為兩宮皇帝冒用朝廷

○平康書屋

禮儀非惟行恣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仰奉
正朔受頒曆而燒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
朝貢之禮不行克暴之情益四逞淹卯育薦有
圖大之心蜂蝎毒滋益動侵擾之勢觀觀南詔
窺伺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寧遠州之七寨
劫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金虜其子女以備
鬻鉗歐其人民以蹈湯火敗占城之孱弱立伐
其國之遺喪奪其疆之要其貢賦逼授偽印冠
服令其徒已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
愚昧不絕終之時遣使臣曉以禍福啟其自新
之路聞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蓋其

冥頑狠愎怙惡未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
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詐來效款求釋誣罔之罪
仍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無芥蒂即遣送歸
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臣賜占
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廷臣請加兵致討謂
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師葛伯仇餉湯有隩
蘇之旅矧茲兇豎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
人之所共怒此而可紓孰其懲戒朕以五兵戢
縶之日正萬國臣妾之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
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興言及此良切
傷懷志在弔民豈忍黷武實不得已告于神祇

○平康書屋

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
倒懸撲克馘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絕乃命征夷
將軍邨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兵八十萬以討
之勅諭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
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眾兵七百萬來拒戰
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繞交陣即
披靡我師躡之如摧枯拉朽斬首數百萬級直
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途有倒
戈之師黎賊孽黨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
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民安堵
邇來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人等眾稱

黎賊盡滅無可繼承陳祀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郡縣淪汚夷習及茲有年今幸遇汎掃挽槍剋夷蕪穢顧立郡縣與民更新歲再觀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狗輿情從其所請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交趾承宣布政司交趾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革遐方之陋俗於戲威武載揚豈朕心之所欲元惡既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五年三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平定書屋

劉儁后差來奏事者務要選差的當之人備細諳曉事情周知軍前一應事務及地里山川者庶幾訪問得其情實便於行事往往差來之人皆不知軍中詳悉惟進一奏本來他事並不得知及至問之全不能答惟說謊支吾而已亦有問數十聲而不答一語者此等之人豈不失誤軍機以情論之實是奸諛再以情推之但愚蠢無知於事全不經意今後凡遇遣人務要慎選不可輕忽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交趾人陳

恭甫枚秀夫蔣資陳金鼎郭放五名比先爲黎賊遣來奸細覘伺朝廷今安南已平但渠魁未獲殺死數人亦無益於事故遣來爾處如未獲黎賊此人見齋禮部文書即放令過去若已獲黎賊則散遣鄉爲民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二十日勅得奏言裴伯青事爲將之道在於用人一裴伯青不能用何以能成事功使朕有南鄙又憂古人用人之法具在方冊爾宜審觀故勅

○平定書屋

永樂五年四月初二日勅開爾等與西平侯等聽人言不和未知然否爲將貴和事乃有濟耳若不和安能成事今安南既平已定俾餘孽偷存喘息宜戮力一心以殄滅之乃不思朝廷倚託之重懷童豎之私忿互相爭鬪數聞詰將校軍士皆買勇奮發故爭先殺賊爾等乃委靡不振以孤將士之心昔元氏所以懷天下事者皆爲將不和故也我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神謀睿算授之諸將真有敢違其有違命者必加顯戮的不輕恕勅至爾等可夙夜謀議同心一力掃盡餘孽早休士馬毋得淹延誤事以逮罪愆昔關先王破高麗乘席卷之勢寡算無謀不能持謹爲高麗中之以計

悉以婦人金寶誘之爲高麗所殺所遺而脫者不滿二百人此爲明鑒爾等可不慎之故勅計一件坐營頭目及神機等將軍都以此勅與之看

永樂五年四月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彼中但有秀才智謀及懷才抱道之士隨其多寡即以敦遣差人送京來以備擢用故勅永樂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得奏知已破賊黨餘孽盡平向爾等令

○平屋書屋

花英回廣東取糧及船朕計賊未盡擒據海上若花英糧船去人既軟弱只爲賊資於魚腹所以急遣人止之今賊平定爾等仍須遣人海上巡邏若寇賊果平海上無事糧或不敷可與西平侯計議即差人來奏一面差人催督花英海上饋運如已足用不必海運可即奏來庶好散遣廣東軍民見今擺堡但有瘡癘去處止令土軍在彼守堡土軍蓋練習風土其餘守堡官軍移散於無瘡地面或出或入權暫屯駐俟瘡癘清時仍令各還原堡其來降大頭目仍以好屋宇居其家小令其子姪親人看家遣之來

朝爾等與西平侯各有印信今後軍中處置事務必須齊心協力和同計議而行凡具奏及行移文書毋得共一紙貪押庶省爾等收董念爭之氣故勅

續一件勅西平侯沐晟朕以新城侯張輔與爾皆國家之親命同征討黎賊新城侯年少能奮勇戰鬪撫循士卒親當矢石克盡勤勞爾乃不能撫慰之遂謀事不和昔開平王能奮力勇戰中山王又善撫慰之所以事皆和同卒能成平定之功今爾等乃自相毀罵效收牛童子所爲使外國人聞之徒資其笑耳今後一應大小事務必和同謀議若仍效收董所爲定治以國法畧不加恕爾其省之勅

○平屋書屋

永樂五年五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近人來言彼中瘡癘軍中病者甚多爲將之道當撫循士卒同其甘苦今瘡癘如此爾等乃坐視不顧惟事飲酒忿爭私氣又不預爲奏聞兼往來之人相傳不一不知爾等用心何爲先聞彼中有瘡癘屢勅期以二月班師以俟再舉爾等乃以餘孽未盡掃除且言交趾無瘡丘溫龍州數處瘡癘正作有妨歸路乞苗軍在交

趾以畢其事朕聞有瘴則促使班師及奏無瘴則准令留鎮朕之此心無非欲爲軍士之便今瘴癘大發軍士病且甚一旗有一二十名者有之有二三十名者有之豈可不思處置爾宜急與西平侯沐晟等審思詳慮如有善策從便行之隨即奏來務在兩無所妨朕初命爾等滅此海島之小醜多方用心籌度用兵大畧丁寧面諭師行之後朕復晝夜思惟節次條畫諭爾等乃視爲常談不用一語以致遲延歲月困頓軍士朕縱不知彼中地里人事難以遙制爾等親臨行陣亦未見纖毫神謀奇策若非諸將士奮勇効力天地神明協相豈能成事爾等徒聽利口巧舌之徒妄言誇眩聞之可聽於事大有損爾等不能辨其真僞此等之徒事成則要爲己功不成則歛手旁觀今事勢如此誰任其咎爾今急與西平侯及諸老將有謀畧者計議一應事務須要處置停當朕命爾爲將軍中利害必預先奏聞今不見奏聞但人來言瘴癘有無難信果有瘴無瘴從實具奏庶不負朕委託之意故勅

續一件屢有人來言交趾土軍土民據忠効義遇修築堡皆歆爭先用力以代我將士之勞爾

等却之不用未知有無即回將話來

又續一件洪武年間曾將捕魚兒海子獲到達元氏子孫二人發在安南爾可容地看紫揆尋如得見即差的當人送赴京來如不可得務要得下落緣由回報

永樂五年五月十九日勅今安南已平可將節次發去手勅及記事小帖成國公原帶去小冊一本及條畫事件劉儁檢點明白俱令見在彼處內官一員同差去內官一員進來故勅

續二件一除制諭外一應發去手勅記事小帖及成國公領去小冊子及條畫事件盡數檢對密封繳來不許存留一字倘有一字漏落在彼不便令安南已平至今不見繳回

一交趾但有醫巫卜筮樂工行院及香匠甄匠諸色工匠技藝人等盡數連家小起送赴京有身材長大者能使錢者能脩合錢藥者善駕船諳曉海道者及諸色捕戶連家小送來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記事一件說與總兵官張輔等交趾醫者鄒洞玄并其徒即皆以禮遣送赴京沿途給與口糧脚力仍發落伴送人途中用心溫存其來毋違勅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丞將雲陽伯陳旭爾等與西平侯沐晟等同受朝命討賊今既安平凡事須會議僉同而行豈可自分彼此近聞兩處各自除官彼此皆不相知使在下之人難以奉承貽笑於蠻夷今勅大理寺卿陳洽仍任吏部左侍郎職掌其事吏部印完勘洽差官送去陳洽與同兵部尚書劉偶收掌遇有合除官員爾等務要與劉偶陳洽公同會議授以官職就填寫勘合與文憑照到任管事待來朝日費執所給勘合精考其有已授職者補與勘合前者屢勅將彼處有秀才智謀及香匠甄匠瓦匠諸色提藝樂工陸續起送赴京至今並無一人來者未知何故可以一如前勅處置發來故勅

續一件屢嘗諭爾凡安南所有一切書板文字以至俚俗童蒙所習如上文丘乙己之類片紙隻字及彼處自立碑刻見者即便毀壞勿存今聞軍中所得文字不即令軍人焚毀必檢視然後焚之且軍人多不識字若一一令其如此必致傳遞遺失者多爾今宜一如前勅號令軍中但遇彼處所有一應文字即便焚毀毋得存留

皇帝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

奉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偶交趾一應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筭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脈誦經僧道及挺身自拔者爾等用心訪求悉以禮敦遣沿路官司應付脚力口糧送赴京來以備擢用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近得尚書劉偶奏雲南廣東廣西征進軍士數內間有事故缺伍其交趾土著軍民之中多有勇健情願効力者欲選拔收補軍伍分守地方合准所奏仍給與月糧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總兵官張輔從征將士遠離父母妻子跋涉山川勞勩筋骨勤苦至甚方今夏熟即據高興之地以休息之養威蓄銳如探知黎賊父子的在何處則遣偏師往掩捕之近聞將士所俘獲人口爾等悉殺拘之夫將士奮不顧身冒炎暑犯矢石衝鋒渡險為國平除寇盜今大功已成諸將士所得人口勅至即賞之以備使令亦且途中可以代其擔荷之勞爾等奏稱交趾地平無瘴即今憑

祥丘溫雞翎坡壘龍州之地瘴癘難行但俟瘴癘肅清即便班師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勅令天氣炎暑雞翎坡壘等處皆有瘴癘爾等不用心計較又不奏來往往差人至中途間多染瘴癘成疾一二十人之中止有一二人得達者然亦因病不支凡有所問皆昏憤不能答應致人如此爾等何不仁之甚今後果係緊要事務不可緩者則差人來如非緊急重事可以緩者姑俟秋涼途中瘴癘稍清却一一奏來若由廣東路便無瘴奏事者則由廣東而來故勅

○平麓書屋

永樂五年六月十一日皇帝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及諸大小將校軍士人等安南黎賊尤暴不仁侵據廣西雲南之地毒雪于衆殺戮無辜越禮逆天僭稱大號隱惡遁逃不供職貢邊境之民受其殘酷嗷嗷無訴朕爲天下主念恤生靈不得已命將出師往討其罪殄除殘賊撫安良善師行之際親授成等冀早殄奸宄即時班師不意總兵者違朕所言各逞私志以至淹延歲月逗遛軍旅天氣炎熱暴露于外而諸將士忠誠通于天地感動神明貫于金石照映日月人懷開

○平麓書屋

志思報朕恩奮力於鋒鏑之下爭先于行陣之間奪雞翎猛烈之關斬柵華遊仙之隘昇舟問道夜出洮江涉富良之鯨波破多邦之虎穴數百尺之危城湏臾就拔九百里之連柵瞬息皆空東西僞都指日而平困放黃江旋見殲定一夫作氣而百夫莫當一騎橫衝而萬夫披靡摧堅破銳斬馘無算而黎賊父子率其餘黨奔竄於日南假息於旦暮爾等躬率將士窮追二十餘月九渡長江身先士卒直至奇羅海口與賊兵對敵以少擊衆所尚無前發一矢以奔群衆操一艦以復群舟遂擒逆賊黎季犛子黎澄黎蒼與其眷屬及僞將相官僚獻俘京師其惡黨悉平居民安堵尚念爾等跋履艱難觸冒炎暑始雖玩愒愒怠事終能勉勵成功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者也盛名偉烈何下古人昔宋元之時安南逆命嘗發兵征之委靡不振師出無功今舉之如摧枯拉朽若太山之壓累卵順風之飄鴻毛也其去宋元諸將遠甚先青史萬世不磨然其地既平方當炎暑宣擇高爽之地以休息士馬宜敕朕寬厚之意以撫輯人民俟暑氣清涼奏凱班師爾等其體朕至懷故諭

永樂五年六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前勅爾等回軍之時就行勦捕柳州等處作耗賊人將班師之日可預先遣人密報韓都督約定期會令其與爾等合兵勦除之爾更擇能事都督及都指揮管領三萬人別由一路俱進務必殄滅盡絕毋遺民患茲事尤在謹密不可令一人知之尤不可使人知爾班師定期庶賊無預有所備故諭

續一件已勅廣東湖廣貴州三都司調軍限十月初一日到廣西取齊今敕錦衣衛指揮程達率約期分路征勦山賊報爾知之

○平崖書屋

永樂五年六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偁但有諸匠人及燒磁器一應人匠與樂工行院閑良頭目盡數起送來京其閑良頭目若有就留在彼任用者亦遣之來朝并挨出前後奉使來京偽官大中大夫黎師凱潘和甫通議大夫范安周謝霽甫范誨通奉大夫同彥綱少中大夫王子雲王汝相陳驥潘季祐嘉議大夫陳恭甫黎的大夫劉先庭行人阮翼王阿槽阮宗堅陳馭吳應辰范師郎黎憲黎的隨行阮應原譚子亮亦皆差人伴送來京故勅

永樂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偁今將各項事件條列如左爾等如勅奉行故勅

一尚書劉偁奏請武職勘合已勅兵部編完一千道差人送去就令劉偁收掌遇土官土人征進拿賊報効有功者爾等會同左副將軍沐晟等會議允當量授職事依式填寫勘合付與執照及其來朝之日費此勘合以憑稽查其目前已曾授職於事無碍者一體補與勘合底簿填完日奏繳

○平崖書屋

一爾等奏敵先於清化府先立一衛將原定留丘溫溫留官軍調去相兼土兵守禦合嘉所言其丘溫溫留既用土兵鎮守合於為事立功等項官員調撥在彼與同土官相兼管治

一交趾都司城池坍塌合准修理其餘去處且不築
一先據廣東揭陽縣民林宗蔭等告海陽縣人鄭子富等逃在安南雲屯鎮萬泰莊居住已三十餘年又有周皮等鍾狗奴鍾奴哥在安南結交蠻人其鄭子富封亞下郎又封察海官累勅廣東挨拿不獲勅至爾等即於交趾地面挨提

鄭子富周皮鍾狗奴鍾奴哥四名差人押解赴京

一黃中在軍前能奮勇効力追捕前過已勅兵部給與家小全俸可省令知之

永樂五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朕先命爾等凡遇對敵及拒命不服當殺戮之家有年幼者聞爲火者庶可保全其生今爾等將無罪者一槩閹割失州甚矣今後當體朕心不宜濫及無辜故勅

永樂五年八月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平屋書庫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近勅湖廣貴州廣東三都司調軍二萬期以十月初一日齊到廣西聽征爾可頭目內選擇能幹者或都督或都指揮二員先回廣西率領調到官軍勦捕潯柳等處作耗賊人務在盡絕餘事一依前勅處置故勅

永樂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得鎮守交趾內官苗青奏濱州府東欄縣及茶清縣強寇放火劫獄殺死縣官人等爾不即發兵勦捕以杜其源却調軍往清化府鎮守致使蠻人作

耗不已日後倣倣延蔓又必出師討之今若不即便勦捕縱其殺人班師之日諸將士皆許回惟爾總兵者每人只留一百名與爾報爾在彼捕勦賊衆看爾何策處置勅至務要乘機將此等反賊勦戮盡絕毋遺後患故勅

永樂五年九月初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所獲阮大陳日堅皆爲反逆之人罪皆當死爾等既將陳日堅處死獨存阮大不殺未審有何情由勅至即將阮大等以反逆之罪：文故勅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

○平屋書庫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及交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前者命爾等用心訪求但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利便膂力勇敢除陽術數醫藥方脉誦經僧道及挺身自拔者以禮起送赴京以備擢用至今未見一人來者大朝庭用人何間遠近况交趾平定正欲得以任底聽不可便有遺才也勅至爾等更宜十分用心廣爲訪求以禮起送前來付朕奉奉之懷故諭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及交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近黎李聲所保新平范世矜順化鄧悉及陳日招陳叔瑤陳李琰阮景真阮均同彥翊并大祝全范憫之子號日月者爾等可用心訪求將此數人作懷才抱德等名目悉以起送來京仍密遣人監護以防其逃竄務在致其必來也今冬月瘴癘肅清可及期遣行不可稽緩又聞有阮嚕拔歸占城已勅占城王起送如或復回交趾可即遣人送來黎李聲等又言西都雲龍鄉東都司慈

○平定書庫

○

廉阿雷多美社及東湖南策九真連興等處皆是點驚之鄉昔嘗出強盜今其人猶多懷惡爾等九頃密察其動靜用心閤防若其民安居無事亦不可輕撓之故勅

比勅最宜慎密不可泄機與人知之

永樂五年十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廣東都司奏廉州及永安州二處九月初三日有草寇聲言整萬餘賊衆攻打交趾今計其月日已及五旬爾等未有報來況此言出於賊人之口盡感良善似難憑信但賊人造

爲此言恐別有奸計爾等須謹慎提防不可以賊之少而易之可選的當人探聽實情作急奏來仍委能幹都督或都指揮率領旗軍一萬五千或二萬或二萬五千乘機勦捕務在盡絕毋遺民患今將原來奏本就封與爾觀之故勅

永樂五年十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等得內官苗貴等奏新安建平涼江等府東湖太原等州及生巖等江蠻民不服聚衆作耗爾等受朕委任率師討賊不肯用心盡力以靖一方惟務耽酒好色貪圖貨賄豈爲人臣之

○平定書庫

○

道勅書到日即便設法勦捕惡徒必使盡絕班師之日毋得更留餘孽庶幾可釋前罪若仍前所爲朝廷自有處置呂毅等所奏撥守旗軍數少不敷恐卒有寇盜難以應敵爾等不從宜會議存留務在傳當使寇盜不敢生發故勅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所奏裴伯耆陳藻之事雖處各計出其情然亦未委虛實勅至即差的當人伴送來京途中仔細閤防不許妄言故勅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今交趾已平尚有無籍之徒自作不靖固當掃除以絕孽黨若玉石不分使良善一體就戮不惟無辜抱怨抑且有傷天和今後凡遇勦除之際宜戒飭軍士果是為惡之人則殺之不可一槩誤殺良善凡為惡之人其家幼小男子免死一等驅入腹裡或為民或為奴從兩區處無得盡殺臨陣對敵者不可輕恕故勅

永樂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勅爾奏於原設七衛三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名開設交州後衛通前撥過官軍三萬二千六百名措置已定宜准

○平崖書庫

所奏又欲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添設十五所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七百有餘朕命爾為將務在見事洞徹若是二萬二千七百可留若不可留則一千亦不可留爾等宜以古之名將為鑒勅

永樂六年正月初四日勅朕向者以軍士久勞于外爾等撫安平定及時班師以息其戰陣之勞今已正月春氣向暖尚不聞爾等班師之期不知軍士在彼何如或事有所妨可明白具奏來聞故勅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交趾人范必大等十名俱在諒江府陸那縣山洞裡一處居住爾可設法擒拿務在得獲如法枷杻差的當頭目人等牢固管押赴京若輕泄事機致使在彼之人傳遞消息驚恐逃竄者論罪不輕故勅

計十名 范必大 阮復石 阮元禮

阮岳飛 阮能 阮表

范多補 阮堯僕 阮踐

陳罕夫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平崖書庫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交趾布政司奏坡壘丘溫隘留三處乃交趾咽喉其地有瘴官軍難於服習欲於附近思明大平田州等處量起土軍設立衛所照依陝西潼關四川瞿塘軍隸廣西民屬交趾庶凡人習水土又得互相制馭勅至爾等會集計議斟酌行之務在兩便故勅

永樂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等朕以將士久處於外夙夜思念不忘於心故屢勅爾等及時班師以解其勤勞今天

氣暄熱正值瘴癘發作爾等不從朕命及時班師今朕不料於此時妄行班師若此行大小軍全無百疾而回則爾等可為全功但瘴癘喪失一軍不得為全功矣其審思之故勅

永樂七年二月初九日皇帝勅諭英國公張輔掛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充副總兵統領軍馬前往交趾征討叛逆賊寇遇有攻戰會合征夷將軍黔國公沐晟等所領軍馬并力行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奉父皇命發宋帖

木黃鉉及岷府文武官員旗軍校尉人等來交趾征進遇戰即令當先賊軍之後就留於彼鎮守故諭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發去岷府文職官員止令隨征辦事班師之日就留在交趾除用宋帖木作為事官名頭當先出力餘如前諭故諭

永樂七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近得雲南都司啟軍務事邊境之民為餘寇所擾于心良為之不

寧已遣人奏達行在今令兵部原錄來啟木付御知之故諭

永樂七年五月二十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前者黔國公總戎失律性傾軍威遂至兇徒嘯聚充斥殘寇鄧悉既陰被殛餘孽奔潰漸已蕩平今聞八百老撾運糧不息未審供儲何人且庶言有象五萬敵敵官軍謂將帥皆易與爾蓋因前失策啟蠻夷輕視朝廷欺蔑無良將帥故為賊遙張聲爾等可差人緝探嚴加防捕掃清餘寇毋勞再舉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公張輔等交趾餘孽聞斬已藩平爾度無他虞即班師回京如彼中事勢未可即離止令清遠侯王文都督朱榮蔡福林帖木兒先回北征胡寇有能領馬指揮千百戶度彼不用亦遣其同回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本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未瞻

永樂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公張輔勅至爾即啟程赴北京往征

永樂八年二月十七日皇太子諭英國公張輔
卿昔以智勇之才侍從乃父克樹崇勲今天下
永平正宜安享祿位以息其勞乃者安南黎寇
狂悖干犯天誅不得已命卿率師征討卿能遵
奉父皇成算奮揚武威瞬息之間賊滅充渠成
功凱還朝野稱嘆比以遺孽小醜假息弄兵復
勞卿提師遠出御撫緝芟夷恩威並著俾邊境
肅清編氓樂業奇功偉績千古不磨然數年之
間跋履山川衝冒瘴癘勤勞為甚予旦夕在念
未嘗忘之茲命召還良用慰懌特遣洗馬楊溥
以羊十五牽酒七十瓶賜勞于途至可領也禮

○平崖書庫

部尚書呂震自北京回言父皇屬望卿至卿其
知之故諭

宣德二年二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
交趾叛寇聚眾攻圍諒江等衛府把截道路總
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已調都指揮孫聚等統領
官軍前去禦備待總兵官安遠侯柳昇等至日
通行勦捕其急缺軍糧爾三司即各委堂上官
員量起軍夫於附近衛見有倉糧內設法星夜
備運前去接濟毋得遲悞如勅奉行

三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得奏交
趾賊情已勅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等

星馳前去廣西附近交趾便利地方駐劄待備
所調官軍齊備約會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
等齋進外勅至爾等即晝夜用心設法備運糧
儲星夜前去接濟毋得稽悞故勅

十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令命都指
揮張貴同丘溫衛士官指揮黃瓏仍領土軍士
民守禦坡壘等處接應交趾爾等即照舊於丘
溫府等處調撥土軍士民前去聽其管理守禦
此係軍務重事毋得稽緩故勅

○平崖書庫

十一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今交
趾用兵廣西往來衛要之路其供給糧儲及所
用軍需百費皆出於民至為勤勞除供給交趾
軍儲及所用軍需應付外其餘在京在外衙門
坐派買辦一應物件及一切不急營辦之務悉
皆停止但是差出內外催辦官員人等即今回
京毋得托故因而生事擾民違者處以重罪其
所司不奉勅旨輒敢擅自承行者一體治罪不
饒故勅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詔安南國曰惟我
皇明誕膺

天眷統馭華夷同文軌于萬方覃聲教於四表
居覆載罔不歸心惟安南慕義稱藩蓋有年矣

故國王

天事大稟命受封保境安民恪脩職貢繼以子清
不替前脩屬茲告終統承乏胤其攝國事黎灝
乃國王麟之子象賢濟美素得邦人之心奉表
翰琛益謹藩臣之禮今遣正使翰林院侍讀學
士錢溥副使禮部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為安南
國王凡爾國中臣僚耆舊尚宜同心翼贊協力
匡扶懋績先猷動循禮度撫一方於寧謐享多
福於久長故茲詔頒想宜知悉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勅安南國勅諭安南
國王黎灝今遣同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同

○平崖書庫

正副使侍讀學士錢溥等前去冊封就齎錢物
收買香料等項物件勅至王宜領價逐一收買
堪中者交付柴昇等進來故諭

嘉靖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勅提督兩廣右副都
御史潘 曰朕惟人君代天理物臨御海宇凡
厥有生悉歸統取未嘗有夷夏之分也安南國
粵在先朝職貢罔廢自正德十年進貢以後迄
今二十餘年貢使不至四朕登極下詔道阻而
近叛逆之罪昭然明着在法當與問罪之師及
及節據守臣奏稱該國賊臣作亂國無定主分
裂竊據不能歸一但恐夷情諂詐難以遽信已

勦俟罪狀明白即當命將率領漢土

而進聲罪致討若不先事有備何以

近該武定侯郭勛久諳戎務將用兵

上奏隨下廷臣議覆前來相應依擬

特命爾會同巡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土官整

朔兵馬鋒利器械俟總督官進兵之日聽其調

取前去隨宜應用仍督令布按二司掌印并該

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處置糧草凡兵馬經往

去處足敷支用毋致缺乏各該官員敢有遲延

違誤者聽爾等指實奏從重究治爾為憲臣

見有地方之責務須計慮周詳區畫停當使兵

○平崖書庫

強食足大振軍威可以攝遠夷之膽收征討之

功斯副朕意毋得視為泛常怠緩誤事責有所

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勅有勅同

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提督兩廣軍

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蔡經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主黎嗣故絕

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

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近該雲南鎮巡

等官提獲莫登庸奸細阮環等及偽造書印具

奏前來的知此賊僭擬名號偽置官屬好生背

叛朝廷罪在不赦特勅爾等各宜遵照該部題

請事理即便調集兵糧多方籌畫分道進兵協力征勦招撫歸順之人用為鄉導凡茲撫勦事情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於偕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朕委託之重毋或因循玩愒致誤事機爾其敬之慎之故勅

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勅總督軍務總

兵官咸寧侯仇鸞曰先該安南副黎寧奏稱國王黎暕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

○平崖書屋

○

方瀛父子聞天聲征討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下廷臣會議會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叅贊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具乞降聽處真實情由星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

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偕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委任之重鎮撫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叅奏處治其餘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即便拿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茲重委其敬之慎之

兵部尚書毛伯溫勅同

越嶠書卷之二



唐虞三代

宜山李文鳳編

充命義和宅南交乃駭越之地舜命禹南撫交趾交趾之名其來最久考諸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蓋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涅以丹青也趾又作趾謂南方夷人足大指間廣若並足而立其指相交故曰交趾漢書云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交趾之南有越裳國當周公居攝時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於是稍絕

春秋戰國

楚子稱霸朝貢百越及悼王任吳起為相撫養戰國之士要在強兵於是南平百越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既并天下畧定楊越始開五嶺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而安南屬於象是時安南人有阮翁中者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管嘆曰人皆如是和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使之將兵守臨兆聲振旬奴秦以為瑞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旬

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為生

一云始皇發諸道逋逃贅婿貴人為兵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畧取陸梁以為七郡以誦徒五十萬人戍之秦末南海尉趙陀擊併之自立為王

漢

漢高因封陀為南越王持高南越關市鐵器陀乃僭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將軍陸慮從擊之會暑潤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

漢高后時南越趙陀使其內史潘中尉高御史

平輦上書謝罪不廷陀乃僭帝號子孫仍之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漢高祖定天下名為辯生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趙陀據南越高帝使賈

賜陀印為南越王賈至陀魋結音權箕踞見賈

賈曰足下中國人昆弟墓墳在真定今足下反

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

國禍且及身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子誅暴

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定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王印綬部符通使王宜知迎北

望稱臣迺以新造未集之越崛強於此漢誠聞

之振燒王先人塚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

衆臨越則殺王降葉如覆手耳於是尉陀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疎禮義乃大悅陸生留與飲數日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太中大夫高后特禁南越關市鐵器陀乃僭號武帝優遣賈往使讓之陀恐稱臣奉貢職皆如意

旨
莊助孝武時人建元四年閔越擊南越邊邑南越王胡上言曰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帝命王恢等率師討閔越師還帝進莊助諭南越王胡威德遣子嬰齊入質

今平屋書屋

今平屋書屋

終軍字子雲年十八爲博士孝武異其文拜爲諳者給事中終軍權諫議大夫南越與和親帝遣使說南越王入朝王稱疾不朝軍士詣領受長纓必驚南越王改之闕下帝乃遣軍說南越

王許許內屬其相呂嘉發兵攻殺王及將軍等

時年二拾故

世謂之休室安國少季溺後人切南越太子嬰

齊入質在長安時娶耶卿樛氏女生與嬰齊立

嘉興嗣之母爲太后未爲嬰齊姬嘗與少季通

元鼎三年帝遣少季與終軍往諭王王太后入

朝少季至越後與王太后私焉國人不附王太

后太后恐亂起誅其相呂嘉乃反攻殺王太

后少季等

韓千秋孝武時人越相呂嘉反帝遣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白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無足爲也辭不可千秋謂帝曰以區區之越又肯王太后獨應呂嘉爲害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遣千秋等將二千人入越境時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將至番禺越兵擊千秋等滅之帝曰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代安侯

今平屋書屋
樛樂南越太后弟也帝命副韓千秋將兵臨越呂嘉殺殺之帝封其子廣德元龍侯

今平屋書屋

今平屋書屋

呂嘉越人也爲越陀相輔政三世嘉年已老男尚王太后嫁王子兄弟居中國甚重越人言之

得衆心愈於王王上書求內屬比內諸侯三歲

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嘉銀印及內史中尉

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黥劓刑用漢法使者皆

留鎮撫之王太后欲入朝嘉諫止王弗聽遂有

叛心遂稱疾不見漢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誅

王王太后亦恐嘉先事發置酒介漢使者權

也誅誅嘉乃會宴宮中坐問酒行太后謂嘉曰

南越內屬是國之利而相君若不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嘉覺而起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

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龍舍楠庚陰與大臣作
亂王素無意殺嘉以是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
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太后孤弱不
能制使者怯無決文以王已附漢獨嘉為亂不
足以舉兵故遣終軍安南少季往使諭吉嘉遂
及下令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亂事
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悔取悅
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特卒政殺
王太后及漢使者而立越妃之子建德是時韓
千秋兵未至番禺四十里嘉及千秋遂滅之使
大亞封漢使節置塞上大度發兵守要害處帝

聞之怒銳欲討之

元為五年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惶
水王爵都尉陽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越人歸義侯為戈船下頓將軍出東陵下離水
抵蒼梧越人義因已蜀罪人發夜即兵下將柯
江十萬師分道而進六年樓船將軍楮兵先至
石門得越船果與博德俱進至番禺嘉等城守
漢兵攻敗縱火燒城日暮伏波乃為營令相使
招降者黎旦城中皆降嘉等已夜亡入海復遣
其故校尉司馬蘇弘追獲建德封為海常侯越
即都稽得嘉封為二品蔡侯越即伏波戈船

下頓夜即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為九郡
交州記曰是時越自全三侯平牛酒千鍾待交
九真口南三郡戶籍起解番得德因月三侯
馬三即寺雄王
雖將治民如故

置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兼置交趾刺史治臨
婁以領之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
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髮徒跣以布
貫其頭而著之後頗徒中國罪人使難居其間
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

胡剛漢太傳廣西世祖清高有節王莽居攝解
衣冠掛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唇肆莽敗乃
歸鄉里

東漢

光武皇帝建武五年交趾太守錫光遣使奉貢
初王莽之亂交趾諸郡皆閉境自守征南將軍
岑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因遣讓書陳國家威
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令於是
讓率錫光等七郡守入貢悉封列侯錫光漢中
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
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
二守焉

十三年南越徵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大學中

既曰任聖童達武初字九真俗以漁獵為業不
事耕種乃教態開歲祖開廣百姓充給貧民無
禮聘者送令長史以下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
聘者二千人是歲風雨順調禾稼豐衍其產子
者名為任視事四年召還九真人為之立生祠
十六年交趾女子微側及其妹微貳交攻郡微
側者薨令將微側之女也嫁為未薨人詩索妻
甚微勇交趾太守蘇定貪暴以法絕之側怒與
妹微貳交於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
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
得自守光武乃詔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脩道

橋通津谿儲糧穀以俟討伐焉

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及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
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被交趾斬側貳等餘
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郡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
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援乃立銅柱
為漢界始於交郡立城郭置井邑援又與越人
申明舊章俾之遵守自是駱越奉行焉將軍故
事二十年振旅還京後交趾七郡貢獻皆泛海
從東治上供治福州也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充不事人邑象

獸生犀白雉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漢太子舍人顯宗時守日
南以惠愛為政懷來異俗遷九真太守

張恢顯宗時守交趾賊敗伏法以資物簿入司
農詔頒群臣

胡貢廣父也為交趾都尉

梁諫字敬叔生兄松事遷徒先是松以怨望作
書誹謗諫與弟恭及松家屬俱徙九真歷江湖

沅湘子胥屈原以辜沉身作悼騷賦後詔還本
郡常登高遠望嘆息言曰大夫居世生當封侯

死當廟奉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酒足自

娛外郡之役徒勞人耳後授命守交趾並無所
愛

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
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

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
患

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即舉土內屬間覽
千八百四十里

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
外蠻復來內屬

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使遣使貢獻

帝賜金印紫綬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叛聚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史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攻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沒交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詔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卞固駁曰若荆陽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微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微發遠赴萬里無有運期詔書迫足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北至嶺南不復堪聞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曰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微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司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方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任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從其吏民以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上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次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云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州刺史喬至聞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良字群卿臨湘人永和六年守交趾周敞上書云交土既遠處九國之外北望京師若瞻雲漢宜預方伯為國南藩運并敵交州刺史敞字子敬吳人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霸勳九真與相連結交趾刺史九江夏方聞恩招

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

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連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百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倪式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都尉親詣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衆轉強盛即字少英會稽人以彭城令為九真都尉

祝恬字伯休中山人南越志云恬為司徒以直言犯上斥為交州刺史政清恩溥甚得民心延熹二年以光祿大夫祝恬為司徒三年恬薨

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為交趾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延熹六年賊執交州刺史荀攸

丁宮自桓帝時為交州刺史召為司徒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熹中為交州刺史

雲詔翻父也後漢日南太守惠澤及民身死歸鄉有馬隨棺會稽樓塚而去

靈帝熹平二年冬十一月南徼外國重譯貢獻方物

李琴交州人初平中宿衛在臺遂鄉人卜龍等以本郡所舉孝廉數家正旦詣殿下稱曰黃恩

不平上問狀琴曰南越偏不為皇天所覆厚地所載上舉茂材一人琴後為潭江六合令終司隸校尉

光和元年交趾烏潯婁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僭來貢獻雋字公偉會稽人靈帝光和四年交州刺史龍興南海太守孔芝叛拜雋交州刺史道過本鄉募家兵及所調伍千人家調發已從兩道入先使詣觀實靈帝威揚德以震動其心既而七郡兵進副之斬渠帥降數萬人以功封都廷侯

李進字登高靈帝時為交州刺史

中平元年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送賈琮為刺史琮到部遣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錫使從役疎所渠帥簡選良吏歲問藩定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治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後有交趾人李進代賈琮為刺史請依中州例貢士其後玩琴以才仕至司隸校尉人才得與中州同選蓋自進始

初周乘為御史以直忤意出為交州刺史上書
云交州絕城習俗貪濁疆宇聚姦長吏肆使
漁萬民臣欲為聖朝掃清一方時為城解受三
十餘人

五年大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
史威經宜改置牧百焉內欲求為交趾牧蓋以
交趾僻遠可僻隔也

賴發零陵人劉表遣為交州刺史仁謹不習世
故為蒼梧太守吳臣所逐劉先主用為太守

蔡母闔會稽人劉表遣為交州刺史

獻帝建安元年朱符刺史交趾侵雲強賊明達

殺之

朱治字君理丹陽人建安七年孫權表治為行

扶義將軍九真太守討平夷越

獻帝建安八年南陽張津為交趾刺史士燮為

交趾太守共上表請立交州置牧乃以張津領

之

初刺史朱符以侵雲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士

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黃領九真太守武領

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唯

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盛震

服百蠻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

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

十五年吳王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為交

州刺史初朝廷賜士燮璽書以為綏南中郎將

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及騭為刺史士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左將軍遣子入質由

是始服屬於吳

是始服屬於吳

是始服屬於吳

桓筆字文林初平之亂避地會稽浮海客交越

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後為人所誣死于

合浦獄

後漢

昭烈帝建武四年吳呂岱誘交趾太守士徽殺

之是歲交趾太守士燮卒吳主以燮子徽為安

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

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

九真日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

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自漢末之亂南方

為兵以良留合浦交趾相隣燮舉吏也叩頭諫

徽吏迎良徽怒督役隣隣凡治合宗兵擊徽不

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

性或謂岱曰微稽果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微雖陳逆詐未知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樊弟子輔為師友從事造性說微微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傳首殊陵微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壁微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

○年歷書

士燮字季威其先魯國文上人遭王莽亂避地交趾六世桓帝時燮父賜為日南太守燮本師顧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為之經解舉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舉茂才遷交趾太守董卓亂交趾刺史朱符為賊所殺燮至即氣字寬字季謙虛下士國人加愛中州士人往避難者第一守合浦凡第黃例候雄長一方出入鳴鍾簪笏蕭鼓車馬稱道灰殺焚香常有數十妻妾家輜輶子弟漢兵騎當特貴重耀百蠻府院不足喻也初朱符張津被殺州郡擾亂帝賜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不思不宣下我璽恩知

逆賊劉表遣賴恭寬南土今以士燮為交南將軍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燮乃遣史張呈奉貢京師特天下表亂道斷絕而燮不貴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慶亭侯建安末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兄弟並受節度權以燮為左將軍遂遣于旻入貢還燮武衛將軍龍編侯每遣使詣權致雜者明珠大貝珊瑚琥珀孔雀犀象奇物異果芭蕉龍眼之屬無歲不致燮在郡四十年壽九十

○年歷書

呂岱字定公廣陵人吳黃武五年為交州刺史初交趾士微懷逆拒命岱督兵浮海進討微懼率兄弟六人內迎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宜命微外扶南林邑諸夷遣入貢以功遷鎮南將軍追封番禺侯孫亮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啻家妻子饑乏權聞知賜錢諸年九十六孫盛曰桑連雖通夏善於信也呂氏不廷也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避亂江東為吳中郎將征南將軍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臣外附內逆騭誘斬之權遷騭為交州刺史到即威聲大振南土平定建康初權遣呂岱代之騭將交州象士萬人出長會劉備東下乃拒於益陽備敗績而

零陵諸郡猶驚擾討平之

趙姬九真軍寧縣女子少不嫁乳長三尺置於
皆外看金搗高履乘象頭與敵戰居山中聚黨
為盜交州刺史陸喬誅之

薛綜字子敬沛郡人少依族入避地交址從劉
熙學擢以為合浦交址太守為交州刺史從呂岱
平士傲亂

陸爾字恭宗凱之弟也吳赤烏十一年交址九
真賊攻沒城邑遂以爾為交州刺史入界諭以
恩信務崇招納遣以財帛賊眾及民莫不稽顙
交城清泰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初封都亭侯

卷之五

陳襲臨淮人永安七年為交州牧值孫資虐政
後復分海東四郡為廣州以熊牧為刺史海南
三郡為交州以襲為刺史移治龍編

虞記字世洪執子也孫皓建衡初為監軍後與
諸將薛瑒陶廣李勉徐存等擊交址擒殺所置
守將九真日南皆復為吳虞記以功拜交址刺
史封餘姚侯

恭母俊吳交州刺史

黃蓋吳日南太守貪冒見逐

董偉字君異侯官人士變在交址嘗病死三日
偉與藥丸含之食頃顏色漸復半日能起見仙

傳

許靖字文休河南人舉孝廉為亭書郎與太常
避董卓亂往依稽會太常王明及孫策渡江走
交址以避難士愛厚加禮遇與陳國袁徽同寓
交址徽遣荀彧書云許文休英才偉士自流宕
荒城群士相隨每有急緩常先人後已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守鉅鹿張翊銜王命更交部率
贄慕靖欲與要誓拒不許靖與曹公書云三江
五湖昔為虞廷與眾師劉子孝傳浮滄海南至
交外歷東甌經行萬里不見漢地輕濟海南與
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熱飭元戎西迎大

卷之五

為即與眾師徐元賢復共嚴裝荆外水陸無津
交部驛使絕斷又張子雲者昔在京城志扶王
室今居荒城不復參預本朝國之藩鎮足下
外援也翊恨靖不相納搜其書投於水劉璋使
使招靖入蜀先主用為已郎廣漢太平終于司
走

劉已字子初零陵人劉表辟幾次不就曹公辟
為掾使招納零陵桂長沙會先主署有三郡已
復逐逐適交址與士變計謀不合又入蜀諸葛
亮稱之因為尚書靖儉恭然先主稱號策命皆
已所作

顧譚字子然吳相雍之孫也為尚書以上疏論
魯王霸由是霸與譚有隙又衛將軍全琮子寄
為霸賓素輕邪求交譚不納遂共植黨陷譚坐
徙交趾

顧承譚弟也字子真為西部使都尉平山越後
與譚俱徙交趾卒

張休字子猷為侍中振威將軍與顧譚顧承以
論事從交外竟為孫洪所譖詔賜死

劉然不知何郡人與薛綜程秉避亂交趾熙論
大義帝昭曰熙作釋名八卷物類至繁難復詳
亮

程秉字德樞建寧鄭玄避地交趾與劉熙論大
義博通五經士喪命為長史孫權徵拜太子太
傅

俞益期豫章人性剛直不能從俗遠適日南

後帝延熙二年蜀將廖式攻零陵桂陽動徙交
州諸郡時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年已八

十自表取行星夜兼路吳遣使追拜交州牧及
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
及其支黨郡縣悉平

十一年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發動
吳主以衛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

按討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
清炎興元年吳交趾段其太守孫諸以降魏諸

為太守貪暴會吳生遣使至郡又擅調孔雀三
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後遂作亂即吏呂興殺諸
及使人而請吏於魏九真日南皆應魏以興為
將軍者督為其下所殺唐胤等九真以私怨殺
功曹潘歆歆弟殺明

興字蜀命領交州事或云晉交州刺史

毛吳蜀交趾太守或云晉將軍

晉

武帝泰始四年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

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
破之鬱林九真皆附後稷遣將軍毛晃董元
攻合浦戰于右城大破吳兵殺劉俊脩則餘兵
散還合浦稷表晃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

稷所殺後竟報讐

吾彥字士則吳建平太守才兼文武手格猛虎

吳亡歸晉為交州刺史後陶璜死九真戍兵作
亂彥討平之斬賊師趙祉在鎮二十年思威宣

晉南州寧謐

顧秘字公直吳將軍胤子也代吾彥為交州刺

史顧參松子也松卒州追參領州事顧寺參弟也參卒寺求領州事文人不暇乃從長吏胡肇等又欲殺梁碩碩先以兵脅寺並其母皆縶殺之

七年吳復取交趾是年秋七月吳大都督威南將軍薛羽與蒼梧太守陶璜由陸路進以監軍李勉徐存由建安道會於合浦性擊之合兵十萬兵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為吳所陷虜傷殺毛晃等璜愛晃勇欲活之吳謀殺璜璜乃殺之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剖其肝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傷也王素

欽赴歸南中吳大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吳大赦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僚州境皆平增置新興九德武平三郡新興王晉太康三年建衡三年

石崇武帝時以散騎常侍中為交趾採訪使太康元年平吳克江陵交州諸郡望風送印綬內附杜預杖節稱詔而撫之

是年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厝舊唯兵是鎮父盜州諸長按樓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使肘山濤亦言

不宜去州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清所言然其後刺史復煎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陶璜字世英丹陽人吳蒼梧太守也初呂興殺孫諸以郡附晉晉武拜交州太守為李統所殺復遣魯谷及巴西馬南皆病卒以霍弋楊稭捕其缺與毛晃董元孟幹李松王業樂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於古城斬脩則劉俊吳建衡三年秋遣吳記薛翊陶璜拒楊稭等戰分永璜破退保合浦翊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反失利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下得失其意諸君不相順故

吳中平歷書

敗耳陽欲引軍還即夜以兵出其不意徑至交趾董元拒之將欲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乃脩長戟於其後繞兵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璜以長戟逆之大敗元衆獲其寶物璜乃謝璜以所得物遺嚴師梁奇之報其助人之功也董元有男將解系同在城內璜令其弟為書與系又遺象象輅鼓導從而行元曰象若此系必久有去志即殺系璜攻元殺之九真日南皆降遂拜璜為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得人心夷獠便化者璜討平之璜使召士人詣留凡三十輩於是遣令復任孫皓遺留手書勸歸順

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各晉帝詔復其本職完陵侯改爲冠軍將軍璜在交南三十年卒舉州號哭陶威一作威璜子也初梁碩殺顧

史

陳帝永嘉元年交州刺史李彥奉詔遣其子咨

將兵收李釗子寧州初釗之父李毅領寧州頻

歲饑疫五苓夷徂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

者甚衆夷遂圍寧州城毅病篤緩絕乃止疏請

罪不報卒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州人奉釗

領州事治中毛孟爲釗屢奏永刺史不見省孟

以寧州閭未解欲自刎朝廷憐之以王遜爲寧

州刺史仍詔交州出兵救之

愍帝建興三年江夏太守陶侃討交州刺史王

機等平之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

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役之碩遂專制

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

州會社弦誼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

弘爲機攻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

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更與杜弘

及交州秀才劉浹等反謀還據廣州侃至廣襲

弘破之執劉浹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機機敗

走病死于道高掘其屍斬之季追復即溫於始

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以侃爲廣州刺史

陶侃字士衡鄱陽人性聰明勤於吏職爲江夏

太守時王機反欲據廣州侃討平之斬機等傳

首京師侃以功遷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七州

軍事兼領交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封鄉侯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託故求廣州不許會廣人

怨刺史郭訥而叛遂與溫即迎機爲刺史郭遣

參軍葛幽追至靈陵機叱曰求取死耶幽不敢

逼訥問即附機遣兵擊即爲即所敗訥遂西節

避之機入城恐王敦所討就求交州刺史敦以

機難制從之機趨交州爲梁碩所拒遂往鬱林

會杜洪據臨賀機勸洪取廣州於是洪與機俱

反尋爲陶侃所誅

元帝永昌元年以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

將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既而

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廣州刺史陶

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

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

爲踰旬而卒

王諒字幼成少有才幹王敦權參府事初梁碩

專威交土敦以王機爲刺史碩拒機而迎故都

督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教以諒為交州
刺史敦諒謂曰脩湛梁碩國賊也卿至即斬之
諒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
來諒因執之碩爭故將之子有罪可遣不可殺
諒曰是君家故母損我事即斬之碩怒而行諒
陰使客刺碩不克碩衆圍諒於龍編侃遣兵救
未至諒敗而死

明帝太寧元年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衆心侃因攻而斬之詔以
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未幾吏部郎
阮放求為交州刺史許之放行至寧浦遇高寶

為寶設饌伏兵攻之寶兵擊放走得免至州少
時病卒

張重日南人舉討入洛正旦大會晉明帝曰日
南北視日耶重曰今卻有雲中者不必有其實
日亦在東井耳至於風氣暄暖曰影仰於民之
上以重為金城太守

成帝咸和九年成主雄分寧州之興古永昌新
柯越雋夜郎等郡為交州以鬱深為刺史
穆帝永和三年林邑王文攻陷日南徼交州刺
史請以郡北橫山為界北橫山在日南郡北勿務界上非邕州之橫山也
日南太守夏候覽貪縱侵剝胡高又糾調船材

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患憤文因攻陷日南將
士死者五六十殺覽以屍祭天徼交州刺史朱
蕃請分其界交既去蕃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孝武帝大元五年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
州及明年秋七月交州太守杜瑗斬之交州平
拜瑗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瑗字道言朱為人或
云本京兆人祖元孚合浦因居交州靈伯據廣
州遣使通好瑗斬其使

安帝義熙七年夏四月交州刺史杜慧度破盧
循於龍編南冲斬之慧度瑗之第五子也瑗卒
朝廷以其斬李遜功授慧度為交州刺史道盧

循寇番禺不克敗走龍合浦兇奔交州慧度帥
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衆僅三千人
李遜子李燮與餘黨李成等結集僅傍五千餘
人以應循是月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
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
以步兵夾岸射之衆艦俱燃兵衆大潰循自投
于水慧度取其屍併其父級及三子與李成等
俱斬之函七首送建康封慧度龍編侯進號輔
國將軍其弟慧賄為交州太守
十一年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之
王敦晉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襄交廣六州

諸軍事

下展晉交趾太守

褚陶字季雅晉九真太守

張建字君器按晉武紀之咸平三年秋交趾刺史張建之按王頃之記云建為交州刺史封高漢

建侯居山受其風土因居之其所以紀不同未知

是

阮放字思度字族弟也為交部侍郎成帝幼冲

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授揚威將軍交州刺

史到州暴疾卒追贈廷尉

夏侯覽晉穆帝永和初字日南號酒亂政民怨

之吳帥范文襲殺覽以屍祭天遂據日南

卷之四十五

朱藩永和三年為交州刺史初林邑王范文據

日南潘使督護劉雄成日南文攻陷之又攻九

真士九千十死八九護督滕峻率交廣兵伐文

於盧容為文所敗揚平永和七年為交州刺史

與滕峻討林邑其王范佛子戰敗而縛諸軍門

請罪與盟而還

阮敦永和九年為交州刺史討林邑王破十五

餘堡

溫放嶠之子也為侍郎遷交州刺史晉咸平中

將軍征林邑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怒其

沮衆誅之遂領兵擊敗賊衆范佛子降林邑城

東五里今有溫公二壘

杜寶為交州太守

滕舍晉交州刺史咸平末再征林邑平之

葛洪字稚州年老欲煉丹延壽聞交趾出丹砂

求為勾漏令

姜莊晉交州刺史

傳詠鴉子交州太守

滕遜脩子交州刺史

饒谷交趾太守馬容代之

孟幹屬將軍霍戎牙化隨毛是自蜀出交趾為

吳所擒後歸晉陳伐吳之計晉武帝以為日南

太守

庾道愍鄆陵人晉司空永玄孫有孝行頗能作

文少孤憐所生之母漂流交州時道愍尚在襁

褓及長永為交州永緩寧府佐而去交州尚逮

乃自冒險至交州尋永經年日長悲泣嘗入一

村日暮張兩即寄止其家俄有一婦負薪道

愍心動因飭之乃其母也遂相持號泣凡者莫

不憚矣道愍仕齊為射生校尉

黎田愛州人為洛陽尉

姜神翊愛州人為舒州刺史

宋

武帝永初元年交州刺史杜慈度擊于林邑大破
降之慈度擊破林邑所殺過半前後為所鈔掠
者皆遣還慈度布衣蔬食儉約素質禁淫祠脩
學校歲餼以私賑給為政纖密吏民畏愛之卒
贈左將軍

阮彌之宋交州刺史元嘉中征林邑其王范陽
遁出外婚婿阮彌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賊彌
之北海遇風三日無頃止所夜遇賊於壽會范
陽遁部船五百來救謙之射中陽遁抱上船兵
敗縱橫軍船接得陽遁而遁彌之胥溺余里難
制勝遂北還

阮印宋交州刺史善草書

張穆之字思靜梁張宕父也少方雅為散騎侍
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乃求交
趾太守政有異蹟

文帝元嘉四年夏四月以廷尉王微之代杜弘
文為交州刺史詔微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慧變
子也為鎮遠將軍交州刺史以寬和得衆龔
龍編侯被微已有疾自輿執道或勸之待病愈
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況被詔乎
遂行卒于廣州

二十三年二月詔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

王范陽邁克之和之高平人元嘉末為龍驤將
軍交州刺史有威名盜賊屏息初陽邁雖遣使
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隨帝遣檀和之討
之南陽字慈世儒素慈獨好武事常言願乘
風破萬里浪及之和之代林邑慈自奮請從軍
以怒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怒為前鋒陽邁聞軍
出遣使詣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
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
之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
諭降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固林邑將范扶龍
於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慈督

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五月和之等按區粟斬

扶龍乘勢入象浦陽邁領國來戰以貝渠校象
前後無降宗慈曰吾聞外國有卿子咸服百獸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
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實
不可勝計宗慈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裝蕭然
張融字思光時為封溪令由渤海至交趾海中
遇風無懼方詠曰乾魚可自還本鄉肉脯何為
者哉作海賦文詞詭譎顧愷之曰此賦實越玄
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筆益曰鹿沙構白熬沒
出素積雪中春形霜早露

明帝泰始四年三月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及自稱刺史

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為交州刺史

桓閔字叔通宋交州刺史資財巨萬宋武二年帝貪欲二年石罷任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

齊

高帝建元元年四月桂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上言以為交州險遠宋未政可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想德且役土所出惟有珠寶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六月

平寇書卷

詔以李叔獻為交州刺史初李長仁死徒弟叔

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宋

以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煥寧

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武平新昌二郡太守武平新昌二郡太守

守險不納煥煥停籌持病卒至是年帝不詔曰

交趾比景獨煥停籌持病卒至是年帝不詔曰

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為刺史撫安南土

武帝永明二年詔欲討李叔獻初叔獻即受命

斷割外國貢獻用是上欲討之

三年正月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討李叔

獻降之時詔發南康宜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

獻聞之遣使乞使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

及孔雀毼以孔雀毼為飾也上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

問道自湘州還朝初楷拜交州刺史將行聞羽

監桓深者故刺史桓桓深也雅而好學遂令同

行深未至交州卒

八年十月以伏登之為交州刺史初交州刺史

房法乘事好讀書嘗為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

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之大怒擊登之

於獄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

曲襲執法乘因之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

登之為刺史

平寇書卷

劉勔銜祖也齊交州刺史

梁

武帝天監二年二月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及長

史李晏討平之

十五年十一月交州史李晏斬交州叛賊阮宗

孝傳首建康

大同七年交趾李賁泄為豪右任不得志會交

州刺史武林侯蕭諮諮上之字以刻薄失衆心

時賁監德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

賁奔還廣州詔遣諮與交州刺史孫同新州刺

史盧子雄將兵擊之以春虜方起請待至秋廣
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諮又遣之問等至合浦
死者十六七衆潰而歸結奏問及子雄與賊交
通逗留不進勅于廣州賜死雄弟于略子烈等
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諮爲子雄復寬吳
與陳霸先帥精甲往救大破之

十年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建萬春
堂以居

十一年詔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賁之驍既
奉詔又以陳霸先爲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之
也會博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說留驍

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

暕集諸將問討霸先曰交趾叛漢罪由宗室

也遂使淵亂數州通誅累歲定州欽倫安日前

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

撓不進長寇沮衆也遂勅兵先發驍以霸先爲

前鋒至交州賁帥衆三萬拒之賁子朱高又敗

于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諸軍圍之

中大同元年陳霸先敗李賁于典澈湖賁帥衆

二萬自僚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克塞湖中

衆軍憚之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

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

全今籍其屢奉人情未固夷僚烏合易爲摧殄

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宿時事去矣
諸將皆默然不敢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海
中霸先勒所部兵衆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
衆大潰竄入屈僚洞中

太清元年李賁伏誅交州平屈僚洞斬李賁傳
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二萬圍愛

州高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霸先字興國
具興人意氣雄傑涉獵經史以廣州參軍爲交

州司馬與楊暕討李賁會西江集諸將問討霸

先賁驍推霸先爲先鋒所向摧陷以功作高

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

簡文帝大寶元年詔以陳霸先爲交州刺史

敬帝紹泰元年十二月交州刺史劉元儼率其

屬數千人歸王琳

王奕梁交州刺史

陳

武帝元年初仍於交州置都督府交趾隸之

宣帝初歐陽統督交廣取十九州軍十餘年威著

百越南宗疑之詔徵還胡統懼遂及大建中既

平歐陽統交趾夷僚往往相聚爲寇抄陳留阮

卓奉使紹慰之日南象郡復通時交趾多金翠

珠具珍怪之物前後使者皆致之惟卓挺身而還

衣裝無他特論成服無慮

楊緒陳交受諸州都督封武康郡公

楊作浦字衡卿緒亡代領交州都督

隋

文帝開皇十年交趾李春反詔楊素平之

仁壽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為總官府

二年交州假帥李佛子作亂詔交州道行軍總

管劉方討降之佛子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

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乃據烏延城楊素薦

此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備詔以方為交

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軍令嚴肅有

紀心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

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

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其桀黠者皆斬之諸

降送之長安

文帝末有言林邑多寶貨累世未名會劉方新

平交州楊帝大業初授方羅州道行軍總管率

大將軍張以尚書右丞李綱為行軍司馬舟師

起北景夏四月征林邑其王梵志遣兵守險方

擊走之師度閩黎江賊乘象四面而志方乃潛

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退賊兵進之象坑陷

賊墮方以弩箭射象象却踣王因以飲師縱之

賊大敗俘馘萬計過大緣江賊據險又擊走之

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覽志棄城奔

走海獲其廟主金人十八蓋有因牙其宮室

刻石紀功而還士卒死者十四王方亦得疾卒

於道

楊帝大業末交州大守丘和擊竊長真丘破之

和洛陽人隋大業末拜交趾大守撫綏盡心荒

域安之賜帝崩和未知鴻臚卿長真以舊林附

蕭銑馮盎以珠厓番禺附林士洪各遣使招和

不從林邑諸國數遣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富時

王者號問之命長真以南粵雲于倭敗之和懼

欲出迎司法佐書高士廉長真遠來糧少勢不

龍久城中勝兵尚可以戰奈何受制於人命廣

為行軍司馬擊長真走之隋亡和納款於唐即

拜交州總管

高陰字士廉齊清河王丘之孫隋文書中舉文

才中甲科召補群吏解政奉高麗還貶朱葛王

簿以母老不得君羣舊地留解于屯奉養而行

會世亂交趾大守丘和補司法佐蕭詵令竊長

真以兵侵交趾命陰為行軍司馬迎擊破之唐

初為中書門下

越矯書卷之三

越嶠書卷之四

宜山李文鳳編次

唐

高祖武德四年隋交州太守丘和長史高士廉
司馬杜之松悉降和既破竄長真兵有統果自
江都至得隋煬帝亡問即欲陳狀歸唐而嶺嶠
閉阻乃權附蕭銑銑平遂詣李恭降

五年三月詔以隋交州太守丘和為交州總管
和遣高士廉奉表請入朝士年四月交受之道
始通日南太守李賔與廣州賊帥鄧文進合浦
太守羅宣并來降

大泉貞觀元年二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
道以交陸絳愛等州屬嶺南道

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同蠻表疏不順請發兵討之
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每
一發兵不覺頭顱為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
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
一舉而亡情主亦欲必取高麗頻年勞役人不勝
怨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年侵我國家
部落疲於征伐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
兵但經歷山陰土多瘠瘠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
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十二年十一月明州僚友武德五年以越
裝地置明州
州都督李道彥討之

李大亮貞觀初為交州都督

李壽唐宗室為交州都督貪冒得罪

裴虔通唐辰州刺史貞觀二年通煬帝欲人為
逆亂雖更敕令不可收民斥居驪外

盧祖尚字李良光州人貞觀初李壽得罪太宗

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

召至帝謂之曰交州大藩須賢牧治之前後都

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畧為我鎮之勿以道

遠為辭祖尚既謝而復悔之稱疾辭上遣杜如

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曰匹

夫相許猶存信卿面許朕豈得悔之宜可早行

三年必詔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多瘴

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之不行何以為政

命斬於朝堂尋悔復其官廢

李進興唐宗室也封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

公貞觀九年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憂卒於

官

李登邑王神符子也任交州刺史

柳楚賢蒲州人貞觀中為交桂二州都督

杜正倫相州人太宗素知名為中書侍郎太子

左庶子以太子承乾敗貶正倫交州都督
實德明愛州刺史

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亮子也為中書貞觀末
遷潭州桂州都督後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遂良
不軌武后怒貶愛州刺史歲餘卒二子彦甫彦
仲亦流愛州皆殺之咸通五年高駢平安南始
表歸葬陽翟

高宗調露元年詔改交州為安南都護府

柴世威高宗朝坐弟令武與房道愛反流邵州
起為交州都督

余慶為吏清而刻累遷御史中丞引御史坐與

議論因遷交州刺史

杜朋舉烏傷人唐景龍末為濟原尉夢中入一
府見一碧衣相揖甚恭曰少府當為安南都護
某安南編戶也故先敗恭願自保後果為安南
都護

王福嗜勃交也高宗時為麻州司戶參軍坐勃
事遷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渡海弱水卒

李巢字孝義剡子也幼豪俠上書陳利等拜監
祭御史以忤旨貶龍編主簿李友益義府族也
附杜正倫伺察義府舉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
交通因上言異計高宗惡之流驩引

況全期字雲卿相州人累遷給事中考功受財
流驪州後歷中書舍人

杜審言字公簡襄陽人為監察御史政績嘉美
太白晝見勸帝脩德以答天譴帝責李義府曰
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主者何義府
與諸武僭審言自免去上元初高宗復召凡用
審言久去朝儀疎梗并忌蹈舞李欽元奏徒朱
寓丞卒

天后垂拱三年交州丁建反殺都護劉延祐桂
州司馬曹植靜討平之延祐為安南都督舊臣
戶歲卑阻阨延祐責全入囊怨誅天延祐誅其

渠李嗣先其餘黨丁建殺延祐據交州桂州司
馬曹植靜討建斬之延祐家巨富每養諸難死
則勒奴僕舂填未嘗以元口腹召賓客
以密達為愛州刺史

盧藏用字潛田州人舉進士不第與兄志游士
於冀蜀間武后召為黃門侍郎坐附太平公主
玄宗欲斬之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誅又推無狀
又流驪州會交州又藏用扞禦有勞進黔
州長史

宗晉卿武后從夫子兄楚客為戶部侍郎晉卿
典羽林兵坐楚客營第僭侈過度流峯州

李乾祐為刑觀一州刺史坐事流驪州

嚴思善則天時監察御史公直敢言密拱以後
任用酷吏誅宗室殺大臣時告密者不可勝數
太后亦厭其煩命思善按閱引宣狀罪者八百
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陷思善坐流驪

州

玄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陀首尾
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
蔽江而下十十五相附着江而足安南軍帥
梅叔鸞叛號為黑帝外結林邑真臘等衆號三
十萬寇安南詔庄監門衛將軍楊思龜都護元

楚客討之由馬援故道大破賊衆封尸為京觀
而還元楚客江陵人

宋之悌之問茅也長八尺開元中歷劬南節度
使太原尸坐事流朱壽待蠻陷驪州就受交州
總管擊平之

康謙北方唐人為安南都護

朝衡日本人間元中奉幣來朝恭中幸之

留焉改名朝衡歷仕中國永泰二年為安南都

護時生靈侵德化龍武二州曉詔朝衡往禦之
天寶十年以何復光為安南都護率兵伐雲南
收復安寧城再立馬援銅柱以定疆界復先柱

州人

以張伯義為安南經畧使始築大羅城
德宗建中三年以輔良交為安南都護時演州
司馬李孟秋率州刺史李牧岸叛自稱安南節
度良交斬之

以高正平為安南經畧使

安南經畧張應卒於官其佐李元度俱兵會州
縣為姦賊唐帥李復渝擒元度南裔肅然
施昌字洪祚為處州刺史會安南酋僚杜英翰
叛拜昌為都護夷落向化居十年足疾請還以
兵部郎中裴泰代之未幾州將王季元違奉德

宗召昌問狀年踰七十占時尚精明帝奇之復
拜安南都護遣人致書相賀叛兵即走

憲宗元和三年以張舟為都護鎮撫安南先是
舟為安南經畧判官大羅城前經畧張伯義築
才高二丈二尺都門三重門各有樓東西門各

三門南門五門上置鼓南城內造左右十營集

泰時雖愛二城被琛三改破壞毀殆盡環三占

城王也舟又築之初甯中器械八千事三年以
來計三十餘萬事令左右起甲伏樓二十間貯
之先有戰船數十艘且運鈍舟造成勝艘三千
二百艘每船載戰士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

連弩二枚棹船向背度如風自占城真臘悉脩貢職舟致柳子厚作祭文

馬德字元會元和間以廣州刺史遷安南都護清康不悅用儒術教其俗夷僚安之建銅柱鏡著唐德以明德為伏波韓愈道行詩紐旌旌海獻南紫

裴行立唐安南經畧使特選王國後人李藥山謀篡其君來乞師行立斬之歸其尸蠻人悅服却將杜英策詆之者溪洞豪也排子軍化經畧使多段借畧恣難治行立每持其罪代之許自效故英策劾之韋沐浴久不還行立召其

平崖書堂

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倭然遂殺以尸還范氏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風盛行徒挂管觀察使黃家洞反行立平之代桂仲武為安南都護李原善為安南都護室歷奏初移府於北岸

德宗貞元十九年春二月己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連其觀察使裴泰奔朱焉明日左兵馬使趙旬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優之

姜公輔神珙孫提子也貞元初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受右拾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以母賴祿而養求冀京兆戶曹舉軍公輔高村

每見教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此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厚待此不如誅之養虎無自遺害帝不從俄而東帥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此常思徑京得志向以朱滔殺奪其兵權若常佛贊請馳捕以從無令群兇得之帝舍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鑑公輔曰鑑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泄部曲漁陽變騎此若立涇原為變非萬全策也帝遂之奉天有言北反者請為備乎靈杞曰此忠直為實奈何言其叛傷大

平崖書堂

臣心臣以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勸此未迎乘與者乃拒諸道兵距城一舍而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重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之此兵果至如所言乃權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果長女唐安公主道薨上欲造塔原葬之公輔表諫以為山商非久居之地且宜輸以濟軍中之急上謂陸贄曰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宜其務本且輔臣朝夕納諫連而弼之乃其所職帝曰不然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自求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貴直名遂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便為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相公輔數求官贄密

謂曰丞相竇參嘗公拔官妻愛上不悅公輔曜
請為道士帝問故公輔不敢泄贊語以參言為
對帝怒貶泉州別駕遣使責參順宗三拜吉州
刺史未就官卒姜公復公輔弟也終此部郎中
廖有方交州人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
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在草木亦
殊異吳常莊陽德之炳耀獨發於餘範壤麗而
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質內而
文手外其餘詩有大雅之遺夫固鍾於陽德者
和是世之所甲也今之世恒人其餘紛葩壤屬
則凡知責之矣其亦有責生者抑果能如是則

吳不謂之恒人實亦世之所罕也

竇參德宗相為相外惡孝選出為常州刺史及
參貶沂州節度使劉士寧遣參絹五十疋參
交結藩鎮上怒欲殺之陸贄力救乃貶驩州司
戶尋賜死

李仁鈞礪父也唐貞元中大傳陝西公董晉平
津外仁鈞為侍御史管理鹽鐵陝西公董軍亂
司馬從事皆賜死仁鈞亦被燒死為日南民
杜英策溪峒豪也唐德宗時為安南副都護
金節歸安南賊帥何膺安亮也常以忠義誨膺
亮頗恨又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積而水州里

化馬唐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今本道因特撫
問

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
楊清陌都護殺都護府李象古丙寅詔以唐州
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敕楊清以為慶州刺
史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奇刻失衆心清世
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遂讎讐不得志尋遣其
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
襲府成陷之殺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
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復桂管觀察
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楊旻欲徵幸立功事請

討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上不聽大發江湖
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疲瘁腐死者不可勝
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一言彫
弊

十五年二月安南都護桂仲武執楊清斬之仲
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時清用刑慘重其當
離心仲武遣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
兵七十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留是月甲午以
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辛未安南將
士聞城納仲武執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
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武宗會昌三年安南將士作亂監軍段士則與平之初安南經畧使武渾重使將士苦之遂作亂燒城郭劫府庫渾奔廣州士則撫安亂衆裴夷直爲中書舍人武宗即位夷直視兩將不肯險書出抗外判吏又斥驢外司戶參軍宣宗時召爲常侍

宣宗大中十一年春正月以王誠爲安南都護經畧使式宰相起子也有才畧至交州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遂教士卒甚銳順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

卷之八

八

壁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條耳非爲寇也時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三千部護中軍繞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無干邊徼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各管經畧使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患民屢爲亂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聞矣相與夜爲交趾城鼓譟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稿實式始脩

卷之八

八

日休作詩刺之

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服通使是年六月寧寇安南初安南都護李承爲政暴貪強是蠻中馬牛壺頭止與鹽一斗又役商民杜存誠辟蠻怨怒導南詔使盜邊境峇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縮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知峇州者言承請罷戍兵事委由獨防遏於是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柘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柘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起居注張芝上疏曰今徭絢用李承鎮安南首亂南方賦貲流着使天下兵伐調款不給支

崔狀大中六年爲都護爲褚遂良別立碑記田在宥布子也爲都護頗立邊功

韓約爲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峇州刺史王昇朝及約討平之後爲亂軍所建馮植字存之文宗開成初爲安南都護以文雅納飾其政清靜不煩民安之化外諸酋皆來納款

懿宗咸通元年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鄴與監軍奔武州武州在宣州界

二年春正月詔發遣常及隣道兵救安南擊南
蠻夏六月以鹽州防禦使土寬為安南經畧使
侍李鄩自武州收集士卒攻群蠻復取交南州
還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鄩初至安南殺蠻酋
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備交趾朝廷以杜
氏強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
誠金吾將軍再舉鄩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三年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土寬數來告
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蔡襲代之仍食許滑徐汴
刑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
既盛蠻遂引去襲時諸道兵在安南西道節度
使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
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並以荒服路
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
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
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
食皆闕諸力兩窮作十心死狀申中書時相信
京之言終不之省 十一月南詔帥即蠻王萬
寇安南襲告急救發京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
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領南東
道節度使常宙奏蠻寇必尚邕州若不先保護
邕城連征恐蠻於後乘虛掩絕餉道乃救蔡襲

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月襲又未益兵
救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
趾襲嬰城固守收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
力戰身集十矢欲赴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
死荆南江西鄧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
東水陸利南雲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
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
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又東羅門蠻不為備惟
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緒始
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惟幕府樊綽取襲
印先走渡江得免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五
十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緒據交趾城溪峒夷僚
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
保領南西道 是年夏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
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朱戎為行交
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
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朱戎為經
畧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
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汴相江入潯渠
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
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

州從之軍食以定然有司以和顧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風濤沒溺有司曰繫網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五年以客管經畧使張商賈以當文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商進取安南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卞元節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城垣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僚為導始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泛淮鄆兵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步行李師象治壕桐南畢蠻軍

○平匪書卷

已合圍留四日治政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所營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隨將勇士三百夜馳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問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如承訓檢校右僕射自餘奏功授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嶺南東道節度使李富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旋懼果未辭度乃以承訓為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張商為嶺南西道節使特南

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商久之不收進軍取安南憂侯攷為駭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畧招討使因所將兵悉以授之駢領書討今古兩軍官多譽之歷遷書右神策都實候委有功故委以安南

駢字

六年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促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復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獲以食軍

○平匪書卷

七年六月南詔酋龍遣書問節度使楊緝助安南節度使段固選手交趾以范岷此一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軍陳刺使韋仲宰將七十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大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古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詔所至闕訟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高趾段復甚衆連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固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驛已與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督駢遣小校曹震入告交趾

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畧
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
於島間俟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
加驛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驛至海門而還
是權閣需動輒維周之命維周云食諸將不為
之用遂解重圍盡追去者大半驛至復督勵將
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反上鑾為南詔即
運首朱道右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驛又破
土蠻附南詔者一洞誅其酋長土蠻帥棄歸附
首萬七千人 十月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
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脩

平定書卷

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驛為節
度使自李承渰侵優安南為安南患殆將十五年
至是始平驛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
萬間驛以南海至交州有石隱水中常覆巨舟
逐鑿前去其石交廣之民亦擇安行

禹尋從高驛收復安南有功後代之治拜節度
使

魯元高驛裨將也軍為驛告安南續乾封四年
為安南都護時南詔王酋老罕子法嗣自號大
封人舉眾侵安南邕州戍兵潰會傳京幸蜀陳
敬誼議和親于南詔盧瑋豆盧瑑乃請說帝云

咸通以來蠻始叛渝沒安南邕管黔州四州天
下騷繹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中藏
空虛士死瘡痍瘝骨傳天人不念家亡命為各
可謂痛心况安南戍卒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
命使者通好以伐其謀以厚服內得休息也帝
曰然會黃巢平不果

敬彦宗愛州人是時為川刺史

崔立信為安南都護其媚裝維岳攝驩州刺史

貪果無度

楊牧字藏之南詔蠻自大中以城大邑外掠交
止調華人往來也戊戌步瘴氣死者十七賊勢益

平定書卷

強收議豫章募萬人置鎮南軍以拒蠻又泛舟
餉南軍上嘉之進尚書僕射懿宗時為相初尚
書右丞裴垣子娶牧女資送甚盛器用飭以犀
玉垣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而牧竟以賄敗
咸通十一年流驪外尋場死

陳鐸更為至德令見懿宗荒不視庶政委任路
岩岩奢靡傾通賄趙鐸更上言請破邊家一可
睦軍三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岩親更上怒流

愛州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相高荆南節度使咸通
十一年同昌公主薨詔備醫官二十餘人全家

紫微樓與京戶溫璋刀諫言陛下向愛女因
平民盜宗怒出唐為驢外司戶璋為振外司馬
鄭畋字台文僖宗朝為相初交廣邕南兵舊取
嶺北五道往來餉運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
鹽鐵委廣州節度常河歲泛海敗鹽直四十萬
緡帛者米以贍安南羅荆洪等漕後軍食遂饒
昭宣帝天祐三年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
章事時承裕乘亂據有安南之地

後梁

大祖開平二年以檢校太尉劉隱誦靜海軍節
度使安南都護次年封南平先是交州曲頤

曲頤字雁書

與桂州劉士邕州華廣畧容州龐巨昭等分
據諸管隱盡以兵事付第嚴今取之

後唐

明宗長興元年南漢劉巖巖無德位更名遣

其將梁克真李守鄴攻交州授之執靜海節度
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自曲頤傳
交趾至承美而敗

一年交州將楊廷藝奏傲子三千餘復交州
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
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水吉程寶救之未至城陷
進赴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後晉

高祖武帝天福二年交州將皎公美假安南節
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三年楊廷藝敗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美
於交州美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主嚴以其子
萬王弘操徙封交王將兵救之漢主自將屯于
海門按因問策於崇文文使蕭益封曰今霖雨
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宜持
重多用御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即戰艦自
蘇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美據交州引兵逆戰先
於海口多植大木銳其首冒之以鐵連輕舟來
朝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木不得
近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漢主慟
哭收餘衆而還

後周

顯德元年靜海節度吳權死漢主自弘操戰
沒遂置權不復攻權因得人據交州權死子昌
岌立昌岌死弟昌文立請命於南漢漢主晟以
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復昌文死其
衆謀呂處坪岑州刺史高知護武寧州刺史楊
揮平將杜景碩等事立管內十二州大亂即民
嘯聚起為寇盜以攻交州先是楊廷藝以牙將

丁公香攝雅州刺史兼禦番都督生子部領公
著死部領繼之生子連至是部領與連率兵擊
敗虎坪等賊黨潰散境內安堵部民德之乃推
部領為交州帥自號大勝王署連為節度使南
漢王銀因而亦以節度使連

宋

太祖開寶六年交趾丁連入貢初丁部領傳位
于連間太祖克平嶺表劉銀既降連遣使貢
方物表求內附制授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其進奉使皆命以官

七年丁連遣鄭綽王紹祚江巨理貢金帛犀象

香藥是歲秋制授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封交趾郡王

八年交趾帥丁連遣貢詔封連爵遣高保緒以

鴻臚卿偕王彥符為官告使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丁連入貢連開太宗皇

帝即位遣使再貢方物

五年交趾黎恒篡丁氏自立太宗命張樞以洪

奉官往諭旨復命供奉官盧襲使交趾伏七

月詔開州刺史孫全興等將兵討交州黎桓初

丁部領及其子連相繼死連弟瞻推行軍府事

年高初大將黎桓擅權樹黨漸不可制繼瞻於

別館舉族禁錮之而代領其衆太宗怒舉兵討
之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陳欽作却俊左監門
衛大將軍崔亮為陸路兵馬總管自邕州路以
寧州刺史劉登鞍總庫使貢提供奉官闕門祇
候王傑為水軍兵馬總管自廣州路以許昌商
知交州行營全興等辭赴營詔引進使梁迪供
限於玉津園以餞之時知邕州侯仁實題善文
弟之夫也盧多遜與善有隙出仁實放邕九年
不代仁實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
偏將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
仁實多遜遂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

八年庚子

先召仁實其謀必泄鑾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
不如密令仁實輕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如萬金
帝以為然以仁實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
劉澄等並為都署將兵討之孫全興張瞻崔亮
以陸路兵自邕州路入劉澄賈晏王傑等以水
路兵自廣州路入是歲黎桓遣使貢方物仍為
丁璩上表乞罷位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是
時王師進討破賊萬餘衆斬首萬餘級明年又
破賊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
甲冑萬計轉運使侯仁實率前軍先進全興等
領兵花步七十日以俟澄仁實累促之不進登

仁寶及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援桓
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廉軍
士多死轉運許仲宣馳奏其事逐班師上遣使
就勅澄澄保澄尋病死湜等具伏並戮於邕州
市全興至闕亦下吏坐誅餘抵罪有差仁寶贈
工部侍郎仁寶太師益子也

七年春黎桓入貢上表謝罪桓懼朝廷終行討
滅復以丁嗜為名遣使貢方物未表以謝上未
報

八年黎桓再遣使入貢上表自陳桓自稱權交
州三使留後遣牙將入貢奉表陳訴上賜詔書

因之座書

因而撫之諭以丁傳襲三世朕欲審為統帥以
爾副之若審將材無取循有童心則宜遣母子
入朝必示優禮却授爾以節旄凡茲二途爾宜
審處其時桓已事據其上不聽命是歲五月上
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李冠鑾以部兵擊走
之擊斬千計

雍熙二年黎桓復遣使貢方物求正領節上未
報

三年秋黎桓又遣使入貢冬遣李若拙以主客
郎中昭文館與禮記博士李覺充官告使賜桓
飾鉞封邑時瞻州上言占城國人番過暹卒其

族百餘衆內附言為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
制授桓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
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察處置牙
使封京兆郡侯賜食邑功臣號

端拱元年詔加黎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
五百戶

五年封黎桓爵以虞部員外郎魏庠偕直史館
李度充官告使

淳化元年詔加黎桓特進邑千戶實封四百戶
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
往使交州鎬等歸闕上令條例山川形勢事跡

因之平權書

以聞乃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
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
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風濤頻頻危險
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以乘潮而行凡宿泊之
所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為館驛至長州漸
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誇詭畫出舟師戰權謂
之權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
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却民畜
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
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
盧張日旗以為陳兵之像俄而擁從桓至長却

迎之禮飲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換柳相遠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過而日昃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遂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爲娛賓之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譁散躍凡有宴會預生之人悉令醉冠戴以帽子桓多衣花額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橫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餌以

○五庫書屋

獻焉又霸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士卒殆三千人悉黥額曰天子軍量以承德日給令自春爲食兵器止弓弩木牌後鎗竹鎗弱不可用桓輕脫威恩視比小人腹心開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御飲以手令爲棄凡官屬言其非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實佐小不如意亦極之三十至五十點爲閭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榻其制像桓桓一日請同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王世則廣西永福人伏元四年交州黎桓遣趙子愛張紹憲入貢詔封爲

交趾郡王桓遣使來貢并土丁璠讓表朝廷徵孫全興之敗許之以度支對官國子博士王則順偕殿中御書院祗候李居簡充安南官告使以桓爲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

五年黎桓遣牙校賈崇德來脩貢桓性本凶狠員阻山河屢爲寇害漸失藩臣之禮命廣西轉運使陳克復賜黎桓詔書乃遣康村李達中賁詔往諭

○五庫書屋

至道元年春廣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衛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寇如洪鎮掠居民劫倉實而去其憂桓所會蘇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潯山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閭閻觀又言風聞桓爲丁氏斥逐擁餘衆海島間未知取據故以寇鈔自給今桓已死親新上表稱賀故命太常丞陳士隆爲採訪使察其實知尚存而觀所言傳聞之誤二年詔劾觀罪觀病卒論斬衛昭美於如洪鎮是夏命陳克復克廣西轉運使因賜詔書仍遣李達中賁往先是欽州如洪咄步如音三鎮皆濱海有交州潮陽民文勇等殺人闔家亡命如音鎮將黃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陽鎮黃成雅追捕之令德不遣於是到

掠而去充變至如音鎮得藏匿之由乃盡擒獲
凡男女老小有三十口召潮陽吏與之城雅得
其人以狀謀變桓遂上章感恩具言已約勸溪
峒不復騷動矣初建中至交州桓禮甚薄因附
未起居且言却如洪乃外境海賊而即執索人
不曉華言者二十七人送轉運使及桓表至故
遣李若拙賫詔并美玉帶往賜既至桓出郊迎
然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何者却如洪鎮乃外
境爾皇帝知否倘交趾構叛則先攻廣州次及
閩中諸郡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答曰主
上聞如洪被寇未能辦其虛實以足下故自牙

○平崖書卷一

校授之節誠禮合盡忠豈有他志詔執送海賊
其事甚明然大臣同議以為朝廷比連鄴以寧
海表今既海賊之亂乃交州力不能獨制宜發
精兵數萬會州軍同擊海賊俾絕後患帝慮交
州不測朝肯或致驚駭不若專凌是故不復會
兵桓愕然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人寬大
恩遇父母未即誅責自今願棄恭朝化肅寧瘴
海因此望稽首稱謝

至道三年四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對南平王以
真宗嗣位覃恩也九月桓貢金銀七寶椅犀
角象牙細絹詔以方物陳於萬歲殿之靈坐許

其使人行索更禮是歲占城寇邊桓擊退走
乃上表賀畧云本道境接占城一二年間隣部
岳動掠近邇之稅戶侵邊境之馴良累經兵戈
仰使捍禦致稽朝貢深負憲章優詔答之仍賜
幣甲馬

六年三月欽州言交州劫城場民及頭目八州
使黃慶集等挈其屬四百五十餘口入居州界
房步江島上村詔遣使慰撫之令黃還本道黃
慶集等懼罪不還赴居欽州海生

真宗咸平元年封黎桓南平王桓遣使來貢賜
詔書慰獎之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貢賦為辭

○平崖書卷一

因緣賦欽上聞之止令疆吏召受諭命而不復
專遣使者

景德元年黎桓遣其子攝羅州刺史明提來貢
召至使殺勞問之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退
簡許之

三年夏五月黎桓元子龍廷殺其兄龍越而自
立桓元子中子龍越其兄龍全劫庫財而遁牙
龍廷殺龍越自立其兄明護率扶南寨攻戰明
提以國亂不能還六月知廣州表策言準詔

以交趾兵亂臣與沿邊安撫使仰暉同經度便
宜以閩臣等至日州過廣州討送到交趾黃慶

集等百姓千餘口且言黎桓既死諸子各集兵散設寨相官屬高折人民憂懼慶集等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今奔走來告乞量出兵下定交州慶集等願為先鋒刻日攻取臣等會議芳朝廷允其所請乞以廣南諸州屯兵益以刑罰卒五千水陸齊進立仗平定真宗曰黎桓既脩貢亦嘗遣子入覲海陽寧謐不失忠順今聞桓死未聞弔恤遂伐其喪豈王旨所為乃詔策等依前詔安撫務令謐靜其慶集等計口給廩食時服賜令補職各著條例以聞當優與恩命乃全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自相魚肉久無定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無違種矣龍護懼即奉龍廷生軍事欲脩貢詔許之

景德初以邵暉為假光祿卿交外安撫國信使復改為沿海安撫轉運使及黎桓卒國亂詔暉典廣外畫策同經果使討事宜以閏八月二十三日邵暉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商真宗以待近臣曰交州瘴癘若興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開疆廣大若此當慎守而已何必勞民動衆貪無用之地如熙臨之內有叛亂者則不得不除耳邵暉真宗此言乃萬暉又言交州黃慶集等耳世守成者所當去也暉又言交州黃慶集等先避亂解化種族稍多若復遣軍遠遣者戰望

就賜恩秩乃授三班借職柳州監稅

四年七月權安南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留後黎龍運遣弟黎明庭與掌書記黃成雅貢龍表乞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八月十七日制授龍運檢校大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尉交趾郡王賜推誠功臣賜名至忠又贈故靜海軍節度使南平王黎桓中書令追封南越王布帛羊酒為之贈禮制初授交州者惟如節鉞未賜三爵真宗以遠俗須朝正恩命方可鎮服特命賜之十八日授明祖為特節交州諸軍事副使黃成雅為朝散大夫致中述知安南事明祖以兄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制命求赴崇政殿告謝乃召升殿帝撫問之九月鑄交趾郡王印詔廣南轉運使就賜之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制加至忠勳戴功臣九月交州王言真臘商賈二人為交州所逮詣至州境欲配隸本州真宗曰遠方之人窮而來歸詔給時服緡鐵遣使伴送歸國十二月制授至忠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兼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二年十二月至忠貢金銀器馴犀方物真宗以犀遠至遠性將還之慮逆至忠意令候使人回縱之海濱至忠表求甲冑金貝裝從之人移牒

轉運使求於邕州互市真宗以海濱之民數被交趾侵寇懲前止許廉州及如洪日市蓋為遠隅控扼之地今或直趨內地事煩不便也詔本州以制詔諭之是歲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黎至忠遣陪臣梁文任黎再嚴入貢詔封公蘊為交趾郡王授文任等爵命至忠統年二十六奇害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為至忠親任嘗令以黎為姓遂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廣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文言見率方物等貢請降制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

一
卷一百一十五

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即詔亮安撫邊民察事機以聞風按真宗此言乃萬世待夷狄者所當法也

十月制授權靜海軍留後李公蘊持進檢校太

傅安南都護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交趾郡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御史大夫上柱國特

賜推誠順化功臣仍賜襲衣金器幣十二月公蘊遣使賀祀汾陰后土又表乞大藏經及御

札八體書法從之仍以大藏經太宗御書一百軸降詔書賜之

四年正月授安南進奉使梁任父等以將從分

陰戍糧而還五月以汾陰恩制加公蘊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五年四月公蘊遣李仁美貢金銀紗羅犀角象等物對於崇政殿仁美乞赴謝寺觀燒香瞻禮及觀天竺國所進獅子仍令使臣管伴五月授任美爵十一月制加公蘊開府儀同三司詔戴功臣賜器幣鞍馬

七年二月公蘊已奉禮制封又加奉節守正功臣七月十日詔諭交趾占城大食閩粵三佛齊等諸國遣使進奉所在差使臣接伴入關即傳供須務令豐備時交趾入貢沿路傳舍供給商奔故有是命七月十日公蘊上言鶴栖鸞三

一
卷一百一十五

萬衆於本州界至寨園本道臣發人騎與戰於茅林賊衆大敗擒其主軍楊丘會及驛黨人馬遣使詣闕貢馬六十足獻捷召見崇德殿賜其使人冠帶器幣秋八月公蘊貢方物仍求賜介冑及大藏經從之十二月廣西轉運使高惠連上言交州寇欽州如洪寨鈔人畜甚衆詔連惠移牒交州遣追索之先是獠戶張妻者避罪來奔知欽州賴重召之中路復拒屬都巡檢副威遂令如洪寨牒以牛酒交州偵其事因捕獠故來寇鈔遂詔諸外自今不得訪召獠僚及行宴犒以致生事

天禧元年二月以上徽號加公蘊爲南平王加食邑一千戶二年五月賜公蘊道藏經從其請也

三年公蘊遣弟鶴來貢十二月加公蘊檢校太尉

乾興元年制加公蘊太師崇仁功臣因以仁宗嗣位遂及之公蘊遣李寬大來賀厚賜遣還

仁宗大聖元年十二月加公蘊食邑及功臣號六年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庫佑交州人使遣納香藥價錢二千七百六十貫詔回賜五千貫以示懷遠也

太平廣記

令子牙與文皆申承黃等領衆入本道剽掠邊民累行跟尋並不放還劫去人口慮久役轉爲邊患今欲量添差本路教閱兵士與部巡檢部領會合請溪峒壯丁以取索劫去人口爲名接便檢去惡黨宜下本路更勘會承責等若委實拒抗占留劫去人口不還即與邕州同其體量如須合剪除取劫去人口仰預先密切探候被不作支吾即依所奏施行

六年三月三日公蘊卒子德政遣使來告哀自領留後事

李德政舊名聞天既襲父位其時廣西轉運使

奏聞天字開國暗畜兵甲勢必爭立乞於邕欽廣惠稍益兵戍以備非常詔本司暫勾桂宜等州巡檢張斌領所部兵士就近防之候其寧靜即依舊

七年四月德政言父既沒令管泰佐將士督諸直權領州鎮遣使入貢詔廣西運使章頻充吊祭使贈公蘊侍中進對南越王授德政官如公蘊初景祐三年交趾寇恩陵等州掠馬牛焚廬舍而去詔遣閤令捕首領正其罪

明道元年詔加李德政同平章事

太平廣記

景德元年交趾人陳公求等六百餘人內附李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詔德政毋輒誅殺尋遣使入貢加檢校太師

三年交趾甲峒及諒州門州蘇戊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等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峒畧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貢問李德政且令捕首領正其罪以聞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封德政爲南平王

康定元年李德政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

慶曆三年李德政遣使貢方物詔賜貢使以官六年李德政再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初德政發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內蓄姦謀乃訪自唐以

來所通道路七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然其後亦未嘗寇邊前后果實則象

至和二年李德政死其子日尊遣人告哀詔遣使弔祭贈德政為侍中南越王賻資甚厚尋除日尊特遣檢校大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

嘉祐三年交趾貢異獸二初國本稱貢麒麟狀如牛身被內甲鼻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扶犁其角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辨非麒麟詔止稱異獸

四年交趾寇欽州思康營

五年交趾與甲峒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轉運使宋咸提刑李師中同議掩擊又詔安撫使余靖等發兵討捕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路兵甲趨交趾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未得舉兵聽其貢奉

皇祐元年秋九月嶺南蠻僂智高寇邕交趾諸國出兵助討初余靖以為便益許論于朝及伏青為大將逆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智高橫踐而力不能制乃假外境兵其或因而起亂何以制禦之賴罷交趾助兵五年正

月詔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

僂智高廣源州人其先全福知儋州第全福知萬崖州俱服役交趾一日全福役全祿而弁之李公蘊怒舉兵擄全福及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嫁交趾商人智高年十二殺其父曰天下豈有二人耶因冒僂姓久之復與其母出儋州僂州建國曰大愿交趾援之釋罪使知廣源州居四年內復反交趾襲據安德州智高僭稱南天王改年景瑞

二年邕州誘交趾蘇茂州常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告省地李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遣之仍

令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攻入助王師朝廷優賜而却其兵

四年夏五月智高陷邕橫等州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赦境內其黨黃師安稱中國官名於是進圖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復還邕州秋九月令狄青討之

五年春正月青大軍至賓州一以晝夜絕崑崙出賊不意陣歸仁輔智高列陣以拒青擊破之智高復趨邕是夕燒城走入大理國連明首按兵入城衆師安等首收金帛牛馬鉅萬獲其母僂氏弟智先子繼字繼隆繼至宗後智高死乃

悉棄市

入年李日尊遣使貢馴象

九年夏四月以仁宗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李日尊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交趾使辭命內侍省押班李繼和俞以申紹泰入寇本路屢乞討伐而朝廷以紹泰一夫肆狂又本道已遣使謝罪故未欲興兵

美宗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詵言交州來求僮宗且男日新及欲取溫悶洞等地帝問交趾於何年割懷輔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真明中土豪曲承美寺有此地韓琦曰同以

一萬五千餘里

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峻僻多潦露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

神宗熙寧元年進封李日尊南平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李日尊表言占城國闕入貢臣親率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為六宅副使陶宗元為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偕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福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

五年李日尊死其子乾德嗣來告哀詔遣使平贈授乾德襲封如故乾德幼母黎氏號大妃與官人李尚吉同主國事於是知桂州沈起籍溪峒丁為王民擅納知恩借州農善美於內地帝慮其妄發以澈聖福巫罷之代以劉彝乾德乞還善美并其屬民七百人許彝又言廣源州劉紀以兵畧邕管歸化州僂智會其子進安迎戰有功詔授進安供奉官初廣西屯兵二十措揮交人畏之彝奏罷正兵而用鎗仗手分戍聽徧校言以為安南取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通

一萬五千餘里

八年冬交人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自崑崙關陷欽廉二州廣土丁八千守城皆驅令負僦登舟已而盡殺之又陷邕州殺守將蘇絨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趙鼎為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為副使帥大軍南征尋罷憲而以宣徽南院使郭逵為招討使改鼎副之

時王安石為相欲求邊功用沈起知桂州安議有攻取之儀起及劉彝相繼遣官入海峒集土兵為里保甲經命於海濱集舟師預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疑之遂舉衆分道入

寇乘號八萬圍苞州十月陷欽州至是陷廣州
所破城邑必爲露布揭之擢路言所部叛入中
國者官吏庇匿訐桂管不報故我帥兵追捕
叛者又言桂管點閱溪峒丁言欽見代又言中
國作青苗助後之法窮困生民我今由兵欽相
急救安石怒發趙鼎高爲安南招討使總九將進
討李憲憲達爲副仍自草制諭之制詞有云天
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
志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說慧虛乃推交趾
云正月陷苞州廣西都監張守節率兵救苞州
敗于崑崙關死之州被圍四十日知州蘇緘日

四
年
集
書
卷

夜行勞士卒緘以神臂弓射殺人不可勝計交
人欲引去會有教賊囊士傳城而齋者遂陷緘
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命其家三千六人皆
先死於坎縱人自焚賊至未緘不得殺吏卒民
下且萬餘人拜欽廉死者數十萬人並毀其城
初苞州受圍人儲糧既竭皆餓渴飲井泉水多
病死相枕而民無叛志尋贈緘奉國軍節度使
忠勇賜東城第一區士田十頃官其親族十
人以其子元爲閣門祗候尋召募由師副將賜
對使殿上撫慰甚至且言苞州若非卿父守禦
如廉欽二州城至破乘勝奔走則象桂林皆不

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捍江住戴之邪
父誠遠矣初安石東政欲立邊功於是有欽言
者謂交趾已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
取安石乃以沈起知桂州起於南方干貴妄自
擅招納以罪罷之安石又用劉彝代之彝至使
生事於是交人舉寇乃竄起卽州彝隨用

九年十二月郭達等破交趾壘於決里隘次富
良江壘以精兵乘船逆戰達擊破之殺其王子
洪有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富良去其
國不遠達不取度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得其廣
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及机柳縣而還達高

四
年
集
書
卷

皆罪詔改廣源爲順州命西上閣門使肉粥知
州事餘皆卽用其酋長乾德乞再脩職貢還所
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
背德嘉命竊暴邊軍棄祖考忠順之國煩朝廷
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
絀削今遣使脩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後
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通逕但以苞欽廉之民遷
劫矣取父失鄉并候盡送還省界卽以廣源等
賜交州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年久之才送
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
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婦人刺左于曰官

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每日行一
二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
以給示海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置戍鎮守被
羅瘴霧多病沒陶弼終於官朝廷知其無用
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屬悉
本非交趾所有也

初王安石與吳充以交趾事爭於神宗前安石
以為可取充曰得之無益至是本乾德降神宗
許之師還謂尚有功而達玩敵貶左衛將軍西
京安置還高為右直言龍圖閣知桂州彭百州
編交趾事前之功有而達有逗留之罪若後

則謂功在達而高不預姑兩存之

許仲宣字希祭吉州北海人舉進士中等解褐
曹州主簿初調引對於便殿權授太子中允知
北海軍及征南馬步軍轉運使神宗與兵討交
趾不利仲宣以交趾炎熱瘴疠士卒未戰死者
十二三雖得之不能守抗疏極陳其事又恐議
論稽緩即以便宜從事罷其兵命諸郡開府出
緡錢賞賜士卒自効矯詔之罪太子嘉之降璽
書褒諭仲宣即撤以給交州渠帥遂致內附僧
貢還仲宣陳議大夫領軍使如故
元豐五年獻馴象三年南象盡百

六年交趾以追捕儂智會為辭化歸化州又遣
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辦理順安歸境界經畧使
熊本道左右巡檢成車與議文盛稱倍臣不敢
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順恭之意賜之袍帶
及絹五百疋仍以人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
峒于乾德

哲宗元祐元年詔加李乾德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後乾德數上表求急惡忽陽峒地詔不許
二年交趾遣使入貢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

徽宗建中靖國及崇寧間累加李乾德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師太親王初交趾貢使至京師乞

副馬二足天祚遣貢故有是命

九年詔廣西帥司毋受趙智之人貢初乾德有
側室于奔大理變姓名為趙智之自稱南平王
聞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欲假
立納之帝不許

十七年詔文思院製鞍轡以賜李天祚

二十一年累加李天祚崇義懷忠保信勳德安
遠承和功臣

二十六年命右司郎中汪應辰宴安南使者於
玉津園是歲八月李天祚遣使李國罕以金珠
沉水香翠羽良馬馴象來貢詔加天祚檢校太

師增食邑

二十年冬十二月獻馴象高宗謂大臣朕不欲異獸勞走人可令師匠詳論今後不必以入貢孝宗隆興二年李天祚遣使尹子思鄧碩儼等貢金銀象齒香物

乾道六年累加李天祚歸仁協恭繼美遵慶復正彰善功臣

九年李天祚復遣使入貢自上即位每安南遣使來邊吏以聞諭使歸國至是復遣尹子思李卯正求入貢懇悅備至上嘉其善意許之詔館於懷遠驛禮部以安南使久不至移文各酋詢

平屋書屋

訪士俗人物圖書夜貌如舊制焉于特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范成大言本司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其倍臣豈得與中國王官抗禮改和問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復報謁宜遵舊制於禮焉得朝廷從其請

淳熙元年正月引凡安南進奉副使二月詔安南入貢禮意可嘉令有司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於是特賜安南國名制封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國王仍加號守誦功臣上以天祚副位四十年故厚其禮封以安南國焉舊日章奏行移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

復可改矣押伴安南進奉果衍言安南入貢所過州縣差夫數多自靜江水路可至容州又自北流運陸一百二十里至鬱林自鬱林州水路可至廉州皆有回脚鹽販運鹽牛車可領自魚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則從靜江而南二十餘里可不役一夫而辦詔遣路帥臣詳具陳行既而尹子思等以為涉夏水溢乞依例由欽州路以歸

二年安南國請印以安南國王之印六字為文賜之其印比附樞密尚書省印方寸仍給牌皆以銅鑄金為飾

平屋書屋

三年賜安南國曆日李天祚死有司言其子未有封爵欲作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勅書從之四年李龍翰嗣位受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封安南國王加食邑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至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特詞臣固必大行制曰即樂國以肇封既後世襲杜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言不復封郡王蓋異禮也
五年李龍翰遣使上表貢方物稱謝
九年詔卻安南所貢象以其無用而煩民他物

亦止受什一

十六年累加李龍翰守義奉國侯常懷德功臣
光宗紹熙元年經畧司言安南國脩章未備上
宜黃賀詔受一分於界首交割本司又言紹興
中壽皇登極貢物皆盡受今若止受什一之數
却恐本國致疑禮部勘當如隆興例全受不回
賜

寧享慶元元年賜李龍翰衣帶器幣累加謹受
思忠濟美勤謹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及食
邑

嘉定五年李龍翰死詔以廣西運判陳孔碩亮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吊祭使特贈侍中休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吳
呈襲封其爵位給賜如龍翰始封之制仍賜推
誠順化功臣其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吳呈死
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其婿陳日熨所有
李氏有國自公蘊至吳呈凡八傳二百二十餘
年而國亡

安忠王吳李氏宗室也號閑庵寬仁愛士與其
下談諧滑稽每抵忤之不以為介安忠再行夜
泊橋下聞歌者曰西風冷衣著無常耿耿時光
迅速老催人百事忙誰復有乃豁然頓悟棄家
遠隱

威明王其李宗子也隨李聖王攻占城道過布
政威明以指鼻戲楊沙磧候爾成山又以劍截
甕之中斷而水不流觀者驚異兵還卒於布政
郡人哀之立祠祭禱輒應郡有攘竊者即立死
民謂威明死之俗隨以化至今道不拾遺
理宗淳祐二年詔安南國王陳日熨元賜効忠
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

寶祐六年詔安南情狀臣測申歸邊補

嘉定二年安南貢象二

三年安南表乞世襲詔陳日熨子儉校太節安

南國大王加食邑男威呈其子陳日熨軍節度使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榮處置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
國王効忠順化功臣賜金帶器幣鞍馬

日熨遣使入貢理宗回賜禮物并建諭詔即令

廣西經畧使賜之建武節即創為寶詔入安南

諭旨

度宗咸淳五年詔安南國王父日熨國王威呈

加食也

八年明堂禮成詔安南陳日熨威呈各加食邑

賜鞍馬等物

陳仲微字致廣福州人宋理宗嘉熙戊戌登第

咸淳間為朝士嘗論賈似道以是連斥外任轉

徒嶺南元至元丙子元軍入臨安以帝頭歸二
王航海仲微從瓊外入見至廣州擢為吏部尚
書使召其丞相陳宜中宋亡仲微入安南陳光
弼尤加禮遇字作死為越國歸鄉鬼生作南朝
拒諫臣數年卒葬于安南張弘毅哀詞云父外
方還震翻骨靈武註明杜南心後安南國第陳
雅坐罪陰遣仲微子陳文孫詣北乞師伐安南
甲申冬大兵南討鎮南王權授陳文孫為千戶
引導日烜怒斧仲微之棺

曹淵子字廣微撫州人宋理宗淳祐庚戌登第
由侍從知隆興撫安撫召并臨安府戶執參政

入皇極書卷

府乙亥春以臺端貶雷外至元丙子元兵入杭
以帝頭歸二王浮海至廣州淵子入見授廣西
宣慰使兼知雷外戍寅復拜侍讀加金紫光祿
大夫瑞宗崩屋之敗參政陸秀夫負帝昺沉
于海淵子赴水為其下所援不死乃尋身蘇劉
我舟中焉時年殺劉義以淵子奔安南陳日烜
禮遇之至元甲申冬大兵入安南淵子歸服後
不知所終

蘇景由安撫劉義子也至元丙子元兵入臨
安二王航海其父為廣東西策應大使加少保
屋山亡義不降言寧葬魚腹遂為馬王復焉旺

爭役之共推何文傑為長以劉義妻屬焉時景
由才十歲文傑即領衆歸安南景由以父冤自
陳日烜王令檢法官丁拱垣推問文傑厚賂之
拱垣曰是未附我將事不允詰問至元甲申冬
官兵入安南文傑舉衆降景由後以其事訴鎮
南王憫之令人廣問得實斬文傑景由從師還
北遣歸故里

越崎書卷之四

